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六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五)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五)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四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聞公 何 剛愨人

盛翼進陞汝參閣

趙文肅公文集

疏 趙貞吉

三幾九弊三勢疏 三幾九弊三勢

臣聞天下氣運不能常治人事不能皆安惟明君美

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乃人事得氣運隆唐虞三代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三幾九弊一 平露堂

至漢唐宋其間治亂安危可考而知也大抵君親斷

事臣進善言則上下交而治安致君悅遂豫臣好諫

諫則上下睦而危亂生此明效大驗昭著史冊我

國家治安日久可謂極盛邇來法紀漸弛習俗日淪

雖有治安之名而無其實無危亂之事而有其理所

謂遠大投艱于此者也歷求時未治安之繇與今日

制保之道大約有見于幾者三而當慎弊之甚者九

而當去勢之重者三而當改總據理而陳綱祈因事

而詳日夫幾者何也理之著動之微治亂安危之託

始者也惟聖人知而慎之防于未然斯去亂即治舍

危就安言乎今之三者一曰朝講日勤為慎于修德

之幾臣聞周宣王早朝晏罷漢世初夜分講藝非不

欲自逸而好勞也以必如是乃志氣強盛而治理明

暢是以二君得為中興令主我皇上初政銳然舉

行天下欣然以總攬萬幾之美由此而始近或有作

輟間斷政將舉一廢百學將一暴十寒矣况嚴趨而

入禮完而出言問未通情意不洽其于政事義理安

能有得伏望皇上念天下仰賴在于此舉奮發自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三幾九弊二 平露堂

強難鳴而臨朝務盡諮詢政事之詳事畢而御講務

盡究窮義理之要或有幾務未悉請句讀難盡曉亦

令講臣念誦更端問難必明後已乃德日進業日廣

而帝王可紹軌矣且志向恒在自立精神原無二用

志既定于此道則精神畢聚其于妨學廢政之事時

固不暇及亦知其無益有損自弗為矣孔子曰為君

難伊尹曰天位艱哉今庶績未理四方不寧正當

聖明宵旰圖治側身修行寤寐求賢之時乃晏視朝

早罷講似于慎修之道有所缺于始焉乃厥有終將

何以善此諸臣倦倦之忠所以効也伏乞 皇上舉
行而始終惟一則臣民之望慰矣二曰票擬親裁爲
慎于出人之幾臣聞我 祖宗朝親理治務每日羣
臣奏事面奏領旨畢書寫本後送該科覆奏施行原
無票擬而事治政善正統後始有之實出一時權制
而非常經古之帝王日與賢良大臣面相都俞吁咈
于一堂猶恐壅蔽易生下情弗達乃以茲票擬圖治
臣愚謂主張不出于聖心則君臣之間尚存形迹其
所不敢言不能行之事尚多如此而曰治安也卽我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列聖暨 先帝雖嘗承用亦惟令儒臣折衷古今裁
度事理呈上御覽親酌量可否或面加商確穩當乃
御筆自書發下我 皇上初政于此固嘗留意曾未
數時臣見邸惟有輔臣乞票擬親裁發下之請此固
因職效忠之義我 皇上誠當俯後所請更因此知
大權不可下移凡章奏要須面議批荅亦須親筆卽
命票擬亦須令議盡天下之公仍擇其是者細究利
弊所在明白的確然後施行如悉委于下而無所取
裁臣恐左右便嬖孰非任私受賄百計干撓秉筆者

便皆純正不從則嫌怨易生稍從事于轉挽則事體
非宜設輔臣不皆得人則偏聽獨任繫下蔽上黨同
成私而不覺者亦可慮也至傳奉之名尤不可有何
者九重深居壅在內蔽在外其言豈皆可行傳言豈
皆信實該部豈能事事覆正權勢所移不言而喻傳
奉不已權將在傳奉者內外奔趨蠱惑者嚮之而主
勢孤矣逮業已成雖欲奪之權挽千鈞之弩難于爲
力也哉臣固願 陛下慎之三曰聞言力行爲慎于
圖政之幾自昔賢君皆樂聞戒勉之言于臣未言誘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之來旣言欲其再是故壅蔽不在下過舉不在上天下
稱明或知是而不勉非而不改總不識治亂安危
之幾在此亦果斷之氣不足也今進言勉者在勤政
講學敦天法 祖節用愛士重農備武戒者在聲色
貨利土木神仙遊玩騎射拒諫啓寵此皆忠誠所發
爲德爲民者也仰荷 皇上始或嘉以忠愛或以爲
是後但曰該部與該衙門知道夫條陳時務該部職
掌知之宜也于此亦例視焉固宜小大諸臣之懇請
也近自太常少卿周侍貶謫後人將謂不樂人言且

有惟言莫于違之意。言者漸寡。夫人臣爲國忠謀。雖用言顯身。尚不能致訕咈之又罪之。就肯効忠直于此。急宜此時顯犯顏敢諫之忠。用直諒端方之士。既可來諫諍以資治道。亦可振臣節而葆元氣矣。不然天下無事時。可爲而惡人言有事樂人言而爲不及可不念之乎。此三者始于一念。實萬善繇基本于一事實。萬幾繇理于此能慎。是謂爲大于細。圖難于易。治安之本。以立設有未能。則幾差毫釐。事成漸著。玩愒因循。緣法之姦與積習之弊。相因並起。流弊惟日。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其甚矣。至于甚一時雖朱率圖擇其中太甚者去之。則亦可轉忽爲治。違否圖安。言乎今之九者。一曰治體急弛之甚。智及仁行而勇斷。君德也。智主明或過察。則體傷渾厚。元氣也。索仁主恩或過懦。則功乏精明。氣勢也。微二者道相成而弊相悖。就弊言。索尤甚。漢宣帝宋神宗事可見也。何也。一張一弛。文武道也。勵精而張之過。不有從容和平以固結人心。後此稍易前轍而渾厚。或過治體卽息弛而不振矣。我世宗肅皇帝本聖神之德。飭法起治。隆功峻績。天下

久受治安之賜。乃永其深仁。俾人心固結者。在上成其美耳。今天下需被政教。一年于茲。咸頌皇上仁厚之德。性生于天。而又成顯。皇上剛勇之功。當勤于學。蓋以君德主剛。今政未蒙親斷。似剛勇未見。而息弛之弊。將漸而起。是以翕望。皇上體乾剛昭獨斷。凡事幾所在。衆言僉同。爲機會不可失。左右不可謀。異說不可搖。流俗不可阻者。卽持其志。奮其氣。邁往力行之。乃謂之大勇。其勇于施仁。則爲親賢愛衆。爲柔遠寧邇。無艱賂于私恩。一命一賞之頒。乃謂之大仁。勇于用智。則爲貴德遠姦。爲明目達聰。無察察于章疏。一言一字之失。乃謂之大智。如是則剛明足以起懦。厥德允修。渾厚中有精明。治道自振。其子前業可以相成。而免于衰微矣。宗社無疆之祿。其在此舉也哉。二曰法令更易之甚。自古帝王初政。必有詔令。以一人志耳目。其行也則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未敢有越踰遺易者。近我皇上登極。一詔搜煩剔弊。誠治世遠猷也。何一行卽有更易。其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六

平露堂

他且不暇論。卽如內府各錢糧。限正之類。一節委科

道查盤矣。科道言官言如當理。雖乘輿改容。卿輔待罪。乃以侵欺冒破之罪。劾一二內使。其言不行。又聽其先入之飾言。卽免究治。且諭其自請免查之疏。甚于初令相駁。亦非開言路而懲姦欺矣。顧往事難追。此後果足稽而不侵欺乎。不需索乎。禁門內賄索公行無忌。法紀安在。是須嚴革此輩。不然留一二謹順者。專管出入候。皇上不時取用。卽令供應。不許推托。延滯用過。卽登數籍。時委科道稽查。如有侵冒。聽其便宜處分題請。若有缺少合用物件。照例行部查送。不得輒陳妄擾。庶其可免侵漁無窮之害乎。三曰賞罰冒濫之甚。治道之磨勵人心有賞罰。古者善不卽賞。揚之不已。乃賞加而不及于無功。惡不卽罰。遏之不已。乃罰加而不赦。夫有罪。今輒殺下民。易犯法。最在勦威勢。要內習廝養之輩。始恃其憑藉。莫有發之。逮發之而鑽求挾持。法司不能竟論。此固縱惡實亦長姦。盡令法司凡此輩有犯。卽時招究。大者請誅。小者徑發。如阿縱故容。坐以賣法是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也。至賞尤不足勸何者。彤弓爲覲。弊待待

自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功物雖至。小將以君命得之者足榮也。我祖宗朝節用機賞。間有大賚。自數金至表裏一二止也。卽今不時之當。常格之頒。分外之求。既廣銀幣數多。內帑告竭。民供難繼。恭逢我皇上天性仁儉。屢加節省。持盈易後。永圖難懷。而諸臣者或仍無宋臣司馬尤辭賞之見。王旦憂民之歎。謂之共德未也。此特銀帛耳。臣猶願留以待緩急之用。乃爵賞大器。尤不可義前府中監役俱拜錦衣世封。夫非軍功不襲昭然。祖訓今乃及于無功。不知矢身宣力于社稷疆場者。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何以待之。此中外聞而甚惜者也。臣聞開國靖難有功封爵者。一有人言與遇戾。卽削去不議。復意固深矣。以是例處此也。尤宜四曰官爵納幣之甚。爲官擇人不私匪人。古道也。今不特不擇。且從多財帛者之自擇。它選暨推廣事例是也。昔始議時。猶謂非經世道猷旋當報罷。行數年矣。需用非此不濟。上下恬習而安。而賄賂彰。風俗壞。皆所弗計。或謂此小吏非正官不親細事。小吏最通于民。彼方傾資援納而來。心切求償。初費錙銖。誅求明言公案。上官緣此亦曲原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貨傳曰爭民施奪皆此類也。識者尤謂子弟納官。富者因此而貧。亦或有之。臣謂直須早罷此例。永不許再開。倘經費不足。自古理財大道。良法具在。未開有假此而裕用者也。五曰府庫虛竭之甚。夫虛竭者何。繇而致用度繁。歛數多也。臣舊聞戶部歲入合民運鹽課賦罰等銀共二百六十餘萬兩。應發內府各邊官俸軍需三百七十餘萬兩。古者量入爲出。九年三年蓄積。今出倍于入。一年儘數不足支發。內民運尚有災傷蠲免者。往者工部所需。猶且取給于此。後因不敷。乃議加派四司料價五于餘兩。又加冊封冠頂銀六萬餘兩。夫取于民者有加。用于官者輒乏。力誦舉。莫甚此時。以二部言。工猶易節。倘荷皇上銳然罷興作。減織造。裁各監年例之支給。省內侍墳塋之勅治。猶頗可支其。在戶部則有三難。一內出入無籍可稽。司國計者不一預聞。一太倉銀米多爲權門月課。典倉場者不能覈革。一各邊主客兵餉歲費日增。理疆場者不能裁省。是曰用度繁也。將以爲在民臣觀民間既入糧稅矣。又雜泛差徭。既應里甲矣。又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

平露堂

收解大戶。既克驛傳矣。又柴薪馬丁。既出民壯矣。又軍餉邊需。既四司料價矣。又買解大木。爲名不一而足。爲派不靖。而有其間官吏乘機加派。豪強挾勢過征。稱頭火耗。使用起解之類。不可勝述。臣自家居而來。每見數城數令。未有一人能悉却此。且指弊例名爲舊規。庸才相踵。民瘼不念。所以下戶流移。中戶稱貧。上戶併役。足曰歛數多也。此謂不在官。不在民。又求之在外庫藏。臣舊年奉使每過郡邑。問之長吏。府不過數千金。有未足千者。邑不過數百金。有未足百者。求其實。繇嘉靖二十九年邊將括取而去。乃倉以預備爲名。屢勤積穀。多寡見賢否之令。有司急簿書期會。卽舉隆上官孰肯盡心于此。卽鈔關抽分。雖爲權商寬農。實則額外之征。莫非民財。官事多擾。民窮財盡。以臣奉差杭關觀之年。豐商集司事者不負所委。額羨俱足。年或荒歉。并商旅不來。額且不足矣。又將何以補焉。總此數者而觀。積貯國命之大。乃內匱外竭。如此是爲無政事矣。萬一有如古方千里水旱盜賊夷狄之警。將如何而應。近聞縉紳以屯田鹽法

常平復古爲足用一策。顧空名無實。徒言未行。茲不敢謂百千年計。只目前一歲足支一歲之用。計將安出哉。臣謂無所費。則有資。有所省。則有積。此其道在上不在下。則夫爲會計錄以獻。又時具水旱盜賊以聞。臣知我皇上當惕然思奮。然振起其處。此何難之有。六曰莊場擾害之甚。民之資生者田地。公家之取給者賦稅。論治者言之矣。并田難復。限田難行。均田未必能舉職。養民者其可無善處之道乎。今以此言東起遼陽。西盡甘涼。平原沃野。可儗江南水田之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下露堂

冒免糧差。虐勢所及。擾及官府。害及良善。莫敢誰何。宜差風力科道官清查。或給還民。或令當差。更酌之以革弊。蘇漸行法。以嚴之道。此重農安民一務。職七日制度廢弛之甚。制度者貴賤有等。上下有別之謂也。惟有等別而後物無妄費。人不妄取。臣觀禮儀定式。自冠蓋宮室飲食輿馬。至冠婚喪祭。名分嚴明。臣民當遵者也。今視爲泛常。珍奇錦綺之製。離架畫棟之飾。厨傳騶從之煩。百倍于往。士民不識四禮。往往以修齋奉仙。糜費徽福。緣此財用日窘。風俗以弊。然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下露堂

接耳目遠方難繼不奉口體珍禽奇獸不有禁闡峻
字雕墻不施營造顏符瑞異不具賀章更豐儉適宜
如禹之無間則觀感化道內外一于正矣八曰士氣
卑弱之甚治道繇人心維持人心繇士氣興起今士
氣萎靡成風譬則越綿不圓而軟繇往時輔臣讓禮
爭勝假峻峭以箝衆口一二貪婪固寵者繼起陰謹
公議襲用舊法遂俾士大夫禮義廉恥之維不立
至此時以言不出口爲淳厚推姦避事爲老成買
委曲爲善處遷就苟容爲行志柔媚卑遜爲謙謹虛

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卷之九

平露堂

默高談爲清流論及時事爲沽名憂及民隱爲越分
居上位以矯亢刻削爲風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爲
稱職趨爵位以奔競辨諛爲才能縱貨賄以侈大延
納爲豪俊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欲砥柱中流而挽回
之宜崇朴雅獎恬退尚惻幅不雜聲實並茂之行未
用行丘濬人各舉代之法當者推否則舉主連坐之
罰既用行羅欽順久任超遷和流通與近部題內外
均勞之法大臣務主公道風典推讓不以納交虛譽
居要地量擢有容不以拂意偶謗置別遷言官各持

公論志存渾厚不舉細過曖昧傷大體事行直諒不
可緘默觀望失事機守令尤親民職專向以威福任
已德澤不下流也衆建撫按藩臬臨之百紀一綱憲
度以肅額位俱民上體均非輕特權勢所屬施承各
過遂爲定體藩臬稍輕守令最輕也卽如相見禮節
憲綱所載循行已久加以庭跪道伏往體有庭見長
揖道遇避與固嚴武亦尊持命也乃跪伏可待賤品
槩施守令非古禮矣士夫居常平交一旦爲牧民遂
屈膝仰觀情亦未安臣惟天子議禮斯上不驕下

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卷之九

平露堂

不諂合行該部會同內外知禮諸臣查憲綱考古制
仍隨時斟酌不得泥古襲今如宋制何官以何禮
相接相見凡專制奉使監臨守土凡堂階輿道拜坐
參送議爲成規刻布公署上下遵守庶免臨時競議
乃禮文既定實意自孚士氣以振古者刑不上大夫
賈誼長太息于漢猶以束縛輪司寇爲不可今不但
輪司寇又隸錦衣其以言得罪偶誤朝參因事呈誤
並容拘執各分辱甚矣其如先今諸臣所議錦衣止
典禁軍而訪察拘繫一屬法司凡中外刑名除不道

巨獄及貪酷不縱外其餘小過如建言等並從寬釋如糾察不公體訪不真等並容辨明乃體貌既尊觀瞻自美士氣以振此兩事者事雖迂遠實關志節舍此不早葆養倡勵當平暇時小廉曲謹高論危貌儼爲有人萬一變故在前欲求直躬不屈臨節不奪者或亦鮮矣九曰議論虛浮之甚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厲實君子先行其言是故先王一道德以同風俗修行之謂所謂行者孔子修德講學從義改過備之也講學之風此時甚廣實興起斯文者盛心美會也臣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三義九舞五
平露室

從束髮時卽從諸大夫後聞之舊年官京師見講者多負倡明者初意而講勤者又得美官遂議其假此爲仕進捷徑及奉差浙江見一二士人時稱爲再聞者迹其所爲在市道人下諸司暨士民深厭其鄙庸夫學乃入德行道之務講有求明踐實之功譽之衣食不可一日缺乃儒貌盜行口說心違者冒名實焉論者爲清談盛而晉衰僞學禁而宋微時勢所趨儼然可慮臣愚卜天祚世道皆無宋事特虛言勝實行微外倫理職業爲道假虛見靜悟爲學卒使內空其

心外疎于事其爲行自信心而不據理顯然晉尚清談之弊而愛官爵之謂有或同之繇今不變後違將謂道果在是止是自足只今人才士習識者已謂不遠弘正之時此往又不知何如也維輔世數者自有一變至道之方天下日望之矣顧道德之本風俗之原其在皇上從實屏虛端已重行于上諸臣各懷修實行敬應于下則不待立門戶互標榜騰談說而君子德風天下嚮道感應之機有至妙矣臣自分學昧意狂然欲忠于吾道且願士大夫有其實無務其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三義九舞五
平露室

名幸亮其心而原其罪可也此九者繇一念造端而成于已著繇一事因循而積于漸茲于此極計圖回則太甚者去治安之事以行設有不去將弊孔日滋訛謬成襲運其勢成則復霜堅冰至雖有善者莫如何也言乎今之三者一曰宦侍之恣重千難制臣聞君道貴清心寡慾其要在起居男女飲食之間自昔帝王恒慎所養嬪御有數宦侍有節我國家初年亦有閹人五百粉黛半千之歌諸臣嘗疏請用宋儒程頤視宦官妾時少接賢士大夫時多之言固以

養心爲堊忠愛至情也臣知 皇上當必力而行之
君官侍不可不擇亦不可縱何者人有賢否賢則內
養德而潛消默奪于微外助政而明爭顯諫于著否
則異是臣不暇遠引在 先朝則有若金英諫止南
遷懷恩乞罷傳奉阮安不私公帑單吉勸辭莊田功
立名著至今稱之否則大如王振曹吉祥劉瑾等之
專權怙寵次如汪直張永谷大用等之招賄貪功終
取禍敗則有何益今在于 皇上左右前後豈無恩
等若人亦豈無振等若人惟當擇而用之顧內臣之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三教序 七 十齋堂
賢不在他在不干預政事我 聖祖鑒前代宦官之
失置鐵牌書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在官門內後
因權闕微去及修大明會典諸臣畏勢寡識不備載
入遂失防閑法意而後乃漸異矣何者昔食于大官
而不置休後祿米支費費類矣昔止供給掃除而不
管事後司錢穀典甲兵矣昔止四品而無階爵後崇
體貌盛輿從矣此猶往事而今乃尤異矣往公務知
會該部查發不輒行題疏今行徑請侵部權矣往賞
賚而叩領受不請討陳謝今疏謝乞恩擠卿列矣往

有罪被論不遽辨誣今誣人以過明已無罪與公論
抗是非矣夫言官風聞指摘時政 聖明尚當曲爲
優容大臣猶以不強辨爲體何獨此輩乃不能一指
言之豈其朋比壞政干囑公務攘制官民騷擾道路
當任其所爲而禮法不宜制耶人心常飭于奸之未
發而肆于法之既漏今奸發而法漏矣彼更何所忌
憚乎昔人有言有罪不赦有缺不補言勢漸成難于
制也今禁內西海子淨身者衆矣彼見夫富貴易又
無罪戾就不欲僥倖希圖進用如是而欲本清源潔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十一 三教序 八 十齋堂
難也顧其中未必皆然臣見邸報有內官監太監李
芳採納愚忠一疏觀其言意確然可行乃未蒙允行
豈以爲宦侍忽之耶孟子敘道統即武王不泄邇忘
遠爲聖人憂勤惕勵之心固至邇者也 皇上信行
之勿疑乃爲取善不遺而君道成矣第臣見者步疏
未知其行事果能不干預果能率擇其屬而潛消默
養于微乎其言一未能矣言雖切虛語也微名也
所以其言之非實者將以爲干預政事之漸也疎而
遠可也如能之則賢矣賢則自知晉文公守原之議

出于寺人勃觀爲不可而避利推權惟恐蹈之行且率其類皆爲恩等若人其功名當與之並傳矣然其要在皇上親覽政事信任輔卿大臣聽納科道言臣而莊蒞慈蓄內臣凡此內臣將棄舊習而爲忠直亦可保全而不速禍敗此內臣之幸亦社稷之福二曰宗藩之祿重于難給治有九經如修身次親親然事貴適中而庸常可久是故薄則鮮恩厚則踰義皆不可久所以尊位重祿同好惡而勤者爲中庸之道我國家待宗藩之禮官給有冊封宮室婚姻喪葬諸費民編有厨役齋郎鋪陳諸役更時遣使存問匪頒恩極厚矣第賦入如昔而宗藩之生日衆以一府觀國初親王一位今郡府將軍中尉至郡縣主儀賓凡數千位矣今二百餘年七八世耳繁衍若此繼此將本支百世盡賦不足以供之臣觀江西府三耳位不滿千祿給猶不時不均在山陝河南湖廣多者可知也固有支給不平自相怨爭者有今年稱貸書券付領者有攔街進殿傷吏卒者有率衆出城甘爲不法者有擅自來京輒便題擾者有衣食宮室無資

男不婚女不嫁沒無葬者此皆天潢日盛祿米難繼勢所必致往往營佐以內帑太倉鹽銀茲三者司農屢告匱矣正當易窮通變之時未聞有建議及此豈親親之際難于言祖訓之重不敢違雖言亦莫有出身任其事者顧前臣爲論衆矣而未能用近禮臣議矣特儀賓恩數而非其全臣讀儀制司職掌內有豐林王疏定子女以杜詐爲見甚確王宗人也豈無身謀子孫謀特目擊勢重不早預圖非特無益國家亦非宗藩之利今貧者枵腹待給富者糜用踰制比前尤甚豈待其困極變生乃爲之所乎亦付之無可奈何乎臣聞一說似亦可行我祖宗以來凡事于親藩必手書與諸王共議固情敦一體且勸而不怨也茲天下事體重大孰過于此蓋具書與王將先臣所論未用之言仍令諸臣各具條陳之說又令戶部通查天下出入錢糧與災傷蠲免之數昔日祿米較今加增之數備叙今已百分難處數十年後生齒日多益不能支給開具成書擇德望才名兼全使諫部兩臣者充正副使而往西諮詳議更乞天語丁寧諸

王會同該藩各位不分尊卑長幼凡有欲言欲達之情各具疏封固使者轉達仍查貧不自給祿米不得支者勸諭本藩當爲念親愛富貴之誼不可坐視同室之窘且體朝廷周恩之難須曲爲善圖以報于中豈無如豐林王之先見嘉謀者藩屏之念本源之思固人人有之由是有願辭重祿仰從其減支可也
有願以分給卽損餘補不足可也
有願蠲餘財卽獎勵周乏可也
有願出如課單之類如庄田之項卽抵補役費可也
或照内外文武官支米折鈔之例或行弘治中遞減房價及開墾造墳之數或用豐林王限妾媵別嫡庶以草花生類蛉之義或照仕宦家疏屬以下爲同門異室之制或法宋立孤遺奉給以待祖免而下之親或復宋設宗學以科舉收有用之才或准近日裁革冗員例減無用之官役或思數當與卽興不必令差人至都併却其例外之請卽內有裁減節然不裁肯以他用而均支于本藩不減節于今日而定制于將來是謂因事處事各親其親衆心皆知此舉由事勢所窮而致原非得已固宜其樂從

皇明經世文編

趙文鼎集

平露堂

者衆也不然好惡不同貧乏日衆祿重位尊首安能獨富貴哉語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固是道也宗藩中有首肯議此出以爲之倡者其入固卽周旦衛武將功者舜鼎聲施竹帛矣樹坊揚忠勅賜獎嘉豈足盡其賢哉此非立談卒辦之事惟在皇上篤親睦之恩諸臣竭股肱之力乃可與慮始爾三日邊境之威重下難振臣南人不識邊事則常有過計者以國家都燕百里外卽虜戎服甲帳遊獵之騎一日卽抵城下數年間凡數至矣非但昔日附肯扼腕之慮但虜情止利搶掠馬不習水草難于久留萬一此懸頻易將何策以應日者邸報知薊宣有虜潰牆而入邊塞戒嚴致煩宵旰策勵諸臣分遣將兵其間何自而至與所由禦敵進退之方臣不聞其詳不敢妄陳僅據往昔所聞見者略爲籌之可例推矣夫強本者弱枝有備者無患京師者四方之本而備莫大于兵團營者兵之備戰者也臣嘗見其操演帶甲雖十餘萬未轉臂懸弓拍手乘騎者絕少乃而有菜色馬多露骨問以旗鼓坐作漠然弗知詢其由壯強者尤實

皇明經世文編

趙文鼎集

平露堂

者皆匿名籍營圖生業赴操悉老幼傾巢之輩其爲
內家佔役冒名支擲者尤衆卽欲查替凡把總號頭
之類皆其家人私充近又得直疏舉用就能覈其實
而出之以是日其人能戰未矣更番入戍者兵之備
守者也尤多老幼不堪一人入戍常代數人持募錢
至都下應點則出錢顧倩有役則鑽求免脫其託身
泊沒于勢近家者尤多推此而騰驤錦衣可知也以
是日其人能守未矣前代去邊各遠兵政不致微弱
如此今當百里之虞蓄無節制之兵謂之有武衛可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三義九辨 三 平露堂
乎往年本兵用言官之議稍加查革紛動怨謔議卽
不行語曰城門閉言路開及今不如言者所請而行
待門閉而閉言無及矣又聞之各邊遼薊以荒歉單
弱屢犯孤危宜大以堡寨盡破精銳漸銷甘涼以藩
離既撤斥堠難置及諸微之入衛各方之土著日蹙
月廢而地理消條芻糧不給軍政姑息卒心驕悍處
處爲然亦詢其由大都謂致于將師者四庸懦者退
縮失機輕躁者易敵損威悖逆者私自交通貪婪者
滅寇歛怨致于督撫者四玩縱者偷安爲事欺蔽者

掩敗爲功疑滯者賞罰不信昧弱者節制不嚴乃命
令之出于 廟堂者亦有未善三當閑暇則禁網疎
闊有警劔則誅戮太嚴致督臣之畏懼議威殺則文
法牽制賞罰問諜則錢穀不敷致邊將之阻撓困徭役
則竭恤不行俘逃離則邊功不覈致邊民之困罷以
此故虜得深入如此大都中原虛弱已極虜每一過
不問勝負民間一空庸蔽且竭事勢難支固稱岌岌
况疊戰經年未見一報奇捷何能禦其心而使之不
來又聞之留都養無用之驕卒浙閩有無常之海汛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三義九辨 三 平露堂
滇廣多不率之苗夷是皆攘蕩中土而銷耗神氣者
伏望 皇上惻然興念力加振起勅下本兵諸臣卽
前日之失改圖萬全之計毋但寇至張皇寇退便安
斯得矣此三者譬則人身官侍者腹心也宗藩者肉
骨也邊境者皮膚也一有疾焉卽身不安三者皆病
其何以堪茲欲循序而治莫先于腹心安道在制其
恣制之者不行其讒言不謀以敗事不可與羣臣通
接兼差外公幹次莫要于使肉骨安道在給其祿給
之者一其好惡均其爵祿又定以制節謹度之禮兼

修古者小宗縣屬之義欲全安貴于皮膚不傷在振其威振之者足真食肅紀綱俗賞罰而其樞要由國是定元氣勝定與勝者臣願皇上遠法虞帝儆戒而無怠無荒周武明德而不玩人玩物斯政教清明四夷無隙可伺內順治外威嚴者在是也如此則治安要務其繁已具餘皆節目可次第而理不如是所謂不蓄艾而求病立愈未見其能濟者此臣知而必盡言言而必盡意沽忠塞責非臣所敢至身之利害遲鈍尤非所期者也

皇明經世編

趙文廟集

三卷九集

平露堂

宣諭將士疏

宣諭將士

三卷九集

平露堂

奏為獻計破虜事今虜大管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臣愚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辦博官一員俸詔詣各軍管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令許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入自為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願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奏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付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定之日令如故惟皇上合

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皇上准臣論事附

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勅宣諭城外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之罪重其賞功之格臣于本月二十二日酉時

領勅二十三日詣城外總兵官戚寧侯仇鸞等營

宣揚聖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

督軍前去勦捕零賊警以為雨大未可動臣以為此

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際今

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以為為白羊等處皆山監險

塞去處而此賊止共一支又以搶略財畜極多輜重

為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

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待其半渡縱兵

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為無策今朝

廷開曠蕩之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

格之賞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

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言即應曰此去定

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即時前去臣仍宣

諭城西城南城東守護等營畢尚有宣府總兵官趙

國忠一營在沙河迤北離城尚遠臣未經辭朝不敢

擢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收齎捧臣宣諭告示
彼中將士說二十五日卯時進城臣才薄識短不能
仰荅我皇上激勵將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罪
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附錄世

趙文淵集

三卷

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五

華亭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慈人

彭 賓燕又叅閱

趙文肅文集

疏

趙貞吉

議邊事疏

著邊

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在內閣辦事臣於次日廷謝畢復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二

平露堂

面恩講筵蒙天語叮嚀命臣吉盡心輔佐贊理政事

臣于時稽首仰對謂近日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

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

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明典

伏蒙俞旨知道了臣吉感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

浴骨髓矣至九月內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

握兵觀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彥鎮遠避于應

州方域之境巡撫李副將麻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

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

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

罪亦已重矣然又于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輒

敢上誘功獻捷之疏以欺罔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

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巡按直隸御史燕儒

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

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

劾奏掩敗爲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朝廷之上公論

賴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爲

漫然兩可避匿之叅在部則爲肆然庇護再查之覆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著邊

二

平露堂

蒙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看詳擬票臣卽與大學

士李說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

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

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

勉乎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

個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

奏利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

清議也。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
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個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
政不可修又何懼于任怨哉○作○案○本○此○也○于時閣臣不以臣言爲
然臣亦隱忍不敢瀆聞者以爲俟其再查果如秦劾
所論則論正其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履查失
事罪狀益加詳者況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之情
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今兵部題覆仍
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齋勿
與參謀斷但自願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爭論而力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二十二 辭選

三

平露堂

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慚而思退
矣竊念臣某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術
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衮
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
之節于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此
自勵者也故敢冒萬萬死罪哀鳴于君父之前乞解
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修舊業蓋臣自揣綿力
不堪恐負聖明委托之重又思洪恩未報猶願輸涓
涓仰荅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于自獻之言耳

論營制疏 營制

題爲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朝內外
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
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
制甚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清兵北伐旋師之後遂
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
其實皆爲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而聚之
爲營既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
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二十二 營制

四

平露堂

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常變
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
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
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太
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
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
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
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此 祖制之盡善所當世
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

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于營。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侵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營選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驚誅而以鎮遠侯顧寶代之。寔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于埽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祖宗之法。遂致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

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營制

五

平露堂

如宸則有不板之弊。國家興強。虜寇邇。而兵將之不足。特如此。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管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爲強者。非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之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每

歲春秋遣官較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闡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扭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管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

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營制

六

平露堂

議

練取議

馬政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平日必時加按勒。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勿放。安伏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取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不定。騎

撫戰陳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爲是兩近歲庚寅春本寺唐附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夫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嚮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得乎。晉惠公與秦戰。乘鄭小駟。慶鄭曰。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騎。狀髀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戀瘡有禁。銮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

自聖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馬政

七 平露堂

况其不能禁也。後爲下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邇者本寺議。俵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馭專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嚮能克者。庶幾兵強馬健。實爲安懷良猷。烏容不講也。

訓允議

馬政

古之御馬者。歌曰。春紅游牝。秋青駕旌。又言春花紅。

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天游牝。通淫者。以春爲交接。孳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爲馳牧練馭之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天札顛棄者。卽霸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仲夏。炎暑熏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剋制。疫氣諸疾悉愈。羣驥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能。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月役馬爲不時。乃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馬政

八 平露堂

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專爲兌給國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征討人衛應援。勤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關邊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行。又疏暑途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適久曠。幸得霖雨。疫不

作而猶日曬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艱果行溝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駢征似爲棄之視兌阿丞君回語之特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慎勿調馬者甲午六望日又議

序

贈唐郎中幼真出守廣平序

廣平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有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

皇明經世編

趙文廟集

廣平

九

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備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徧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杆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收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於是廣去守而爲將雖其晚年而耶都亦以杆圍名則先既以其民困矣明制橫邊守基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

考責僅督稱模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之士稍闊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內

稱善詠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

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親尚有自衛

也率出頭募非課入頭謂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

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

平陽守競競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執虜亦易與

皇明經世編

趙文廟集

廣平

十

千露堂

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舂糧抵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耶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微難四疲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闊略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閭閻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督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

倍。可以出而擊禦虞寬。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經文深恐爲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倘亦有鷹搏狼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卽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子與大夫計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送湖廣上江防張兵憲明巖序

湖廣江防

天下設兵，備數十道，使者必以才望選，重要害也。初

青田劉太史相

皇祖取定天下，宇內制一矣。至其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湖廣江防

平露堂

遺言猶勸上聯絡要害，使形勝之地皆與京師相呼應。後省漸設巡撫治兵，而按察官領勅飭備兵事，佐巡撫者始基置有自哉。湖廣兵備數處，而江防最稱要害。夫荆岳漢沔之間，固英雄所爭也。洞庭雲夢，寇充之藪。部使者乘艦旁午，駭江出入。若遇敵，許袁民伺其才高下，以爲跳伏內蔽，襄鄧外壓，衝沅橫趨，夔峽踰形，勝負險爲。天子守要害，北向呼應者，飭兵使也。嗚呼，任亦重矣。今年夏，吾鄉張子以戶部行，子告之若此。張子曰：然則古立國江南者，必保據江上。

游以爲固。宋事不諱，如陸庠陶桓之事，皆握重兵於此，勢不得不爾。倘青田之論意若此乎？子曰：否，我

國家勢與往代異。

皇祖雖都金陵，然當是時，天下

形勝要害，曠邇宜備者，當在大河之北。考國初未設

兵備，然大將出振兵北地，率歲一遣皆。天子所與

賜誓帶礪，同休戚臣也。無何，北定都則大河北皆在

京師，胸背校間其爲相聯絡，呼應自易。故論今天下

形勝要害，曠邇可備，宜使相呼應者，又當在大江南

北，未爲過論。亦師青田之意乎哉？夫師青田之意者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湖廣江防

平露堂

是借秦爲喻之法也。至正壬辰之禍，自南起，亦足懼矣。今惟知重河北耳。何不借元事爲喻？夫元事烏足道，何不藉我家法以論之？聞宣德後，加近臣斧鉞，視兩廣兵事，勢最貴重，非爲其地益遠，則與之權宜益重，使相呼應，聯絡之術，不當爾耶？近日本兵臣視北邊，請重撫臣權，則天子赫然怒，重遣斥去，明其非家法，此亦足以明控制南北之術矣。人臣知此勢，則能爲國家建久長之計。張子曰：然，子今爲當如何？子曰：江南北置勿論，荆岳漢沔之間，勞甚矣，益稍模

散然聚亦易。方隅多事則才俊先憂。君勉之哉。

記

耶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耶陽撫治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耶陽。作而歎曰。耶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于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耶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皇明經世編趙文淵集 耶陽撫治 十三 千露堂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子博。宜賓人。在成化中。并以戡定綏寧耶陽事著勳名。而耶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盡一之章。定于曹相。泣碑之政。廣于杜君。耶陽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于前。有彌縫于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為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勲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仰茲上之民。免歲賦之痛者。七十餘年。夫

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于公聞之。

雅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

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

誌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耶而東

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輻數千里。元季

乘之為荒國。初繼之為城。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

在三省之徵。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

盛而變為矛戟。猿鹿多而化為獼兒矣。成化初。盜屢

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

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

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為于始。繼原撫治以成。能

于終。卒稱原吳呼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

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無緩之得。流亡民四

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

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

而合為都會。開撫治以聯屬之。予戰之。城長不忝矣。

獼兒之陵牧雞豚矣。山無不伐之。櫛澗無不汲之。泉

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

皇明經世編趙文淵集 耶陽撫治 十三 千露堂

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

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為于始。繼原撫治以成。能

于終。卒稱原吳呼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

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無緩之得。流亡民四

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

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

而合為都會。開撫治以聯屬之。予戰之。城長不忝矣。

獼兒之陵牧雞豚矣。山無不伐之。櫛澗無不汲之。泉

可忘肥亦百世不可廢也。甫今言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治實難。孤立易奪。非吳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祠易撤。棟樑易移。非吳公孰能定之。則

吳公之并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滿輪之器。憐才務往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每好問其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爲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恒退。而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戡定緩寧之才難之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郿難者。

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附錄卷五

五下露堂

皆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敵。西川之亂必再起張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闡外之才。于是士大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名之士。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紘而調聲者。智之門也。斷紘而理琴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于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

前人者。不在茲哉。因并書之以相諒焉。

四川練兵條約後語

練兵條約

予昔充史局。竊聞朝廷之末議矣。皆認認然憂兵之不足於戰也。財之不足于費也。人才之不足于用也。夫國之待是三者。如人之旦夕食飲。知不足則宜爲速備。而御事之臣。泄泄自居。苟爲身計。無及遠之慮。取爲已憂者。又皆末位疏逸之士。雖勤無補也。當是時。今蜀撫二華譚公爲職方郎于留都。而予亦以量移

皇明經世編

趙文淵集

練兵條約

同官。比舍以居。所謂末位疏逸之士。懷天下之憂者。咸于茲聚。公于中深任艱事。名甚著聞矣。予居嘗謂人曰。行吾言則兵不勝壯也。財不勝裕也。人才不勝多也。衆駭其言之易也。而公獨是之。謂人曰。趙子之論篤矣。顧諸君未及察耳。夫兵能選之練之。則益壯矣。財能聚之節之。則益裕矣。人才能知之容之。愛惜長養之。則益多矣。公于時最少。而識因過人也。乃予服公之知言。私自計曰。此日域中經略將在斯人也。賊公徐出守天台。予定聞越才術忠任矯矯其匹。而

子以家食違公且一紀矣頃朝命以蜀盜繼發亟起
公撫視公至懲昔之怠以練兵城守爲第一義欲爲
全蜀開太平之業而不辭其勞有不知公之忠壯任
勇者非夫也夫公受 聖主股肱之寄荷方鎮之任
三事者皆得次第漸理而可獨操其權者惟兵爲先
今四川練兵條約足以見公韜鈴之略行之天下則
率土皆勁兵矣雖古之智勇亦不能外是以有爲也
噫公初欲爲而不得爲今則得爲之而勇于爲矣耿
耿之心十年如一日也非予知公其誰也哉嗟乎詭
皇明經世編 趙文肅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詭泄泄賢智跋曳將三十年矣士抱才術遲一世安
所不老也公以盛年乘立賢之運起赴功名豈非天
哉語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公毋易其時哉愛日競
時立峻業以報 聖主公優爲之矣勲名之大不易
度也予雖老猶能筆公之能事此特述其一節聊爲
發端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六

徐孚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藏文

徐 開勿承參閱

茅鹿門文集

書

茅 坤

條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宣

海寇

一曰謀賊情吳越之間攻傳記以來海寇爲患絕矣

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海寇

一

茅鹿門集

編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

已而降之黃梅赦去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

興必有禍因當事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

之因而始易爲理近年黃嚴以來聚並稱倭奴入寇

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某

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峯徐碧溪等然

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

也今久而反益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率相與

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未聞

謀慮及此以愚計之 國家之力已大半爲壯虜所

疲矣壯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

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堠

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溫台寧紹以及杭

嘉蘇松淮揚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

擊決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

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

語海寇大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闖及吾

溫台寧波人間亦有微人而聞所當者什之六七所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二

茅鹿門集

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

倭以爲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

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賈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

行劫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

之思者愚以爲當詳謀海上之寇某爲首亂某爲佐

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

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

爲之鈎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

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

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畧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亦其黨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聚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亦所稱佐亂刺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亦首亂某某來歸者。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寇

三

平露堂

而謀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亦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勿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應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連坐。側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寇

四

平露堂

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卅州之狼
兵數能以少擊衆千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
兵大畧如昔秦人以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
將千人者得今其下皆不知此也以軍令臨百人將百人者得以軍
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
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
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
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抹之否則
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
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
走者斬詭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旣敗走
并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
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論功行賞之
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
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
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
可歿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今曰衆各斷
杖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轉而前向已而衆皆畢

皇明經世編

李鹿門集

海寇

五

平露堂

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發百餘人伏叢草中期中
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覓路而前衆皆伏不
敢見及過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達至此
哉蓋其習之者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
旗牌矣獨鑒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兵所部署諸將矣
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
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旣至則衆皆不
戰而走而有若負燭然矣然則兵安得效鬪而將安
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
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參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
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
從事凡圖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捉如劍尼臨陣
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旌以
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畧如三州狼兵之法而
論功行賞必首虞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
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今
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
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尊義三

皇明經世編

李鹿門集

海寇

六

平露堂

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其家以介冑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半無盔甲。而海寇亦裸而鬪。其無盔甲與我兵同。而其必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僞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

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鬪者。試今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畧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茅鹿門集 海寇 七 平露堂

兵。并置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敵。僕竊謂及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輕。莫急於倣狼兵。森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从身前逼擊。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鷺鳥而進。不必盔甲。而敵雖牆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温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

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鏃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壯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今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

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其鎗棒亦率類此。大畧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茅鹿門集 海寇 八 平露堂

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北方問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廣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鎗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勒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所先也。伏唯尊我。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項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畧。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

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叅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候，以迎擊於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邀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格鬪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機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橋，及沉破舟之類，以壅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北海門戶之兵也。簪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衝擊，故也。項開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泖湖而出者，蓋由各兵並壘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天則不能遠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

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東，寧紹各處，侯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澈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畧當擇叅將如盧俞二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勒習海戰，而使之往來逐利，且鬪且躍，所謂統責其成功之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開無遼潮之津，稍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臂如奕棋者之分子布筭。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迎其前，某兵蹕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中，計道路赴期，且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既公，功罪自切，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自海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之阜林。平望

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乎。望以及吳江太湖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深入。特慮浮劫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之深道。而人或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掠間里。急則討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此則有司之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爲督捕者也。聞近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伏矣。僕潮人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五日擇官使。官使有二。曰將領。曰郡縣。有司近所任。參將俞君大猷。廬君錢。僕雖未嘗交其人。聞俞君舊在粵。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鹿門集 潘 士 平露堂

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霸還潁。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中宿將也。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較令親爲籍部。狼狽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知內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投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僅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畧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鹿門集 潘 士 平露堂

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兵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畧近海患者則擇其頗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藉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蓋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畧也。明公倘不鄙試問之。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海寇

主 手露堂

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當不過郴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用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爲戍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畧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大約杭州三千嘉興三千而溫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實當括十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則爲之減去其半。咸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坡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使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算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疆不知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海寇

主 手露堂

者難之。以為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鹿之下。即今之會稽也。我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踈蹙長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即今之蘇湖也。海寇為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伴聲竊發。惟剿為奸。有句使能不惜厚賞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江五湖之間。未必無翻然可用者。辨恐費不支耳。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茅鹿門集

平露堂

萬餘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為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使輜重。廉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其備。親躬抱鼓。時相訓練。其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畫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使諸所募客兵。以為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屬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日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千里。必非朝廷之兵。所能通為戍守者。漢患匈奴。昆錡嘗請徒富民資塞下。蓋使之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之意。若今

口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鏡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嘗做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為百長。長有牌。分為若干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挑兵仗於其上。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為千長。長有牌。分為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畧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待罰。其不如今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茅鹿門集

平露堂

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飲。血為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炮為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鄉縛而告之。有司有司。輒按軍法而治之。如今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膂力。伎擊之士。以為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為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為里兵之倡。

而賞必倍之。僕又聞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備爲疏之。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海寇 七 平露堂

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先祿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筆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劑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毓秀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尊裁。

與趙王泉大巡書 海寇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既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圖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空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往往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既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卒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構謀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往往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馭關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聞彼東此西，督府及將領以下往往望風懷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海寇 大 平露堂

讒言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
萬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
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土兵最爲
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
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兵不能
支然無盛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
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差官數內量擇射之最
精者二千人以爲前鋒仍視勢力倍人善閱棍者
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
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團之時量爲調發一用
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竅曩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
承書中營塵尊覽矣犬較於浙東及海上馬拊諸山
事機愚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安嚮之區區
或多近似者也內如諜賊情一條尤爲弊繁近聞海
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與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
要領何以緩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况舊歷開海其
寇中一切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

有割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踪待教耳或曰非通
海市必不可散彼黨而謀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
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敵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
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
又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健
鬪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
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易程長興各縣募鹽
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
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賞而勢衆多智謀才畧者部署
之大畧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
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自具並不必官府
別設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資
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
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
利及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鬪從之利及無
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聞吾遠在百步以外
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仕數步以內
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砲諸語以躁之彼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惡初歸時肯以此說郡守公
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討而議已而不果施行
恐括財既多易起他議故遂中止耳抑不知近日烏
程各縣所集都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
費不貲並皆脫弱游惰之下况人與船器不相習十
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能
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虔聲而濫
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
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 孫 堂

與趙方庄中丞書 會 鈔

吾浙直數十州郡所櫛權倖夷之餘漢以來西北所
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者數年來
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闢寄故得以戡列舉
克東南少填然而海上之烽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
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者去吾溫台特南北州也其
所以內怖胡公之威名而駭駭其旁者且且暮也元
西北之虜入焉 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
徵之臣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
五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汎往來電之制乎而風雨隨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 孫 堂

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遞疾不相及也如此 聖天子
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積勞其當從
中朝也久矣特爲增秩賜璽書久留於此 聖慮
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兩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
公提兵會剿萬一海上之乘汎而南者閩中之類平
窟據而勿敵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
窘於饑殍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間而
起遠近搶攘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
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

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達度。蓋以兩壘相近。遠者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警。並在南賴襟帶間。愚謂此事唯南賴提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賴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非延袤不下萬里。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肇畫其間。竊恐吾之擊之也。互爲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虎門集 會刻 五 下露堂

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連營壘壁。顧有一力一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連諸寇。大畧並肘腋南賴。然其力亦與嚮之洲頭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竄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爲明驗矣。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部官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手。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賴軍門。十之四屬

之兩廣總督。若吾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賴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諺曰。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

與張督府署味公書 戊辰鼓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虎門集 戊辰鼓譟 五 下露堂

頃戎兵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外既困於島夷之力。關內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衛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賞以招之。而此輩遂習戰鬪。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敵。以爲功甚。且譚司馬威將軍挾之而閩。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駭而奉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載豪而歸。什伍間里。溥相倣效。父子繼兄。兄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葉累世。剽山創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相躑躅而嬉耳。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食不可也。彼既以其身籍之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歲時縮。曩軍興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即冒不貲之饒。故衆貪而競前。近旣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三。甚而或給之。又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母錢陰奪之焉。獵犬耕麋肉。食不飽。能不號而颺去乎。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即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朝廷有兵制。軍門有軍政。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槍戟與五代相終始。其初抑特起于戊卒耳。嘉靖大同之變。當事者以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翼。迄於庚戌。狂悖犯關。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屬洶湧。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定。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哀盎不云乎。彼

皇明經世編

茅鹿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並颺颺無他計者。况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在必成。天威所嚮。備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則彼且感且悔。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翹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竒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醜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瓚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飢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倒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戶口凋瘵。餓殍相望。妖星以後。詭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填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則民漸不堪。今日所急者。恐不在二三跳梁之夫。而在千里痼瘵之民。引領而望公衽席。

之耳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司馬

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將領亦四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爲家其所爲部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長大較總巢穴長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 下 露堂

擇者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援督與諸兵備大司馬所當一一咨訪一一擘畫而與吏部共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護與諸節度使而我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之七即如挂印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諸邊徼提督節統使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畧識事竅與其跼蹐不展足智多謀者爲之恐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衆望者與買馬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辦即如古之二卯以上與詢書滿德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方之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並其所掌世或例擇其簿書筭鑰之慎者克之抑亦適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援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武審爲簡擇某提某處兵備且可以特次而領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而領總督因以聞之吏部而吏部又須虛懷以參之因以聞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音務使酸鹹辛甘官商緩急各適其宜而已當是時外則權天下謀畧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心深入

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公不可以此望之吏部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

敘

賀宮保胡公敘

平倭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聞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聞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歟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歟彼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倭

无

平露堂

心而不我忒則彼必不信於我矣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自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冒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飽喪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以蹂躪我中國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采百官議懸之以通候之節萬金之

賞詔中外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景然起而敘

之予嘗較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傳兩入者

其說有二蓋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

悍故以敢戰力鬪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故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

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苗數萬裂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翦翊其聞其危也

固矣然譬則鬪虎也鉞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倭

平

平露堂

之資又故黠譬之譬弓之猱矣當是時公以海爲醢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從先縛之以獻之於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搗魁壘之氣與力藥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以歟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彼海而不吾恐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天子顧世之好皆者猶翫然而起中朝以外洿洿也而卒賴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勳於

平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國家而猶爲時所嫉故特敘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敘

總督兩粵

元洲張公縣尚書取_{出與郡}辦_{辦藩臬}已而巡陝左所至以廉節繩幹閭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項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沈西包桂林綠象郡所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蓋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

皇明經世編

李鹿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惠之間瀕年多山海盜後畧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並藉公威望以度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攜樽疊祖之浙水上公以子故從吏於粵稍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予爲公起借勸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癩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箱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劫於邊屬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慮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治爲最亟予竊

請考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殺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擒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藹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本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暨府江一帶大畧並懸崖絕壁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音腰之田竹木砂礫易獸羽革之枕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八煙曠稀部署不設獨據東甯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也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藉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剪之剔之鑢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擊擊或爲寇難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輓髀小者毛棄而銛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皇明經世編

李鹿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七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慈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田叔禾集

書

田汝成

上巡撫陳公書

治監宜版

陳公考 卷之九十七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寵狃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觀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寒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疎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累宇負課程慢期會也迺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迺今所患正坐此耳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宇視若牛馬然今勿驪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爲

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縣入稅與內地無異青犢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祥興李恢之守維摩皆以成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復叛近事若馬燁顧晟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馴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禁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議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馴者垂其轡的馴馴之騎則重勒而復勒中州之民譬則馴馴也遷陞則馴馴之騎也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垂轡以控馴馴之騎鮮不摧轆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踞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烏道蟠鬱溪谷間之毒艸蒙密炎蒸歛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引疑卒有椎埋胙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變土灌以流泉沃而敏耐故四方流冗亡賴匿命此焉遁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麋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蹕也宣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宇各私其

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婪贖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彈繩墨。覈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從以無曠黜陟之官。而部刺史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雕結之首。睚眦自恣。加以通逃。黠桀。嗾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戊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檐。振微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敷甲面。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更難伍。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下

諫曾無諂諂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南。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迺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風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其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損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遠圖。

哉。許目而居。遷延得代。幸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上官之家。率詬糞淫虐。無廉恥顧愛成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奉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矜玩。今縱不能視。則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且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墮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于睡眠。奪璽起于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徙者阿黑。變于尾。阿旁。驅于清平也。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誠不趣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殲矣。若發從而逮。鞠者勿令承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

爲債百一致法。重不過克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謀。而暢日。蓋法廢則長。姦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謀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木西。頃有爲木西之誣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詐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西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頭厚自封。強者適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使役不可。居解西陽。侵烏羅。奪麻兔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胞一方有鋒鏑之患。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謀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不合者也。夫法當仿始。禍貴寒源。今者始已。而源已潰。

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刻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奉祭。

又上巡撫陳公書

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

日在銅仁。聞諸道路。言凱口餘孽。復肆猖狂。氓隸無知。妄相眩耀。此小人兒女之見。非君子之所憂也。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皇明經世編。二。梟徒負其窟穴。岫竊爲姦者。皆內儲機構。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遁敢陸梁。以延歲月。迄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清斂。冒萬死一生之計。權呼而起。非有勁寒渠首。通謀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陞伏其中。無異擁金。極升斗之糧。躍尺五之道。束匪而登。無異哺豢。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楊腹。張空拳。睨日而前。以鷹獵虎。是曰刀鋸之理。不足慮也。然竊聞之諸賊首禍。一招而合者。亦三。

四百人謀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經月不餒者無遁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持以爲生也夫蠻貊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舉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趨高四塞以困之故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辱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遠遠不過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平露堂

卷之一

七

一月而羸疲之屍橐籥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刀斗失鳴則切管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窮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又有膚見宵人狙干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繫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神籌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譏敢效

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徑道迫脅兵不得橫鉅人不得並蹻迺造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殲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甍夷其險棘間屯設所經營數年之間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殲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賞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就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當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以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

論

廣西土官論

趙鼎李棠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平露堂

卷之一

八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闕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隅既同時掣鯨鯢家憲誠莫不重足登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畧外諸酋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謀正德中權奸橫訂大闇乘之紀綱漸渙邀机幕議非昧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敗吏狃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舍道謀悅而不釋賢墨疎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斷藤峽事宜 善後七舉
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泮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編管細酌吏情轉參上夫同上書大抵叔禾律草也命文通簡則文詠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督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創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黎水聖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達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十

平露堂

楚文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圖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犢麋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人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揅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始勿屬之

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人犬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應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糧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民貿易貨物一月二寨委官董治使無搶掠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大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蒙者江介諸狂憑據利地厚其徒黨哀兇勒頑官司姑息因循爲一切苟且之法搭掣商賈及器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魚鹽公爲齋給如以賂賂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譬之聚醴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盜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噓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弭誹侮但

勢難浪灘兩處徑人旣徙平地則邊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族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令一勞永逸則宜革繁寇之例以杜買祠之嫌兩處灘崎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狽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右江屬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爲蓼水北喉

乃紫荆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康速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死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疎有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地類硿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子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責緣提調之名稽威鈴制浸剝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怒懲族諸侄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守故畀其地而濟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

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不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有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運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前覃仲瑛爲吏目以僮民爲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梅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子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子戶所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月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獫狁處積年播亂控禦爲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況軍

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
日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
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
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
謀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漳護守。就以絕戶
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齒日繁，兼引額招
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
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田叔禾集 卷之五 刑罰堂

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
廉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
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人，使其
編食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
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
科銀六錢，間有好豪正戶，搭趁貼戶之資，轉雇替役，
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
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
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贖稅，有司官
員罷闇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
以此輩影替抵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民
狀身役，親當雇當，皆爲未便，獨徵糧雇募，選取驍勇
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
今正貼丁石，編食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
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
丁石爲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
意，皆在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獍，
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田叔禾集 卷之六 平糶堂

外。今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散有違犯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皆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日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督僑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程。名爲埠頭常例。今既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壟堆日久。必有所耗。而變賣

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

斷藤峽論

藤峽府江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諮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稍可遲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羅邇。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遶遠三百餘里。萬山叢錯。曲徑盤雲。岫樹淒迷。疑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卽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秦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場。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列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

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慙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情陳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慙埋奸。透引剝掠。一不當意。則宜露宿惡傳。以醜詞。驚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成。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姦。在外曰究。御究以德。御姦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杖冠之策。斬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犬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頗徒。分隔而情疎。易於欺慢。謀寡胆怯。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甥縮。莫敢誰何。若有緯可投。卽誘以甘聲。啗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卽滿考不代。戢土酋怡服。邊患稍寧耳。

雲南土官論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僞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磨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雙雙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第其疆域。既塞。華夷雜居。時估則蜂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噬。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順寧。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迤邐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鏡矣。諸夷之亂。則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皆在撫綏開狀。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則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間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有。而榛塞莫敢刈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

平露堂

題跋

題余都閫籌邊封事後

蔣進

予嘗玄覽當世之務至論三邊未嘗不竊嘆深涕淚也適者軍政不綱逆節連起戕殺主帥以抗王師可謂大變而謀者乃欲一切姑息以貪憤撫騶子噫嫺愈深而悍愈甚莫可誰何况乎吉囊請前據衆河曲居則以固延爲委積出則以宣大爲聚糧冒頓之禍浸淫復起而又有通逃臣妾爲之鄉導蹂躪邊境所至爲墟勢亦棘矣夫在內爲姦在外爲寇姦克交作衆孽橫滋卽欲苗薈而髮櫛之安可得已此則邊患之大可憂者也夫自嘉靖以來三邊之變五六作其所以藉口實而逞克頑者大歸以糧餉匱乏爲辭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眞士馬糜費然哉制帥不得其人百計括克婪鄙者以克囊橐奔競者以市轉遷士飢寒而不恤馬玄黃而不顧含憤積怨上下爲難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不殲則後无益效內交不固則外侮橫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括克者豈其心獨無廉恕乎哉命聽中朝榮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三

平露堂

辱生死惻惻臨之官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託要津聊以任位而免禍也且予聞之出疆而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人悉供幕府廉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若掇文法告變欲上先具副封圖謀雖嘉必從中覆飭冰山可倚卽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蹤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遁路于中朝哉遁路不足必括克以益之是以邊儲易虧而士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略周詳雅知轉運之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開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典而薄徵以代飛挽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芻粟以實塞下卽百萬之儲旬月可集迺今屯田廢于兼荒子粒通于催科虧損遑儲什已三四况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瑣尾之壬驅驗之才制削錫錄以邀聲譽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斧使人掙手而不敢爲以致一切軍儲卽給太倉此以內帑然

且不足。彼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哉。故曰明核米鹽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飫三軍之食。何則。小大異謀。取舍之分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則主令不行。制帥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夫以邊患籌之。則如彼。以邊備覽之。則如此。皆利害彰彰明著。謀者缺此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塹。利器械。習騎射。覘烽埃。覈功級。以爲大務。是之謂忘本而圖末。不能殫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袁

皇明經世編

田叔禾集

卷之一

重

平露堂

陽余大綸。傑士也。以秀才談兵。經管四方。致位都闕。其言邊事。皆目擊耳聞。匪由途聽。試以子言質之。余君以爲何如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八

拳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慈人

陸慶臻蔡生泰閣

趙浚谷集

議

修濬通州閘河議

通和閘河

趙時春

皇明經世編

趙浚谷集

通和閘河一 平露堂

謹按國朝肇基南都定鼎北畿聚天下之兵置之燕代所以扼狂胡之吭連四海之樞然供給軍大經費浩繁雖有督亢之饒河濱之沃猶不能當十之一故往往漕與越之粟越呂梁之險踰齊宋之郊檣帆如雲咸奉京師遠涉萬里近者不一旬月然皆方舟而至漕船無雜犬之虞此則漕運之効而謀臣策士之功也況通州距京師曾不數舍而令財力屈於傭估漕功糜於卒成損軍國之實傷力臣之心茲益萬端費用百倍誠如明詔所諭苟欲修濬竟達京師實爲至倣然百年以來議者曾不是顧竊窺其意必以爲通州之於京師地勢崇卑既異水性又沙漲淺危

皇明經世編

趙浚谷集

通州閘河二 平露堂

乃以發謀首事爲懼又不能風化頑巧使不爲盜而徒以利誘之末矣愚以爲宜如明旨簡彊毅任事之臣捐數年之估直予之召募自便濬疏水道修治故閘整飭舟楫則歲額之粟可致之枕席之上陛下聖拱而享天下之奉無內外之憂矣

破虜口外議

黎虜口外

逆虜僉離席去年劫掠京非之威資近日市馬段帛之利誇示迤北羣胡脅誘塞上妖賊好爲覬覦包藏覬覦故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大同而遽退者實聚其

徒使覘我之虛實而歸收其部落以待入寇之期也。
伏唯 聖明御極道格神天仁洽寰宇非獨中原生
民讐恨於虜思一奮劍以殲兇渠雖其族帳部落亦
有面是心非觀望成敗而不肯遽進者故禦虜於口
外制之於初至未定之時爲力似難而實易何也進
則有重兵阻險之阨退則有蘆帳水草之安又俺難
恃罕虜之助有輕我之心罕虜仗俺難之強無備我
之實我出其不意襲擊俺難必破之道前虜失利既
聞罕虜相率西走古北以東百不能至李靖以三千
皇明經世編 趙汝公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民兵議 民兵

照得義勇招兵事起倉卒隨方就宜原無定制近來
事勢半皆權宜不可典要封疆之臣祗承 上命急
救目前請畧推源委先辨大體體勢既定而議自明

竊唯本朝建都幽燕雖有山險及與虜共其大體以
兵爲守不言可知自上下四十八衛之虛變而爲十
二團營十二團營入虎斯變而爲十四萬戎政戎政
雖有十四萬衆然皆市井孱弱強者以兵而實不能
爲兵王兵者知其不足用故不得已而選邊兵以入
內邊兵外徵日虜則各邊備單戎益生心內戍日久
則玩傷將生事變叵測蓋昔者土木興難而二石之
禍作流賊構逆而四家之軍橫縉紳血刃都民震驚
原其所以全仗邊兵而內無強兵以相應故也又下
皇明經世編 趙汝公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大體知人一身外有五官以應用內有五臟以運五
官缺一不可國初京衛上下四十八萬兵而宣大止
十六萬兵遼東不過八萬陝西及寧夏甘肅不及四
萬舉各邊之兵僅當京師之半而陝西半於遼東遼
東半於宣大遠於京師則輕近於京師則重故諸身
大於臂臂大於手手大於指故能相使其勢然也今
京兵輕於宣大遼東而三鎮弱於陝西其勢有異焉
而甘肅之至道廟迢往萬餘里人情有所不堪不可
以爲常故不得已而招民兵 朝制養軍至厚甲器

月糧衣布草料動皆官給而馬有旬日死者卽補太僕寺歲備馬數萬匹每匹於民間價費三五十金工部衣器稱是各歲費金以百萬計戶部充軍及銀易糧又數百萬計皆官計也而鮮備起調爲費尤多節日既繁侵漁易滋故朝廷有養軍之費而軍無受惠之實公私困窮而貪濫盈溢軍益以不振邊將益不能治軍故不得已而用憲臣今初選民兵起自庚戌十月至辛亥暮春經歷半載芻峙餼糧衣屨百具一切出於徭銀夫邊軍養之於百年之久經歷創繼之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人不知凡幾而昨調來者率半槌而無利器驅羸馬而身備負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既不足食而唯尅減馬草料以自養馬食山草羸疲多致倒死軍以打草費日遂不能兵茲戰以馬爲勢以兵爲用今乃枉費錢糧不知戰燒故聚衆三十萬費財踰巨萬而其氣象萎索王兵者終不敢言戰守而卒歸於市市卽和也易名以自欺耳而君臣人義華夷大分經常大典遂將泯滅職大有憂懼焉夫民兵之徭銀出徭入兵固無侵漁其馬自徭交兵縱有私焉不歸兵則歸徭

藏富於民兵之間而強兵於俄頃之際馬壯人雄器械偉利是皆仗賴休戚謀足致兵政存惠民故以四千人一年三月之間入費三四十金比之十年養三四十萬之衆歲用巨萬其費孰多又况百年乎故劉晏造船給千緡爲省而後人造船給三四百緡反費蓋費者有成而省者無成故也然則民兵今日之大勢可知矣且官軍每月糧一石率費三石而尙不能致每歲官軍支月糧一十二石而民已費三十六石有餘矣而加以冬衣花布之類又有費焉其馬每日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給草一束每束腳價九分而料與草之價日費一錢有餘仍復羸馬今民兵工食養馬之費日給一錢止當邊軍草價耳况各道快手徭十八兩俗已倍加爲三十六兩其行已久而各里民馬長差亦日給一錢故職愚以爲徭銀給兵三十六兩蓋取准於此而其未行徭者悉如部文以不堪快壯工食給之有急則調以護邊平居則奏以制盜若其創始之費與去冬調選之費用及有司先事預給之失則已具在台鑒而不容重論也又有疑此兵難散者此又有大說焉

今天下未能去兵亦明矣縱京師不用此兵而山東
晉此兵于七兵僞道中亦未爲多近日李邦珍孟尚
守之類累累竊發蓋因與虜市以致忠義之憤憤沮
兇豪之氣志肆若復去兵何以威衆大上以德其次
莫如猛強兵以備不虞威猛之大者也職之不欲仕
久矣蓋亦曾屢陳奏聖治政本當時罪其迂今以
兵事被用職專在兵臣子之義逆知將來之變心知
不可而口不能言也近蒙兵部議覆何都給事中等
奏稱議處民兵以便戍守行令前來再爲從長審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汝愚集 兵 七 平露堂

序

楊提學大寧考叙

大學考

晉稱戎狄荒服周公兼夷狄以寧百姓孔子內中國
外夷狄而成春秋聖人之慮深矣皇朝東天樞以

定都大寧故地密邇包荒殘氓列於采衛之間茲豈
欲輟虞夏而起周孔哉亦權時度宜以安人耳曩時
春爲宮僚唐子順之曰嘗聞之都御史王公大用云
厚實以復故地是爲上策時春以爲未然恐鞏固威
以啓戎心莫若垣山壑谷結廬屯戍乘高瞰下而田
其中置爲永業廣不踰六百里里居百兵不啻六萬
人足矣今督學憲副長沙楊子之大寧考其深有意
於茲乎不然何其索之精而謀之淵也抑是考以泰
寧福餘爲足憂以皋頰據險爲足恃此爲北虜言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汝愚集 大學 八 平露堂

北虜之不能越三衛而南盜固矣使三衛弱則且折
而合於虜其強也安能保其爲畿甸之純臣乎劉元
海亦西晉之質子而阿骨打者天祚之舞佞也時春
於是乎有私憂過計焉若夫柔遠能通招徠折衝此
真大聖人之能事而臣子之所深望焉者也王公新
召用楊子舊職方必大有以對楊洪休而茂樹勲業
豈淺夫之愚慮所及哉姑序以俟之

雜記

北虜紀畧

此篇載遼書卷之四近見傳是書司成所注則以爲正太西司馬作也然正集實無此字
比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
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蓋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
雖廣漠而分散無從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
也甘肅迤西一日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客回夷
一日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日帖木哥以番僧爲
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
強臣亦不刺爾酒新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
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侵暴西番族帳帳舊有國
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令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汝谷集 比虜書 九 平露堂

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生三子曩台吉
等各分兵俺離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
欲慕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離敗走渡河仍居
直宜大之地又數夫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
來俺離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禁驚然西失吉囊手
足之助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
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
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春
其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汝谷集 比虜書 十 平露堂

以避我擣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
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荊關東至永寧四海沿陞慶
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馬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
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
以犯古北東至順義南窺通潞然臆胸渾沱京西諸
水及都城遠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
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
之東曰白馬關曰牆子嶺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
曰石塘嶺大水峪羅紋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

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增則諸夷率人之遁逃者曰陳捷頂色稱兒阿穆兒居之眾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潞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逃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迺遠而難守然皆故大率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湖河之東又爲白龍江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平寇堂

虜酋名目

背馬台吉	安離的	伯顏帖忽思	祖兒在	計不賴	把禿	把把	辛愛把都兒	皇明經世編	穩克兒	哈哈赤	達大通	紅臉索羅	倘字賴	虎刺哈赤	吉囊	把卜亥	小王子
呼倫台吉	即德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阿刺處台吉	虎刺大阿	引燒	哈喇	我包	把禿	花當駝	了頭智	瓦撒答	司吉囊	伯言哈	伯言哈	拾方木	那麻真	那麻真	虎禿	虎禿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納林台吉

小土子部下

青台吉

小王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降

答清名

以脅我

夏十探台吉

夷首

錫刺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首

把都兒台吉

夷首

鬼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首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輩借名以脅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趙汝山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九

未徵壁尚木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愍人 選輯

朱徵典韓文參閱

唐荆川家藏集

疏 唐順之

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羣情疏 東宮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唐荆川集 東宮朝賀一 平露堂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

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以儲

躬冲切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

幾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有待令皇天迺保庥笑日

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

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天都歡欣交通

于萬國咸思望元良睿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

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受朝

之儀缺而未講臣民侍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

至器之殊尊答羣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

覽萬物作親之誠大昭有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該

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鑒典應伏

一應法物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

保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又茲正陽復端之辰蒼龍

應律之候羣臣請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文華殿朝

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于兩作前星之耀增光

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觀爭

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唐荆川集 東宮朝賀二 平露堂

楊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又自茲益篤矣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疏 薊鎮兵食

臣竊惟補兵如補敝衣敝壞則易而補綴則難故叙

補兵之說凡五條兵之與食喫緊相關故附以築牆

工食及邊糧之說凡三條伏蒙 聖諭令臣悉心區

畫來聞臣不敢不竭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一清弊源以收逃卒臣聞軍薊鎮究軍所以多逃亡

之故皆曰邊牆之工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淵

力辦不及貨錢賂賂加之各關夷人乞討無時旬撫

月實悉出窮軍。將官侵尅毫釐剗削。吏吏盤點。番增漁擾窮軍生計。止是月根斗割升除。而月糧得入軍腹者幾何矣。至如召募之軍。多非土著。不緣身迫窮窘。誰肯自同罪謫。衣糧既不滿望。工作又盡其力。勢如鳥徙。亦何足倚。兼以石塘古北本號苦寒。地既窮衝。土尤磽确。哨守之勞。已甚。資生之計盡無。原與選肥之軍。一切衣糧不異。是以募軍之逃。已甚于他軍。而石塘古北之逃。又甚于他處也。竊惟國家歲出築邊銀數十萬兩。而又令窮軍賠賂。歲給撫夷銀三萬兩。而又以累窮軍。臣不知其說也。今欲抽軍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墻工自須別議。至于撫夷之費。合令督撫諸臣仔細計算。如國家歲給穀用則已。不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穀則請于朝廷。別爲區處。一毫不以累窮軍。其將官文吏貪饕之輩。重法禁治。但使窮軍全得一石月糧。長孤畜妻。自然不走。至于苦寒之輩。練軍十衣糧。昔天同例。縱欲如厚。其道無由。臣思得一說。京邊折銀給軍。皆是六錢五分。薊鎮獨是四錢五分。始者蓋因本鎮米賤。權爲節減。原非經制。且夫糴之貴賤。因

地瘦瘠。假如腹裏糴價五錢六錢。則窮邊斷是八錢九錢。奈何使苦寒與逸肥一樣同折。非稱物平施之義也。合令戶部量地均筭。自薊鎮苦寒米貴之處。照例給與折色銀六錢五分在。國計則本分之外。毫不加在窮邊。則同輩之中。已稍優厚。其逸肥米賤去處。自不得侵此爲例。若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制楊博所題。鎮邊橫嶺事例。每年十二箇月。悉與本色亦無不可。如此百方體悉。庶足繫屬其心。不然。雖終日櫻以微禮。猶難保其不捨鎮而夜走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一專責任以嚴勾補。照得薊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其逃邊關而潛回衛所。往往不補者。蓋自營衛互相推調。管官則曰衛所窩逃。軍餉月錢而不肯解也。衛官則曰營官剗削軍士。以致之逃。而我無奈何也。管衛本爲一體。而矛盾若此。則無官以兼制之之故也。該鎮得兼制管衛者。惟督撫而督撫大臣專理兵機。勢不得親細事。其下惟有兵備道合無請勅一道以補軍責之兵備。其營官之剗削與衛官之窩逃者。兵備皆得重法治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輕

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而輕重其罪，併論衛官補軍之多少，與營官逃軍之多少，又以爲兵備功罪。責任既專，缺額自足，其補軍之法，逃軍先儘本身，故軍先儘子孫，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于勾補之中，寓募充之法，大率移如原額而止，然缺之于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太急，則人情不堪，合令督撫與兵備計議，量其缺軍分數，一年可補完幾分，年終如其分數而貢之，其亦可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前編卷五

平露堂

一定班戍，以便人情，照得古北石塘一帶，曩緣旁近州衛被虜殘破，因而募遠軍，當時募者迫于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于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營房亦無，錯云人情非有匹偶，不能久居其所，此輩往往身寄窮邊，家懸千里，采薇之遺既久，及瓜之待無期，齋送屢空，衣鞋莫繼，始于潛返，馴致久逃，揆之人情，殊非得已，是以日逃日解，隨解隨逃，逃解相仿，往往滋煩，援近者督撫間移遠就近之例，臣亦有首逃區處之文，因而首者紛然，益可見其情矣，臣以爲不與

區處，則無以回逃者之路，若與改編，則又恐播居者之心，酌中二者，頗得一說，但係六百里之外，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其在官則向之終身逃竄，孰與得半軍之用，其在軍則向之終歲浮寄，孰與得半年之閒，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詢諸逃卒，亦儘稱宜，且戍軍在其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則是一軍止食半軍之米，在邊扣其餘米，亦足僱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較原數然後將遠軍更議改編，其五百里之內，及舊額之軍，不係以後募者，自補原戍處所，絕不得援此爲例。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前編卷六

平露堂

一處民兵，臣聞長民者貴因事以爲政，則民不困而事易成，今薊鎮民力則已竭矣，不可以加矣，而薊鎮之兵與馬，方患其不足，查得永平府志書所載，本府原無民壯，正統末，胡虜寇邊，僉設民壯二千五百名，原爲備虜而設也，即以本府備虜之設，還爲本邊備虜之用，閒時則州縣駐操，有警則就近守邊，度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分爲二枝，每枝統以一遊擊

督之兵備而隸于巡撫間時止用原設工食守邊則給行糧而已此爲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六千人也又查得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原爲薊鎮而設今暫用之南征事已則須仍還薊鎮若使不用其人而徵其工食以爲本鎮就近額募之用則山東民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三十餘兩三千名歲徵銀九萬餘兩就此可額募步兵七八千人又查得薊鎮事例歲該取腹裏減存民壯工食以爲本鎮募兵之用今此銀不知積之何所但得銀三萬兩足額募三千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唐荆川集

薊鎮兵食七

平露堂

此亦爲糧不增于官帑賦不加于薊民而坐得兵萬人又查得薊鎮缺馬多從兵部先給合永平一府歲該解備用馬九百餘匹若停兩年該解之馬又貼以遵化等縣寄養馬一千餘匹以給薊鎮民兵足成馬兵三千人且京師之馬不必給薊鎮之馬免于解京互相抵兌兩爲便益其兩年之後自照例解京如故此所謂民不困而事易成者也

一處班兵竊聞聚兵者先料其食薊鎮主兵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即使月糧一半折銀亦須本色米六十

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則是舊額不足正苦少兵舊額若足又苦少米矣今補主兵以免客兵也免客兵以省費也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該支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每歲該支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至兵一人之費足抵客兵七人之費而有餘王客之馬費亦如之然則調客兵代主兵計各處則爲增費在薊鎮則爲省費也補主兵代客兵計各處則爲省費在薊鎮則爲增費也今欲米不增于薊鎮兵不煩于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唐荆川集

薊鎮兵食八

平露堂

得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員名或於京班中再撥一枝兩枝或于班軍原衛抽補餘下一枝兩枝足成三萬人以充該鎮主兵之數而以遊擊十人分統之閒時則于原衛駐操防秋則於該鎮上班駐操則本處兵備監督上班則該鎮兵備監督其原衛官聽該管遊擊節制班軍如有老弱逃亡原衛卽與僉補此其糧不增而兵足所謂經久之道也

一築造工費自來邊牆皆是軍民兼築今欲抽軍操

練所謂墻工自須別議其原編順天等八府民夫遠則徵銀顧募近則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計之每夫一名一月該盤纏銀二兩百名該銀二百兩每夫百名一月止築墻二丈每墻二丈又該官給鹽菜銀十兩則是二百十兩之費止較築墻二丈若以顧募計之每墻一丈該銀十五兩則是銀二百十兩該築墻十丈矣顧募十四丈之費止抵派夫二丈之費是差却七倍來往若一槩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墻獲早完徵發亦息只是夫與價互換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之間而其利如此

一復本色以存久計照得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百餘年來元運本色並無升斗折色至正德末年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彼時建議之臣偶見本鎮米賤糴價不上四五錢以為九錢一石徵銀又以六錢一石給軍則國與軍皆有贏羨又省造船漕卒之費是以輕議變法曾不慮及歲糴四斗本色諸軍坐困菜色至今况自古轉餉以人

權米以米權銀必互相稱乃無偏重彼時薊鎮原無大虞聚兵甚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主客銀七八十萬而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窘急無處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師腳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復本色為便又諸邊皆是陸運故致米為難薊州一路水運故致米則易至于造船漕卒諸費但取昔年未變折色以前之舊法即是今日欲復本色以後之定規故贖尚在無俟他求縱不能盡復本色亦可先復一半七萬石使該鎮每年給軍之外餘糧常有二十萬石在倉然後更議減本加折以多積粟為先務慮至深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一處轉般以便支給照得灤東一帶軍士原在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既罷始移在薊州倉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餘里自來未有往返千里而負糧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償盤剝之費窮軍毒苦不能盡言前年虜酋入犯馬蘭谷止因墻軍遠出支糧聲援不及竟至深入破堡殺將其為邊境之害深矣邊境之害既如此窮軍之苦又如彼而卒莫有為之處

者戶部重惜腳價也臣竊計之潞東之運一歲須米三萬石自薊州倉運至永平急則驢駝人負度用腳價八九千兩緩則車載腳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薊鎮費銀百餘萬兩乃靳此百分之一至使軍苦無訖又使虜得乘隙則是所惜至小所損甚大合無置一戶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首尾歲增腳價六千兩其本色三萬石與折色銀數萬兩悉運至彼處支給軍無遠支邊不缺戍計亦甚便又臣所謂腳價者非必歲歲而用之也訪得潞東等處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大率十歲而九收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于薊州而糴米三萬于永平本處則腳價亦自不用即以減存腳價亦作糴米本銀六千兩銀可得米萬四千石若十歲豐收則米當至十四五萬石即以此腳價所積之米賤則糴貴則糶收其美利還充腳價而本米常在則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腳價出于戶部者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則是國家所損至小所利甚大特在立法之初戶部擇一有心計司官經畫之而已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

臣竊惟兵之精不精係薊邊旬安危薊邊安危有關利害非可容易且夫薊鎮猶之家也以兵爲墻垣而以屬夷爲藩籬猶之身也以兵爲爪牙而以屬夷爲耳目故以夷情附練兵之後伏惟聖明裁擇

一定區師以分練夫官以久任成功而疆圉之臣尤更不可數易臣至薊鎮問某參將則曰到任纔數日也問某遊擊則曰到任纔一月也是時已逼防秋竊以爲將官朝來暮去若此萬一虜入得無價事難矣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况欲練兵爲長又計乎請以防秋之後督撫諸臣遍閱參遊等官區別具奏其不才者而黜之其宜于內地者調而徙之悉取各邊將官結髮慣與虜戰有威名而識陣勢者一缺具三四人以聞而內地選悞未嘗見虜之輩與遊獵鑽刺之人一不得與其間陛下下之兵部而每區各定參遊一人以爲區帥是謂以邊將練鎮兵縱不得邊兵僅得邊將庶幾練鎮兵爲邊兵也其人既定約以三年爲率不許陞調弗有大罪不得輒易小罪則戴罪供職大罪則即于本處

立功不得復還原衛。三年大計其功罪而賞罰之。下至提調開案等官。亦准此爲例。如此則將官自知責無所諉。而不敢不盡心于練士。其士卒亦知將有常屬。而不敢不督率鼓舞以從其令矣。其與朝來而暮去者功相百也。

一雜邊兵以同技。臣惟練鎮兵以代邊兵也。將以代邊兵而不教之以邊兵之法。是織而不問婢者也。今諸邊之兵。後雖以漸減調。而延緩遊兵。則勢未能遽罷。虜人所憚。惟緩兵耳。宜及緩兵之未罷。雜之薊兵。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間而教之。每薊兵百人。雜緩兵二三十人。授之以緩兵之長技。而試之以緩兵下營走陣遇虜磨戰之。至于號令語言。無一人不教之。而與之同。又以其暇。時使緩兵談說虜人之情狀。與對敵勝敗之故事。以熟習薊人之心。而使之不懼。則異時邊兵縱去。鎮兵猶邊兵也。且夫虜人憚緩兵。而易薊兵也久矣。薊兵長技號令語言。無一不與緩兵同。使布滿諸邊。若皆爲緩兵。一旦奪其所易。而善之以其所懼。此亦攻心之一奇也。

一練火器。虜所最畏于中國者。火器也。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天助聖明。除兇滅虜。而佛郎機

子母砲快槍鳥嘴鏡。皆出嘉靖間。鳥嘴鏡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橐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鼻。以目對鼻。以鼻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着者。捷于神鎗。而准于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于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往年京師亦嘗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古

平露堂

造數百管。其練鑄既苦。而又無能用之者。是以遂爲虛器。請令東南軍門。取其精者數十管。而與善點放者數人。至京師。陛下令大臣閱試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虜人之腰領。其亦可惜也。

一申閱法。臣竊觀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深慮承平之後。武備衰弛。以啓戎心。而定爲御前閱試之法。千萬里外。亦分番迭上。躬自校閱。而嚴賞罰之。載于會典者。可考也。薊鎮近在輦轂下。請于塞垣無事之時。抽調鎮兵。一枝兩枝。至京師。令大臣

教塲閱視其果練與否而明詔嚴賞罰之其機發于堂陛之間而風震于塞垣之外其帥臣常如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于教練其士卒常如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于演習無有敢肆欺干聖鑒之所不及而虛應故事者矣此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之道也

一調戍邊以試練夫以邊將蒞之以邊兵雜而教之其亦可以爲邊兵矣雖然猶未嘗見虜也見虜安知其不怯而却也宣遼二鎮與薊本相唇齒薊鎮有事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五 平塞堂

則宣遼自宜戍薊異日薊鎮無事而宣遼有事請抽調遼東兵一枝兩枝戍遼瀋西兵一枝兩枝戍宣居常則以經阻險而耐辛苦猝有虜患亦雜之戰兵之間而與爲犄角旣嘗搏虎不畏負隅後與虜遇自然習慣且夫昔以邊兵戍薊今以薊兵戍邊是練兵之成也

一薊鎮夷情照得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關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文皇帝出塞皆用三衛爲前鋒所謂以夷攻夷則是以所向如意而

之衛之關保嚴密苟在有識皆抑之近乃多設其後下奴而全無收拾之書同也

文皇帝亦豐金帛厚犒之至于累朝亦儘爲不

侵不叛之臣每盜北虜之馬以獻而時時爲中國

陰誦北虜累朝亦豐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

力爭一馬一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于

攻城堡殺衆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

之是以激而導北虜殘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

識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激之受生以馴至此極也

由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蔽中國之耳目而

資其鄉導以窺中國中國得三衛則足以絕北虜

之鄉導而更爲中國陰誦北虜蠢茲小醜宜無足

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陛下于貢馬常

賜之外歲發銀三萬兩與薊鎮爲撫夷費此聖明

并包夷夏神謨英畧同符成祖者也今三衛雖

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中國歲賚之利雖或破

勝而鄉導北虜以攻爲盜賊亦每效順而送哨中

國以私求貨賄雖或利北虜之向侵而捨其奔餘亦

殊苦北虜之經過而殘其聚落所謂赤子蟬蛇勞未

有定且我之邊備三衛纖悉必知而北虜之使無日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十六 平虜堂

不主三衛每夜不收到三衛酋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此其事誠不可不深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威以奪其心捐財帛以結其心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鄉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畧何如耳郎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者北虜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寬佃谷三月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昨午之河流口三月則又寇嘗竊恠之以爲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其說蓋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間馬路不入九日而至墻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爲之偵候鄉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深東其患日尋而不息也夫中國之與夷狄譬如大家與盜賊爲隣不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河流寬佃之失可鑑也否令督撫諸臣詳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策耳

辦目前庶邊境有金城之安而免于無時不備之困矣

三沙報捷疏

平露

題爲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屢戰克獲奇功事
副總兵官盧鏜報照得本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尙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片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并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郎機烏銃噴筒火箭并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溺水厥者不計其數餘賊慌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友見今兵船圍剿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方幸無賊豈堪此賊破殘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悍禦于江南實以分殺賊勢于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

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憤賊貨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
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
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
來如虎來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倖
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性年朱家尖之捷與
今日三片沙之捷而已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
去同是一樣賞格人不知勸伏望 勅下兵部會議
擊賊之來與擊賊之去難易不同另立奇功賞格鼓
舞士氣此爲上策爲此題知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

筆序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園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宋徵輿韓文泰閱

唐荆川文集

疏

唐順之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禦倭經畧

題爲條陳海防經畧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奉命差往浙直地方視軍情嘉靖三十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節該欽奉勅書內開將來海防

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

開欽此欽遵行事外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准吏部照會該本部題奉聖旨是唐順之陸右通

政者會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此備照到臣本年七

月二十五日又節奉勅書內開如逆賊奔散地方稍

寧更宜訓練土著之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

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

欽此欽遵外臣兩奉勅書令臣條奏臣原籍常州府

人也自待罪編民目擊倭賊之害海上事情亦頗得
其大畧而未敢自信也奉命以來經歷海洋跋履
行陣老卒退校亦徧咨訪以所聞所見會同督撫胡
宗憲等參酌議論至如臣近奉勅書訓練土兵臣已
行文各兵備有司令其著實舉行又如葺城堡繕器
械等項係督撫之臣從宜自爲者今皆不敢瑣瑣謹
據所知見條爲七事以答揚休命之萬一爲此具
本謹題

一禦海洋照得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而竟罕有能禦之於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

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

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

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木將旁觀矣臣竊觀

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

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

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

可考今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

兵備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

常居海中，監督各總，分定海面，南非會哨，晝夜揚帆，
擊轉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賊若從某處海面，
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生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
及總兵又罪及兵備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
領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
臣先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
一類，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類，
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
水卒感恩懷利，盡力擊賊。再照臣蒙 聖恩，遣視軍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情臣雖不肖，而此官之設，切中機宜，臣往來海中，奉
揚國威，諸將不敢退縮，近港旋有三升之捷。今臣雖
轉任伏乞，勅下吏兵二部，詳議此官續設與否。在京
師諸官中，差此一員，官不足多，少在海上，加此一員，
官則甚有關係。
一固海岸，照得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
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
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
擁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

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兼應沿海。今却不
然，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沿海力戰，
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
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是一樣沿海地，左
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
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只坐地方
殘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
武將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退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
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此
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覓免門戶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常局堂與自安矣。
一圖海外，臣所謂圖海外者，如招救通逃，宣諭日本
二事，既屢奉明旨，平倭事例亦已開載矣，而臣復申
之，通逃不特如王徽、李華、山洪、趙珍等有名賊首，力
能講倭為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千餘倭子，起
自瓜洲，一破虜人馮三，喊其揚州取寶，遂至閩，然遠
來馮三之在中國，不啻一蟻虱，及在島中，却作此一
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則通逃不歸，

東南誠未可以思肩也。至於宣諭日本，則浙江軍門亦嘗請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客所載，漢武永樂間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之王者於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葉宗滿之坐重罪而遁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讖，或宜減宗滿之罪，以示信於遁逃之徒。寬蔣洲之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例，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乞題請聖裁，令行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僞，始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京，謹審來寇之端，較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欽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攜，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六

平露堂

鍾老將也。三十餘年在海上，熟曉夷情，其言不甚妄。乞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璉論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爲喻也。

一定軍制，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吳淞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奔，譬如傭賃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於遠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鹵掠，群然麋至，在此不由軍門之

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西土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曉銳若浙江處兵江西沙兵之類其遠方曉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唐荆川集

卷七

平露堂

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爲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

一足軍食照得東南水陸兵糧往往有缺至有一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又不特給之生心讎語亦何足怪此有故矣浙江軍餉銀

四十七萬兩江南五十餘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初皆募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欠十數兩則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銖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贏餘處補宜其不能特給而主怨讎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民多取之山澤鼓鑄權衡商賈之利故前史辨不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掇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所謂山澤筦權之利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舉一端如前時浙江巡鹽御史鄧懋卿小票事例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唐荆川集

卷八

平露堂

亦可得銀數萬兩此皆不取之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今無勅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曲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蠲欠即以處儲此亦國民兩便之策也又各衙門原爲大工緊急解進贓罰多寡不等伏惟聖明軫念東南兵荒相繼萬狀艱苦勅下戶部查得大工銀兩漸絀乞暫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贓罰照數解與各軍門聽其處補軍餉以後年分自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

權之利。有可興者。合聽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自以不與軍事之罰。往往視爲不干已事。始則催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失誤軍機。多由於此。此後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糧道及知府以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參劾。庶幾有司各知干已。不敢誤事矣。

一復舊制。照得國初防海規畫。至爲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于過濊。水寨之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聚編

九

平露堂

名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烈港。嵵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爲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國初水寨所在。一一修復。及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此一事與臣所謂禦海洋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一也。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糧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

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自爲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此一事與臣所謂定軍制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二也。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納屯糧。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爲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險。一以因糧。此

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三也。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爲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聚編

十

平露堂

轉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爲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嵵嶼南嶼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此一事與臣所謂國海外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四也。因舊時之案。因

舊時之兵因舊時之糧因舊時之市舶一切紛紛之議可以省矣然其事重大壞之已甚復之則難若能復之則經久之策也乞勅該部詳議轉行督撫諸臣選差有才力憲司一員專營四事數年之後必有成效

文移

行總督軍門胡

後寇

爲軍情事照得倭賊泛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尚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後寇上

平露室

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於時職應援江北之急留盧鏜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六顆俱經具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備熊仔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尚未上沙勦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即發江正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略掠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添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鳩糧立柵爲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

即督盧鏜與參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備高捷等兵五枝及土官張空所部鎮漢兵亦續至聯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爲懸賞二十一日黎明合兵盧鏜率易銳先逼巢賊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驍將率部下郭成車梁等摩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兵逼巢者多爲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苦戰亦多殺灰盧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後寇上

平露室

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捷等尚戰於巢門頃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駐後各營聲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某以告病候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朱某以憂去巡江江某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仔從事海中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四面起土牆障箭銃牆內鎗齊立賊衆時出環牆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外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

援又遣都司李悅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
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屏九韶兵四百先至。初
三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
盧鏜劉老營在後。盧鏜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
顯兵得首級一顆。賊酋右哨王應岐兵。蒼盡生員李
應春被殺。先鋒亦多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奔而
免。餘兵數千。不顧王帥而先潰。右哨張審兵亦潰。是
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遠躡。而潰兵得徐還。劉顯
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爲四千。實不及二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千也。蓋土兵張虛數以冒糧賞。大率如此。聚議初。六
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銳。打死蜂擁出。
張審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鏡自打潰兵。亦不能
定。賊數戰頗輕易我兵。竟走至諸營。勢甚張。盧鏜營
卒放發。煩佛郎機連倒七賊。各營亦發銳擊賊。賊纔
退。歸各營共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
老營幾不守。先是職攻廟灣。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
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國家方用以爲
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薛輝居老

營督戰。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
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佈陣勢。指揮伍惟統把
總田應山爲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韶劉顯苗兵分伏
左右。王應岐選鋒與張審兵左右綴爲副。伏兵欲誘
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札老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
澄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陣。既定。擐甲徧巡諸
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伏兵賊甚疲。先爲四層木巢
以規我軍。一動靜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
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晷。賊且出矣。顯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謬言軍饑疲。職以適傳餐何言饑。伏兵蔭草木間。未
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
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三箭遠。不能怒賊。又界
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
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遇鱗魚港。去巢二箭。盧
鏜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奈何若此。職曰。吾
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或聞。一將誓以必滅賊。遂
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
吳九韶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顯得

我鳥銃手至是穴牆以通銃眼。項鎖銃手一人。便彈
土兵。土兵一入。穴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
賊之故有三。一。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
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
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者
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賊督諸將移營近賊。諸
將以爲營遠尚畏賊劫。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
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
攻之故。亦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五

平露堂

黑潮滿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
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
備。能桴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潮。則福
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又之船將盡壞。誰與
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苗稿殍。聚兵太多。
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糧。行糧火藥。諸費不下二千金。
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賊才不足以料。
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尚緩天誅。除
一面候新降勅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

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照得本
部欽奉勅命。欲圖長策。須得兵糧數月詳細查算。除
各參將所管細數。已經具呈外。至于一鎮總數。未及
併歸一處。仰中軍官即行查照。要見該鎮主兵之數。
水兵共是幾何。陸兵共是幾何。歲用軍需幾何。其軍
需原用何項錢糧。措辦船隻共是幾何。原打造用銀
幾何。每年修理用銀幾何。答具大數回報。不必細開
花名。至於客兵。雖無常數。及難預定。但以每年通計
之。亦可見其大畧。仰查自倭寇以本某年調過客兵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六

平露堂

幾枝某年減調。或添調客兵幾枝。其客兵或係徵調
或係招募。及每年用過募兵銀幾何。供給客兵錢糧
幾何。今年該調客兵幾何。度用錢糧幾何。逐款查報。
以憑本部會同巡撫李某。斟酌區處。畫一奏請
書

答翁東厓總制

山西總督

三晉連被殘破。醜虜之患。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
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
之功。公固其人也。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臨梓鼓則忘其身是闕外效忠之道則然事功
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
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廟堂機會變於斯須
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于掣肘
而功之難成也今闕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
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
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開前總制在邊以
請糧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
以專行者亦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
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
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爲之在我者
而已矣前時爲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爲又大
率顧忌利害縮首尾怵惕譏訕日夜以保功名富
貴爲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爲苟利社稷生威
以之就是以遼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
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
所以被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可則進

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
自用而在于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沅謀驚悍之士
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
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効期於群策畢
舉此開府第一義也宜大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爲
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冊青一幅而已試之實
用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爲精審
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人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
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
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
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覓得水草便利處然
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
也是以遼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
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
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
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
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

可以不分列屯築，駕梁按代，省却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上丁能險阻，藏虜情，得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山西總督

左

平露堂

又與翁東庄總制

山西總督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於塞垣鼓聲之間，而聽鳴劍抵掌之雄談也。伏惟吾丈之氣既足以鞭撻四表，而深計遠慮，又真足以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御之權，與魏弱翁所以主張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盡望於廟堂，但在吾丈則願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古之成大事者，多出跡絕不羈之才，而樸樸謹細多不可與度外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往往亦出於此。若至於活變宛轉，則是失

却自己面目，且自古未有務爲自容之計，而可以成度外之功也。嘗平建屯田之策，聖書切責者再三，彼終不易其說，而迄以成功，況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擺邊爲自困之道，須是以攻爲守，誠然。誠然，今秋虜人不敵南牧，知籌邊之力也。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以待可勝之虜，如鬼生所謂一夫大治則終身制矣。必勝之旅，必攻之謀，非吾丈將誰諉哉？雲中久蓄痘癘，今復有宗室構虜之變，即此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擒獲，雖出幕下效力，亦會有天幸也。善後之道，如何？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山西總督

左

平露堂

如何以吾丈幹旋宇宙手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而諉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非苟安無事而幸其一時乎？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山野鄙人，每以爲韃靼不足慮，而國家可慮者，乃在於此。浚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雜論

江防論

海賊入江，由江南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決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

福山相對江面濶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凡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勒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粵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爲下策與無策矣。

浙直控扼

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例罷協濟之後而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山西總督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窘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着急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咎人盡是而今人盡非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一

華亭 宋徵壁尚木 徐孚遠聞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鹵

宋徵與轅文參閱

唐荆川家藏文集

書

唐順之

答馬巡撫書

逃軍收編

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捕一節向嘗請教子思質公而公之論尤更明快直截僕輩亦同此意蓋與其逃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集

逃軍收編

平露堂

而無用不若就近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既而思之深有未便者苦寒磽确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然猶住者多逃而逃者不獲若逃軍即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以冀改編樂地乎是今日逃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竊恐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便空區處亦不敢遽有題請只將狀發與縣官而曰務須不失開誘首逃之初意亦不墮捐軍規避之私心使其內上請尊裁惟公一爲處分自當去其利而收其害也

與胡梅林 黎侯

書生操宋嘗一日循循之兵領入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真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策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人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者衝鋒則易銳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見狼猶爲幸多矣餘嚴據巢者尚繁有徒戰後鎮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勦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第以崇明事繁恐有疎虞不得不急歸而銳平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即往杭州候公計相釋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步臺營立于不敗此公老將經歷甚合鄙見弟已造下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執拘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臺營之說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所造行營當移至杭州演之

與胡梅林 黎侯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集

黎侯 二

平露堂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經歷一遍，則江北又是一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驍勇可用者，稍聯屬之，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于徵調之兵，不特老營邊卒保河長箭可用，其毛驢曹浙各兵亦儘驍銳，但是無根資養之，今歲十倍艱于往歲，克齊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一半，今無一二百兩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消息，不知四五萬軍，聚何處乞米，兼之風北風俗，素無風儲，荒便餓，一賊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此其所以也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本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與胡梅林

聖修

離山許山有賊，係漸直諸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易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復亦不與其責。明旨近例所謂邀之于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面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離許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剿一着。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

與曾石塘第三書 復套便利

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觀。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于不敗之地，而

不失敵人之收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倚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間。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不可以成持虜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諺謂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進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套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集

卷之五

千餘室

爲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遺憾。騷動之爲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處于敵人而足處于內境。管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始未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濶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筭之採擇。大畧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于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閒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于此時固亦不能藉草于敵。虜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驛于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入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適套外之虜并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爲五六路。彼于地利既熟。知

唐荆川家藏集

卷之六

千餘室

其何路爲險。而于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還我。是以彼之十萬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避。我歸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嘗得重地可遮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猾虜窮寇冠之情。兵凶戰危之處。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爲多筭。而慎之。不得少筭。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于建謀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筭久矣。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遼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筭。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亦或更有以請教也。

與李龍岡論改折書

災傷改折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集

復金鳳翔

七 子露堂

輕齎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紓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筭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偶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償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千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乎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集

災傷改折

八 子露堂

概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系此其費於民之美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毫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又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屯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兩之美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分以下則其所私之美固當倍之且從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則所謂歲

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本早來告者將安用之且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之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踐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與民蓋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候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

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還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還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膏於外例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為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答李中谿論舉劾書 論舉劾

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

皇明經世編

皇朝川家集

卷之三 十一 平露堂

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奉朋聯佞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寥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說理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其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其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對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矣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

皇明經世編

皇朝川家集

卷之三 十一 平露堂

舉或反見効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効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憍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駭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効。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効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憍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効人爲業。而必以舉効之不偏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効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効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僞而不舉。亦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論舉効

于露堂

也。賢者果多矣。或邀收恩之名。而欲薦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薦之以多効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則効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効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効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兄意何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効十

于露堂

答萬思節

序法

卷之三

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腹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曆龍之技。無所用之。亦漢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

稽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祿
晉氏韋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祗知其數
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道曉而曆官所不解
者耶蓋管者太史造曆能以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
疾去極遠近渾渾淪淪得一天體在胸中而欲傳之形
象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筭千握住萬古宇宙
轉運盡其難下手此于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
姓與都等不能爲筭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
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驚鸞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
皇明經世編 曆法 千露堂
法曰弧矢圖象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亦道變爲黃
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括活法自此黃赤白三
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
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
稱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
焉試問之曆官亦舉家一啞鍾耳豈大洲所謂透曉
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
微幽渺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
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

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
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
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
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
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
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成數也弧矢圖
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成數言語文字也
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
畱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成數
皇明經世編 曆法 千露堂
則挨牆倚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
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成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
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
也活數成數非二也成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
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
者範圍天地之虛說而欲益過囁人布算積分之實
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通丁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
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耶楊子
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口伎通乎天

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
輦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
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
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繁
要語與大洲印証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
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成數也。又如步月離
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成數也。曆家
知據此成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
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何處起。則知活數矣。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家藏集 卷之二 曆法 七 平露堂

敘

王君汪惺奇經敘

兵法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爲之。寤寐
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籌焉
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各於息之所
不至而已。茲既稍習。而已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

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爲之營
敵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
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
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
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
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
此。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爲師已寓居中惺奇之義。而
惺奇經則世傳以爲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
其文簡與世鮮知者。王君以竊經餘力。推究其說。爲
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惺奇者。悉取而附之。其
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其
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
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爲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
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惺奇爲八
陣。鉤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
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嚴耶。何暗合古法。
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
說。以爲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爲易

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不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棄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人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閒，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送太平守江君敘

粵西郡守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卷之二

馬朝平路堂

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詎

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驚于毒瘴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陁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驟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煩兵不費根，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衆出人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檄上之畔，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謀，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情，而資其夾攻之力。願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悉相臂指，蓄銳路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謀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卷之三

馬朝平路堂

與左右欲自援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他國以爲外牆。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募之首可以懸而藏之矣。其與勞師置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安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安。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特。彼慷慨躍馬策勲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皇明經世編

皇朝川家藏集
卷之三

粵四縣志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由

王槐野存笥稿

書

奉大擴王先生

貴州聚首

王維楨

皇明經世經

王槐野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才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比于內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累，不與大羊爭勝。此若汲寒泉，止沸湯，就須臾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詔命將騷動連壤之師，恐張虜氣而挫其志，以爲我可患中國。中國傳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克。想毒顧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舉過人，而沉毅廉慈，又足附衆死士，卽滅此何有權分于二省事，牽于內制，卽伏波更來，莫有效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

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裁之耳。今爲中國

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南之兵，豫期可收。北狄之

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苗叛則

不服，服卽不叛。狄乃不然，去來未去，不可要結。不可

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卽口，以成事實。績鮮睹也。

與許少華中丞書

經理呂平

今翁爲陵國守吏矣。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寧。翁亦晏坐府中，不得豎奇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之警，西有居庸之難，寢邑地重，至上關情，所藉以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保衛者翁也。倉皇告急，計將安出。楨以事貴，豫圖變須早見。傳聞紅門以內，巖谷層復，其徑道可通。往來者甚衆，塞鐔削垣，截山斷澗，視要害最甚者，則請置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阨，登觀降望，斯區裁得體而談施弗謬也。近世宦情，苟得善所，輒用爲悅，不則快快。此無他，計便安，要聲利也。昌平城瘠薄，部吏皇穉，人士皆知之。然亦可以養節完名。大臣身任疆場，豈得顧私願哉。諸陵遷卒，逃匿居半，與圍營之兵同勾稽補伍，倭集倏散，無裨實効。與圍營之兵同汰嚴，則波

瀾。喧。口。然。竟。不。爲。患。寬。則。苟。安。一。時。而。有。卒。然。之。憂。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事。固。有。難。難。在。時。勢。耳。至。權。度。時。勢。者。人。也。卒。議。之。難。坐。不。爲。理。可。乎。

答姜僉事書

後叙

自鄙人人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戮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三

平露堂

不能一中高牆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懷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仇以故數至圍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爲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扇縣門間無人邑中人見今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人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寇過縣門仍爲無人乃始掛門入吹火燒廟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

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者谿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竭虛農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去及三至海鹽皆燦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後太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驅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拔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謀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自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則又杆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奈何不殘當是之時設令足下憐太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戎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據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噪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輒

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閉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算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今也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參將列砦分屯

皇明經世編

王德野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參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方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淤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鋤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算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泯其根而枝采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閩閩好騁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

拳以示力一見勁敵卽奉首箠矣頃聞寇兵鳥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今日有警至卽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懼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王思賢者鄙人雅所禮重入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啾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懼者嗷嗷効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

皇明經世編

王德野集

卷之六

平露堂

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詰禍因祇以構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

策安舉

問我國家建都汴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爲左臂兩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入宣大寇白羊南過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至虜

輒通矣。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爲訓乎。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射傷裨將。桀矣。本兵請使責問。求執其子。償其罪。以明朝廷之威。自是朵顏諸部畏威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本兵議。與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剿之非者。何哉。今朵顏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爲二境患。非虜益悍莫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以裨邊計。苟有自獻而足效者。卽不棄。故計可也。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間。乃卽選大將一人。恭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旣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自平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旣合。虜狼顧駭懼。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

何我憚而輿得繼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比大人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恭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惧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噬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畏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剿必啓。發撫之宜。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

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剿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入之境。斯取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審多少，視遠視近，較彼較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諧奪，不可禍怵，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驚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驛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作而日溫溫者，則之，然明云：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操梟之令得愜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義。兵乃解，比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成，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筭，而効卒罕睹何者？虜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夫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僥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倭東倭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既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谿谷之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十

平露堂

間阨塞之處。伏兵邀擊。奪獲畜產。卽以其半與之。宜大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妄取漢財如索諸寄。故日後失之也。此其保爵受身。漸稱求全。故口儒也。且彼既債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赦于債也。故選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則尤宜擇也。是故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量力未能勝。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量又審。則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回者。無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其謀。故貴行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以目前効。而見在猖獗者。謂迂也。獨

賄之計。不可令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怯。趨時之計。似輕。勝計。作敗。取計。伴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識不容管仲。戒漏言兵。且歷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

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遼東兵備

天子踐阼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更進。遲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入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遲難不問。不專以智邊云。當是時。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子仁伯。黃子叔卿。於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

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鄙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念意必窺覷得所欲大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鄰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既阻于西復閉于東勢不絕漠而此不得也然本在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今員外爲食事以山東銜備遼東寬則聽訟儲糧練兵課勇志則從軍擊胡逆來邀征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上乃詔食事性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蒲子哲偉有猷皇明經世編

王樸野集 卷之一 遼東 主 平露堂

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今拜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道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反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若漢而安胡不嫌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遼易踰也利劍長戟易拊也事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興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即使所拜食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黃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秦之咸寧人咸

寧人有何氏許氏重爲都御史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禦虜

齊侍御者遼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齊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會胡若西方者寇邊邑大掠去令爲蒲城理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制狄之技無長于砲火利于五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己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其策勝虜者於是秦之人第知咸寧令良令也而不知今夏武也既爲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苦胡患者連數歲聞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難我者必齊乎侍御至果以爲大創之餘無用密法痛之乃捐崔賦寬獄訟扶傷舉什與百姓復始久之定乃始明法申令鉅有司之爲薦者山西大安至徵諸邊制狄之畧大槩言繕垣增兵制器三事具若爲今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再考臺大臣考侍御者署上考

皇明經世編

王樸野集 卷之一

禦虜 主

平露堂

最稱練識兵謀足當異時一面之寄嗟嗟固知臺大臣非濫言矣考之年爲戊申是秋虜本謀犯宜大虜謀者言宜大牆新成又峻不得絕且約犯遼東曰自遼接薊無牆往得縱語聞侍御因修前議奏曰臣今竊聽胡謀寇遼東遼界廣力稀不能獨應必借援他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虎費雖耗而害不息非良計也臣願援宜大而東因山爲障其地平築堵高與山半卽虜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令負牆處者倚而耕作牛羊放縱靡患侵驅此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及陳增兵制器率詳備委折茲不盡記焉士大夫傳其疏皆隨之侍御固負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舉則引身退退如弗勝於是士大夫益賢其爲人王維慎口夫孤子語孝雙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帥方鎮方求勇任畧無遜詞謂短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手權而安所措設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東菴先生政績序

侯爵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菴孫先生者而爲南京工部尚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酋蔡先生諸所振舉皆可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爲記之云始倭酋來侵海上也衆不過數百人微渺耳海道以書自兵部先生得書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聞于上當此時客皆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責令諸大夫編觀之客前言先生疏太遽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議賊狀親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謀者曰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俱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生曰言者言者奉首還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奈何守膠柱之見而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科既已定乃尅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後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出兵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兵出可十日所。而倭酋皆回舟不來。先生禦寇。凡三疏。其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士。非少矣。在昔正德之季年。嘉靖之初。襍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先生者。二先生相攝而爲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今稱之。以爲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同時。當勇足立。任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顧。顧先生爲真兵部。已而改南京戶部。非其望矣。先生自爲尚書。三遷而滿。三年當考。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玉授鉞。以答下情。俱人以我爲越俎。而阿私好也。吾欲暴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俱人以我爲賣直。而奉形管之職也。故私獨記。

皇明經世編

王龍野集

卷之七

平露堂

之。吾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今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毋以我爲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後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爲戶部。而值財用詎也。曾彥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算。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貴州巡撫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今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卽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旣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于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

皇明經世編

王龍野集

卷之八

平露堂

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踟躕而不敢進。誠格于險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汰其意千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若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鏡大臣。荷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謫詐變幻。執之無從。傳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卽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

皇明經世編

王德野集

卷之九

平露堂

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仰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所以安之保之者。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願獨念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裁察而熟慮之。毋忽。奉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皇明經世編

王德野集

卷之十

平露堂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襮之畧。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二如舊制。爲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

罷勲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逢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卽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植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植濫竿供奉之班立交戟之內竊視 至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校其細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揚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與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伴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譏者在側而二氏復進也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嬗嬗附時拾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至上弃之如腐鼠然誠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王德野集

京師

平露堂

其莫有賴也故植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徵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今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勢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畧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今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今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今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圍營兵今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耳外語籍籍咸以爲有輪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德野集

京師

平露堂

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今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于作竄耶。臣聞久服之衆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充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饋餼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客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

皇明經世編

王抱野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蕪州總督

蕪州故不置督府。蕪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中來言東陽韓亭烽燧不燔何公卽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畀已也。居二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蕪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天子益憂之甚詔蕪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何公已何公徵至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蕪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蕪虜酋必不侵蕪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開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盛今其髮斑斑變矣何公旣蒞蕪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槩言

皇明經世編

王抱野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鄣星羅，旗幟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今日。不如今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荆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修貢職。比三衛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狀具陳其不可。卽其罪不赦。第擒其導者示警足矣。頃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朝。天子嘉其捷疾言效，乃進秩，給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卽觴之樂手。乃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甚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遼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役卒疲於奔命，蔑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檉，述其觴之日。何公讀檉，乃嘆曰：夫人苟以競功名，不慮其遺難於未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於公近之矣。何公爲人精妍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場。若此，人生還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勳，安可比丈大哉。檉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皇明經世編

王槐野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龍野集

老
平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題幀

陳子龍臥子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黃門奏疏

疏

王燁

陳庸見以贊修攘疏

制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黃門疏

制廟

一 平露室

蓋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敵難常有餘力者由此道也謀之不
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公事去矣宜急而緩則渙
散頹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車水則資舟
以待乏也况涉河之舟登太行之車乎宜緩而急則
張迫迫迫而反乖於事情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
日攘禦之計恐不能不勤聖慮耳以爲緩耶則募
兵買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耀通德倉糧之議
者有欲京師蓄產之議者噴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
此謂有急之形以爲急耶則皇上嚴旨以實其治
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

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調故
力雖勤而功愈寒萬一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逞之虞
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
大勢先爲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欲治兵莫
先於飽其氣今奏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
虜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握手感額謂莫之敢攫臣等
雖甚罷驚竊笑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
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答阿
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爲我門庭之寇耳其
餘如亦克罕之荒陲伯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
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閭者四十餘萬矣衆寡之衆
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嗜利易駭無紀
律之虜一獸負矢百羣皆奔矣況仗聖天子之明
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曠築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
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
非人乎哉蓋智勇並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
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人奔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
入千里之地內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阻使閭外有

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擊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厚陣以尾之還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鉦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蒙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微之或閉其泉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遣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忘羊而捕牢未為晚也臣等恐牢之敝而羊愈飢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禦勇力政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為推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於某處按伏某兵於某處應援某兵於某處防禦時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况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敵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收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往昔楊琳孔瑄溝之敗曠則為近日丁瑄石湖額之覆沒勢則然

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退也竊發之禦兵不得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蒐補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於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同以退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東兵以坐觀不以虜已出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

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奔於東則西兵偵探虜
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稽其巢穴賊率於西則
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
孽產蓄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
紛馳而延調於戎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
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
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
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發而後機二者皆取敗
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衝援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
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制書 五 平露堂
必明必信則所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算
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翁張運掉勢在我而
不在敵何有於不腆之虜蓋寸寸而守之不若扼其
吭之爲要惱惱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脅虛之爲
得勢也此今日經略之要機也若以爲固原之鎮未
可以謀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
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
勢退者正得扼吭之策也雖然如法制之束何哉兵
也者將之利器也增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駐兵

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搏鋒鏑交加不死
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敗
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邀牆數步
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業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
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爲用言不
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
勇幾無勇制率皆退回顧望以偷生免罪爲得計養
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
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即頓
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制書 六 平露堂
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揮其手何哉蓋
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蛙則式
之見螳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
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欲勇故之不變爲
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將昭軌物引綱維以
作法於下者猶或自越於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
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
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寡謀偵軍邀功浪戰者罔赦若
有雖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而具有成算者悉從

寬假以 故其驚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罔赦餘悉簡節疎目治之無責其成律無持以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乘掉鞅之氣則沿途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携貳何將之與兵相倚爲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思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緩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陣役而征駭甚至執主帥加不逞焉紀綱之不振義方之不屬至此極矣爲之帥者乎居諄諄翕翕以取其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敢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爲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爲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楊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爲仇讐者一入營勞來而卽戴之爲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鼻息於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在孰謂終頭竟不可懷來耶得若人焉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

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不憚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長耳將歌舞涕洟喜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猜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以招携何則誠僞之分也且養戰士如耆孺大然終日發難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綑治之遂帖然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緩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 於衣食抑揚勤率之道似或闕焉至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銅鑄爲鉢用雖竭幣銀以輸邊陲之以石填海也。死軍士所急需者，芟粟耳。芟粟生，整積金如山，皆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積粟爲有見之言。固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今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人散財賈久矣。何司計者不立根據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之廢，臣等則謂必盡寬其法而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寬大之政，達人尚焉，而況於荒莽寒瘠之地尤宜施也。臣等聞往午邊帥蒙戶聖鑒俱廣，不惟封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車小負爲便，稟之克而禦梁防護尤足爲捍圍之固。鎮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以此鼓衆起而遂歛然起矣。授之以弗靖，持之以大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乏而人益携。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爲虜用者，其由來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掩憤臣等乞 皇上頒發明詔，沿邊壤地有能個

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爲業，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種具。三時藝穫，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剽將官墾藝廣者，兼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敕撫巡等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殷殷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優給於有事之日。以恤兵事，田畝者皆困倉糧不蓄，而自克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爲而顧爲不得已燃眉之計，空場內儲割心腹且無益肢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稅之土，而縱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悉捐於與草之蕪沒，而固新於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恐容將領錙銖爲軍士賤削而不欲其且穢且耕，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飢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於救也，則挖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爲之以拯其急，若以此爲蓄糧之長策，則非矣。至於勞米安定，尤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

皇明經世編

王黃門疏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勸督之稽其夫家衆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蕃殷然
後芻糗之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
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遂方州縣正官吏缺
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
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之咆哮
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支
矢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
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
而銳重車列陣則固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
車矣何廢而不用乎臣等讀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
之捷皆步兵矣以長刀巨斧呼礮而進虜固馬不及
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做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
程況戈矛戈戟神鎗機砲連弩之利器虜豈有之而
遂謂不可支耶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馬點馬牧
馬之制何盡廢弛而顧紛紛於買馬責豈無所歸耶
況孳畜之馬蹙蹙靡腫於江之南北無濟於戎備而
徒爲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邊
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

臣等見弓矢之造偏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爲森斧
巨猾之欺冒而徒以敵弓枉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
於戎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
解軍士聽其選士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
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覆之難而侵漁之弊滋
此又數米命婦炊之度非所以語經略之宏規也前
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
爲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爲難方財用
之久匱則濟量贏縮之爲難方兵威之久弛則鼓導
振勵之爲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而
止則應機轉化之爲難事變橫出則鎮定整肅之爲
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才者鮮能
堪此責以紆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
選如宋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
乎若夫兵難遠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
心腹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
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
由彼制可乎誠便宜署吏之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

恭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卽報可乎。做市租皆輸募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以銖兩稽勸。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可乎。擬諫貴精。咨訪貴廣。以禮致辟名臣俊士。足爲主帥之師友。以贊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倫者。許招致麾下。優其賞給。爲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黃門疏

制蔣

平露室

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收收孕育於其間。異日醜類益繁。則驚積益甚。其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驅殄此固彼我故疆。承先烈以回承圖。與好大喜功快心狼望之北者異矣。至于郊垌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密爲之防。而欲倚爲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半之噪。何如哉。疾癘已發。蓋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潛移熟奪。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繁兵籍者。皆備販之夫。將領承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黃門疏

制蔣

平露室

顧畏于民畧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北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肆征弗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工果能精白一心整竭忠悃以仰承聖德否乎乞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清切主憂臣辱之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傷庶內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王貞門疏

卷之

平露室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宋徵璧尚木

夏完德在明條較

王遵巖文集

記

王慎中

海上平寇記

海寇

論公名將此小試也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

輶節之間言者不能出口溫慈欽怒望之知其有仁

皇明經世編

王遵巖集 海寇

一 平寇堂

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颶風迅

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

皆掉颯搖颺前却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楊矜奮

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日

捷曾不爲之一暇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

寇衆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數百

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

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

此劫矣自有此海所爲開塞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

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

君而君又非有責于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余觀昔之

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

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于旌旄之

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而奏之使

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

酒成池饗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閒而思自決于一

聞以爲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踏而欲奮然後可用

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

皇明經世編

王遵巖集 海寇

二 平寇堂

練不風約束不預而已其于服屬之分猶未明也若

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

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卒先士卒共食糗糧觸犯炎

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

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子知之矣用未

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

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子方欲以

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勸君之伐輒書

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余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

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若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授。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子。以武舉推用爲令官。

鹽政刻石記

鹽政

權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法尤爲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瀕海。鹽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課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鹽政

三

平露堂

爲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其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嘗設爲禁戒。而偵捕吏兵。皆以微候非常。不爲輕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微候。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往往皆見執。狗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于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所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謂緣法爲虐。

者。猶有禁戒之令。直與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爲低昂。如干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不得以牛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起暴。尚寄於可援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婦匹夫之負擔。不能以譏於此乎。產於此乎。灣第轉之於漳。漉荒浦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疏果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銕名橫被譏求。是下自爲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柏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戰橫制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爲一方著祭。部使者至郡。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爲告。余公爲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販之家。曉然知其所鬻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捕。吏兵亦洒然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覲于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爲郡。皆江邑侯朱肅菴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於是鹽之鬻于民間。無異粟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習於新橋沿溪之渡。近渡居民。常資以爲生。其黨王憲遠羅德靜。甚私司徒。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鹽政

四

平露堂

公之德群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爲民病者益多矣爲使者有如

有民病者益多矣爲使者有如

余公爲士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蹙焉而決行推此以及于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尙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以不問而告乎其爲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撫政

五

平露堂

此記蓋嫌於爲不同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漳州府重修虎渡橋記

漳州修橋

漳州之有虎渡橋宋紹熙郡守趙伯邊爲之而代木以石則始於待制莊夏假守之時而集英修撰李詔復修之是爲嘉熙改元之年宋於是時境土彌感疆場兵事日滋出財用竭於內爲郡者顧能興此於空置提攘之中雖其事爲勤乎民然猶謂之未知所急也我明有天下嘗安輯開暇者有司宜有餘力以及

乎民政百八十餘年之間蓋修者數焉余固怪夫宋人當時之繼能舉大役成鉅績以俟千百年之遠人我明而諸公先後爲郡以一方全盛之力修前人之

所已成至於屢修屢圯不及二百年修者八舉而猶有今日之圯以待賢守丞協謀爲之而後民得以不病於往來豈非作者之人發謀審而致法詳果於以身任責取財會費必出於羨足以盈其始慮之所營度而期於有成而因舊舉事者務在便文養譽計用常不足耶然洪武正統間之舉固已聞於朝而其後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漳州修橋

六

平露堂

亦嘗以請於部使者監司其取財會費宜亦不爲少矣亦其習於安輯開暇戒徒庀工之際有以容其苟且之政而然與如龍南閩之爲此第因民之以事至庭者按其情猶可以勿致其罪乃戒之使出財以役於官又勉使自視其役朴樸呼召之苛無所用而苟且亦不得容利興於下而取財會費之議不及於上可謂作事簡而成功速矣閩於幅員之數最爲遐阻漳州又當閩之窮處方漢開郡閩中徙其衆江淮一時之俗猶安陋守險不樂通中國及唐而聲名物采

未大起。山斷水絕而艱於行。由亦其勢然也。至宋而文明繁富之風。視中州有加焉。軌蹟達於四方。若輻輳。川赴橋梁之功。繼斷接絕於斯。爲盛。然宋之有國。南北分裂。紹興以後。世已季矣。軌蹟所至。以淮鄧之間。爲邠。邠橋之利於人。其功尤近而狹。彼其竭力於空匱。授攘之中。而爲此者。若以俟夫今日之盛。固有數存焉。而非偶然也。橋之作。修祇爲有司守境急民之政。而因國勢之尊盛。以博其利。而著廣遠之功。橋固莫之能爲。而亦非勤於職事者。諫之所及。龍君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道嚴集

漳州修德七

平露堂

序

胡公平寇奏議序

平寇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靡繁盛。一旦蕩爲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之材。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爲東南定數歲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公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聽然有屬。公特代天以道其終。不忍斬絕民仰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擬其後。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爲術。倏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混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夾幾於心。而授筭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踪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尙不能自言。况於奏報章疏

王道嚴集

平寇

平露堂

仰有所嚴威奪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
蹕遷就史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
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
亦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
奇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爲史議之所抵牾又
焉得形容其彷彿耶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
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闢凱捷之章而亦安能
知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
法弛禁號爲神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平寇

九

平寇

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
矣趙克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略所陳便宜
尚涉賾悶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
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
忠遠慮主於爲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
爲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
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
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日以臨職勉勉因時乘便偶
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群之氣

鷹舉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之耳素養
前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
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卽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
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
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
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
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
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爲奏
議序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平寇

十

平寇

碑

龜河水利頌德碑

水利

邑東南鄉之田皆仰水於湖其浸鉅而灌博者龜湖
爲最環湖而廛且萬家支村新聚槽比袪聯總其鄉
之名曰龜湖蓋以湖名其鄉也寶蓋金鞍玉屏諸山
之水匯爲四溪流入於湖潮湖仰水之田度萬餘畝
民蒙其利而不能知其始所由作惟畜泄之節淤決
之禁胥列科條謂之塘規者知其始十宋蔡忠惠公
襄守泉時所留也號湖以塘蓋邑俗方言云湖水之

利于田若是博故有隄以捍海堰以墮潦坊以瀦止庸以宣流而囑淫漬決之害必有資于人力歲治月修然後無害水庸之啓閉有常以妨時有奸以病衆而豪右之侵畧狂狡之盜詭皆所以爲湖之患其具不得不出于政刑所謂規者實于是取之由宋至今殆五百年守陂之夫雖具而官弗于直故守者常怠而廢事民以請于前守方公克視篆節推袁公世榮議協于民爲請于部使者既許而二公去冀之行也屬南衡章公來守郡以事行治屬問民利病而龜湖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水利

土

平露堂

也作者非不欲爲無窮之利而脩復之功每有待于後人蓋民庶乖分世紀遷易則弊萌蠹穴伏于其間如芍陂作于孫叔敖至何武鄧艾劉頌魏欣趙軌歷數世皆以有功于陂爲民所記而馬孫孟頫尤有記于越以鑑湖之功也觀其所爲如伐木通楮以納衆流增闢水門益廣灌溉計功受分使大小戮力與夫禁民壅湖爲田立水約以裁食爭皆于續規脗合蓋古今異便而水利興修之宜不越此也斯規之有裨于湖而不足待以不廢法固有待乎人者故于特爲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水利

土

平露堂

政者于無窮云

唐功遺愛碑

遺愛

蔣維業劉伯需踵門見于衣屨菲陋貌俚而視野于不知其何爲來卒然言曰將有請于怪問之曰吾漳州龍溪大地里人也巖棲而隴耕作息在溪壑之間以其幽昧荒阻居之西固常患盜焉苦之而不能禦是歲八月汀漳守備俞公以督府之檄來徵盜盡得之吾等不忘其功將勒之石于曰守備逐盜而得盜

職也。若何石馬曰：吾等深有不可忘者。不獨以得盜也。凡盜之攻奪吾聚落，避之猶有可免。哀之猶有可也。而吏士之逐盜至者，進無可巧之門，退無可避之路。甚哉其莫之哀而不得也。故未嘗有得盜之功，不重以播民之處。今俞守備之至吾地，禁戒肅而約束明，卒無敢喧于閭。吾安吾土而治吾縣，作息循旦暮之候，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老稚嬉遊以間，俘馘之過而無變容驚已之虞。畜之字于耨者，可數而收。葵之在園者，莖葉無所損。老詔其少，尊語其卑，不圖生身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王忠獻集 遺愛

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王忠獻集

古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間公 宋徵壁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泰閣

胡少保奏疏

疏

題爲陳愚見以裨邊務事疏

遼務

胡宗憲

皇明經世編

初少保奏疏

遼務

一

平露堂

臣切惟京師天下之根本居庸等關京師之門戶宜大兩鎮京師之藩蔽藩蔽厚則門戶堅門戶堅則根本固况 祖宗陵寢密邇居庸則今日九邊之鎮莫重於宣大矣宣府連遭虜患大同近亦失事地方屢經殘破黠虜不時窺伺則今日九邊之事莫急於宣大矣臣以庸愚謬膺 明命出按兩鎮入境之後周諮博訪頗得其槩雖弊端不一然其爲疆場之蓋賊軍旅之膏肓者則在於邊臣貪倭法令縱弛芻糧置之兵馬單弱士氣不振此數者其尤也非大有以振勵而鼓舞之則將至於不可收拾者矣若夫攻守之具器械之備併堡之宜此在各該鎮巡等官隨機應

變着實舉行臣不敢一一煩瀆 天聽謹擬其事體

重大非臣子所敢專擅者條爲八事上塵 聖覽伏

乞早賜施行

計開

一重科條以肅將領臣聞罰太輕則人輕犯令必嚴則人知畏邇年以來沿邊將士驕悍成習元帥之令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于將校將校之令不行於士卒此皆臣所親歷而目擊者也夫廉則生威懲則不剛故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今之邊將半是債帥尅軍以自肥剝下以奉上既有豺狼無厭之心必成貓鼠同眠之勢得軍悍卒動輒挾制平時法令既不能行臨敵指揮焉得如意自非重立科條申明禁例則不能以挽頹風而祛積弊也昔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爲害甚於盜也夫聚斂云者以奉公也而傾盜之不如則私己者又可知矣臣伏讀問刑條例屢年所該載者惟監守盜沿邊錢糧及邇官索賈運軍財物二款最爲嚴重只今犯者頗少人咸賴之臣愚以爲暗盜於

倉庫明奪於軍士。又何以異。邊軍征戍之苦。與運軍般兒之勞。殆更有加。臣欲自今沿邊將領等官。但有扣減軍士衣糧馬價入己者。俱照監守自盜沿邊錢糧事例。行科欽軍士財物入己者。俱照科索運軍事例。行則將官皆知畏法。而貪黷之風自息。弱者得以安生。強者亦難挾制矣。昔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武臣一序。專以將官苦害軍士。丁寧戒諭。千有餘言。我皇上繼統以來。屢申禁令。以警貪殘。夫何習染既久。閑之惟艱。科姓之害。邊方尤甚。昔年巡撫陝西都御史翁萬達等。憤邊將周繼勳之貪婪。亦嘗查比運官科索之例。上請伏蒙皇上特賜俞允。但末著爲定例。仍要奏請定奪。所以開刑衙門。四五年来。未見比引。伏乞 勅下刑部等衙門。將臣前比二例。再加詳議。倘或可行。乞著爲令。以便遵守。伏乞 聖明裁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明倫彙編

卷之三

平定堂

以勝昔。呂蒙斬覆鎧之卒。而軍中肅然。尤窮取退奔之首。遂致克捷。自古未有法令不行。而能決勝者也。臣前謂士卒之驕悍。由於將領之貪黷。此探本論也。使法例嚴矣。將領廉矣。而士卒猶有不用命者。此則怙強矜惡之流。刑戮不加。紀律廢矣。臣觀邇年失事將官。節奉欽依。卒解本京。處以重典。誠得禦將之權矣。而軍旅之強悍奸猾。不顧士將者。自若也。雖嘗申明軍法。勅下總兵官。凡軍士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許其徑自斬首。亦云嚴矣。近來邊將臨敵。士卒望塵而潰。曷嘗見總兵官顯誅一人。哉。彼士卒者。習知進則必死。退則必生。亦何苦舍生而求死也。所以然者。將官數易。上下異欲。平居無事。威令既不能行。臨敵倉皇。軍法又焉所施。昔孫武斬宮嬪而破楚。穰苴誅莊賈而走燕。皆令行有素也。臣愚以爲宜申明條格。凡操練調遣。屯戍按伏。但有不得約來者。俱許軍法從事。則部伍嚴肅。軍容整齊。威聲既著。於平時號令。必行於臨敵矣。及照宣大二鎮副總參遊各將所部分屯要隘。今前例所及止。於總兵。使其聚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平定堂

一處則總兵之令可以兼及今既分布各路遇敵即戰事在呼吸焉能動察大將以行軍法哉臣愚以為副總參遊亦宜斟酌輕重量假威權方克有濟其間假公法以報私怨恣刑殺以作威虐亦容臣等數實奏奏重加處治如此則法行無私軍行有律矣

一復額兵以裕戰守臣聞賊守一道也必有可戰之實而後守可固必有可據之地而後戰可施總督翁萬達嘗上言曰三關之兵以守為戰宣大之兵以戰為守此不易之見也今邊牆已築有可據之地矣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務五

平露堂

卒為虜所侵犯者無可戰之實也且以宜府一鎮言之原額之兵十有二萬今所存者僅及其半加以老弱不堪繼之連歲損折其能出戰者不過二萬而已虜之大舉動號十餘萬計聲東擊西易散雲集遠城千里處處宜備備多則勢分列營擺邊久暴於外久暴則氣惰我故守於千里之邊彼併力於一隅之地我以久勞之卒彼乘方張之勢迅如疾雷不及掩耳北及東砲明烽虜已潛墻入境我雖調集遊兵然勢既析於分布力必寡於併禦東西策應顧此失彼軍

上既出疆守各堡悉皆空虛風馳電掃無不摧破加以將領非人觀望畏縮往云如蹈無人之境今則真入無人之境矣臣愚以為不復原額之兵不立更戌之法欲求邊鄙之有寧歲不可得也然招募則費多清勾則期緩茲欲盡復原額勢亦有所不能臣之愚

見以為各路之兵歲止調遣防秋今點虜出沒無常四時皆當提備縱不能盡復原額之兵亦當增如防秋之數則三時有警俱可得禦士卒既增更戍可行分班出入以節其勞出者守墻入者守堡庶幾師徒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務六

平露堂

不至久暴內地不至虛盡矣然此特救夫目前之急耳若欲為久安萬全之計則非盡復額兵不可也夫國家邊成比之前代已為極小蓋西北之虜自我太祖成祖驅犂犂之後窮荒絕域所有無幾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今生聚院蕃侵噬漸近邇聞俺各不孩東鄉三衛西和套虜黃毛諸部悉皆兼併中國俘民盡為先驅控弦之上四十餘萬比之永樂宣德間蓋百倍其盛矣夫胡虜日盛戍兵日減此臣所以不能無憂也今四海雍熙百姓大和誠此隆

平堯舜之世矣。惟茲北虜志效三苗，尚阻聲教。臣愚以為當大破常格，蓄聚財力以制禦此虜，未為失策也。

一清牧地以裨戎政。臣聞王政莫大於兵，軍政莫急於馬。我祖宗遠鑒前代，兩京邊鎮既設太僕苑馬等寺以掌之，又置各處草場以養之。內外相資，遠近相望，誠強兵之要務，懷夷之大計也。臣聞先朝京營草場被人侵占，其時差官勘踏，雖皇莊與親王莊地亦皆退出牧馬。祖宗之意，淵乎深哉！夫何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年以來，人心玩愒，復恣侵漁，臣未暇悉舉，姑以宣府一鎮言之。國初於鎮城西門外併黃羊山及各驛衛所堡口等處，設立牧馬草場八十四處，內除西門草場周圍三十八里，黃羊山周圍六十里，萬全左衛洋河灘東西長五里，南北二里，東關驛西南城東西長四里，南北二里，雕鴉浩嶺其周圍一萬二千八百三十餘步，算該地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畝。宣府驛等處共地三十七萬八千五百四十畝。二項通共該地五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一畝，俱鄰城近河，水草

繁茂，故本鎮之馬一至四五月之間，官不給料，俱令下場牧放。至成化弘治年間，西門草場俱被官軍倉餘人等悉皆侵占，開成水旱等田，冒報起科。以至草牧無地，耗損漸多。時該巡撫都御史馬中錫題奉

欽依，除將水地沮洳不堪牧馬者，召人佃種，上納稻米外，其餘地土盡退還官，朦朧起科糧米。亦行除錄，立界以昭防刻，碑以垂久。此先朝弘遠之規也。而黃羊山等處尚未之及，此撫臣未完之志也。邇年承平日久，法禁漸墮，兼以軍士連歲修工，擺邊無暇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陽人

平露堂

採各處膏腴之地，水草場茂者，俱為武弁世室牧頭軍舍，恣行侵占。冒報起科，止餘斥鹵不毛之土，偏僻寫遠之處，僅存一二。而豆料之不給，如故。是以野無寸草，家乏斗料。馬之倒損者，歲逾千計。草場不復則國家雖日發兵部之銀，時克太僕之馬，亦無補也。夫以枵腹之軍，乘立骨之馬，而欲與強番勦騎爭衛，臣固知其不能矣。是豈不為之寒心哉！臣愚伏乞皇上勅下該部移咨該鎮巡撫都御史查照前都御史馬中錫所奏事宜，分投差委廉正官員逐一查勘

明白除卑下水田不墾牧放者照前召佃起科外其餘平衍之地悉令退出還官凡侵占一頃以下止是量進行粒二頃以上仍罰馬一匹四頃以上每加一倍其抗違不服者俱照先年侵占京營草場事例應拏問者拿問應參奏者參奏從重究治若有畏法自首者寬其應得罪名其原立界至溝之塞者濬之堆之平者築之樹之拔者植之石之毀者立之事完之日將前查勘過地上要見原額若干侵占若干水田若干見在若干逐一查明造冊奏繳復申明前例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邊務

九

平露堂

後但有犯者決不輕貸俱著爲今巡按御史每歲差

官巡視以防侵漁其巡撫都御史但有畏懦無爲始

則不能清查繼則莫克修舉者亦容臣院據實參劾

庶幾衆強歛跡牧地永存馬無頓踏之虞兵有日強

之勢矣今日邊務莫要於此

一修邊政以實軍儲臣惟足兵非難足食爲難足食之道莫善於屯田莫急於鹽法邇年因邊事孔棘諸臣屢有建白其間雖各有所見然鹽法之弊則惟前山西副使胡松安邊之疏及去夏兵部所題防秋事

宜爲獨詳見存該部案卷可考臣不復多贅其大要不過革餘鹽折價之例杜勢豪請託之端禁土人之負騙正官商之交通四者而已非有掣肘難行之事迂濶不獲之談是在我皇上斷而行之一轉移之頃耳若夫屯田一事其弊已久往歲議者皆以爲卒難舉行然尚有可諉者謂其鄰野狼之害無封疆之固責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割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故屯卒逃亡地棄不耕也今則邊牆已築烽報已明虜非大舉不能深入此千載一時機不可失釋今不爲修復是終無可復之期矣今之議者見有言及屯田即便指爲迂闊臣愚以爲文武之政待人而舉井田之法廢已千載宋儒張氏猶慨然有復古之志况屯田之政乃我祖宗之成法版籍可稽地畝祇見在先撫臣葉盛行之宣府而有成績今提督御史楊守謙營之偏關亦頗就緒由此觀之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也伏乞勅下巡撫衙門查訪施行寬之歲月以要其成擢之崇階以彰其績則邊政修舉軍儲充實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邊務

十

平露堂

一募勇敢以作士氣臣聞一國無皆勇之將三軍無皆勇之士故必廣募梟雄以為選鋒多方鼓舞以振

兵靈往歲陛下憤北虜之驕橫徵書四出時則有

王邦直輩感募而至皆能力犯虎射命中士氣一振

其後邦直戰沒議者遂以此輩為無益而不講臣每

竊嘆謂因噎而廢食也夫大將用人如匠之用木隨

材器使則各適於用而不傷昔光武以賈復輕敵不

使別將漢武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此皆善於用

人者也邦直固賈復之流也而乃使之獨當一處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唐臣 王 平露堂

其所以敗爾是果勇敢之不可用乎臣入境以來但

見城堡空虛巴里蕭條民畏憤威而無固志士遭屢

挫而罔關心一聞敵風懾駭奪氣宣府一鎮殆為尤

甚議者往往謂雲中上谷精兵所產無暇旁求殊不

知宣府自虞臺鵲嶺喪敗之後士氣銷沮加以去歲

江瀚董賜之沒驚魂未定今之上谷非昔日之上谷

也而議者猶欲以尋常處之此臣之所未解也昔晉

馬隆征涼州自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以行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直當用之不宜橫設

資募以亂常典晉武獨違衆議遂平涼州此選鋒之

效也夫奇才絕技地不多產唐求博訪然後可得伏

乞皇上勅下兵部移咨山東西北直隸等處巡撫

衙門轉督各該兵備道廣為招募無問軍民諸色人

等及先年近日立功緣事充軍罷職等項將官但有

才力出衆騎射絕倫者不拘名數多寡俱限六月以

前各給文引路費前赴總督軍門聽用又於主客兵

中精選藝勇超絕者與之相配專置一營號曰衝鋒

又於其中選一謀勇素著老成持重者為之帥優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唐臣 王 平露堂

廩養其氣勿令輕用遇有緊急則大將統兵與之倚

角相機投隙或盡衝其鋒或夜却其營專主破陳不

論首功賊退之後衝鋒破敵者為上隨後斬首者次

之果有奇勳重加陞賞有罪將官悉皆赦宥如此臣

知兩鎮之士素負剛勁氣雖暫餒志亦不衰彼見奪

其首賞必取出其下風亦將奮勇赴敵之恐後矣兵

法曰激水之極至於漂石者勢也天水至弱而尚可

激况燕趙之士有不可以勢激而氣鼓之乎

動號十萬。然其間真爲彼之種類。勁悍難當者。纔十之四五耳。餘皆吾中國之赤子也。蓋以昔年大同叛卒。轉相誑誘。近日兩鎮軍民累被俘囚。一受駕馭。皆成勍敵。或爲之嚮導。或爲之探聽。我中虛實情狀。山川險隘。靡俱備讀。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國攻中國。事體倒置。一至於此。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故哉。夫懷鄉土。思父兄。凡有血氣。孰無是心。良由往歲奏帶倚勢之人。及邊將貪利之徒。敢於殺降以冒功。奪財以肥己。遂使百族一生之人。適爲狼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遼邪

主

平露堂

貪虎噬之資。沿邊軍民。目擊其禍。新掠之衆。悉皆懲創。絕歸順之念。堅從敵之心。身沒異域而不悔也。近年言官屢有建白。賴我皇上嚴行戒飭。痛加誅罰。殺降之禁。邇亦少革。臣入境以來。見守邊將士。於虜中送回人口。日有伴送者。臣等各加犒賁。厚爲撫恤。然皆一二人。或三五人而止耳。未見有百十成羣。相率來歸者。臣詢其故於降人。皆云弱者畏彼之威。不敢相偶語。其強者。皆以從彼多年。曾行劫掠。恐朝廷不之赦。臣又詢之各堡被圍之民。皆云往歲攻堡

時內中半是山西及本處人。間有識面者。呼之使降。則曰官軍要殺我。復諭之曰有大帥張王。誰敢殺你。又應曰不知。朝廷肯赦我否。此語與送回人口所言大畧相同。臣愚以爲此等事體。至重至大。非區區遼方二三臣子所能語也。伏願皇上勅下總督大臣。大建招降之旗。凡沿邊墩臺及各處城堡。皆給一面以備緩急。招納其歸順之人。但有能設計倡謀。擒斬酋首。來獻者。破格陞賞。其餘招降事宜。俱查照嘉靖二十二年兵部題奉欽依事例施行。則賊勢自靖。二十二年兵部題奉欽依事例施行。則賊勢自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遼邪

西

平露堂

孤而虜中情狀。及爲我得。既免嚮導之患。又獲間諜之利矣。

一飭帥臣以革弊習。臣惟九邊之地。加同血脈。宜大二鎮尤爲唇齒。必同寅協恭。一心一德。如長山之蛇。首尾相應。庶幾力併勢合。可以禦侮。邇年以來。兩鎮帥臣。不聞奉公奉國之忠。專爲自謀自保之計。之同舟共濟之義。有鄰國爲壑之心。此蓋彌戢侈驕之故。鉅而豈元戎寄閫之大義哉。至於一鎮之中。又分謂我副總參遊防秋之際。各承調遣。分守地方。但倖

本境無事不不肯互相應援兵觀望直視其來是以氣勢愈分兵力愈弱覆敗相仍良由此耳此風不熱其弊易有窮乎伏乞 皇上勅下總督衙門痛諭各該將官自今以後務求至公毋計離心離德自分爾我私通賂遺嫁禍他人以壞邊事但有貽誤遺姦踵行故智者許總督及各衙門奏奏重治仍行各邊將領一體遵依則間隙不生氣勢自合點虜無所售其姦矣伏乞 聖裁

題爲獻愚忠以裨國計事疏 國計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國計

平露堂

臣聞夷狄之爲中國患自古有之雖二帝三王之世漢唐全盛之時皆不能免顧吾所以自治自強者何如爾蓋天下之事不有所激不足以作豪傑之氣不有所鑒不能以定萬全之謀臣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越自大寧內徙三衛外藩自餘年來餉積稍寧議者遂以三衛爲足恃因循苟簡武備廢弛京營之兵亦恃九邊有守日玩月愒以至於此然既往不可追則在今日所以鑒往事而圖將來者可但已乎所謂鑒事以圖將來者早定本兵之選以慎樞機一也嚴

立占役之科以詰營兵二也增餉州之戍而設險以固邊三也選守令之賢而撫民以集事四也處招募之兵以倡勇敢五也集天下之財以助軍需六也立賞格以廣間諜七也信賞罰以作士氣八也夫 國家當承平日久之際人不知兵茲欲一舉而振作之其說固多然大要不出此八者此臣所謂自治自強之術也夫本兵之任至重至大况時事多艱選用宜慎然人才難得亦難知或以迂緩而得特重之譽或以浮誇而負才名之望苟非驗之以行事試之以諸難未易見也邇者本兵員缺已將一月惟願 陛下酌時勢之緩急較責任之輕重簡其久歷邊方試有成效者斷而用之勿貳勿疑早降 明旨播傳中外則臣工之志定而紛紜之議息此臣所謂早定本兵之選以慎樞機在今日爲不可緩也國營之兵所以居重馭輕飭內治外機務之至要也其間積弊見於侍郎王邦瑞之疏亦既詳矣大率包占隱射乃其大者然知之非難革之爲難不有重懲人將何戒伏乞勅下該部嚴立科條定爲新例刊刻版榜頒示中外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國計

平露堂

常用器械其包占之家但有犯在側前者悉皆赦宥若今行之後再有估勢恃強仍前不悛者科道官指名叅奏重懲一人以警其餘則法立能守人不敢犯營伍可充兵威可振臣所謂嚴立占役之科以詰營兵在今日爲不可緩也薊州爲京師左肱宜大爲京師後背均號重鎮宜大外有邊牆之固內倚重關之險猶懼虜賊之奔衝薊州惟倚三衛以爲藩籬今既不可恃則左臂悉露而一榻之外卽爲虜巢矣可無備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咨行提督薊州侍郎孫檉會同撫鎮等官親臨邊境審其要害相其便宜應修牆者修牆應築堡者築堡應添設將官者則添設應召募軍士者則召募應建立烽墩者則建立上其策於朝端大集廷臣細加詳議斟酌停當早賜施行務使一勞而永逸暫費而大綱則翼然巨鎮作我東藩有以潛消戎狄覬覦之心而遠繼祖宗未究之志臣所謂增薊州之戍而設險以固邊在今日爲不可緩也薊州一鎮新遭殘破生靈凋瘵而州守縣令亦多不稱茲欲撫齊戎以安地方修武備以禦外

患興工後以固邊防雖有提督大臣總理於上必得州縣官員分理於下苟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則不能稱委任而集衆務也伏乞陛下勅下該部劄行巡按衙門訪其貪污不職及庸常無爲者悉疏名調黜或於辦事進士中簡其老成練達者不拘名次遽行選補或於附近地方簡其才力過人曾經保薦者不拘科甲就行調用則州縣得人而殘民可撫矣用不乏而工役可興臣所謂選守令之官而撫民以集事在今日爲不可緩也臣觀兵誌曰兵無選鋒曰北宋儒蘇軾亦云三軍無皆勇之士故必倡勇敢昨者輔臣建議欲於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挑選驍勇出衆者以補京營此卽兵誌之深意禦虜之善謀也賴我陛下聖明俯賜俞允見諸施行矣然選就之後當有善處何者蓋驍勇出衆者卽非常人也非常之人當待以非常之格千里之駒匪斗料可養食牛之獸豈羈的可馴臣愚欲將召募之士附於伍軍營另立名色如折衝果毅之類各從其願不必強以補伍許以事寧虜熄之後願陞者陞願賞者賞願選籍者

選籍願留營者留營仍勅差去諸臣宣示恩意俾之樂從則可以得其心而用其力矣然猶有說焉夫勇力兼人者其飲食亦倍於人茲欲加之於常廩之外則恐營兵不平無以同其志而盡其力欲不加之則饑寒迫身愁怨載道救死而恐不暇况望資其力以破虜哉臣愚以為當於招募賞格比常加厚其所食月糧只與營兵同惟時加操演誘其志意校其藝能閱其材勇此輩既稱驍勇其技必有過人者於是明申練數優劣之科以為錄物等級之賞於薄惠之

皇明經世編

胡少司奏疏

附詳

九

平露堂

中寓默厚之意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憂則募卒營兵各安其分行陣和睦優劣得所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區區醜虜何足忌哉臣所謂處召募之卒以倡勇敢在今日為不可緩也然足兵非難足食為難夷狄憑陵漸不可長當盡天下之財力以制禦之未為失計目今內帑匱乏恐不足用臣愚欲處南方之民壯以助北方之軍儲除畿輔併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民壯照舊留用外其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廣西廣東福建四川雲貴除非

盜賊常發及見在用兵地方每州縣原額若干分為兩班一半上班聽候一半下班務農有事防守則上班俱暫集在官無事則下班照常放回每名止給工食一半其一半追收入官又者巡檢司弓兵之設本以盤詰姦盜今各處巡司弓兵皆係充棍包當每日勒取過往商賈稅課索指平人財物而已小不足以防姦大不足以禦侮誠無所益臣愚欲將各處巡司弓兵即查舊額若干各減一半追納工食封收人官與民壯工銀俱限以時月解送該部臣又惟南方

皇明經世編

胡少司奏疏

附詳

十

平露堂

之人賦性柔脆不祗金革犯邊衛充軍者往往買脫回籍就使在伍亦徒費糧餉無益於用蓋往年謫戍憂塞下乏人生口稀也今九邊軍舍餘丁林林種種但所乏者食餉非乏人也臣愚欲于南方富民中有犯邊遠充軍終身者令其納銀二百兩以贖罪永遠者倍之年終類解兵部聽用仍抄招遠本部知會以便稽查其富民有願入粟拜官者明開條格給與告身冠帶以榮其身復其家此雖一時權宜之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昔漢晁錯號稱智囊又嘗文

景富盛之世及古助邊之策亦不過曰入粟拜官募民屯田而已則此說亦不可盡非也伏乞皇上勅下各部去冗食恤冗費各項工役俱且停止蓄聚錢穀以爲養兵之費修築之資則國富兵強外侮可息臣所謂集天下之財以助軍需在今日爲不可緩也兵家所急莫先間諜然可爲間諜者惟大同之通事家丁舊伏勝王大海輩號稱慣便曹家莊之勝藍伏勝之哨報也古北口之入王大海等之哨報也此外而宣府已不能及矣况薊州乎蓋大同二邊之外即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國計

主

平露堂

爲虜巢耳目相接又俺答等大營恒駐牧於此動靜皆聞宣府遼外雖稱有把都兒一枝然不過俺答部落凡有謀猷必資俺答且宣府又無外邊重山遠隔近來使探不通口外山頂一帶火丸而已向來見三哨之要務能足勝故哨探者不能深入間有得其形聲之似亦多詢於降人之口若薊州則隔絕衆類且承平日久間諜不設惟倚熟夷陳通事輩爲之傳言夫夷情叵測變詐不常况其有陽順陰逆之心又豈肯吐露真情以爲我告哉諺所謂因魔問疾真此謂也故臣常謂大同之哨探得其情宣府之哨探得其形若薊州則併其

形亦不得矣此亦勢之必然者也臣愚欲陛下勅下該部咨行督撫衙門將大同探卒選其慣熟者數十人分番遠哨若果得實但比照藍伏勝事例重加陞賞仍勅大同撫鎮等官當以天下一家爲念毋懷彼此之分但有的確聲色即如今歲之預報則虜情則知可以預待不至臨期而失措矣臣所謂立賞格以廣間諜在今日爲不可緩也專上首功之法自泰以來所不能廢其間利害見於前兵部尚書毛伯溫等之會題亦既明矣其大要則欲毋管選取或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國計

主

平露堂

之士另設衝鋒破敵一科專主破陣不論首功敵退之後衝鋒破敵者爲首隨後斬首者爲從可謂深得其旨矣然積弊相沿牢不可破軍竟驗功者以首級在手爲左券紀錄者以得獲首功准陞賞聞有以衝鋒破敵之科獲陞級者及其子孫襲替則又詰以原非首功因而革除故今雖耳提而面命家駘而戶曉人亦弗之信一遇大敵兵刃乍接或偶中傷一賊則閭閻下馬百十成羣爭割首級自相蹂踐無復行伍敵人因而乘之大率潰敗職此之由此則賞罰不信

之故也。臣愚伏乞 陛下勅下兵部將前日會題事情行與各邊各營將領遵奉施行。若遇大敵則論功行賞之際從公分競。洩衝鋒。執斬首定爲首從。照例陞賞。其間退縮者有罰。爭功者有罰。若遇零賊仍照舊功舊條著爲定例。永遠施行。襲替之時毋許刁難。其他一賞一罰皆示以必信。斷以必行。則豪傑思奮大捷可期矣。臣所謂信賞罰以作士氣在今日爲不可緩也。

呈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新小保素疏

國計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關公 宋徵壁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安舒章

顧開雍偉南參閣

胡少保奏疏

疏

胡宗憲

題爲點虜近邊甘言求貢事

存用
今兵

據宣府西路參將趙臣手本開稱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卯時分據境門臺夜不收郭志保等瞭見境外地名鞍橋梁達賊一十餘騎前來離邊約遠二里本臺隨舉號令其賊驟馬前來到於本臺東空牆下站立內有一賊漢語叫說我是俺答差來通事下此文書與你大那顏要求進貢或准不准我到十二月初十日再來見話等語說罷射箭一枝各賊復回舊路去訖常有巡牆伏空家丁通事劉世良段保等收獲其箭上縛達書一紙等因到職擬合通行爲此合用手本前去煩請施行等因據此臣惟外夷進貢附以小事大之常然非有所懲則必有所慕通道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二

昔用本兵

一 于露堂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二

昔用本兵

二 于露堂

九夷固以大字小之義然非念其款塞之誠則必原其作過之小今照俺答等酋悖逆天道包藏禍心連歲搶掠邊疆今秋侵犯畿輔雖賴皇上天威震蕩旋即退遁然未遭大創以攝其心是彼未有所懲也虜欲求貢不過貪漢財物邇來搶擄宣大薊鎮子女金帛俱各滿載其初厚矣是彼未有所慕也賊既無所懲又無所慕是其款塞果出於誠乎荼毒生靈慘不忍言震驚畿甸侮亦已甚是其作過可謂之小乎今一旦求通請貢無非陰蓄異謀緩我兵師試我虛實弛我防範爾若實許之是彼以兵行成而我以戰爲諱矣其可乎古云匈奴之衆不連漢一大縣堂堂天朝富有四海視彼小夷何啻萬倍况我皇上神武超世遠轡祖宗適值中興迂衡之連天人協應之時廟筭一施醜虜破膽矣區區俺答何足患乎除臣會同撫鎮等衙門通行兩鎮各該大小將領賜兵秣馬嚴明烽燧以俟戰守外如蒙伏望皇上軫念邊方緊急夷情乞勅該部會同文武大臣從長計議如欲人衆必先間諜或外施羈縻之術以

探其情內修攻戰之實以俟其便動於九天之上使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之一奇善用兵者所不廢昔
漢高祖以神食其哨秦將而大破秦兵唐太宗以唐
儉爲夾間而卒擒頡利用此道也其於應調兵馬合
用錢糧早爲區處併通行內外各該關隘處所此常
十分嚴加閱備以防不測之虞則兵威可振虜患可
弭矣

一重本兵以慎樞機職惟今之兵部尚書即周之大
司馬宋之樞密使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中夏攘外
皇明經世編 朝少保奏疏 若用本兵 三 平露堂

夷者也況今日北虜方殷南夷未靖度勢揆時責任
尤重是非有通變之才有清修之操權衡藻鑑之精
踐歷諳練之久未足以當是任也職伏觀兵部尚書
某徒有清修之操素乏通變之才志雖切於分猷謀
實疎於料敵是以徒恃薊州撫鎮虛誕矜誇之言爲
可憑而不思某某之須報虜情爲足信遂使虜馬突
至倉迫無備上厯 君父之宵旰下致生靈之塗炭
誤國殃民罪何可委即今虜志旣驕勢必復來天下
事豈堪迂儒再破壞哉伏乞早賜罷斥以謝天下可

也但本兵之任不可久缺職思原任兵部尚書今起
用某先服俸於市荒繼總督乎北塞虜情備前戎務
周知若使復任本兵必能有所裨益但 成命已出
反汗若難然勢有輕重事有緩急以宣大比諸邊則
宣大急以畿輔比宣大則畿輔急以總督方諸臣則
總督重以本兵方總督則本兵重計日下某起程已
久當抵近郊伏乞 陛下勅下兵部即差一官速之
早來授以本兵資之戎計彼某者感 陛下非常之
遇竭忠盡節以圖報稱職敢保其必然矣但宣大重

皇明經世編

朝少保奏疏 若用本兵 四 平露堂

鎮京師北門總督之任亦難其代然觀侍郎某暫理
戎機綽有條理若更 賜勅書委以久任亦無不可
但此官兼總四鎮遙制實難即不幸有馬謖任福羣
臨機違錯雖諸葛亮韓琦之賢亦不能保其不敗若
寬其小過責以大成宜無不感激而效忠矣再照職
方郎中官主詰戎職專任將裁決雖出於堂官草創
實由於司屬苟非其人爲屬不細如見任職方郎中
某標守有餘執泥太甚力小任重遂致覆餗職訪得
原任禮部員外郎今謫官某生長邊方通曉戎務况

其懲創已久，經練愈深，若擢任以職方，必能無負厥職。臣言至此，其不知朝廷用人自有定見，但今緊急之際，艱難之秋，恐授任之間，稍有不勝，則誤事不淺。蓋人才難得，亦難知，或以迂緩而釣持重之譽，或以浮誇而負才名之望，是非驗之以行事，試之以諸難，雖唐克之聖，亦不能不失於伯鯨，故職寧受出位言事之辜，不欲使朝廷復任誤事之臣也。伏乞聖明留神採擇。

爲議處緊急海寇以救生靈以安根本事疏

皇明鑑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臣等切惟南都乃祖宗根本之地，吳越爲天下財賦之源。國初建都金陵，蓋何兩浙爲左輔，維揚雄據淮海，實爲畿甸之北藩，均屬要區。尤宜慎守，臣等昨親漕運都御史鄭曉直隸浙江等處巡按御史孫慎趙炳然等題，俱爲緊急倭寇事，內節開通泰蘇松嘉興等處地方，俱被倭賊攻圍劫掠，生靈受害極其慘酷。其參將盧鏜俞大猷等，俱與賊戰敗，僅以身免。即其所言，則地方危急，士氣銷沮，亦已甚矣。况維揚蘇浙與南都密邇，信宿可至，及今不爲之處，則將來

之患，可勝言乎？夫用兵之道，任將爲急。然人才難得，亦難知。古稱百戰而名將出，今承平日久，武事廢弛，宜名將之難得。即目前所見，如俞大猷、盧鏜者，亦極一時之選。武弁之巨擘也。然近有此敗者，亦以未經懲創之過耳。昔秦孟明有滑州之敗，而卒收破晉之功。諸葛亮有街亭之悔，而終折仲達之氣。此二子者，曠世之雄，然亦必待道蹶而後得便。况於今之爲將者乎？臣等以爲盧鏜等，仍當假以原職，重以事權，畧其前愆，責以後效。彼既感再生之恩，必當效百死之

皇明鑑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報同心戮力，自能成功。若以一事之失，遽爾更置，非惟有臨敵易將之嫌，亦恐一時無有出其右者。昨御史趙炳然亦言緊急用人勢其難已，炳然親臨其事，目擊其人，未必無見。伏惟皇上留神採納，是亦使功不如使過之意也。然有能之將，亦必藉可用之兵。今浙中所恃者，漳處之兵，吳中所恃者，徐邳之兵，皆新遭喪敗，氣難驟振。臣等以爲地方既受非常之禍，亦當大破尋常之格，必南調各省土兵，爲浙中蘇松之援，北募各處民兵，爲淮揚通泰之援。其水戰兵船

仍多取於漳泉。令勢併力。水陸夾攻。俾大遭挫衄。則外夷絕窺伺之念。畿甸有磐石之安。此一勞而永逸之道也。夫欲足兵。尤先足食。今國家財用耗於禦

虜。庫藏空虛。播置實難。苟非暫為權宜之術。則無以

救燃眉之急。臣等愚見。欲將各省并直隸府分未曾

被兵去處。或取自官庫。或暫借歲派。各分定錢糧數

目。及應接濟地方。立限解送。以供軍儲。其各處所調

人馬行糧。徑令本省動支倉庫錢糧。照數給付。若各

處解銀未到。糧餉一時無措。許令各該撫按官榜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富室。諭以禍福利害。各令量出資財。以助軍需。彼中

士民。達理者衆。其於身家輕重。利害多寡之較。籌之

亦熟。必不以爲厲已也。或者謂勸借民間。反致騷擾

殊。不知此寇不除。則地方之患無已。身家且不能保

又何有於資財乎。足稻穀舟者。不思身命之重。而惟

憂囊家之溺也。惑亦甚矣。故斷大事者。惟計利害之

大較。不賒於目前之是非也。臣等又惟近日諸將往

往敗事。固由於怯懦寡謀。然亦事權太輕。威令不行

之所致。昔係武斬官嬪。獲首誅誅。非好殺也。所以

立威示信。而成節制之兵也。夫兵南戰危。苟無大賞

罰。以鼓舞之。使之知有進退之榮。無退生之辱。則人

亦孰肯自甘必死。以蹈危地哉。故命將而不假以生

殺之權。而欲責其成功。是猶治河者。盡去隄防。而欲

免橫流之患。無是理也。今海賊濟水焚舟。爲久住之

計。此其志當不止於流劫而已。而我猶蹈故襲常。欲

以驕情玩愒之卒。當彼銳氣方張之寇。其不敵宜矣。

故欲責其決勝。必須假以重權。臨陣之際。俱得以軍

法從事。則庶乎士卒畏我而不畏敵。允爲節制之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矣。然兵法又曰。思未數而遽加

之以威。則不服。今各處所調士卒。皆烏合之衆。應募

而來。非素隸尺籍者。若非先懸重賞。何以壓服其心。

即今沿海賞格。雖曾更定。然比之各邊。猶爲差薄。臣

等以爲今後斬獲首功。必須破格陞賞。則非惟作將

士之氣。亦可免意外之虞矣。再照軍情重務。機會之

來。問不容髮。今南京浙江相去。京師三千餘里。若

彼中一切事機。必待奏覆而後敢行。爲本兵者。亦待

彼具奏。然後議處文移。往返動經旬月。彼此觀望。坐

失機宜禍變未弭。良由於此。臣等欲乞 皇上勅下南京兵部及浙江等處提督衙門。今後但有地方緊急事情。應該便宜處置者。一面先行處置。一面具本奏聞。仍 勅兵部務須幾先。毋後時。凡有應行事。宜候之理。勢在所必然者。彼中雖未及奏。俱要預爲酌處。逐一題請施行。則南北協謀。中外同心。機會不坐失。勝算可以先定矣。

爲議添將官以備戰守以保地方事疏

添設
奏請

據分守浙西叅政謝少南分巡浙西僉事李廷松呈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稱竊惟海寇猖獗邇來尤甚。杭城係省會重地。所貴強幹之謀。宜預爲不可犯之勢。以陰折其欲犯之心。隱然爲兩浙之望。而東西倚重。卒然有警。亦可恃以無恐。乃上無統馭之將。下無應敵之兵。相習偷安。而不知幸之不可常恃也。據今險要聚南邊江。徑通大海。東北直塘接連金山。三面受敵。而使萬全無策。羣醜窺視。安能逆料萬一擁衆乘虛全浙之大勢危矣。此添將練兵。不可不汲汲於議處也。且浙東之叅將遠在寧波等處。寔與省城勢不相及。雖浙西近設叅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將杭城亦其分地。然時勢有緩急。利害有重輕。往年之海寇來去有期。而在我之備禦操縱有時。今乃盤踞深洶等港。動以萬計。而嘉興一帶。一夕不得安枕。雖使將官專彼經畧。尚不能支持。而必欲其兼攝。不惟力不能周。而法亦難以責備也。況嚴州淳安等縣。鎗徒嘯聚。出沒無常。雖一時爲患未深。而不早爲撲滅。俟其燎原而提徐圖之計。亦晚矣。合無俯念地方。速爲題請添設叅將一員。專在杭城住劄。分守杭嚴并所屬地方。凡軍衛有司。軍民水陸等兵。悉令統理。操練專備海寇。并礦徒諸盜。一應防勦事宜。聽其從長計處。務期保障一方。其先設叅將。仍分守嘉湖二府。并所屬地方。庶責任專而事權一。彼此聯絡。互爲聲援。賊雖紛至沓來。而各有綜理。自不至于周章旁午矣。候事勢寧日。次第題請裁革。是亦一時救急之權。不獨安內捍外。而居重馭輕。亦事體之不容已也。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議照重內所以捍外。強幹所以固枝。杭州府城係省會重地。蘇江帶海。舟楫之所決。貨財貨百物之所聚集。人民

浩繁而多脆弱商賈襍亂而無統紀爲賊所易視而
垂涎亦久矣則其重內強幹之策在今日誠不可緩
者但往因兩浙有警各議添設參將一員浙西參將
分守杭嘉湖地方往來調度其綜理似亦周密矣然
時有緩急勢有難易往歲倭賊侵犯必乘風汛其數
多不滿千近日賊衆俱盤踞于嘉興隣境動以萬計
分番侵擾浙西參將專守嘉善平湖尚且支持不前
恐無餘力可及他處若賊由陸路則自乍浦海寧不
三日可抵北關賊由海道則自鑿子門登岸去省城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議 卷之二 平露堂
不過十數里瞬息可到況嚴州地方又有曠徒嘯聚
倘窺我空虛乘機竊發則腹心之患尤當預防臣等
愚見以爲浙江省城委宜添設參將一員挑選民兵
一枝及杭嚴水陸官兵俱令統領居中調度以固根
本如遇寧紹嘉湖有警亦令往來策應而浙西參將
專守嘉湖以遏賊衝若果賊勢重大一路不支則二
路之兵併力應援相爲犄角使氣勢聯絡聲響相聞
無顧此失彼之虞有首尾夾攻之便內可消患于未
形外可禦侮于方熾揆之事勢似爲合宜伏乞 皇

上軫念浙江省城爲東南重地 勅下該部再加詳
議早賜施行其分守杭嘉湖參將原領 勅書另請
換給以便行事則地方幸甚其臣等幸甚

爲海賊突入腹裡題參各官疏

奏勅 失傳

竊惟我 祖宗開創之初深慮倭夷爲患加意海防
建設衛所戰艦鱗次烽燧星羅領哨有出海之把總
備倭有總督之都司法不可謂不密矣邇因承平日
久海防漸弛軍伍空虛戰艦損壞以致海賊倭奴乘
我無備互相扇構犯邊得志漸侵內地賴我 皇上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議 卷之二

奏勅 失傳

十一

平露堂

赫然震怒期殲小醜俯從諸臣所請悉復 祖宗之
舊又創立提督撫臣以兼總三省復添設領兵參將
以分守兩浙而嘉湖等處又專 勅憲臣一員以整
飭兵備 神謀聖筭曲盡不遺廓清海隅計無出此
李何領兵諸臣才非統馭識昧輅鈴平居則法紀盡
廢臨敵則號令不行十羊九牧方旣分於將多此是
彼非心又乏乎共濟或見解而貪功則競進而不敢
或遇伏而戰敗則觀望而不救分合無方進退無紀
名爲用兵實同兒戲以致屢蹈覆轍大損軍威夷心

益生而民患日甚也臣請詳述失事之由爲民皇
上降之夫善禦盜者不圖力於庭中善拒敵者必遏
截於境上方賊之始入也指揮陳光祖把總孫敖擁
兵而不能阻遏部領處兵指揮樂員欽兵而不敢出
戰則皆以賊衆兵寡爲詞而預兵僉事羅拱辰又以
赴省會議爲解此猶可恕也及後提督都御史李天
密督同帶管海道副使陳應魁參將俞大猷都指揮
劉恩至帶領水陸官兵俱抵嘉興而羅拱辰兵亦來
會此時我兵不下三千餘名今天竈隨即督發俞大
猷劉恩至羅拱辰等各領所部官兵併力追剿而以
副使陳宗燮陳應魁隨營監督水陸並進刻期夾攻
此未爲失策也使俞大猷劉恩至等果能遵奉方畧
協力全心塲可以聯則合縱以摧其鋒機未可乘則
犄角以伺其便足雖未能速收平賊之功亦豈遂至
有喪師之辱奈何諸臣自分爾我各懷意見知分兵
而不知合兵求滅賊而不能料賊劉恩至之直前奮
戰可謂敢勇矣然謀貴萬全今不與俞大猷約會而
孤軍迎敵此輕爲而至于敗也俞大猷之且行且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可謂持重矣然兵貴神速今不與劉恩至刻期而迂
道待敵此重發而喪其功也要之專功之心勝而分
兵之說起則劉恩至爲之倡而陳宗燮實附和之忿
懟之念生而應援之志情則俞大猷爲之倡而陳應
魁羅拱辰實附和之遂至弟子與尸生靈塗炭賊既
長驅而來又復滿載而返豈不深可憾哉臣所謂十
羊九牧而力分于將多此是彼非而心乏乎共濟者
非無所據也及賊之繼犯也劉恩至署管參將事務
防守嘉善地方部下水兵則有把總孫放百戶鄭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所領蒼山等兵七百餘名陸兵則有百戶賴榮華有
參將應徵所領福廣等兵八百餘名二項之兵皆精
選可用而賴兵尤號梟雄爲劉恩至者若果養成持
重堅壁守要使賊欲挑戰而不能欲深入而不敢以
俟總督軍門調兵四集果有勝義然後擊之則可以
收萬全之效免所敗之辱矣若以爲福兵恃勇決戰
必不可制也亦當預爲哨探急爲救援則賴榮華可
以無虞縣治可以不焚矣計不出此乃聽賴榮華之
獨進而不能制任孫放之獨退而不能止使猛將精

兵奴于鋒鏑。公署民房。半爲燬燼。豈不深可痛哉。臣所謂貪功則競進。而不讓戰敗。則觀望而不救者。非無所據也。即此二端。則諸臣之罪。亦不能自掩矣。參照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挾私自用。輕率寡謀。黨墩失律。杭兵半被殘傷。嘉善潰師。縣治亦爲燬燼。覆車固戒。隆陳奚堪。此一臣者。罪當首論者也。參將俞大猷。副使陳應魁。僉事羅拱辰。分兵阻截。內地雖賴以安全。迂道往回。形跡終涉于忿懣。兵備副使陳宗夔。輕聽分兵之言。遂失同舟之義。惟案墩之一潰。致嘉善之再侵。此四臣者。罪當次論。而俞大猷則屢立奇績。陳應魁則暫委監軍。師本遠來。地非專轄。情有可原者也。嘉興府知府劉懋。力不副志。事與心違。封疆久失。隄防屬邑屢遭殘破。把總指揮孫教東。稱是生而望風奔逃。福兵被圍。而束手觀望。節制雖由於主將。怯懦定出乎中情。嘉善縣知縣鄧植。百事無能。一驚莫莫。寇至則先民而去。寇退則厚顏而歸。雖無城郭之防。難免殘破之罪。此三臣者。均當併究。而劉懋則悉心幹濟。久效勤勞。竭力支吾。至忘寢食。情似可

皇明經世編

胡小竹奏疏

本勅吳律

五

平露堂

恕者也。提督軍務巡撫都御史李天寵。身膺闕寄。手搥兵符。任不可謂不專。權不可謂不重。夫何節制竟違於將校。機會遂失於斯須。挫屢勝之威。殲垂成之績。雖違令之罪在將官。而本官職專督戎。亦難辭責。但其指授方畧。俱有條理。籌畫軍務。備極焦勞。浙東之賊已擒。浙西之寇已退。即今會兵進剿。尚賴竭力驅馳。所當宥其前愆。責以後効者也。再照陣亡百戶賴榮華。率兵應募。果敢當先。禦方張之寇。而不避艱危。奮追逐之勇。而甘心効死。可謂盡忠。國事所宜厚加褒恤。以示激勵者也。以上諸臣。皆賞罰之所當先。故敢預爲敷陳。

皇明經世編

胡小竹奏疏

本勅吳律

五

平露堂

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

臣論

臣聞滄流以止溢者。莫若寒其源。揚湯以止沸者。不如去其薪。邇年蘇松兩浙連遭倭患。舊賊未及除。而新者繼至。脅從未及招。而附者接踵。廣調客兵。而覆敗相仍。糜費錢糧。而地方無補。若此者。其故何哉。臣嘗早夜思之。益以謀事者。徒知揚湯淩流之爲務。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下露堂

帝博訪，願得其概。其于軍伍之事，戰守之方，凡督撫諸臣所得爲者，臣皆一一與之計議，亦既見諸施行矣。至若事情重大，非臣子所得專擅，而定爲去薪塞源之道者，臣敢昧死爲皇上陳之。臣節操寧波府。呈該市舶提舉司，并定海縣各關申倭夷貢期，定例十年一次。自嘉靖二十八年貢單回國，扣該三十八年及期，但原使係二十五年彼中發舟，恐其仍以起行年分爲主，則三十四年適當其時，萬一指此爲名，突至定海，夷情叵測，真偽難辨。若不預先計處，恐臨期調度，未免周章。等因到臣，已經批行三司海道等官會議去後。節據右布政使等官李綸等議稱：仰惟我國家之禦外夷，恩威並施，仁義並用，雖以倭奴兜殺，亦許十年一貢，不阻其向化之心者，所以撫之以仁，而溥其恩于無外。然必以十年爲期，及不許人照舊多使，不至于爲患內境者，所以裁之以義，而蓄其威于不測。制即夷狄之道，諒無出于二端。節經題奉欽依。所當祇承，無失令無候呈詳。允。日備行寧波府、衛市舶提舉司，并定海縣等衙門各掌印官，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大

下露堂

率哨守官軍候來年風順之時，如有日本夷船到彼納貢，雖驗有真正表文勘合，原自二十八年入貢之後，至今未及十年，合行遵照題准事例，徑自省諭阻令回國，不許容令進港，仍將禮部原發公文給付來使齎回該國知會，仍令通事人等親詣夷舟，諭以題奉欽依，限制已定，務須遵守，所貴委曲開導，使其心服，不得徑情直率，致拂夷心，及嚴禁地方人等不許私相貿易，致惹事端。其分守浙東叅將一聞夷船到洋，仍須提兵不露下要津所在，屯紮防禦，以戒不虞。其論遣夷舟還國之時，應否量行給與薪米下程，使遠來之夷得一醉飽而去，該府仍查訪舊規施行。然職等于此，又有一得之思，欲爲今日濟時之畧，敢併卑伸其說。浙江地方連年以來，苦被倭患，至其入犯之夷，恐皆窮畧絕島，鼠竊狗偷之類，在彼國王知與不知，固有非我之所能料者。前此謀議之士，嘗欲捐銀萬兩募人出海，通諭日本國王，使其鈴束倭夷，不使侵擾我境。雖未見諸施行，亦可採爲一策。况今乘此機會，正可施吾導化之術，倘若未嘗果有前

船入港一面諭以貢期未及依例阻回一面責令亟曉譯語人員責以華夷大分仍備述朝廷威德光被異域初無負於爾邦而倭奴連年敢行倡亂在彼國不能無罪直書大意移諭日本國王倘于半年之間能將內犯倭夷立法鈴制號召還國不爲我患即見彼國効順之誠在朝廷自有旌勞之典雖使貢期未及亦必預爲轉奏兼請朝廷重加獎賞以彰中國懷遠之義以嘉遠方効順之誠如或不能鈴服倭夷即是陽爲入貢陰蓄異謀仍照禁例徑自阻絕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如此則不惟可以逆折其非禮邀求之志亦可以成吾招撫伐叛之謀此蓋例外之意通變之權揆之大義似亦無爽等因到臣又據巡視海道副使劉起宗呈稱本道邇巡定海據臨生員徐應宿李賢等連名揭呈并諸官吏士民聚口同詞僉謂倭奴素爲稱臣納款之番服非套虜達賊之比但其散處別島之夷皆其君長之令肆爲鼠竊之謀亦由沿海好民互爲番順之市漸滋勾引之弊以釀成禍害至此誠望遣人省諭彼國所長俾令感畏威德絕寇盜庶幾

可塞其源雖輿情懇切第業已議止疏案具存似難再舉但當時議者欲請詔諭彼國係干聖旨未可輕易今日士民同詞欲行浙福二省以有司之意遣人省諭以伸國威祗欲題知使有司得以開誠展布凡其於尊重國體通達民情定爲兩便等因亦續到臣臣惟時有常變事有經權往歲海邦寧靖軍聲振揚或過非期入貢即可徑直阻回今連歲興師軍民俱困見在窮寇尙難支吾若更起釁端患定叵測不得不宛轉省諭俾其業從宣揚威德使之感悟蓋於處之之中而寓化之之意揆之大義委未有乖則李綸等之議或亦可行者也至于柘林等處之賊名雖倭夷而沿海奸民定居其半竊意此賊恐多各島小夷必非大舉入寇及譯寄生擒倭賊助四郎等亦稱彼國荒旱私出買賣國主不知則與諸士民所呈稟者亦畧相同若我遣人詰問其商知之未必不愕然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驚懼急收捕而請罪更獻賊以自贖也但往時議者欲請詔諭則恐大率無知萬一少梗有傷威重今惟以有司之意遣人詰問名正言順使彼從之固於

海防有益如其不從亦於國體無損則劉起宗之

見或亦可行者也。不然則現在之倭寇有限未來之
修夷無窮見在者縱能撲滅未來者何可勝誅是不
猶落流以止溢而不思寒其源者乎夫是說也人皆
知之但以關係夷情事體重大非封疆之臣所得專
若不早為題請取自上裁萬一夷情巨測事變非
常廟堂之上未有定論則有司何所遵守臨期具
奏動經旬月坐失事機悔將何及此臣所以不得不
預陳于君父之前以俟裁定而早為之計也夫外
皇明經世編
臣建議俱以招撫脅從為言此固散其黨孤其勢之
良圖也然近日督撫諸臣亦常布招徠之文懸歸正
之賞矣而卒無一人應者而民之變而為盜叛而
從賊者日益眾此其故何也推而求之其說有二一
以被虜之民其首既斃官軍但獲此輩不以為從賊
則以為奸細而王將方且利之以為首功而黃掩其
失事之罪又安望與之昭雪也乎是以此輩一被污
染皆絕歸正之念而堅從逆之心寧九死而不悔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下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下露堂

一以兩浙三吳之地自用兵以來連歲荒旱民多艱
食而軍需百務皆取足焉老帥費則賊勢益盛流突
之處蕩然一空強壯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蓄積
煨燼生理蕭條而倉庫又復空虛有司莫能賑恤兼
以去冬加派段疋工料等項銀兩大約不下二十餘
萬計而戶工二部又復查催節年之逋負俱欲取盈
于一歲此皆往時之所無者臣既領勅督催只得
嚴行司府有司奉承催謹敢云拙于催科而軍門之
加貪民兵召募處卒提編徭役修築城堡又皆事勢
之不容已者凡此經費雖一本一石一米一錢皆生
民膏脂非由鬼輪神運而得之者也夫中人之家有
余之產一邑之中能有幾何高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重困之以征徭搜括之以勸借余之向民不窮
且盜也足有司者乃為倭賊賊民而又何怪乎民之
從賊也耶是不猶揚湯以止沸而不知去其薪者乎
臣恐日復一日民益困迫必將置然喪其樂生之心
而甘為飽死之計外寇未已內讐將生其患有不可
勝言者矣臣待罪地方日學時事大為寒心伏乞

陛下念東南之重地憫生民之困苦勅下該部將加派本省段疋等項一查議除緊等上用者臣一面嚴督依限織解外其餘姑照蘇松事例暫寬期限其節年拖欠錢糧暫且停徵及以後再有加派一應錢糧暫派別省稍俟年豐冠息陸續徵解照常出辦如此則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賜東南之民皆知我皇上留神遐壤加志窮民莫不易怨謫為謳歌化頑梗為訢合瞬息之頃可使革心而又嚴殺降之禁開自新之路則人孰不嚮風慕義各懷鄉土之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重平露堂

亦安攘之一策也

題爲督撫大臣玩寇殃民懇乞究治事疏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據金山等處地方備倭浙江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報據鄉兵百長吳選等報十六日前去滯缺一帶哨探見柘林賊船二百隻出海開行隨獲被擄赴同楊淮陣第六余氏各執稱僑賊于本口早見有西風一齊歡呼搬包下船百餘

隻即開長行有一百餘隻亦駕出活水新刊并無包倭賊約有萬餘計稱累待傷者平復齊赴杭州搶掠又據統領兵船協哨乍浦等處指揮張谷李希賢周易等報十七日賊船出海戰等即會齊福船各兵向賊追趕攻戰百餘合賊船被傷過半戮歿傷溺者不計其數攻毀倭船四隻其餘賊船俱往下八山深水洋去訖二十日據把總指揮丁僅守禦乍浦二所指揮姚泓等并嘉興府平湖縣各報金山流來倭賊一蹤約有數千午時齊至乍浦城外西海口潮退被賊燒燬閑淺兵船數多將兵追散仍攻本所西南二門官兵亂用矢石銃砲打傷數賊未時退西二十一日據海鹽縣報乍浦流來倭賊數千迺至本縣八圍地方離縣不幾十里二十二日又據該縣報前賊俱至城下勢甚危急等因各報到臣卷查先該臣題爲懇乞聖明中勅督撫諸臣乘勝搗巢永除海患事內節該臣題稱柘林賊巢尚遺黨類今欲乘此破竹之勢大收掃穴之功務期殄滅憚無遺類庶遠夷知警禍根可除而地方永保無虞矣若當率諸臣狃於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重平露堂

勝而有驕心。苦於百戰而萌怠意。則是養虎遺患。不忠之甚者也。際具題外。臣又面語總督都御史張經。謂出劫之賊。皆係臬執。今既悉被擒斬。巢賊聞之。必皆破膽。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赴。乘此兵威。以剿零賊。如摧枯拉朽耳。但永保二司兵相爲倚附。不可分營。令其暫屯乍浦休養。二三日修整器具。由金山海塘而進。其瓦氏兵久住金山。向無寸功。其心已灰。宜調至閩行黃浦與遊擊鄒繼芳兵合爲一營。使之志氣一新。飽圖報効。乍浦金山水兵。皆治戰艦。整火

皇明經世編

胡以臨奏疏

卷之一
五
于露堂

器以待約定進兵日期。俟兵攻其東。苗兵攻其西。海洋兵船截其遁歸之路。如此則賊雖未能盡行擒滅。巢穴決可蕩平。且使餘賊之在海島者。亦將聞風遠遁。不敢復來。否則相持日久。彼知虛實。新賊若至。勢難敵矣。時工部侍郎趙文華等皆在坐。僉以臣言爲是。張經時亦樂從。二宣慰及瓦氏聞之。亦皆踴躍奮勵。咸願一戰。以立奇勳。不意本官復聽細人之言。甫至次日。即變其說。然猶未甚矛盾也。及賊計令數百小醜潛渡黃浦。徑趨蘇州。聲言欲犯南京。此正其詭

計。姦謀欲牽制我大兵。而間撓搗巢之舉。直隸當事諸臣以士兵萬餘。不能堵截。危言險語。以挾張經。張經不能主持。遂分永順兵以掠蘇州。至使二枝之兵東奔西走。日夜不息。舉皆疲困。遂俱敗。助賊知墮其計中。撫掌歡呼。開船出巢。然原船尚少。不能過洋。偶有新賊萬餘方到。賊遂留下。彼傷本賊。爲新賊之嚮導。買舟長往。水兵把總周易等截於海上。止擒斬倭賊六十九名。顆餘俱滿載而歸。其新賊即日登岸。攻閩乍浦。直趨海鹽。聲犯杭城。我之精兵猛將盡在蘇

皇明經世編

胡以臨奏疏

卷之一
六
于露堂

州莫能阻截。而杭城之兵又多脆弱。若賊徑攻北關。則百萬生靈盡爲魚肉矣。臣日夜憂惶。差人請兵。不絕於道。至今尚未見發。不知張經之見果何謂也。參照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經。素負才名。近覺乖謬。心惑於利害之私。而漫無定主。志驕於戰勝之後。而不聽善言。機阱持衡。識迷當局。致使餘燼復燃。前功盡棄。此一臣者。蓋功之首而罪之魁者也。再照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并順興泉漳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天寵性多狐疑才乏揮霍鼓舞無術而將士乖離智
力俱窮而戎務廢弛乍滿爲浙西之門戶而守備久
疎杭城寔藩省之重地而經畧未聞臣雖屢言而不
從衆皆叢怨而罔惜詆訑拒人悻悻自好此一臣者
誠爲力小任重所當調處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吏
兵二部查果臣言不妄乞將張經嚴加戒治李天寵
量才調處則東南不勝幸甚

皇明經世編

明倫彙編
卷之二

論衡

毛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慈人 選輯

胡少保海防論

宋存標子建參閱

論

胡宗憲

廣東要害論

廣東要害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中路東莞等縣。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胡少保海防論 廣東要害 一 平露堂

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舊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乃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于中路。亦莫便于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其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

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漳鄉夫在于東路。屢勝真倭。烏鰂船子弟兵。皆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材。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雖牛醃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水。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瓊管論

黎防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羣崗之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及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劼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

聚曉成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廢弛。元有烟鑑。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珠崖。駐設參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吾有。議者欲于羅活崗據以重兵。運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于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竄伏更于黎衆民。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海防論

黎防

三

千露堂

廣福人通番當禁論

禁通番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南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入。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

番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通有燈之照。側問疑。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采有之。卽照側問疑。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東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海防論

禁番

四

千露堂

福洋要害論

福洋要害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海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從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潯嶼。外潯嶼。乃五潯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島。料羅島。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湧金門等哨守之。

負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尾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趨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灣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況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五

平露堂

福洋五寨會哨論

會哨

五寨之說。如張嶺。登嶺。
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友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
小埕水寨。設于福州府連江縣地。友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于興化府莆田縣地。友以所轄冲心莆

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漚港哨。則近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于泉州府同安縣地。友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于漳州府漳浦縣地。友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此會合漳泉兩郡。一以成兩道之文。
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旆。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于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會哨

六

平露堂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鷺泉是也。一而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尾。獺窟。興化之衝心。平海。龍谿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于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

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泰嶼羅洋官井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會哨通番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海防論

會哨通番

平露堂

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于相須乎。愚考入番罪

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

東船。由廣東而上。達于漳泉。蔓延于興福。北風汛則

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于福寧。蔓延于興泉。四方無

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

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

復。合夥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撒船之大勢也。又

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于

廣東之高潮等處。逃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

復合夥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撒船之大勢也。又

復合夥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撒船之大勢也。又

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千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千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海防論

會哨通番

平露堂

浙江四叅六總分哨論

禦賊于海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樹蘭秀劍山

雙嶼雙塘六橫非山塘頭等山界之上

也。離山洪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

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

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

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

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

下門南鹿玉環島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

也至洋山馬蹟灘許衡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
爲浙直分隸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于沈家
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
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劉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
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
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
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臨
港督發舟師北截之于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臨
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九

平露堂

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
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跡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
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
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鄰
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
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
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其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
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縱來
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

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慘力用命以追海
寇于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舟山論

舟山設衛

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于舟山似有水
安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護寨皆浙東
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
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憩然孤懸外
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而普陀島沙門之類而後
得脫我兵虛實以爲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爲里者四爲寨者
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人不待取
給于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
此爲可巢者往年被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
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于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
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
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
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
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爲定海

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復修其舊制而後可。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會哨防寇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環。浙西地形與蘇松連環。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為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蓋地有限責任相聯。此廟謨之所以為善。而海防之所以為因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于閭閻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皇明經世編胡少保海防論會哨防寇十一平露堂之次阿指島夷亦知海路之奸人跡之也所以通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窺遠瞭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垵兵船相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

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羣力合併齊如扛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艱于一時。殆將靖寇患于無窮矣。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水陸守禦

蘇州為畿輔望郡。須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塘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遇道往因不能禦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為直漸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兵之統領。又于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為水兵之領袖。又于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調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顧民閒造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設險方畧論

江北設險

淮揚二郡，介于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為難。（案：東瀕大海，防不勝防，于西面）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皇明繼世編

明少保海防論

卷之三 平寇堂

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灣，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為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楊樹港裏河鎮也。（此入其界，涉過海軍之界，不容過矣）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塲，出入至近，通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劉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

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江淮要害論

江淮要害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艦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或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皇明繼世編

明少保海防論

卷之三 平寇堂

山東預備論

山東海防

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為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徐之兵多為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強悍，樂于戰鬪，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于戡備。國朝專設備倭

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城
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患
乎雖然倭船至岸而後禦之亦末矣孰若立水寨置
巡船制寇于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
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
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
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
早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
而我之所當何焉者也若白達頭槐子口橋雞鳴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初少保海防論 山東澤陽 五 平露堂

遼東軍餉論 遼東軍餉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
在焉其面爲滄溪其餘氣爲朝鮮國朝設瀋陽遼
陽三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
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墩星列營

寨基布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
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
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
餘年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
天津所謀更逆今數年尚屯兵駐拒釜山西生浦未
歸朝廷下明詔敕戒防但所虞者以地方千有
餘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各除新
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

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于遼陽飛輓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初少保海防論 遼東軍餉 六 平露堂

繼邊卒輒叫嗷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
密邇畿輔倭寇之人兼以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
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
則守固矣邇者登東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旋復
止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
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
已也

日本考畧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倭山島爲國邑

其地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
爲首。陸縣居東爲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爲姓。歷
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唐皆
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
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冊封。其地有
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國初十年一
貢由浙寧波達于京師。其入兒狡無信。洪武中數爲
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
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劫焚。雖費
皇明經世編

所少保海防論

日本

七

千露堂

朝廷百萬鐵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
以華人篡奪山城君。併吞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
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詞
以要中朝封貢。其實窺伺遼左天津之意焉。幸賴
天子聖明。敕諭禁許。萬里海防。壹戒謹備。今考其入
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
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
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
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

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
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
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島沙門分艦。或過
並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
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縣壘
下陳錢分艦。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
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
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
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皇明經世編

所少保海防論

日本

大

千露堂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
若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
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
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
焚劫之權。若倭得而至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
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至之哉。今欲禦倭。當
取法于梅林公。星布水寨。截其往來。多延智士。問其
所覷。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
狡悍。必不能持久。暴中。以自老其師。成擒必矣。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八

郡人 徐孚遠間公 陳子龍卧子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徐長谷文集

書

徐獻忠

復劉沂東加耗書 加耗

伏蒙詢及加耗一節，仰荷造物之仁，幸甚幸甚。切以郡內華亭一縣言之，有東西二鄉，東鄉糧輕而收利，田上加耗者也；偏聽之，則必有受病之處。然歸于裁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加耗 一 平露堂

薄，此願糧上加耗者也。西鄉糧重而收利甚厚，此願田上加耗者也。偏聽之，則必有受病之處。然歸于裁長補短之論，則有金花銀一節爲之權衡也。往年金花銀，每兩折米四石，近自巡撫歐公一變，止得折米二石，大略金花銀十萬兩，共折米四十萬石，今每兩減去二石，是減去二十萬石矣。不知此米作何下落，但查出此米，若田上加耗，則將此銀盡派與輕額之田，若糧上加耗，則將此銀盡派與重額之田。如此庶幾彼此無病，而民或少瘳矣。但西鄉之田，大抵盡屬

士大夫之家，而冊籍類寄于東鄉，田多征緩之處，而東鄉之田，少有寄籍于西鄉者。只此可鑑東西鄉之利病矣。而府縣總書，食民膏血，盡在隱弊糧稅之內，故無肯明其實迹，及明指金花銀下落區區徒有憂民之心，而不知其籍，伏望廣訪經知之人，只此一節，不輕放過，便是利民之大政。便是任內第一官方也。尚須面陳其詳，以副門下憂世之心，先此附復不備。

復劉沂東加耗書 加耗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加耗 二 平露堂

昨承下問耗米，勿勿對使者不盡所言，無以上稱來意。皇恐皇恐，切以本處田糧，起耗始于周文襄公，則有年譜可查。其派折多寡定額，則有宜春張公萬石一覽圖可攷。見文襄起耗者，因當時雜派太多，民不堪擾，乃將雜派各項名色，盡于田糧上一併帶追，謂之耗米。若本年雜派少，或米價高，則耗米有餘，羨即留作次年耗東之數。積羨數年，則田上可全免耗米。此誠善法也。後來耗米遂爲常年定例，積羨在官者俱立收頭，易銀置之餘庫，以致侵欺數多。至今有監禁者，又如南京兌糧，軍船轉搬至儀真，每石有過江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加批

三

平露堂

米七升。每萬米則有七百石。若他衛兌船直達者則無此米。此耗米可省之一端也。若當年米價高貴則派折之數加多。而上倉米派止足充運之數。其餘如南京糧之類及運船綱價俱與派銀民獲其利。此亦省耗之一端也。貴在隨時通變。心心爲民。則耗米儘有可省之處。若云金花銀照今坐派京料增多。故減去折米之數。則文襄公以來原有坐派京料。近所增者如道衣九十件。每件該銀六十兩。而獨免大紅細布。自可抵足。其餘所增亦無多端。今減折止自嘉靖十七年起。豈十六年以前乃無此料而俱減。自十七年。頓有十萬兩。故減去折色二十萬石耶。此項可據文襄年譜原存京料。及十六年以前以後雜派。而查之無難矣。今延海荒瘠之民。止于華亭之十四保十五保。濱海里分。上海之十七保十九保。遶海里分。田糧雖輕。收數甚薄。不過麥豆五斗上下而已。又況天時一旱。則赤地彌望。誠可恤也。此外凡爲民田者。盡皆沃土。豈得因此四保而併輕繁縣之民。田盡于糧上加耗乎。西鄉田糧雖重。然自泖以西。至蘇州交界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加批

四

平露堂

去處。其租乃自一石三斗至于一石七斗。及上海之中鄉皆沃饒之田。豈可類以重額。而輕其耗。使繁縣盡于田上加耗乎。爲今之計。金花銀查復原折之數。則以補貼加耗受病之田。或繁縣于田上加耗。則補于輕額。或繁縣于糧上加耗。則補于重額。民必鼓舞稱快矣。如不復查出。別有干礙。或妄推坐派之多。則莫若止將自泖以西之田。補貼華亭之十四五保。遶海里分。將上海縣之中鄉良田。補貼十七九保。遶海里分。所謂補貼云者。將沃土量加耗米二分。將瘠土量減二分而已。除此遶海里分外。其餘保分。及十四五七九保內。亦有不遶海去處。皆照舊田上加耗。可以減去官田重額之煩。因善法也。補貼雖定。而金花原折之數。必須查以復寬閭閻之民。更于耗米之內。扣算積羨。以備加派京料。或備補被災里分錢糧。民病庶乎少瘳矣。夫文襄之法。行之歲久。固或有不宜於今者。要之補偏揅弊。不失其初意可也。惟高明廣集衆論。裁處施行。

復太守方雙江

加批

伏承問及，備倭長計，切以夷人變詐百出，而加於素不知兵之地，是以戰無長算，守無成計。今者閩將雖有重兵，而無將權，不足以馭烏合之衆。憑城雖有虛名，而窮民失業，實非長久之道。誠當上厪尊念，以求其說也。以戰言之，海上方多茅莠，而塘路甚狹，彼得以自蔽，而我難進步。彼聞大軍且至，頗有爲計，而我顧爲客。不知所從，措手兩日，報至，彼已分遣精銳，先在浦中一欲牽制我全師，二將取便搗我空城，欲使自故不暇之策也。我之爲應，一須選練驍勇，從西而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卷之二

五

手露堂

爲上戶。其次中家有丁者爲中戶。出一丁，皆自食，其次稍有衣食，丁或二三者，取其一二。官給食，每城夫十名，晝日止須一名，巡視至夜以九名分爲三番，以節其勞。如此，民斯弗病，至有事之際，然後以官錢募，所謂下下戶者，供雜運之役，使其雖開城而不餓也。使旋先此附復，別容面列。

與方雙江書

黎侯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卷之二

六

手露堂

月內每夕候望，氣候不正，昨之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蚩尤旗之下，天罡主之，理當大戰，南淮嘴正當郡之東南隅，若韓公果以是日合戰，必已捷勝。蓋今之癸丑歲，星辰在歲之所在，戰伐必克。昨日辰爲戊子，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散，可爲我候先賀也。

與郡守論守備事宜

鄧侯

昨聞海寇又添一十四船，住泊婁家河，只聲東擊西，兵家之常，此地誠不可不備，且閩港之賊八十口，歸旣不得，住又不安，其勢必將西出，以計出路。今我城垣單薄，水柵脆腐，故昨所論十條，欲多備灰石，以時

衛理此第一事也。諸惟鐵不易得。今早聞朱克祿秀才云。普照寺滂盆鐵甚多。估計動數多。鑄三枝大鏡。兩頭共得六枝。一人用之。其功博矣。嘗見虜人鎖子甲。用薄皮造成。塗裹生漆。既輕且堅。造亦甚易。兩倉起運米。可急催出境。併力過江。餘米盡入北倉。其三倉糧未完。專委一官督之。入城惟白銀可以暫緩責。併以安民心也。市買物料。必須見價民快。役夫須給工食。昨聞拘捉遊僧。此尤失策。不若因而募其能者用之。此不但遊僧爲然。凡諸以藝事在境者。皆可用。

皇明經世編

徐長公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但須根究下落。方可以絕間細也。倭刀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刀必折。此二十年前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夫僞寇所以安民。若因而擾之。非自治之長策也。公府錢糧。在軍興。須以權宜用之。萬不可授及里甲細民。此尤要論。

復蔡可泉中丞書

郭倭

蒙廷訪邊事。謹條短疏。上荅主情。切以帶方以南。諸夷狡黠恣橫者。惟倭爲甚。而倭之尤變詐者。惟對海州爲甚。今之擾我邊疆。卽其人也。日久途窮。大兵四

集。其生變詐。益甚於前。而我師烏合。將領無權。不能驅之力戰。且其地多整谷海塘。偏窄。加之茅蒿克塞。進路甚難。且軍中不識向利。不知氣候。天意轉動。甚微。不知趨避。如近來東風。逾月。卽此彼之噓氣。我無轉召之機。人情氣性之應也。今之爲計。兵不用多。而用精。將不貴猛。而貴算。撫機不熟。應用實難。設變入神。風雲俱應。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也。安慶兵與處州抗兵。以地勢熱示之。從北路而入。少林僧兵從西路海塘而入。董知縣一軍從東路而入。其餘諸軍。韓閹統之。結營於十里之外。爲之響應。以設奇置伏。爲取勝之用。凡見小利。只思敵餌。不可輕趨。縱有小失。反設疑間。不可自却。其所用鄉導。恐爲賊黨。須加審察。近塘蒞草。此時已可放焚。有蘆葦處。令防海軍人及土著百姓。隨軍樵伐。彼必無計應我。惟以泥水作滑。發刺作梗。二計可行耳。倭刀犀利。實本剛脆。所畏者大片毛竹。擊之卽折。以狼筈竹爲應之。亦所宜也。其所長善用奇伏。每一軍必分數隊。多者不過十人。彼此策應。上也。更須曉示。宵從離其黨與。先歸

皇明經世編

徐長公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者宥罪。臨陣者混殺。近有得其來歸者。輒戮以爲功。絕其歸正之路。甚可惡也。兵既有縱橫。無燒其舟艦。絕其窮路。此與閉虎室中相似。所殘必甚矣。故在兵家尤忌之。兵事不易。勞神已多。更惟自愛以善朝夕。

與蔡中丞書

聖德

仰承憂時之念。凌晨短蹠。未竟其說。夫兵貴神速。機藏不測。今日所慮。非賊之難搗。直憂將權不能歸一。機不能自神耳。董知縣軍練習有素。止可專責其成。不宜與韓閫並進。故欲以東面委之。蓋賊被西師所

皇明經世編

徐長公集

聖德

九

千露堂

困勢必東趨。高家行直渡黃浦。南奔新城。新城濱海。而城壘可依。此賊之所窺也。使董從東溝而進。至高家行設三伏以邀之。董君既聞西師得勝。戰必自信。以收奇功。此必然之勢也。安慶兵本可用。又以驍勇四百輔之。兩家歃血要盟。必能同心戮力。以圖成功。驍勇既在金山。卽命安慶兵於漕涇會合。竟延海塘東進可也。僧兵合從北路者。出其不意也。若恐賊疑僧兵所在。則分僧一半。雜於西師而選其尤雄者。北入韓君札營。莫利於新場。各路兵未調者皆屬。以爲

兩軍策應。但須多用土著。爲之鄉導。多設疑間。以防龍伏。其收功必得雄僧之力。蓋敵既見憚。戰必易挫。此固克敵之一機也。

與蔡中丞書

聖德

昨聞賊退。此未足爲信。自愚料之。其計兩端。彼聞大兵四集。調度遲久。必有全勝之算。故且退避。以保擄掠之資。然南風方急。勢不能去。海中島嶼。惟金山爲近。其南麓暫可歇泊。稍俟風息。又進至羊山。埋掩寶貨。且近鋒鏑。俟我諸軍散去。彼復潛來。此必然之勢也。又或稍遣柔脆脅從之人。外示退避。內藏變詐。而雄黠之徒。伏我近地。俟我逼近營場。肆爲掩襲。此亦其故智也。若果出於前料。則其船少人衆。必將捨其脅從。自宜招撫復業。不許橫加執戮。據以爲功。若果出於後料。則宜戒遣將領。常持遇敵之心。檢其營場。探其出沒之迹。以爲他日進兵之基。但調來諸軍。勢難久駐。事稍平靜。亦不可盡數遣發。自愚深計。必素

皇明經世編

徐長公集

聖德

十

千露堂

固董知縣在府。其相隨兵士。必可得用。近日新守方公招集義勇。至爲長計。集得驍勇五百名。令武舉生

教習步射緩急可以藉用此方今急務也

答袁郡守論水利 水利

下車來卽蒙詢及郡中水利隱惻爲民之心已可想見往時呂沃州按臨茲土丹徒令今南兵部鹿門茅子詢及區區曾具一書當時言者雜陳不能專聽今檢橐內無存者謹以大畧上復執事夫東南錢糧所出而蘇松爲甚議者徒惜民窮而不知衣食之源實由水利全仰太湖今蘇州承受其委東出於婁家河不至漚塞者以寶帶橋流注迅疾從夾浦而下婁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士

平露堂

者分數獨多敵住海潮之沙不至壅塞也其吳淞江承受吳江縣南諸洪類爲民間占塞七十二水門盡皆狹小故水泄不涸歷年漸久大則築爲厓岸以故稼穡之利小則積汙爲灘以滋茭葦之益故東入吳淞之水日漸縮小而潮沙之涌入日漸漲塞故青龍地方在宋元時海船驟集號稱富壤今皆荒廢田地蕪穢知大計者可不深求其故哉永樂間夏忠靖公來治水利南視吳淞不可直達如往時也止引江流入於夏駕浦以入婁河又北開白茆塘以入於楊子

誠是矣然徒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湏

塞如故則吳淞之流不加汎疾夏駕與四顧二浦潮

汐之入者不能敵住奈何而不塞也今之爲計不涸

徒議下流空糜錢穀必湏大開吳江長橋有大洪者

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爲一除其占塞決其壅

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於夏駕四顧可也

直達於新城海口可也矣無壅塞之患而青浦地方

田功興矣其華上二縣支河小港潮汐流通之處每

年一疏浚其丁夫不用官錢崔募止令占田之塞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士

平露堂

食佃田土戶出力水利專官督之塘長任之汙泥可以爲岸厓岸可以種綿花民利之興衣食可仰而國計不疎矣蘇松六府舊有水利通判一員縣有水利丞一員而上總於僉事近復以冗員裁革此官在蘇松湖三郡千萬年不可一日廢者也執事萬萬留意

與總督梅林胡公 練兵

明公經略東南存運神官動中機會數年強寇一朝蕩盡不但慰悅海上蒼生而已皇上軫念邊方捷音上奏克副委任之意裴晉公淮蔡之功不足多矣

區區竊念邊備空疎、人懷疑懼、臨事調兵、動經日月而餉給十倍、尚猶不足、方今浙西要害之地、與浙東殊異、自九圍柘林以至乍浦、雖有衛所而人情極怯、一無可恃、自非大有建置、則島上諸夷必有復窺其境者、且船泛靡常、跳梁難測、此雖意外之變、不可不慮、明公當海內屬望、更操安邊之長計、於柘林九圍二處、加設兵鎮、就募土著居民、操習丈人竿鎗、五人爲伍、若南匯舊練之法、有事則官給糧懷無事則優免差徭、輪番上直、勞者可息、魚鹽之利、任其養生、張

皇明經世編

徐長公集

卷之十一

士

平露堂

人人皆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田以餉兵、兵無別費者也、今衛所之軍、月給米一石、則一年給十二石矣、今世田直甚賤、米十二石、大約可得良田六畝、以兩年之給、可得十二畝矣、以十二畝之業、給一兵之耕、則糧稅之外、可給一兵之費、且有餘矣、其舊日屯田與衛所違隔者、官券給賣、別買近田、則兵不離衛、田不離兵、一可省費、足食、二可禦敵、應變、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更復禁其侵漁、優其犒賞、養兵之費、自是可息矣、若餘丁出幼者、亦量給田、給田則上

皇明經世編

徐長公集

卷之十一

士

平露堂

與右轄胡栢泉

水利書後

前通中得公論水利書、感公不遺之意、自昔三江入而震澤定、禹功尚在、吳淞與岷江皆通、所不通者、惟浙江耳、吳淞上源、全仰于吳江之垂虹、而堽塞亦其功利在所必講者也、安定先生之在湖學、特設水利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水利權後 五 千露堂

一齋不以此乎。今東下垂虹之利幾廢。乃至於全委白茅塘於北。疏吳興各濱於南。南風則水歸於蘇。入岷江。北風則水返於各濱。而驅入黃浦東去。惟有寶帶橋下。直注夾浦。以泄於婁江而已。其吳淞之水。上源不決。竟爲潮沙壅塞。此今時太湖之大略也。若論其大體。先疏鑿垂虹。以注於吳淞。北浚白茅孟漬等塘。以注於岷江。南向流通。近杭諸溪。以入於浙江。斯可以復禹蹟。而興全吳之利也。但垂虹之疏鑿。已大費工力。而浙江之通。亦駭入觀聽。以爲迂論。既無任事之人。不免泥於因循之轍。吳入稅額既重。而田功卒無可興。苟立之人。不免長歎而已。大承問及國初取湖之策。自大錢港由毗山而入。此用奇之算也。今大錢已設立巡檢司。以守其潛透之路。惟大錢之北。地名小梅港。雖稍縮於大錢。而爲要路則一也。有事時。必先築塞小梅。專守大錢。斯爲長計。大率遶河濠港。共計三十八。惟大錢小梅爲大。故餘皆置闕。而二港獨不置。以其深且闊也。然以備倭之路言之。則別有說。湖之南。竟德清爲要。故唐末之亂。幸敬順築

記

城於金雞山。以守侯景之亂。右軍沈恪據東主山。以守。二山形勢可據。至其入湖之間。道則石門皂林。可通烏鎮雙林。近來丙辰之亂。二鎮罹其毒。以石門皂林透入。故也。石門之透入者。又由於嘉興之守不堅也。雖然。此特形勢耳。倭人陸戰往往不敵者。以其善擊刺也。今衛所之兵。所習者。不過疊陣法。疊陣法者。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止於坐作進止。所謂不過五步六步七步而止齊焉。不過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兵之正者也。今倭人跳梁輕捷。設伏用奇。而欲以正兵應之。未有不潰敗也。故當以正兵而結營。以奇兵而取勝。蓋澤國以舟航爲馬。以大礮爲弓弩。至於登陸。則以長鎗爲短兵。以小伍代陣法。長鎗可制其衝。突小伍甚便於策應。近年南漕甯往往收功。蓋以是也。倭夷所以棄柘林而趨乍浦者。實畏南漕之制兵也。更得良將撫機合變。設三覆之法。以臨之。何敵之不可破耶。承問以區區條答。惟公承之。

韓都關平寇記

千倭

嘉靖甲辰以來海上負販之徒誘致倭夷聚于寧波境內潛與豪民爲市因行劫陸梁不可制辛亥遂破台之黃巖浙中騷動兵部乃奏設鎮巡都御史合閩浙南路兵勦捕而不以蘇松爲慮蘇松爲南都輔都國計所負然實與寧紹相望國初設立金山衛而轄以備倭都指揮以是也承平日久戎兵廢弛與僭民相軋爲生不復知有戰鬪事識者固憂之今年浙中大用兵獲破其巢穴于馬跡山賊無所藏匿乘勢北走蘇松大肆侵掠傷殘人命有如草菅自有郡邑以皇明經世編

院便宜策委總率各路兵及少林僧百人事權歸一號令可行以五月末旬至松大修戰具潛遣謀候探其出沒以圖便利乃以六月四日進兵至卽破其三艦焚之十一日遣鎮江太平二路兵晚駐六團僧兵繼之賊聞兵勢已張號令嚴肅殆將南奔而諸軍十三日邵署白沙灣遂與賊遇大戰斬數百餘有巨人者尤賜張善聞竟爲僧兵所斃自是羣賊散走所屯據遂空蓋自冠至巳四閱月僅得解守備婁河口水戰此陸戰二捷然賊之技擊尤長于陸故浙中俱以水戰取勝未有自完于陸者量論功次以此爲首云戰後駐札南漚尚兩月他賊至者聞公所在卽遁去不敢縱劫如前時其故實原于公之料敵審勢不趨小利及駕馭諸將領鼓舞雄僧委曲有道也使公領佩征符得專賞罰之柄其勦略又止此哉是役也郡侯力公廉始至卽日夕計籌以贊韓公別駕李公與已令黃公調量兵食嚴其城守諸將領若指揮鎮江樊君某太平繆君某始蘇朱君某阮君某陳君某閻黎君某僧領則月空其人而鎮江別駕張君六合尹

董君則以都院之命來守城邑者也嗟乎最爾隨視乃至勸我諸大夫郎將之力支費數百巨千始獲一張中國之勢後之日此患未息或更有大于茲者又將何以待之今朝廷已命專征之將欲制其全勝以爲保民之略不得不仰他路客兵然其操慮防變不以韓公之心爲心則息肩之日尚未敢必故記以告之是歲爲癸丑

碑

湖守李公增建郡城碑

湖州府 建郡城

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卷之一

湖州府 建郡城

九

平露堂

吳興城建自東晉不數里而遙至唐李師悅以平黃巢功陞郡爲忠國軍而建節于此置四廂錄事司參軍始擴其城至二十四里元季用兵僞吳築而小之僅及其半卽今之制也歲久頽敝在江南七郡爲甚近年倭矣爲亂蘇松杭嘉諸郡咸被其毒士民殊憂之前太守徐公督歸烏二縣料理而財無從出僅飭女牆補穿塌而已歲內辰潞安李公下車首詢禦備之策士民咸以修城爲急務公乃周視舊城慨然而歎曰萬家性命惟此焉賴豈可循常襲故以虛文自

彌哉乃致求古制得宋太祖手書汴城之圖四凸相次環縮相倚卽倣其遺意擬立大箭臺七座單臺四十一座其南北水關直受餘不荈溪之衝舊設三門而單薄頗甚迺增厚城面一丈六尺脚厚一丈八尺城身加高五尺兩旁各設箭臺以爲必守之勢議定以二縣所申轉呈守巡及水利道既得請又呈達撫按准用二縣估計料銀三千二百四兩餘乃以歸烏二縣行根折銀及本府所貯各縣解到修城銀并贓罰鹽鈔學田銀備由詳奪乃委烏程知縣蔣君某歸皇明經世編

徐長谷集 卷之一

湖州府 建郡城

十

平露堂

安知縣李君某分界督造二縣監生某等及殷戶某等體公憂民之意自願効力者共若干人公咸推誠委心咨其謀度躬親臨視務在堅固百雉惟新三門洞豁重關峻立層臺夾輔奕奕巍巖勢如地險至於箭臺相望連路壁立財疏相及犄角成勝東南之保障莫有先之者矣丁巳之八月落成距其經始共若干時公之爲政守常達變操端履平仁恕近民精明及隱民蒙其福而吏不敢欺是以上下相安庶務畢集雖茲浩大之役不期年而告成有如是者聞郡士

民感公保生之德以爲不世之舉不可無述以告來
世遂紀其始末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七
村
塾
評
論

徐長谷集
卷之一

湖陽樓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關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怒人

許 友長仁參閱

阮山峯奏疏

疏

阮 鶚

嚴防衛以慎儲蓄

通州防守

臣惟通州一城實漕運襟喉之地南控江淮西望關塞東鄰海寇北通邊夷皆於其地多建倉庾以豐儲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通州防守

一

平露堂

積而復屯重兵二萬五千以守之者蓋上以拱護京師下以與東西北諸邊聲援相接緩急之際可倚資以爲賴耳後以承平日久多歸于京營餘復分於漕運除雜差別占故絕逃亡之外見存以守城者不過一千七百餘人而已然猶常川操練晝夜防守縱有邊警亦不調動相沿至於今賴以無虞夫何近時撫臣許不出此遂於嘉靖二十五年行令通州守備胡潭挑選守城操餉官軍一千二百二十五員名調派居庸關等處守邊至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又復調去

軍士三百名克當夫役修築邊牆止遺老弱軍餘不及二百餘人然又路當水陸之衝差極頻煩之苦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臣巡歷其地見其演武之場草萊四塞守門之役老裨數人臣締思之地重而兵孤法所忌也積厚而守薄寇所資也可不爲之寒心哉督臣吳仲有曰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爲之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廩而肆燒燬京師可以坐困此正指該州之事勢而言之耳是通州之軍不可調動者一也且新舊二城周圍不下十數餘里中設大運倉廩不下七百餘座內儲軍糧不下數百萬石外集官民船艘不下數百萬隻此中設立初意淵乎微也藏威養重方慮兵馬之不足而可使之孤弱一至此乎是通州之軍其不可動調者二也京師之西有涿州東有通州北有昌平州皆肘腋重地若俱屯以重兵領以大將而本兵居中制之則屹然爲京師三輔居常夾拱有虎豹在山之威有警互援爲首尾相應之期夫外有兩關內有三輔足亦於重驅輕之策在今尤不可以爲迂而忽之是通州之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通州防守

二

平露堂

軍其不可調動者三也。夫不可者三，而今輒自變易之，比其時或出于目前之急，不得已而然也。加蒙乞勅該部將邊關應戍之役，擇地方之稍緩者調之，而通州原調之兵，准令回城照舊防守，一遇邊方有警，仍勅御史之巡倉者，任劄於彼查復差占，清補逃亡，責令晝夜巡邏，春秋操演，以張皇國威，防護倉場，而安衆庶。如此，則不惟於衛內防外之圖施而弗變，冀日趨於有備，而國家謀深慮遠之制守而弗變，益總其祐于無疆矣。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通州防守

三

平露堂

量河渠以備規則

臣惟天津以北，一帶河道本爲漕運，而設專官近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剝，在民船則苦於拘擾，在運官則徂於冒破，在軍士則減其羨餘，上下相蔽，彼此互爭。臣前親歷河西務地方，詳加經理，稍便軍民，緣是推類以盡其餘，而凡事之未便者，審機度勢，似不容不變通，而以時措之也。故今年四月以來，臨清衛糧船淺阻於天津以北地方，不能前進，臣恐遲悞，根運隨差，經歷詹鳳等呈知工部管河郎

中荆應春切責委官胡寬齊華等，調撥提淺人夫，分派各淺，設法挑濬，始得疏通。但臣思今年如此，來歲可知，今後合無責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淺地方，督率人夫逐一整理，務使水歸於一，庶漕船不阻，而起剝者鮮矣。此則時疏導以齊河洪之分合，或者其可行也。船之輕重，係於水之淺深，而賸價之多寡，因之。臣會同戶部鈔關王事華、欽議於河西務及通州石壩土壩各植木爲標，上刻之則望水以計起剝之功費其法爲密等級，各曰水則合無行令委官華富李仲春將水則三等，即發各運遵行，即水則之淺深，知起剝之多寡，或剝或否，可坐而定，而冒破者無所用其計矣。此則立標準以測水勢之淺深，或者其可行也。軍船起剝，不得已借用民船，拘留日久，則費用日多。臣計其工力與其食用，知倉戶部員外郎程珪行令各運自挑花淺起者二兩二錢，自楊村起者一兩九錢，自河西務起者一兩三錢，自王家擺渡起者一兩，自里二酒以非起者六錢五分，自啞扒庄以非起者五錢五分，自郝家務以非起者四錢五分，自中心樓以非起者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漕運調四

下露堂

二錢五分。若運船直抵石土二壩者，免其腳價。則拘留者庶乎其不擾矣。此則量灘淺以議腳價之多寡，或者其可行也。水次兌運期限，不獨當嚴於運官尤當嚴於有司。蓋運官違限，監兌者查叅之，而有司違焉，則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臣欲刻之印信交單，責令運官執赴水次，會同有司。自某日運船抵水次某日，有司分派糧長花名某日較斛某日探米晒揚，損折若干。加潤若干。某日開兌某日兌完，容同填給運官投文之日，送臣查考，以便量情衆治。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年任俸之罰，不得偏累運官矣。此則置長單以稽有司之遲速，或者其可行也。督理倉場等官，歲選官撥以供書辦曾經題請，未實舉行，以故其進也百法鑽求，其既也任意盤據，違例生姦，莫此爲甚。臣於今年二月，會同總督衙門，將應該書辦人員，補封考選，照數開撥。已經遵例一革一換外，但竊思臣職提督倉場兼理河道，而漕政銀庫俱應關防，兼以交代不一，較之事簡而任久者不同。自今爲始，合無照依巡書期限，每三年一換庶事體之習熟有恒，而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五

平露堂

替之期限有定，假使生奸，或可免矣。此則准巡書以定書辦之久近，或者其可行也。倉場官撥冗員太多，則東平而冗食之者太衆，但法制既定，裁革實難。臣欲於通倉守支之人，凡每厥生放利有正糧二平石以下者，准照京倉事例，盤於見年代放而守支者，即日起送，以省冗濫。蓋粒米之束，苦備千狀，而坐食之冗，歲費萬餘，爲國惜財者，雖小不可忽也。此則勤交盤以限官撥之去留，或者其可行也。至於均驗給以普賞鈔之恩，臣欲令通官預領於鈔關，不許輪年，官封必驗於東廳，然後給散。庶散足而東給官旗不至于尅減可也。公體察以避白糧之困，臣欲於部運之官，得効其食於挾詐之黨，得禁其惡。庶垂至而還完糧戶不至於破亡可也。扣輕資以免借貸之苦，運官自河西務起剝既畢，將官銀扣於鈔關船戶至張家灣卸糧而回，遂當官領其腳價，是單免先時以借貸民不過時以守候矣。預給散以免東阻之患，則糧米呈煤之賁，即驗輕資銀兩運船起空之日，即散軍士奚餘是船不候而先回，軍得銀以少濟矣。廣學斛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六

平露堂

省較勘之費。蓋兌根有正斛。起根有挈斛。今後合無每船今漕運衙門。給與挈斛一張。每年禁該囑委官不許仍前較勘。如此則增釘加條之擾。費米索銀之弊。可以免矣。清軍伍以杜規避之奸。蓋富室買米開役。若差偏累貧軍。今後合無令各軍給領羨餘之日。就使赴臣等稽查。中間果有老幼貧難之人。即與行文除豁。如此則賣富差貧之私。盜米掛籌之累。可以免矣。凡若此者。皆臣之責也。而河道則屬之巡鹽御史。事權既限於職掌。則舉措不免於艱難。如蒙勅下該部將臣言再加詳議。擇其有便於軍民經久可行者。載入議單。以便遵守。仍轉行都察院。將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分屬於巡倉御史管理。以便責成。庶幾法隨時而益。詳弊不生於簡畧。職以專而益勵。政不壞於因循矣。

議消耗以平收放

倉糧支放

臣伏觀大明律內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作數支銷。依令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糧。須要盡實報官明白。正收作數。此 祖宗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卷之一 公集 漕運條 七 平露堂

成法。歷代遵守。並無拘定附餘數目。何也。蓋以倉廩之坐落者。其地形之燥濕不同。虫鼠之生息。其靈耗之多寡不一。故附餘之糧。必臨時從實計算。不能一槩拘定。而遂緣以爲例也。迨至正德年間。管倉人貝隸於內臣。比時放糧一版。適有附餘米四百八十石。伊遂執爲定規。以例其餘。更不復論其支剩實數之多寡也。後雖更設官員。然皆襲弊承訛。未經裁正。臣自提督倉場以來。竊照議單內事理。凡京倉收糧。加耗則例。兌運者每石七升。收兌者每石四升。支運者每石一斗。一平通融。加笑。每正根一石。大約加耗不過六升。進以七八年之久。而一版之米。方得支盡。則是每米一石。在版每年折耗米不過七合有零。又况虫鼠之靈耗。暑濕之蒸泄。正糧不致虧折。亦已幸矣。又欲於陸升耗糧之內。省存四升。求足四百八十石之數。若非神運鬼輸。何能取足。是以放糧之時。必須低窪斛面。以克附餘。至於收糧之際。又欲告增斛面。以備折耗。各執一端。互相手競。而漕運官軍。尤被誣難。以致往往欠負。賡補。夫以庫倉錢糧。平收平放。乃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卷之一 公集 倉庫條 八 平露堂

祖宗成法載在律例所當遵行者也。乃至增減斛
面以充附餘則徇私意。稔宿弊而損朝廷公平正
大之體者莫此爲甚。如蒙乞勅該部斟酌裁正。凡有
附餘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支銷。不許拘定。則個
其漕運人員許其親自行舉平斛交收。不許踢斛淋
尖其支放月糧軍士照依較勘斗斛。唱名給散。不許
短少升合。當事諸臣敢有仍蹈前弊致壞成法。容臣
等指實參奏。如此則政令一而上有道揆好法而下
有法守矣。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卷九

平露堂

任光祿文集

書揭

任環

答王東臺書

用將略

任兵仗在戎御解保甲曹屠立頭續父老至今能言
大東南之患何異七年之病哉。夫去七年之病則非
三年之攝不可也。今之命醫者曰速已之速已之醫
取必于歲月之遠而無旦夕之効。則曰是庸醫也。怒
而逐之。致使虛扁在旁。莫敢伸手。強而促之。烏附一
湯。至者洞下。吁亦危矣。彼虛扁者豈不知緩治之爲
人之難治者有命有所不救也
功易附之速害。顧勢有所迫。法有所不得。施利害交

于前是非眩于中求免之心勝。則體病之念荒矣。今
之虛江今之所謂名醫也。其察藏之精運用之妙。緩
急標本之宜。調理攻治之當。皆自得於方書之外。而
取試于屢服之驗者也。惟盡其所長。不促而眩之。使
醫適於藥。藥適於病。焉耳。虛江之醫環知之。環輒逢
人而道之。亦如虛江之所以重於公者。而重虛江但
未知用醫者。肯能不促而強之否。環亦受成於人者
也。以環於虛江事相類。故在乎我者。吾盡之。其不在
我與。不在虛江者。有命存焉。或日用藥之道。醫治三
已治七。元氣不培而責効於金石草木之微。此得之
彼失之弊。岐之必復之。吾未見其爲完人也。環嘗以
爲名言。不識公以爲何如。率爾談醫。不覺瑣瑣。惟公
進而教之。且不以語諸人幸甚。

呈諸臺揭

屯兵拒倭

即今浦東之寇。尚有二三。焚舟結巢。勢益必熾。此當
慎重圖之。而不可易易視之者也。今冬之患。本自可
虞。而來歲之防尤宜深慮。調來客卒僅及五千。而弱
脆不堪。又居少半。審形量力。察彼知己。所謂戰不足

守有餘者也。督之過浦則王及爲賓屯之重地則以
靜制動得失較然不待明者爲今之計宜于華亭上
海嘉定等處各屯一枝休養訓練使虎豹之勢隱然
在山仍選地方輕兵及山東箭手零擊刁剿多方誘
擒迭出更番使彼不得安息賊計窮困必將四散突
衝然後乘機督發客兵擊之不出則守之但令內地
無虞不妨遲以時日此則寓戰于守制人而不制于
人萬全之道也若徂于近利遂於成功率方至之兵
攻必疲之寇犯深入之戒寡特重之謀萬一疎虞則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屯兵防禦士 千露室

來年之事去矣夫川兵之後猶有湖兵湖兵之後更
將何繼此本道之所以日夜憂傷而一息不能自安
者也伏乞毅然主張乘機後動去東南之積滯復天
下之太和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師出在邇兵行尚
謀言出血誠不敢隱諱請乞鈞照

呈諸臺揭

分兵防倭

竊惟遺賊者得便經過者長識本道庸愚不能力主
永保二司之兵使之決不過浦致有元日之失肯村
之事又出料境之所不到至今痛悔無及即日諸寇

縱橫千百群出捉來奸細往往稱言過浦而軍回散
之後內無足恃之兵守恐疎虞况可輕進調來箭手
千名雖稱雄壯然長技止于一射而地利况且未知
此與山東士卒其名不同而其分數大畧相等東兵
以三千之衆而不能剿賊于未熾之前選兵以一千
之寡而欲制賊於既猖之後此其不格何待明者况
此軍原係防秋之兵而宗禮又係非來之將必須萬
全以歸始于國威無損若復輕挑速戾故蹙前愆日
下何以紓憂他日何以對上爲今之計宜以此兵仍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分兵防禦士 千露室

守浦西以同內勢樊恭將及各同知之兵分布浦內
以防渡越海防道之兵併樊恭將之兵及熊同知所
替之兵相機發至浦東俱於賊巢之北周浦等處屯
劄按伏刁剿把總陳習王應麟之兵仍各屯該所每
日出兵一體設伏遇有新賊會同各技先行進擊使
賊不得合勢若舊賊流動或往西南則併力尾擊或
侵犯渡浦則樊恭將各同知之兵力行堵截示佐擊
之兵隨向過剿仍行上海嘉定太倉常熟各該守甲
官督率新招王兵振揚聲威以示有備如此則以遠

待勞。賊不敗而走矣。不得于此則得于漚。不得于旱則得于水。外此而欲輕試人。僉以圖難成之功。復蹈危機。又取日後之悔。非本道之所敢再言也。

呈諸臺揭 按伏水兵

近聞江北之寇將出長江。松江之寇將出乍浦。此蓋聞大兵將至。各思遁逃以求生者也。夫倭奴之技長于陸戰。我兵之策得于水攻。此固部隊之所洞察。而亦用兵者之自竊窺者也。爲今之計。合無行令。俞總兵即將各總兵船盡行防守各口外。其餘福沙蒼船分爲二艦。一艦本官親自督至金山乍浦一帶。一艦委官督至崇明沙後一帶。各按伏深洋。不露形跡。請乞大兵先于常州江陰之間。大張聲威。作爲驅擄之勢。則江賊必聞。而兵船之在崇明者。或可收捷矣。南賊聞風。必將併去。如尚遲留。仍請大兵由吳江嘉興照前聲勢。則南賊不知爲訖。而我全功者。必乍浦之兵船也。夫用旱兵之聲威。則敵不知其所守。運水兵之長技。則敵不知其所攻。此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之道也。

卷終

皇明經世編

阮任二公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樂俊維著

書

唐 樞

簡分守公

嘉靖四十四年

世宗時以定李福慶後襲官

浙東巨寇以台爲善巢穴倚山以爲後展入海門以爲前泊事急出洋則四風無阻三者皆莫台若所以

皇明經世編

樂俊維著

一

平露堂

孫思袁甫方國珍咸得先者宋高宗航海亦潛泊金嶺山而拉黃巖爲首攻則其計出人上可知矣倭宅東洋正對浙福差南寧波路要而露以是漳寧人出不得歸道入不得蔽隱故習悍藝而成連結乃其勢之所必至者夫倭有七道而五畿之地不與焉海道三山道三陸道一今彼避荒之說蓋非假辭去年山道苦旱我人久蓄之奸曰俟其饑而引之而其畿上固不知之然則茲役也我人爲主而彼則爲賓況乎復有暗柄其中以伏深圖者耶知此而後可

皇明經世編

樂俊維著

二

平露堂

以定兵議收成功矣其昔賊人志無向寧殘窮衢而出要語詳其所新發可以窺其計之所在利于寧而舍必復有事于台毒不潰而能免于身禍得乎竊念台之無備可直搗而破所未卽入者非其力之不能彼亦慮夫蒼山之鐵玉環之鹿毒坑卒之復西下能襲而不能久若得于寧而舍之則必計運海門以南輪松門以禦諸力誰其當之此不可不先爲慮也夫倭雖夷其舉動必有因本朝數次來寇皆非無說故東南小國不下百數皆所服屬今事不起于彼則其求有不可言者近來許棟李光頭之亂皆係我人亦因雙嶼澳既失無所歸巢而發彼雖勾合佛郎機船揔不餘三十隻又志在鼠偷乃不旋踵以殄其始也以不通商爲迫故海之懷寇自嘉靖五年始也然而南紀澳爲巢而已其繼也以掠人而今取贖則自嘉靖二十年後始也然而其夥四五屬而已而今布腹心而延衣冠智慧之徒迄今不早圖誠不知其所終爲今之計恣請巡視以一車權倣宋紹興間傳箭之法以嚴戍哨選領精銳酌中餉以充應援復備

處兵任忿激，仍安撫地方，以爲內固及前所陳緊要事宜，早賜施行，庶無臨事之悔。不讓公以爲何如也。

復胡梅林論處王直

此書與前書同，是當時會經與王直相商，故其言主撫。

順其請有五利。一曰：今方海寇熾虐，殘害地方，財費靡極，公私俱困。久經四五年來，弄無全策，賊未盡滅。王直自願招諭島倭，以夷攻夷，立功報效，坐令地方安堵，東南稅賦之場，復舊生理，似亦便宜良計，實爲利之大者。二曰：切念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中國與夷各擅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樂係雜著

三 千露堂

所在，人必趨之。本朝立法，許其貢而禁其爲市，夫貢必持貨與市兼行，蓋非所以絕之。律款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至其公同驗寶，則延禮有銀，頒貯有庫，交貿有時，督主有提舉，有市舶，歷歷可考。又例觀廣福通商行稅，在王者有同仁之政，在吾人無獨棄之情，止惟洪武十九年，倭國如瑤，構通胡惟庸，假進偽獨，高皇帝怒以絕之。太宗而後，復宥如故。若其私相商販，又自來不絕。守臣不敢問戍哨，不能阻，益因浩蕩之風，勢難

力挽。一向蒙蔽公法，相延百數十年，然人情安于賄記之便，內外傳襲，以爲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後，守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轉而爲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延，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實係于此。夫商之事順而易舉，寇之事逆而難爲。惟其順易之路不容，故逆難之圖乃作。訪之公私輿論，轉移之智實藏全活之仁。前此侍郎趙文事都御史鄭曉等，各有建議，本兵革豹，曾有覆題。國初有論倭書，所以爲高皇帝廢市之勸。高皇帝使假之以年，或不能不自更其令矣。三曰：開市必有常稅，向來海上市貨暗通，而費歸私室。若立官收料，倍于廣福多。甚況今海上戍額，卽令事平，必欲如九邊故事，定立年例，以充餉費。舊時兩浙，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繁紆二十里，衛所巡司各衙門兵卒約二十萬，有奇。歲費五十萬有奇，各縣徵發舊額已定。見今客兵大增，何以處給？且兵荒之餘，百姓貧苦，不忍加賦。若得海上之稅，以濟海上年例之用，則一舉兩得，義守有賴，公

卷之一 樂係雜著

四 千露堂

私不固矣。四曰凡海上逐臭之夫，無處無之，惡小易動之情，亦無處無之，無薪捕魚，運俟射利者，原無定守，不得安于其業，則隨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無所效尤，以爲適。故各年寇情，歷歷可指。壬子之寇，海商之爲寇也；癸丑之寇，各業益之而爲寇也；甲寅之寇，沙上之黠夫、雲間之良民，復大益之而爲寇也；乙卯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迹是而觀，能無治其始乎？五曰東南鄉兵孱弱，未易練成，所

皇明經世編

禦倭籌略
卷之一

五 平寇室

調各處驍悍之卒，前事有監，恐爲地方不測之變。況土尚各別，長技莫施，又居民久疲，恩息便宜，一節縱非經久可行，亦姑爲目前紓急計。其分量蓋得算多而衆心順者，順其請有五處。一曰今日之請料，其情實不虛，彼之才力亦料其足以制握諸島，何也？彼有妻子繫獄，乃其至情，又于開市可以得利，規利而免禍，何不爲之？彼稱倭王權弱勢分島主，誠有是聞，誠不虛語。且倭國五畿所部并東海道十四州南海道六州，比陸道六州，東山道八州，山陽道八州，山

陰道入州及西非三島，皆不易發，惟西海道之西二三島，慣構內地人交易，彼亦不自製舟，舟造于閩，唐事起于我，人諸島之外，有地名對海洲，內有大唐街，皆我人所居，中國貨至此息肩，人諸島尚距百里餘，是以王直所與交者，不及數島人耳。彼皆腹心往來，行止可洩，但慮別昂間風而至，雖有原與王直所定規約，不肯聽依，揮論則譁，導宋素卿之舉，不能必其無也。但市之有訟，雖周禮亦有之，苟無大禍，庸何泥耶？二曰古今異宜，從衛必則時多寡，永樂初定

皇明經世編

禦倭籌略
卷之一

六 平寇室

日本貢人，毋過二百，至宣德九年，復定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把，其商船在海重貨所挾，必有堅銳之隨。洪武十五年，倭倭指揮林賢令陳得中邀入貢，歸廷用資裝，致生大釁，人心滋憚，此等事不能料其必無，尤虞托始之際，尤駭見聞，只始畧之，可以濟事。三曰海中貨市，各有行商地，而浙中開市，廣省方物，或皆利其極便，相湧而至，或彼此不相容，或雖雖不善處，致有門庭之擾，但世無無爭之地，又開集別港，不爲我民害可矣。四曰自來下海船，造于廣

福陽山梅林港等處事無泛出其船冬泊南紀嶼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等處居有定所暫時通後商有林同泉王萬山陳大公曾老陳思泮六七起夥有定數行之既久射利日增居流不一致添地方警備不追咎始事乎然事局日換法立弊生亦是常情常理雖大智不能先必 五日王直行商海上結令內地居民始最親信其於海上諸商伴亦各推服嘉靖三十年申自官府自願除賊陳思泮被其擒殺有功然是時不肯身親出見其深藏三窟實非籠中之鳥及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只皆內地人自爲宋元倭夷進寇之盛及 本朝洪武二年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永樂二年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正統四年十一年景泰六年劇于犯順只皆倭人獨舉今則內外通連公竊擾甚處以窮詰以示將來深爲本法只事機未值姑徐圖之或亦施行之序耳 三日自賊起事迄今前後共得首級數千見今松江等處巢穴所蓄總不上一千之數諸司奮厲比前精神益倍若漸次相機追剿不日或可全拔掃滌妖氛其舒神人之念乃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張又內險外饒，驟其立功，許其自全，以至仁待之，其肯自效？乃理勢所必有失此機會，或直惡貫而斃，則在繫者不爲奇貨，承應者無此才力，雖欲爲此，又不可得。三曰本朝自天順以後，海上無事，內外人各無犯者，及至嘉靖元年，偶有謙導宋素卿之變，然止自相爭殺，非所以犯中國。蓋本朝海防經始于洪武二十一年，信國公湯和繼葺于永樂間，都指揮谷祥、張義正統間，又特命侍郎焦宏復爲整理，嚴密貨道，不通天順以後，市舶權重，市者私行，雖公法蕩然，而海上晏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驗。今之議者若謂王直不當宥，則可若以市法永不當開，則恐非細思而詳考也。四曰去年賊勢猖獗，進兵不收，全沒督察趙倅、鄭廷訪、琴情故有蔣洲陳可願之計，二人遠涉紆謀，畧有次第，却之是棄二人而罔小醜，非所示信矣。

工督府開市事宜

一收稅則例，悉准廣東夷貨事理，定額。一夷商泊船列港，內地人往彼處交易，事畢各散，毋得久居本處。一內地人齎貨出海，先于定海關開通報單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于露堂

過取，照隨赴提舉司起票，起收稅衙門納稅，纔往列港成交，其買回夷貨亦先于定海關開通報單驗過，取照復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一收稅專設布政司官一員，往酌定海關稅物，隨送定海縣貯解。一齎貨往來，限定海港一路，不得別由他道違者，卽同私自通番。一列港設立房屋，常令哨軍若干名，若任每月更番，若有客船到彼，卽回報知，以憑出示招商。一開市之後，沿海衛所巡司各舉修武備，益嚴防哨，查于舊額官軍缺乏者，調發處補。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

平露堂

復潘笠江姜蒙泉守巡二公

一練兵，夫謂練兵者，將豫習而使之戰也，故必負可戰之具，而後練之道盡。東南之冠，秘諸百出，而我獨驢其民習技擊，縱令盡技擊之術，不足以當巧詭，而今之所練之兵，鎗不識十八法，刀不明子午，弓弩不

中的火器見敵不能引燎烏在其爲習技擊乎。練不成統知其不能取勝于敵也。今之兵旣云練矣然談陣而行伍不明見敵而輒北走節制無以律之雖有技擊知其不能施又烏望其敵敵哉。倭有三刀法在中國人絕無可負之具三刀法蒙人只待人先舉我不先舉則彼法無所施中國人隨之而後以彼爲進止彼止無所施必出奇追伏以俟我亂我之敗內于一亂亂則有技擊無以用之而我之練兵者不教其所以不亂而徒以技擊爲事烏在其能練也。三官不

皇明經世編

禦倭雜著

土

平寇堂

論

江防論上

鄭若曾

本地之官領本地之人爲兵。冠人本地卽以本地人禦之。寇其地而不能禦卽罪其官。本地之兵自食本地之食自食其食而自衛其身古列國不借兵于異地其利害當已且能自辦其餼廩探費而備亦不致糜費之多間有意外增出事件可撮補應用易于處轉庶民力易爲而民情悅就此足食之大凡也。若某項充某用某用應某數不敢濫列當嗣布之。

皇明經世編

禦倭雜著

王

平寇堂

若入江，則讓曰：此操巡之事也。一江南北，胡越頗分，同握兵符，爾我相遜，何惑乎？江冠之弗除也哉！如愚見，莫若先正官聯，官聯者，聯屬四人爲一，利害休戚，異形而同心，戰守賞罰，會謀而齊舉，如江冠而登陸也。操巡督發江船進內港以協捕之，陸寇而人江也，巡撫發哨船出外江以策應之，庶乎寇計窮而無所容，江中其永清矣。江患息，則留都陵寢，萬億年永固而不搖矣。江防之策，就先於此。

江防論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海船入江，必由崇明南北二路。縣後編擔二汛，在縣之北，易於膠淺，凡舟之輕小者由此而行。竹箔宋信嘴在縣之南，其水深窪，凡舟之重大者由此而行。二路堵截，更無入江之路矣。崇明者，天生此沙，以鎖江之海口。江防第一關鍵，實在是也。過此以西，方論管前靖江金焦，此設險之大旨也。向之建議者，設將官結水寨，分守乎江之兩岸，而海口入江之處，止以崇明官兵禦之，遊兵都司應援之，愚以爲非計也。海口兵力，孰與江中諸寨之多？分戰江中，孰與并力禦外？

之易似宜立爲規制，賊尚在江之時，江南江北兵船分番互出，常以一半至海口協守，崇明南北二路舟累力齊，則賊必不能入江矣。此守江之上也。營此不務容賊入江，江中之師，餘散力分，欲望其能勝敵得乎？雖然，擒江賊亦無難，所患者我兵自分彼此，不若敵膽之合一耳。若賊過營前沙，而營前之江南江北火速出援，左右翼擊，不坐視乎營前之兵之受敵也。過靖江亦如之，過金焦亦如之，賊進不得前，退無所通，我兵有增而無限，賊舟有限而無增，勝負不亦較然矣乎？愚故曰：二提督爲操巡，必四人同心而後可濟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江防論下

今之論江防者，就不口營前沙者，大江之第一關鍵也。靖江江陰，其第二也。瓜儀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者，則海寇不能飛越，而窺留壠以愚觀之，殆不然。何也？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從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而進者，以沿江南岸，疊嶂如屏，而潤州金陵之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

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豈非地勢之至要者哉。故保留都須嚴江防嚴江防。須重江北賊計狡猾常避實而擊虛。不可但以江中之關鍵爲恃。而爲賊所詬也。

湖防論

太湖古震澤也。延袤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自宣歙以東。富陽以北。諸溪山之水。咸吐納焉。全吳巨浸。無大于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于此。向來皇明經世編

禦倭雜著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論經畧者多未之及。此無他。圖志弗詳。阨塞無考。故也曾也。遍閱史志。及訪者。艾太湖圖古所未有。王文恪公始作之。曾覓而觀之。僅可以供賞鑒。考勝槩而已。而險要防守。皆弗之載。豈非古今一大曠典耶。乃操小艇歷五湖。越半載始有所得。凡港瀆通塞之迹。古今同異之名。何者爲水利之所關。何者爲兵防之所要。悉詳誌之。而繪爲二圖。繪全湖之圖者。昭形勝也。繪沿湖之圖者。詳區畫也。庶司兵者得有所據。以便規畫矣。或曰。東西洞庭及瀕湖諸山。古來兵燹莫

及。吳必謹守禦而圖之。曰。自古大兵之下江也。或從京邑。或從三壩。志在城郭。則山林必在所遺。若倭寇則不然。志在擄掠。棄無就。有今腹內諸村鎮。搜刮已盡。其志必在未經兵燹之處。則沿湖諸邑。非所當防。

太湖東及上流。城郭皆在。非所當防。中已爲用兵之地矣。

者。現況自宜興至金陵。爲道甚捷。皆今日兵議所未及也。其可不思先事之防乎。或又曰。湖中風波與江河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漁網船不可也。何也。江湖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大者爲川爲襄。小者爲滿。皇明經世編

禦倭雜著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江洪爲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皆各圖形于籌海圖。篇可覽而知。若湖泖之船。雖生長吳地者。問之多不知。況以宦游之人。而知用之乎。請詳言之。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駁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屬司所用者。謂之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者。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尤來若漁船之便利也。漁船莫大于帆舁。其桅或六道或五道或四道。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二隻合爲一舍。素爲賊之所

畏雖皆貨鉅萬不敢近也。聯而綜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二道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風息時無間大小皆不適用。舂帆皆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無櫓其傍無槳。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擘桿爲有用矣。其次爲遶江船。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櫓與槳。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楊子江則由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行。然水重載壓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爲嚴船。又其次爲小鮮船。二者皆有帆。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寧堂 主 而有櫓遶江嚴船商賈貨之遠遊荆襄近使江莊小鮮船亦爲通販之用。皆湖中之漁舟而兼事乾沒者也。又其次爲剪網船。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爲絲網船。駕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爲割船。三四人盡槳如飛疾于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渚泥濘賊舟舟滑難立。大爲賊之所憚。此船唯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而吳江之三十九都者慣一行劫至爲可惡。凡此

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湖渚內港漁船尚有輒網趕網逐網罩網江網漚網六者皆遲鈍不適于用。所適用者惟鷓鴣船。出于吳江長洲二縣其駕使不過二三人其駛埭于剪網善用之大爲軍旅之助。或又曰。遶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曰不然。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非溪葉港寧落洪。關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渡晉口港。無錫之獨山蒲嶺吳塘門武進之馬嶺山。宜興之荆溪東錢河析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爲之探報。帆皆遶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訓練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于官。竭其重役。專委一廉仁有司點閱之。則度乎不敢規避耳。

倭寇論

禦海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爲定乎。曾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負民以海爲生。蓋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

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鯨以犯閩浙直隸此輩恒先
遇之有被殺者有被擄爲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
條無居民守禦賊得以深入總督胡公史趙工崗之
議所由建也國初以來從來無人發此自二公上疏
之後則不美其卓識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
將官遵而行之始覺其間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太
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艤舶有便否蛟
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于累
卵無惑乎其爭執爲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
皇明經世編
倭至必預知爲備亦甚易非若乙那以前倭船至岸
人猶未覺其爲寇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是
困咽而廢食也烏可哉如愚見哨賊于遠洋而不常
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足之謂善體二公立
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洋山記

洋山乃蘇松禦倭海道之上遊也舊聞此山陸淺不
可以泊舟惟娘娘廟四南畧有泥塗可以暫泊今乃
知其不然蓋海舟必得山嶼而後可泊無嶼之山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禦倭策

九

平露堂

可以避颶風如之何敢泊也洋山乃兩頭洞西北高
百餘丈週圍約七八十里形如圍樹其中有十八嶼
如一大湖可藏數百艘滿口面北娘娘廟在焉海水
鹹不可食唯山嶺有一池泉淡可汲倭船與我兵船
必繞而汲廟東有巡檢嶼故址山口有一山名陸家
市山麓俱白沙如粉非泥塗也邇年當道建議浙直
哨船期會于此交輝信驗深爲有見何也洋山南去
定海非去吳淞皆一潮蓋在浙直之交適中之地也
曾嘗出定海關踏勘海防形勝而深有感于天心設
險以限華夷舟山諸山者兩浙之屏障也崇明諸沙
者三吳之屏障也定海海外非止一山舟山其魁焉
耳舟山之東非有灌門長塗代山衢山西非有馬墓
兩頭洞東非有沈家門易沙門石牛等山衢山之東
北有馬蹟山馬蹟山之東北有陳錢壁下二山陳錢
者中國海山之盡處也倭倨望空明而來萬里風濤
茫無際涯望見陳錢則喜中國將近有山可泊既至
陳錢然後南北分紮若經馬蹟大衢而西過舟山則
兩浙受其患不經大衢舟山而向洋山之西進北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禦倭策

十

平露堂

則歷淡水門大七小七四衛寶山北衛高家竹箔二嘴或東北衛三片扁擔二沈蘇松江北惟其所驛免

福建事宜

按福建經畧之術有百年之長策有一時之權宜何謂長策修復海防舊規處置沿海貧民得所使不爲賊內應是也何謂權宜今日福建之患有二曰山寇曰海寇海寇乃本地之民糾之而來苦無兵以殄滅之耳然欲練兵須先料理養兵之費費無從出必加賦于民夫福民不受官約束其來漸矣常賦之額且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不可徵况額外加增乎吾知兵未練而變先激矣若非早爲之所萬一福建失守則廣東將隔絕而不通而浙江與福建連壤其禍亦烈矣與其至此時而動各省之兵馬錢糧孰若早聞于朝請銀十萬兩募兵一萬人到彼操練不假福建之兵不費福建之財先將沿海通番之人與賊盡行剿滅兵威大振則破竹之勢山寇不攻自平矣由是而選練鄉兵由是而加賦充餉由是而修復海防舊規以爲百年經久之計豈有不可行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一

華亭

徐乎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顧開雍偉南

徐鳳彩聖期參閣

袁永之集

頌

袁 袁

陝西諸將破虜頌

破虜

皇上御極之六載文教聿興武功載揚維時西北諸虜數寇邊鄙狡焉不靖夏六月遂犯我花馬池毀我

皇明經世編

袁永之集 破虜 一

平露堂

藩籬蹂我禾稼於是提督尚書臣憲選將厲兵捐授方略諸將臣卿臣瑛臣義臣佐率所統漢土游奇諸軍協規同力分道竝進臣雲賈勇陷敵覆之固原窮追逐北俘其醜虜三百餘級器械畜產奴獲萬計聲震荒外臣憲馳捷以聞皇上賜璽書褒美乃命幕府第其功狀頒賞有差昔周之宣王中興修文武之業以恢張周道時則獵狻未夷命方叔征之六月出師不遑安息故詩人笑之曰六月棲櫜戎車既飭又曰薄伐獵狻至于太原中興之功於斯爲盛我 太

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奄宅寓甸暨我 太宗文皇帝

親御六飛芟夷餘孽定鼎北極開廓洪基肆我 皇

上嗣統中興內脩外攘思光 祖宗之業推轂授鉞

懷頗牧而興嗟蒐卒補乘咏車攻而嘉嘆是役也師

徒不動弓矢無辱膚功休烈視周宣有光臣謹作頌

以章中興之盛且以震動海內傳示罔極焉頌曰於

鑠皇明允葉重光 帝矢其謨嘉靖中邦華夏蠻貊

率享宋王蠢茲戎虜干我天常負固匪茹犯我朔方

蹂躪師田繹騷邊疆天錫 帝祐允文允武推轂授

皇明經世編

袁永之集 破虜 二

平露堂

鉞折衝禦侮桓桓元戎分陝開府乃杆牧圉四鎮攸撫稟受成策壯猶克舉左右節制進退規矩六月維夏虜敢跋扈肇突城堡深入險阻神憤而疾士赫斯怒元戎帥之爰整其部維時虎臣協規來聚嘽嘽推推褰帷承羽二矛重英長轂百族鍛乃戎兵飭乃樓櫓旌旗蔽雲矢石如雨賈勇先鳴闕若虓虎殲之固原俘其醜虜獻馘進連輜重咸取五日四捷奏茲膚功旃裘震驚王庭以空露布朝馳于甘泉宮 帝嘉乃勞寵賚攸崇錫之金帛賜以彤弓策勳飲至廟謨

斯知昔在周宣委任方叔六月徂征戒茲戒服饗飧
千衷以匡王圖赫赫高皇神創天祿夷德腥羶底
于刑戮昭哉文皇光緒歷服六月出師迅掃穢亂
殺胡奏捷奄定傾覆拓地開疆式同鴻休皇帝聖
哲與神爲謀功光周宣祖宗是侔維茲駿功元戎
之力皇有虎臣効順率職武功載揚王猷允塞干
羽兩階遠人來格弓矢斯彀疆場永謐皇帝壽考
於萬斯年百祿是遒如日如川皇帝孝友光於神
明獻馘九廟洋洋來獻小臣作頌以颺厥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陵廟

三

平露堂

河清頌有序

河清

明統天基命玄化浸潭休烈宣章珍符靈契頌儻曼
衍紛綸旁皇揭之策書傳諸故老難可悉究肆我
皇上度宗視朔迪詰考祥蓋六載于茲而黃河清焉
肇自靈寶達于平陽六日爲期凡五十里澄逾滄浪
洶拉湘渭邑居聚觀司府列狀謹按孝經援神契曰
河者水伯上應天漢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易
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見于河是故歷代寶焉以爲
聖哲泰平之徵昔宋元祐中鮑照作河清頌彼偏方

閭紀政荒民慢猶且闢誕矜夸盛稱幽明同贊神祇
與能矧我四隩同風八豳底貢雨暘若時昆虫闔澤
協氣薰蒸謳歌彌布爰降顯實以昭景福凡我王臣
鼓舞并躍夫稽之圖緯既如彼考之功庸則如此而

皇上方謙冲警惕懿鍊弗居祭告惟謹然茲事非
細不有述作曷示康休臣謹作頌雖詞義鄙猥文采
不足庶以掄揚盛美褒贊德業被之樂章竊附雅頌
云頌曰咨大河兮發源崑崙導岸顚積石兮駭奔龍
門疏九道兮曰鉤盤兩津浮瀾漫漫兮激矣襄陵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河清

四

平露堂

傾赴壑兮兼包并吞潏潏湧湧兮逝者徂征潛流地
中兮潏沮是經并渠千七百川兮清漱壤墳脉絡縱
橫兮潤涸濁黃曲直彙折兮浩浩湯湯渾水什石兮
其泥數鍾人壽幾何兮河清靡常於皇受命兮肇
啓吉康斤斤不顯兮上帝降福簡穰河水清兮錫覲
讜染亘下上兮達于冀方水維緩兮提提其清清且
瀾兮顯漁揚煽衝風謠兮頻珠曜光陽侯弭節兮河
伯獻祥龜龍負圖兮游戲水中央嶰嶰商飢石泐磬
兮滌繁榮曄洪固之竹青青如簣兮壁數下河河水

清兮 皇心豫說、皇謙冲兮、夙夜憂勤、曰皇天無私兮、惟善是親、謂河清爲異瑞兮、無若康茲小民、綏遠爲適兮、在乎一人、迺天休兮、敬共明德、神懷柔兮、小民教寧、時雨時暘兮、豐年屢臻、載九有兮、天衢之享、允猶翁河兮、地天平成、繼禹功兮、侈厥頌聲、億萬萬兮、孝孫有慶、

議

詰盜議 海盜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盜、若之何、捕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盜 五 平露堂

請試言其略、袁子曰、大海盜之爲患久矣、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海、海之利莫大于魚鹽、故濱海而居者、多業魚鹽、而習剽劫、且其地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達、故土著者、憑險以弄兵、而群不逞之人、亡命避皇、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剽寇商賈、劫掠村聚、以爲利、賦役之弗共、禁令之弗及、非一日也、元季張士誠李伯昇之後、起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爲盜、遂竊據吳興、以與中國抗、南向稱孤、幾於霸矣、高皇帝覽殷鑒之不

遠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衛、以防海盜、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蠹而弗脩、弓械千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遷宰陽託捕盜之名、而陰資養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盡廢、崇明一縣、荏苒爲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爲婚、姻而甚者、則豪奴佃僕、往往乾沒寇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爲守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遭厄鮮船鹽艇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飢盜起、肆出行劫、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一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盜

六

平露堂

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卽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憂、而甚爲手足之病、弘治間、施天泰、紐東山、紐西山、凡窮奮臂一呼、三吳大困、幸就誅夷、終難撲滅、因循至今、爲患日甚、王董兩姓、互相讐殺、秦璠黃良、從而繼之、竊伏海沙、公行劫掠、當衝者憂之、濫復兵備、莫寧海徼、謀之不審、輕信人言、始也招之不來、繼也勸之不勝、先鋒未交、而外間內作、倒戈奔北、殺戮覆溺、慘不忍言、何者、驅烏合之市人、以當鷙張之死寇、統馭之無人、簡教

之無素。海陸殊勢。舟楫異宜。輕舉而寡謀。既無後援。又無旁援。進無懸僭之賞。退無收斂之罰。固宜聞鼓而戰。慄望風而奔散矣。敗衄之內。此其已往者也。今天子赫怒。本兵張皇。命大將以征之。總數郡之師。旅固三吳之糧。餽下召募之令。而白徒雲集。行勸借之典。而富室叢怨。加之揚州之民。輕揚易惑。詭言沸騰。互相扇動。餽薦臻。物價漏貴。兵革一起。日費千金。亡賴之徒。竝緣爲奸。貪婪之吏。乘機斂括。江之東。浙之西。啓啓喪其樂生之心。有識者痛之。而淺謀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海 七 平露堂

畏也。糧餉之弗繼。不足畏也。然反爲所敗者。彼海。陸彼長於舟楫。而我利於原野。風濤之漂。囊潮沙之於淺地。利弗如也。主帥之權輕。應募之士脆。賞罰之弗嚴。鄉閭之弗用。人和弗得也。徒曰我衆彼寡。我有餘彼不足。可以必勝。而無慮此僥倖之謀。而非萬全之筭也。兵法曰。知彼知己者勝。又曰。妙莫妙於用間。用間則賊之虛實強弱。我悉知之。而後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彼長於舟楫。而我亦以長於舟楫者。制之簡。其精銳。嚴其教令。信其約束。明其部伍。懸重購以藏其渠兇。假已降以散其黨脅。猝然而發。倉然而集。倍而攻之。什而困之。樓船巨艘。以乘其舳艫之小。標鎗火藥。以制其刀矢之弱。凡江中之群盜。海濱之鹽徒。習知水戰。而樂爲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井之亡賴。望風而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偏哨。四面合圍。颶馳電駭。諸道竝進。人不及旋矢。不及發。而小醜夷矣。又且豫爲規畫。檄告鄰鎮。西則江陰通州。東則瞰浦寧波。嚴加隄備。以防乘突。退無所歸。散無所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或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海 八 平露堂

用海人因鄉閭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而漂至崇明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賊以覆敗漳人願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用是乎袁子曰莫獨漳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也故天下之患莫大於狐疑而恥功之不出於已也疑而忌未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序

皇明獻實序

皇明獻實

袁表曰紀載之書尚矣遷固而下罕稱良焉何哉世皇明經世編

袁永之集

九

平露堂

代遷移文獻湮滅傳聞者易以訛舛兼之好惡人殊隱惡溢美者多據事直書者少自非弘功異烈奇節碩材章昭顯著膾炙齒牙者鮮不失實矣古者左右史紀動紀言義兼美刺事綜小大靡不書之後世史失其官官失其職不穢則略匪諱則誣吾何以觀之哉吾何以觀之哉我明興高皇創業豪傑景附謀謀帷幄之臣風諫于內鷹揚介冑之士折衝于外丕建勳稱光享爵號勒名于金匱石室者不可勝數列聖繼承教化滂流人文開宣瑰璋卓犖之材珪璋

瑚璉之器溢於天府濟濟雍雍於是爲盛雖方圓異用甘辛殊和然其匡翊贊襄咸有可述而紀載未備懿美不彰通儒博士甚以爲病暇日忘其狂斐慨然有作肇自洪武迄於嘉靖武寧王而下凡若干人皆其著者據所聞見錄其大節略其細美又所紀者止於亡沒存者弗錄嗟乎天祿石渠之藏旣已深秘莫之能親容之縉紳先王又多異同紛紛不可考證孤陋乖刺詞不雅馴非謂必信必傳庶國家一代材賢之盛炳乎不朽是表之意也乃若有美無刺志而弗皇明經世編

袁永之集

十

平露堂

北征錄序

文皇北征

祖宗之創業艱哉高皇帝功過武湯遠矣定都金陵便委輸東南耳北方之事未之經營焉豈草昧初定思與民休息未暇歟文皇帝躬擐甲胄張皇師徒窮遐邇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妖氛蕩蕩焉廓清幾無孑遺乘輿所至蓋漢武唐宗所不到者諺云不一勞者不永逸神謨武烈詒翼遠矣嘗聞之故老云胡人廟祀者古今三宗焉漢武帝唐太宗我文

星耳虜經禽胡山。羣文皇紀勒銘石必下馬羣拜。
嚙指稱威神云。

平黎詩序 平黎

大司馬三山蔡公總制廣東西之四年既征努灘蠻
明年交南降是秋九月以十萬之師浮海征黎師三
道入窮追數百里封五指山而還崖陵地闢荒甸破
村崗二百七十斬首五千三百六十級俘百二十五
人降八千三百六十人瓊土以寧廣西參政王君鳳
臺既勒碑以頌維時公大閱于雷陽道出遂溪觀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黎 十一 平露堂

群帥以和威也簡能選良委任得人明也師至如歸
民不知役豫也用命者賞不用命者戮律也殲渠折
首奔從者釋信也兵不血刃役不逾時智也一勞永
逸止戈偃革仁也公之功大矣哉而公之心不自假
也是以形之歌詩恤民窮窶更獎閱將士之勞苦哀
黎人之無知憂愁嗟嘆而不能自己推公之心將使
克陽討先零罕開留屯罷兵竟下兩羗而揚雄爲頌
其事公之功豈直凡國比情表也無文不能紀頌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黎 十二 平露堂

德如子雲之於當時也今廣西之古田荔浦諸蠻間
出攻剽八桂之人喁然而望曰安得公以征黎之師
征諸蠻使我民永有寧居也他日圖形雲臺勒勲銅
柱必有繼吉甫穆如之頌以鋪張鴻伐者而何有乎
子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徐以彩聖期

徐銘常成紀參閱

章中丞奏疏

疏

黎倭疏

黎倭

章 煥

倭患之熾其原不在于外中原之雄威爲之謀主也
土著之奸人爲之嚮導也窮民爲之役使也有是三

皇明經世編

章中丞疏

黎倭

一 平露堂

者然後能深入長驅唯所適而莫之遏今軍典且四
年矣庶務艸創法守未明議論叢生事端督亂臣謹
條其未安者八事古者兵將相習殺賊素明乃可赴
敵今軍門督撫分閫列旄下文武庶僚紛然衆建然
皆空名有將無兵也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加以南方
素不知兵軍政久弛其視諸將弁髦也諸將之視郡
縣傳舍也兵將之相視途人也如是則其赴戰兒戲
也此貌兵之制未定者一也夫將無號令與無將同
兵無約束與無兵同故平時之節制卽臨陣之紀律

也今諸軍目不覩軍容耳不聳將令有急驅之不能

卒集朝而遣日中不至晝而遣日晡不至臨陣而逃

轉相劫掠成殺軍民報功甚者爲賊內應陳夷既久

漸成亂階因循則威嚴愈喪矯正則他衆易生此馭

兵之亂未定者二也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驕悍

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是在上醫國手劑量

斟酌對証而文病去卽已今旣無鼓舞之方復無調

停之法事急則倍賞以招徠勢緩則厭弃而生怨此

調兵之制未定者三也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無

皇明經世編

章中丞疏

黎倭

二 平露堂

賴紳竊亡命賊少不募兵不用游惰之人募處此也入穀中及至而茫無統紀聚散無稽
多寡不問故募而來而去而無兵則又復募府
庫罄竭道路釋騷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四
也當始發難時臣嘗有言急集海上之沙民可無煩
客兵衆論相持事機頃柱今壯士死于行陣頑民逸
而從賊民氣破傷摧慘已極乃始欲用鄉兵散客兵
此所謂倒行者也假令客兵已遣賊衆乘城鄉兵果
可恃乎鄉兵難恃未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
恐重爲客兵所侮此練兵之制未定者五也夫兵有

營伍則耳目心志定而約束易行。今雜處市廛嬉遊，至老百貨之所，飲豔侈俗之所，侵淫遂今。山東惟鈍，變爲統，稔狠苗鄙，野威習歌，舞精銳銷，夷軍氣不揚。淫蠱流行，死亡枕籍，此屯兵之制未定者六也。古者行軍動衆，必從枕席上過師，故進能克敵而退可保軍。今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俠邪之徑，至於斷港危橋，單舸片槩，或寒窰而渡，或泗水而遊，動犯兵家之忌。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斥候，止無堅壁，往往履危機，墮役計，落坑阱而不悟。此行兵之制未定者七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費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暮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軍機盡泄，士念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八也。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固乎敵者也。有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可統也。狹其教令，齊其法制，範我馳驅，是謂三軍之銜轡，則兵可馭也。隨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

狼土之兵爲之輔，則兵可調而用也。所募之兵，程其勇力而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逃者有弩戮之禁。至于驟曠遊民，給其田廬與之配偶，則可以繫其歸念。而兵可募也。以客兵爲權宜，以鄉兵爲寔用，日省月試，常如賊至，勞來不急，甘苦必均。則市人可爲精兵，緩鋤可撻利刃。故兵可練也。有管居故兵，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兵可散而不可亂。賊所往來，兵所出入，有斥候，故兵可進也。有堅壁，故兵可退也。有戰地，有候人，有謀者，故兵可正，可疑可伏也。於軍有制，猶士有資帛，死扶傷恤，孤問寡有典，故兵可飽可飢，可生可死也。信能行此入者，而廟算之勝我先得之矣。夫禦倭之道，求則拒之，去則備之，言戰不及守，非完策也。何者？東南無重門阻隔，高山瞻望，波濤混濊，隱見難窺，風帆迅疾，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隅之險，賊與我共之者也。臣聞賊遠來，人持敵日之糧，來達岸多苦飢者，賊之死命，制於數步之內矣。徒以海濱廩藏之富，故賊至而掩據之，因以爲食。既飽則所向無前，乘人不備，如使蓄積收歛。

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也。故諫守者莫要于城堡。城堡相望。遠近相依。賊少則不能攻。城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而守矣。且瀕海皆膏腴美田。宅廣樹畜。南方所謂樂土也。爲賊蹂踐。民皆遠徙。然其東向思歸之心。豈有日夜忘哉。有城堡則良民。疇田野闢。蓋并獨禦夷亦安。邇足賦之具也。且南方諸縣。地方七八百里。賊至放兵肆劫。一令皇明經世編

章中丞康 卷之一 禦寇 五 平露堂

終不足以制之。疆理浩穰。禁防疎濶。外爲寇賊巢穴。內爲逋逃淵藪。凡以壤地相隔。聲勢不貫之過也。誠增置縣邑。多設長吏。使分地而守。分民而治。除器械。練戎積。餉饗。無事則休養生息。按堵而居。有事則高城深池。與民共守。足以扼賊衝。輯衆志。此寓將于令寓兵于民之術也。

南方兵事疏

南方兵事

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游民利賊重貨。爲之鄉導。而我兵倉卒無備。徒手搏戰于溝塹沮洳之鄉。故每

出輒敗。夫兵者因地形者也。今六七郡間千村百落。皆爲戰場。敵形至難制也。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爲今之計。莫若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沮。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人人自爲戰守。小入則其地當之。大入則併兵禦之。中道則設伏擊之。出海則舟師邀之。大功可成。昔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又今所患不在無兵。而在于兵之不畏將。皇明經世編

章中丞康 卷之一 南方兵事 六 平露堂

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過制千里外。如兄戲耳。故其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參佐偏裨一稟于約束。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夫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由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之調度。故其精神聯貫。如臂使指。猝有緩急。可嚆呿而辦。今政體不素定。而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主。然臨變則上官浸督之。而主者亦浸應之。軍情之苦樂不體官帑之出入。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是目處聞已成。吳越

況百里之外哉。故欲決勝負。先定政體。凡軍中之需。實功之費。一會計所出。財之別裁。使軍門不以煩。有司而有司。不以煩民。上下相體。遠近相維。則萬全術也。臣又聞訓練之兵。萬入一心。弱可使強。強可使

馴。今議者率稱調兵非久計也。少發之則不足。多發之則用度不繼。久駐則老師費財。整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臣愚謂訓練上兵。漸罷客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廣西湖廣山東近海之丁壯。及有罪滿發者。居之海墻。及諸河通海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地。給配偶子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凡我之動靜。曲折無不知者。諱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皆奸民賊之也。大治外賊。以兵治內賊。以誠有如今之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拊循。彼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天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夫海上多壯士。善者負氣任俠。而

不肯下人。否者憑恃險阻。而恣睢暴戾。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乃治亂之機。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待。

經略中原疏

經略中原

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妖民假以詐術。誑惑愚民。愚民所利。陂田利益。妖民所逐。調難淫污而已。人心一蠱。妖說遊行。愚者求福。智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以身爲奴。理然。未有不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已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於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後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推埋。惡少亡命。連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入欲多輕。尙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其地方虛實。攘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群妖羣盜。各爲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民。而妖人倚羣盜以劫衆。問候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經略原

九

平露堂

南北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此處之盜賊。所以不可制也。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日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已。故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業。臣謹條上八策。一屯重兵近者師伍倡亂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爲群盜所笑爲其虛可乘也。今宜武一衛屯伍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游民悍賊不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梟獍北方長技或揮刃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皆自負其能酣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獍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蹶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流以鋒異材終得共用此又長駕遠馭御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掄大盜得其所記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于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四察險隘如河南山東直隸之支芒楊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區而今爲各省之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經略原

十

平露堂

略。有司奔去不守異日必爲盜資。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爲職業。下邑偏州車轍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疎而盜賊熾起。臣願撫按之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邊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爲盜而詭曰救民何者以貪官毆之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聖明所以共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與于宗藩宗藩省城之至省城四方之綱今湖南諸宗釁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爲皇室藩屏何憂群盜入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衆必至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略中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處終之計而毋爲目前倖免之謀。凡此皆臣愚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三

徐孚遠問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愍人 朱 積早服泰閔

楊襄毅公文集

疏

楊 博

查處屯田疏 屯田

臣以庸劣誤蒙 聖明付以邊撫重寄任事以來其
於地方利弊靡不悉心講求大要河西事體重且大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屯田

平露堂

者莫過於屯田一事遂卽案行守巡兵備四道各將
境內荒蕪田地通行查出或上下水利不通應該從
涇或人力牛種不敷應該處給或從來拋荒未種應
該開墾逐一詳處明白每處畫一小圖貼說其上陸
績送閱果有父子兄弟相率力田者卽以姓名開呈
勸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犒賞情農自安者各舉數
人量加懲治以警其餘去後節據分巡西寧道副使
鍾鑑先將鎮城迤南荒田開報到臣如黑河水龍瀾
則有荒田二十餘頃洞子渠則有荒田一十三頃馬

子渠則有荒田一項大溝渠則有荒田四頃卽鎮城
一百荒蕪之田至於如此其他十五衛所可槩知矣
臣卽督同鍾鑑前去各該地方逐一踏勘召人承種
不見有響應者會集父老問之咸以爲往年興復屯
田或種未入土名已入冊或人已在逃糧猶如故不
知虜至則不得耕牧水淤則不能灌溉其從未拋荒
之地雖節奉事例永不起科官司一緊追徵更無分
別未受富饒之利先罹剝膚之害以故寧甘貧窶不
敢承認臣惟甘肅地方與延綏事體大略相同先年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屯田

平露堂

河東民運皆係本色後因輸納不便改本爲折遂致
二鎮漸次蕭索延綏守臣無歲不討內帑者以其計
無所出不得不仰給也甘肅苟且支持未嘗率意陳
乞者非守臣之才過于延緩以其土地肥饒猶可耕
牧故也臣自入境以來凡所至荒田不下萬頃遂極
力經理期于少效乃今備咨輿情始知其受病源委
全在於催科之不清而法令廢闕實由于勸懲之未
至若不急爲處分河西生計日就窮蹙臣恐萬不得
已又將如延緩之奏討矣以內帑有限之財應諸鎮

無厭之請匪惟該部難於區畫亦非臣等邊臣體國之忠也昔漢趙充國唐郭元振在河西咸卓然著聲考其所爲充國則上屯田便益以逸待勞元振則脩通河渠盡水陸之利今時雖云異勢不甚殊倣二臣之意而不泥于其跡固亦存乎其人焉耳如蒙乞勅該部將原奏各還拋荒地上聽其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其舊曾起科荒蕪年久仍要用力開耕應納子粒一體蠲免事例再加申明行臣遵守仍聽臣將在城甘州左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所行分巡副使鍾鑑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一

三

平露室

子粒亦請從實查免不得徒事虛文庶政有條理人自樂從臣猶恐議者必以爲永不起科太便民爲疑不知損上益下藏富於民實自古經略之長策若使民果富饒臣欲鹽糧則鹽糧有餘臣欲銀糧則銀糧有餘臣欲清補節年屯糧則屯糧有餘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然則民方餬口不給遑恤其他萬一虜騎充斥倉庫匱竭河西不幾於空因乎此臣之所以晝夜圖維不能已於有言也臣不任懇切覲望之至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一

四

平露室

脩築緊要城堡疏

題爲脩築緊要城堡以弭虜患事據分守西寧道右奉政張璽呈蒙臣索驗依蒙行據監牧鎮番番秦州判官甘宗道呈稱公同鎮番衛掌印指揮何淮等親詣本衛大城周圍閱視查得西城一面沙壅并將應該添築等事諒估開報前來又據肅州廣儲倉秦州判官袁洞呈稱涼州乘遠驛懷安驛靖邊驛三堡俱各不堪先年屢議脩理因循未舉查係番虜交馳之地萬一失守貽患匪輕相應併議等因具呈到

臣爲照本鎮地方斗絕羌胡之中。孤懸河湟之外。度勢審時。較之沿邊諸鎮。獨爲難守。而經制長策。大要亦不出于趙充國留兵屯田。部曲相保。壘木樵技。聯不絕之數言。蓋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坐收成筭。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臣以驚歎。以今歲七月之初。始至鎮城。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豫擬題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塢墩。謹烽燧。良不容緩。乃備行守巡兵備四道。將築鎮城堡墩臺。逕行查處。昨因八月九月農工告畢。已將甘州張欽等堡。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一 城塞

五 平露堂

應添置者。次第添置。應修飾者。次第修飾。事涉瑣細。不敢塵瀆。聖聽外。但惟鎮番地方。北出涼州二百餘里。曠遠寥濶。定與宣府獨石馬營相類。昔人謂於涼州北境曠中。建置城垣。控其衝要。自是寇不敢復至涼州城下。卽此處也。乃今風沙壅積。幾與城埒。萬一猾虜突至。因沙乘城。豈惟涼永生坐撤藩籬。寔甘肅全鎮安危所係。至于涼州系遠懷安靖邊三堡。亦皆番虜往來出沒之所。垣墻低薄。壕塹淤塞。雖嘗屢議修築。止緣無人任事。旋議旋罷。今右叅政張璽欲要

於鎮番添築關廂。一則消除沙患。一則增置重險。并將修飾柔遠等堡事宜。開呈前來。謀之父老咸謂可行。質之官寮。殊無異議。恐當整理。但夫役動調衆多。錢糧經費浩繁。事體頗重。固非臣愚所敢擅舉。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稍待來年春暖。土脉融和。容臣查照所議。刻期舉行。未盡事宜。徑自查處。仍行奏政張璽涼州副總兵蕭漢往來督視。務期一勞永逸。保障地方。

謀裁冗費以省溢費疏 免裁將領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臣諫得制禦之方。不嫌詳密。典革之際。極當慎重。且如涼莊遊擊一事。卒然議設。卒然議革。若以今日之革爲是。則前日之設爲非。前日之設爲是。則今日之革爲非。理貴會通。不宜懸殊。荷蒙 聖明軫念邊防。下臣再議河西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爲神謀洞處。明見萬里之外。臣自本年六月十八日渡河而西。周歷涼莊之間。如古浪黑松安遠鎮羌岔口等處。親見墩堡殘破。耕牧廢弛。行旅震懼。因備詢守巡副泰遊守等官。咸謂此正海套二虜交馳之所。前巡撫都御

史趙錦深知其患，謀添遊兵一枝，誠于地方有益，但彼時倉卒舉事，慮之殊未周詳，處之多未穩，受舊遊兵往來輪戍，人猶以去親戚，離墳墓爲難。今茲新兵經年在外，不得休息，以故人心厭苦，首倡罷兵之說。此處之未當一也。原諒春夏駐劄涼州，秋冬駐劄莊浪，不知涼州已有分守副總兵，莊浪已有分守參將，又留遊兵在彼，所謂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處之未當二也。客兵遠戍，全在多方撫綏，行糧旣不以時查給，月糧多被官旗侵隱，且營房未設，棲止無所。

皇明經世編

楊東叔疏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咸事興懷，歸思孔切。此處之未當三也。今日之計，補偏救敝，則可因噎廢食，則大不可。營之塵垢之秀，少加澣濯，自當一新。若四分五裂，未免竟爲長物。所據裁省遊擊，臣實不敢輕議。以臣愚見，莫若將涼莊遊擊，免行裁革，照依永昌遊擊事例，移于安遠堡駐劄。東制鎮羌谷口，以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涼州。無事團聚操練，有警分布截殺，倘遇徵調，城池仍令備禦。官軍照舊防守，其遊擊官，屏官軍營房并展修關城等項，臣先是已嘗區畫停當。客臣次第舉行，近

城荒田，聽各軍自行開墾，永不起科，仍將遊兵除防秋時月不諫外，閑暇之時，量爲定立班次，令其取討衣鞋，以示休息，合用行糧料草，卽于安遠堡設立倉場，或派給鹽引，或發銀糧買，委官收受，驍足支用。應得月糧有素孥在衛者，於本衛關支，無妻孥者，聽分守西寧道不拘常規，就彼議給，庶人情事體兩不相妨，實爲長便。

開陳制禦西夷事宜疏

制禦西夷

照得諸番之中，惟回夷最爲奸狡，而回夷之中，土魯番尤爲驕悍。經制長策，自古稱難。且如嘉靖二十四年，本不係應貢之期，輕敢踵習故智，擁衆叩關，于時處之一失，機宜遂致流毒滋蔓，不可救藥。至勞聖

皇明經世編

楊東叔疏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明親賜裁斷，方始警服。及今若止爲目前之圖，不求善後之計，臣恐將來河西之患，實自此始。用是廣咨博訪，擇其尤切要者，條爲三事。臣待罪邊陲，目擊時弊，非敢苟爲一身之謀，直以厝薪之火，其受方大，是以不得不竭其愚慮，如棠乞勅該部再加詳擬，如果有補夷情，早爲裁覆，行下遵守，臣愚幸甚。

計開

一定事例以服夷心。臣惟土魯番等地面并哈密入貢伴送等項節年題准事例雖已鮮明緣五年方有一次官更吏改事體茫然以致積年猾夷肆其欺誑反覆辯析極勞煩舌。臣近日奉旨謀處夷情。遍問官案俱稱新任舊事不知。雖兵守大吏亦不過道聽塗說無所可否不得已乃取收架文卷細加搜閱。兵大之餘散漫殘缺止得其槩以意會之。僅能終事仰惟朝廷典制炳如目星。凡在西民無不拭目快觀。矧茲皇明經世編

楊秉教疏 制禦夷情 九 平露堂

制禦戎虜之方關涉特重似不宜漫無統會。一至于此。合無聽禮部將節年西夷事例逐一查出約節成書刊印二三百本發下本鎮大小官員各給一本。今次夷人貢回之日各地面頭目正使禮部亦各給與一本庶幾典章法制一覽無遺不惟遠臣有所持循。蠢爾夷裔自亦不能售其奸矣。

一息刁詐以全國體。臣惟朝廷所以制御臣下者禮與法也。禮以綱之刑以維之。失禮則入於刑國之經也。至於小民之挾制官府相與奏訴者雖得其情猶

爲之全其體貌投鼠忌器正所以尊國體也。而光華夷之辨尤當致慎者乎。臣近日奉旨謀處夷情移文肅州兵備參將等官率皆縮頸斂手不敢片言理諭。臣竊其故乃曰是夷奸險某年詰奏某人已拿問夷某年詰奏某人已落職矣以是不敢。臣不勝忿激以爲朝廷設置邊臣專爲制禦戎虜若人人遠嫌避咎不知將何賴焉。遂不得已親爲查審條列以聞。業已奉有俞旨無容別議。但方來之事不可不慮查得嘉靖十二年土魯番夷使馬黑麻虎力煽煽等奏稱太監陳浩貪贖之狀節該禮部議得既不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招邊釁。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在朝廷當大有處分方保不害治體詞嚴義正可謂深得安攘之要。合無查照該部題奉欽依事理今後夷人訴奏大小官員不法事情差官體勘果係裝誣即將夷人重加戒諭令其曉然知聖明在上昭如日月纖毫刁詐不容欺弊如所奏得實先將夷人督發出關方許請旨將有罪人員從重處分雖置之極典亦不爲過庶幾夷心稍戢

皇明經世編 楊秉教疏 制禦夷情 十 平露堂

國體充全而奉法之臣亦自可以展布矣

一定供億以絕覬望臣惟西域賈胡嗜利無厭雖升合毫釐無不多方告擾且如廩糧一事據肅州衛中

則云進貢該廩給存留該口糧甘泉驛申則云正副

使該廩給存留該口糧臣細加稽考如故節年事體

不一蓋皆邊臣相與因襲原無題准定價臣嘗與守

巡兵備各官虛心計議咸謂正副使廩給從人口糧

于理猶爲近似蓋名位有等供億因之差別故也又

如存留給軍給驛馬匹一向相沿上馬價十二兩中

馬價十兩下馬價八兩斟酌調停俱已平妥各夷猶

且屢屢告要增添苦無厭足亦緣原無定例故微得

以肆其奸爾臣愚以爲此等事情跡若輕小其在夷

情則關涉頗重不可不爲畫一之政合無將前項應

糧馬價聽兵部議擬停當併入禮部新定事例之內

以後庶幾便於遵行不致煩擾

臣惟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

四夷自古聖王制御之方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未有

安插屬夷以靖地方疏 屬夷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制節西夷 主 平露室

番漢錯居可以久安長治者也本鎮甘涼諸衛遠在

全陝之西極爲孤懸肅州一衛又獨在甘涼之西孤

懸特甚是故全陝之休戚視甘涼甘涼之安危視肅

州皆之人身極當霧露之衝必湏元氣完固多方顧

養庶幾可保無虞若內先虛弱邪氣乘之鮮有不速

其難者先年兵部題奉欽依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安

插高臺白城山一帶總牙曰羔刺等部落安插肅州

威虜金塔寺一帶向因威虜等城堡殘破各番肅移

肅州寄住以致郊關之外蜂屯蟻聚不可勝數指大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屬夷 主 平露室

如股實多於主睚眦之忿動見戕殺男女之風因而

淆亂肅人有言不但生畜爲番人夥養雖子女亦暫

爲番人鞠育番人有言若等所住者我等地方有時

見索必湏還我卽此二種議論臣愚臥不帖席食不

甘味尚敢重惜一身之利害而漫不爲之計念哉仰

蒙 聖明在上嘉納本兵之議俯從言官之請申飭

臣愚相度邊隘次第修飭臣惟肅州番夷之事害已

剝膚自今處之猶或可及用是咨於總督尚書王以

旅王以旂力主其議謀于總兵官王繼祖王繼祖意

亦克合徽於副使王儀泰將劉勳王儀劉勳身任其事會集番達頭目總牙等再三曉諭以爲爾等散處於茲終非經久之計今當遵照題准事宜爲爾修築城堡以安爾居開濬渠瀾以便爾耕處給種根錫鑄以餉爾窮各番欣然承諾更無異詞以故恐乘艸枯馬弱之時結營境外次第興工計自本年三月十五日起五月初五日止共修過城堡七座墩臺一十二座安插過各族番達帳房七百六頂男婦三千四百五十四名口近者離邊二三百里遠者四五百里墮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一 主 于露室

臚之氣爲之一清文明之化居然四達以臣初時愚慮止欲漸次撫遂尚不敢觀望至此此實 皇上文武聖神剛健中正威振遐荒之所致也邊民幸甚臣等幸甚

極邊添兵修城疏 極邊修城

看得駐守昌平都御史王輪咨稱鎮邊長峪橫嶺三城委爲虜衝先年因山爲城添軍戍守形成鼎足勢張犄角于時全賴宣府兵精馬健保障於外雖屢經虜犯固未有如嘉靖二十九年之甚名因往懲來今

日防禦之惡莫過三城先後施爲之序鎮邊爲要蓋鎮達總會諸口在西北內則熊兒峪牛膝峪西北併外則柳樹窪唐兒庵白崖子一路通懷來水頭村大山口一路通舊保安盡庄松棚井溝人馬可以馳驅牛車徑至半山即如今年三月虜犯宣府馬廠距唐兒庵僅八十里若使鎮達軍馬克實先據邊山要害則聲勢易振扞拒之力可施譬之築隄障水于水勢始發之上流而遏之則水勢易殺橫決之患可消若俟其就下泛濫狂瀾已成人力難勝堤壩徒設今之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一 古 于露室

所以處鎮邊者非徒爲擁兵株守蓋爲畿輔生靈之計反覆辨析俱已詳盡臣竊惟防邊之政莫先於審時尤莫先於度勢以今觀於宣府之時旱荒相仍人不聊生以今觀于宣府之勢屢經挫衄士氣消沮各雖居庸藩籬苦不足恃要之與山西事體頗類比年以來山西安然無事者非大同能爲捍蔽迺山西自爲之計故爾所據鎮邊長峪橫嶺三城北護陵寢南拱京師虜既嘗由此而出虜必能由此而入比之山西尤爲不同似不宜藉口宣府因襲故常重誤大計

臣謹將王輪原議摘其節要，悉心奉酌，條爲四事，如蒙勅下兵部，速議覆請，備行。王輪督同副使許天倫及時整飭，臣無任懇切觀望之至。

計開

一、議設泰將。臣查得居庸關原係分守，職在守關，時不可離。近因建議分區改爲泰將，兼理白羊鎮邊等城道里遠遼，居常難于周歷。山溪隔越，遇警不能卒至。况虜所窺伺，專在鎮邊。邇其要害，誠不減於古北諸口，必須於鎮邊城專設將官，緩急方克有濟。合無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添設泰將一員，住劄鎮邊城，以橫嶺白羊二守備，長峪鎮邊二把總，隸之。名曰分守鎮邊等處泰將。合用軍士除原額五百一十名，及巡關衙門近謀召募四百九十名外，仍聽副使許天倫、公同新設泰將，再召土著民餘，務足三千名，每名該衣鞋銀五兩，共該銀一萬兩。戶部照例給發。此處止宜多設步軍，少設馬軍。兵部於寄養馬內量發五百匹，以備傳報哨探之用。各軍盔甲器械，工部陸續查給。至于泰將公廨，軍士營房，并未盡事宜，悉聽王輪次第區處。其居庸關

撫舊復爲分守，止管遠下中南北三路，各關隘地方。東與黃花鎮泰將門家峪接界，西與鎮邊城泰將白羊口接界。見任泰將王臣暫管分守事務。候王臣陞遷去任，止補分守，不必再設泰將。

一、議修山城。臣查得鎮邊既設泰將，兵馬衆多，舊城委不能容，必須稍加展拓，難以憚勞。情費行據，委官經歷蘇時通等勘稱，欲將鎮邊城北自高山頂起，接修正城一百丈，根濶一丈五尺，拔頂一丈高，連壕口二丈。東山修稍城一百二十三丈，西山修稍城一百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一

去

平露堂

一十五丈，俱因山砌石，高連壕口一丈二尺，仍于東山西山各項據險各築窟窿敵臺一座，以便擊拒。其城中穿流水門改修月形夾牆，連城以順水勢。合用錢糧人夫口糧鹽菜，俱於收貯支剩修邊銀內動支。修工尺寸，隨地改移。支給錢糧，因工加減，俱照修邊事例施行。臣奉酌無異，俱應如擬。合無備行王輪嚴督新設泰將上緊修築。此工完日，然後將長峪城東北家口高崖口各起工程，從宜修舉。鎮邊橫嶺，仍動前銀先開井泉二三十處，以便汲澆。通完之日，備將

用過官銀修過工程造冊奏繳

一議給月糧臣查得鎮邊長峪橫嶺三城俱在萬山之中地雜沙石不堪播種鎮邊橫嶺且乏水泉以此軍不樂居逃移接踵必須處之得所方能聯屬入心合無除白羊口官軍月糧如常支給外其三城官軍月糧俱許常支本色馬匹支全料草著爲定規不宜輕易變更庶幾目前人肯應募日後事可經久

一議調邊兵臣查得前項設將添兵之議雖已周悉誠恐防秋在近一時不能就緒萬一醜虜突至勢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襄毅疏

平露堂

兵寡未免仍致慢事合無行令提督時陳將調到邊兵揀選二枝駐劄隣近地方果有警報分發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與遊擊徐麟兵馬相兼戰守一面先令領兵官員各詣屯兵山口逐一相度要見何處可守何處可戰必須方略預有定畫臨事方免錯謬

經略潮河川地方疏

潮河川

臣會同總督軍務侍郎何棟巡撫都御史吳嘉會議得古北口潮河川外通興州內連密雲實殘元避暑故道嘉靖二十九年虜自黃榆溝擁衆突入塞川南

下遂致驛驛繼補振動郊圻雖嘗分兵道出高岸大勢營帳仍由黃榆北嚆則知潮河川者實醜虜入寇之第一門戶也往年都御史洪鍾欲于川內建城屯兵據其要害以故不惜勞費鑿山引河功未及成人共惜之今臣親至開山口再三相度原東地高水低縱使可通無濟于事又至近日新修黃榆溝一帶邊牆見其堅完高厚女牆敵臺表裡周匝有兵拒守虜自不能飛度但靖外尚有平漫去處逐漸挑挖地低一尺牆當更高一尺是在邊臣隨宜處置無庸別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襄毅疏

平露堂

又諭河至潮河川周廻顧視黃榆溝邊牆包乎川之外即今何棟吳嘉會所修新牆是已開山口節年邊牆反在川之內即洪鍾鑿山故處是已二牆夾峙勢如雙屏萬一賊衆潰牆勢必落川再無別道川面雖有浮沙不甚厥漫是誠我兵之戰地也過此則爲石匣爲密雲平原曠野萬馬可馳我兵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臣今議於川內創築小石城六座每城內各築一墩自北而南三城儼如棋布自南而北三城宛如星羅臨期酌量賊勢分屯勁兵令其可隱可見可

避可擊。又謀於川之西山野豬嶺墩起。至豬嘴寨河口墩。迤北石崖止。創修橫城一道。伐其占據山梁之謀。又謀將東邊。獲城關不堪舊境。通行拆修添築敵臺三座。以爲六城聲援之計。惟恐室礙難以經久。備行兵備副使李恭勸報無異。大抵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況所費不多。速效可圖。則近恐不足恤。況無從典恐似當修舉無疑。如蒙乞勅兵部再加詳擬。如果相應。備行都御史吳嘉會。總兵成勳。副使李恭嚴督泰將周益昌。坐委守備高輅。經歷康思道。千戶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景時張守爵。動支官庫見貯民夫銀兩。分發鄰近州縣。願募夫匠。相兼本區夫匠。併力修築。工完回奏。

議築簡使墩城疏

墩城

臣惟腹裡城堡固當爲堂室之圖。沿邊牆塹尤當先門戶之計。於是不避艱險。周歷諸隘。以次經略。除一切軍務事宜。各另具題外。復念蠢茲醜虜。擁衆遠來。其志原在搶掠。不遂其欲。不能但已。必然極力攻墻。萬一我兵力竭。一處不支。別墻盡屬無用。如嘉靖二十九年。既過黃榆溝。潮河川。突入密雲。懷柔一帶。但

有城堡去處。若不來攻。至于散居村落。任其殺擄。如入無人之境。事後雖嘗分遣食事。張鐸等修築城堡。於時倉卒舉事。計處未周。總合數村。築一空堡。有相去十餘里者。甚至有二三十里者。堡內既無井泉。理難持久。窮民各有家緣。豈肯輕棄。虜未至而先行收歛。妨廢不貲。虜已至而方行收歛。緩不及事。臣往年巡撫甘肅之時。常創爲墩城之法。卽如五七家之村。令其近村合力築一小城。周圍止二十八丈。底闊一丈二尺。高連垛口二丈。收頂七尺。於中各築一墩。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座周圍八丈。高連垛口二丈五。又寶臺上蓋房一層。架樓一層。最上蓋天棚一層。此外更有欄馬墻。壕二道。近墩又有漫道。將至墩門。懸置板橋。防賊衝道而上。大村則令其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蓋守禦之方。大則爲城。其次則爲堡。城非萬金不能成。堡非千金不能成。惟此墩城。通計不遇百金。爲費甚少。隨處可築。大城必須數千人。堡須千人。方能拒守。惟此墩城。千數人可以守。虜少則勢力單弱。料彼不能攻。它虜多則人馬稠密。懼我乘高擊打。縱使攻破。

此法不特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且能拒擊之妙

一墩必先自傷數十百人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虜必不肯爲之況我之墩城隨在皆設虜勢雖重豈能一一攻之不煩收保之勞坐收障礙之益此之謂家自爲守且賊既入邊勢必散捨若各城之中分置步兵與土人相兼按伏俟有零騎到墩邀而擊之自然可以成功此之謂人自爲戰先年大舉達虜嘗犯京州彼時墩城告完臣適在彼調度既無毫毛疎失且有斬獲微功是乃明效大驗臣今奉命月餘所遇州縣見其間里蕭條財匱民勞以故不敢輕率建議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而思之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殘破之患比之勞費爲大若使得人綜理激勵有方是雖不可慮始之民亦當翕然感戴近且民間苦虜侵暴亦有自爲之者但與臣之規制少異一二豪強之徒又爲其私築固而挾制臣切痛之如蒙乞勅兵部計議如果相應容臣畫一圖式責成都御史吳嘉會艾希淳王輪督同兵備及府州縣等官將薊保二鎮地方審時度勢不限以時不拘以地勸民以次修築不宜過於嚴急反致騷動沿途去處就行

總兵徐珏成勲張琮一體整理中開或有土豚疎疎不堪修築必須多用磚石包砌以圖經久難以惜費其昌平懷柔順義容容雲三平谷曾經被虜州縣仍乞不爲常例量發官銀三四萬兩如內帑不便或千真順等府解到民夫銀兩准其如數動支聽吳嘉會王輪審其人力果有十分不能自處者量爲補助以仰副我皇上日勤宵旰愛護元元之意然此雖有小費果得民命曲全比之調發客兵日費千金無益有損者萬萬不侔臣無任懇切覲望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兵馬凋殘不堪疏

兵馬

該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勲鎮守昌平居庸等處地方副總兵官署都指揮僉事張琮各將所管軍馬數目開報到臣案查先該臣巡視昌平薊鎮督同本部署卿中張重等閱得兵馬狼籍已經備行各官要見總副察遊等官下原額軍士若干逃亡事故若干見在若干馬軍堪戰若干不堪若干步軍堪守若干不堪若干馬匹原額若干倒死若干見在若干堪以騎征若干不

堪騎征若干，從實開報去後，今該前因臣惟邊防之要，莫先於兵，尤莫先于馬，必須兵精馬健，以守方固，以戰方克，自古談兵之家，曰兵不貴多而貴于精，又曰軍政莫急于馬，薊鎮昌平分屯列戍，軍雖不下六七萬人，類多老弱庸懦，不堪戰守，馬雖不下二三萬匹，類多羸瘠瘡癰，不耐驅馳，往年所禦，止是三衛屬夷，且猶兵勢蕭索，今所禦者，強橫之北虜矣，往來掣虜，止是秋高月朗，且猶分布不周，今無論春夏秋冬，盡防範矣，當此時危勢迫之難，宜為易轍改絃之計，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兵馬

奎

平露堂

大抵邊臣之意，皆為本處兵馬削弱，必須多調勁兵，以為應援，以臣之愚，似當以練主兵為根本，以調客兵為權宜，況客兵之來也，間閭騷擾，雞犬不寧，未收保禦之功，先罹患陵之患，民謠滿耳，邊兵可常調乎？又為連年修邊，步軍苦於版築，馬軍苦於架梁，無暇操練，卽如各枝遊兵，未嘗架梁而身無寸鉄，手不執弓，食糧則有名，臨警則無實，驕惰至此，主兵果可恃乎？又為缺馬騎征，仍欲仰給太僕，臣謂且宜將見在之馬，悉心喂養，若多發官馬，不能愛惜，未免盡為溝

中之瘠，馬果可再發乎？至于包辦役占百弊紛然，所當究詰，臣惟今日之勢，不在于增兵，而在于練兵，不在于增馬，而在于養馬，增兵增馬者，邊政之文也，徒費芻糧，練兵養馬者，邊政之實也，有裨保禦，臣周歷地方，見之甚真，不忍緘默，伏望皇上俯念虜患猖獗，邊備廢弛，今後該鎮奏募新兵，奏討官馬，勒下兵部，且不宜輕易議給，速行總督鎮巡等官，先將各區軍馬協心整飭，逃散者作何處補，老弱者作何沙汰，見在者作何操練，馬匹作何喂養，俟占包辦者作何

楊東穀疏

聖廟

話

平露堂

清查務期軍馬充盈，姦弊剷除，以為地方深長之計，事完備將練過人馬，革過弊端，分別處分，徑自回奏，議處地方事宜疏

戊守廣馬

會勘得內通外達有磁窯口、林關口、唐山口、直峪口、紅沙坡口、石門峪口、大檀口、北口、柳河口、九官口、永寧口、松子口、三澗口、共十三口，俱係沿邊緊要一帶口分，磁窯口內有銀鑲驛馬嶺，石門峪口內有鐘頭嶺，北口內有黑石嶺，四口雖係內口，亦為要隘，其黑嶺止設把總官一員，軍一百三十名，林關等七口，各

軍八名永寧三澗口各軍五名唐山大檀口各軍三名磁窯紅沙口無軍嘉靖十九等年虜賊大舉擁衆深入屢犯靈丘廣昌縣等處地方俱因前項隘口守把軍士單弱雖恃天險軍少不敷把截前項口分似應就近添撥軍士以資控扼及查得廣昌縣南通紫荊倒馬二關北入宣府大同二鎮欲成嚴於兩關當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戊午廣昌

平露堂

一遇有警隨賊向往相機堵截外時諸口而爲宜大內蔽內連兩關而爲畿輔外捍鹿重關設險而內外無虞將領得人而緩急有濟及准倒馬關參將馬登手本詳報相同緣由各到邊又蒙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艾希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三才蔡揚金黃季瑞案驗俱爲議處地方事宜以裨戎務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寨而成功多矣竊聞宣大二鎮乃西關諸隘之藩籬而迤南北口石門一帶又紫荆倒馬之門戶虜之入寇若過宣大地方未有不由北口石門銀錢直略等四處而能越犯紫荆等兩關者也且北口石門等處崇岡峻嶺疊嶂層巒一夫能守百夫莫當比之紫荆倒馬等處更爲險可據夫既爲通虜之要途又有可據之山險且路止四處兵力不分則前項隘口豈非紫荆倒馬之咽喉而出關拒寇之重地哉乃聞防秋之際前項隘口兵不過數十人惟黑石嶺設有官兵亦不過於百員名究其所以蓋由前項隘口俱屬之蔚州廣昌等州縣在宣大則以大邊爲重而不及屯兵此地以爲畿內之外藩在直隸則以本關爲重而不能越境行師以增畿地之勞費至于廣昌原設守備亦因而移之外過戍守本城事務翻令他官代攝夫宣大紫荆勢若唇齒北口石門要若紐樞重大過與本關而故輕此紐樞之地臣愚以爲舛也查得舊年廣昌鄉夫于大賢等二千九百餘名奏下兵部願收月糧効力防守地方人數見在而廣昌守備城操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戊午廣昌

平露堂

官軍止三百餘名。若合而爲一。足發一枝兵力。臣愚以爲在宣大舍大遼而退保此地。固非也。在直隸舍不關而出保此地。亦非也。合無於防秋之日。令兩鎮及山西各量移兵數百於此。協力防守。或卽將廣昌守備改爲參將。而以鄉夫千大賢等二千九百餘名并見操官軍三百餘名。屬之操備。究其他方調遣。專以守禦本城。控扼諸關。若虜犯蔚州廣靈等處。計其相機截殺。則旣可以爲宣大之內援。又可以爲兩關之外蔽。就使虜騎能犯宣大。必不能越犯兩關。此亦守要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該本部覆議前件。臣等看得禦戎貴先據險。守土尤重得人。地利得而武備修。防禦斯有賴矣。所據宣大二鎮原與紫荆倒馬諸關相爲表裡。宣大有警。則紫荆倒馬之捍禦在所當急。今御史楊選題稱。若賊過宣大地方。必由北口石門銀鑪直峪四處而後能犯紫荆等關。且前項隘口險要易守。實爲咽喉重地。而無兵防禦。要將兩鎮及山西各量移兵數百協守。或將廣昌守備改爲參將。而以原設鄉夫并見操官軍統領專守本城。控扼諸

關誠得設兵守要之術。但增兵改將。事體頗重。前項地方未經查勘。遽難議擬。合候命下移咨宣大山西保定各鎮督撫等官會差守巡兵備風力官員親詣查勘。要見北口石門銀鑪直峪四處隘口。是否險要。爲虜賊必由之路。四口之外。有無路可通。及改設參將。增添兵夫移兵協守。事體有無相應果否。經久可賴。作速查議明白具奏。前來。以憑覆議定奪。伏乞 聖裁等因。覆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欽遵。俱案行本道會謀通呈施行等因。蒙此。簡經備行。保定府同知馮友會同倒馬關參將馮登親詣彼中查勘。據報去後。今該前因爲照建事。貴於審時。屯兵先千扼要。故制禦得法。則爲力易而功倍。而相機設備。亦兵家所不能違也。我國家建極京師。北鄰虜境。外設宣大二鎮。內置紫荆諸關。凜若重圍。勢成捍蔽。使其外治周詳。藩籬森密。則諸關有所倚藉。前項廣昌保安本爲二鎮之內地。其勢在所緩也。頻年以來。虜患日棘。備禦日疎。小犯則小入。大犯則大入。每歲不下數次。卽如去年八月。虜由大同三犯靈丘。以南稍進。則爲浮

圖峪揀箭嶺地方。今年三月虜由宣府越犯灰窯兒黃土嶺等處。少進則爲沿河馬水口地方。而浮圖峪揀箭嶺馬水口乃關東西門戶。山勢綿亘。隘口險漫。設官屯軍。備非不密。終恐虜勢重大。避實擊虛。地里廣遠。未免分兵列戍。方格志健。一不能支。將至悞事。保安廣昌營則兩關咽喉。扼吭而治。爲力必易。故先年防秋。兵部調兩鎮中南路泰將各領兵移駐其地。制險控要。蓋不待今日而始謀及也。或者以略外詳內爲詞。而虞兩鎮有舍己爲人之疑。不知兩關有備。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襄毅疏 戊午廣昌 平露堂

統年間移駐本峪久各相安。憚于改易。制止一百三員名數亦不多。合行照舊。無致動搖人心。反生容怨等因。行准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艾希淳咨稱。若守廣昌則紫荆倒馬二關有所障礙。門戶堂室。緩急甚明。所據該道議處前因。俱已周悉。但本院職專提督。跡涉利己。合咨前去煩爲裁酌。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前事。已經咨議去後。今准前因。臣惟重關疊嶂。經制不嫌嚴密。地利人和。區畫均當詳慎。既有大同藩籙紫荆倒馬若無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襄毅疏 戊午廣昌 平露堂

卒無費於召募。雖錢糧兵馬器械等項少有增置計兩鎮逃亡卒伍之糧移以處之。自當裕如。同知馮友泰將馮登若謂設泰將居中調度外待諸口可爲宜大內蔽內連兩關。可爲畿輔外捍。所論俱已詳盡。但御史楊選原議雖該兵部題奉欽依備行各鎮會勘彼此利害不同。甲乙可否自異。又移往返次無可成之期。臣近由紫荆出浮圖峪。親歷廣昌地方。周爰咨詢。始能盡得其詳。用是乘之輿情。泰之已見條爲六事。如蒙乞勅兵部計議。如果臣言與楊選所言事體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一

平露室

相應。將廣昌泰將早爲改設。款內事宜一併議擬。其廣昌調守浮圖峪官軍一百三員名。歷年既久。安土重遷。難以輕易掣回。止應照舊。命下之日。仍行同知馮友泰將馮登前去廣昌會同新設泰將逐一經理。事完回任。中間如有應處未盡者。聽叅處總督鎮巡官以次從長區處。務期經久可行。不爲文具。

議修要害嚴防守以固邊疆疏

添設兵將

議得籌邊者貴審乎時。設險者當因其勢。假使宜大之間。兵馬精強。力能拒虜。紫荆倒馬。眞爲堂奧。何足

深慮。今則非其時矣。所幸天險具在。人力可爲。振迅之項。自當改觀。易聽。若仍復因循玩愒。虜得擁衆入關。關南之人。不免魚肉。臣等杞人之憂。無任惓惓。蓋嘗通論四關之險。則龍泉爲上。倒馬次之。紫荆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荆爲急。倒馬次之。故關龍泉又次之。獨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爲平漫。堪馳十輦。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三四百里。倉卒有警。泰將應援不及。倒馬則落路吳王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一

平露室

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淡溝等村。臣等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馬水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落路吳王以故。泰將副使畢竟容之。諫於馬水谷。則謀添泰將。白馬茨溝。則謀添守備。非敢故爲多事之擾。念惟虜患孔棘。苟不大爲整飭。害已剝膚。已貽後悔。時之悔至于修築之工。召募之役。探之人情事勢。又皆決不容已。但內帑之積貯有限。畿甸之膏脂已竭。通計各項所費。殊爲不貲。反覆籌度。計無所出。轉盼秋深。憂惶特甚。如蒙勅下戶兵二部會同計議。速發銀五

萬兩專備募軍等項支用再容臣等於薊州營房銀
內借支三萬兩或發通倉米三萬石專備修邊等項
支用過薊銀候秋成之日照數補還一應工程坐
委副使畢竟容未徵各照分管地方督理其餘款內
事宜仍乞 聖明早賜裁允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上木 還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徐鳳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泰閣

楊襄毅公職方題稿

疏

楊情

條陳預防虜患疏

虜患

題爲預防虜患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大同宣府固原是綏寧夏甘肅等處切隣邊境虜達番夷時常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虜患 一 平露堂

窺伺出沒爲患而宣大等處與夫延寧一帶尤爲切近所當深慮卽今春氣融和黃河解凍虜寇出套則侵犯偏關大同宣府一帶入套則犯延綏寧夏迤西一帶若不預先嚴加隄備分布防守切恐各該將領怠忽致快事機案呈到部臣等查得往年常規每當黃河開凍俱題奉欽依移文宣大偏關并陝西四鎮各該將領嚴加隄備遵行雖久屢皆徒事靡文無裨實政况醜虜侵軼多在秋高特月惟春夏之間警備似亦差緩正當先事整飭凡地方一應事務本部節

因各官建議如脩理險隘召募兵馬閱視工程等項隨卽議擬行令查處尚未奏報所有地方切要事宜相應通行題請伏乞勅下各該巡撫都御史作速欽遵回奏查考嚴督大小將領整餉兵馬鋒利器械謹烽墩多差乖覺人役違爲哨探遇警相機戰守庶幾規不廢新政幸與實爲長便

計開

一宣府地方密通京師而東路永興城南接天壽山陵尤爲緊要先該奏脩各路墩臺壕塹題奉欽依准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虜患 二 平露堂

給太僕寺馬價銀三萬兩已經本部督發前去未審曾否興工卽今有無次第合行及時委官幹理造冊繳報其先任總督尚書毛伯溫脩完各路邊牆轉行建按御史江藩閱視亦未見回奏合行接管御史譚學上緊勘明將有功人員奏請定奪

一大同五堡近已修備完備無容別議但東長峪係大同三關兩鎮接境之地先該春要建城設兵本部已經題奉欽依行令會同大同撫按議奏去後合行速勘報以爲地方一勞永逸之計及查天城衛壯夫

武文等奏要比照大同五堡事例除已成平定平遠二堡之外再將舊棄長勝一堡募民填實每堡安夫三百名各立總小甲分領撥官操守不動官糧等因已經查勘如果於地方有益巡撫都御史史道從長酌議徑自具奏定奪

一三關增設更置事宜近該臣等題奉欽依無容再議外其寧武關陽方口溫嶺起至老營堡丫角墩止一帶原無邊牆虜易奔突該都御史陳講具奏脩築深爲有益該本部覆奉欽依動支實單支剩并脩邊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唐忠

三

平露堂

商稅銀兩脩築去後合催行都御史陳講用心籌策

刻期舉行以圖保障
一延緩邊堡三十四處懸帶千有餘里獨當河套一面之險而娘娘灘青山隘口俱係套虜往來必渡之路先該神木縣致仕壩官白子俊欲于娘娘灘青山隘口起蓋房屋安置鎗砲修築邊牆但未審有無窒碍合行總督尚書楊守禮會同都御史尹嗣忠查照原行事理勘明具奏若事體重大難以輕舉明白回奏查考

一寧夏花馬池一帶極爲虜衝屢經臣等議奏處置無庸別議其賀蘭山諸口年久多至廢墜近該都御史楊守禮將赤木等口已修完備惟打磴口三關并聚兒溝等處原議候赤木工完之日及時修築合行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唐忠

四

平露堂

近督催以終初志以固地方其鐵柱泉雖已築堡但

房寇深入先據此泉該前總督尚書劉天和奏稱標守官卑議欲改設守備撥軍一千名該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查處并訪舉堪任守備官二員上請定奪去後至今未報合行總督尚書楊守禮稽查具奏務使水頭不爲虜所占據實惟扼吭先制之計
一甘肅海寇近該撫鎮官奏稱投獻金牌馬匹納款除已經題奉欽依外其尾刺達虜求仕牧近邊且以西番偷伊馬匹爲詞該本部題行總督會同鎮巡查處去後未審曾否撫逐出境卽今更當作何制禦又

官管理未免廢事、合行甘肅御御史陳卿就近行委賢能官員、不妨原務兼理督催、務要堅固以圖經久事完造冊奏繳、嘉靖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尚書張賚等題

覆國營尚書劉天和條陳營務疏 兩營

看得提督國營軍務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劉天和條陳足原伍革冒濫散還替簡精銳重教練定人役專責成定賞格八事俱係京營切要事務相應開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國營

五 平露堂

計開

一足原伍前件、臣等議得兵不貴多而貴于精、政當以實不當以文、團營事故軍雖當查照原額補足但京軍戶丁多以畏避差使不肯入冊而各處遊手之人利於食糧往往反冒名投充及至調發不得實用是以補軍之說有識之士盡皆難之今尚書劉天和欲要查照舊例凡軍士遵故但有強壯戶丁堪以補役者不分有無姓名在冊堂從傍枝俱准出首且欲備開年貌隣佑住址以便稽查綜理周密事在可行

合無依其所擬候選軍完日本部專差司屬官一員會同點視京營科道官查照本官所議作速舉行一革冒濫前件臣等議得在京之人利于得糧在外之軍憚於供費根究弊源誠如尚書劉天和所論食無依其所擬備行點視京營科道并本部委官將前項轉雇代當并捏作戶丁虛文解當軍役出給榜文通限兩月以裡盡行赴官出首查果精壯即與收補見缺祖伍原無祖軍者即與改作召募軍役一面將爲事充軍調發等項軍職遺下舍餘一體收充軍役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國營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克軍

一嚴還替前件、臣等議得摘牌替投之法已該本部題奉欽依事體人情委爲穩便但恐原無壯丁乘機頂替以致冒濫合無備行點視京營科道官并本部委官查照尚書劉天和所議務要嚴加禁約選舉之後但有一名抵換者即將把總管隊官旗并各識字人役應拏問者拿問應參奏者參奏

一簡精銳前件、臣等議得兩廳官軍專一聽候征調

間報啓行。比之圍營軍士緩急不同。查得選年調遣皆是臨時方行整餉。兵貴神速。豈容如此遲緩。今尙書劉天和欲要推選總兵二員。參將十員。每員各領一枝。議處曲盡。事在可行。合無依其所擬。將兩廳官軍通行簡選。每營選補務足三千。兩廳務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爲十枝。其總兵二員。參將六員。見在難以別議外。合無東官廳再添設參將三員。西官廳再添設參將一員。俱推舉謀勇素著。曾經戰陣官員。前去任事。候有警急。兩廳揆定撥數。卽便啓行。庶不倉皇悞事。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國書

七

平露堂

一重教練前件。臣等議得兵法。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自古練兵。其法率不外此。至于查取各處精兵赴營教練。尤爲得策。合無准其所擬。備行提督團營人臣將選定教師。週操之日。每月終准給銀六錢。其無事月分。不必一槩給賞。以滋勞費。本部一面通行各邊。并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兩廣雲貴四川各該都御史。查照本官所議。將壯勇并等手各起送三十名。赴京聽用。其給驛定限等項事宜。悉如

原議施行。

一定人役。前件。臣等議得提督內官軍伴例該五十名。掌管內官總兵官三十名。坐營官十名。把總官五名。自兵科給事中。蔚春奏定之後。經今年久。似難再議。但每營所管官軍盈萬。擗喚發放。事委浩繁。必須酌量情法。令其足勾使用。方可禁革宿弊。合無准其所擬。除照例撥給軍伴外。將提督內外官再准給軍伴三十名。掌管內官總兵官十五名。坐營官十名。把總官三名。此外如敢仍前包占賣放。聽科道官指實奏奏。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國書

八

平露堂

一專責成。前件。臣等議得兵既充足。自當責成將領訓練。至于嚴加點閱。及時振舉。又全在提督京營大臣。合無准其所擬。今後開操之後。務要查照前議。着實舉行。其各該將領把總。果有勵志幹理。卓有成效者。咨行本部。遇有相應員缺。酌量推用。怠惰慢事者。奏奏革退。

一定賞格。前件。臣等議得鼓舞人心。全在給賞。向非定立賞格。錢糧又難稽考。今尙書劉天和欲要量發

草場租銀給賞事在可行。合無依其所擬，割行太僕寺每年于草場銀內動史三千兩，管中選委廉幹官員收貯，專聽簡賞官草支用，如有不敷，再行具奏定奪。

覆山西撫按官陳講等增置三關兵將疏

三關兵將

看得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題稱：會同巡按御史連鑣開陳經略三關地方增兵設將事宜一節，爲照山西三關先年以有東勝大同爲之屏蔽，虜患絕少。自東勝失守以來，虜以漸肆窺伺，然猶懼有大同未敢深入。今大同多故，兵馬凋殘，故三關之警大異往昔。查得正德十二年則直至陽曲，今歲則直至交城、圪塔頭地方，若更長驅而入，雖平陽潞安俱爲蹂踐之地。臣等私憂過計，竊欲添設將領，增置兵馬，不適敕敵補偏之意。荷蒙聖明俯賜採納，勅下守臣作急詳議。今都御史陳講御史連鑣逐一覆勘明白具奏前來，臣等議得：神地堡與老營堡委係虜所必爭之地，而八角堡界于其間，尤爲適中。鴈門守備當十八隘口之險，而北樓口委爲空洞。所據各官要下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池老營堡各添設參將，北樓口添置把總，八角堡改置遊擊。盡地分守，勢成鼎足，據險扼塞，城爲長便。又要將神池守備改置利民堡，三岔八角俱爲裁革。水泉營等處設置把總，管領屯種，要皆劑量斟酌，無不曲當。但副總兵既與巡撫都御史協同行事，威權已重，欲加都督職銜似難輕議。所據前項典章事宜係干地方至計，相應通行議處，合候命下，將中路神池堡并西路老營堡各添設參將一員，本部推舉素有謀勇之人，請旨各簡用一員，查照原議地方分守，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聽鎮巡官節制，合用勅書并符驗旗牌，照例請給。其見任老營堡遊擊周宇改置八角堡，名曰八角遊擊，原領勅書另行換給。神池守備劉維統移置利民堡，改曰利民守備，照舊以都指揮續統行事。三岔八角守備俱行裁革，見任守備李承祖陳銓各回原衛，選缺改用仍于北樓口添設把總一員，巡撫都御史查照延綏坐堡事例，徑自委用，合用募軍銀一萬五千兩，馬二千匹，每馬一匹該銀一十八兩，共銀三萬六千兩，本部割付太僕寺于見行馬價內照數動支，委

官解送前去應用，不足之數，聽于五臺河水植抽分，并代州商稅銀兩內支用，其分撥軍馬并水東營等處設管屯種事宜，令悉依原議施行。巡撫都御史每年秋返，仍駐劄寧武，一切軍務悉聽其便宜處置。副總兵止照舊與巡撫都御史協同行事。八角以上地方，仍轄鴈門關兵備副使五寨以下，仍轄岢嵐兵備僉事，其芻糧出納軍馬頂補，仍隸鴈門兵備整理。底聲勢聯絡，緩急有濟。及照東長峪地方，係大同三關兩鎮接壤之地，極爲緊要。頻年虜衆大舉，多由此處侵入，其建城設兵，于兩鎮既稱有益，亦當及早一併整理，令無行移大同都御史史道巡按御史譚學會同陳講連續親詣彼中從長計議，作速具奏定奪。再照兵食相須，前項添將增其事宜，臣等雖悉心規畫，繁有次第，其應用錢糧不預爲區處，則有兵無食，而兵不能一朝居也。是豈地方長久之計哉！伏望 皇上念三關殘破之極，勅下戶部早爲議擬上請，則邊方幸甚。

覆整飭軍務糧餉都御史翟鵬議處民兵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東穀疏

三關兵備上

平露堂

看得都御支翟鵬題稱欲將直隸山西河南各府州縣民壯責委二司守巡兵備等官親歷所屬，逐一查選，逃故者僉補，老弱者退換，務足原額之數，仍于額外別選壯丁，名爲義勇。巨州大縣戶廣人繁，務足千名之上，其次八九百名，又次六七百名，最小州縣，減至五百名止。若數外有餘，不厭其多，勿拘人戶貧富，止取丁力精壯，貧者無力有丁，亦可選充。正役富者無丁有力，則令置買什物，及操時月，量貼工食，連充數足。通前舊役攢成隊伍，總作民兵。遇冬農隙，管領操練，春來無事，數歸務農。其前舊役民壯內，除山西原係題准修守三關之數，照舊遵行，亦要分定班次，輪流差撥。該管官員有濫差占役者，照依私役軍人事例，奏問降黜一節，爲照 祖宗民壯之設，最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本部尙書馬文昇在弘治年間連章累疏，專欲府州縣操練民兵，實安不忘危之至計。況今虜寇經橫，日異月殊，昨者深入太原，緣郡縣之空疎，以故有司束手無策，生靈延頸就斃。及今閑暇，正當悉心講求，用圖經久。所據都御史翟鵬具題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東穀疏

民兵

十一

平露堂

因查與本部會官議奏相同但愚民難于慮始爲政貴在得人若使撫臣不銳意綜理于上有司率徒事靡文于下則良法美意反致間閤騷擾臣等欲候命下備行北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各該都御史查照先今事理將前項民兵事宜務要酌量州縣多寡及早議處不必拘定名數府州縣官員以後敢有私自役占并差遣迎送者照依私役軍人事例從重坐罪其操演等項悉如本官所議施行臣等再照前日虜近井陘之時議者率欲盡括平民爲兵斯固拯溺救焚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兵

萬不獲已之舉但市井之民一旦驅之使戰不惟怯懦委靡全無銳氣不知軍器出自何處馬匹出自何所糧餉出自何項遂前謹後民壯之選誠當預爲整備又恐議者必以無事生擾爲詞不知狂虜一來殺擄甚慘若州縣各有民兵固守則氣勢倍增地方有賴倘得保全民命較之稍爲多費相去倍蓰是以臣等不避煩瀆議擬如此伏望 聖明俯降天語嚴勅撫臣看實舉行地方幸甚奉

旨恐擾民不行先議克實三關入馬

覆保定巡撫劉隅等經略紫荆關隘疏 關隘看得巡撫保定都御史劉隅巡關御史桂榮會題經略紫荆等關事宜各一節爲照紫荆居庸倒馬雖俱係近京緊要關隘居庸倒馬山巖險側僻難突入惟紫荆寬衍平漫方軌可成列而進極爲難守本部尙書于謙在景泰年間嘗奏差都督顏興祖大理寺卿孔文與其率重兵以守當時與祖等築濬設險頗爲可據今承平又且百年夷漫無復存矣況去歲達虜一犯廣昌今歲兩犯山西比之往歲聲勢倍異思患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關隘

預防不容時刻延緩所據巡撫都御史劉隅御史桂榮欲要紫荆添設參將一員誠亦勢不容已之計但參將在各邊謂之分守例有官軍三千員名若止添一官無兵可領似非事體必須將紫荆守備裁革遣下地方兵馬就付參將統領不敷之數另行查議又茂山衛班軍係干成憲亦難輕易變更相應通行酌處合候命下于紫荆關添設參將一員本部選推謀勇官員前去任事專管本關并沿河馬水盤石奇峰烏龍潭等口其倒馬關浮圖峪守備官照依今擬地

方管理俱隸新設泰將總領其泰將合用勅書符驗
旗牌行移各該衙門照例請給仍查照客案事體與
易州兵備副使協同計議行事一應軍中事宜聽保
定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節制本部一面行移都御史
劉隅等將新添設參將人馬除紫荊關守備見管之
數就付管理外不足之數并浮圖峪缺少軍士務要
計處停當作速施行及照紫荊關地方如此議處似
亦周詳但白羊口東接居庸西連紫荆尤為要害已
已之變虜常由此深入正德十一年虜又嘗由此至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平露堂

老若堂即今邊情緊急亦當一併查議合無備行順
天都御史徐嵩巡按御史段承恩巡關御史桂榮將
白羊口鎮邊長峪二城務要親詣相度或應處添兵
馬或應改設將領從長會議停當具奏定奪

覆陝西總督劉天和議築墩臺疏 崇熹臺

看得總督尚書劉天和題稱三邊及內地臨鞏等處
固皆築堡以居但邊塞蕭條平時難以修築力少工
大徒啓怨咨遇警責以收歛貪戀家計不能舍去至
於併入大堡力復寡弱豈能與彼疆虜爲敵間有墜

田孳牧又多隨便野處豈能一一築堡臣以爲築堡
不如築墩大率每二十家築一墩其制與墩臺同若
數十家之堡或築四墩二墩原無城堡之鄉亦通築
墩臺或數家一墩或家築一墩於上更有火器及近
年所造陶器每墩發十餘發凡微小水頭每一泉即

築一墩近年涼州永昌行此築墩之法虜每入犯凡
有墩者皆不可近此則明驗乞要通行陝西三邊總
督撫按各官斟酌委官責成脩舉一節爲照緣邊地
方歲苦飢虜侵暴雖爲我兵所桂頻致克捷而我之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二 平露堂

黎張爲其殺虜者不可勝計敵自古防邊之策以守
爲上而蔽次之其守之法脩邊爲上脩堡脩墩又
次之然堡之工大地方廣遠不能遍置墩之費省隨
處經畫皆可施行今總督尚書劉天和舉以爲言誠
爲老成之見臣等反覆參詳爲利有四平時驛以築
堡力少工大怨咨隨興若脩墩則隨處可爲人人可
辦其利一也常時遇警則小堡併入大堡中途通虜
輒爲所掠或彼歛不及則人畜爲之一空若墩旣設
則村莊堡寨人人皆知所趨避民命必能保全其利

二也頻年虜一入邊乘勝長驅如履無人之境若墩
既設立則烽火遍于四境自足以懾虜之心奪虜之
氣其利三也虜以逐水草爲主若有水去處盡築墩
臺如鐵柱泉之法則虜計窮蹙自當引去其利四也
臣等待罪本兵防邊之策日夜圖惟冀求試效所舉
築墩一事與民不費而爲益甚大奏爲可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陽象穀疏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壁上木 周立勳勒貞

李待問存我參閱

楊襄毅公奏疏

疏

楊博

陳時弊度虜情以保萬世治安疏

防虜

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題該本部覆議將總督鎮巡等官不必拘以文法使得隨宜展布各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奏疏 卷之三

防虜

平露堂

官每歲預將防秋事宜通限三月以重條列具奏又准本部咨爲追往失責來效以預定安攘至計事亦該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等題內外形勢該本部覆議合行總督鎮巡等官圖上方畧等因各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移咨三鎮巡撫官會同總兵官督同副參遊守等官將本鎮一應防秋事宜及早計議要見虜至何以爲守何以爲戰軍馬是否精強錢糧是否克盈邊隘是否修飾器械是否鋒利本鎮兵馬如不足用應調何處兵馬逐一列款開報去後今該

前因臣惟禦虜之要惟守與戰計戰不如議守籌邊之略惟名與責循名不若責實劉鎮自二十九年虜

患以來修邊積餉選將增兵靡思不到較而論之以十分爲率其名十九其實止十一耳在武弁則動稱

血戰及其見虜還縮於前觀望於後以保全部曲爲得計若使上明天時下知地利中得人和阻其所必

鍾攻其所必救自無坐致剽竄之理在文職則勳言收係及虜旣入無壁可堅無野可清以掩蔽捨虜爲

長策若使先務守牆次務守墩次務守堡以逸待勞

以飽待飢自當聿收保障之功至於防守之兵馬多係紙上之詭名度支之錢糧半入將官之私橐罪之

不勝言之可憫卽今狂虜之姦計叵測邊防之圖維貴早況二月艸枯之時已嘗窺伺河坊夏末秋臨理

當大舉一應防秋事宜雖該三鎮鎮巡官開報前奉在薊州者惟恐調及本鎮之兵臣以大義所在首當

拱衛京師範護

陵寢而拱護之要東西諸隘俱當

拱衛

一體爲備若果力拒於外使賊不能突入比之角戰

畿輔之間縱有成功所損不貲者萬分不侔用是參

之輿情附之淺見條列上陳但事體重大委非臣愚所敢擅議如蒙 勅下兵部再加參酌早爲覆請行臣遵守至於時陳下原調遼兵一枝臣下原調遼兵二枝除冷口分去一枝見在止有一枝伏望 皇上俯念古非爲重將時陳所調遼兵亦聽臣徑自徵調庶幾強弱相兼戰守允便門庭既安堂室自固臣無任慙慙懇禱之至

計開

一守要害臣惟十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擊故備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防廣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東則西寡備西則東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比年以來率以兵馬預分邊境晝夜食宿俱在竊上不惟人力疲勞誠爲守株待兔今歲防秋必須擇其總括之地各屯重兵使有常山蛇勢首動尾應之義方爲得策合將冷口作一處自山海關起至太平寨止以副總兵李賢主之住劉建昌領本營兵一枝石門寨遊兵一枝太平寨燕河營參兵二枝再加三屯營遺下正兵并遺兵一枝山東民兵一枝占北口作一處自馬蘭谷起至石塘嶺止以總兵官周益昌主之住

劉審雲領本營兵一枝臣標下兵一枝振武營奇兵一枝馬蘭谷占北口牆子嶺石塘嶺參兵四枝石匣營曹家寨大水谷遊兵三枝再加遼兵二枝河間遊兵一枝保鎮民兵一枝昌平作一處自渤海所起至鎮邊城止以副總兵張琮主之住劉昌平領本營兵一枝黃花鎮鎮邊城參兵二枝居庸關葦華城守兵二枝白羊口遊兵一枝再加時陳下陝西邊兵四枝河南民兵一枝定州遊兵一枝紫荆關馬關爲一處自沿河口起至故關止以總兵官歐陽安主之住劉易州領本營兵一枝馬水紫荆關馬龍故參兵四枝并保定定州河間調剩遼兵及各處土兵民壯快手再加保定正奇兵二枝本鎮民兵一枝巡撫下武勇兵一枝各聽周益昌歐陽安張琮李賢無事隨宜操練有警分布戰守臣與時陳吳嘉會艾希淳往來督視副使趙文耀李泰張敦仁畢竟容朱徵茅坤協同各共圖保障萬一賊虜止犯一處臨期計量急緩發兵策應不許自分彼此其曹家寨大水谷遊兵二枝宜守不宜戰宜步不宜馬原兌民馬二千徒爲勞費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防廣 卷之三

四

平露堂

合無革去一千，每營各止用五百匹。

一覘虜情臣惟知彼知已，兵家之要遼東與京師相去隔遠，且秋深泥淖，虜馬難馳，保定耳目寄於宣大，俱無庸別議。惟薊州一山之外，卽爲虜夷，東則朵顏部落，西則李家莊巢穴，是雖陽順陰逆，其在今日，譬之紙張竹籊，留之無益，去之可惜。况每歲壯虜大舉，或東或西，此輩大略先知，若撫之有道處之有法，必能預得其情，合無容臣嚴行薊州鎮巡官，將三衛并李家莊夷人從宜撫賞，選差素有膽氣，慣知道路夜項得達皇明經世編楊襄毅疏卷之三平露堂五
不救人役分番其營說探聽虜向往各夷果知效順哨報的實防秋畢日從重賞勞况辛愛近日將阿羅豆兒色鎮兒妻女浮騙離心離德結之以恩自是以夷攻夷之法。

一選兵馬臣惟兵無選鋒曰壯，薊兵削弱，不惟全失訓練，至於簡閱之法，向來通未舉，行臣近日略加簡選，大約合鎮可得壯健萬五千人，顧惟教練之初，不可全恃爲用，至於薊保二鎮，恭守之兵，一枝僅數百人，或千餘人，馬不過三五百匹，或六七百匹，有名無

實多屬文具，其調到客兵，雖稱精健，中間亦有不可用者，且來路既遠，疲弱爲多，合無聽臣等不分遠陝保定及山東河南之兵，逐一簡選，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者用爲衝鋒破敵，中等者隨營截殺，下等者守城守牆，及分布軍民堡寨，遇有零寇，分掠兼土兵相機剿殺，兵不貴於多而貴於精。

一明戰地臣惟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東自冷口起西至倒馬關止，一山限隔，其中多有可以據險扼塞之處，不惟客兵初至不解東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三

六

平露堂

之虜若自黃榆溝而東，必經潮河州，自輦壕子而東，必經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必經三箇墩，臣嘗往來周視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戰地也，迨此則爲石匣爲密雲，平原曠野，萬馬可馳，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臣已各設置木柵，橫以方板，於中多留箭眼，可以用使火器柵外開明壕二道，暗壕二道，又用竹竿布於地上，多設地雷火炮，如或可用火攻，或水攻，臨期徑自酌處，所謂多方誤之，所據冷口鎮邊馬水

白石吳王次溝諸口俱當倣此舉行合無容臣等不
分主客嚴督各該叅遊等官先期令其於分定地方
而不知有險之可恃此亦明也物之險也
上下山坂躬親踏勘務得可戰之地畫圖貼說回報
臣等訂其可否即如去歲浮圖谷之戰陳鳳偶據山
坡而大勝朱玉不知據山而稍挫是其明驗若使平
日講求習熟決無倉皇失措之理

一張疑兵臣惟冷口一帶雖已屯兵誠恐虜情重大
總兵官周益昌相去隔遠倉卒勢不能及查得每當
秋月遼東寧前一帶頗有警報事在彼中亦當防範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三

防虜 七 平露堂

合無行令總兵官趙國忠帶領本營兵馬七月以後
專在寧前住劄以爲薊鎮聲援一面多差入役於冷
口探聽但有入犯消息不必等候明文即便星馳入
關會同副總兵李賢相機勦殺仍於撫賞屬夷之時
先以此意傳播其營使其知我處處有備似應伐謀
致勝之端

一急收保臣惟禦虜之要固守爲上臣去歲經畧之
時已嘗題准修築簡便墩城但時值荒歉小民救歎
不贖何暇及此臣近至薊鎮見近山人家亦有因山

爲寨者據高設險大畧如城垣之制不甚費工亦可
收效合無傳行各該兵備并沿邊有司官員預將民
村勘定要見何處平行可以築墩何處近山可以設
寨稍便麥熟之時次第舉行萬一時日追近難以速
完且將見在城堡作何歸併入膏作何收斂務計處
周詳共保萬全若能悉心幹理卓有成效薦揚擢用
坐視民患致有疎失者查叅重治

一調兵食臣惟足食足兵雖交相爲用而足食尤爲
先務是故兵馬錢糧當作一家計算往年不分虜情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三

防虜 八 平露堂

緩急故將兵馬聚於全無積貯之地即如古北口兵
嘗不下萬人馬不下一二萬匹彼處糧既寡少度支
艱於輸運地又窄狹兵馬苦其鬱蒸豪橫客兵又往
往肆其殘暴以致居人怨苦無所控訴可謂一舉三
失之矣合無今歲將各處客兵如遼錦之兵則分於
薊州一帶由平谷漸入密雲陝西河南之兵則分於
通州三河一帶由順義懷柔漸入昌平哨有虜警一
日一夜可以馳至各該主將如欲簡閱或暫行調集
或就彼巡視無所不可

一使罪過臣惟選兵不如選將使過優於使功各處
廢弁將官節經兵部題奉 明旨不分充軍為民閉
住降級等俱許隨軍立功除非臣所屬者不議外合
無容臣將副遠保定三鎮廢弁不拘總兵叅遊守備
通行查出取赴軍門令其各帶家丁自備戰馬官給
原糧料艸儘其見在之數合為一營仍以素有威望
者一人主之隨臣往來截殺果有奇功具奏陞賞其
無功者照舊發還原衛畧其文史之虛名責以輶鈴
之實效將材邊計兩為有益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防虜

九

平露堂

改河道濟糧運疏

卷之三

九

平露堂

議照密雲古稱檀州號為重地北六十里為石匣營
又北四十里為古北口實殘元避暑故道自庠戍虜
變之後分區列戍軍馬之增置為多災沴傷殘問里
之蕭條特其軍門務鎮建牙開府體制與固原漸同
漕糧收撥舟輓陸輸氣勢與通州稍類屬夷之患既
已日異月殊經制之方似難舉一廢百所據該道叅
政李篆謂自牛欄山而下白河潮河二水交會水勢
漂廣舟行無阻自牛欄山而上白河潮河水源既分

支流自弱查得密雲城西原有白河故道欲與於楊
家莊地方築塞新口疏通舊道使白河仍於密雲城
西經流直與潮河交會則水勢自大牛欄山至密雲
亦可舟運又謂城垣坍塌由於隄岸未備不係於河
道改與不改并將工程丈尺錢糧人工先後通議明
白節呈前來論說詳明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
實為一方之大計臣等再三集議其利有四其害有
一白湖二河合而為一牛欄山以上無論春夏舟楫
通行漕糧可以水運歲省腳價不止萬金一也懷柔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十

平露堂

順義三河之民苦於車騎之累日漸遷移河工一成
三縣免於騷騷二也密雲石塘嶺古北口石匣營一
帶絕漠窮荒生理鮮少河運若通江南諸貨可以漸
至地方殷富足可待三也牛欄山近議建立號房
原為舍舟從陸以備積貯糧儲不煩盤剝號房可以
不設所省財力又為不貴四也至於所謂害者不過
恐為密雲城西之患耳若使修築沿岸下用石砌上
壘腰牆并將坍塌城工整飭完備一勞永逸自無遺
慮即如通州至京五六十里原係陸運我 皇上斷

自聖衷修成通惠一河實爲萬世無疆之利惟茲
密雲河道因其故蹟加以新功比之通惠其利雖同
其費且省況人力取諸軍夫材木取諸山林銀米取
之修造之餘及無碍贍需規畫布置似已曲盡臣等
與有地方之責但可少濟時艱不敢畏難遠怨以負
任使如蒙勅下工部會同戶部再加議擬如米無碍
查發後開欸內事理速聽臣等早爲舉行一應綜理
責之副總兵龔業恭政李業主事劉魯生其餘分管
官員聽臣等徑自選委工完之日閱視明白造冊奏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十一

平露堂

右衛路通乘時以圖後效疏 修堡增戍

臣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榮尚約題奉
聖旨東既調兵入餉已着博悉心周計大逐虜賊勿
致再欺墩臺堡之要害處作速修築必奈久亦不計
推延期以八月前完報餘及繕工次第堅造應可行
的急奏繼續理便行文去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仰惟 皇上以 聖神文武之資擇禮樂征伐之
柄項者右衛之變虜逐餉入機宜悉出于淵衷及今
圖解之餘救弊補偏經制動關乎宸斷雲中人庶均
切感戴之私塞外逆酋不勝震懼之狀臣以庸劣誤
叨重寄任事以來恐負 君父特達之知奔走經營
食糈俱廢況今大語丁寧至再至三敢不少竭駑駘
仰答鴻造除議處右衛事宜先該臣等條畫具奏已
蒙 聖明俯賜允行外但夷情叵測常乘其怠忽內
治當嚴不嫌於詳慎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
楊選閱地形之險夷萃萃言之辯析重加三思釐爲
四事前疏所列者正在急圖今疏所陳者以次繼理
務使右衛以至威平聲勢聯絡鎮城以達右衛氣脈
貫通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及時舉行少紓臣等
犬馬之忠永爲邊人保障之利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三

十一

平露堂

三十九

臺一座，每臺再加一座，大約二里半該墩一座，高山站至鎮城，視右衛爲少緩，原無墩臺，每五里該墩一座，依牛心山等堡并墩臺完日，仍行總兵官張承勛分司參詳吏關，疑經理其事，錢糧於修邊銀內動支，其中路神溝堡古官人屯，梁家店齊家河北花園馬道口六處，西路小邨兒北梁一處，應添墩堡并沿邊塹牆，照依臣等原議另行具奏。

一經畧左衛臣等議得左衛至高山站六十里，合無於適中繆官人屯築大堡一座，二十里鋪舊高山城

皇明經世編

楊蒙教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各修築小堡一座，高山站至鎮城六十里，於通中岡家灣築大堡一座，白廟兒屯右白佛寺各修築堡一座，公解營房等項，以次修建，應用錢糧俱於修邊銀內動支。

增設官兵臣等議得左衛至高山站以達鎮城，既添設墩堡，官軍馬匹相應計處，合無於繆官人屯岡家灣各設標守一員，仍各提調東西二小堡，各募軍五百名，各量給馬一百匹，以備往來傳報之用，每小堡各設把總官一員，通計募軍一千名，每軍永裝銀

五兩，共該銀五千兩，廬甲器械一千件，副如前馬二百匹，兵工二部，照數處給，月糧布花，候募軍完日，會入大同管糧郎中錢糧數內。

一查處荒田，臣等議得左衛以達鎮城官路東西盡皆膏腴之田，近因虜患頻仍，無人耕種，今既添設墩堡，合無令各該官軍儘力開墾，所有屯糧姑免退納，候年歲豐稔，另行議處，開墾之日，將原設墩臺低薄不堪者，逐漸修理，其地方一應人等，果有墮堡住種者，聽從其便。

皇明經世編

楊蒙教疏

卷之三

平露堂

議處要害地方疏

防守獨石

臣獲見邸報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樂尚純題稱獨石要害，視右衛遠近緩急尤爲不同，欲要行臣將應處之事，悉照右衛經略奏請上裁等因，臣參詳所論憂切邊陲，深得先制制人之義，節據降人口報，動以圍困獨石爲詞，若候部咨到日，方行議處，未免緩不及事，臣不自揣量，早夜圖惟擇其最切要者，條爲十款，大抵大同之事，禍已燃眉，不得不爲拯救之圖，宣府之事，患在厝薪，仍須急爲蓄艾之計，臣於宣大防

秋疏內言之已詳，無容別議。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臣所奏脩賜允行，仍乞嚴勅宣府鎮巡官李賢、張錦、廣集、衆思、谷上方略，不止防秋，先爲防夏之圖，不止外防獨石，自爲拱護京陵之計。臣雖庸鈍，亦不敢不共效狗馬之忠。臣無任屏營懇切之至。

計開

一、空運糧餉。臣議得防禦獨石首當多積糧餉，糧餉既充，虜氣先奪，圍困之謀不攻自破。先該巡撫都御史張錦屢疏請發帑銀，未見處分。是非該部漫不加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獨石

十五

平露堂

意，是以帑銀缺乏之故。後該臣博謀發京食糧米三十萬石於懷來等倉，却以宜府年例銀兩一半仍發本鎮。半改發大同，連日再三籌度，庫無見銀，倉有見粟，救焚補偏，計恐無便於此，合無聽戶部將它運一事，早爲舉行，邊人不食梗米，止食粟米。若發粟米三十萬石，九爲得濟，此外再將宜鎮年例銀兩先發十數萬兩，以爲腳價折支之費。空運至且聽鎮巡官設法轉運，其人衛兵馬往來懷隆供億之費，亦於此中取辦。

一、更易將領。臣議得寇在門庭，北路則患切剝膚，東

路則患在剝牀。二路將領均爲契緊，若使匪人願乎其間，緩急之際，設事不淺。除獨石叅將劉漢先已具

疏休留外，訪得分守東路懷來永寧等處叅將劉環年已衰邁，志復灰冷，桑梓之地，終難展布。四海治守

傳習鑑，心本儒生，口談武略，衝險之所，豈其所長。合無將劉環革職，候別奉勅明奏。請韓鑑改用腹裏

仍於近日九卿科道會薦諸臣內，如尹秉衡者，推舉一人以代劉環。其韓鑑員缺，查得原任大同右衛守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獨石

十六

平露堂

備張咸洞悉虜情，慣經戰陣，不救降兵，去之原非其罪。年方精壯，用之當及其時，以補四海治守備，似堪任使。

一、分布城守。臣惟大同右衛被虜圍困月久，中間調度處置，全藉麻將之力。蓋各官妻孥生計，俱在危城，利害切身，自當不賞而勸，所據獨石城守一事，正與右衛相同。合無聽叅將劉漢將在城官員不拘見任廢棄，擇其威望衆所信服如尚表，立爲守城之主，其餘畫地分守，預爲告戒。一有警報，叅將劉漢提兵出

戰於外。主城將官環兵固守於內。聲相勢倚。互爲犄角。方保萬全。

一預處援兵。臣謀得非路獨石果有虜警。除本鎮兵馬刻期應援外。所據入衛各枝兵馬。俱在關內關外住劄。若候奏請至日。方行調用。未免坐失事機。合無聽臣等與鎮巡官李賢張鎬酌量賊勢。一面移文兵部與副遊總督知會。一面將前項兵馬隨宜調遣。各該遊擊務要與主兵同心戮力。共建奇勳。如敢因循玩愒。自分彼此。應拏問者。容臣拏問。應參究者。參究重治。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獨石

十七

平露堂

一撫輯屬夷。臣謀得屬夷之於我也。乍臣乍叛。我之於屬夷也。將信將疑。卽如近日督撫建議。欲發銀五六萬兩於寧遠堡邊牆裏外築堡二座。安插屬夷。老

數三萬

萬夫

之費不貲

小意非不美。探以夷夏大防似猶未妥。兵部近奉

欽依行臣勘處。以臣愚見。謹始應終。實不敢輕議。但撫賞銀兩。羈縻之策。委不可缺。令無聽巡撫都御史張鎬於戶部議准主兵銀四千兩內扣數支出。委官買辦段布牛酒。將同力拒敵諸夷。照依原奏通行賞

勞。虜去家小牛羊帳房者。查出另賞以結其心。以後虜入境內。果能先事哨探。爲我之耳目。臨敵奮勇。爲我之羽翼。雖優加賞賚。亦不爲過。

一經理懷隆。臣議得經略之議。雖在北路獨石而東。路南山一帶。段竅在上。事體尤重。四肢腹心。不言可辨。居庸關以西。自石崖峪口起至合河口止。延長七十里。隘口一十四處。以東自張家起至渤海止。計長四十里。隘口一十三處。中間山勢平漫。可通大舉者九。林木稀疏。可通零騎者七。巖崖陡峻。可通單騎者十一。遶年於大山口等處酌量多寡。分派官軍。共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獨石

十八

平露堂

六千名。大約俱在該鎮步軍於曠兵取用。除曠兵時非防秋。難以輕調外。合無聽鎮巡官李賢張鎬賊果突入。一面統兵應援北路。一面留兵防守東路。雖堪戰勁兵亦常有留二枝以防大虜壅隔之患。其斬築臺軍。如果不敷。權於河南班軍內奏撥應用。

一激勵壯勇。臣謀得非路地方人慣見虜。驍健絕倫。以故論什伍之軍其數甚少。論比黨之軍其徒實繁。先年雖有斬獲首級。與官軍同論之文。勘報每遲。以

歲時雖有奪獲生畜給賞之文將領多見其赴取輒愾之氣何由發作忠義之志因而消阻深可痛恨令無聽總兵官李賢公同叅將劉漢將各城各堡壯丁逐一查出應守城者守城願出戰者出戰記名在官不必拘以文法不必束以紀律斬有首級總兵官先給印信小票奪有生畜即時盡數給賞字樣等官如敢刁難扣取先以軍法重治然後叅奏等因其事常無整頓之時不許追呼以致騷擾

一量給馬匹臣謹得各鎮奏討馬匹動經數千不行

皇明經世編

楊東觀集

卷之三

十九

愛惜餉養相繼倒失無益實用臣嘗痛惡其非即如近日巡撫張鎬核各到臣欲討四戶大馬三千餘匹給付家丁騎征臣以標兵方在議革不敢具奏但宣鎮總副叅遊之馬見在各不及一半往來追逐似爲未便令無聽兵部量發官馬二千匹分給各營稍壯軍威不敷之數容臣督令各官勸支椿銀以次買補一添修墩臺臣惟北路地方等一當修飭城堡其次則腹裏并接火墩臺一方耳目關係甚重除原設不喪節節行分巡口北道叅議許用中見今督修外仍

於獨石城馬營溝通馬營大路胡家莊孔家莊謀添空心墩臺二座每座共高三丈三尺上加女牆四尺周圍越城一道外挑圍壕一近馬營堡議添上哨通君子堡司家溝口李樹溝口羊奶子溝口二隊溝口下哨通松樹堡馮家科小嶺兒本營通南羊房堡段家衝西川九窠客衝口東井獨石溝通獨石城大路霍家莊共十座雲州堡議添夜不收嶺一座高低廣狹悉如獨石之制通共添墩一十三座不惟足以制虜居人行旅均屬便利見今總兵李賢在彼設伏合

皇明經世編

楊東觀集

卷之三

二十

嚴行本官督併叅將劉漢及守撫等官刻期完報一協同薊鎮臣惟大虜屯住獨石邊外正係東西岐路西則可犯宣府逼近陵寢東則可犯薊鎮驚擾畿甸必須兩鎮鎮巡官交相傳報事方克濟蓋宣府密邇虜巢常得其形薊鎮咫尺屬夷先得其情今無今後薊鎮一知虜欲西犯之訊差人速報宣府宣府一見虜欲東犯之跡差人速報薊鎮彼此相資共伐虜謀共消虜患

虜中降人傳報夷情疏

防

臣惟蠢茲醜虜自大同右衛圍解以來猶有一二零騎在邊窺伺乃今閱月之間移營北徙絕無烽燧之警但靖正之人摩肩接踵幾滿千人之上或言欲由永寧入犯京師或言欲犯山西或言仍圍右衛等處或言東搶遼東或言就近掠取田禾言人人殊以臣愚見宣大事體與薊鎮迥不相同薊鎮恃有邊牆拒之不入即爲上策宣大地方大遼二邊既以陵夷沿邊牆塹又復傾圮虜騎處處可入爲今之計虜之未入也則當遠哨探剿零寇以明我之目奪彼之心虜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陽襄毅疏 防虜 三 平露堂 之既入也則據要害奮夜擊搗巢穴激鄉兵廣招降截歸路守堡寨多方略以示隨機應變之義會同巡撫都御史魏謙吉張鎬楊選總兵李賢張承勛王懷邦不揣迂疎逐條詳議但兵家之事貴於未戰臣等待罪邊陲不勝臨事之懼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參爲覆議俯賜裁允容臣等驅馳戎行少伸犬馬之報一嚴哨探臣等謀得節操降人所報俱係捕風捉影之說不可盡據必須哨探明的兵馬進止方有著落先已屢次差人遠探直至海上方見營帳趕回達馬

四百餘匹盡數給賞原去通事家丁人心感奮爭欲深入一哨但虜若東犯遼薊誠恐遠由出山後耳目不及反致誤事合無仍行薊鎮一體哨探遇有屬夷報到消息或得其形或得其情彼此互相傳報庶克有濟

一勦零寇臣等謀得往時秋禾將熟近邊零賊或一二百騎或三五十騎往往入邊掠田致使小民終歲勤動竟絕收穫之望虜之所以敢於如此者不過數技一則恃其馬強來如飄風走如脫兔人不及追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則恃其善於弓矢三則知我墩軍報知必先放砲舉號方始聚兵賊乃預爲噤備四則多設伏兵見我追逐故意誘入境外以反敗我合無今次遇有零騎聽宣大山西三鎮總兵官不必照舊舉號放砲止整點兵馬分爲二股一股潛往賊回之路設伏一股如常追襲前後夾攻必有奇中者

一據要害臣等謀得宣大山西三鎮各有要害之處先守其要則提綱挈領兵氣自倍如宣府則當守懷隆永寧南山一帶山北可守則守不可守則併人昌

平邊牆協力固守使賊匹馬不能入關大同則當守
渾源靈丘廣昌銀鈔驛馬等嶺協同保定鎮巡固守
紫荆倒馬馬水口等處使不能越關而南驚動畿輔
山西則當守陽方神池老營堡偏關等處使賊不能
越關而西侵軼州縣其五臺繁峙平刑設在關外尤
當一體戒嚴此外止是宣府大同之川既有兵馬以
捷戰於外又有墩堡以雄峙於內以逸待勞以主待
客狂悖之謀自難大逞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平露堂

營有同兒戲或先放炮或先舉火使賊知而爲備反
來攻其雖曰捷賊寔自捷耳合無今次遇賊入境聽
宣大山西三鎮總兵官各募敢死之士相度天時人
事如果可爲當夜下令令其對放暗號直撞賊營勢
如風雨惟在破敵不貴首功當內舉火放炮之時外
向亦舉火放炮勢若馳擊是爲禪應外合暮夜倉卒
之間賊未有不駭愕驚避者但兵事尚密此事尤當
須密今在聯期計量以圖萬全

一揭巢穴臣等議得攻其必救兵法所尚卽如宣府

地方近邊則有張家口外種田之賊大同地方近邊
則有脫脫一種丘阜一黨若使乘機勦殺批吭揭虛
必有明效合無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二鎮總兵官
各將揭巢之兵計處停當一面發兵在內截殺一面
發兵在外揭巢但須暗探明瞭仍將各營走回人口
查有乘輿者各留三五人厚加餉穀令其指引道路
庶幾不墮賊計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平露堂

一激鄉兵臣等議得義勇一事不惟大同西衛可行
隨在可行但往時得功盡在數百里之外報驗反致
勞擾以故鄉兵不肯向前截殺合無今次遇賊入境
聽宣大山西三鎮巡撫官各刻簡明小票用印鈐記
但遇鄉夫得功者所在官司驗明給票一張以爲執
照賊退之日不必議限徑自照例每顆賞銀三十兩
激勵之下人人勇氣百倍

一廣招降臣等議得虜營之兵多半俱係漢人豈無
父母妻子之念止緣畏彼聲勢不得自便觀之近日
一揮招降之牌有一家十四五口同歸者有焚父屍
而帶歸者有子婦負垂老之姑而歸者俱恐處之無

要以致人絕歸望。虜氣益增。合無今次賊果入境。聽宣大山西三鎮巡撫官先於各堡大書招降紅旗。令一人冠帶立於堡上。多方招諭。有能滾馬投降者。即時開門收納。若使百人千人一時俱肯歸正。賊勢自派不得不退。

一截歸路。臣等議得歸師勿遏。雖兵家所忌。但虜之歸也。與中原之寇不同。喝起牛羊者。俱係老弱之賊。強壯之賊。左右護持。其心惟恐有失。全不戀戰。而我兵若先處戰地。誠爲得策。合無今次遇賊入境。聽宣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奏疏

防虜

主

平

堂

大山西三鎮總兵官各設伏兵於賊歸之路。或據山險。或依林木。相機絕勦。賊回之日。各另回奏。要見其處截賊。曾有某功。不得仍襲舊套。其來如迎。其去如送。

一守堡寨。臣等議得軍民堡寨。被賊攻毀者。十之七八。無甍可完。先已題奉欽依。嚴行宣大守巡官親詣督修。每堡四角各修四墩。無力者或二墩一墩。近據各道報稱。以十分爲率。築完八分以上。臣歷所至。逐一親閱。如果堅完高厚。比之往歲不同。賊若入榆。斷

不能肆然得利。但自古用兵有守中之戰。有戰中之守。若不添兵防禦。未免坐困。合無聽宣大山西三鎮巡官查賊果於某處入犯。即將步軍分紮墩堡。與鄉夫相兼在內。遇有零賊來攻。相機擒斬。大約追逐不可過半里一里之外。益分捨之。賊勢不能多。我墩堡之兵多。而彼賊甚少。似可成功。

一多方略。臣等議得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者。蓋言方略雖多。未必皆中。但中一方。卽爲對病。已經徧行三鎮副參守操等官。各照所管地方。畫一水墨小圖。或可以依憑山險。或可以占據水頭。或可以建立營盤。或可以設置毒物。或可以安頻砲火。或可以挑挖壕溝。種種備之。見今俱已報到。正在整頓。臣等每一念及。誓不與賊共戴天日。真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意。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奏疏

防虜

主

平

堂

覆料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條陳海防疏

防倭

看得督察軍務工部右侍郎趙文華題稱。修復海防。隨爲五事。臣等反覆參詳。均係平倭長策。益不欲鑒戰於海上。直欲邀擊於海中。比之制禦北虜。守大邊

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則制人之義。但事務繁多。惟恐不便。聖覽謹將原議列爲五款。開立前件。議擬上請伏望 聖上俯賜採覽。勅下遵行。地方幸甚。

國家防海之制。臣等議得。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爲盡善。至于列船港次。猶之東門戶而守堂室。浸失

有是防。則無急。當講畫無疑。所據侍郎趙文華欲

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揚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三山品峙。哨守相聯。既無淺閣之

皇明經世編

楊業穀奏疏

防倭

壬子

平露堂

虞又有避風之處。委爲有據。又欲副總兵屯外泊陳錢諸島。尤足以扼賊三路之衝。令無悉如所擬。備行忤察總督。巡撫總兵副總兵兵備等官。合同集議。務要允中機宜。以復 祖宗出洋之制。其中果有未盡事宜。聽其徑自酌處。

一總兵駐劄海上。臣等議得。南之禦倭。必資於船。猶北之禦虜。必資於牆。塹車騎勢。不可缺。不妨多備。所據侍郎趙文華今議之。船見造。則有福清等船。調取則有廣東新會橫江鵞東莞大烏尾船。又有寧紹台

溫捕魚海船。及下八山捕魚等船。又有蘊松捕魚沙船。緣廣船恐緩不及事。魚船恐妨廢生理。必須處置得宜。方無遺慮。合無悉如所議。備行督察總督。巡撫總兵副總兵等官。一面催調廣船。一面嚴行海道查處。漁船此外不知再該造船若干。錢糧應於何處出辦。備細會奏。以憑議處施行。

一直隸與浙名雖異地。臣等議得。浙直俱連大海。一水之地。委當總作一家。計處必須共守。陳錢諸島分

皇明經世編

楊業穀奏疏

防倭

壬子

平露堂

兵官正副二員。分任金山臨山要合之地。先守陳錢。參將分畫三道。馬蹟等山各督信地。審時度勢。發不容已。合無將副總兵俞大猷仍任金山。再添總兵官一員。任劄臨山。東可以控蘇松。南可以控浙。臨本部會推相應官二員。請旨簡用。充總兵官總理浙直海防軍務。任守臨山地方。定欵責任。請勅一道。令其欵遵行事。合用符驗旗牌。開防照例。請給副總兵以下俱聽節制。未盡事宜。仍聽督察督撫等官查明具奏。一海上既備。臣等議得。國初沿海一帶。軍伍充足。今

議修彼舊伍。誠爲要務。但鄉兵選足一萬歲支半糧。不知應於何項出辦。合無備行督察。總督巡撫。巡按等官。定委兩司該道官。作速查議。要見鄉兵一萬。月給半糧。每年總該若干。應於何處處給。南方地無遺利。開田甚少。若緣清查。未免反滋侵擾之弊。似當停寢。事宜悉如所議施行。

一出入波瀾。臣等謀得賞當其功。則人心知勸。故功既有等。賞自有差。合無今後官軍於海裏獲功。每倭首一顆。爲首者准陞二級。爲從者照舊給賞。若無首級。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總兵等官能使賊船不能登岸。卽以保障論功。斬獲首級數多。臨期奏請超格陞賞。俟倭患寧日。此例停止。其多處行糧一節。事在彼中。悉聽督察。總督巡撫等官徑自施行。

皇明經世編



楊東坡集

卷之一

平海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遼斬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吳嘉胤繩如參閱

楊襄毅公奏疏

疏

楊 博

覆左給事中張益等增定參贊尚書職掌疏一
兵科署科事左給事中張益等題稱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一遇警急則皆略守備而責參贊不可不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公疏 卷之四

重其職掌乞更從長議擬於參贊勅內事體不便者
稍爲更易舊日所無者稍爲增入各一節爲照南京
兵部尚書職在參贊與內外守備均有保釐之責原
奉勅諭開載已明頃因地方多事督責之議全在參
贊若不重其事權其勢自難展布該科欲更從長議
擬妄爲得其領要查得各處多有因事增勅事例相
應則酌題請合候命下備咨南京兵部轉行南京五
府會書都督既分管振武神機大小教場以後俱聽
參贊節制應天淮揚巡撫都御史凡事與參贊叶同

計議而行副總兵參遊兵備等官俱聽參贊委用未
盡事宜悉聽參贊便宜處置本部仍將前項職掌行
移內府翰林院除原勅照舊外另請勅諭一道給付
新任尚書李遂欽遵行事平寧之日徑自奏繳
遵諭條上定策遏虜疏 大同副鎮邊務

觀虜入犯多在京輿之時防禦機宜實審急緩之禁
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第一蓋腹心既安四股自
無可慮以故廣調各鎮之兵爲之戍守多發度支之
振爲之餽給精選驍健之將爲之捍禦仰蒙 聖皇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公疏 卷之四

在上深思遠慮靡所不至臣等何容別議今據宣大
總督李文進所奏正是永邵保元憚擺腰三部之
其首首俺答黃台吉把都兒并東虜上歸俱各未見
踪跡驚鳥將飛必聚其翼其當爲薊鎮之慮臣等謹
將大同薊鎮應行事宜不瞞愚陋開坐上請伏乞
聖明簡賜採覽早爲允行地方幸甚

一大同所犯之賊數本不多本鎮兵馬已該總督李
文進先期分布似爲有備臣等迭又移文巡撫都御
史陳其學總兵官劉漢令其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

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邀其馬、隨機應變之策、聽其徑自處置、計料此虜、日下必當遠遁、所據李文進所討宜府遊擊孫彌大同遊擊周資文入衛遊兵二枝、另本酌量議處、

一賊犯薊鎮、必蹂白艸川三間房一帶、哨探一節、全在宜府獨石、奈將蓋薊鎮止得其情、獨石則得其形、知之既早、豫於古北黃花鎮等處、加謹防禦、所謂先知制人、自保無虞、合無客臣等仍行宣大總督巡撫

總兵官等督率參將劉國多差的當人役遠為哨探、但有東行踪跡、即便飛報本部、以憑調度、哨探的確、防秋畢日、泰將官重加陞賞、如或怠緩誤事、與薊鎮將兵一體治罪、

一薊鎮各區、先該臣博總督之時、每區定擬兵備副使、參事一員、為之監督、連歲督臣行臣之計、日益詳密、但防秋之後、未曾定擬賞罰、誠恐人心懈弛、關係不輕、合無客臣等備行總督都御史楊選巡撫都御史張珏嚴行副使溫景葵、紀公巡乘永祿李尚智、張

邦彥伊介夫各照地方、用心督理、一切兵糧事宜、悉

聽徑自區處、督撫官不得違制、如果禦虜有功、或虜知有備、不敢窺伺、督撫官健實具奏、以憑甄錄、怠緩誤事、查參究治、

一昌平鎮居庸鎮遼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海冶相為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巡、移住懷來正駕、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方有濟、合無客臣等備行宣大總督都

御史李文進、仍駐懷來、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宣府別無聲息、即便多發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

承通近南山、就將各支兵馬、分屯薊鎮牆土、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為首功、

一薊鎮燕河冷口一帶、通近遼東、虜若自東入犯、薊鎮督撫官、相去隔遠、調度自不能及、即使有兵可發、千里赴援、不惟無以濟事、亦非兵家常筭、合無客臣等備行遼東都御史古澄、會行總兵官雲昌、即將本處兵馬整頓停當、如果虜犯燕河等處、不必候調、徑自領兵前來策應、有功與薊鎮將兵一體陞賞、遷延誤事、與薊鎮將兵一體黜罰、

本旨條上破格整理餉鎮兵食疏

前鎮邊餉

竊惟昌薊二鎮近在畿輔實爲腹心之地粵自庚戌虜變以來遠調客兵分番入衛原非經久之計臣博經略之時奏解餉鎮之事當以練主兵爲根本調客兵爲權宜于後郎中唐順之經略又奏稱主兵練成一枝當減客兵一伎并臣二人之私言實爲衆人之公議乃今督撫等官或玩愒而人事不修或災沴而天時未順以致練兵之舉十年罔效閭閻兵之使出無功誠可駭嘆仰蒙 聖皇在上淵慮深思長駕遠馭既將候事之臣各加黜罰又欲本兵之臣破格議處特念臣博嘗歷茲鎮明旨叮嚀胥齋面命臣博雖至愚極陋敢不仰承萬一連日謹與臣縉共據一得條爲上事極知兵馬錢糧各有攸司切緣事體重大不敢趨忌同臣等狗馬之心亦臣等之分也

條裏數奏疏 劉世昌

五

一各區主兵雖有總副泰遊等官職專選練若非兵備副使爲之監督事權既輕賞罰無措日復一日全乏實效查得永平兵備副使溫景葵昌平兵備副使栗永祿懷柔兵備副使張邦彥密雲兵備副使李尚

智薊州兵備副使紀公迺才識操履固極一時之選相應久任責成合無備行各官將所管區分主兵通

兵部知道

行蒐選設法教練仍將勅諭各另換給一遵備將選練主兵緣錄開載於內一年之內練有成效不次擢用因循不振從重降詞及照各官年資已深若使遷轉別處新任之人事體不能周知候事不淺本部一面核咨吏部備查各官年資如果相應并擬陞奏改職銜仍兼僉事管理兵備年資未深者職銜照舊公差科道等官雖有查盤等項事情不許輕易委用致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奏疏 劉世昌

六

妨正務巡撫官月一閱視總督兩月一視合用犒賞銀錢等項准於督撫兵備贓罰銀內動支本部仍發銀二萬兩分發各道添募犒賞犬率軍以十人爲率八人習火器二人習弓矢若使人人火器精熟倚牆拒守自當萬全

一陝西固原寧夏延綏三處客兵比之宜大尤爲驚

遠十餘年來往迭奔馳疲勞極矣但主兵教練未成若使遽爲撤去一有急緩未免失措相應通行酌議合無移咨總督都御史楊選將延綏遊擊時達所統

遊兵一千五百名，既稱不成行伍，查照總督尚書討論原議，以後免其徵調。其延寧固原各枝，照舊調發本部一而容行陝西督撫等官，將該班官軍用心揀選，俱用馬軍，不用步軍、馬匹軍器。如果不敷，作速奏請聽本部與工部處發。兵行之日，應按御史坐委守巡兵備，該道查點明白，具繇奏知。候四十一一年以後，主兵練成，每年遞減一枝，以示休息。其山西山東保定遼東宣府大同應調之兵，不得援以為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東校
七

用查得京司三營自我皇上更定之後，戎政大臣顧寰王邦瑞悉心整理，大有次第。相應酌量調發，合無備行戎政大臣選兵四枝，專在居庸鎮遼二區防春。正月十五日啟行，三月終旬回營，再發兵四枝，專在居庸鎮遼二區防秋。七月十五日啟行，九月終旬回營，每枝一千名，止用馬軍三百，以備傳報。其餘二千七百俱用步軍，其步軍鎗甲器械上邊之日，暫借圈營之馬，駛送班滿，廬甲器械交付該區參將分守官收貯，以備次班應用，免致往返勞費。春防用參將

尹秉衡曹鎮佐擊王國柴愚管領秋防用參將楊正方圓佐擊劉臣錢炳管領居常則督軍操練火器及期則督軍肅隊以行。若果臨期無警，聽總督官具實奏請，另議進止。奏遊官到鎮悉聽總督巡撫節制，不許抗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馬東校
八

一該鎮糧餉雖有總督兼理於上，郎中主事分承於下，緣彼此原非專屬，甲可乙否，動見抵牾。自昔用兵，固未有食不足而兵足之理。臣等悉心圖維，必須該部大臣專一督餉，則職掌既明，施為自易。合無移咨戶部於本部左右侍郎內奏差一員，量兼應職，請命勅諭關防書吏前去薊州住劄，專一管理昌蓟二鎮主客二項錢糧，并倉催各省拖欠民運各區錢糧。但有不敷，兵備副使即便呈督餉衙門處發。一年滿日，另差侍郎前去。二三年間事體停妥，總督官照舊兼理。侍郎不必再差。見今年已豐稔，正當收買之時。若果戶部帑銀不敷，工部借銀十三萬兩，戶部發銀十萬兩，交與侍郎帶去，或補土兵之糧，或給客兵之餼，或召買新鮮米豆，安置倉廩，以備支用。務要區處

得宜，不致浪費。兵備將領軍衛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勤者從實舉薦，怠弛者從重參奏。一切倭漁奸賍，悉聽侍郎區處。庶幾士嗜馬騰，以之練兵，則兵可強。以之禦虜，則虜自戢。提綱挈領，此其首務。

一、火器中國長技，在各邊用之於戰，其利什一。在薊鎮用之於守，其利什九。仰蒙皇上洞悉邊計，頃者勅下臣傳速將宣大薊鎮多發火器，臣等奉行惟謹。俱已陸續發，但先年所發之數，似亦不少。該鎮漫無章程，有用之物，置之無用，殊為可惜。相應立法稽

皇明經世編

楊果奏疏 前經邊備 九

考合無移咨總督都御史楊選巡撫都御史徐紳將各區先發今發火器火藥通行查出，備造循環文簿二本，每季終差送工部倒換。如果見在火器火藥尚不足用，即便會同具奏，聽候再處。其本處歲造火器火藥，亦要一體查明附入簿內。

一、各區主兵近來分布不一，或今歲在此區，明歲又在彼區。防春又在此區，防秋又在彼區，以致軍士地方險易不能熟知。東奔西馳，殊無固志。至於寧山等衛所軍輪戍薊鎮，即同主兵相應一體整理，令無移

咨總督都御史楊選，即將各區主兵公同鎮巡兵備等官分派停當。一面具數咨部，一面出給簡易告示，諭衆知之。以後不許輕易請動，其應援客兵聽其臨時斟酌。不在此限。本部一面咨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各將寧山等衛班軍，遇有逃故者，先於別項軍內選補，務足原額。每軍啟行之日，各先處給月糧三箇月。

具繇奏知，如仍前玩愒聽薊鎮總督官從實參寃。一、兵家之法，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薊鎮僻專一擺守墻垣，賊果臨境，患已剝膚，終非萬全之計。出

皇明經世編

楊果奏疏 前經邊備 十

奇以制之多方，以誤之封疆之臣。自當加意整飭，合無移咨總督都御史楊選，即將邊牆之外逐一踏勘，要見何處可以火攻，何處可以水攻，何處平夷，應該剷削，何處險隘，應該堵塞。近則十數里，遠則一二十里，五六十里，要在因地制形，以爲牆之藩籬。至於應哨人役果能哨探明的，即照近日題准事例，賞陞職級，仍重加犒賞。犒賞之費於撫夷銀內動支。銀如不敷，再行奏請。至於州縣村堡多無城堡，亦當一體修繕。臣博往年巡撫甘肅，嘗創爲墩院之法，其費甚簡。

其益頗多容臣畫成圖式咨送楊選以次整頓但成一處卽有一處之益不必欲速務求遠利

一山海一片石等處相去薊州數百餘里軍士本色月根俱於薊州倉關支甚爲不便雖有委官總領無力轉運只得就彼減價糶賣兼之委官任意侵漁及至到營每軍僅得銀一錢二錢而已臣傳總督之牒已蒙題准今其本折隨宜兼支願聞管稅郎中泥於舊例至今未見遵行臣等以爲政貴宜民法當通變軍欲折色我卽以折色給之却將遺下本色查給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近倉口軍士遠者近者均爲有益何憚而不爲合無移咨督餉侍郎到鎮之日加意一處仍備細回奏一朶顏三衛屬夷撫賞之舉雖不可廢各該將領向因無處措辦未免割及貧軍竄壞操練此爲第一弊政况彼夷乍臣乍叛全不足恃必須恩威並行使其既知所感又知所畏方能經久合無備咨總督都御史楊選今後夷人安心向化者該入貢則聽其入貢該撫賞則優爲撫賞如敢入邊剽竊或在邊外撲殺應哨人役卽便着落夷中頭目將賊人賊贓盡數獻

出以正法典如果負固不服相機發兵設法剿捕不得駕言誘殺撲殺以致肆無忌憚合用撫賞銀兩每年戶部出銀一萬兩本部出銀五千兩共銀一萬五千兩與同本處香錢等項相兼奏支將領如再科軍一錢輕則降級重則調發口北極邊衛分以示懲戒以後一切工役不必累軍銷其銳氣

一廢棄將領欲其使功不如使過卽如近日原任總兵官姜應熊與同遊擊胡鎮岱道一戰大挫賊鋒是其明驗必須多方搜取置之軍門方收群力群策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二

效合無移咨總督都御史楊選速將各邊廢棄將官徑自選取有智識者則用之練兵有勇略者則用之禦虜隨才器使各盡其長有功之日指名具奏以憑擢用其見在軍門怯懦不才者卽日分別革退以除振武主兵之害

議發京兵輪戍薊鎮疏

京兵戍薊

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近議揀選四枝戍守居庸鎮邊二區其說有四其一則京兵習見烽燧慣經勞苦可以轉弱爲強其二則居庸鎮邊原有懷保

在外警報絕少。即使有警。去京不及百里。朝發而夕可至。比之遠調。宜大保定之。兵勞費懸絕。其三則春防之月。該鎮止留邊兵三枝。一有聲息。居庸鎮邊未免分置。邊兵兵力。倘領理不周。若得京兵戍守二區。邊兵自當專管。占北冷口緊要處。在此則爲虛聲。在彼則得實用。其四則臣等原題。若果臨期無警。聽總督官具實奏請。另議進止。仰如來春果無警急。京兵自難輕發。所省錢糧。更爲不貲。所據戎政大臣顧寰等具題前來。相應通行。計處。合候命下。備行戒

皇明經世編

楊東觀全集

三

政衙門查照本部原議。將參將尹秉衡等所領防春官軍四枝。整棚停當。勅書旗牌砲火等項。本部預行該部請給。稍自來春居庸鎮邊。果有警報。容臣等再行斟酌。或量發二枝。或全發四枝。具縣奏知。如果無警。通不必懸。務中機宜。仰體我皇上節財省費至意。一向移咨總督侍郎楊選。必須宜府實有聲息。方許請兵。不宜無事張皇。自誤邊計。

臣等仰惟 皇上誠感上玄。惠流下土。茲者履端伊

議發馬價銀兩。買給宣大薊鎮軍民牛種疏

始者澤廣。降真爲盈尺之祥。行見千箱之慶。但宜府大同薊鎮三處。通鄰虜境。十室九空。卽日春融。正當

絕秋成之望。臣博向在右衛。聞當日弊其苦。若使因天之時。順地之利。稍爲處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富民以裕國。足食以強兵。比之歲荒召買之費。月根折支之難。曷啻倍蓰。戶部帑銀見稱缺乏。本部馬價數雖不多。尚可措置。係于邊計。不敢自分彼此。相應通行。議擬合候命下。劃行太僕寺。於馬價銀內動

皇明經世編

楊東觀全集

古

支三萬兩。宣府大同薊鎮各發一萬兩。差官分解。巡撫都御史趙孔昭。陳其學徐紳處。責委各該守巡兵備等官。牧買各樣種子。沿邊軍民中。審其十分貧乏者。分等舍給。合用牛隻。官爲勸借。令其趁時佈種。秋成之日。抵斗還官。另立小倉。牧貯。專備來年給種支用。巡撫衙門。仍置循環文冊二扇。年終赴部。倒換查考。

議處朵顏三衛夷種疏

臣等竊聞堯舜之時。分北三苗。底績咸熙。蓋言三苗

之中善惡不一其善者卽留之其不善者則去之以故勸懲既明恩威自著兩階干羽之舞光映簡冊凡以處置得宜故兩卽今聖神在上遠追堯舜而三衛夷人近在郊圻之外此之苗民尤爲不同但中間固有背華而勾虜作逆者亦有效順而傳報虜情者若使一緊勦滅殊非大地包函之義況此輩默心狼子全視我之強弱以爲順逆若使我將果擇戎兵果練東西二虜可以鞭撻惟此小夷自當定讐弗逞等之元氣既壯邪沴必消臣情以爲我皇上今日擇將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奏疏

卷之四

練兵之計聖謀神笑乃其第一義也卽今總督都御史劉燾總兵官胡鎮巡撫都御史溫景葵俱當開府蒞任之初正屬夷情觀望之會合無通行各官仍照臣等原議將三衛都督守官明白宣諭卽將勾虜作逆者訪究的確姓名責令本管都督鄉紳縛獻出都督重加陞賞夷犯置諸重典以示懲戒如或都督自行勾虜或將手下作逆之人不行獻出革去官職絕其通貢如果情罪深重仍要據實奏請以憑勦處至於向化之夷又當多方撫安每遇叩關入貢則豐其廩

餼厚其實養使之退無後言或遇走報虜情則待之以誠犒之以禮使之樂於效命中間果能將西虜辛愛把都兒東虜土蠻設法擒斃兩首來獻者優以萬金之賞庶幾善者旣知所勸惡者自無所容不惟足以服彼夷之心亦自可以消彼夷之黨度勢審時似得分北三苗之義臣之愚見如此

會議京營戎政核實十事疏

戎政核實

臣等會同總督京營戎政太子太保鎮遠侯顧寰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辛自修河南道監察御史劉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奏疏

卷之四

存義議得京營之兵專爲京師而設祖宗居重馭輕強幹弱枝意甚深遠邊關之事責之邊兵所以張京兵之羽翼京師之事責之營兵所以杜邊兵之根本氣脉相通聲勢相倚卽如去冬變生倉卒請調紛紛以致戎政二臣莫知適從欲聽其徵調則心爲重調去一枝京城便少一枝之用欲阻其徵調則口語橫生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卽今正值防秋臣等以爲先當定其規模中外之臣始便遵守除通州昌平原係京師肩背別股遇有警急酌量分發家應

已於後開欵內備陳外其餘密雲順義三河良涿等處雖有警急上聽總督軍門徑發邊兵策應不得仍前輕討京兵致誤大計及摺事不在於文其政當廣集衆思所據營中一應事宜臣等遵奉明旨始而通行副參佐擊官各另開報繼而會同巡視科道官同加參酌連日悉心計處總得十事不敢不從實奏對伏望 皇上俯賜采覽勅下遵行

一核操練之實會議得治兵之法有合操有分練合操而不分練無以熟其技藝之能分練而不合操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楊東穀奏疏
奏疏實錄
七

以盡其營陣之變二者並行方克有濟即今下操之法列行而立舉砲而行主將入營諸軍環立中軍者進日稟事件主案者進日行文書常套既畢方始開操曠日廢時以致將疲士怠未執弓矢未持火器而精力已先竭矣僅舉合操惟日不足又何暇日及於分練哉合無以後合操之日不必分練分練之日不必合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十四日爲期戎政二臣五鼓入營總閱一次軍士先期至教塲列隊而坐相去五尺一砲起二砲列營三砲開操照依舊

規操畢方演技藝不拘火器弓矢俱懸銀牌爲的中者即以銀牌當之不中者酌量懲治科道不時巡視聽從其便其餘二十六日戎政二臣至營中軍止舉砲三聲砲畢官軍分入各營聽本管將官自行操練大丰弓矢火器亦俱以銀牌爲的中者給之將官下若干人射打中軍千總把總管隊下若干人射打預先分定各另演放務盡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之義戎政臣與巡視科道不必同在一處隨意各入一營觀爲較閱除中者亦賞銀牌外不中者酌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楊東穀奏疏
奏疏實錄
六

懲治管執官旗各以所教之人中的多寡分別明白動支子粒銀兩買辦花紅聽戎政科道官會定賞格當面賞勞少俟各營操畢中軍再舉砲三聲軍士以次出營戎政二臣然後料理文書軍士乘朝銳之氣免久立之勞得早散之便一舉三得人心自然踴躍一核戰守之實會議得京邊之兵雖一戰守之用各殊蓋邊兵主於戰而守在其中京兵主於守而戰在其中邊兵戰於外則奮其敵愾而手足之義明京兵守於內則嚴其彈壓而腹心之體正近日議者多欲

遠調京兵與虜角。不知倉卒之際。尙當廣集邊兵以衛京師。豈有反調京兵外出之理。合無今後有警。除南有重城。事勢稍緩。不必設營外。東自東便門起。迤邐而西。至西便門止。卽以車營十枝。酌量分布。大率東北二面爲急。用車營八枝。西面稍緩。用車營二枝。每枝實營盤一處。虛營盤二處。略如布棋之勢。去城雖遠。不過一里二里。其戰兵六枝。將副將四員。城東城北城西城南各屯一枝。聯絡劄營。不必太遠。緊在關廂之外。聽臣等相度賊勢。專備城內城外調度應援。餘下泰佐二枝。俱隨臣等戎政二臣。同駐適中去處。一應軍中事宜。臣等得以面相計議。外壯車營聲勢。內助都城防守。庶爲兩便。萬一通州昌平請討兵馬。卽將泰佐二枝。分發策應。若非十分緊急。不必輕發。徒爲勞費。

一核將領之實。會議得卽今京營諸將。或取其久諳邊務。或取其屢有戰功。可謂極一時之選矣。顧乃逐隊隨行。全無表見。豈邊關爲易。而京營獨難哉。臣等以爲不能協和故也。每議一事。向相從矣。復退而相

嘗每練一兵。詞相詡矣。復陰以求勝。操練無效。則曰主帥之令不敢少違。及使盡言。又違巡而掩口。攻刺無術。則曰祖宗之制不敢少變。及使議法。止踟躕而俯躬。矜已之廉。以驕人。發人之私。以揚己。夫不和於衆。不可以師。上負聖恩。中違將令。下失軍心。則將焉用彼哉。合無以後容臣等戎政二臣。將各官痛加戒飭。務期視國若家。視軍如子。視賊如仇。上下同心。內外戮力。以慰宵旰之懷。如敢仍蹈前弊。及搖惑軍心。阻撓軍機者。容臣等科道官從重參治。以爲人臣不忠之戒。至於一切管務。統領于上。總其大綱者。臣等戎政二臣之事。分理於下。條其小紀者。諸將之事。舊規一決。一罰。一鞭。一撻。皆臣等任之。諸將拱手受成而已。甚非所以重將權。明政體也。今後合營之事。臣等戎政二臣主之。各營之事。各將主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有兼督之簡易。無掣肘之嫌疑。方爲長便。

一核軍士之實。會議得莫難於練兵。尤難於選軍。國有選時強壯而練時衰疲者。亦有通時精銳而練時

疾病者故選軍以備練軍之用。練軍以寓選軍之法。二者不可偏廢也。今選軍已半年矣。能無衰疲疾病者。矧于其中乎。合無容臣等或政二臣於每操練之時。嚴行各營將官詳加閱視。但有衰病軍士。卽行摘出。擬作城守備兵。營中挑選精強者。不必類行。隨缺隨補。是無日不練。無日不選行之既久。人人皆可練。人人皆可選矣。

一核論議之實。會議得三軍之心。至難齊一。論議不宜太多。法今不宜太煩。卽如近日營政或軍分三等。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奏疏

卷之四

三

而朝政夕更。或將列各營而東移西調。譬之醫家處方。既定不俟奏效。輒爲易方。奕者布勢方成。不待終局。輒爲變勢。施於一人。尙難行之。而况億萬之衆哉。合無以後京營一切號令未定之前。不害于同不嫌于異。既定之後。姑令遵守。以考成功。若今日曰當因明日曰當革。一人曰當守。一人曰當戰。橫議紛紜。揔之政體。甚爲錯謬。况謀事貴廣。處事貴決。持不斷之意。集盈庭之言。何時議論方已哉。此於軍務極爲喫緊。

一核火器之實。會議得京營原選戰兵六枝。兵車十枝。全賴火器以爲長枝。製造不成。則器不成。用無致反。傷給發不速。則器不相習。必致誤事。巡守官軍尙可陸續處給。惟戰車兵一十六枝。時不可緩。每兵車大則約用連珠砲三百二十位。夾靶鎗一千桿。每出一營約用連珠砲三百二十位。夾靶鎗一千桿。每出一營約用連珠砲一百位。夾靶鎗一千三百桿。總該二萬一千六百位桿。鉛子隨火器倍給。合無聽臣等備行工部春秋兩防。查照前數。盡行領出。責令軍士常川演放。遇晚收於德勝安定二門新設庫內。試驗堅好者留營備用。損壞不堪者送回該局。卽便改造。以革異日混給之弊。單日通行交還該局。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奏疏

卷之四

三

一核兵車之實。會議得兵車之設。較之馬兵十分省便。但運用驅馳。不無損壞。若毀輪敗轆。腐繩朽索。與無車同耳。合無每年春秋二防。容臣等或政二臣備查各車營輪。蒙有無堅緻。繩索有無牢固。如有不堪及缺少者。備行工部不時修理。方得實用。一核城守之實。會議得都城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有重城。每門止用軍二百名。共六百名。各委號頭一

員統率把總管領其餘六門并重城七門每門官軍五百名共三千五百名與同各該守門官軍相兼守把都城敵臺一百二座每座軍十名共軍一千二十名壕口六千四百處每口軍一名共軍六千四百名重城敵臺五十七座每座軍五名共軍二百八十五名壕口八千九百九十二處每口軍一名共軍八千九百九十二名臨期如有事故聽臣等戎政二臣卽於班軍內照缺撥補每門將官一員督率千把總官管領晝夜巡警悉聽欽命大臣調度本營一面預造花名文冊不僉日月逃故者明註其下以革臨時混淆之弊

皇明經世編

楊東坡奏疏 戎政類 卷之四 三

一核彈壓之實會議得都城內鼓樓東西二處四牌樓二處東安門西安門大街二處左右長安門大街二處東西江米巷口二處共十處每處軍五百名共軍五千名各委中軍千把總官管領聽候調用東西仍各總委將官一員往來提調重城內豬市口東西二處每處軍五百名左安門東便門適中處軍五百名右安門西便門適中處軍五百名永定門內東西

兩處每處軍五百名共三千名各委中軍千把總管領權列仍總委將官一員往來提調二項遊兵俱於三等城守軍人內選用如或不足卽於班軍內挑選強壯者相兼守城替出三等軍人都克前項之數一以潛消奸宄一以聽候策應

一核哨探之實會議得京營事體雖與邊鎮不同春秋兩防警情急緩均當預聞若止憑邊鎮傳報則是全寄耳目於人萬一爲其所誑誤事不淺近例各邊夜不收哨探明實防禦有賴者陞實授一級陷殺者

皇明經世編

楊東坡奏疏 戎政類 卷之四 五

陞署一級被傷者量賞委爲鼓動人心之要合無筭當春二三月秋八九月各臣等戎政二臣於各官家丁內慎選道路熟知年力精壯者齎執火牌前去鎮宣大沿邊分投哨探果能哨探明實或被殺被傷照依邊鎮一體陞級加賞以示激勵

責成宣大山遼四鎮邊臣修築墩堡疏

四鎮修

照得京師地方以薊鎮昌平遼東爲左輔以宣府大同山西爲右輔制馭夷虜之方薊鎮昌平自爲一局主於修繕設險而戰寓於其中見今總督劉燾公同

鎮巡等官加意舉行，無容別議。宣府大同山西遼東同爲一局，修牆設險，僅可阻遏。率騎虜若拆牆突入，地敵兵寡，勢難自禦。在沿邊則當整飭烽墩，以明耳目。在近邊則當修築墩堡，以便收保。所謂堅壁清野，必須壁既稱堅，然後野可望清。近日山西兩次之警，可以爲鑑。即今春和土融，呈乞通行四鎮一體查處，以消虜患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宣大山遼四鎮墩堡，或原設而年久傾頽，或新設而被虜攻毀，或散居原未設堡，或仰衛聊爲小寨，或藏之窩洞，或伏之窖窖。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官府全不經心。小民多屬無力，橫被搶殺，甘心坐視。臣博昔巡撫甘肅，創爲墩院之制，中爲一墩，四面築一小城，極寬不過十丈，費少易成，地狹易守。虜嘗擁衆數萬突入涼州，一無所掠，卒有明驗。所據該司具呈前因，甚於地方有益，相應依擬題請。合候命下，移咨總督宣大尚書江東巡撫山西侍郎萬恭宣、府都御史李秋大、同都御史張邦彥、遼東都御史劉應龍、各將沿邊火墩，并近邊軍民墩堡，分委守巡兵備司道，并文武官員，運行估勘，原有損壞者，因而修理，原

未設立者，從而添築。如堡大人少，則止撤堡之一二角墩，軍民有力，則令其自築。軍民十分無力，即將合用銀兩，逐一估計明白，具奏前來，以憑處發。大抵此舉全是巡撫之責，果能處置得宜，在官使無虛費，在民使免騷擾。在虜使無侵軼，方稱聖皇委任責成。至意文書到日，通限半月，以裏每衛每所、每州、每縣各另畫一水墨小圖，并委過官員職名，巡撫衙門徑自咨部查考。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候工完之日，親詣查勘。如果足堪保障，即將總督鎮巡等官具奏獎賞。若以虛文塞責，全無成效，一體指名奏。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覆宣大總督江東酌議板升靖正

板升

看得大同總督鎮巡官江東、姜應熊、張邦彥等題稱：板升、李自馨等欲要率衆投降一節，臣等逐一彙詳守巡兵道，熟計虜情，謂降亦擾，不降亦擾，擾亦防，不擾亦防。此數言者，誠爲確論。總督鎮巡逆料人言，謂或歸咎於拒降所致，或藉口於招降爲媒，或責備於區處無方。此三說者，具見苦心。大抵虜人求入我邊

謂之投降漢人復入我邊謂之靖正乃今李自馨等
既以靖正而來 聖皇在上天覆地載元元赤子何
忍拒之但其中情偽尚不可知此外機宜均難懸斷
合候命下移咨尚書江東廉督撫兵官姜應熊巡撫
都御史張邦彥切不宜差人先入虜營以啓弊端止
將李自馨善加安置靜以待之李自馨等如果率眾
來歸即便細加譯審必須的係漢人方許入邊應該
如何安插應該如何陞賞應該如何防範便宜處置
者徑自處置請旨處置者星馳會奏至於真虜雖切
皇朝經世編

楊果發奏疏 按計靖正 平露堂

男婦女一人一口不許輕易放入如果李自馨等別
有阻礙不能即來置之不問惟當謹我邊備

覆巡撫山西侍郎萬恭條陳三關事宜疏

一曰議聯絡大率謂九邊將領一遇虜犯束手旁觀
接兵坐視從要通微總督鎮巡等官果有黠虜大舉
消息左右境鎮不待調遣各以馬軍策應賊退之且
聽巡按御史覈實功罪委爲聯屬邊防之意但薊昌
二鎮腹心重地難與諸鎮並論春秋兩防急緩不同
自當從長議處况游擊勅內原有應援降境之文專

制關外尤是總督軍門之任合無斟酌所擬除薊昌
二鎮不必應援外通行各邊總督鎮巡衙門及各該
大小衙門將領等官今後春淺秋深如遇大虜侵犯
消息各要嚴加哨探必須真知本鎮絕無虜蹤方許
先以步軍分布要害防禦本境仍不待調遣總督官
卽行鎮巡官揀選精銳馬軍邀擊如賊犯山西大同
則應之於東延綏則應之於西如賊犯宣府北路東
中二路各出奇兵援之推之各鎮各路莫不皆然賊
退之日聽該鎮巡按御史分別功罪既不宜舍已之
皇朝經世編

楊果發奏疏 按計靖正 平露堂

田以失本鎮之防亦不宜秦越之視以昧共濟之義
違者仍聽巡按御史指名奏治

一曰議防守大率謂三關擺邊之軍其患在於邊長

人寨賊萃我散以致往往不格欲要遵奉墩院之制
因牆修築墩院至於守墩卽以守牆修墩卽以修牆
修時亦守時亦修此數言者誠爲確論合無悉如
所擬從實舉行

一曰議勾克大率清勾軍士旋復逃亡欲要移文兩
京各省清軍官員每三年一次清解不必貪發軍丁

止追衣裝銀兩解赴布政司發邊召募土著頂各操備委爲實政但恐相沿日久反致埋沒銀兩既無完解之益軍伍遂成廢弛之患係干兵制難以輕議合無聽本部仍照舊例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嚴加清勾不許徒爲文具

一曰議接濟大率謂三關馬匹缺少數多欲將先年本部議開軍職犯該邊方立功納銀納馬贖罪并各衛軍餘上納知印承差史典二款事例照舊開納及不許上銀止從本色以補各營急缺馬匹查得前項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事例先以停止但今山西三關兵荒之餘戰馬半耗委當多方處補合無斟酌所擬行令巡撫萬恭再將前例督行山西布政司出示該鎮再開三年止許照例納銀貯庫相兼該鎮撥明等銀分發守巡兵道陸續投買驢壯馬匹驗印給軍限滿停止別省別鎮不許援以爲例

一曰議揀選大率欲將三關軍士分布上中下三等給與馬匹器械以備選鋒列營城守之用查得揀選軍士正是鎮巡之責今欲軍門嚴行將領無非阻重

其事務求實效之意今無依其所擬移咨總督江東備行山西總兵等官趁今秋防以前務將各營軍馬精加揀選照舊等第分別操練以後不必定以五年爲限每當春秋二防遇有老弱即便沙汰一如京營操中窩選選中窩操之意

一曰議招回大率謂頻年虜入內地搶去人口各懷故土祇被虜羈不能展脫欲要懷議賞格優錄招回之人及分別舊首謀主併明我耳目等第查得先該總督尙書許論題該本部覆奉欽依有能斬獲俺答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把都兒大頭兒首級來獻者封以伯爵賞銀一萬兩斬獲丘富周原首級來獻者爲首陞三級賞銀五十兩爲從陞一級賞銀三十兩俱與萬恭所議相同全無申飭各邊總督鎮巡等官明諭沿邊大小將領不拘漢人虜人果能密切擒斬虜酋等項定照上等事例一體陞賞名該將領仍要加意招徠用心接引遂我人嚀向之心散彼虜過勝之黨方解任使如或明肆阻攔或暗行戕殺俱聽督撫衙門輕刑以軍法寬處重則以處置憲典以示後戒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七

華亭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邵梅芬霏玉泰閣

楊襄毅公集

疏

楊博

奉旨會謀勾補軍丁責成撫臣管理疏

勾補軍丁

臣等會同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等議得各邊事土自國初以來編發罪發雖頭項不同均是募民以實

聖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勾補軍丁

塞下之意歲月既深人情遂玩或厄於早荒衣食不給或苦於培勸瘠處弗遑老者以死壯者以逃遂致敵愾乏人捍禦就廢以故巡撫侍郎萬恭威時憤激有此衣裝銀兩之議但事必精諸國體方可經行或必愜於民情始能垂久臣等再三籌度似應仍以勾丁爲正卽如山西一省州縣三十有奇每州每縣雁門偏頭寧武三關之軍多者六七百名少者不下四百五百名通以五百名計之可得四萬餘名往時止令巡撫御史帶管清補今若比照薊鎮兩關事例就令

巡撫管理都臺嚴重今自易行人性堅剛遷又得用軍士以衛所爲家父兄子弟在焉以州縣爲老家族姓在焉關營之軍有缺先當於衛所提補司其事者

掌印指揮千戶之責若照薊鎮事例定爲舉刺賞罰掌印指揮千戶自當悉心幹理不敢違慢至于兩京

各省仍當一體清理得一人則有一人之用得十人則有十人之用要之不若整理本省之軍尤爲便利

合無備行萬恭督同布按二司清軍官并守巡兵備道先將三關逃軍通行查明衛所有丁者於衛所勾

聖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二

勾補軍丁

補衛所無丁者於州縣勾補年終備將補過軍士造冊送部查考一面將州縣衛所掌印官查其勾補有成并全不勾補者指名來判以憑旌賞降罰以示激勵本部仍行兩京十三省巡按御史將山西缺伍之軍各另嚴加清勾遠者限半年以裏近者限三箇月以裏將解過軍士備細奏報以憑轉行萬恭各查有無到邊從實回奏臣等遵奉特旨不敢不悉心計處以求有益但識見婣淺深切悚惶伏乞 聖明俯賜裁定勅下遵行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覆巡撫山西侍郎萬恭請選擺邊兵馬節餉疏

擬選

看得巡撫山西左侍郎萬恭具題前因大率謂該鎮防秋兵馬俱已分布停當及稱本鎮往年擺邊始於六月撤邊終於九月今秋虜情尚早不敢空費約於八月初一日赴邊可省行糧八萬餘兩以備十月緊急及作來秋客兵支用仍乞永爲定制一節爲照各鎮防秋事體料敵爲上節餉次之今恭請即萬恭乃能參酌虜情將擺邊兵馬易于八月初旬在官軍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楊東穀疏 卷之五 三 平露堂

省久成之勞在糧料足備方來之用一時壯猷極可嘉尚但兵貴相機似難遂爲定例係于邊務相應通行酌議合候命下移咨萬恭將所省擺邊兵馬六月七月錢糧八萬餘兩准作今歲冬月之用如果哨無警報留作來歲秋冬之用悉如所擬施行以後擺邊不必拘泥月分但以虜情緩急爲序如虜報孔棘雖早一月二月上邊填賊實緩雖遲一月二月下邊俱無不可惟在動中機宜務報萬全

議選練州縣民壯疏

選練民壯

查得弘治二年該本部題准令天下州縣選立民壯照依里社以爲額數如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百人以上者每里五名大約多看千有餘名少亦不下四百名卽今相沿日久名在實亡每遇地方有警動稱無兵必須仍復舊制以壯兵威以嚴內治呈乞計處等因案呈到部看得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昔人謂與之地土人民而不與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誠爲至論弘治初年本部尚書馬文升有見于此選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楊東穀疏 卷之五 四 平露堂

民壯量里社多寡爲編僉則數遽慮深謀真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若使州縣正官果能蒐選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可以彈壓奸宄之心有事可以坐收擒勦之功過年以來浸失原意或以之調防邊塞或以之抽補軍役甚者公然折銀私自役占徒有民壯之名未見兵勇之實卽如近日四川南直隸妖寇之變攻陷城池焚劫官庫守土官員坐視縱橫束手無策誠爲後車之鑒所據該司具呈前因相應亟爲議擬合候命下并行南北直隸并十三省巡撫都御史轉行

兵備守巡該道著落各府州縣掌印官照依弘治二

年事例卽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見在若干

逃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折銀各若干卽今應

該作何處置或將本處見有快手機兵等項改補止

要查復原額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文

書到日通限兩箇月以真開款奏聞稍候規畫事定

編立隊伍每五十人爲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

人爲一總設總管一名專理責之州縣巡捕官兼理

責之州縣掌印官總理責之該府掌印官各查空閒

皇明經世編楊東穀疏 卷之五 五 千露堂

官地一區立爲民壯教場春夏秋冬三季月操六次至

冬操三歇三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遇紳冠生

發卽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

處聽守巡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巡歷至處與同

衛所官軍一體操練如果有人強募精卓有成效許其

特爲奏薦重加獎賞忘玩廢弛者指名參究歲終巡

撫官將該管守巡兵備掌印巡捕官開註勤惰送部

查考如敢占役查照私役軍人事例重加降罰一暨

飭之間既無增餉之弊立見足兵之利事關機要伏

乞 聖明俯賜裁定。

覆大學士高拱等建議責成宣大等七鎮邊臣

及時整飭邊備疏

看得大學士高拱等題稱大率謂北虜率衆款塞稽

額稱臣朝廷准其貢市錫以爵賞其說有三一則受

彼之來則彼之嗜欲繫於我而可免侵擾之害一則

客彼之請則我之法制行於彼而坐牧安寧之利一

則外示羈縻專修內治以爲經久之謀據今日之見

行則前二說已有成效爲將來之大計則後一說亟

皇明經世編楊東穀疏 卷之五 六 千露堂

當勉圖至其詳論內治要領則欲乘此閒暇積錢糧

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盜法廣牧胡馬解

散逆黨更有沉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將次第舉行

且責成本兵與邊臣內外協心着實整頓仍乞勅諭

邊臣及遣官閱視比照獲功失機分別功罪以示勸

懲各一節除薊遼二鎮原與西虜無與另本詳奏外

爲照自古聖王之於夷裔不過德威二者而已叛則

威以警之有防禦之經來則德以綏之有制馭之權

卽如虜酋俺答兵力盛強甲于北鄙控弦之士不可

勝計。又得老把都兒黃台吉吉能等爲之羽翼。丘阜趙全李自馨等爲之腹心。自我斬其虜使以來。宣雲山陝延寧甘固之間。受害甚慘。甚至攻破州郡。蹂踐郊圻。三十年間。迄無寧日。所幸天伐其謀。神奪其魄。自以愛孫犯漢。那古之故。稽顙稱臣。惟恐或後。下煩一矢。而七陲晏然。生靈免荼毒之災。不費斗糧。而群雄帖爾。士馬少調遣之擾。允協先皇之心。有光

二祖之烈。此實我皇上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聖

德格天所致。而輔臣高拱張居正殷士儋謀斷州資。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五 七 千露堂

力贊其謀。邊臣王崇古劉應箕艱危不避。身任其黃。功在地方。俱難輕況。乃今歸括經制之託。列爲三策。錄前二策。權以濟變。淵深莫測。殊得倬大之體。錄後一策。道以守經。注措有章。足收明作之功。爲國深遠忠猷。誠如聖諭。所據奏內積錢糧等事。即當一一舉。行以修實政。往歲苦其侵暴。欲爲而勢有不能。今日。趁此閒暇。應爲而時不可失。各邊文武諸臣。與有修。攘之責。果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比照掄斬事例。重。加陞賞。如仍踵習故套。擲案誤事。即照失機律例。從。

重擬罪。仍望皇上俯賜採覽。將宣大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七鎮總督鎮巡官各賜勅一道。令其破。格整飭。應便宜者便宜施行。果有改絃易轍。應奏請。者明白具奏。候隆慶六年十月以後分遣才望大臣。前去閱視。從實回奏。臣等待罪。本兵叨承樞筦之寄。亦不敢不悉心程督。重負委托。自述罪戾。題奉聖旨。依議着實舉行。

一積錢糧。臣等謀得往歲一入秋月。卽將兵馬分布。

信地。變主爲客。廉費不貲。今無通行七鎮總督鎮巡。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五 八 千露堂

等官。各將各枝兵馬酌量虜情。仍照防秋舊規。分布。停當。無警。各守禦原住地方。不許離局。有警。各奔赴。所分信地。不許誤事。其宣府南山一帶。照依總督王。崇古題奉欽依事例。不必先期駐守。防秋畢日。果有。節省錢糧。另項收貯。各置文簿一扇。開載數目。其戶。部應發年例銀兩。逐年處發。不得因而短少。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一修險隘。臣等謀得以靜致動。以逸待勞。修設險要。實爲防邊要務。臣博巡撫甘肅之時。督令甘州等十。

五衛所所在村落各築墩院。虜嘗突至涼州。守保嚴密。一無所得。且將兵馬棋布於墩院之間。于時斬獲虜首。奪獲虜馬甚多。若使各邊皆能有備。虜雖反側。何能為哉。訪得宜府城堡稍有次第。大同則僅完十之三四。山西固原延寧。則僅完十之一二。甘肅墩院已半就傾頽矣。今無通行七鎮總督鎮巡守巡兵備等官。各將險隘城堡加意修築。高厚堅實。以圖永久。工小者聽居民自處。工大者官為措處。如有重大工程。勸實奏請。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一練兵馬。臣等謀得兵馬不練。與無兵同。邇來各邊有畏軍士之訛言。而全不操練者。有雖管操練而徒為文具者。大抵大操不如小操。合操不如分操。合無通行七鎮總督鎮巡等官。以後務要時加操練。一人教十人。教百人。教千人。所在守巡兵備等官。亦要不時監督。操有成效。或全無成效。與將領一體賞罰。以示激勵。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一整器械。臣等謀得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妄當及時整理。但軍士貧苦。力不能辦。軍三民七。軍器雖解納

工部半多不堪。若使將領留在本處。給與軍士自行打造。公私殊為兩便。合無備行七鎮總督鎮巡等官。或應別項計給官錢。或應暫留軍三民七年例。各另議奏。聽工部覆議。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一開屯田。臣等謀得開耕屯田。以資軍食。是即古人積粟塞下之意。但小民無知。惟恐得差累及。遂巡畏縮。不敢認種。臣博巡撫甘肅之時。嘗奏奉明旨。原係拋荒者。永不起科。近年拋荒者。十年之後。方行起科。人心踴躍。頗見成效。天抵損上益下。藏富于民。自古經國之長策。合無通行七鎮總督鎮巡守巡兵備等官。照依前例。從實舉行。仍各給與明文。以為執照。其原有水利去處。亦要設法疏通。以濟屯田之用。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十

平露堂

一理鹽法。臣等謀得國初鹽法。謂之飛輓。商人射利。以輸邊。邊人得米以餬口。良法美意。無以過之。但官司畏避嫌疑。多派斗頭。以致商人不願上納。勘合復存。置之無用。倉廩盡虛。取之不給。失策甚矣。合無備行七鎮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務要設法

疏通以復國家之舊。通侯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一牧胡馬。臣等謀得各邊軍士缺馬甚多。有一營三千馬。僅有一半者。亟當處補。除宣大山西見該右給事中梁問孟等具題。另本謀復外。合無備行陝西延寧甘肅督撫等官。各將各營缺馬數目。分別具奏。以憑給發。馬價務要收買壯好馬。事完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通侯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一散逆黨。臣等謀得逆黨不散。則勾引之禍。蔓延未

已。卽如丘阜趙全等。是其明驗。合無通行宣大山西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五

土

千露堂

延寧固原甘肅七鎮總督鎮巡等官。設法招徠。歲終仍照舊例。以人口多寡。分別陞賞。果有沉機密畫。不妨徑自酌處。通侯大臣至日。閱視施行。

宣成薊昌遼保諸鎮邊臣。及時修飭邊備。疏

照得薊昌二鎮拱護陵京。根本腹心。比之九邊事體

特重。自嘉靖庚戌以後。每歲四時無時不防。而秋防

尤爲吃緊。東西二虜。無歲不窺。而東虜更見垂涎。卽

日西虜僥首稱臣。稽顙似無別虞。而東虜土蠻慙憤

陸梁。勢必狂逞。卽如今歲四月。則寇連山。五月則寇

盤山。六月則寇名河。計其出沒之地。雖在於遼。度其

奸狡之情。實在於薊。況今秋高馬壯。正係彼虜馳騁

之時。寧先事而過防。無寧後時而失策。該臣看得薊

昌二鎮。密邇陵京。委爲根本腹心重地。以臣等耳目

之所。觀記西虜侵軼者十之二三。東虜侵軼者十之

八九。春防稍緩。尙當戒嚴。秋防孔亟。豈容怠誤。臣等

待罪奉兵。惟恐仰負委托。不敢不先事圖維。謹將應

行事宜。開坐上陳伏望 皇上俯賜採覽。勅下臣等

遵奉施行。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五

土

千露堂

一定戰守。臣等謀得薊昌二鎮。已該總督劉應節等

將各該兵馬分布停妥。題奉欽依。無容別議。但向來

口語紛紛。咸以守牆爲怯。或欲牆外邀擊。猶爲害七

而刊三。或欲牆內奮擊。誠爲利一而害九。言之似若

可聽。行之實無少效。蓋因牆拒守。兵法所謂先處戰

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善。守實爲善戰。臣博嘉靖三十

二年。總督之時。嘗與東虜十萬之衆。相持旬日。匹馬

竟未入邊。損傷虜衆不可勝計。于時虜酋打來孫。卽

土蠻之父。抱恨而歸。先皇誤以臣爲功。錫臣陞庵

後臣復任總督益復習明勦事以爲必當守牆萬無可疑若使潰牆而戰戰雖有功風斯下矣况未必能戰乎今無備行總督劉應節巡撫楊兆總兵戚繼光楊四畏今次虜若臨牆不拘薊東薊西大意指守牆臺以必保萬全爲主上以答聖主東顧之懷下以慰畿民安堵之望賊攻去處果能保無他虞不分文武官軍照依斬首事例題請陞級一體世襲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牆之說者總督官先以軍法究治仍行解京治以重典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邊備

主

平露堂

一明應援臣等謀得薊鎮官兵既以分布守牆同心同力自然可保萬全而意外之防不可不慮所據薊鎮兵馬必須預擬停當臨期方免誤事合無行遼東撫鎮官張學顏李成梁保定撫鎮官宋繼李勇宣府撫鎮官孟重趙爵各將所部精銳人馬一面時加選練不許離局一面差人於薊遼軍門探聽土蠻但有侵軼古北口石塘嶺黃花鎮一帶消息張學顏宋繼孟重仍各防守本鎮李成梁由山海關自東而西李勇由保定自南而北趙爵由居庸關自西而東宣大

總督尚書王崇古亦照原奉欽依事理入關應援大率以保護陵京爲主至于宜府大同之鎮城陽和之會城仍要多留兵將以防西虜反側之虞內遣保二鎮之兵原係薊遼軍門節制雖徑可調遣非得仰仗天威特勤天誥人心未免怠緩少誤事機關係不輕一申駐守臣等謀得昌平陵寢通州積貯雖事體輕重不同均當早爲嚴備先該吏部掌管部事大學士高拱等題註本部侍郎四員一員協理部事一員防守九門一員駐守昌平一員駐守通州各有專責事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邊備

西

平露堂

體已定但去歲事出倉卒所統之兵尚未定擬趁今閒暇之時相應預爲酌處合無備行總督侍郎劉應節巡撫都御史楊兆總兵官戚繼光楊四畏會同查議要見二侍郎駐守之日應以何項兵馬聽其調度一向咨部知會一面徑咨二侍郎知會二侍郎亦要先期各赴所分地方自行料理完日回京直候有整方行前去調度

一處京營臣等謀得京營兵馬祖宗設立之意原爲強幹弱枝居重馭輕譬之紫薇之垣衆星環繞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邊備

五

平露堂

計處

一論屬夷臣等謀得蒙額三衛屬夷陽順陰逆弱者爲東西二虜之耳目強者爲東西二虜之羽翼恃東虜之衆倚西虜之強自嘉靖庚戌以來勾引騷擾無歲無之誠可痛恨卽今西虜俺答旣以臣服諸夷大失所倚乘其氣怯之時相應陰折其心合無備行總督劉應節巡撫楊兆總兵官戚繼光責令撫夷官通於喜峰等口明白曉諭你每平日專倚俺答并老把

都之勢卽今俺答等進貢開市極其恭順縱有東虜土蠻其何能爲土蠻今秋如敢復來擾邊朝廷已調下數十萬人馬痛加殺他就令老把都黃台吉揭他巢穴殺他老小已都約定了你每若能先期傳報明的臨期協力勦殺自當奏請重加陞賞若傳報不的面相欺誑外示恭順中懷反側大威在上一定行一體勦殺不要後悔其廣寧開原馬市諸夷交易之時遠東撫鎮官亦要一體曉諭以伐其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邊備

六

平露堂

一修內治臣等謀得前欵所陳不過防秋一時權宜之計至于修內之策漸遠保定三鎮與宣大等七鎮事體相同必須一體整饬方成畫一之政合無容臣等將大學士高拱等所謀積錢糧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等八事通行總督侍郎劉應節巡撫都御史楊兆張學顏宋鍾總兵官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李勇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各隨宜修舉候隆慶六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具由回奏果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比照擒斬事例重加陞賞如仍踵冒故套搪塞誤事卽照失機

律例從重擬罪仍乞將總督鎮巡官各賜勅諭一道應便宜舉行者令其便宜舉行果有改弦易轍應奏請者具奏定奪大率蒞遠二鎮虜警未息比之宜大等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至且亦當稍存寬假

覆都給事中章甫端等跪備蒞遠二鎮疏蒞遠二鎮看得兵科都給事中章甫端等具題前因大率謂邊鎮傳報虜情要擒寧前乞要申飭該鎮總督撫鎮等官加謹防守一節爲照遠東寧前地方與蒞鎮山海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七

平露堂

關一片石一帶相爲唇齒卽今東虜跡雖何遠志實在蒞正繫聲東擊西之計其在彼虜有可疑者三俺答原係土蠻之屬今既納款封王土蠻心懷不平勢必一逞下蒞前歲棒極崖之敗俺答嘗譏笑其怯土蠻令希數年必將發憤于一旦往時開原廣寧二市每市多至二三千人今歲至多不過二三百人糾衆之狀居然可見其在我邊可慮者亦有三遼人無知以爲西虜既服可以晏然無事不知西虜犯蒞者爲少東虜犯蒞者爲多豈可以西虜之服遂忘東備又

謂東虜雖衆其勢甚弱縱使大舉其何能爲不知東虜比之西虜固爲稍弱比之我兵則驍雄百倍屢年入犯全勝而歸是其明驗東虜每當大舉輒露形于遼以緩我師直至九月下旬十月上旬方始突然而至卽如嘉靖三十二年入犯古北口則在九月二十七日嘉靖四十二年入犯牆子嶺則在十月初一日若使誤中其謀爲害不輕臣等待罪本兵重念腹心根本深切憂惶既經該科具題前來相應通行申飭合候命下本部馬上差人移文蒞遠總兵劉應節巡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平露堂

撫楊兆張學顏總兵官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各差人襲蹤遠哨賊若東犯遼東則堅壁清野以逸待勞設伏出奇以衆擊寡賊若西犯蒞鎮務要依牆拒堵以守爲戰事成萬全之功直待九月以後十月以前方可解嚴仍各不時報部以憑調度施行

覆蒞鎮查盤御史余希周等議處戍兵疏蒞鎮戍兵看得蒞鎮兵馬國初額設十萬名爲主兵自嘉靖庚戌之變添設各邊人衛兵馬共一十四枝各爲客兵初意以練土兵爲經調客兵爲權非專恃客兵以爲

常也。迨今二十餘年，訓練之方雖無歲不講，竟無實用。方議減西兵，卽議添南兵，紛紛擾擾，何時而已。夫燕趙之人，素號驍健，昔人用之，北拒強胡，西當秦晉，南卻楚東，咸齊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獨今日之不然耶？大小邊防，交直急事，責自難辭。今據總撫巡按官具題，前因在監察御史余希周議客兵其說有二：一則要選定一營，常川在薊駐劄，其千把總官比照調衛事例量爲優處，隨軍同駐；一則要限以三年爲度，凡有更代馬匹器械不必更易。若今前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五

平露堂

力協濟。各該有司，惟以興學勸農治盜理訟爲職，無復催科使百姓皆兵爲策之上。其次則照御史余希周所議，留客兵一枝常川駐劄安插，又欲分差御史數員清理逃軍勾選壯丁，設立營房安插，及稱南兵善守，其益有六：願罷山東民兵一枝，欵取工食養贍五千，并凡在三千爲三營以守爲戰是。蓋欲專足主兵以爲漸減客兵之謀。臣等反覆參詳，無非以薊鎮密邇陵京，根本重地，衛兵決不可減。爲此萬不獲已之計，除北直隸八府三丁抽一變民爲軍，難以輕議外，所據議常成客兵，議輪成客兵，議清理主兵，議添調南兵四事，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皇上俯賜勅下，各該督撫總兵官刻期舉行，務臻成效，通候閱視大臣至日從實具奏。

皇明經世編

楊東穀疏

卷之五

平露堂

議覆添調南兵疏

臣等看得南兵之不敢輕調者，其說有三：一則恐其奸淫騷擾，二則恐其風土不宜，三則恐其原未見虜乃今督撫官劉應節楊兆俱言可用，總兵官戚繼光言之尤詳，任之尤力。大率謂今募南兵專爲守臺一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平露堂

到即發臺上。經年以臺爲家。相去人烟既遠。又無塵市交易。有何騷擾。有何奸淫。又謂南兵在薊已經三年。風土儘宜。又謂黃崖義院等口。屢被虜夷侵犯。守墩南兵。每成堵回之功。若使見虜。必能大戰。且計算南北客兵入馬。所給南兵省而北兵費。計算南北客兵道路所給。南兵舟而北兵馬。了了可據。臣等又與原任總督譚綸。向相商確。綸深以繼光之言爲然。艱大之責。既付之于督撫。揔兵其所曲匿。若一不之聽。于後地方誤事。必將有詞可議。合無稍俟防秋畢日。于東西二路。副將內聽劉應節定委一員。見在南兵內有願回者。押遣回還。一名仍補一名。再于寧紹金台四府選募六千名。移文浙江巡撫都御史於庫貯減兵銀內。每名給安家銀五兩。沿途不給行糧。到薊之日。備查客兵原分地方。照數更替。南兵添一名。則邊兵減一名。卽以邊兵糧餉作爲南兵工食。新舊三枝共九千名。合用兵領聽戚繼光查取。素能練兵官。有開送督撫衙門具題。推用其山東民兵。免其赴邊。不論馬兵步兵。每名每歲折銀二十四兩。解遼薊鎮。

專備南兵支用。不知果否相應。合行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督同各兵備道。或應從宜折銀。或因照舊赴邊計處停受。具繇回奏。

覆陝西總督都御史戴才謀處番夷疏

看得德督陝西三邊軍務右都御史戴才題稱。查議過肅州二衛各族番夷。乞要遷移空堡安插約束。其總理撫治等項事宜。肅州該道毅然自任。甘州欲責局捕都司兼攝。官不曾加職。亦從重揆之夷情事體。俱屬長便。各一節。爲照甘肅地方番夷雜處。而肅州番部尤多于甘。臣博往年巡撫之時。已題奉欽依。移住境外金塔寺等處。至今二十餘年。不知何故。又容其入內分住。春秋之義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既該總督官戴才勸誘前來。俱已停妥。相應依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新任巡撫廖遵節會同戴才再加酌議。如果別無異同。卽將肅甘二衛地方見住番夷行各該司道遷移原謀譚家等處空堡安插。分立界石。籍名約束。其總理撫夷官肅州聽甘肅兵備道督令大小委官撫治。甘州責令行都司局捕都司不妨原務兼

理分巡該道一體撫治各分理大小委官仍照舊規
選委責成一應官修堡壘築築寺院并禁諭等項事
宜悉如所擬施行

覆巡撫宣府都御史吳兌等計處安插史車二
管屬夷疏

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吳兌題稱黃台吉下比妓誘
哄車史帳房三十餘頂往東密雲邊外去訖隨差通
夜前往黃台吉帳房責問回稱番文客自往東邊夷
婦帳房內審查乞要將見留史車諸夷于近邊開贖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處所另築小堡二三座安插永樹藩籬又該巡按御
史劉良弼題稱近傳報黃台吉妻統領精兵數千餘
騎將屬夷車營恰兒台吉二千夷人帳房數十餘頂
盡行搶去及稱車夷與史夷自相依附爲我外藩車
夷既去史夷執佩史夷再去則北路藩籬盡撤乞要
行令邊臣熟加體察愼度虜情嚴爲隄備各一節爲
照宣府北路邊外寄住史車二營均係梁顏族類史
替依山林爲巢穴服從最久至于車營效順僅有數
髦要之皆于我邊無關重輕及查車營受責冊內總

數不過一千六百有奇華固等小酋雖稱東夷五藥
等大酋部落尚在所據搶虜車營二千之說似爲一
時傳報之過況黃台吉執稱向不知情必須就彼查
究明白既不宜張皇以驕彼虜之心亦不宜疎略以
中彼虜之計巡撫都御史吳兌欲要築堡二三座安
插巡按御史劉良弼欲要偵察虜情嚴爲隄備無非
預飭邊防以副萬全之意相應通行議擬合候命下
備行總督尚書王崇古公同巡撫都御史吳兌總兵
官趙尙差人于俺答老把都黃台吉處嚴加追問要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凡華固等緣何東徙責令黃台吉及早遣還如果占
據不發一面將見在史夷家口革除撫賞以示後戒
一向將善後事宜如築堡安插等項從長酌議務中
機宜事在關外邊臣自能同心計處本部難以遥制
奉詔條陳邊計疏

題爲欽奉聖諭條陳邊計事准兵部咨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
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群臣著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
備咨前來臣等竊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

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誠如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不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卽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卽爲中策，臣等博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奏，不敢繁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款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勅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于割去虛文，力求實效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諫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內戰危，人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千禧堂

所難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固弗勸，有罰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提兵參將遊擊反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項蒙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晉進忠吳光祿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聽法司查贖所犯一併擬罪，以爲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題奉聖旨兵部集議來說，一定薊昌守牆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爲牆，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修繕，河坊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有徵驗，近因猾虜潰牆說者，遂謂牆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牆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牆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冬間，射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卽爲修補，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千禧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 上 —

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貽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謀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爲山西門戶雁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虜衝先年寧雁一帶添築邊牆增兵戍守未爲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各口擺邊實爲故事固未見其倚牆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退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力爲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爲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

謀罷擬遇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閭外。遽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罷。毋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五

天

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爲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餉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兩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謀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爲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蹂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卽入寇不敢久駐蓋牽于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

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爲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于宣府，亦可做而行之。蓋總兵官馬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偵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加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援成常給，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爲積蓄之計。豐收之年，拉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

皇明經世編

楊東叔疏

卷之五

平露堂

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今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爲一年三年之備，惠而不費，事在可行。

覆都御史龐尚鵬等議儲養邊材疏

看得總理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龐尚鵬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于階各奏稱儲養邊材以圖安攘實效事，臣等反覆二疏，撫其

大意，一則欲慎選邊材，預養於未用之先；一則欲久任邊臣，優處于有功之後。其謀互發，其事相須，誠有資于用人圖治之計。但兵家之指非口說之難，而身親閱歷爲難，則是儲養邊材，豈止當求之即官，凡邊境之守令正任，皆宜預行揀選，邊疆之務固貫于下，能任事尤先于上，能任人則是優處邊臣，不止當隆其爵秩，凡邊事之注措區畫皆當不從中覆合，候命下本部查照近日題覆都給事中鄭大經所奏廣儲邊才之議，催行兩京堂上科道官及各總督撫按官

皇明經世編

楊東叔疏

卷之五

平露堂

各將所知堪任邊方督撫兵備守令及異途中可作佐成者，分別南北，不拘內外大小，不論親故仇嫌，略其細疵，淨議人各一疏，坐名奏薦，總候本部登記，儲才文簿，隨宜推用，應調補者優處調補，如知縣則加五品職銜，知州則加四品服俸，以至知府以上，莫不皆然。各部寺郎官堪任邊郡邊道者，卽俸資未及量爲超次轉擢。大率視處腹裡之官，務加優異，以後選擢兵科給事中兵部司屬及都察院奏差邊關巡按御史，亦隨于曾歷邊事者取用，以備他日兵備督撫。

之選其各邊督撫兵備等官防禦獻捷及三六九年考滿恩例先經題奉欽依破格陞歷俱各查照施行如督撫官果歷任年久素有開疆禦胡不世之功照依先年靖遠伯王驥威寧伯王越事例特請封爵以示激勵仍行兵部備咨各邊督撫重臣一切邊防戎務聽其便宜行事不責小挫不奪浮言各宜悉心殫力上副九重宵旰之懷下慰群黎雲霓之望方稱委任

覆陝西查盤御史蕭康條陳僕苑二寺兼布按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三 丁露堂

二司職銜管理守巡事務疏

看得陝西巡按御史蕭康題稱苑馬牧地隣近有司或應更爲郡縣及要將苑馬寺卿改爲平涼分巡一少卿爲固原兵備一少卿爲隴右分巡行太僕卿改爲開西分守一少卿爲榆林兵糧一少卿爲寧夏兵糧仍各設寺丞一員以任攝署齊捧等役及稱二寺官近經題准總督巡撫不得干預未盡體統乞要仍舊舉劾各一節爲照牧苑之制課馬供邊 祖宗設立已久今欲更爲郡縣照直隸山河套馬之例添設

管馬佐貳官卽御史蕭康自謂難行難以再議外所據開城諸監委與平涼固原州縣相隣在州縣止知守巡兵備在監牧止知苑僕卿丞本官堂室藩籬之喻洞悉情狀矣迺欲苑馬行太僕寺卿少卿爲守巡兵備官仍各設寺丞一員止供攝署齊捧等役以聯屬之於下又欲總督巡撫仍舊舉劾以責成之於上臂指相使殊爲有見但守巡兵備原與一寺並設若以二寺事權未重分理各道之政則可若以苑牧之故而併去各道之官事干 祖宗成憲臣等不敢輕議前項事宜相應通行酌處合候命下將陝西苑馬寺卿改兼右叅議分守平涼一府行太僕寺卿仍兼僉事分巡平涼一府所屬州縣衛所有司將領悉聽節制有抗違阻誤者據實查叅如二寺官勞績茂著或職業不修總督撫按巡茶俱得舉劾二寺少卿仍兼僉事照依今擬地方分理孳牧照開馬政事務各該有司將領亦聽節制年終各另類造考語送部查考其開西道守巡止管鳳翔一府固原兵備隴右分巡榆林兵糧寧夏兵糧管轄俱各照舊不必裁革

皇明經世編 楊襄毅疏 卷之五 三 丁露堂

寺丞亦不必復設。臣等又惟公家之事。病於異同。封
疆之臣。貴在和協。乃今苑僕二司。平居政務。不但州
縣有司不關白也。卽守巡兵備。亦不欲其關白。已有
事舉劾。不但寺官幸督撫之不與也。卽巡茶御史亦
幸其不與已。清平之世。豈宜有此。伏望天語切責諸
臣。以後漸除小嫌。修明大體。在二寺務。聽任事之忠
在諸道。勿起侵官之忌。在督撫。勿以牧卒之悍而移
怒寺官。在巡茶。勿以寺官之難而懷疑督撫。如再故
違。聽臣等與該科指名叅究。

皇明憲世編

楊襄毅公
卷之五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八

宋徵辟尚木 陳子龍卧子

華亭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存集端木參攷

葛端肅公文集

書

與郭一泉論邊事

宣大邊防

葛守禮

我國家設北邊之防皆外設巨鎮內建雄關重險相

顧京師天府所謂太山四維之勢也自大寧內遷周

皇明經世編 葛端肅集 宣大邊防 一 平露堂

防從此隙矣今受其患則前此失策可爲覆車之戒
自三衛與北虜連和不再爲我藩籬虜騎一馳可至
遵化之界倏忽不及措手鄙意欲倣張仁恩築二城
之計於黃花鎮以東境外有故城可因及今當控扼
要區擬設大城數處蓄其兵糧具其春鍾一齊舉事
不日而成卽各移兵守之又設烽燧於外以時哨報

聲援相接爲內邊虎落斯可以補大寧之缺也此迫
旣往爲不得已之圖耳獨惜宜鎮無上事舍其鎮城
退守南山殊不可曉何謂兵馬旣南則零賊出沒無

忌彗人不敢輕出生理旣荒逆移必至墩堡旣空鎮

城孤懸點虜偵虛而入鎮城不守矣虜馬牧懷來之

間屠庸關敢一日開門乎此可爲寒心者而當事者

不慮謂之何哉守南山薊鎮事也與宣府何干兵在

後則虜必不敢越而攻南山若萬一有之則宜兵於

後來攻有何不可退信地而舍本防衛空山而奔實

塞恐非 高皇帝設鎮之初意也若謂南山須宜府

併守則潮河川外三衛夷人肯來併守乎况連年虜

入皆自東方不務塞東而厚屯於西何其舛也此當

皇明經世編

葛端肅集 宣大邊防 二 平露堂

亟復舊規以修守在四夷之義計之晚則不可謀也

又春秋戰國各國爲兵而戰互有勝負本問其借兵

也今各邊鎮之兵只可以防本鎮入衛京師只可偶

一行之今薊鎮留陝兵數枝經年坐費已難爲度支

客兵久苦於外意外之事不可無慮不如練土兵則

有妻子鄉土之安無逃亡躲避之患無事則耕有警

則備萬全之長計也

與張許東給諫論邊事 宣大邊防

用兵惟在禦虜而北虜究何常在京東以大寧之虜

朵顏之貳故爾數年來屢進皆在此可知矣今當一

意講求此方之備意謂富練土兵倣古寓兵於農

之法平時則耕用時則聚人各爲其家用之有法當

亦不怨就以客兵之需得其聚亦或可給賢於調陝

兵久住公私不便者萬倍又當蓄積財用使人密於

近邊要地有古城堡可因或於時便可創者倣唐築

三城之法出其不意一時板築城守皆備使數城聯

絡則可以爲薊門虎落少補大寧之闕此一策也不

能則於內地倣古井田之法定其經界多爲溝洫分

皇明經世編葛端滿集 卷之一 宣大總論三 平露室

河流而通於海使虜馬不得馳驅自可絕望農人早

澇有備亦不爲勞而無益也此在東方可講者也若

居庸關外折墻之設似爲無謂邊方各有信地尺寸

不可退宣府之信地有在也今離信地而捨本防守

空山而弃實寨沿邊城堡之人見其棄置於門外不

敢出則將思內徙久之城堡爲空則宣府孤懸不能

自保矣無宣府則虜馬動主於關而關門不敢一日

開也京師可得安乎此失大寧之援轍可鑒也不知

事亦審思及否乎

與楊虞坡太宰論設官

添設行邊也 趙大匠

弟憂中竊憶及古今天下事代不相謀而各有踵襲

以爲相沿者例也若我朝之差官勘事其相沿之例

乎然初無是事而有之原設官不足以辦特一差官

重其事取其能辦事完而回何不可也至於常事有

專官矣惡其不辦而又差官則似贅疣恐足害治夫

有專官而不辦則當責專官何至又差官以滋多事

也且國初止有三司初無撫按也是後設巡按矣地

皇明經世編葛端滿集 卷之一 宣大總論三 平露室

方有盜賊南荒乃又差都御史巡撫倘事完即回也

又後差者遂留地方以至於各省沿邊盡皆有之既

又患其不一也設總督以要之則亦無復餘欠矣今

間沿邊復添行邊侍郎各省復添屯鹽都御史夫行

邊侍郎與總督何異兩雄並處勢何能容官軍兩望

於何取信如行邊者有所建自總督奉行則其屬也

異見相持豈不敗乃公事哉況行邊必以師從兄今

客兵糧缺何以堪此繁費也又屯鹽之不舉受病有

處不在無重臣今設重臣則巡鹽管屯權輕而重臣

又兼數省遠相稟白動經幾月豈不快事且此官前
廢設不效矣今又再設想以爲必徒掣肘無益於事
未審我兄以爲何如

與龐惺菴中丞論鹽法

華餘蘆

昨在部數日知揚州堆鹽之弊因憶往年旬宣關中
鹽引滯積招商不行問之爲派買餘鹽致連原本虧
折是以無力赴邊報中切詳餘鹽之起張南川偶因
商人夾帶之多乘其不知秤盤割改得銀如許此只
可偶一爲之戴龍岡繼任商人既不敢夾帶矣乃派

皇明經世編

萬端肅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今隨帶復求勝於前自是遂爲定例商人既苦買餘
鹽之費而行鹽地方有限發賣不行遂積在揚州謂
之堆鹽堆鹽守掣未得邊上復拘報中遂賤售於揚
州人名爲坐商夫國家設鹽法過於前者正謂報
中於邊不煩朝廷輸運謂之飛輓此聖謨神鑒
利賴於邊方者無窮也若只取價於揚州是負販者
之事爾朝廷何貴焉況出此入彼揚州之餘鹽發
愈多則邊方之報中日益少坐商之利逸且博邊商
之苦勞而餘由此不已鹽止資於揚州邊方之報中

將不復行矣此餘鹽之害本鹽如是也然餘鹽之價
解京既有轉輸之費及其分解各邊又爲驛遞之苦
鉅至於邊往往不及新熟之時增價以權則所虧折
者以半計矣邊餉何由充乎故餘鹽不革則鹽法不
行鹽法不行則屯政亦不可得而舉也往聞鹽法盛
行時各邊商人買窩賣窩種爭運於倉場謂之搶
上糧艸不足則自雇人種地所以邊方無不望之田
以此也如此則屯政不亦舉乎今一餘鹽行而鹽法
屯政無可復望如舊矣然餘鹽之革必須太倉有二
百萬之銀借抵餘鹽之數始可翻然專令商人赴邊
報中則又非一二年所能辦也臺下視總其事必有
高明遠見可以大裨屯鹽未知何出

皇明經世編

萬端肅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與姚畫溪方伯論田賦

華一條鞭

聞以敵省賦役集衆講求其便此必見法之有未
宜於土俗者思恤民瘼甚大惠也然求便之方莫如
奪復舊規蓋祖宗立法簡當上易知而下易從如田
賦每畝起科伍升三合三勺婦人童子知之其坐派
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婦人童子亦知之

此雖書手欲爲上下人得而究詰萬世不可易之法也法物雖微念多後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法無復斗升之數倉

口之別及又以黃蠟顏料柴炭等項加派於中歲歲不同則雖官府亦不能纖悉查覓鄉人何從知之只聽書手道其多少而已竊謂窮民之田皆鬻賣所餘

之瘠薄非沙卽礮畝收不過斗升且多有不毛者比於富民糞治之田不能什一、一無納糧豈能取給乎不給則傭身以辦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黃蠟等項其又何堪述云相踵逋負累橫轉相包賠牽連俱走一

皇明經世編

葛端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里絕煙者無數也可憐哉計上戶得減三之一而下乃加倍之三夫立法固欲便窮民也而適病之然則守爲經常豈可乎如防士夫得輕亦當別限以法不以併累下戶寬減富民可也若下戶得派輕糧更不加差於中則省力可辦至於逃糧得輕則雖令人包賠賫亦不多糧紳易完人又何故逃乎古人取譬謂大弦急者小弦絕言小之不能隨大也故一切之法非所以施於九等之戶也或謂周文襄曾以此均撫松然水土異齊天淵之勢豈可比而同乎往聞柴炭

等項俱於均徭內出辦極貧者免似爲得之蓋北方土瘠正糧外一毫不可加也見今地日益荒賣無所售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農人至此亦誠可哀而念之也往在部已嘗具疏得允未見施行茲日擊民聚慘不可忍因便敢復及

真沈對陽方岳論賦役

章一條鞭

東省賦役從來人多稱便蓋祖宗舊法如田賦每畝起科五升三合三勺定制也夏稅七月完秋糧十月完定限也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定則也

皇明經世編

葛端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行之二百年俗既成人相安也十餘年前不知何故偶變爲一條鞭法夏稅秋糧及雜派黃蠟等項總在其中無復倉口斗升之數且歲歲不同小民茫然不知所謂該多與少無從究詰書手愚弄出口爲是且一時兼併人甚不堪自此法行窮民日見逃亡土地日益荒蕪可爲寃竟之慮也近聞畫溪公集衆屬諱求賦役之便意甚欲爲東人造福乃各屬猶踵近習公亦無可奈何聽之昨不量致一書於公公述衆意復書謂舊法當以戶則爲輕重書手得以上下作弊

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向兩謬云吏弊如鼠穴此塞則彼通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爲賣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泥米麥有升合勺抄之不一銀有分釐毫忽之不同而地亦有頃畝分釐之不齊合之似可整而分之至不可較且如地每畝糧差一合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石銀差一釐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兩而一合一釐誤以爲意人不知覺而其弊已大矣若舊法五升三合五勺之外一毫不敢加也豈得有弊至此乎又謂均徭等則難憑盡畢竟猶有巴鼻甚重甚輕誠敢大顛倒也又謂黃蠟等項派於均徭恐太重且派於均徭則逐末之人亦出有分逼加於地則只勒力本者耳查得黃蠟等項該銀柒百餘兩均徭亦增重不多如土季均徭只牌夫一項明編已加增銀六百兩上司則初不知也又謂聚議夥收分解爲便亦止爲目前計耳此法原起於本縣未尹建議令惟本縣錢糧不明無收者得完有收者上欠得借者無罪受借者破家亂如絲紛累查不結不知其便在何處也大抵有

司三二年離任故圖完糧至人分得免參究了一身事耳朝廷社稷萬年若一年欠二分五年則欠一年且如元年免五分戶部已張皇無措如使五年欠一年朝廷尚可以爲國乎此必不可者也東省地瘠民貧故禹貢列兗州爲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已日不倫若槩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此以地坐差之害先起貴處子巡撫時嘗力改之繼者不肯遵行不謂敝省今亦漸漬也畫溪公謂江南亦有薄地特未履海瀕之畝耳如親見沙灘不毛恐亦必慘目而傷心也公復書亦謂吾在畝畝所見必真許再請教公門嚴峻不敢輕責願因執事轉達之幸相與共謀採擇焉

與姜蒙泉中丞論田賦 華一條鞭

東人土瘠差繁往時賦以地起差以丁出皆有上中下之分貧民種薄地納輕糧尚可輪辦嘉靖二十年始變爲一條鞭派糧之法貧民之地皆不售者非沙灘則不毛富人之田膏腴易治所得子粒比貧民或加十倍一例納糧貧者何以堪乎舊制甲總不論里

里總不通縣，各里書手自派一里，縣官酌量貧富分糧，責令坐派。雖有神奸無所用之一條鞭，乃閭閻通

流漫無界限，其頭緒之多，巧歷不能遽算，而況鄉間

之愚氓乎？於是埋沒飛酒之弊，如民可以全不納，貧

民又受加派之累矣。又黃蠟柴炭顏料之屬，舊規皆

派於均徭，逐末者亦應有分。今入田賦中，則惟農家

獨苦而富商大賈乃得脫然無與焉。彼何幸也？聞今

布政司分糧量爲上中下，上者每石價九錢，中者八

錢，下者六錢，則既體恤下縣矣。一縣戶亦有上中下

可以例推也。且雖上縣未免有下戶，一條鞭論上縣

之下戶，亦六錢，何以堪也？下縣未必無上戶，一條鞭

論下縣之上戶，亦六錢，何其幸也。見今地方災優議

賑濟，則倉庫無蓄議停徵，則戶部不允。不如令各州

縣踏勘被災處所，量派輕糧，無災坐以其重，則所謂

催科中撫字，惠而不費之美也。貧民受惠當加於賑

濟數等，卽雖當年貧者納輕糧，則逃亡可免，逃糧坐

輕倉則包賠亦易，不惟貧難之福是，亦官府之便也。

家居日擊民艱，惟一條鞭派糧爲甚，敢因便一奉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生一條鞭土

平露堂

焉，倘賜照諒，查復舊規，數十年民困一旦甦矣，不勝
願望。

與楊夢山司馬論兵事

錄上兵

今時政禦虜爲急，勝敵之方，練兵爲要。其尤要者，則
練土兵是也。古稱幽燕爲天下靖兵處，李牧樂毅用
之，滅狄降齊，皆此類也。豈今遠不可用哉？庚戌之役，
倉卒調遣，遠至陝西，此可偶一爲之爾。乃至今歲以
爲常，夫征夫行數千里，可謂勞矣，勞則怨，守戍至歷
歲，雖可謂久矣，久則惰，以怨惰之人，當不時竊發，爲
黠之虜，其不能守固戰勝，豈待臨時而知哉？而況其
行住之侵犯，供億之浩繁，意外之虞，亦不可測。是豈
可常可繼也？或謂客兵却，則後責可憂，而不知此輩
留則後功亦難保也。故不如倣唐府兵之制，沿途壯
丁皆籍爲兵，無事則安家務農，有警則召集防守，卽
以客兵之費給之，則彼既爲法驅，兼爲家計，其實心
防守，勇於赴敵，可知矣。不給則於天津霸州河間永
平各以鄉民散練於州縣，聽調於兵備，而以河南山
東義勇丁食給之一如上法，併力禦虜，庶可爲永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生一條鞭土

平露堂

之圖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虜一來，卽至關下，不一大處，釁未已也。故有力當如張仁愿築三城於境外，不則做井田之制，穿溝渠於河東，斯可以却虜騎絕虜望矣。其器械則飛砲先之神，鎗銃次之，勁弩又次之，長箭又次之。最近則所謂連珠棍，皆制胡之利器也。各練數千人，則可以橫行匈奴中矣。

與楊夢山司馬論招軍

招邊丁

近聞部中招軍，京中軍甚易招，而甚難練，用之於邊，恐難得力。不如籍沿邊丁壯，勿以軍名，設法鼓舞，則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有力藝者，必樂爲用，此不甚費而穩得寔效者也。宋將神世衡嘗以行於延緩，夏人戒以不犯，可知矣。

與高中玄閣老論招募客兵

募兵之害

近見邸報兵部題曹漢添設參將一員，募兵三千名。數目謂士兵之數，所應中州募兵，或募文則計不審所謂竊議此兵不可輕設也。夫既謂地方多賊，賊矣，募兵不足倚仗，若此。則添設此兵是更多其故者也。曹漢地方四省接壤，盜賊容易出沒，責成四處兵備，各操練民兵，無事各自防守，有警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賊得以出沒則地方自可安。如招募客兵，忠義者不可必得多。

無賴人應募，平日不敢肅聚者，今召集使之聚矣。平日不敢顯持兵者，今公然許之持矣。以官兵而行其欲逞之志，更何如處之乎？且募兵三千，歲費十萬，又何從出也？古人謂藉寇兵而齎盜糧，此之謂矣。詩稱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民之思亂，無自階配可也。前年青州鎮徒有陳良漢者，願以其徒三千自備兵糧，赴巡報効。某公深許之，加以名號，許其召集。一時但有知者，無不危懼。幸賴撫按察其隱，愚亟爲罷散。不然山東亂久矣。今爲首者雖斃，其衆固在也。若一招募，則此輩忻然而往，可慮之甚也。且南京之變，以召募也。山西之變，以召募也。覆轍未遠，如何又蹈之乎？嘗謂召募之舉，永當痛絕，不意又有此舉也。聞之驚駭，敢爲申一言，是不惟爲國遠慮，亦鄉土之切念也。我公秉政，尤當與諸公熟計，期得萬全，乘便附聞，幸留意焉。

與梁鳴泉中丞論民兵

州縣民兵

再承賦役之教，仰見我公洞悉政本，體察民情，久久之。管田有效，逃亡可復，東土人得更生矣。阻撓者

各西東則惟公所行又何患焉此外有民壯快手二役往時皆備州縣用所以盜賊方行劫有司應捕人已至其所盜無遂去而民有保賴近以團操轉班各司供役遂與有司若不相干涉然一有盜發有司徒坐視無奈何此亦所養非所用也往在河南見崔文敏公論古今捕盜之政謂古刺史兵馬皆在其手欲用卽用應機不失故弭盜爲易今之民兵所司皆不得用總操者限於後時急湏者苦於無人此盜賊所以充斥也老成之見令人可長思所願我公衛察此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尊編南集 州縣民壯 王露堂

方也

情使民兵州縣得用然後可責以弭盜不然百姓徒供虎贲之兵官府全無爪牙之衛恐非所以緩靖地方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張王治無近叅閣

嚴文靖公文集

記

白茅港新建石閘記

白茅港閘

嚴訥

吳之水莫大於震澤其克有底定則以三江入於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二而太倉之有七浦皇明經世編 嚴文靖集 白茅港閘一 平露堂

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於海而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水利也甚大嘉靖初天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多而港日以湮久議當疏以其費鉅役衆而聞者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之境內坐是數十年中災被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諮於邑令張侯張侯數詣廵視謂其役亦不必求如昔之大濬也在權宜小濬之時又有獻計者謂港所由湮徒以海潮欄進而沙

積焉耳今欲圖久遠莫若開於海壩時其啓閉以節制之便而欲其開之固免於水之衝嚙而未易崩也則莫若石潭以麗之便於是張侯以請於巡撫林公巡按董公溫公巡撫麻公兵憲湯公郡守蔡公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是並港居民有年舉於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爲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帑之羨金而撫院而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公金公張公吳公王公迭臨以董蔡公每於勤勞有旌羣心益奮邑新令許侯繼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未及蓋經始於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四千一百四十一兩有奇役工凡五萬一千三百有奇迄己巳年之五月而閘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強半仰給主計者每議設官以督之而不知賦出於田田資於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蕪而賦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裁督賦之官而專設官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往港既大濬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輓以防其漂人以爲有永綏之思其後工直在官每借以他用而所存

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涸也難矣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於是

游白茆塘記

游白茆塘

江南之水雜滙其區其入於海也由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亦其一云是塘也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開於海壩中丞海公撫吳忽操艇臨視銳意仍大濬中作而會公遷其志未畢今天子踐阼方與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中丞凌公疏請興江南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顯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閩省雲源林公時在南臺敏練毅直與望咸屬遂簡在帝心爰有特命公既弭節境上則延見諸縉紳父老講水源委一一中窾則念以爲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民求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况民瘼已極卽索之必無有則與撫院胡公按院胡公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爲常緊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車

皇明經世編

嚴文靖集

卷之一

三

蝕水道而相匿不入緊法宜追奪可得金二萬一千有奇夫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大侵民運如故而金數不贏公則又與兵道按察使徐公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携取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充公則做周禮牧荒之意募厥無饑者卽以工直給而賑之菜色樂趨奔重雲舉公躬率其屬晝夜董督殫神劬形卽廩賑不辭卽奸黠不憚有舟車棹楫之遺風焉凡再閱月而工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爲丈八千有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大通復嘉靖之舊矣嚴子曰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爲之貴尤守之貴恒全此三者則事茂不濟夫江南厥田惟下下而厥賦則上上者利於水也誠利於水則惟是爲務可矣而司牧者率弁髦視之阡陌之間蹤且絕焉而遘理溝洫手職水利者朝非不除而徒寄空名不覈事實卽陂澤細流且莫知股引醴灌而況其鉅者乎間有奮而任者時迫於官守之數易而心贖於怨謗之叢興僅粉飾而可觀多訾詆而不恤亦其勢然也異時役既就

皇明經世編

嚴文靖集

卷之一

四

緒猶謂河海之交水什泥伍易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大使歲導之其後有司迂之而夫也艘也。雖河之者鮮矣今欲圖於豫方於爲恒於守自非設額使也得乎塘之方濬也會連歲連雨亘數百里水復溢潞潞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獨野田廬汨漂無論卽閭閻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濫其泄溢易歲卽旱亦有海水由塘而入可枯槔挹也。烏鹵之原獲概以腴沮洳之隕免於墊溺將歲之所收畝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農粟尙餘公私藉之水誠皇明經世編

嚴文靖集 卷之五 下露堂

序

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修築圩岸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爲最蘇域介湖海賦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田卽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其下隄岸則陡立如城

何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茫茫起矣而河流循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咫尺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爲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書淺可爲旱澇備也而所爲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縷枯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壅析田不乏溉歲苦澇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源疏離失宜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田爲巨浸不能與下隄者論良瘠矣廟堂深惟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書之重躬親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決壅導積蘇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闢之以爲宜節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爲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厚浮令杙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祭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澇也故老相傳說以爲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

嚴文靖集 卷之六 下露堂

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滲纔兩昏旦而漂沒無算今雨
決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
而成勞之陰賜也公嗣厥勝朕其觀厥成蓋至茲謀
及圩岸而公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巨圩岸之有無
其利害彰彰也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
百計百家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
益也農雖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滲而轉徙者衆矣
宜未暇爲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
不察其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東二公集 修築圩岸 七 千露堂

而爲之任之也

頌

袁煒

瑞穀頌

嘉靖三十有五年歲在丙辰秋七月之望維時萬寶
際登聖誕伊邇帝苑籍田產瑞穀一莖雙穗者九十
五本臣竊觀古圖緯傳紀中所載天地符瑞累數千
百種若卿雲甘露醴泉紫芝白兔朱鴈之屬雖皆含

宇宙之精彰太平之慶昭帝王永命之符然而上祥
元瑞富國養民有裨於聖人仁壽之化則惟瑞穀爲
稱首焉臣常攷諸瑞應圖云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
茂則生神農時雀銜九穗朱禾墜地堯時嘉禾孳於
畝而異本同穎同本異秀三穎同秀則生於三代盛
時乃知神禾元稷萬瑞之宗是必待至神上聖配天
事帝之君然後產於天田以顯示靈祕茂著化功仰
惟 皇上德參混沌含真遂古超三軌五俯視百王
聖化神功光境宇宙天符地順有司奏獻無虛歲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東二公集 瑞穀頌 八 千露堂
惟茲瑞穀則生於帝畝協於聖誕且一莖雙穗體備
三本而九十五本則 皇上九五當陽植本基壽愈
久而不盈之兆也所謂太平有道之符四海豐登之
象 皇上萬年仁壽之祿不於此可徵睹耶謹撰瑞
穀頌一篇以續古人華黍之嘒云頌曰天啓明神篤
生聖人應圖御曆志氣如神精凝淵穆道契玄真昭
事上帝敬恭明禋體乾立極三十五春化隆軒昊治
脩虞殷睿齡五秩歲惟丙辰七月既望聖誕將臻倬
彼帝籍原隰嘒嘒靈雨灌漑膏漸淪神峻培擁屏

粹含醇挺生瑞穀顯奇効珍龍枝屈曲瓊粒維馨一
華雙穗出類超倫九十五本穎粟具陳帝握其數瑞
倪孰靜思厥緒瑞應紫宸三才備象九五無垠聖
壽永永五嶽嶙峋紫芝三秀曜然以新昌若茲穀享
帝享親豈無續連達於戶闈曷若茲穀福君神民亦
有華平靈枝蓁蓁曷若茲穀壽國壽身穆穆聖皇手
握化鈞闔闔二炁運幹儀璘祈晴日暄晴雨澤均洞
和六合庶彙勾勾獨茲瑞穀允徵德純協于慶口凡
證壽因觀此奇瑞祈祝懽懽載拜稽首彈壓忱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集

瑞穀

九

于露堂

王芝頌

臣聞天心物理妙合無間帝德休徵其應如蒼幾兆
着明廣德而誕已然諸物皆能薦祥而神草之生獨
異殊方悉來獻瑞而帝居之瑞尤奇恭惟皇上仁
孝格天悠久成物是故靈輓輻輳卉木効禎茲惟首
秋聖誕伊邇而宸居之東西位有芝生焉其生峭潔
如切玉如截肪輪囷曄曄鮮潤瑩美舒張若華蓋挺
立若仙掌臣按神農氏之論有曰山川雲雨五行四
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祚祚然

攷記傳中所載類產於明山靈岫人不常觀取而獻
之皆得稱瑞至于殿庭門廡之間其爲瑞應滋異乃
今產於皇上宮居崇峻竊遠之地則天和獨厚地
寶露形枝幹莖葩盡在日中誠千載之希覩萬壽之
禎符也大甘泉九莖漢宮作嘒玉殿三秀唐臣賦詩
矧此玉朶之應休徵顯赫震輝無前輩彼漢唐可彷彿
其萬一哉雖鋪張奇瑞有慚鴻筆而作蹈析躍之
私自不能已敢忘無陋恭撰王芝頌一篇以獻用附
於古詞臣之本云頌曰皇明八葉挺生聖人中興赫
奕化理咸新百靈効順庶彙呈珍惟茲芝瑞蕃毓輪
囷臣工樂輸攸同萬國露浥九莖霞凝五色赤象龍
麟青輝文德玄渥滋培無遠弗徂乃茲秋孟天開壽
岡物寶薦嘉瑞應畢書煌煌芝朶妙現尤殊無根無
種條產帝居如璧之潤如蓋之舒福田爲基景雲爲
覆是名王芝卓冠三秀天地不仁特畀我后粵稽在
昔孰出其右蒼山之北海穴之東似龍似馬成闕成
宮芳流往縣曷訪其蹤豈若此芝曄數禁中漢嘒甘
泉唐賦玉殿全賈昭榮丹闕亦茲斯今之產振古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集

王芝頌

十

于露堂

見伊誰貽之淵哉。吳春於惟茲眷允。俾皇清古籍。
有云服之長生。不煩採掇。不假繪形。孰擁其本。孰相
其成分。種自天託。根自地玄。德所感不求而至。權顏
形闡揚芬。螭堊引岳珍。豕來霄見。迺邁前闡。信爲
上瑞。微臣忻躍。賦此頌章。何以頌之。萬壽無疆。家邦
洽慶。宗社延康。德涵草木。仁洽飛翔。道超堯舜。億萬
垂裳。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嚴京公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

陳子龍附子 宋微壁 上木 選輯

徐孚遠 聞公 周立勳 勒自

李 雯 舒章 恭聞

馮養虛集

疏

馮 璋

選將練兵足財疏

訓練

近者伏觀逆虜猖狂，傷殘內地，廟堂軍國要謨，惟在選將練兵足財三事而已。然臣以爲三事之中，選將

皇明經世編

馮養虛集

訓練

平露堂

此重足財最難，然皆未有如練兵之尤重尤難者。何者？將之當重，天下人皆知之，財之難理，中外羣臣皆得而言之。可謂能憂其所見憂矣，而不知兵之不練，則憂存于不足之中，弊藏于至隱之內，雖使盡天下之人皆爲將才而終于無兵之可用，盡天下之財皆爲軍需而終于無兵之可養，所以釀成賊孽，墮壞邊機，歷數十年于茲，而未有收止之漸也。國家養兵百八十年，京邊應用官軍數盈百二十萬，曾未有奮一矢一鎗與賊抗鬪者，黠賊到邊，止是極遠哨聽，黠賊

入邊，止是避遠屯住，黠賊出邊，止是望遠跟送，未見

駐賊之面，而先已聞風思遁，計矣。況能出全力與賊

戰乎？臣常熟觀虜勢，志在乘風搶擄，全無行伍次第，

有五七人而劫一村坊，有十數人而攻一鎮堡，驅率

牛馬搬運貨財，伴驛之中互相爭殺，攬而脫後，聚類

蜂屯，此其兵其肉養而易得，剪除彰彰明也。今日所

以不能勝賊者，其病不在賊兵之強，而在我兵之不

練，我兵之不練者，非兵之罪也，各處統領將官，平居

不能愛養，而專一以刻剝軍士，減削訓練，勤苦役使，

皇明經世編

馮養虛集

訓練

平露堂

爲分之當然，于是軍將離心，法紀消蕩，而積有歲年，操練之事，全不一舉，操練之事不舉，則武藝生疎，勇氣蕭索，日常原無敵愾之心，臨難安有輕生之志，聞之大同鎮兵廢操者四十年矣，周尚文以機役引誘，纔得一操，而不久放廢，在遠如甘肅遼東延綏固原，在近如宣府雁門三屯，燕河保定薊州諸軍，有因時得操者乎？有操而角藝者乎？行法者乎？京軍雖稱上操，不過兩喊放炮狀同兒戲，班軍多是買閑，甚者收錢顧送，全無到京，又如四方遊手之人，頂名支糧，未

如劍韋爲何物，豈有臨難而不逃，舊營老弱之輩，大半疲癯，雖使行走而未便，豈可臨陣以衝敵軍士之受剗剗受苦役者，飢寒已甚，摧楚未休，至於賤賣糧票，饒啗馬食，甚至鬻典妻女而不顧，中有桀驁狡狠之徒，毒恨在心，無處發洩，至于危言惑眾，升伍潛逃，甚者警教主將而不已，往事昭然，遠近共見，推原其由，皆緣統領等將官，不務撫恤，專事貪求，壞亂法紀，其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然此亦領兵將官之罪也，軍中統轄重臣，如提督總制巡撫總兵副總兵，次重如皇明經世編

馬養虛集 訓錄 卷之一 三 平定堂

恭將遊擊分守等官，其職掌本以節制軍機，今皆不能奉公行法，而及相勦尤弱者，溺於因循，狡者惑于牽制，親見統領之官，務于剗剗，習于廢弛，略無究正之心，今欲變其積久之弱，以成國初之盛，其一日修養軍之舊令，而又厚之以今日之新恩，其二日修操軍之舊令，而又約之以今日之新規則，奸獘不除而自去，衰弱不振而自強，臣請乞查軍營舊制責令提督大臣嚴選統領將官，如某官堪五百人，卽委以五百人之糧餉，五百人之器械，而所以撫養五百人

而責之以操演之事，法在其中焉，如某官堪一千人，卽委以一千人之糧餉，一千人之器械，而所以撫養于人而責之以操演之事，在其中焉，定其人而勿移久其任，責其成，而勿爲微過尋譏之所惑，要使上下之間恩義相維，終始相同，悉如邊官畜養家丁故事，蓋家丁所以奴護其主者，以其身之父母妻子，全生仰賴，故肯出其效力，而不他顧也，邊官所以親愛其家丁者，以其身之生存亡，更相倚靠，故寧費其私資，而不少吝，而又焉肯有剗剗役苦之事，今誠推廣此意，使各營統領皆如家主之有深恩，滿營士卒皆如家丁之出效力，有一隊長統五十人，則五十人者卽與隊長爲一心，有一將統領五百人者，卽與將領爲一心，推而滿千，推而十萬，以至百萬之師，無不若此，隊伍雖衆，而法度均一，何則，上之所以釐之者，有常分下之所以承之者，有常規而中間所以聽受之者，無不各有一定之節，恩愛素孚而號令素習，休戚利害，素無不同，雖欲離之而不可也，臣請因言操練之法，乞查營房舊制於教場四近處所，苦盡營房，使

皇明經世編 馬養虛集 訓錄 卷之一 四 平定堂

圖營諸軍。盡葺家業。附營住居。操演之期。隨呼而集。又使父母妻子。同住一所。穿造井灶。以便火食。于月支正糧之外。量加銀錢。以遂其飽暖生育之樂。一月一時。量加犒宴。以伸歡洽。而作其勇猛之氣。又使其父子兄弟。比隣戚屬之間。自相約會。結成隊伍。如五十人爲一隊。隊長總之。又五百人爲十隊。一將領之。任其意欲。不必官爲更張。以便其聯絡親顧之情。蓋平居相爲親顧。臨難則相救援。彼五十人者。可以一進退。而同生歿。每見軍中勇士。致以獨出敗事。平人見之。而坐潰。一夫獨出。則賁育不能奮勇。百夫致歿。則千人不能當鋒。何則。其衆寡之勢然也。又一隊之中。互相保結。其有偷情躲閃。逃竄不法之輩。一以法繩之。而無所容。又在其爲將爲領者。身先士卒。常用在營。乘時以鼓舞之。以感動而倡率之。所以結其心。而無二者也。又今遠近召募新軍。數多散雜。一百而聚之。支糧百萬易也。日久而能不散難矣。又日久而能操練。又日久而能成軍。可以赴闕尤難矣。臣請乞照此法。創造營房于京城四箱。以便居處。因其親戚

皇明經世編

馬養虛集

五

平露堂

之人。結成隊伍。以便聯絡。一應撫操等事。悉如京軍之例。以便羈束。則事爲有緒。而法令可行。庶無日後潰散之虞。今之謀者。必曰。畜兵數多。贍兵數厚。則財料無從出。辦臣請于萬人之中。選約千人。以爲上軍。以上等之食食之。約三千人。以爲中軍。中等之食食之餘。六千人。以爲下軍。下等之食食之。其法如生員廩增之數。核其功能。上下其食。則上軍益有感奮。而不及者。有所慕勸。且于加贍之數。有限。不以多軍而冒用也。臣又備查古制。騎兵一人。可當步兵七人之食。見今邊兵之良將。不能以之馳驟壯虜。而必須下馬步戰。而況馬不慣于金鼓之聲。人不習于上下之能。若揀省騎兵。以專步戰。可以省食。而益軍事之兩便者也。且夫撫養之術。漸以周至。然後立爲科條。以法令而肄習之。乞于京邊將官。選其才堪統領者。如給以千人之隊伍。卽給以千人之糧餉。千人之器械。又責之以撫養訓練。千人之事宜。如前所陳。每日下操。統領自出一隊。別領更出一隊。互相比闕。以試其強悍整肅便敏之狀。又使官各爲操。操各爲處。而提

皇明經世編

馬養虛集

六

平露堂

替大將問出其處而比驗之。一則以見各隊之強弱。一則以辨各領之賢否。則一日而可以盡十萬之操。一人而可以觀十萬之技。此李靖積分之法。而國初所舊用也。下操之辰。迨酉而罷。神寒盛暑。暫輟一月。應操之人。十分其班。間放其一。常使十日之操。而寬一日之假。則無日而無不操之兵。無人而無不得之假。此頗簡適宜之法。而國初所舊用也。又如使鎗使棍。不待多習。而可能步射。馬射尤須久肄。而後熟。如射中銀錢。即以銀錢給賞。射穿一札。即以全札投資。此皆古法之良。而今可効用也。其他下軍無能。則使之薪水屯作。以供上軍之用。中軍稍力。則使之投師習技。以爲上軍之漸。此吳起以一教十之法。而又國初所舊用也。然此特其練藝之末技。未盡制兵之要法。古人所謂制兵者。視專將旗。雖敵人在前而不視。聽專將鼓。雖敵人在後而不聞。進退開闔。風有定規。臨敵決戰。一維將令是從。而不知成生爲何事。古人何以得此哉。其養軍有深決之恩。而其臨事用之也。有一定不可亂之法。其所謂一定不可亂之法。非謂

行法於臨敵決戰之時。而正以行法于下操演令之日。離隊亂伍者。行法無赦。占顧不寧。舉止無定。踪者行法無赦。怙怯而氣不揚者。行法無赦。孫武之斬嬉笑之人。穰苴之誅後至之士。皆在下操時也。其時常操演下營。習見其主將之號令。法度果斷如此。明肅如此。況對敵營。况臨敵陣。呼吸之間。萬衆生歿。則制將之下。無潰卒。其號令法度之必于果斷。必以明肅者。又當何如哉。夫平居習之已定。而其心已安之。有素臨事之時。能輕成生而齊進退。以成必勝之功。若待其臨敵決戰。而後刑之。則既晚矣。而悞事不已大乎。臣以爲今日操兵之事。宜倣古法。查復國初舊規。重加賞罰。下操之所決仗。卽臨陣之所處。斬下操之所穿箭。遊營卽臨陣之所聚。首而示衆者也。下操之所簪花披紅。卽臨陣之所鼓舞。而先登以受上賞者也。又其罰之甚者。則綁縛軍門。馳奏請決。天子馳恩而姑貸之。而其爲之主將者。必於行法而寬假于天子之詔。賞之甚者。則統領可陞其給俸。軍伍可進以稍食。此皆行之下操之時。以爲素定之矩。則軍政

可肅而臨事可以得用臣又近見多官建白邊謨如
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備言車戰之法又言京城肆籍
建肆大堡以安頓占募之兵都給事中俞鸞言車戰
火器鉄蒺藜布地之法都督陸炳詳言備守攘夷之
法又都督孫堪蓋言弩法他官建言尤多如可采錄
卽今建言本官給領工匠親監製造蓋其巧法未必
于事無補臣又近見賊至之初附宋居民橫遭殺戮
束手相觀莫能抗闘迨至賊退事定方知賊衆之爲
南荅而易與也皆悔前者之不抗而計已晚矣推所
皇明經世編

馮養虛集

訓錄

九

平露堂

自然皆由卒然遇虜意緒倉皇無暇措手非其力之
真不能抗也今宜乘此機候早有隄防乞于所在地
方隨量地形建立堡子將零星肆散卑薄居民盡數
併入一堡之中推立一人爲堡長二人爲副長統領
其事大約如前練兵之法仍將職方司郎中尹耕所
定鄉約事宜通行頒布牌門押戶各出壯丁各具棍
棒火器各習弧矢無事則先訓習而彼此致其聯絡
之情有事則相警守而人各堅其備禦之志仍令撫
按官員督責州縣守令時常稽查量有犒賞以責成

功不許因而容奸擾民分外生事則隨處有備而賊
可易制也然使撫養已至操練已成而無有重賞之
令以作其勇氣無有重罰之令以求其畏心則積衰
之餘尤難振舉臣請乞明三令五申之法將永樂年
間用軍大略事宜開諭京邊各營並召募新軍凡遇
賊臨境上諸隊之軍有能當先抵對勇氣出衆者即
爲上功有能身先衆卒衝陷賊鋒卽爲奇功有能先
衆殺賊磨戰不還者卽爲首功此皆全隊受賞不論
首級多寡有無拜將封官富貴立致忠勇奮于一時
皇明經世編

馮養虛集

訓錄

十

平露堂

光榮及于萬代不幸而效于兵革則其兄弟子孫亦
受延世之賞與國同休山河永固萬一畏縮軍上中
有逗遛還縮不肯向前按法處斬有先衆逃去者全
伍處斬有放誕不用命致誤大事者全隊處斬千隊
之長歟而不救罪在百長百隊之長歟而不救罪在
隊長隊長戰歟責在同隊之不救者大勝大捷大潰
大夷有並立所不如者事出異常奏行議處大罪要
使一應官兵知朝廷賞功之典如此之厚何故不
肯向前以求重賞又知朝廷治罪之法如此之嚴

何故而甘心退避以至慘死一耳死于戰鬪則忠勇出眾而妻子俱爲光榮。死于退避身首異處而妻子同爲慘囚。事理昭然。天下豈有不用命之士哉。大槩前後練兵事宜。不越數者。先之撫養以堅其心。而不離然後法令可行。而練習可專。法令以一其守。而不亂。練習以精其技。而不困。然後制兵可成。而臨事可用。迨其制兵可用之時。則軍國之大體定矣。然又必有重賞嚴罰之法。以維繫其先後之間。略無有毫忽變亂之私。則衆志整一。而將威尊嚴。如手使指。無皇明經世編

馬養虛集 訓錄

士 平露堂

實邊儲疏

實邊儲

先該戶部具題奉 聖旨近年各邊奏討幣銀數多以致庫藏空乏。你等會官詳議經久節省之計來。臣等仰惟 皇上明見萬里。加意邊防。求所以蘆革弊端。處分事宜。爲經久可行之計。大小與議之臣。孰不罄竭愚衷。圖惟報稱。而該部專司國計。尤當奉宣德

急廣集衆思。務求所以至當歸一。經久可行之計。有裨于國。違恤其他斯臣子之分也。近該戶部條具揭帖一十七款。公同臣等會議。臣等看據揭帖所載。一應沿邊錢糧止是查理節年數目。而所以處分之法。欠詳。一應邊官奏討止是借名阻執。而所以足其糧糧。使其必不奏討之計。猶有未定。其他冒破侵欺事件尤多。而所以糾察弊端。杜絕流患者。猶未之及。雖有節省經久之意。恐其戾于特宜。偏于已見。終未可以經久而必行也。臣等查據揭帖。要將國初原額屯糧。盡作軍糧。實數支放。竊以屯田之廢久矣。而邊屯曠廢尤爲極甚。自非虜猖獗。牧近邊屯軍與虜止隔一牆。則畏怯而不敢于耕。防守之處。日接烽火。加以擺邊之役。晝夜無休。則警急而不暇于耕。田久荒蕪。牛具犁種盡無。從出則盤竭。而不能于耕。他如腹裏官屯。多被豪強侵據。冊籍無稽。疆界迷失。今雖報有子粒在倉。尚多有名無實。况欲以其經年久無之數。而一旦作爲實數。以充軍伍之食。田且未有何從。而得其子粒。以養戍命之上哉。又據揭帖。要將國初

皇明經世編

馬養虛集 通論

士

平露堂

牧地原額秋青備冬草束蓋作馬艸實數支放臣等竊以秋青備冬草之名雖存而牧地之荒迷已久其所以荒迷之原大略與屯田相等往歲止于防秋而今者自冬徂夏無時不防邊兵止于燒荒而今者城墻壕口隨處擺列則軍馬之在戎行者已自無有一息之暇而又安能從容放牧以恣其蕃息之性以盡其樵採之力哉大槩邊場馬艸多是虛存名色即其已徵在官之數尚爲空虛無可取用而況原本徵官歷年虛欠之數動輒四五百萬餘束欲盡抵實而皇明經世編

馬養虎集 邊備 古 平露堂

扣件養馬之用哉又據揭帖要將別省額運錢糧拖欠作爲實用臣等竊以拖欠官糧法當嚴追侵欺奸民法當深治然錢入入手隨即浪費一時追併不前者將何以應軍門懸口之急歲有凶荒民多流殍一時辦納不上者將何以濟軍人宿飽之期人情奸狡官法玩弛已非一日之積非可以虛文催促而遽求責成也且夫沿邊官軍藉月糧以資口給騎操戰馬賴糧艸以爲生命一旦缺乏或亡立至以見聚之勢糧供見屯之人馬應時給放尚憂其有不敷而况催

徵于久逋之人計等于虛負之數事理乖違昭然可見大槩屯田牧馬艸場必須風力重臣經理數年而後定各省逋欠糧銀必須責成撫按蓋心職業嚴督有司將住俸降級事例着實舉行經理日久而後獎政可弭敝俗可回候待前項事宜措置有方儲蓄有素然後以屯田之糧爲月糧以秋冬二草爲馬艸以逋欠民租爲軍備之實數即留支銷咸有定額則邊官之奏計者不求其止而自止邊事之處分者不求其明而自明今不能預先經理以整其一日之勞而欲求未然之利於數年之前指未來之食以供待哺之口画餅充飢曾何異此即使部議通行邊官遵守惟嚴不敢更行奏計萬一軍儲欠缺人情動搖外有強悍不測之虜內無充實可恃之兵千係軍機利害不淺待其欠缺已多困迫已甚邊官不得已而爲奏討之計該部不得已而爲給發之計則是法令之行自我犯之本高節費而未免於多需本高經久而不能自守于旬月之間也臣等再照各邊弊端無窮一時遽難指數如歲報官軍馬匹則有虛名月支之弊

皇明經世編

馬養虎集 邊備 古 平露堂

臨時按伏人馬則有欺瞞浪費之弊違倉舉糴糧舛則有虛出虛入改換通關之弊商人投種盤引則有賣窩買窩坐受分銀之弊其他那移牽補參錯影射冒昧侵匿之狀難可究詰俱足以剝民脂而傷國計該部雖經別有查覆未曾通融究竟及查臣等原議在京在外衙門凡係錢糧所係出納所司俱要遵照明旨通行查議益以中外俱為一體財用互為盈縮必須通融計算摠其所出入之人數然後劑量事宜定其可增可損之常規該部領分別條件或原

皇明經世編

馮養虎集 卷之一 五

王露堂

數所少而時制當以加增或舊規已詳而新例難于頃改以一年為准則百年之事可推以一事為常則萬事之費可理如唐人之元和會計宋人之景德會計等錄彙集成書上呈睿覽裁定可否分行內外衙門着為定式今天下臣民曉然知我皇上節費裕民之意庶幾可稱明旨於萬一也今觀該部所奏查數雖詳處分未協所議九邊錢糧徒有扣留虛名全無升斗實用至如在京在省錢糧別項弊端尤多一槩未曾查究得其下落方今財用空竭中外殫

虛歲人不勾歲出每年約有百萬餘兩那借經營百方無計再經數年之後又不知其何如那借何如經後臣等憂其坐守而無策也乞將該部嚴詔切責遵奉臣等前後所奏本詞覆加議處內外通融務求至當端經久可行以裨國計以惠邊方天下幸甚

通番船議

通番知

嘉靖三十年五月初六日該都察院勒令二千六百八十五號巡按福建字樣勘議通海船以資物貨一件給事中題要將廣東福建浙江三省盡許開通番

皇明經世編

馮養虎集 卷之一 六

王露堂

船照常抽稅以資國用中間如果有益無害亦要詳議酌處事體停妥使無後虞等會議到道但查福建地方東濱大海外控諸番國初於腹裏軍衛之外增置鎮永平東邊海四衛玄鍾銅山陸鰲薊嶺等邊海一十三所增築邊海城垣大小五十餘處統兵十萬費糧百萬于外又增烽火小埧南日洛嶼銅山五寨玄鍾一澳洪淡等四十四巡司沿海設官制度森密無非所以重邊計而防後患也又查大明律內一款凡緣邊開塞及腹裏地面但有奸細走透消息探聽

事情者盤獲到官須要鞫問接引起謀之人得實皆斬經過去處守把之人故縱隱匿者與犯人同罪又一款凡將牛馬車需銀貨銅錢段疋綳緝絲絲緜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並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漏事情者斬又開刑例內一款官員軍民人等私將應禁軍器賣與夷人圖利者比依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斬為首者仍梟首示眾又一款官員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遠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往番買賣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主

徒惡少舍命輕生眇視官法貨船到岸倘不赴官四散灣泊躲名匿稅官府不免拘拏因而拒捕傷人又須調兵征剿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也又如商販所來不過胡椒蘇木等件民間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販來既盛價值必輕二三年後商人無利勢將自息徒有開稅之名而未見開稅之利所可預料者也又有奸猾商人將帶中土絲綿段布磁銀貴貨到彼番國不換貨物止賣金銀回還之時將船燒燬潛地逃歸徒有開稅之名而終無可稅之實勢所難禁者也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主

交通之路，牛人混淆，夷夏無別，其害將不可收也。又況泉漳風俗，嗜利通番，今雖重以充軍處死之條，尚猶結黨成風，逗舡出海，私相貿易，恬無畏忌。設使寬立科條，明許通稅，頑民藉口，肆宗擅權，出海者愈多，而私貿易者，不過治以笞杖之罪而已。自此益無禁忌，恐其法壞于上，利歸于下，無補國計之分毫也。又查前朝舊規，如南宋末年，開稅交廣之間，然所獲止于香料、品香、無用之物，無資中國之用。元人嗜利，而終廢日本之禍，末年乃有張士誠方固珍海上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牛藩宣

變我國家方輿萬里，太平二百有年，聖明在上，廟堂謀猷，當爲聖子神孫，萬世宏遠不易之定計，不當爲一時之權宜，以貪小利，且夫洪武開基之初，首重海防，遷海島之居民，以絕其招引之衆，絕番夷之貢獻，以來其往來之途，永樂以後，罷海運而開會通之河，宣德年間，介南交而杜雷廉之道，至高麗通貢，不許泛海，于登萊、琉球來王，示必嚴兵于瀕海，此皆我聖祖列聖用意之深，而于今可以三思者也。又今防海人員，咸苦哨捕之役，自計謀脫，常思逃去，今

見交通之法，既立，疎怠之心，漸生，武備不修，坐安歲月，而窮山絕島之夷，聞風遠來，致生他變，不可阻遏。廢先朝世守之規，恐其一壞而難復，生後人無窮之釁，恐其既開而難塞，職等再三思惟，委千事體有碍，與浙江廣東所議，俱各相同，謹議。

記

慈谿縣新城建祠記

慈谿建邑，自唐永徽盛時，迨于開元，經營載成，地傍東海，兵革罕至，歷宋建隆、皇祐、治平之朝，生聚教訓，垂及千齡，土著之民，敦古好義，有勾踐之遺風焉。治安既久，生齒日繁，華采相騰，相沿而至。今日則文以盛質，以濟州閭鄉遂之民，孰有不談詩書，誦周孔以文學名當世哉？尊虛文爲高致，鄙武事而不爲，蓋不但慈谿爲然也。則又烏聞有意於不常，干戈寇盜之事，足以戕民而爛溺者哉？嘉靖丙辰四月十有一日，海寇突至，殺掠焚毀，千有餘年之積，一旦蕩然，縣治皆爲焦土。先是海上聞有警報，邑人請於官，願築城爲預防計，異議者挽之事以中阻，而不知其禍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牛藩宣

此烈也。次年丁巳，犬司馬新安梅林胡公開督府于武林之南，總師十萬，指授羣帥，平賊于餘山，平賊于乍浦，城麻葉縛陳東司，空前江趙公以監師再至，并兵以擒徐海，始調軍資爲慈谿成城計，而梅翁又獨力以擒江直于岑港，平賊威威，徒堂震鬪遠去而慈谿城近告完。慈谿縣令靜山劉侯子延之所効成也。次年賊至屯于烈港，涉于青山，城聞城中有備，不敢犯，又屯于杜嶺之南湖，乘夜竊逃，而城中安堵如平時。吾慈之民方太平無事時，自謂全安無恙，歷數百年皇明經世編 馬藺齋集 卷之三 平寇堂 三

我也。易司馬梅公之係我也難。陟降高原，相度山川，昔人之創縣也，易扶瘍救危，如楚丘之存亡衛焉。今日之成城也，難多難，以廣志，殷憂以遠思，如勾踐之治國以保民，垂二十年而不改其初，則事之永久也爲尤難。自今而後有繼司馬公而來者，益以翁之心爲心，養士練兵，振揚威武，殫海鯨波，永以寧謐，東南之民庶其有賴乎。有繼劉侯而令吾邑者，益以侯之心爲心，撫疲困，招流移，內本強固，而外威是揚，吾邑之民庶其有賴乎。夫事固有先舉而後聞以紓人之急，慰其情也。請之于公，勿許也。其將奈之何？侯覆然曰：是也。然于延何敢當哉？唯司馬公之德爲不可忘，于是立石于湖上，像公于新祠，書其事之始末，以示後人，而章爲之記。城長一千六百丈，高二丈，下濶二丈二尺，上一丈六尺，城門四，水門二，敵臺二十八，窩舖二十七，俱全。郡守侯君見洲前令柳君洞陽咸重有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一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吳嘉胤繩如 宋徵璧尚木

張寬子服參閱

李石麓文集

疏

李春芳

請停止欽取銀兩疏 欽取銀兩

爲懇乞 聖明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事昨者恭
親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遵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欽取銀兩 平露堂

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
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
師之後邊費日滋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儲
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
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
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
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
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一百五十餘萬無從

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
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
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
愈缺一旦或有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
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
上嗣登大寶屢下寬恤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
內訢諫方幸更生頃者以來實辦漸多用度漸廣當
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欽取銀兩 平露堂

序

海運詳考序 海運

嘉靖乙丑河淤徐沛 朝廷遣大臣董治鑿石通渠
以避濁流運道乃大通利隆慶辛未復淤下邳時有

上開膠萊河之議者業遺科臣相度矣中丞敬所王公時居東藩乃抗言曰斯役也在元至正間嘗議開之而尋罷矣殆不可行無已則通海運便矧永樂間已行故道乎詳考海運自前代迄因初始之所以行終之所以罷如何而爲利如何而爲弊與夫法久變通之宜造舟通運之制考核區畫纖悉詳明覽者不待其竟而即知其必可行也守臣上其議天子以爲是而亟行之海道筆峰陳君將梓其議以傳謁予序諸簡端予惟漕運國之大計也在晉三代天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海運

三

平露堂

與元計哉卽河無梗而運並輸未爲失策而況河患屢作可不長慮而亟圖之乎夫泥故常而昧變通者拘牽之見也徂目前而忘遠慮者庸淺之流也故瑟不更張而鼓鮮不絕絃矣鑑不刮磨而照鮮不眩物矣自非濶識超覽之士烏足以語通變濟時之道哉蓋公少有奇資博綜羣籍而歸宿心性之學旣臥山中肅心經濟於當世之務靡不研究故一出而能建議紆籌如此營之莫邪發硯斷蛟刺兇惟意所向耳行爲國家處大事決大疑以康濟天下此未足以盡公宏蘊云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海運

四

平露堂

送地官周子叔愚之南都序

附司徒

我國家做成周錫洛茲建兩都皆根本重地也六曹諸司在南都者設官雖少省於北而庶務倣寄則均焉至地曹則職專國計問者邊徼多事饋費繁夥內帑稱急主取給南曹然則南之積貯可玩視乎哉職入職出劑量不失則司徒之屬其分也今年秋八月子友周子叔愚實拜是職其何以稱塞明命哉周禮成周致治之典其所載獨詳理財誠以財者國之

大計也。理之弗當，則下幾上匱，亂孽乃形。故其意惟在均節財用，理其出，不理其入。周公其有深憂乎？乃今之理財，則大異是歲之所入有制，其所出則無制，所出不繼，又益其額而入之，民其能堪？民不堪命，則詩、書之患作，將誰戢哉？可憂當不在虜矣。周子其念之然南北則稍異指，正憂其出，南憂其入，非之出關積蓄之盈縮，憂在天下，南之入關守已之廉穰，憂在一身。在天下者，勢有所不能節；在一身者，我固可得而持也。然必持其在一身而後在天下者，可爲。故曰：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南河集

五

平露堂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何以言薦子測其有不爲也？今且觀其行矣。吾子慎乎哉！南都多佳山繡谷，昔之士大夫有曠致耽幽逸者，恒樂居之，而今非其時矣。北有門庭之寇，南有水旱之告，當宁憂勞羣僚呈瘼，卽遠處南國其能以偃仰服豫爲也。

平露瑞應詩冊序

治河

夫河患至今日亟矣。然古管未聞河與淮合流，河與淮合流則自元賈魯導河會淮入海始。數十年來，房村淤，茶城淤，古城淤，其下清河口淤，白沙口淤，雲梯

關淤，淤日益深，則二水不得東走海，而勢益旁決。是故河決淮鎮二十九所，則淮非山東諸郡縣蒙其害，淮決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則淮南諸郡縣蒙其害，居人曾不得裹足而托處，又安問鉅鑄之事哉？歲戊寅，上用廷臣議，以大中丞烏程潘公兼少司空，開府淮陰，總督兩河事，公故嘗持節鉞治北河，至是覽於兩河而惋焉，曰：河患一至是乎？過詢之兩河父老，皆曰：崔鎮必不可，塞高堰築固寬，衆亦叩首望斯舉，然付其功必不可，就公乃謂如兩者，則河事去矣。夫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治河

六

平露堂

水忌旁決，旁決則勢分，勢分則流弱，流弱則沙積而河日淤淺，故塞崔鎮者，今河無旁決，得會淮也。築高堰者，今淮無旁決，得會河也。是故河淮合而後故道可復也，遂決策具疏以聞。上任其策，必可用，報曰：如議。于是徵材集僚，部署百執事，瓜分其工程，督之。是年秋，崔鎮工落成，明年春，高堰成，歸是河淮合流東走入海，其勢壯汎，沙無留者。河皆深十餘丈，廣仍其舊，公所言盡驗。兩河父老始服公識閼鉅毅然破墨守之說，以成萬世功云。高堰其初波濤浩淼，絕不

賭堰址則命萬艘載土實之久之堰隱隱起水中公乃洒泊堰上凌風觸雪堅水在鬚顏鬚髮鵝鶩幾於崩脈無服亦勞苦甚矣高堰成乃始得塞黃浦蓋黃浦決五年所矣蛟龍窟宅之往往聞其聲如鷄啼塞黃浦之旬日晝大雷電雨下如注從玄雲望見數白龍裊裊向東北去明日池圻遺骨礧礧賈人子簾舟競攫之僅僅存兩首骨狀如馬首質如石色如磐浦人抱以白司水者始知爲龍脊骨也蓋水土既平卽蛟龍無所盤據蛻骨而飛矣則又聞堰垂成有大風自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治河

七

平露堂

高堰定議序

治河

甚哉舊貫之當仍而制之不可輕變也高堰初自漢之陳登唐宋以來勿之有改國朝則平江伯陳瑄經畫尤詳規制盡善所恃以障淮泗而屏翰漕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爲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徙挾淮泗而內漕毋論衝決湖隄潰沒下邑其勢必至慄慄難制漕輓艱阻所憂不獨在百姓也豈非變法之過哉高堰築矣五隄不修猶無堰也五隄修矣長隄不因猶無隄也然欲固長隄必復五塘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者有五塘以蓄之陳公舊制之深意也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治河

八

平露堂

少釋矣乎故樂爲之序

中丞江公治河底績承恩序

治河

夫嘉隆之貴黃河數爲災其後河淮並爲災愈益甚
藉紳間爭言河事然以試皆無狀予嘗謂治河有三
難位軋則相忌權分則不專是故忘已難智欲求勝
於人功惡不出於已故同心難策之良者背之則
事去策之下者徇之則事亦去是故中窾難夫三難
者中丞新安江公則兼之矣以故底績稱易云先是
萬曆丁丑冬上以中丞左司徒江公主漕務大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石麓集 治河 九 平露堂

河決而北天妃開又復引河而南叠分其入海之勢
以致然耳誠崔鎮諸決塞矣天妃開閘矣則河不旁
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則淮不旁決而會河力
專河淮合流而下積沙自去而故道可復臣與河臣
謀計無便於此者上曰督府議是諸說說者口噤
氣沮矣於是血牲而矢于百執事瓜分其工諸役並
與兩督府身親往來程督之明年已卯冬諸工俱報
竣河淮盡復故道以海爲壑云兩督府具疏以聞而
潘公疏云河功今幸底于成然臣得稿尺寸以自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石麓集 治河 十 平露堂

承左司空潘公總河務仍命江公相與協理之江公
則謂吾鄉與潘公同事處南蓋知潘公者濟代才也
且也潘公往開府濟上平治邳河今者駕輕車就熟
路河平有日矣明年春潘公至巡歷河淮間訪問便
安乃盡罷諸開河議惟寒決築隄障河淮水驅而注
之海於計便謀於江公語合兩督府乃會疏以請
上嘉納焉顧都人士爭言其非便即所其事司道猶
然訛論之江公奮膺抗疏其略曰頻年以來河淮之
所以溢溢流行而積沙淤其故道者蓋由淮決而南

者則撫臣實夾持之撫臣休休有廖寒寒匪躬無炫
智能無撓羣議忘已同心識中肯綮始與臣同決大
策既與臣力圖其成凡所爲分工計餉張官布令纖
毫皆撫臣力也上復遣科臣尹君部使者李君嚴
視其功狀以報上既錫之金幣至是晉大中丞至
麗渥也百執事皆藉之沐恩賚有差于是兩淮度支
及四郡長吏光暗盛美乞言於予以爲公頌夫伯禹
奏水土之平則史臣纂其烈中伯受介圭之錫則吉
甫揚其美不佞在部中享平成之澤竊已德之又舊

太史氏寧無一言以頌公耶江公者蓋社稷臣也
主上以河漕鉅重非公不可又其功新成且以大中
丞署鎮其地行將召公入握樞柄而綰綬簪矣非不
倖之私也卽南河百萬生靈蓋喁喁望之焉

記

重修永平城樓記

永平城樓

永平京師左輔郡也國初因元故城拓其規易土
以磚爲門凡四門有樓於東牆最高處特建望高樓
以候烽火景泰間中丞麻城鄒公成學請于朝修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龍集

十一

平露堂

之事詳人學士方洲陳公簡記中越今幾二百年傾
圯太甚聞者巡守諸君過而望之未嘗不嘖嘖慨
而顧未有葺之者三山溫公折被監督之命入其境
蹙然曰此豈足以維鎮一方練服外夷哉因以修葺
爲已任遂白之總督楊公選巡撫徐公紳按院溫君
如璋會曰可爰檄郡守閻君光潛通判李君世相董
其事遶府衛州邑募職之能者分理之總督而下及
澤樂昌撫盧選六州邑共捐贖金凡二千四百有奇
徒役取諸永平燕石建昌之步卒不足則益以民壯

肇自癸亥之春二月奏成於夏六月僅五越月而五
樓屹峙厥工告竣題其樓之南曰望海北曰咸胡東
曰通遼西曰護薊其曰望高者仍之蓋巍然左輔之
大觀也夫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池之爲民衛
所繫重矣矧在邊徼之地乎永平接壤屬夷朝鮮諸
番入貢必出境上樓櫓敵圯城堙弗飾彼將望而易
之矣然則是役也烏可緩哉溫公之用意蓋深遠矣
雖然詩有之曰价人維藩大師難垣宗子維城又曰
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則藩垣干城在人不在險也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龍集

十一

平露堂

郡故稱寧謐歲庚戌點虜潛結屬夷深入內地永順
州邑半遭掠踐斯豈樓櫓之弗飾哉以禦之無其道
也是故厚恤民命以固基也簡閱軍實以植幹也故
倡勇敢以崇庸也修明烽堠以綢繆牖戶也近以韓
服屬夷之心遠以震奪醜虜之氣藩垣整飭畿輔嚴
固則京師可以高枕而九重東顧之慮可免矣諸
公其尚念之哉是役也主之者督撫按院而身任其
事者則溫公也公廉勤任事自臺史至兵憲所在有
能聲此其修廢之一端云爾

巡視京營科道題名記

京營

我國家定鼎非都內撫華夏外鎮戎狄倣漢南非軍制置七十二衛于京師立三大營以總之外衛則春秋番休入練此居重馭輕萬年保大者定之慮至深遠也景泰初選其精銳分爲十營成化間復分爲十二團營統之以勲臣督之以本兵蒞之以中官而臺諫之巡察則自天順開始 列聖相承隨時因革保邦致治咸升大猷肆我皇上天錫神智經文緯武薄海內外罔不綏服始革去監蒞中官專以閱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京營

手澤堂

之資任之臺諫 賜璽書以行事又 欽給巡視京營開防以重其權仍復五軍營易三千營爲神機及神機爲三大營續 祖舊服以詰戎兵 睿笑神謨萬世永賴維時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之臣鷹揚鶴擊赴赴肅清罔足以振安攘之績而耀神武之威矣然忠蓋之士竭誠盡瘁以勤職事其精神規黃夙夜在公曾未幾時而其名與之俱往甚非所以昭令聞垂永鑒也况巡視之職以 天子耳目之官受專勅責成之重糾劾貴大臣之違忒總十萬師旅之衆而稽

其額數之盈虛糧餉之出入與夫戎馬器械行伍操習以及利弊之當與當革將領之才不才當舉當刺威屬焉其責不亦重乎故必有沉機之智而後足以察微必有遠馭之才而後足以御衆殆未易以解塞也雖然在晉汲黯居諫垣而淮南寢謀張敖領臺秩而日譚兵事夫亦存乎其人爾今自嘉靖某年始紛諫某君侍御某君而下得其姓氏之可知者凡若干人勅之貞石使後之觀者知某利自某而與某獎自某而革某也謀足以定國某也望足以備衆將指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京營

手澤堂

劉君輩之議而爲之記

重築高家堰記

清河

高家堰者在山陽西北四十里朔自漢陳登所以障淮也至我朝黃河由壽縣潁循淮而會于清河口而由孫家渡趙皮寨清渦而會于清河口以故高家

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乃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邵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闕。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減。堰直入高寶。於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主上宵旰九重。思得大臣有才略。能治水者。乃簡命江公總漕。政濬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至行河。遡小浮橋。復浮淮。觀於海口。巡覽地空。採納羣議。遂決策以築高家堰爲首務。江公同心運謀。力贊之。于是瓜分其工。部署百執事。計帑以請。上賜溫旨褒答。盡如兩公議。時有司道生異議。中朝斥之。潘公乃得展布。無中沮。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參差可指。見若中堰。則湯恩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爲崩浪所滴洗日深。先是總漕王公者。亦嘗修築之。以公帑告置卑薄。善崩。當事者遂謂堰不可築。又以中堰深不易築也。潘公則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指揮俞尚志。諸葛亮資宋大斌。率銳士以從。以戊寅五月某日到。堰所是夜諸口塞且半。明日斷流。又明日堰合。會六

月霖雨。至七月不止。風濤自西來。洶洶如山。而新堰復圯。八月水落。視諸所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至數十里。舍近易。役遠艱。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堰將益危。于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卒之數日而塞諸決口。惟大澗口絃深。傳云鼉窟。于昔夜風雨中。果聞鼉鳴。塞決以埽。每置一埽。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輒無走者。諸決口旣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勞雄鉅漂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濬海口之沙。自開。衆始相顧噴噴。謂高家堰所宜築。築之晚矣。於是愈益集。僦夫增培之。至冬。徭夫手足皸瘃。累創而作。潘公亦衝冒風雪。暴露堰上。與僮夫同辛。若至春大風雨。潘公則又與百執事。往來泥淖中。飛濤撲面。屹屹不少休。蓋潘公急於王事。不特以身示勸也。乃以己卯某月日落成。堰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口則爲月堰。廣三十丈。堰外有田去湖尚遠。堰形沿湖曲折。水自西而東。直衝六羊堰。西

轉復東犯貝溝堰。自貝溝而西。湖水浩淼。撞大閘堰。特險。其次衝湯恩堰。乃於諸堰密布椿入地。深浪不能撼。椿內置版。版內置土。土則致自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為大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為舖舍。若干者。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為例云。堰成。兩公以聞。上大悅。各賜綵衣二襲。白金三十兩。加賜潘公牙緋。以旌特勩。諸臣賞有差。兩公以堰內田出。流民即歸。貧不能耕。於是

上請破格優兩淮貧民。又巡漕御史陳公亦具疏以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治河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請。上允其請。萬曆六年以前。逋盡蠲。七年以後。逋議免。淮人烝烝吐氣矣。予家興化。蓋惠水尤甚。今得觀平成之績。安於田里。有厚幸焉。淮守宋君伯華。山陽令魯君錦。屬予為記。予嘗觀漢武之世。河決瓠子。以萬乘之力。躬自臨河。湛馬聲。今羣臣從官。皆負薪塞之。不免倖功之不就。乃為瓠子之歌。千載之下。詠之。猶可想見其肯之難也。惟是聖天子剛明獨斷。委任得人。兩督府視飢溺由已。協心幹濟。斯功之所由成耳。是安可不紀其事。以垂示萬疆。江公名一麟。

婺源人。癸丑進士。潘公名季駒。烏程人。庚戌進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卷之一

大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閑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無錫楊世愈爾韓參閱

聞侍御秦疏

疏

聞人詮

邊鎮疏

邊鎮事宜

居庸以東，密雲諸鎮，與朵顏三衛僅隔一山，密雲近京師陵寢，永樂中以三衛夷人恭順，改大寧都司保定，以其地予之，使爲外藩，東捍女直，北捍蒙古，乃自正統已巳之後，漸生逆節，正德間，犯兒孫遂敢率衆犯順，東邊大被其害，曩者巡撫汪玉總兵馬永，經略有方，邊患稍息，近因鎮巡非人，以致寇虛滋甚，臣往來

皇明經世編

開卷二公疏

邊鎮事宜

平露堂

巡歷，根究利弊，犬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一，大則將領之無紀，其次則戍守之乏人耳。夫總兵統衆將，參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本屬燕河參將，乃自謂領勅將官，不服鈴束，已改爲遊擊，輒又自稱曰：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調，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

守備亦當屬密雲參將，乃使各自爲統，以致大本峪

間點寇屢入，彼此皆諉之，非其分境，不爲其守。此何

說也。且爲參將者，又每無禮于總兵，是以四鎮離心。

三軍奪氣，偵事喪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關

西至黃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

遊擊復爲守備，仍屬之燕河，以黃花鎮視建昌，例而

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順矣。至于密雲兵

備，從居薊城，非宜，請令復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

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

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恒業不能爲固

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

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曾無固志。建昌一營

則又舊倚宦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

分實爲隱憂。臣請審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

七陵班軍一千，論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

牧，營室以安其居，處使與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

天津河間六衛班軍，歲解免操銀二千餘兩，爲本鎮

新舊諸軍承甲器械之需，策之上也。或將密雲興營

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既復其主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順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驕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于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鄉道。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倖逆熟夷。尤宜特降綸音。責諭三衛都督。禁戢勦除。果立有顯功。送回掠去人口者。分別陞賞。卽今密雲入寇。諸酋屯聚石塘嶺外者。部落無凡耳。誠論三衛諸夷。內外皇明經世編

開原二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疏

禦倭五事疏

倭倭

屠仲律

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入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繫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民。各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必大至。臣初未信。旣乃果然。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守。弭盜之本。當遼海制之遼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奸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卽使舊賊未盡。皇明經世編

開原二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寇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逕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衛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澳道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驚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場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衛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皆險地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戰以其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恃海紅請以見在把總紅隻通行查齋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造或卽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紅百隻或五十隻號爲一船募以慣習舵工水梢而充以原額水軍于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艘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永甲之給此陸軍加餒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遇其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失備者重究此禦寇之長筭也故法不可不厲也臣聞倭

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于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鈎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十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實罰耳正責守令夫荷戈戟載介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城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閑廂村落委之無可奈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卒然無備猶可諉也腹裡嚴鄰江南與壤虜非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邦設邑張官量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土爲最仍勅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謹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徐邨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夫古者用兵潛机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

妻子其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延期始動，前軍未獲，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惟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示變飾。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鎗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誰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公集 聖後

七

平露堂

弊不去，雖頗收操刃，責有執戈，莫能濟矣。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進退，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夫賊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群聚爲姦，利在貪淫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筭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詳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盜徒打生手及村庄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之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安，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下各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根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輪舉例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間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公集 聖後

八

平露堂

則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常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昧間能殺賊奪其輜重。隨爲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亦激衆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獲。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檄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皇明經世編

開卷二公疏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所以自效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尚

曾孫王瑞國參閱

王司馬奏疏

疏

王忬

增修重城以備虜患疏

恭惟 皇上念通州襟帶重地特擢臣今職駐劄該

州督兵防守仰仗 皇威大虜遁遁即今事體稍寧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親歷新舊兩城逐一周視舊城雖稱高厚但設立年久中間磚石間有剝落根本尚固修理不難新城比舊城卑薄相懸甚至窄狹處所人馬不能展足其西南二面城壕類多平塞臣等共計兩城見貯糧米數百萬石俱軍需命脉所關萬一虜賊再來決於攻城形勢單薄恐難固守相應及早修理仰行順天府推官任中立再加查勘隨據本官呈勘該州舊城高三丈二尺厚一丈門樓三座敵臺七處鋪四十座止闕東門樓一座新城比舊城低八尺窄五尺敵臺五處

鋪二十二座新舊城壕除東北二面有運河與小河

相接環流西南二面歲久土湮漫然平地脫有緊急

戰守俱艱今無將新城加高八尺封厚五尺舊城添

東門樓臺座新城添南北面敵臺各一座即挑壕土

修築城高池深新舊相等再將通合河近新城西北

角引水入壕南向東轉至舊城南門迤東將原有舊

閘重修引水接入東門外小河其新城西門南門及

舊城南門各修石橋通水經流四面水勢環遠屹然

成金湯之固等因到臣看得前項增築挑濬委不可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緩本官相度經畫似亦有方合用修城錢糧工部厥見推運磚借用儘便如有不敷及木植石灰匠役工食一應器物之費該州收貯戶工分司及各衙門無碍贖銀兩量行動支費亦不多修工人大將見在城操并春班下班軍供役量加犒給人亦易勸臣諤膺督守之寄目擊緊重之形若不速題悞事匪細伏望 皇上勅下工部查覈施行

條陳末議以贊修據疏

臣聞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我國家疆宇混今體勢尊

重而虜賊敢於深入者以無所懲勑故也此賊傾黨而來滿載而去窺見畿內之富庶則其心愈貪矜知我軍之勇悍則其志愈肆以肆志乘貪心則爲寇尚未肯已若中外兵馬止知解嚴不思措備臣恐將來更踰九重之憂也臣謹條十議以應清覽如蒙俯納臣言勅下該部酌擬施行

計開

一增築外城以固根本臣聞天有九閭帝居九重是以都城每極於崇高環衛不服其重複蓋王公法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奏疏

修城舊三
平露堂

設險之要義也京師闕廟居民無慮百萬虜賊敢於深入豈憚焚燒如其虎賁助威匪獨生靈遭毒而城中之人自然驚動甚非固守京師之策往時都御史毛伯溫曾建議增築外羅城時以物力浩大率體騷擾停格不行今居民親見虜患各思保衛身家前項工力恐不煩官府而自爲出辦惟在督率之者何如耳合無勅下工部議遣大臣二員相度地形坐派經理嚴督五城兵馬分管仍聽該城御史督察三月之內務期工完亦一勞永逸之計也伏候聖明裁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奏疏

修城舊四
平露堂

一廣築村堡以禦民患臣查得畿民散居村落原無城堡可倚虜賊入內卽四散搶殺以張聲勢而我師懾駭奪氣不敢分角此民思所以莫支也今賊退之後合無行各該巡撫都御史查照山西河南規格諭督軍民將鄰近散小村落併爲大村量丁力之多寡分派築堡務極高厚卽於其間設立團保之法編定壯丁使各備有弓矢器械火藥木石居常則按月操練遇寇則併力城守夫以衛死之民原素習之具縱被攻殘蓋亦無幾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商貨輻集乃

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添設總督以協兵力臣聞總督之官原非常設專以備一時繁重之用查得薊鎮兵馬素稱單弱巡撫官止轄順永二府財用亦甚窘束惟保定巡撫統轄六府事體寬裕頗便經營若設有總督臨之於上則

兵馬調遣既不思秦衛之稽留而財力通融亦無慮臨事之缺乏至如山東河南邊東俱係鄰近地方山東原有長銘手河南原有毛葫蘆雖係礦徒武健可用而途陽兵一出山海關卽與聲勢相接其各該撫鎮等官悉聽總督節制庶幾先事責其整理呼吸可以號召氣勢聯絡人心翕齊而隱然有長城之重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添設輔兵以衛京邑國家定鼎燕地北臨邊夷

我之控制固重而要彼之來侵亦速而近我祖宗

皇明經世編

上司馬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設置團營兵馬居重馭輕庶謀深遠但承平日久武備漸廢不可無變通之法竊觀京師猶人腹心也通州涿州昌平密雲猶人四肢也腹心以運四肢四肢以衛腹心相維相貫之勢也近虜賊內侵前項州縣各守孤城再難應援萬一外兵不至何以當之合無於通州涿州昌平密雲除城操老弱之外各摘撥正軍萬人常川屯創選邊郡之將將之擇邊郡之教師教之專委御史一員督察如法操練待其武藝通熟抽發各邊見陣以壯膽氣則三年之後悉爲精兵而

拱衛聯輔之勢成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查革冒濫以足軍用看得團營積弊近該侍郎王

邦瑞具題已蒙乾斷俞允卽今盡法清查似無難處

但臣之臆見謂收募以補營伍之缺莫若簡汰以省

清運之糧何也京師投充之軍類多市井遊食無補

實用終成虛名合無將老弱不堪及影射虛數盡行

查革計每年糧米可省數十萬石并計漕運加增脚

價等項可省銀數十萬兩行令蘇松浙諸路將減省

前米暫解折色以充各邊軍實則國家有選融之財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漕卒免轉輸之苦待後邊塵寧息再加區處軍足舊伍清復舊額亦目前濟急之一助也伏候聖明裁擇一精選探謀以嚴豫備臣聞兵家之要全重探謀探謀精明則戰守自豫近虜入古北口而通州不知虜至通州而京師未悉謀國之疎一至于此深可痛憤今懲前失須嚴行宣大薊州撫鎮等官招選壯健熟知胡事夜不收各數十名令其多方探謀報得實者卽大加賞擢以博其死力務使虜中動靜纖悉具聞如虜將犯宣府大同卽出銳師以蹶之虜將犯薊

錢官府卽出銳師以蹶之關內之軍整列扼險以逸待勞關外之軍倍道兼趨出其不意則虜雖有長技恐亦難遽逞矣其薊鎮一帶探謀須徑三衛部落近日阿週見反爲虜間以貽深入之禍此不可不切責而撫結也伏候聖明裁擇

一添撥精兵以助弱鎮查得薊鎮邊地遼遠虜賊可入之路不下二十餘里往時倚三衛爲藩籬謂重兵可不復設也今三衛獸心難測大崩鑿空開道近難遠合地曠備分止據舊日兵力擺列猶恐不足而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奏疏

七

平露堂

責其拒敵乎止敗衄之餘士氣不振萬一復人何以應之今無勅下兵部暫撥京邊等軍三四萬人相兼舊兵防守仍行畿輔山東河南徐沛諸路募募壯勇作速遣發分布緊關隘口旗幟號令煥然一新務使三衛聲觀漸消其構引之念而大虜聞風亦將絕意入寇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寬假文法以懷邊將臣聞宋祖卽將之術略其細過豐其財力以故諸將用命能摧契丹方強之氣蓋退縮逗遛者將之罪也蒙縱不檢財利是固名亦將

之常態也今邊郡之將類多以孤寒拔起開養家下不能自給而欲全其廉節得乎此非可以文法盡繩也合無行各該巡撫都御史遇自可用將官凡百賞賚破格優給中間違犯除失快軍機重情除者巡按御史亦免參提聽送軍門立功贖罪如此則志氣奮揚衣食豐衍養士足以得死力用謀足以得敵情而邊人爭思效命矣再照邊地巡撫難係文吏非關略無以應變非財用無以驅人如其稍違繩墨亦望曲加寬貸伏候聖明裁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奏疏

八

平露堂

一收募奇勇以備選鋒臣聞三軍之氣必有勇敢之士以爲之倡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軍志所謂選鋒也趙之李牧猶有百金之士五萬大破東胡而堂堂天朝豈無若人乎已已之變時將官石亨父子親率死士五千人直犯虜陣所向無前清風店之捷猶爲父老傳頌今之士氣正病於不知倡也合無特勅山西河南陝西淮揚等處巡撫官重懸募格招集各地驍勇絕倫之人如王邦直者厚給衣糧致之闕下仍趨邊地名將統領教以行陣擊刺之法遇有危急

鼓率而前隨以大軍繼之則虜氣自挫矣此等人非重賞不足以結其死力非駕馭不足以馴其雄心全在將領得人耳伏候聖明裁擇

一宣諭威德以激士心臣聞兵不貴多而貴可用可用之法全在將識主令士識將心其手足不期而自運其臂指不期而自使近觀各營兵馬惟大同延綏號爲壯健延綏逆擊徐仁以孤軍出入虜陣未有挫衄大同兵若肯決死追擊亦足相當但總兵官仇繼管事日淺未經一一拊循縱懷忠義之心尚少臂指之用其他怯懦不前者又何望焉今各營班師之時正論次功賞之際合無特遣才望重臣一員親詣各營班降勅書奉宣天子威德今後將士有肯血戰破賊者封侯之賞萬金之賜斷在不吝如仍前互相推諉巧爲影避不分貴賤俱以軍法行刑庶幾人人登然不敢偷情而士可以識將心將可以識主令矣再照延綏一軍素稱忠勇地居沙內僥運不繼院倚此軍爲用有恤之典常宜比衆加優伏候聖明裁擇

乞留火器火藥以益儲禦疏

大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據分守胡宗舜呈竊惟通州南控江淮北聯邊地西拱神京而新舊兩城儲積不下數百萬石國家咽喉重地承平日久武備弛弱今以虜賊入寇該州全缺火器束手無策案查先爲披瀝愚忠驅除虜患防護京師以固根本事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蒙工部差委千戶仇英押運鐵棒雷飛炮四百桿百出先鋒鐵砲五百桿馬上用使小銅佛郎機銃五百桿五眼鐵第二百桿亦有火藥什物全解赴仇總兵軍前收用蒙本爵分付仇英軍中自有不收本官備由回呈本部看得前項火器既經運至通州相慮統彼收發應用候事寧之日照數交還爲照虜寇搶殺得志倘若踵來其勢愈大我軍守禦長技全賴火器爲今之計合無將委官仇英運到寄庫器藥等件覓其文造與前項奏討銃砲火藥弓矢俱永久收貯萬一有警俱聽分給官軍使用等因到臣看得火器火藥雖經臣先日奏討解來之數委似不敷今據有前項寄庫器藥若聽存留本處庶充兩城防禦之用亦免他日重討之煩再照腹裏地方素不習用火器須發教師三

四名。令其教習使用。人人通曉。然後可以禦敵。伏望皇上勅下該部查照給發。庶幾先事有備。而虜患無虞矣。

遵奉明旨計築灣鎮城堡以防虜患疏

城堡

准兵部咨該本部覆題爲增築重城以禦虜患事。內稱張家灣臨近通州地方居民繁多。商賈聚集。而舊無城堡。無以保障。茲欲伐謀以息虜心。設險而安眾志。必須酌量便宜。豫爲經畧。訪得其地。東面臨河南北面甚狹。獨有西面坐落平原。若於南北門置門。西北面甚狹。獨有西面坐落平原。若於南北門置門。西面築牆。或就民居後壁量加敵臺。或引河水環流。通爲深塹。亦必有法。都御史王既駐通州。經理守備。相應行令斟酌議處。其工費夫役通行估計明白。一併題請施行。庶一勞永逸。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等因。該部移咨到臣。批據分守道胡宗舜爲照張家灣生齒浩繁。蓄產殷厚。萬一北虜深入。必先以此垂涎。若非高城深池。何以爲備禦之。其各該委官議將南北西三面築城開門。引水灌壕。燉墩橋架水設門。以通濟渡。不比其餘村落止可築卑薄小牆。欲以付免。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奏疏

平露堂

者。委亦有見。益洋河見有木橋。不遭水衝。其水勢原不洶湧。可知架木作門。其險委爲可恃。東面雖不可築牆。然深濬開河。設立敵臺。亦足以抵三面之險。但仰給官錢。委難措備。其議除該請討內帑官銀五千兩外。要將富室商賈以義勸借。各牙行量力處派。各出銀兩。多寡不等。亦約得五千兩餘。蓋因富室商賈方慮多藏。誨盜各色牙行。又皆白手起家。勸借處派。非以病彼以彼之財。設彼之險。人情事體。委爲順利。既經各官面審明白。量亦易爲措辦。原議多餘銀兩。又經本職親督各官將工程入夫一切應費物料。逐一從約扣減。又續查碎軋廢橋應以奏補正數者。止該用銀一萬三百二十五兩有零。委酌減省四千兩是所。但經手守掌之人。須用州縣掌印正官。素惜名節者。嚴加慎畏。以稽出入。務使事集民安。公私兩便。不致有抑掇冒破之姦。庶事體光明。一勞永逸。而東南財賦之衝。兩京咽喉之地。可以息彼醜虜之邪謀。保我生靈之常業。具呈到臣。臣尤恐不的。親詣該地再三相度。查審委無異詞。看得張家灣地方。室連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奏疏

平露堂

戶貨聚四方。控南北之要津。爲神京之巨倉。今秋虜入。幸獲保全。萬一有再舉之謀。此鎮寔首禍之地。該部題設城壁。殊爲豫防至慮。但地形廣遠。工費浩繁。若小施障蔽。未必能禦虜。而反爲虜資。若大加興築。纔足以衛民。而或虞民擾。況目前國用缺乏。奏計紛然。必欲盡仰官錢。恐難依期給發。今據各官裁估工費。似已委曲明實。勸諭木灣商民。亦皆有樂從之心。及查巡撫衙門。剩有修邊等項銀七千餘兩。見貯通州庫內。堪以動支。財力既有區處。相應及時興作。伏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乞勅下該部再加擬議。行臣查照計處施行。

請給官銀收買羸畜以便轉運疏

准戶兵二部咨。該本部等衙門覆題。爲鑒往失。嚴備禦。以圖後效。事。內稱京通薊州三倉。每倉造車一百輛。裝運糧餉。每車百輛。撥軍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揮等官統領。糧運等因。題奉欽依。備行通倉管糧員外主事等官。翟澄等。打造車輛。及行臣撥軍護糧。并選官統領。臣隨即案行通州分守胡宗奇。選擇計議去後。今據本官呈稱。會查新造車一百輛。原議用軍一

千五百名。都指揮等官統領。糧運等從長議算。每車一輛。於上裝糧一十二石。該軍一十五名。輓運。空車尙亦艱難。加之重載。何以前進。臨邊道路多遇崎嶇。或遭淋雨。泥濘。津渡阻。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平昔使車之家。每輛用羸十頭。仍令慣熟二三人驅使。所歷坑險。尙有傾跌不前之患。豈可以一車十五人爲之輓運。爲今之計。合無請給在官銀兩。設法易買驢頭。分派富庶之家。用心餵養。倘遇軍情緊急。即時驅運。日可行百里之餘。方克有濟。其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管押人員。於本城指揮等官內。選委帶領軍兵。在於所管地方。沿途防護。如此。則調度得宜。軍需有備。而無疎虞之愆。等因。備呈到臣。臣恐各衛官護糧軍夫。捏詞推避。駁行該州從長再議。據報相同。臣尤恐不的公司員外主事翟澄于錦等。拘集匠作軍夫。將前項車輛。逐一試驗得。車制不大。中可容糧料一十二石。若用軍夫十五人。盡力牽挽。行步甚艱。計遇險阻。必有進退兩難之患。若羸畜五頭。兩人駕馭。馳騁石飛。計遇險阻。尙有堅耐不乏之力。軍夫縱使加添。

日行三四十里。倉卒飛督。何能濟事。較之鷹畜之運。難易蓋已晚然。臣謂糧餉之由車運。車輻之由雇募。此舊規也。可以備平時之用者也。以官錢造車。以軍夫輓載。此新制也。可以佐緊急之用者也。該部因該科建議題覆成造。誠爲豫防至慮。但創建之制。難以遙度。工作之費。貴於適用。卽今通州薊州車輛俱將造完。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大約車二百輛。共用贏一千頭。每贏一頭。計價銀一十二兩。共用銀一萬二千兩。莫若照數給發官銀。酌派本地殷實之家。買贏養餉。通有警急。轉輸聽臣取用。候事寧之日。仍令變價還官。其每車一輛。止派軍三名管領。其統押官。豫行定委。其護送軍候。臨時量數撥遣。如值陡絕之地。車力不前。卽以千贏駄運。亦免缺乏。此一舉兼得之法也。或疑寄養民間。恐致騷擾。殊不知近京地方。人貨流通。絡繹不絕。貿易駄載之直。自足以當芻秣之費。况富家行使。可省已畜。亦何至病民哉。若如前議通州百輛之車。該坐撥輓運軍一千五百名。防護軍更須得五百名。則通州四衛已成空伍。何以責其職。

守。推之薊州寧免此病。督餉旣已責臣。臣旣得於親見。又安敢以虛文塞責。而不爲陳建便利哉。伏乞勅下戶部。速行議。而發下前銀收買贏頭。以便轉輸。庶車造不費於無用。而臨敵幸免於缺乏矣。

申明餉務事宜懇乞定議以便遵守疏

餉務

該兵部看得選兵護餉一節。佐擊將軍三千員名。專一護送糧餉。已題奉欽依。但查陝西宣大諸鎮。節年禦虜。調發兵馬。合用糧草。俱於沿途城堡積貯。聽候經行支給。其臨陣對敵。則軍士自帶烘炒肉丸之類。以代火食。向以爲常。未聞誤事。今薊鎮事體。似應比照各鎮預備糧餉。况兵機變在瞬息。而軍行勢如風雨。遠近遲通。不相爲謀。蓋軍旅衆多。則輸運驟難。取給屯駐。遠近難料。則緩延無以相濟。遊騎馳突。鋒敵滿前。則雖驍勁督運。亦難踰虜營而直達我營。又轉餉浩煩。亦非一枝軍馬足備護送。若使隨軍飛輓。不無臨機失誤。意者查照各鎮成規。酌量薊鎮沿途州縣。凡城內可以蓄貯糧料者。一面卽爲分運蓄積。其相離遠去處。酌量可募民堡大村。專行築堡官。庭

時修築民堡完備務要相離六七十里各措置倉房積貯糧料所積之糧視地方衝僻兵馬往來有無便利以爲多寡聽候官軍經過支給臨時或預齎三五七日之糧或帶烘炒熟食之類仍爲先事有備乞勅戶部會同本部與咸寧仇侍郎趙從長計議務令機宜如果今議爲便咨行督餉御史王查照施行等因隨該戶部尚書孫等面加酌議得兵馬錢糧事關一體謀議僉同事可循守查得宜大陝西諸鎮調發防禦軍馬合用糧草各於沿途城堡支給未嘗隨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給散成規具存事體簡便相應遵照比例預爲儲積奉旨依擬移咨到臣又該臣題稱京城東西南北二十里之外原無城堡難以積貯糧料草束欲於興州營大壩村馬餉橋功德寺榆河驛盧溝橋等處初築城堡設立倉場積貯糧草等因隨該戶部積議得榆河驛最爲緊要修築城堡殆不可緩至于貯積糧草以備人馬經行之用則宜查照咸寧侯仇原題惟於附近良鄉通州順義懷柔易州涿州昌平十三河蘭州密雲各州縣城堡等處倉場酌量分積務使處

處有備其臨陣對敵仍照各邊鎮舊規軍士自帶烘炒熟食備用如官軍追逐轉戰終日不得食督餉委官亦要和機飛輓熟食烘炒之類乘間隨軍給餉至於鄉村若不修城堡惟欲堆放糧草適所以爲虜人之資終非善後之計備咨到臣臣切詳糧草之積必在城堡安放非所適爲寇資况近京地方關係重大尤不可苟且露積以資虜人久住之計今京師東西南北二十里之外俱未築有城堡臣已節遵明旨惟於通州順義昌平鞏華城等處多積糧草以備防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緊急支用至於烘炒熟食等項雖查照各邊事例令軍士自帶備用尤恐客兵遠來疲憊無力置辦仍行各該管糧官預辦烘炒細切草料分貯各該地方遇人馬追敵所過酌量給散以濟缺乏但查戶部原議官軍追賊轉戰終日勢不得食者亦要臣委官相機度勢飛輓烘炒熟食之類乘間給餉臣與各屬官悉心計議務求周旋接濟之策中間事體牽制形勢孤危不得不冒陳之蓋虜賊入犯之時勢必充斥我軍縱能堅持何暇應援餉道若以車輛運送各營非得

勁兵數千多方哨探竭力護輓則既不知虜之所向安得不為虜之所乘臣口擊去秋主事于錦等親督銀車數輛備歷艱險然猶待虜之出境方行量送營中以是知轉餉之難達也查得叅將王三錫護餉官軍專在京城內外聽用臣所管餉道廣遠散漫數倍於京城之外若仰賴巡撫衙門選委官軍臣不知此軍從何調撥文移推委動淹時日存虛名而負實罪必矣防秋在邇臣一面調取原編車輛分置衝要適中地方專備運送棋炒熟食其管押人員須用有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王司馬奏疏

九

平露堂

崑承覺支職官十名武職官二十員坐定職名以管餉通判二員統之以協辦主事三員監之庶使人守信地事有責成乘間轉輸未必不達獨恐護餉無兵耳伏乞勅下兵部從長計議凡遇人馬截殺之時合用棋炒等項或止於所過州縣除本等糧料之外另行給放或選撥精兵聽臣將前項輕輜隨宜調遣護送務期實事可行無以空文坐委此而不効罪亦何辭再照官民車輛俱該先期弔集官車驟馬寄養民間原無草料既拘在官似難重累養戶民車每用芻

選原有本等腳價既拘在官守候日久何堪人畜之費相應聽官查計到官日期量給行糧草料則人樂從而事易濟均乞覆請施行

議建城垣疏

以下四條文無節所上疏

據浙江等處分守寧紹台道左叅議李寵等會呈業照先為築砌城垣事蒙巡按浙江林御史牌行各道即查沿海寧波府屬慈谿奉化象山三縣台州府屬寧海黃巖太平三縣原無城垣即今應否築砌作速議處停當具由呈奉等因各道會呈及台州府申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王司馬奏疏

十

平露堂

處築城緣由俱該臣批行布政司叅酌事宜并合用錢糧陸續處辦外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林看得前項縣治切海患城垣之設本不容已往時海防嚴密列衛所以保內民修水戰以捍陸地以故邑城不設居民安堵邇來兵伍缺耗戰備廢弛沿海衛所每遇賊至類皆閉城自守縱賊長驅致貽地方之禍臣等仰仗天威目今夷寇雖多遠遁但各邑經變之後人情洶洶俱無固志况各賊得利而去明春風汛難保不來所據築城委為急務除溫州府

樂清縣寧波府象山縣先該前巡按御史裴紳議請
覆題臣等不敢再瀆外其餘縣分既經可道議處修
當臣已遵照勅旨酌量緩急權行太平黃巖寧海三
縣培築土基以圖保障伏乞勅下工部作速題請行
臣等勒支錢糧克期興工則海寇庶絕窺伺而地方
獲保久安矣

條處海防事宜仰祈速賜施行疏

臣惟春秋之義每嚴於華夷之限而祖宗之制尤
重於倭寇之防國初於沿海要害處所設立衛所分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海防

主 平露堂

布兵船武備振修規制詳審自非通貢之國互市之
地夷人番船俱絕往來以故海濱之民安生樂業亦
賴無內奸以勾引之也邇來漳泉等處奸民倚結勢
族私造雙桅大船廣帶違禁軍器收買苛貨誘博諸
夷口引月滋倭舟聯集而彭亨佛郎機諸國相繼煽
其兇威入港則伴言貿易登岸則殺擄男婦驅逐則
公行拒敵出洋則劫掠商財而我內地奸豪儼然自
以為得計如去歲倭船三十餘隻統領倭賊數千久
泊泉州之白沙所過一空聲震城邑寧波賊首則身

穿緋袍直入定海操江亭而官軍閉城求哀不發一
矢即今各島諸夷窺我淺深愈見猖獗非獨有損國
體而將來之禍更有不可言者臣仰叩重寄豈敢延
度歲月養成癰疽竊以內奸若清外寇自杜恒人心
懲勦之餘事體倍難展布奸窟盤踞之久法制未易
祛除臣巡歷福省節行禁約許咨自新而泉州畏罪
之徒則預有造為訛言嚇民驚竄者矣臣恐後之阻
撓行事者不止此也除戰守之具議察之條已督同
兩省各官晝夜經理漸有次第惟海防軍機關繫緊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海防

主 平露堂

切反覆參酌妄意可行者謹列十條伏乞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速為題請施行

計開

一申明律以正刑誅臣查得海賊之種有二有劫掠
而不通番者有通番而兼行劫掠者其潛從他國則
為謀叛其擾劫中國則為強盜均之罪惡貫盈者也
自昔年查勘之後誤認奸宄為平民安養俘虜於善
地而任事殺賊之臣幽禁重獄中國之威遂挫夷寇
之勢日張今後番船突入勢必加兵逐捕但恐各該

將士懲鑒覆轍臨一遲疑開繫匪細况漳泉之人父母承食盡在此中倘致克捷必有借前議以陷人者此臣所以不得不預陳也○合無勅下該部參詳無異行臣嚴令泰府備倭等官遇有前項番船突入爲患於法不許互市通貢者即時會兵驅剿生擒人犯鞫問明白○聽遵照海盜之律奏請處決梟示沿海庶幾內奸寒心外寇屏跡而將士亦無反坐之慮矣○一定新例以嚴接濟臣訪得夷寇在海勾水斗米仰給內地若岸上之人不行接濟兼有戕兵相持勢必坐困遠遁奈何濱海頑民圖賊厚利從而販取柴米酒肉以餽之○打造鎗刀鉛鏡以助之收買違禁貨物以資之○飾送娼優戲子以悅之每覘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究其情罪尤甚通番但查歷年明例止嚴通番之條而不及於接濟蓋彼時此風尚未便奏聞即今接濟之奸已遍於漳泉寧波矣而可不嚴定法制乎○合無勅下該部再加參詳此照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司馬奏疏

附錄

重 千露堂

良民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事例特爲題請增入轉行都察院榜示沿海地方以杜接濟至如居民數少孤懸海隅慮與賊通者聽臣行各該有司遷移內地量爲處恤庶幾情法兩盡而戍寇無資矣○

一懲首惡以絕禍本臣訪得漳泉各灣之民僻處海隅俗如化外而勢豪數姓人家又從而把持之以故羽翼衆多番船聯絡遂貽東南莫大之害斷非從容文法可以坐消臣身任其事怨讐同所不避但春秋之義重誅首惡而漢吏之良貴去太甚殺一人而千萬人惧必雷霆之威擊搏自天而後下土之民悚然欽惡昔年太倉州泰璠王良之變時有崇明者民交關煽禍已而逮捕至京悉置于法即今一十餘載海波不揚此天威特擊之明驗也○合無容臣先以利害曉諭各該通番勢家如肯自逐黨羽折毀船隻屏絕奸路則以前罪惡姑免搜求如仍前勾引誘夷查究明實一面先行拘繫一面具由奏聞仰遣官拿解京師明正典刑以警其餘臣亦得仰竊餘威禁伏奸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司馬奏疏

附錄

重 千露堂

矣。

一照遼例以便發軍臣查得沿海衛所并守寨軍人多有壯健可用者但管領官員畏避損軍之罪遇有寇警不敢輕發一卒以開城坐視爲保全以募民代戍爲得策姑息各軍無異驕子已而實放挾制情弊日繁使國家百八十年養軍之費竟成虛名良可嘆也臣奉命經略海防欲洗積弊而新之勢必選將練兵依法調遣若損軍之令不寬則將領之氣常怯迨因北虜猖獗言官亦議寬前令凡官軍與虜對敵奮勇血戰致有殺傷者屢該兵部酌量上請俱蒙恩貸優恤今倭夷慄慄不減北虜兩鋒相交豈無損傷殺民兵數百則若罔聞知調軍人幾名則上下掩蔽夫民與軍皆國家赤子軍不可損而民獨可損乎合無行下該部查劉各邊事例擬議題覆遇有前項損失聽部領官以功准折既可鼓力戰之氣亦足絕蒙蔽之奸

一審機宜以調客兵臣聞驍驍日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性也浙人素稱懦弱矜倭夷剽寇之名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則懾駭奪氣而閩人輕悍習水喜於搏賊圖財都御史朱執昔年用之以平雙嶼南虎之寇海患幾息已而閩兵久戍約束無人中間乘機爲盜及窺路行劫之情難保必無然兵者不義之徒惟在將領駕馭何如耳臣於浙江沿海衛所軍餘通行挑選精壯候大小戰船造完分布訓練將來亦自可用但以未嘗之兵抗方張之賊臨敵退怯誤事匪細此臣所以不得不參用閩兵也卽今在閩造船就於福清等處地方雇募慣戰兵夫行委將官統駕往浙每船添撥本處軍餘一半相兼防禦操習閩人長技經陣數次膽氣日壯一年之後閩兵可減其半二年之後閩兵可無事調用矣近該言官建議良亦有見而兵家機宜實難遽挾較量利害分數利多而害少者守之可也合無容臣便宜區處如其不效何敢辭責

一嚴會哨以靖海氛臣訪得番徒海寇往來行劫須乘風候南風汛則由廣而閩而浙而直達江洋北風汛則由浙而閩而廣而或起番國在廣東東莞涌頭浪北麻蟻嶼以至潮州之南溲在閩則走馬溪古雷

大担舊浯嶼海門浯州金門崇武浯州舊南日海壇
慈湧官塘白犬北茭三沙呂礁嶺山官海在浙則東
洛南鹿鳳凰泥灣大小門東西二担九山雙嶼大麥
坑烈港瀝標兩頭洞金塘普陀以至蘇松丁興馬跡
等處皆賊巢也。順宗之制分布兵船會哨夾擊我

有首尾相應之勢賊有項背受敵之虞以故不敢盤
踞。通因水寨虛設會哨不行而賊始無忌憚矣。臣於
閩新海境量調兵船哨守漸修舊制賊或潛遁但恐
南聚廣湖北突蘇松出沒外洋流毒未已或有以隣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公疏
卷之一
毛
千露堂
爲壑之議合無行下該部移文兩廣軍門南直隸巡
撫操江衙門嚴督將領一體哨探逐捕賊既失巢終
當散滅

一選良吏以清盜源臣聞漢臣治渤海之盜不在於
勝之而在於安之蓋亂民難以急理而任法不如任
人也漳泉地方如龍溪之五灣詔安之梅嶺晉江之
安海誠爲奸盜淵藪但其人素少田業以海爲生重
以不才官吏科索倍增禁網疎闊無怪其不相率而
爲盜也爲今之計必須選用良吏正己率物隨事決

機內存撫字之心以蕩滌煩苛外操嚴密之法以發
摘奸邪庶幾悍惡之俗漸次改革否則海濱之禍難
塞其流合無勅下該部將前項地方官員加意推選
通漳泉知府員缺以行能出群宜於民俗者克之龍
溪詔安晉江知縣員缺以新科進士才識敏達者克
之其兩府佐貳及同安惠安福清福寧州縣正官俱
選擇科目人材破論改調之徒不得參用各官在任
果能弭盜安民卓有成效聽臣等薦揚拔擢其有縱
禁勢豪枉彼誦議者亦要該部體察保全以便展布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公疏
卷之一
毛
千露堂

如此則漳泉安漳泉安而兩浙亦安矣。

一布寬令以收反側臣聞海洋之賊難以兵窮可用
計碎宋岳飛之破楊么以賊攻賊也臣遵照勅諭已
通示脇從賊犯准令投首及擒獲疑似之徒悉從末
減冀離賊黨近聞積年渠魁如寧波之王直福清之
李人大用飄泊波浪俱有首丘之思但自知罪犯重大
狐疑莫決若奉有明命審遣親信招之許其束身歸
投或擒獲別賊解官待以不死來則可收爲用不來
可坐消狂謀未必非制勝之一策也至如福建濱海

之民多有慣克捕盜屢次通審究其機智膽勇反避於賊卽今或問罪見監或帶案逃避見臣至口亦皆有殺賊求贖之情若質其妻子宥而使之彼既喜於疎放決可得其死力衆皆援以圖歸而從賊之路益寡矣今無俯念軍機繁重難與尋常操法者並論特行該部容臣便宜招撫賊或執迷自當相機剿捕以昭國威其捕盜不法之人酌量情罪暫聽臣收取立功如無勞效仍照原擬處置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无

下露堂

一議稅課以助軍餉臣聞海防久廢雖官吏因循之罪亦錢糧牽制之由軍門新設凡興造募兵諸費仰給有司終非久計先時南贛用兵都御史王守仁奏收盜稅蓄積饒裕至今軍國賴之臣近查閩浙地方少有道利在民惟漁船納稅公私兩便何則閩初立法寸版片帆不許下海百八十年以來海濱之民生齒蕃息全靠漁樵爲活每遇捕黃魚之月巨艘數千俱屬犯禁議者每欲絕之而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與其絕之爲難孰若資之爲用合無容臣行兩省守巡海道等官將前項船隻盡數查報除小者不稅外

其餘酌量丈尺編立字號量議收稅民自樂從既可稽考出入亦得少助軍餉又有漳州南河月港等處歲收橋房課稅類欠申報本府平和長泰漳平各縣食鹽俱自泉州府浯嶼販賣若照福安縣鹽運分司事例得人查理俱有小補亦乞併行議處以備海防經費

倭夷客留叛逆糾結入寇疏

倭夷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平

下露堂

臣聞東南之倭寇竊西北之匈奴狙詐猛勇強不可禦乘風迅速來不可測故我朝備倭北自山東南抵閩廣規畫經制不減西北且嚴通番下海之禁明十年一貢之規使常修舉不失豈有邊患但數十年來事皆廢弛番商海寇俱至浙洋寧紹蘇杭奸宄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自嘉靖二年宋素卿入擾之後邊事日繁遺禍愈重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巨室爲之隱護官府惟務調停日就月將年深歲積識者固知有今日之變矣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

徽州王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
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皆廣布奸細包藏禍
心計筭則未能就擒捕急則遁逃無跡雖恃海洋遼
闊亦由倭國爲之潤救也節據被虜在倭婦人俱稱
日本酋長請有入貢勘合得行則利歸於上今各倭
私自貿易利歸於下彼中酋長甚是不樂嘗禁各倭
不許東犯昨劫黃巖去者多被擒殺今春關隘亦加
嚴禁曾追回倭船二十餘隻并審擒獲賊首李哪噠
亦稱渠魁沈南山等安住倭國分遣其黨同倭入寇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倭夷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此輩不除海無寧日若疊入曉諭國王定將各逆并
易夷剿逐此雖得於賊虜之口未可輕信而國王感
恩慕義之心亦豈盡無查得永樂年間倭夷入貢又
有倭寇犯邊令來使追捕得倭賊若干許以彼國之
法治之以次蒸死數十餘年海洋平靜海道副使李
文進屢次議呈欲臣具請特旨或北行朝鮮南行琉
球轉諭彼國及令布政司咨行述其許貢之內勉以
藩屏之義令將中國通逃盡搜起發嚴禁各島不得
出關庶使賊勢日孤兵力可逞但恐夷性叵測兩體

攸關未敢遽陳卽今警變異常正多方圖濟之日伏
乞勅下禮兵二部再加查酌擬議務求事體穩便特
爲題請施行

公奏疏甚多其家已失梓板索於公曾孫子彥孝
廉得其殘本數卷至巡撫雲中以後皆失之矣故
不載容別查以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倭夷 卷之一 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四

宋徵璧尚水 徐孚遠閣公 華亭 李 雯舒章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吳嘉胤繩如參閱

南北督撫奏議

疏

方 廉

議覆沿海城堡存革官軍疏

沿海城堡

該臣會同總督浙直福建等處都御史胡某議照蘇松常鎮四府地方俱濱江海國初因地設險於沿邊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卷之一 平露堂

去處建立衛所烽墩臺閣不周密復於蔡廟胡家

港增建二堡歲撥太鎮金山衛官軍防禦春汛秋冬

擊回凡所以爲衛倭計夫何承平日久武備漸弛二

堡垣舍俱已坍塌以致倭奴乘間突犯內地比者荷

蒙 聖恩俯從撫按諸臣之請准於沿海陸路金山

青南吳淞之間添築柘林川沙二堡沿江陸路福山

江陰岡山之閒添築楊舍孟河二堡此真安不忘危

有備無患之長策然四堡旣成必須官軍守禦誠有

如該科所題建所設官增軍請印乃爲經國遠圖但

今四郡民困未蘇各衛行伍日耗不特官軍無可抽

調抑且錢糧無從處給所以前任巡撫都御史翁某

議題請設把總二員任柘林川沙二堡各統領鄉

兵專聽截殺及選附近衛所官軍防守城池其楊舍

孟河二堡亦於鎮江衛選委千百戶等官領兵防禦

又以常鎮參將任劉楊舍統領水陸官兵往來截殺

事既周密法可經久四堡之守禦所雖未增建而居

守邀擊各有所備矣及查金山衛增設遊擊將軍一

員又於青南川柘四堡各設把總一員今計各堡相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沿海城堡 二 平露堂

距俱止五十餘里不無官多勢分難以行事委應將

青村南雁二把總裁革就以柘林川沙二把總兼設

防禦不惟官有專責抑且兵無冗食再照吳淞江乃

水陸要衝今查協守浙直副總兵官部下中軍官郭

成由四川叙南衛總旗歷職有功陞授該衛左所百

戶見領苗兵屯守其地勇敢有爲兵心信服臣等欲

將郭成加以把總職銜統領原部苗兵在彼防截旣

可使兵將相識易於責成又可使人心知勵樂於奮

效况經各道勘議明白似俱可從伏望 皇上俯念

東南重地防禦爲要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將柘
林川沙楊舍孟河四堡守禦衙門俱免增建及將把
總王紹箕仍任柘林兼管青村丁山仍任川沙兼管
南匯所部兵勇各一千名無事常川操練有警調度
戰守如遇風汛時月量增募兵分守賊堡悉聽金山
遊擊將軍節制其青村把總徐衡南匯把總梅三錫
俱送兵部別用郭成陞授吳淞把總職銜就彼統領
苗兵仍克副總兵官部下中軍專聽陸路截殺事寧
撤兵之日即將苗兵責令郭成統押回籍庶守禦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治無妄議

寄海寧堂

三

平露堂

宜各得其人地方均爲有賴矣

議取兵糧疏

題爲數陳時政以備採擇以圖久安事准兵部咨該
工科給事中吳時來題前事該本部覆議咨無咨行
浙江應天淮揚各巡撫將各水路之兵并新增民壯
弓兵等項逐一從長會議要見某處某枝應存某處
增兵某處
神廟時事已奪息故議裁撤
某枝應革務使兵精不費于務多餉省可期于便易
等因該臣議照安內攘外守土之至計設兵定餉安

攘之大機竊惟淮揚地方濱臨江海自瓜儀沿江而東至通州海門縣由海門廖角嶺沿海而北至東海所直抵山東安東衛相距一千四百餘里地勢平衍皆倭夷出沒之區故國初建置防倭靡不周至緣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自嘉靖三十三等年倭寇侵犯爲禍甚慘彼時守土諸臣經寇變事勢迫蹙議設將領增募兵勇查處糧餉請求內帑僅能集事以後防守官兵或增或減原無定額費亦不經邇年以來仰伏 先帝宣威耀德之恩 皇上重熙累洽之運倭

皇明經世編

奴達避幸稍寧貼然表情叵測未敢恃其不來故備禦之兵防守猶密供億仍前但江北四府三州民財地力本自有限出辦軍需其始也勸借大戶其既也攤派丁糧又復加增稅課策及商販江淮之間煩費加倍民委不堪故言官有此裁革之議臣自叨任以來晝夜寃心寢食未遑恐不勝任然所撫者江淮之民所守者江淮之地以撫綏而言安民爲本以軍門而言禦吏爲先二者俱不可緩又寧容舉一而廢一事臣於接管卷內簡查諸路官兵來歷皆一時隨事

設置所據損益調停委應酌處緣時值撤防未經身
親料理故於本年二三月間徧歷鳳泗直抵揚州通
泰等處操閱水陸兵馬戰飭相度地勢險夷酌量分
布除得以徑自減革外議存中軍都司部下陸兵一
千二百名馬一百三十匹揚州參將部下陸兵一千
二百名馬一百四十七匹海防道部下陸兵一千二
百名馬二百一十六匹狼山副總兵部下陸兵二千
名馬三百六匹狼山水兵把總部下水兵一千九百
八十五名大小戰船七十二隻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兵卷五 平露堂

卷之一

把總部下陸兵一千二百名馬四十匹祁鹽守備部
下水兵一千二百名馬一百匹掘港守備部下水陸
兵一千一百一十二名馬六十匹雇募民船一十五
隻周家橋把總部下水陸兵一千名馬二十四匹大小
戰船四十隻東海把總部下水陸兵一千七百三十
七名借撥民操船一十五隻泗州守備部下原設城
操班軍一千二十四名馬五十四匹淮安委官部下原
設城操班軍二千一十名并招募水兵五百名瓜洲

駐劄同知部下原設軍壯兵夫一千二百一十一名
巡船一十四隻此外仍有徐嶺曹沂陳陞五道馬步
陸兵各一千名遇警聽調又因鳳陽南山失事該臣
督行中都留守司於八衛一所城操軍舍內挑選精
壯一千名皇陵衛於兩班守衛旗軍內挑選精壯一
千一百六十名委官統領俱經割行遵照原分信地
水陸防守去後迄今風汛將畢江海無警臣復參酌
往事計善後圖中間尚有一二所當并議查得揚州
府去大江六十餘里至海口五百餘里論海防均爲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兵卷六 平露堂

卷之一

要害若府治尚在腹裡督因倭寇突犯故設參將一
員領兵分守地方又因軍門駐劄該府特設中軍領
兵都司一員後該前任巡撫都御史張某改移淮安
駐劄題將中軍兵馬仍留揚州每年二月中旬赴如
皋縣操守今臣看得如皋雖係通倭之路然東接通
州已有狼山副總兵重兵屯守以遏其來西達泰州
又有海防道官兵以當其潰而該縣環居其中地方
僻小苦於屯兵且中軍都司係傳宣號令之官海汛
有警則軍門移駐揚州而標下官兵若令出守外邑

緩急調用未免缺人所據中軍都司官兵似應專馬
揚州無事防守城池保固地方有警聽臣相機調遣
策應其該府既有中軍都司而揚州參將似為多設
合應裁革及照淮安府上達徐邳下連東海人性之
野悍難制盜之出沒無常且路當漕運咽喉境接
陵寢重地防守之策尤所當預今雖設有淮大二
衛班操軍丁二千餘名類多老弱且月糧支給不時
枵腹訓練殊非事體相應於挑選精銳一千二百名
防汛三箇月日加口糧銀一分遇有調遣日加二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督撫奏議 兵糧七 平露堂

各營騎操以上除減革及各道聽調兵勇外實在并
今議選募水陸兵共計二萬三百五十四名馬一千
六十九匹大小官戰船二百隻內除淮安水兵另有
口糧掘港守備東海把總二營舊有備倭軍舍并泗
州淮安鳳陽城操班軍瓜州軍壯兵夫各支本等月
糧工食及另項加添口糧與泗州守備營馬匹草料
俱不支軍餉外實支軍餉官兵一萬二千二百六十
二名通以防汛三箇月計之每名日支口糧四分共
該銀四萬四千一百四十餘兩常操九箇月減支每
日支銀三分共該銀九萬九千三百二十餘兩戰馬
一千一百一十九匹不分防汛常操每四日支草料
銀二分共該銀七千三百三十餘兩一歲通共該銀
一十五萬七百九十餘兩又徐穎曹沂睢陳五道共
兵五千名遇警調用行糧草料并修造戰船火器犒
賞等費尚不與焉及查往年歲徵各項軍餉一十七
萬有奇節經議減止存一十三萬六千餘兩除設處
開稅磨稅銀一千六百二十餘兩外餘俱分派四府
三州夏秋稅糧馬田民壯快手戰馬草料內出辦以

終歲所入較之支數計少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餘兩尚本不敷但查鳳陽所屬係皇祖陵寢根本重地除原額民壯軍餉外又加添民壯一千三百九十一名每名徵軍餉銀一十二兩其銀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二兩實爲偏累合於每十名內量減三名共減去四百一十七名該銀五千四兩止徵九百七十四名該銀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兩稍寬民力但該府原無賊垣該臣勘議欲於府治及高橋五處共築一堵保固同因錢糧無處未敢輕舉合無將前減民壯查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卷之一

兵部九

平露堂

會議漕政疏

漕政

一酌處羨餘以恤軍困竊照糧運交完羨餘銀兩給散旗軍乃朝廷優恤厚恩近因河道變遷糧有漂失節經議請前銀通融完補此實國儲至計臣等敢復何言但查運軍旗眷去冬歸衛風冒雨勞苦萬狀行糧有限食費不足交糧進倉惟恐羨餘以濟回途之用况漂流患有大小衛船幫有多寡使趙甲掛欠扣

及錢乙舊糧不完扣及新運是使姦狡者得計而守法者失望且空船缺食無力幸憫每每凍阻回船既遲折兌益誤以故年復一年運務廢弛相應酌處伏乞勅下該部從長酌議羨餘銀兩除糧運進納別無漂欠照常給散外自隆慶二年爲始如大患漂流先儘本幫次及本衛本總小患損失先儘本幫次及本幫本衛悉聽運官把總議處務在當年補完掣取通關繳報其同總別衛并同衛別幫無扣旗軍羨餘銀兩亦俱照常給散不致一槩扣留寄庫庶困疲貧軍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卷之一

漕政十

平露堂

爲遵守

一議處帶輿以運糧運據江井等總運糧把總郭旦等呈奉漕司行委催費重運糧船晝夜前進無敢後期經過臨清地方例該順帶城輿但上版中版去河尚遠幫船在開候領河窄船多擠塞耽誤惟開外下版就臨河岸於軍便於領帶呈乞議處等因到臣爲照漕儲轉輸利在速達連年稽遲凍阻皆由徵兌愆期運道梗阻所致今歲節該臣等督責各該把總等

官竭力催餉務期早得上倉今稱經過臨清帶輓上中二廠遠涉不便乞要改派開外下廠一節無非欲速根運之意相應議處伏乞勅下該部酌議轉行臨清管輓工部分司自隆慶三年爲始將各總衛所糧船該帶城輓盡留下廠照例每船四十八塊待幫船出關就廠搬領庶得速行糧運有濟載入議單永爲遵守

革鳳陽守備事權疏 鳳陽守備

凡清軍駐守宜開前代事體不宜設守備宜用重題爲姦惡守備太監玩法敗度竄國殃民懇乞聖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鳳陽守備土平露堂

明剪治以安地方事據潁川兵備僉事劉得寬呈奉

撫按劄案前事行據鳳陽府呈稱該本府知府周汝德議照鳳陽迺 祖宗根本重地湯沐之鄉上有

皇陵皇城下有五處高牆安插庶人洪武永樂年間止設太監一員前來侍奉香火兼管皇城門禁高牆鎖鑰並無守備職銜亦無操練軍馬干預詞訟事權官吏得以盡其職守軍民賴以安其生業後至宣德年間始被奏討守備彈壓官吏彼時原無巡撫軍門守備之設猶爲有名至於嘉靖三年太監王德安竊

守備在任欺凌軍衛有司剝削地方百姓人情憤怨

至嘉靖十年該鳳陽縣主民田學奏行撫按會勘明

自費奉欽依王德著小心謹慎奉侍 皇陵仍兼管

皇城安插庶人門禁鎖鑰其一切軍民事務不許干

預官民兩安近被太監趙茶復行朦朧奏討守備僭

竊兵權濫受詞訟虐官剝民無所不至即今一切軍

政事務有撫按爲之總制兵備道爲之分理留守司

爲之操演事體亦既詳且密矣而復存守備不惟頭

緒多端亦且騷擾無益若不議處將恐後來太監復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鳳陽守備土平露堂

蹈前轍深爲地方貽害合無題復舊制遵照宣德以

前事例將以後太監革去守備職銜不得干預兵柄

擅受詞訟止令照舊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安插庶

人門禁鎖鑰庶舊章復而僭竊可杜官民安而地方

寧謐矣又據中都留守司經歷司呈該本司署正雷

守周臣議照鳳陽太監因假守備之名操練兵馬則

凌虐衛官恃強求索使武職喪氣也包納班錢縱

放軍丁使營伍空虛也倚恃巡捕騷擾地方使軍

民破家蕩產也調取各衛軍夫解納班銀使軍職

指稱科欽四也。往事可鑒。委應酌議題請。止令其奉

侍。皇陵并皇城門禁鎖鑰兼管高牆安插庶人則

事體安妥。軍民受福。具呈到道。該本道覆議相同。轉

呈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該直隸巡按張啓元

奏前事。該本部議行鳳陽巡撫方廉會同巡按御史

公同勘議。前項守備應否裁革。事權應否增損。地方

事情有無相關。議擬區處停當。會本具奏。覆奉欽依。

備咨前來。今據前因會同直隸巡按王友賢議照

皇陵香火。聖孝所關。雖經設有奉祀。若無欽命內

皇明經世編

督撫奏議 卷之一 平露堂

臣專管侍奉。恐非朝廷崇祀。祖宗孝敬至意。皇城

門禁鎖鑰。原係舊內重事。至於高牆庶人。又皆各省

違犯宗室。尤難安置。鈴束相應。照舊仍聽欽遣內官

管理。其守備地方一節。既有文武官員互相統攝。前

項討復聯銜。似應革除。乞勅該部再加酌議。上請合

無。將新任太監姚臣。換給勅諭。止令照舊奉侍。皇

陵兼管皇城安插庶人門禁鎖鑰。其操練兵馬緝捕

盜賊。軍民詞訟。一切事務。並不得干預。庶官無掣肘

之難。民免剝膚之苦。地方得以寧謐矣。

論

江南諸郡

松江海防

松江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

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

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非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

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

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

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江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

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如募到狼兵。邠兵

之類。若兵數不敷。就於沿海招募義勇。照依客兵支

給口糧。各官兵即於柘林七八團暫借民居。割營隨

路。有警。相機策應。不許潛行衛所城中。各設守禦官

軍。悉聽鈴轄。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若沿海港

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滙跌等處。南匯

以非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

皆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俱

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止就聞。因海患寧謐。

或以船爲虛費。邇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

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贖。令每馬二匹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轉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縱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周。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爲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而至於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開港閘行華亭之葉謝曹匯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塔船。舊船各發上海華亭。各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督撫奏議

松江海防

主

平露堂

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才兵。自豐涇以至閘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任劄上海事。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閘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蓋同知各位稍專威令可行。又甲科之左遷外補與舉人之才望陞適者皆得爲之。庶濟實用。若止設通判。則爲官非樂就而下亦玩視。此松江內也。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半山爲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著山。各數十隻。沙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任信地。更番出至羊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將見賊船餘散而少。我兵船餘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抑猶未也。查得沿海民灶。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遇海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督撫奏議

松江海防

主

平露堂

嘗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
沿海船戶皆用今海寇不畏官兵如畏盜
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札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
居民也
隨同兵船追剿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杜
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海洋設衛之大畧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憲世編



臣獻奏議

松陽房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五

李 雯舒章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叅閣

蕭同野集

疏

蕭端蒙

條陳地方事宜四事疏 征苗機宜

臣待罪貴州奉職無狀既不能貞肅諸司以銷嚴患又不能振厲武事以遏寇衝生使苗賊縱橫生靈塗炭以歷 君父之憂愆罪萬甚茲方簡集師徒奮揚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征苗機宜

一 平露堂

威武徽幸桑榆之收少遑立山之責而臣代次將及又以患病具陳調養誠恐區區犬馬之心無以自效故敢即所見聞條爲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皇上幸垂聽焉一日決大計夫治苗之議不過撫剿二端自苗叛十年以來大率皆用撫議然以臣觀之今之所謂撫者非威存以制苗之命恩有以結苗之心而使

而弛其撤備矣一旦卒有警報倉皇失措無所爲計於是多方掩護以求免責箝制細民不得控訴文過遂非執撫不改而生靈魚肉壤土踐蹂固所不恤也臣思兵凶戰危撫非不可然撫之而無煩於費撫之可也費矣而無傷於體撫之可也傷體矣而有益於民撫之亦可也今則口糧絕其資給歲餘魚鹽犒勞昨頒不計費不可謂不煩矣戕民子大都則莫敢致諸訟民於公府則代爲甘心惴惴媚承如事大國惟恐少忤其意以速其叛體不可謂不傷矣然而朝方受撫暮已出劫殷勤招諭曾不足以繫其心果何益於事而乃孜孜以撫爲也臣自蒞事以來廣察士民之情聞征剿之舉則欣喜如狂聽招撫之議則疾首相告人情如此是非可知言撫諸臣非不及此然而不勝患得患失之心養資待遷之意是以甘爲轅駒故眩邪說此效彼尤以迄今日而銅仁一方咸靈法令益蕩然掃地矣故征勦不行撫議不戢則西南之患未有已期也近者伏奉 明旨期於寇平安過大計無以易此以故西南軍民幸撫之去快征之來莫

不歡竹鼓舞。思見武功之成。即今湖貴二省。合兵舉事。進哨有期。蕩滅可待。但恐當事諸臣奉行未至。或首鼠不決。或逗遛不速。則於机畧不無少左。臣願陛下明示意。勸重加責成。諭以征勦之機。決不可失。或以大制之。或兵威既震。則亦可行矣。決不可失。罪庶以杜塞邪謀。壯揚兵氣。堅將士必戰之心。而慰士民來蘇之望也。二日議糧餉。切照叛苗巢穴。竹箐叢密。溪洞險峻。每聞兵至。輒棄其巢。分散逃命。踰伏巖谷。官軍之臨。不知地利。雖加窮搜。所獲不多。以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金

可久之道。但貴州地方補小。兵糧已竭。極難計處。查得湖廣糧米充溢。由水運可以達銅仁。頗為便利。況該省原有額解貴州折糧銀兩。合無暫令改納本色。一年。或湖廣折筭腳價。徑運交餉。或貴州出備夫艱。自往交兌。其或米折互有低昂。俱從時估抵。筭是固善策也。議者每以各分彼此為慮。謂該省必不樂從。然以臣計之。湖貴之勢。本成輔車。若貴州以連撤失利。則湖廣豈能以獨制成功。苗寇未滅。後憂方長。夾茂之間。必當再舉。則廉費愈鉅。用力愈難。固不若因丘為山。雖勞而功省。夷補不足。雖費而事成。其於二省似為兩利。又況數本茂微。非領外之求。價從時估。無重困之累。宜若無不可者。乞行貴州巡撫都御史多方頂處糧餉。或趁時糴買。或應則召納。務使倉庾充實。入夏不缺。仍行湖廣巡撫都御史一體處置。及將嘉靖二十六年額解貴州錢糧。照臣所議暫改米色。兌納。并行撫鎮各官督率將卒。戮力收剿。必俟夏交之後。兵威既伸。苗類就盡。方許罷兵。其有推託誤餉。詭飾撤兵者。聽二省巡按御史糾劾。庶乎資糧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金

足勝算在我以攻則可勝以守則可固而賊將坐斃矣。三曰嚴駕馭訪得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四川酉陽平茶二司俱與苗苗密通黨逆煽亂罪甚於苗。平居過串之惡臣固不暇言矣。至于用兵之際懷奸尤甚不但窩藏通匪而借兵助糧漏機賣陣無所不至用之則懼其二心於我致誤兵機不用之則懼其合勢於苗重貽患害而酉平之為貴州用復恃異省驕恣萬狀奢求厚餉要索增兵視之永保尤為難馭故議者謂制苗不難惟制諸司難耳。蓋以此也。臣訪之輿議謂駕馭有方雖狙詐可作使況諸司乎。切以爲苗寨之地外環三省今湖廣舉事而四川不預似非事體宜今方面官分領官兵坐鎮酉平制其後路一則可以截苗賊奔逸之衝一則可以折土司桀驁之氣而又今四司各質其愛子一人羈于內地以繫其心其猶有懷奸黨賊如前所云及逗遛無功妄殺希賞者各視其罪削職劄土有差若能建立奇功克破三五寨擒斬二百人以上者賞以千金或以所克地與之若上官不忠而目把有能自來報効獲功多者授

以巡檢職事。割所轄地以官之改屬流官衙門則庶乎重賞必罰而土夷亦當知所畏慕矣。或以爲土官植根已固加之削奪勢所難行臣則以爲非也。夫以國家之力何所不克臣觀諸司之強視之岑猛曾無什一。然先年取田州如驅雞羴此輩寡弱又何足言况彼之所以能馭其下者亦恃朝廷之威靈在也。土官既叛朝廷則目把叛土官况有賞以驅之矣誰不效忠求異以希爵土之榮也將不勞兵而自削弱矣或者又以爲千金之賞太重後將難繼臣亦以爲非也。蓋銅平之苗不及八百鎮草之苗不過三千計其賞資約以二萬有奇而已。此不過一歲撫苗戍兵之費而可以永殄苗患矣。夫此不爲而欲以常格成事未見其可也。乞勅兵部特降楊諭各一道分示諸司使知賞罰條格仍行四川巡撫都御史分遣方面重職持兵坐鎮酉平并行川湖二省將四土官應襲兒男羈于附近府州候事寧日遣歸如有異志即以屬吏駕馭之術此其最急者也。再照貴州調用軍兵四萬而宣慰安仁部下三萬雖通苗之惡保其

必無但臣觀其隊伍不整沿途擾害則其約束無紀明矣誠恐進剿之間仍復如是則違令不遵妄殺冒功離次先逃者彼皆無以禁之也誤事殃民所係非小亦乞特降榜諭示以威法如有奇功照前賞勞其或失事本官降職日把依律問罪庶乎有所畏警而兵皆節制矣四曰畫遠策夫征勦機宜臣愚畧陳之矣而所以規畫措置以爲善後之計者尤不可不豫爲之所也臣查得銅平鎮草地方屯堡稀濶戍兵單弱制置疎畧備禦廢弛以故寇賊縱橫無忌臣以爲宜行二省撫鎮等官乘今兵合之時於湖廣苗巢之界以象之力因地之利開鑿大道以通往來此路既開則我之聯絡貫通其威自壯而苗之窩巢斷絕其勢自孤此則當今急務所當首圖者也然後相其便宜修立哨堡或環路爲守或據險爲備舊堡之當損益者損益之新堡之當增置者增置之或輪戍旗軍願留者留之或遠近軍民願募者募之或招集流移聽其復業或團結土著使自爲保或召募他處熟順夷氏填實或起發諸司勇健土兵住守或漢夷一處

蕭同野集 卷之七 平露堂

雜居或軍民分布間處務使屯堡相望聲勢相倚軍民相參犬牙相制而凡附堡空間地土俱撥與備力墾種且耕且守以爲捍備此則二省要機所當詳畫者也然或者猶以土夷之慕恐貽後患爲慮臣則以爲是不足憂也夫漢人順而弱土夷悍而強必欲捍禦非夷不可但使安插之時度其輕重制其衆寡於彼此間錯之中寓漢夷頤頤之意則善矣況今如黃連溪獅子崖等處不過倚苗爲亂耳使吾之勢既盛可以制苗則彼無所假託又安敢獨逞也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若使如臣之議哨堡旣密招募旣廣兵皆久居之衆人有自保之心處置得宜彈壓遂定使其苗蠻一旦底平則吾不失其經野之規若或殘孽乘間竊發則吾又不廢其先事之備所謂善後之策信無易於此矣

蕭同野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條陳遼省吏治四事疏 貴州吏治

竊惟國家之撫有方夏建藩臬者十三而貴州亦列其一雖越在要荒壤域偏小然控夷夏之交扼滇楚之吭壯內威外最爲重鎮故建置流官所以宣布威

化輟綏封疆監護夷酋錯撥武衛視之諸省尤當致
慎邇者 廟堂之上率以邊方薄之其所以待貴者
與中土頓異官秩之制多從簡畧受職之士多爭實
用雖內外許畧之體不得不然而抑揚輕重之間未
竟太甚此疆域所以未寧而化理所以未一也臣待
罪地方細加咨訪咸謂貴州之患莫急於吏治不足
幹辦無託機事坐乖因循不理以迄今日借使官屬
衆盛賢才布列則彈丸之地勢非難理羣力共濟未
及無績也豈至 皇靈國法閑滯若是也耶臣謹採
集聞見撈剔事原列爲四事條具上陳

計開

一曰除授太輕竊見貴州地方雖設有文職流官然
除授居此者非爲事遷調則不及改調非監省告遠
則胥吏雜流才望之士科目之莫率不除此以見在
計之二司方面遷調者半各府知府非盡科目其餘
官員舉人出身者三人銓皆例監吏承爲之求其以
歲貢授者蓋已不多見矣夫遷調之官沮抑之餘志
意局縮兼以自生疑畏慮必未路難全觀望優游勢

正編

卷之一

九

平定堂

所必至至于監省雜流之士雖才識所賦未可榮蕩
然資格所限趨向頓殊榮進之階既不足以鼓其氣
俸給之利又不足以繫其心因循苟度曾無實志縱
使奔走就列不過應答彌文而況前項官員又皆有
不復顧惜甘於下流難以盡舉者乎臣思銓衡之上
固非薄此一方不遑以爲邊方事簡慮枉人材而已
臣竊以爲斯言似矣而實非也夫中州之地政務雖
繁然事有端緒勢易弛張循守繩墨自足致理貴州
則不然事機盤錯節目糾紛非有利器莫能紆解此
其難易自邇別也況於官秩多虛一人常兼數事荷
得其人必須廣擢舉簡所萃亦足爲繁豈至優游寂
寞老其才而無所用乎近者銅仁多故諸務益繁治
兵主餉調度不易則其除授尤不當泛泛然而已也
臣乞自今以後凡貴州二司官俱以才望素著者陞
任遷請調改者姑勿畧之此方各府州縣官員量以
進士舉人銓補其銅仁守巡兵備有司等官尤必極
加遴選勿以瘠土而輕之勿以商壤而忽之勿以恤
私爲念而有所徇勿以避怨爲心而有所憚則庶乎

正編

卷之一

十

平定堂

公選之政也。

二曰曠缺太盛。竊見貴州地方壤域甚遠。憑限甚寬。赴任官員。往往逾年始至。又以土皆貧瘠。地多險惡。俸糧柴薪倍加涼薄。而例無馬夫。又與各省迥異。仕途所薄。素指爲忌。萬一選除。不勝怏怏。領檄之後。類多棄捐。其或情非得已。勉強而來。就職未幾。厭心遂起。於是閉戶托疾者有之。棄官私逃者有之。得歸爲幸。遑恤其他。故貴州諸司。有選官經年而不至者。有缺官數年而未補者。而總署二司印者。有以一官而兼明經世編。肅同野集。卷之一。紅龍宣士。平露堂。並管各道事者。有以知府署兵備者。有以經歷等官署府印者。其至武官土官。亦令代署。此皆各省之所未聞。而貴州之習以爲常者也。缺官若此。其欲事集民安。不亦難乎。臣乞自今以後。凡遇貴州方面等官有缺。俱於附近省分推補。嚴立憑限。令其作速赴任。庶幾旬月可至。不至久疎職事。其餘合屬小官。就將本省應選監生吏丞。并四川湖廣原役貴州吏員內銓補。仕宦不出其鄉。使之樂於就職。風土其所熟悉。不至速生厭心。是或止虐實懷之一道也。

三曰員役太簡。竊見貴州原設官員不及中州一府之數。雖有思州等八府。但各府只設有知府推官各一員。額數原少。空缺常多。緩急之間。莫可倚屬。甚至數府通缺。求一委署而不可得者。幕職權攝。體統既乖。文移事體。多有未便。所以先後撫按諸臣。議於各府添設佐貳一員。蓋欲官屬稍盛。庶幾委託有人。歸經具題。未蒙施行。臣思廟堂之上。不過以爲增官則擾民。故付之寢閣耳。然以臣計之。官雖增設。而於民則固無所擾也。何以言之。貴州缺官。蓋參之一。即以缺官俸給。轉資增置之官。蓋已充裕有餘矣。固不必加賦於民爲也。况貴州之病。惟官餉爲劇。故置一官。則民受一分之福。止不當斬費惜財。而况於賦額所增。民無所擾。人情政體。深爲便宜。此諸臣之所以有議。而臣所以敢於再申也。伏乞俯從諸臣節議。於思南石阡銅仁程番都勻等府。各添設同知。或通判一員。其鎮遠府同知通判推官俱係土官。亦乞增設流官佐貳一員。協同管事。俸糧柴薪。俱於司府缺官貯庫銀內支給。分毫不以飲民。其增置各官。仍乞

皇明經世編

肅同野集

卷之一

紅龍宣士

以科目出身者銓補員盛則任使自裕何有於叢委而其祿官闕則委署可圖不至於肆顧而真屬公有集事之便民無加賦之擾是亦邊方之一幸也

四日更遷太驟竊見貴州方面官無久任政無久思優游歸觀鮮有實效求其所以益更遷驟忽之故也何以言之貴州地遠法疎得陞之後莫不枉途以爲展省比其報任也較之初陞已途歲矣蒞事未幾年

資已及同時之人俱已通轉則銓衡之上固不得不循資以敘遷其位即其不然又以乏人大當入賀往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卷之一 在苗紀官 十三 平露堂

迭之閒復歷一歲資深敘轉蓋所必然計其歷考歲月雖深然居閒之時多實任之日少資勞累積半在道途官次所居僅如傳舍驟忽若此雖有鳩僦之士志未及伸席未暇煖輒已得命而去而況中材以下恒樂私便彼知不大於此又安肯視官事如家事而盡力以爲之手故拜官於此者非應答故事則紛飾彌文益孔掩蔽微幸無事委艱推忠以遺後人日復一日彼此相仍事務叢積而不理地方震悚而未寧其原蓋由於此臣乞自今以後凡貴州方面官員遇

缺而推用者不必盡拘當資雖俸淺者亦得推而其既陞也必久任以責成之使之以後資補前考可也在任而應陞者不必盡如常格雖資及者姑勿陞而其再考也必越級以優異之使之以殊寵酬積勞可也庶乎委任既遠責難猝辭縱使遺大投艱亦將躬范力任自不至推奸避事泄泄然如今日者矣

議處驛站六事疏

貴州驛站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卷之一 貴州驛站 十四 平露堂

題爲議處驛站事宜以蘇困苦事切見貴州地方爲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交道使客往來殆無虛日供應繁難公私疲憊兼以軍夷貪虐戶口稀少地薄費奢重爲困累窮苦之狀言之痛心臣請畧陳其故貴州原設三十二驛俱係府司出辦馬匹俱餉各有定額先年夷民自行應役其後或以頑野不便供需乃議僉衛所軍餘代役餉穀之資聽其自取始者寨皆充實民亦富朴照額兌交頗爲良便軍雖代走情亦無苦近日逃移者衆馬多欠缺視之原額十減二三加之黠夷之捐勒貧民之逋欠額數既損供億猶仍於是軍多被累破產代辦畏患馬館有甚於征戍者

是驛傳之弊也。不惟累及於民，而軍亦重爲之累矣。以站堡言之，貴州原設站堡三十餘處，額定官軍多者四五百，少者二三百。當時猶以爲苦，近歲逃絕漸多，勾補無至，甲軍之額十減七八。站堡旣已不堪，乃議令衛所撥夫幫助，以示蘇恤。然貴州各衛差役本繁，重加以此，軍益告病。况使輟旁午，扛棹絡繹，奔走道途，妨廢生理，且以一衛一站計之，歲用夫六千有奇，其得過衛站，雖不勝其苦，猶或可支疲憊去處，何以堪此。是站堡之弊也。不惟累及站軍，而衛所亦重

皇明經世編

通同野集

貴州驛站

平露堂

受其累矣。查得貴州有司糧差輕省，惟馬館之需，大約歲不下六七萬，其給公家者十之二三，而供過客者十之七八。費用侈繁，民財坐困。至於衛所軍丁，除本等屯糧公務差役外，其幫站走馬牌夫等項，係出編食長役者，不下五六百人，而暫時輪差，若門皂與卒，圍隨護送之類，又不可悉計。較之正差，亦幾其半。是貴州一省軍民，其財賦丁力，盡竭於驛站而耗之也。及今不爲議處，則日復一日，困敝相似，戶口日寡，而差役日重，差役日重，而逃亡日增，將來之患，且莫

知其所終矣。臣待罪地方，採之聞見，謹條爲六事，開坐上陳，雖未足以言全惠遠民，然節冗杜浮，紓財恤困，或可少救其千百之一云耳。

計開

一、嚴禁例切見往來使客，濫用夫馬，非其僕從之多，輻重之盛也。蓋其陰受賄賂，附帶商貨故耳。自川湖來者，雖有此弊，數猶無多。惟雲南地方，素產奇貨，其石屏象牙、蘇木之類，俱係違禁及重難物件，奸商黠賈，憚雇倩之爲奢，樂途次之無滯，往往計賂過客，覓

皇明經世編

通同野集

貴州驛站

平露堂

水火帶而貪鄙之徒，利買人之財，遂爲客隱。妄稱行李，攀索軍夫，駕託家丁，皆騎驛馬，故經遞官員，有行李八十餘扛者，有家屬二三十人者，苟非潛夾，何以有此。中間雖有素贖貨寶，囊篋本多者，要之惟附搭之弊爲甚。即今貴州民窮財殫，一夫一馬，當他省之十，溫擾若此，人何以堪。臣自巡歷以來，痛加禁革，但法例太輕，人不畏警，臣切以爲因時救弊，宜重爲法禁。今復但有夾帶私物，附搭客貨，與附騎驛馬者俱聽臣及巡撫都御史按察司查拿開罪，其需係附搭

得實情重者，仍比照黃船事例，本人與商人各充軍。庶法重而人知畏，驛站或得少蘇矣。

一立限制，切見使客人員，所以敢於騷擾者，蓋以限制未立故耳。臣請言其最急者有二：其一謂雲南管解方物人員，橫濫太甚，往往擅作威福，凌虐官吏，多索夫馬，乃至有進寶石而五十餘扛者。各該官吏見係上供之物，無不照數應付。臣查寶石係珍貴之物，雖雲南額進之數，非臣所知，切意其不必能及此。乞行雲南巡按御史將應解方物議定若干斤，爲一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此臣之所以僭謂之最急也。其他一應瑣碎事宜，聽臣就近立法處置，施行敢有踰越者，聽臣拿究。庶法定而下可守，驛站或可少蘇矣。

一革騷擾，切見起關給驛，自有定例。近來過往關文，冒濫太甚，有稱黔國公各省買辦織造而起關者，有稱各處勢要收買寶石青礫而起關者，有差委人員而軍伴四五名，俱支口糧者，有經過二司而關文十數紙，通索應付者，有非係緊關事務而輒差官者，有不應給驛人數而遂支廩者，有妄稱在京衙門委官遣驛者，有僞捏各省公幹起關者，有承差而給馬四五匹者，有齎冊而給夫二三十名者，其他濫冒不能盡數。蓋由各省官司曲徇人情，違例妄給，而所給之人，又復買驛驛遞，洗擦關批，增添夫馬，以致附帶之弊，遂至騷擾之害爲甚。至於關批之外，其多索橫取者，其弊又不能盡數也。雖經臣嚴行裁革，然弗塞其源，其流終難杜遏。請乞通行川湖雲南撫按官一體禁革，及行總參三司等衙門，毋得仍前違例。儘出批關違者，聽臣查出，將出關衙門官員參究。其一應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

平露堂

情令人關文俱行禁革不許應付庶源清而弊暫省
驛站或得少蘇矣

一實站伍查得各站堡原額正軍多者四百有餘少
者亦不下二百近來逃亡者多軍伍消乏而普市站
只存六名安莊站只存十四名湘滿查城平越等站
只存二十餘名而其多者亦不過七八十名軍少差
繁難以支撐日夜扛擡苦楚萬狀及今若不設法充
實則將來消耗勢必至於空虛而後已臣查得先年
站軍俱係罪人充發蓋亦重役以困之之意今各省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貴州驛站

九

平露堂

充軍人犯臣以爲戍之衛所則干戈未必其所能編
之站堡則扛擡又固其所任且得重困刑人之意及
查得先年奏准凡貴州法應邊遠充軍者俱發本省
衛分蓋以爲天下地遠而惡者莫過貴州人寡而宜
實者亦莫過貴州若更發他省未免移惡就善遷寡
實累故充發本省者亦法之權也近者或以惡惡太
嚴務欲遠屏前項事例多有不遵非惟軍伍空乏無
以填充抑且地方窘艱疲於解送况貴州永寧普市
赤水畢節等處相離省城已逾千里其去上下諸衛

愈益遼遠而東自鎮遠思石西至普安相距亦千餘
之程若以此調彼才爲不遠臣乞自今以後凡貴州
充軍人犯不分兵部編發及巡撫定衛者俱發堡站
充軍若法應邊遠者亦發本省寫遠站分仍行各處
巡撫凡有應發貴州軍犯一體編充站軍庶伍實而
力稍舒驛站或可少蘇矣

一議協濟切見貴州藩省之設本以扼雲南之咽喉
故輿地之勢僅通一線而驛站沿布累若貫珠凡以
通道路卜疆域故也目今驛站疲憊往來阻滯議處

系里編

蕭同野集

貴州驛站

十

平露堂

之方所不容已但貴州地方戶口消耗差役繁難有
司所屬大率皆夷近者寨多拋荒舊額無徵其見在
夷民亦已貧困且夷性執拗動稱古代雖欲均派分
毫勢所不能衛所戶差已兼中土軍民二役百路賡
削爲困已極不可復有所求在貴州議處之衛蓋已
窮矣臣思得雲南地方府庫充實財力輕舒或可通
融計處及見北直隸驛遞多出山東河南諸省協助
蓋寡多益寡仁政所施固如是也况雲貴本爲唇齒
之邦以彼補此事體所宜驛站匱乏坐滯旅客亦彼

省之所甚病者，乞行雲南撫按計議歲出銀一二千兩前來協濟者，爲定額聽臣等分撥於最疲驛站幫助供應，庶用裕而力稍寬，驛站或可少蘇矣。

一增糧食。查得貴州舊例衛所軍人俱月支米七斗，惟站堡正軍進東貴州龍里等站月支五斗，迤西畢節威清等站月支四斗，臣自入境以來，站軍紛紛訴稱月糧不敷，衣食無處，乞要比例增給。該臣看得開初地方有事，征討頻仍，而法度方新，驛站未至，驛援衛軍之勞重出，軀命故其糧多，站軍之勞徒出筋力，故其糧少。今承平日久，衛所之士無事坐食，而此站堡軍扛擡遞送，日夕無休，視之勢已十倍，而糧給反減，視爲偏輕。況站軍闔門走役，生理俱妨，情甚可憫。所據月糧似應稍加，增給請乞定議。將貴州通省站堡正軍迤東支五斗者，增給六斗，迤西支四斗者，增給五斗，庶食足而軍免逃，驛站或可少蘇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貴州驛站

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六

華亭

李 雯舒章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七木

徐孚遠閩公

吳祖錫佩遠叅閱

蕭同野集

疏

蕭瑞蒙

特建總督重臣疏

川胡總督

題爲懇乞 天恩特建總督重臣以爲邊方長久計
事切照貴州地方與湖廣四川雲南廣西諸省邊界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卷之二 一 平露堂

地方疆土參錯錯落交雜爭鬭頻生奸宄疊作邊圉
之患無歲無之所以然者蓋緣轄屬各異事體不一
各懷彼此之心競圖利害之便互相推托養成患害
貽毒生靈虧損王化臣自入境以來詢求利病而圖
省士民謂宜建設總督以專西南之閫重以事權責
以經略長久之術莫大於是臣請言其利害之故
陛下幸垂聽焉貴州之在國初本三省之遠地也至
永樂十二年始置都布按三司以扼西南之吭軍民
衙門大抵皆分屬二省以示犬牙相制之意甚善計

也但百年之後時異勢殊脈絡闊隔威信閼滯於是

貴州遂稱難治矣何以言之邊情夷患動必牽連約

會則不及獨任則不可此制馭之難一也兩省之間

牽制文法意見異同謀猷互異此體統之難二也武

弁夷酋動分彼此名雖兼制不受約束此任使之難

三也紛爭奏訴必經會勘文移往返遲滯積年此勘

斷之難四也貴州錢糧多領川湖連年拖欠動以萬

計此催徵之難五也每遇有警調用軍夷或託他故

動相妨病此調度之難六也鈐屬既別期會自疎地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卷之二 二 平露堂

二

方事情多不互報此經略之難七也有此七者則雖
有雄略之士其能展布行事矣乎此威信之所以未
廣疆宇之所以未單也若使總督重臣合諸省要害
之地而並制之則統渙合離任專責重事無掣肘勢
如使臂利害萃于一已既不敢萌擇利之心事權總
于一人亦不至重興展之弊無事則重鎮綏撫以安
一方之民有警則令師征討以清諸省之患積以歲
年疆場可定此臣之所謂長久之計者也況今日錦
平鎮守之苗其患孔棘適者伏望殿旨責成兩省撫

鎮官以期蕩堵之績。皇言震赫疆圉之臣戮力奉行之不暇。臣固知賊不足乎矣。然以事勢度之。合計○本○有○不○事○○之有功終不若統帥之便利也。何者。責分則人心難○自○白○則○名○爲○○一。地遠則聲援難通。緩急之情異。則紀律難齊。虛實之勢殊。則機權難酌。不必彼此異同。可以敗筭。至於遏止先後。亦足潰成。自古以來。未有主帥不一。可以成功于閫外者。就使同心共事。卒秦戎勳。亦必老師費財。坐遲歲月。其與專閫用兵。難易自別。臣故曰。合討之有功。不若統帥之便利也。是總督之建在今日。征討之役。尤若不可已者。此臣之所以昧死而有是陳也。臣又見得先後諸臣建議。亦多有及此者。然皆議於二省巡撫之外。別設大臣以制諸苗。此亦救時之權。未爲不可也。臣則以爲職守雖專。政體滋病。愈相詬訐。轉益紛紜。又况西南隱患。不止銅鎮爲然。孰非叛章。皆當豫彌。故臣愚計切以爲宜。如南廣汀順事例。將貴州并川湖雲廣邊界地方。特設部院重臣一員。專一總理夷情軍務。卽今銅平鎮軍有事。暫于沅州駐劄。以便調度。以後地方寧靜。仍回貴州坐鎮。

其貴州巡撫都御史仍行裁省。以總督兼理。則叛苗劇患。既有所責成。以伸薄伐之威。而諸夷隱虞。亦有所委屬。以任經略之寄。安邊全策。無以踰此。至於應行事宜。臣愚亦常切計。政併條陳。以俟採擇。一曰議轄屬。查得貴州相隣地方。如湖廣湖北道所屬辰常靖三府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并境內各衛所司。俱係切近。壤爾山苗患之地。四川川東川南二道所屬酉陽平茶巴縣等司。俱係見調兵戍守。衙門播州永寧二司。烏撒烏蒙東川銅雄四府。錢糧俱在貴州。驗納雲南安普道所屬曲靖府。與廣西南丹泗城二州地土相遠。不時爭伐。以上各守巡兵備奉守。并文武土流官俱合聽總督衙門節制。二曰議事柄。切照前項地方。多係貴州巡撫衙門兼制。但其事柄太輕。以故難於行事。切以爲總督重臣體統既尊。事權宜重。請凡節制衙門官員。皆得舉劾獎飭。如例流官給由。與土官襲替俱要呈詳覈允。然後起送。其調度兵糧違誤者。聽以軍法處治。庶以鼓舞諸司。奔走羣屬。三曰議錢糧。照得總督既建。必有錢穀以備食餉。除貴

州全省照舊聽其經費外，亡將辰常靖三處存留錢糧并稅課等項課畱，以備軍需，仍候提督重臣至鎮之日，會同撫按會計數目，以爲永制。其湖廣額解貴州錢糧，亦於三處坐派，以便催徵。四曰議禮統照得湖北地方切爾苗患，訖爲要地，若湖廣衙門仍復牽制，未免卒難舉事。請凡一應地方兵糧事務，俱聽總督衙門裁斷而行。各省官不必以文法掣肘，庶可展布以迄成功。如蒙聖明，附念邊方，遠覽英斷，特勅吏部詳議，建設仍簡命才望素著，諳悉夷情重臣一員前來蒞事，則豈特邊人受寧謐之福，而國家一體與圖亦永終亡敵矣。

皇明經世編

蘇同野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議

鑄錢議

改鑄大錢

嘗聞聖王之造錢幣也，物重而幣輕，於是乎作重錢，以故其輕，物輕而幣重，於是乎作輕錢，以救其重，所以一法令，阜貨財，杜奸僞也。伏見方今錢法闊格，公私因乏其患，蓋由於錢輕，何者惜銅愛工，則易于取贏，易於取贏，則姦人窺利以盜鑄，奸人窺利以盜鑄，

則殺雜之錢多，殺雜之錢多，則幣益輕，而物益重矣。故曰患在于錢輕，輕而不知所以權之，則財貨壅，民僞滿，非所以通懋遷之益。明泉布之義也。故爲今計，莫若鑄嘉靖大錢，以五銖爲定制，而布之上下其輪郭，深廣倍舊錢，而以之市易，則緡半一金焉。是固聖王所以救輕之意也。或以爲舊錢既廢，新錢尚寡，恐不能家給而戶足。況所鑄之錢費奢而直廉，非所以爲國之利也。竊以爲不然。夫經國者以度宜爲政，而不襲于故常，議事者以成務爲經，而不顧小費。夫唐宋舊錢及本朝通寶，皆輪郭深厚，其瘠薄者不過民間所盜鑄者耳。今京師雖用板錢，而大錢之流于天下者，尚不爲少。宜令民間舊錢與新銅輕重相若者，貿易如故，其不及者官徵入之，而償其值，即其所入者而收鑄焉。其有私藏小錢殺雜錢者，以私鑄論著之。今甲永爲定式，夫費奢而直廉，則奸人無所射利，以啓其邪心。一利也。盜鑄既少，獄法自簡，二利也。易惡爲美，足以富國而裕民，三利也。通財貨，惠商賈，四利也。公私皆得商賈並利，五利也。費于財而使乎國。

皇明經世編

蘇同野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用雖後而利則弘。何足病乎。故竊以爲改鑄大錢便謹議。

治運河議 弘沁水

夫治河之議人人殊。旨約而言之。則有數端。趨便易者。則曰治諸泉以濬其源。觀末流者。則曰開壑今之洪。二洪之石以緩其勢。狃近利者。則曰挽黃河以益漕。矜小惠者。則曰制轉運以紓困。殊方異勢。固難適度。觀變察微。可以理觀。得失成敗。蓋得而言之矣。夫治泉治洪。二者雖非下策。亦戾遠圖。有之固足以爲利。舍之

三 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運河

七 平露堂

亦未見其害。所謂平時救弊之方。非今日濟急之要也。若夫既興轉運。卽廢運河。治河之費。雖省。輸輓之費。尤奢。長運之卒。雖寬。轉運之民。卒瘁。況京師之地。素稱瘠土。衣食百貨。仰給東南。漕河既廢。商賈不逼。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借使國利而民不便。猶不當冒然爲之。況公私兩困。上下俱病者乎。河性剽疾。遷徙不常。往歲決張秋。決候家渡。殫力濬塞。始復故道。曾未數年。奔潰再出。今又南徙。渦河矣。縱能挽復。使北然所費公私。緡錢不下數百萬。而丁夫力役。大略相

當假使年來再決。將鳩財募役。復挽之乎。竊恐河決無已。雖空國之賦。不足以當之也。況河性利于潤下。大智先於無事。自瓠子既決之後。日復一日。大率漸南。以今渦河較之。禹道已踰千里。所謂江河之變。日趨於下也。豈能復逆挽之哉。夫昔之決張秋爲非徒北。則挽而之南也。順而易。今之決野鵝岡爲南。徙南則挽而之北也。逆而難。此理灼然。人所共見。故以爲宜罷挽河之役。縱之南流。稍加隄防。令不至害民而已。固不可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也。歐陽子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運河

八 平露堂

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尤愈於利少而害多。嗟夫。爲今之計。其惟引沁矣乎。沁自武陟。卽併于湖。今宜塞其故道。導之入漕。歷曹州。由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於二洪。然後於其下流。樹欄立埭。置堰增閘。以節之。非惟利多。害少。庶可一勞永佚。誠能不惑浮言。不惜小費。釋挽河之財。力以轉移于此。則勞同而功必倍矣。夫沁水一通。漕河自利。而黃河既却。衆流其勢自殺。是上之足以足國。下之足以利民。近之足以除

河之患遠之足以貽萬世之利三策弗施四善成集斯蓋九賴之良謀平成之上策也故竊以爲引沁便謹議。

策

問貴州

建總督重臣

問貴州自入疆理卽建藩置吏如中土制非若前代以夷禮治之也以百餘年控制之功宜若可以戴平而無事矣然而莽結之勢每煩經累威信之施動有閑滯是又何也意者疆理之法猶有所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建總督

九

平露堂

乎命吏之戾公選乎土酋之狎常法乎武備猶疎乎招集未廣乎然以所聞者言之則疆理已詳而不治之患在制而不在政四者似非其要也夫急病者攻于謀切災者審于術凡爾多士所以爲其地計者必有定說矣試言經遠扼要之略謂何執事者將采焉

聖人之治天下其始也正之疆理以定其勢其次也立之規制以維其勢其終也一之統紀以聯其勢夫辨分城增式廡所以正疆理也置牧長樹官秩所以

立規制也建連率重事柄所以一統紀也夫王者之肇造也以斥地爲功故首之以正疆理疆理正矣非文武錯置以蔽之牧長屹立以鎮之則無以弼成王制故次之以立規制規制立矣而岳牧連率之不立則勢分于衆建機眩于典尸其何以率功故以一統紀終焉斯固先王不易之定制也夫國家之撫有貴州其所以疆理之者亦既久而規制亦既審矣然卒未迄于小康者此其故可知矣非法之不足以定而機之不足以維也愚其統紀之未一而已何以言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建總督

十

平露堂

夫貴州古鬼方之域也自國初經理西南卽入疆宇其始也猶以要荒治之樹其酋長使自鎮撫略其文法以示羈縻蓋卽禹貢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稱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業也其詳內略外之勢不得不然者及其旣也聲教訖矣王業固矣三苗旣丕敘矣乃置吏建藩使並之十二省之列蓋卽虞典所稱肇十有二州而以奠青分幽并管之義也因時至治之道不得不然者也夫古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十珥而今也環燹甸之域而版章之其勢可謂定矣而况方

圖之內規畫明備有藩臬以撫率之有郡縣以經綏
之有學校以化導之其所以揆文教者猶夫制也有
都司以控馭之有衛所以參制之有堡戍以列守之
其所以奮武衛者猶夫制也則所以維之者可謂固
矣夫勢定矣規制固矣然而未至于卒定者此則屬
所謂勢分于衆建機眩于輿尸之故也愚請得而備
言之夫貴之未列爲藩也則三省之奇壤也其後割
而置藩矣然猶慮其卒無以馭之也故貴州之壞土
大率與三省之地相錯據自今言之西則四川烏蒙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建德縣士 平露堂
芒部諸郡南則廣之泗城雲之曲靖東則湖廣辰沅
鎮算等處北則播州邑茶諸酋其土田則錯峙也其
砦落則錯置也其夷民則錯處也所謂犬牙相制之
國也迄今則有可議者矣僨事者指此以避辜懷奸
者藉此以匿黨質成者假此以賣跡通亡者幸此以
罷追下督責之令則以鄰爲解而寇無窮禍之威重
征歛之常則以勢自分而賦鮮上供之實是昔之所
以犬牙相制者適足爲奸人私便之資也又況持論
者懷異同之心當事者競利害之便機以牽制而搖

弄以紛紜而失此一方膏肓之疾有識之士所以扼
腕而私爲之計者也愚故曰患在統紀之未一而已
夫今之爲貴州計者大率有四曰擇牧長申威法飭
武備廣招集四者而已其曰擇牧長者蓋以吏必選
滿而後除資必下品而後授予之太輕待之太薄厭
其地者無固心限於格者無銳志故必易法而後可
此卽所謂任官惟賢才而立政夷微盧仝三毫販尹
庶常吉士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申威法者蓋以
土酋之積驕召衆養寇欺公用之則懷貳志治之則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建德縣士 平露堂
法輕而無所懲故必繩之以重法此卽所謂刑亂國
用重典而牧誓及庸蜀羌玁狁微盧彭濮人予其誓之
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飭武備者蓋以銅平諸酋或
兵單弱宜及未期置堡增衛此卽費誓時乃楨幹之
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廣招集者蓋欲招失業之民
界之不耕之地非特藉以蕃庶亦可因之捍蔽此卽
多士尚寧幹止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四者之策施之
今日固足以安民而定壤矣然以貴州大勢觀之則
所謂救時補敝之方非經通握要之略也所謂經遠

握要之略奈何曰建重臣以一其統紀而已。夫貴州非無重臣也。責任未專。事柄未一。雖有治軍之命。而無專制之權。雖有兼屬之文。而無受約之實。此其統紀未一。豈能成功于萬里之外哉。謹按有虞之世。有岳牧以柔遠。其職爲最重。其權爲最一。故能蠻夷率服。則以統紀一之故也。初以謂今之計。莫若倣兩廣五嶺之制。特建重臣。專制其事。而凡川湖雲廣之裔。皆得以役使之。而又開府上流。扼其要塞。則所謂經遠握要之略。無以易於此矣。此非愚之好爲紛更。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建德督主 平露堂 顧以爲今日之強理定矣。規制備矣。所以議論多而成功少者。則以衆建潰成。與尸敗算故也。又况官不改制。籍不更圖。既無變法。亦無耗財。不遇稍稍申飭。以通其變焉耳。此固所謂中畫郊圻。慎固封中之意。而非紛更之謂也。則何必泥于舊章。而安于不變爲哉。今之議者。類曰要荒之地。先王以不治治之而已。嗚呼。此殆非達變之論也。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言達變之謂也。夫所謂不治者。禮讓不加。正朔不及之國也。今貴州置吏建藩。無異中州之制。奈何復以

是爲解乎。此愚一統紀之說。固所謂俗革之政。而勢不得不然者也。况先王之盛者。莫如舜。舜之治有苗也。至于重臣如禹益者。置之。一乃心力以治戎事。三旬而後班師。乃誕敷文德焉。是故因威以樹恩。則恩始固。以文而飭武。則武益章。此有虞經略西南之遺跡也。未嘗以不治治之也。故愚以謂建重臣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漕河策 治新河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新河 古 平露堂 勢以制。便要在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四河據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陽。汴水窮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極遠。而漕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稍難。故運道易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何哉。其勢然也。我太祖高皇帝嘗以七十萬石餉遼東。成祖文皇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祭丁夫十餘萬。疏鑿會通河。運運通利。乃始轉餉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百八

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騎與休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謀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或欲疏膠萊新河以並漕何哉蓋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朝廷之急務也卽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漚則涸折洗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漕濟之間爲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功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之島遶岸而未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眞曰蓬經芝萊沙門則蹈萬里濤濤之害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閉習雖便亦未可以輕議也此新河之議所以歷執事之處也夫新河南自蘇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漾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瀉流入其勢自然若非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爲經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鑿者獨馬家壩之石底耳今馬家壩已濬渠矣壅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者逼而建八閘以相漕引矣九允之湖張魯白現諸水已決引而經流矣江淮商賈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爲我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爲我經略之前驅與不然何向之疏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嘗攷我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未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卑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爲勞者誠惟國來之急而建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之勢當垂成之漸較之用力勞逸相去蓋遠而省費寬民必又倍之是誠利漕之一策也宜專任大臣殫忠竭謀親履小竺之山度形相勢慮遠適量事宜計廣狹訪其成事循其故迹浚淤塞之途通渤海之波時啓閉之候補其未備緝其未成道路既通南北相屬然後使沿海便道諸郡悉從此轉輸而郡路不便海者則泝會通河以入如此是無放洋之患絕風浪之險省牽率之勞而又收徑達之利兩道並進諸路畢集且以減輓漕之卒省耗折之糧卽一路卒通有虞而運道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未阻矣。此萬世無患之道也。或者有曰：緣俗而爲治者，利必倍尋常，而制政者民必聽。方今海內和平，水泉洋溢，譬之人身，血脈周流，固有間阻，是以方國之珍九州之賦來，則麟次羽集，去則鳥舉獸散，沛然順利矣。延復陳新河之策，古人所未籌，前哲所未論也。何其謬與？是不然。蓋聞之深計者，不慮始而慮終，長筭者不慮近而慮遠。楊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無功。昔漢元光中，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以絕渭道。中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新河

七

平露堂

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爲便，昔丘濬中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輒如故，海道雖險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永無海患。此又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諫也。若必尋常而守之，是漢謂渠無用，案而祭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發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裕後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之大利也。新河者，權宜之一策也。此業一定，而世

可無患矣。庸弗議乎？

皇明經世編

蕭同野集 新河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牽亭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山陰朱兆奎伯高參閱

江總督奏疏

疏

北虜事宜疏 宇邊經畧

江東

北虜自二十九年深入之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
爲修邊之說者宜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
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宇邊經畧 平露堂

合一卷

宇邊經畧 平露堂

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
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翕然謂可恃以無虞
及其虜之潰牆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爲築堡之
說者使入自爲戰家自爲守棋布星羅遍滿三原然
西邊亦得美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賊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
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
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敗
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
凡此之計臣已目見其困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邊

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堡之所以全其說有十積穀
一也徵選各營過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
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火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過行
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
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
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壞
狼居似非遠猷然臣竊謂言之而可行行之而可以
要其成威之而可以久無出於此臣又惟諸邊大弊
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速責效者務爲粉飾
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宇邊經畧 平露堂

合一卷

宇邊經畧 平露堂

之計俾明作者多事因循之圖過疑權者又遠巡邏
避不能盡試其所長夫壬午補年固爲已晚方病者
艾尚猶可及臣今已勉帥諸臣同心戮力務祛風弊
惟 陛下寬其文法使得少效萬一

條議宣府錢糧疏 王客兵餉

一王兵之費自十八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
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園種
之數其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百七十八石有奇
草二十二萬七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八十二萬

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三十年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歲用不敷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糧而加徵民運腳價，遂至多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蓋由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費田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膏腴民屯之遺，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年。若非新增之銀糧，裒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故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卷三 平露堂 合一卷 宜以此項之數，和○補○處○增○ 今且不必頻議裁減，宜以新增三十萬之數，仍留本鎮另貯，名曰歲餘，毋輒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許呈部借支。後仍以正項之數補之，積之漸久，將自有餘。一客兵守壙煩費不貲，而出塞為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至四十年，總用京運銀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之不敷者也。虛耗財用，孰大於此。今計上年秋冬及今年春夏四防所用之數較之往年，似為省約。原其所以蓋由三十

七年以來，預發名買而出納之司，漸入準繩故也。夫以地量兵，因兵度餉，亦斟酌理財之術。今更宜趁秋成價平，預發銀兩召買，仍較論路分衝緩以為蓄積，更量移諸鎮陳粟，泯爛者隨宜處置，務使軍餉國儲各有所濟，而小民膏脂不至妄糜其於省費借財之方，庶有少補。

王中丞奏疏

疏

王之誥

條陳開墾荒田疏

聖荒事宜

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集 卷三 平露堂 合一卷 宜以此項之數，和○補○處○增○

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為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員，總委官六員，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名，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料，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廄，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即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十石，或薯或豆，隨地所宜，即於上年收穫內動支四議車兩，登場日用草一百八十兩，柴運每兩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兩，餘

者宜廣寧馬市稅銀內支用。五議供費。每管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名。委官五員。約工百日。該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該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動支六議。草梢。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稍留以飼牛。薪薪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城倉廩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改營田子粒。八專責成。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各行呈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卷一 平露堂

道并大小將領。以實舉行。其奉行不力。及因循誤事者。歲終查明。奏寃。仍乞勅接管都御史。協心共濟。以圖成効。

論戎政疏

京營條議

一議標兵。以備督調。總協官所轄標兵。止一千人。有如虜勢緊急。必將提師督調。而隨征者。寡恐不足以捍內而禦外。宜於城守備兵內。簡精銳二千人。共爲三千。量給馬匹。仍調將官統練之。用備緩急。一請關防。以重機宜。戎政之印。掌於總督。而協理不與。卽有

機事。文書發行。真偽難辨。請視諸鎮。巡例。給以關防。一議勲臣。以備將材。故事。多用勲臣充京營總督副。參遊佐等官。後以不習武事。遂廢。頃今。帶俸公侯伯。赴營視操。亦漸有可觀者。宜命巡視科道。歲終。從公奏薦員缺。卽酌量用之。一議家丁。以倡勇敢。管中家丁。原設沿邊壯士。近多逃亡。遂令京師。惟埋之。徒往。往冒充爲蠹。不細宜盡汰革。而選戰兵營二百人。城守備兵二營。各百人。充額。仍於秋操。考閱如法。別其殿最。而降陟之。一慎官隊。以飭行伍。官隊官旗類多。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卷一 平露堂

無籍。以致營伍不整。而革任。隨伍指揮等官。反受其鈴束。殊爲倒置。宜將隨伍軍職。盡令管隊。其廢棄等官。亦自爲一營。寄操聽用。勿復令軍旗制之。一議抽捕。以實行伍。三大營兵額不足。宜將各衛所官軍。會餘。悉加簡閱。抽捕務滿十萬。一復班軍。以備工操。外衛班軍。原額一十六萬。春秋各以八萬。赴班。與營兵同操。誠得強幹之意。其後。勦鎮多事。及江北盜起。漸改。而營操之額。遂缺。宜令中都所存班軍。悉赴班。如故。非有大役。不得調取。一議買補。以甦貧軍。京營

官軍馬匹倒死者，故事止以年限爲差，追納椿銀，不足示戒。近議五年之內倒死，輒令買補，則已甚矣。諸酌議新故之法，如一年以上者視故事加追銀一兩，二年以上者半之，至五年以上，仍如故事追椿則好。頑既知稍繁，而貧軍亦免重累，一免存恤以省糜費，清解之軍至京者有存恤口糧三石，令休養三月，然後驗發營操，蓋憫其勞而優之也。乃者官吏科索軍，不能自存，則往往亡去，而所謂存恤者盡入此屬。私索嗣後請不必存恤，至卽驗發收糧，則吏無所容奸。

皇明初世編

江王兩公疏

七

平露堂

而軍得優恤之實，又諸軍月糧舊例支于京通二倉，第開操之月不利達支，宜坐支京倉，餘月支通倉，便

優卹大同軍士疏

除屯田害

大同與宣府鄰近，而軍士之苦特甚者，其故有三。夫屯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欲輸官以其月糧抵補，官免催科之勞，而軍省加耗之費也。然軍士之領屯者無幾，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逃故者之所遺，何與于軍？而官糧卹中勘于足額，凡每月軍糧從半給，不論有屯無屯而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衣食而

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有司往往以荒蕪請蠲租賦，而沿邊土林雲川，咸遠平廣，各鎮屯田之處，比歲苦虜，或變爲由讎，或沒爲冰漬，或蕩爲溝壑，乃其額糧獨不得視內郡未減。二矣。原額屯田拋荒既多，官軍扣補方已不勝，而屯田御史又於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聞之，往往棄產亡去。今新闢之地復成汙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冒重欽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之實禍。三矣。今欲足兵足食，先除此三害乃可。

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八

平露堂

防秋事宜疏

陝邊防秋

一申嚴將令，將令奉璽書得便宜行事，而不能約束士卒者，以畏避譏毀莫能用法也。今宜振飭額風，凡一卒不用命者，許諸將斬首以徇，使其畏將不畏敵，乃可以收破敵之功。一加懷牆守，棄陣拒虜，最得地利，然將領驕情未嘗登陴而守，軍士以迎送徽調往往缺乏，故虜得穿塞而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不如令者治以軍法，一增官協防，陝西邊城遠遠提

皇明經世編

江王簡公疏

卷九

平露堂

調綜理。勢不能周。宜調三鎮。廣開將官。軍家丁協守。如勞績可紀。一體薦錄。債事者併治以重罪。一扼塞要害。延綏鎮至清平。至常樂。雙山。地最孤懸。獨以米脂一線之路。轉運芻糧。而中隔魚河。歸德二堡。爲虜極衝。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爲運道咽喉。宜增設重兵防守。預探虜情。遇虜入犯。引兵先扼其險。與諸路相犄角。無使虜得據險以撓我師。一議處兵備。定邊副使張守中。雖稱病乞休。而職事修舉如故。宜令暫管秋防。候代至別處。自今邊方二司等官。勒限到任。革從水程。仍移文任所原籍。趣令之任。違者劾治。一議處有司。鎮原平涼崇信三縣。皆係邊方。不宜久缺正官。請就近擇有司之良者調補。一互明哨探。延寧二鎮。沙漠平衍。哨卒無所趨避。故虜中動靜。不得預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慎撤兵。秋防將畢。將士勞苦日久。輒先逃歸。故虜得乘隙內犯。臣竊計九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遣哨三四百里外。果無虜踪。然後燒荒。既畢。然後撤兵。庶虜謀可伐。而秋防可以無虞。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八

華亭

夏允彝 瑗公 徐孚遠 闇公
陳子龍 臥子 宋徵璧 尚木

選輯

稿李黃孟瀾波仙參閱

薛方山文集

議

薛應旂

省官議

省官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省官

一

平露堂

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大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于周則備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特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寢以奢廣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

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為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矣四海從風中國又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內外官定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于眾始有汎濫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賈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質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蒞庶務咸平至和中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省官

二

平露堂

又復鑄削其損益亦不爲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勅以繼志爲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既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去熙豐之臣。而務去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也。我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內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爲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于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任其能則事垂。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復入仕。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廢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

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諒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大小。則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範而飭才辦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

論

禦寇論

魯宗亮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薛子既謝浙江學政。待次家居。值海寇陸梁。直抵蘇松。以及於無錫。所在傷殘。不勝慘酷。奔播中。爲著禦寇論八篇。乃若足賦募兵。修艦備器。一切用兵之事。則固有任之者矣。不若

正名

昔之行師者。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言當揭賊之名。以示人。俾皆知其爲其賊也。又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言當示我之出兵。將以討某賊也。斯其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賊將無所遁遁矣。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爲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

蓋寔我中國之賊爲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爲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財貨得以捆載而歸雖白晝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于上下遠邇曰今茲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爲之黨也人自必知之曰某某也是某某賊爲之主謀也某某倭也是某某賊爲之鄉導也則義士烈士大皆知所效忠宜力而奮然斬獲無回惑顧盼之慮矣彼賊亦豈得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而人知措手賊黨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潰散者矣此非出兵之緩務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爲名是亦必有說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守險 守險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今蘇松之地乎坦沃饒若至順也而三江五湖經緯上下支河派瀆流漫其中陸行則車馬阻于橋梁水行則舟楫虞于淺澁非如平原曠野可以縱橫馳驟也非如長江大海可以漂蕩出沒也誠於白茅許浦福山古湫凡諸過江沿海處所既非運河又非驛道苟不爲捕魚採薪諸險言邪說所惑俱置樁藉草壅遏客數十里則倭夷海寇雖號稱奸黠乘彼雙桅巨舟豈能飛渡縱使舍舟登陸而絕橋斷港必難連絡而進自可制梃以禦豈得入我蘇松肆爲殺掠若目前之慘毒耶今舍此易簡可守之法聽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與戰正昔人所謂驅羣羊而格猛獸與尸之肉不占可知也顧又厚集丁夫博飲芻粟區區各守一城而鄉間村落恣其焚劫此之謂城下之取豈古人守險之義乎我聞之諸

侯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諸處是也。

固本 節民

往余在京師，會諸士人論學之餘，輒卽論兵。凡山川虜勢，土馬城堡，將領糧餉，事機權變，紀綱法令之屬，咸能建議，俱各成章。而天文輿地圖說，亦若莫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惟在搶掠飽飲，齒載迤邐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補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通逃什居七八。民則困于有司之徵派，軍則苦于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展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于城不煩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迨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挾厥所自，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爾絲保障之說，誠爲有見。

而賣劔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旣無以及民，遇有警輒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抹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矣。

策

策對 貴粟

善計國者，莫如備先具，備具之道，莫如審所貴，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晁錯之說曰：珠玉黃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貴，不在珠玉黃金，而以飢寒所必須者爲上，則五穀徧于澤鹵之區矣。何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權與爵與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便三者而皆得以五穀易之，則莫不農矣。大鬻爵之敝也，自漢以來無代無之，罪人之贖鬻鹽之法，其從來者遠也。頭櫓之河如耳，權得其道，則粟貴貨賤，百姓又安？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權失其道，則貨貴農情，倉廩

空虛自漢之末世而已然矣今夫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今之不農其過蓋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過有四邊鎮之臣不欲復塞下之田一也鬻鹽之司不用糴粟而用銀二也水利之監因循度日秩滿則遷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之禁而不綱四也夫四者官之過也四過相尋于天下而欲望其興利闢田無其期矣田不闢而望民之無飢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大今之塞下獨非古之塞下乎文帝用賈誼積貯之說官募民爲田是以施行有序坐致富強今議者曰邊地不可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吁此與懲噎廢食者何異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聞沃壤彼皆爲之于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于治平之後乎舍近利而不圖敵政宜無大于此者矣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自漢文用晁錯之計定粟邊郡是以不煩轉運而儲蓄日增今主鬻鹽之議者曰粟貴微粟賤微銀若是者利固不全歸于商然亦何嘗歸于國殆亦邪思甚矣蓋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籍治農

以埃開中敵商有貴粟之風軍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之策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糧益勞而邊餉愈困豈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輔以南淮海維揚汶泗淄澠之間斥鹵之區可墾之地無慮數百萬頃誠使廟堂之上少加之意別立農官以分領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爲沃壤理有必然者夫天下之事成于謀斷而敗于因循昔者西門豹固賢于治鄴矣然導漳水以溉河內顧必待于史起者豈其智之不起哉豹固以爲先民未之爲而不知其可以有爲也今之時有能爲起者則天下之富強將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舉一二郡縣言之廬多苦雨鳳多苦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也廬地多窪無瀉水之渠鳳地多窪無瀉水之陂以二郡而推之則天下之不可無水利也明矣是可以不務乎夫農必資牛淮揚之間廣原長薄牛寔產之淮徐而北一牛之直其貴一金然而屠豎販買不以之販濟上之耕而以之塗吳人之釜者豈非北則陸南則水陸有牽輓之難固不若水得舟楫之易耶此

其情易通其勢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監之則其月之內牛徧疆場矣李彪之在後魏相水陸之宜料項畝之數以賦贖市牛其時賴以豐贍唐開元間亦復酌量土宜軟硬配牛有差其爲法有不可行于今日耶夫事不師古則勞而寡效有古人之法而復因循不振是斯民之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課農官之殿最而以前所謂四道者嚴其罰而重其權則目前卽未見其利而十年之後宇內富庶和氣充盈作樂制律唯上所欲爲矣昔之樹王霸之業服戎狄而坐致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上

平露堂

南面者粲然史冊莫不率由茲道况以天下之力爲之其所成就豈曰小補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貴粟終之以重其權

對策 汰兵

天下之費固有名重而實輕者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動持之而莫敢議此養兵之費所以不聞論列自宋室而已然矣然當時人主亦未嘗不以爲意往往形之詔旨親加披閱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規而卒成慶曆之弊者

言人人殊愛其勞而樂因循也姑舉一二陳之建隆間命殿前侍衛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汰其耄懦而擇其超然雄勇者升之上軍尋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願歸農者官給田屋自是詔免之兵疊見史冊使其後世能推廣之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顧代自爲制或是或否一齊衆楚雖有所爲終亦無濟真宗屢詔內外簡汰士卒矣及令轉運使閱驗沿途老兵悉遣歸農矣迨夫神宗又撥併軍營減軍員士將以下三千餘人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布草稱是且令轉運使經畫之矣此咸平熙寧之間所以號稱饒裕而慶曆以來不能率循其法顧乃務增兵數廣軍額至一百餘萬此何爲者耶夫所貴于兵者以其威戎狄則能制勝禦盜賊則能止姦非徒張皇人數也自黃帝蚩尤以來無慮數千戰矣蓋未聞以人多勝者光武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苻堅百萬之衆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于呂布及歸許而悟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衆此兵多必敗兵少則勝之明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上

平露堂

驗也被慶曆君臣計不出此竭天下之財力沒百姓之膏髓崇虛名以養無用之兵卒之國勢日以卑弱而海內日以虛耗吁可慨也越人如齊夜舍空室而有憚心則借五尺豎子因謂之安比盜至無可與謀而後知豎子之不足恃吁亦晚矣以今天下衛兵其不爲豎子者寡矣騎惰脆弱類多老嫗且其平居坐食未嘗經涉險阻逐隊趨營未嘗親交劒櫓稽籍則存嚴實則亡天未嘗不厚其生未嘗不教之藝未嘗不閱其數務其實而卒不得其用反虞其害法至于此弊不可謂不極矣尚可苟安目前冀旦夕無事持之而不變乎昔者唐之兵蓋三變矣雖其意有臧否要之事關大計則不容不變今欲蘇萬姓之困坐致富強舍兵費之外無可與計者欲省其費莫如選兵而選兵豈易能哉不歸之農不可也自少壯皆已籍之爲兵矣則商賈工技皆非所長矣則其老而弱也於義不得不贍之故必如宋建隆咸平之給田可也然則于何而取田也取之見存之屯也取之入租之官地也取之籍沒之產也不足則取之毀廢淫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之田園也復不足則取之湖山斥鹵漲沙海蕩之可聖者補之也夫屯田之籍不可復也久矣富豪既沒猾卒盜占自其祖父侵爲已有而子孫固以爲世業有難以左券棘者故曰取之見存之屯也蓋失今不察將并其見存之額而亡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國祇足爲奸欺之資耳是不可以贍兵耶籍沒之產未嘗絕書裁價斥賣未足爲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顧不宜耶梵寺淫祠以無贍廢者日益於天下而未見公家取以爲利此不可以置屯耶夫遊食之徒其病農也久矣今取其田以蘇農民之困顧不可耶斥鹵閒地之可聖者天下在在有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爲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而不爲竊爲執事者病之苟虛心嘉納而求之于制則是說也非愚之臆說也寔成我祇宗之德而廣其未備也蓋嘗考之制矣天下郡縣皆有兵以鎮守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籍軍十分之三服農畝之事二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餘餘丁亦以差受田而歲課其入蓋初非不欲番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送上盡歸之農，顧勢有未能耳。及生齒漸多，則地利益盡，督屯得人，則歲入益富，行之百年，則舉天下之也，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比立法之意，蓋欲待之將來，觀其分數有常，置屯無限，則可見矣。如此，則民之所輸，止以供國用耳。乃今一兵以上，盡仰縣官，農夫終歲勤誠，所賴以爲生者，亦渺矣。是豈祖宗之意哉？故爲今日計，莫若以前所陳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二十，則上番爲兵，勛力將衰，則復歸爲民，糲粒不取于倉，寸帛不取于府，而吾兵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于路堂

序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輯也。君奉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推憲度，究觀典章，博采羣情，時事參酌成書，釐爲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副使某請刻以布屬某爲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其爲近古，然不免變爲方鎮，而貽五大在邊之患。宋入懲之，遂制禁軍于京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于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爲之後者不善于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扶弊，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國家勦業甫平，卽定軍制，備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厘清理，率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得其理，則神

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定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于仁壽也。君之茲輒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而銜所營，伍可復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脉哉。蓋君遂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憑，不論今昔，善有可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蘇方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同。無間人已故，隨所事事，輒存久遠之處，而立經常之法，不徒爲一方一時之計也。唯是按浙以來，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威發，人心裨益治理，是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卽是編而觀之，亦可

以類推矣。

使朝鮮集序

勅使朝鮮

余觀諸史，自遷周以下，靡不爲外夷立傳。凡山川風氣，土俗居處嗜欲，咸爲紀載。然未歷其地，弗獲躬采覽觀，祇以襲聞沿聽，多致影響謬互。及班張陳寶諸

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矣。則又或以功名寵利爲念，不登臨瀚海，封石勒功，則拘醬竹杖，葡萄酒，天馬之屬，悉歸獻納，以啓侈心。此中國之御夷，所以率難全畫也。乃今龍津吳君爲諫議時，膺簡命，副使朝鮮，隆重國體，綏懷遠人，旣其歸也，制詔章疏，贈言致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編輯，題曰使朝鮮集。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周悉，於平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矣。昔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容節奏，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蘇方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實不浮，遂爲百世不刊之論。及之齊之鄭之衛之晉君卿大夫，領其訓辭，皆免于難。吳是以卒通于上國者，皆札之使爲之也。今朝鮮在周爲箕子之國，在漢爲樂浪玄菟之郡，固聲教所暨之地。特唐貞觀間，以莫支離之亂，不免勤中國之兵，迫我明興，輪忱向化，爲諸夷先。至我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于其國，固已昭受殊錫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國而使于海邦，則威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之永守

藩職不及于難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願未必非此集
爲之也序容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九

華亭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閣

陸貞山集

疏

陸 象

處置邊防疏

蔡遂瑞

臣間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固其在邊疆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臣竊見我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內境固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素爲虜巢每歲秋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疏疎邊牆低薄易於掘挖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衛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能則憂餽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賊此之由往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敵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陛下天縱神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理況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創艾未暇深入爲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際不爲後欲爲之惡念難矣謀者多言邊塞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餘年前項邊牆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亦明矣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謀築牆濬壕高廣深濶皆喻

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邊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填壕它壻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蔑不勝矣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息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繕成則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步卒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賂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常患不克緣守臣以虜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充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獲歲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五也謀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爲言曾不思陝西諸郡通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繁邊臣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集

墻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正該銀十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別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萬耳墻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患內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墻之費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生疑阻是在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敕兵部查照先年題覆事理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參詳議處以聞牧陝西提督邊務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寒責春夏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飲戢候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克士馬足用雖彼城東勝以收河套亦可爲矣

法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勅召對

臣伏觀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爲篇此誥今也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嘆 聖慮之深遠也蓋自古

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

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于君臣同

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絕壅蔽之害其所以

昭朕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

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強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

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

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貞山集 五 平露堂

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

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

惟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之禮然接遇

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遣將出師皆面授成

算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方早職

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

直達御前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咸遵守而

行之一時而三楊蹇夏革承顏造膝議論往復猶家

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 朝廷政權自不

至于剝落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起自 英

宗以幼冲踐祚未能親決萬幾當時諸臣苟爲權宜

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預定春坊本擬 旨

發落自務政事俱俟朝退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爲

故事每日常朝諸司引奏皆環碎事務官員謝恩見

辭頃刻而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

端由之以啟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造 英宗自南

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翱特被顧問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貞山集 六 平露堂

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猶未能盡

復舊制是若有待于今日者 陛下以 聖神御極

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一世於三代之隆甚

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

日本原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

爲必先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

明會典內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

奏事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

品以上及熟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乃君

臣常接之地而凡乘輿所在臣子亦得侍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聖諭錄等書往往

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太祖之遠猷繼列聖之成法盡刻數十年

之弊以復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

政事之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

敷陳大臣在旁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決事畢之

後訪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得言之侍

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無按方面等官及

皇明經世編

陸淵山集

卷之七

三十七

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食訪以便宜其餘外

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

周知民間之疾苦至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

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

不過數刻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

故事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

番入直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或講

經史或論治道誼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聖德如

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事將無不可爲

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用人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祖宗朝用人初未嘗拘

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滯壞盡人材

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陛下聖明庶政日新舊章

漸復海內延頸相望太平臣愚切謂政治莫先于人

材而欲人材之興起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

事言之其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

賢才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雖

皇明經世編

陸淵山集

卷之八

入

平露堂

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其人非進士也則指

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有所勉吾既

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善而使民受其殃也

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

並用屬者言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

猶病其未廣況庸人狃于習見往往議其迂濶難行

自非立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

二以應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重

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如

老老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臣聞正統
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舉人教官。行取者
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
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
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
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
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愒者。量增其祿。俾得養廉。
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答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
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室

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
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于其中。選
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耄者。正以貢期調遠。歲
月磨礱。漸至衰頹耳。今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
觀光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
所振拔者多矣。其三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
皆以儒碩充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
臣尚多。今則例用闕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銅。
以故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

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
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求良師。況在皇族。可
不擇人輔翼。矧年分敘進。任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
之理。斯人之缺。望不足惜。而見朝廷有厭薄宗室
之意。所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
雲貴川廣。地雖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猶
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窮。苟
闕利祿耳。在上者。苟爲徇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
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曰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室

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等
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與師轉餉所費不貲。故若精
擇良吏。以士俗稍宜者爲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
撫字之爲愈乎。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
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監運司等官。銓曹
甚輕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爲其爲之。而能自振拔
者。蓋無幾人。頃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
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誠非臣子所當
爲。選舉。擇要。厭憚繁劇。乃不忠之大者。此風豈可長

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害事者。乞敕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臣愚謹摠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朝稽古立法。內外官員。俱歷九年。考其功過。以爲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瑾盜政。始廢舊章。內外官員。遷轉不常。人思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用人

十一

平露堂

速化。因循苟簡。推日望陞。縱令有所建明。亦多不究。其習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遷陞乎。且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稍令歲月稍久。不爲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窒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司外。自藩司郡縣一樂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遷

級而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經歷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用。庶凡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希異。作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用人

十二

平露堂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略曰。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及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延劾奏。以行黜陟。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大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加以空文。何以厭服其心乎。臣按濟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目。行之既久。誠

難猝變然以之乃不為無祖宗之良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

易之如反掌況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失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盡一人今區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況未必盡公平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虛實多寡以為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用人 志 平露堂

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為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國家每行一事輒謀別為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為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然雖多亦奚以為大抵添設一官止為吏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于民無分毫之益今天下額外利員所在克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于布按二司設

官尤為過多其巡歷地名或一時總至或先後齊來

有司政事率于送迎民間財力困于供億況此等官員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為重事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于衙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為不均今之為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為害如此昔唐姚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用人 志 平露堂

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幾十人猶且難之況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過多時有可議者曰為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之官殆為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為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則條祿可減以紓國用外官省則供億可減以厚民

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量爲裁革，有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爲煩擾，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本朝以經將取士，其名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得科第，棄不復肯問，行從事古學者，力分于簿書，志奪于進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于古者如此，且天下固有高明，獨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是科舉所得之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用人

卷之一

外本皆無遺才也。前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本有制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逸。祖宗創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做此意，特設一科，以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詞，曉暢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

而案牘文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鷺勇敢之人，胸中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既無嗜心，常自負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懷臂其間，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陷凶逆，其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乞令所在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才藝可稱者，聽其薦聞，量才試用，其有知邊情，諳武略，臂力騎射過人者，或隸京營，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才，用備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二十年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以廣朝廷之耳目，助鈐衡之明揚，是或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問洪疏

馬政

臣等奉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監太監張鼎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現在馬牛駝

驢逐一查驗。應壯堪用者存留外。其揀選不堪者。照依戶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大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堪上等各馬房。馬有曾經上用及駢過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理痊。并有耕藉擠乳驢頭并瞎癩馬匹。聽候聖冬等節。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真偽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會計料轉。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紀極。茲遇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特敕臣等清查。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駢鞍披甲等名目。其馬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開剝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理座事。例所有耕籍擠乳牛隻。并馬駝堪備取用者。俱已量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癯駝者。方行揀退。送部。今太監閻洪題稱。一槩給散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明旨。因恐馬牛舊印模糊。是以奏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畜。除三歲新儀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一二。亦多細淺不真。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內。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盜烙其揀退者。止是剪記駝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閻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查。既不能及時奏請處置。使姦弊口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爲辭。希望存留。其敢爲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數少。若復如揀退。廢收將無子遺。是又爲危言以動聖聽。真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爲同群之累。譬如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況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至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國家。寧有是理。原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省。會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八

平露堂

之數既少則侵剋之利必微老其望今日存留之多

正爲他日冒破之地耳。仰惟敕諭謂各處輸納錢糧

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

可痛惜臣等伏誦至此竊嘆 睿鑒高明洞悉奸弊

洪雖有言亦安能上惑 聖聽使其靡有用之財以

養無益之物重爲民生國計之憂哉然洪巧飾虛辭

萬一 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利仍蹈

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 聖明節

財裕民之至意反爲儉人沮壞而已行之 明旨將

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臣等責任所在

不敢緘默伏乞敕下戶兵二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

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十分老瘦瘡痼者既難以供

餽膳羞又不堪軍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

宜處置量行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

乞 天語叮嚀戒飭閭閻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

置以共成足國惜民之舉庶几法令得行宿弊可革

而臣等亦得以奉行敕旨少免於失職之罪矣。

陳馬房事宜疏 馬政

臣等奉勅清查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原差太

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親詣各倉場

奉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分別毛齒卽記來

歷具揭開報公同逐一查驗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

兵二部題奉欽依變賣并分給皇城四門等處擺隊

應用外見今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

百七十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

以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艸大麥豌豆黑豆等料

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艸四百九十六萬三

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通計一年該

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十八升艸九十萬

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

千八百七十四石二十二升艸四百六萬一千四百

十六束已經造冊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

外官員虛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

貸緣飾奉勅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立馬房

以來迄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

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

上方勵精求治，虛已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遂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為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臣等今據所奏泰畤時宜，謹陳十事上讀。聖聽，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

計開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馬政

五

平露堂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輪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浪費無極。計一馬餼養之資，何止破中人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教該部通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遇有孽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簪下等項馬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倉，財簿明白。

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每月赴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道官，其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親自下倉，限同內外官明白放支。候至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場，通行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處實數有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所畜者，老死槽枥，徒費餼養，而無一日之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為馬食，猶之可也。顧錢糧之糜費不營，而馬牛之耗損益甚。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料二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為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為侵越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泰畤損益，除耕籍牛曾經上用，其料料合行照舊開支，及三牛房牛隻兒今每隻日支料三升，料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驛馬并擠乳馬匹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料一束，駱駝一隻與料六升，料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馬政

五

平露堂

隻并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卅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令無定爲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申明侵盜錢糧之禁敕御馬尚膳二監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內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內外官軍醫戰參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實叅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馬政

圭

平露堂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年年會派各馬房料艸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況前項地方水旱灾傷科役繁重合無勅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算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艸場地土本爲飼秣之資頃年常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贖十

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 明旨差

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取給于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惟 皇上不惑羣議斷然行之潤察道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寺衛所摘撥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戶部覆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旗軍共四千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壩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頭隻却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馬政

兩

平露堂

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之且如湖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減退外尚有四百九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之多可知矣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蒙敕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伍克實牧圉專精彼

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乘田小吏課方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艸場地土占種殆盡日支料艸尅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祇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艸以爲侵尅之媒間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贏小羔恒日以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三才堂

就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爲虛糜深可痛惜乞救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免至倒死靠損公私艸場地土照牛房例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得司牲司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最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過年發下寄養臣等日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出關圈卽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

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

題准事理送順天府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宜令光祿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應壯者收用其不堪者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收不必發下寄養以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門官吏乞下該部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國計誠非小補一嚴買補據蕃牧千戶所官蘇鑄呈稱東直門所遯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供應膳羞先年遇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三才堂

有牛隻倒斃負累軍人賠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艸場開墾與軍耕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斃行買補惟存湯山草場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年該所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艸場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二處地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四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

計徒費糧艸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尅減之弊。內外官員。遇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爲禁革。乞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湯山艸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爲始。將散收并支用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目。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考。如有侵尅挪移等項情弊。從重叅究。其買補牛隻。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馬政

毛

平露堂

一革冗員。看得各牛馬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歲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敝。徒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覈候差操。其內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產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既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一

馬政

天

平露堂

收弦易轍之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放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改有仍蹈前弊者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參奏處以重法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場收放承委官員于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遇年爲害非淺合無今後恒遇下場時月該部先行奏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閑詐僞關係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各房馬牛雖稱有關防範而太監閹洪泰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等常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天閑在內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請重加蓋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卽爲照前再印庶幾真偽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戶部設有主事分管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政

无

平露堂

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撥亦無解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彼賃住民房或二三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至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選不相關拏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發賣未盡合無量爲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廩以爲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撥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政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

宋徽壁上木 陳子龍臥子 邊輯

華亭 徐孚遠閣公 李 愛舒章

宋存標子建泰閣

陸貞山集

狀 陸 榮

擬上衛邊狀 衛邊

元貞山集

臣伏以頃者麗虜不道擾我邊鄙將士出戰或全軍

覆沒累使告急至于上勞 聖慮特勅本兵蒐揀戎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衛邊

一

平露堂

卒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爲應援臣竊惟國家

設立鎮戍委任將臣凡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宜

府重地爲國北門密邇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

防臨機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談明矣且

以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于我朝而虜衆不能當

吾一大縣自有匈奴以來亦未有衰于今日者也以

全盛之勢御極衰之虜宜其戰勝攻克所當者被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今赤

子制錢疆場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

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乃有其儀有儀無患

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

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頃邊防廢弛將隸偷安平居則

玩愒而廢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比其事解兵休卽

復泰然不以爲意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預築堤防

一旦水潦奄降則挈家室乘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

故處歲歲遷徙苟且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臣竊

觀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係單

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爲奸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衛邊

二

平露堂

名良以感一時之邊恩效節于明主也臣以菲才荷

國儲養受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劣劣進不能陪廟

堂之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効畝一障區區之忠無

以自列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蓋將爲久遠之

圖而非以副目前之急也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

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

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尚安得而用之夫

守邊固圉之臣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

措一不當則爲國大患此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輪欸私室伏越邊境借勢禁閑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于因循而成于蒙蔽苟不能一振作剷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陸貞山集 傳述 三 平露堂

陛下聖質高明略不世出屬者親獻大獄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愛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隔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于至公亦當虛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賢否勇怯莫不瞭然于聖心有功必賞不以疏迷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錄用命之上厚成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格克之禁恩足以

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武士又何患武功之不立哉。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不敵遂至戰沒被謀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急募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全我軍不至盡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不專在于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堡與軍士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激此其賢于京軍遠矣蓋士兵生長邊方發知地利耐寒苦習戰鬪內欲爲其室廬墳墓之衛外欲報其父兄子弟之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虐使之是以憚于應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以糧餉許以事定之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于敵卽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夫京軍平時素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勢苦非所習况大將一出奉隨之類動輒數十百人各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陳則退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懷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陸貞山集 傳述 四 平露堂

之功以爲已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今彼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愛。或固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每遇邊警。不必動調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遙爲聲援。使虜知吾內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參隨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冒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于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踰度。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昔成化間。滿四之亂。謀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林之。時不爲動。後滿四卒平之。于土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口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弊。內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虚。近者明詔特開投克之科。以收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牙之用。斯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亦徒然耳。乞勅兵部并選差素有風力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凡在軍士。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詭名目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教閱。以備緩急。至于操練之法。止是敢以坐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其實臨敵無用。況與胡虜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容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通。又須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人兼之以射。蓋弓弩實中國之長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臣請于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爲教誨。分領團隊。使專一教射。定爲賞格。以十矢爲率。能中八矢者爲上。五矢者爲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爲賞。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以此爲準。仍行下各邊。悉倣此格施

行其器之良者如廣中犛獵及唐鄧等處所用繫弩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于武勇則雖京軍亦可用之于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外夷矣

四曰修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牧于官者各存而實亡牧于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戶養馬已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刍相繼秣飼之累賠償之費動至竭產而不能支比其俸散騎操類多疲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病羸瘠馳騁內地力已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襲宋人保馬之政是法也亦可少變乎夫馬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舉擇要不喜親考牧之職在內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莊馬等官類取資格稍下聲望不揚者爲之間有能自振拔者益亦鮮矣是主之非

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州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蓋屢及之近日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聖

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爲浮言搖奪未足以謀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牧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今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于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恆主森弊日滋燼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八

平露堂

涇寒煖之不調飢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歲領羣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養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舛者宜不異于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爲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

不限資品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于山西遼東諸路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今歲以前宿遭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爲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治豈有無弊者哉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爲主強敵在前援袍鼓當矢石暗鳴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爲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作之術有出于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踴躍奮迅而顧效其來自承平日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久士大夫鄙薄武臣雖位均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中朝貴人卿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奉事稱呼之間真與厮養無異其間頑鈍無恥者固不羞爲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有忤忤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槩激之則日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仕者類多英銳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于送迎往往志氣頹靡鋒銳畧盡

又况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屈者哉諫者必謂此曹愈儼恐假以顏色易生驕倖臣謂獎與大遇使榮點之徒得志橫行固非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之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爲便計哉要在適其中而已乞勅所在鎮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將官必如禮貌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不得朝肆凌辱事有應共諫者平心易氣與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卽宜樂從或有奇材異能自當優爲之禮虛心以下之至誠以動之庶幾士氣日昌國威可立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六曰拔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足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則智畧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倘儻不屬之才以註誤而弃去者有之矣及其有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闇劣者使當大任不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爲才之難得亦甚不思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所自負苟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

彼固未有樂于效死而盡其能矣。答李愬攻淮西。復其降將李祐。用爲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今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遵大臣。慨然思爲。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位。有智略者。不必計其小過。虛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各舉所知。參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拔擢。待以殊禮。惟赤心而置其腹。加厚賞以勸其勞。使有以自異于衆。三軍之士。屬目向之。而彼不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于軍士。亦擇其勇銳機警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自見。而不至推然于僇伍之中。平居感奮。思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參佐。以廣耳目。咨計畫。且以技藝通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朝廷所位置。故士得之不以爲榮。臣以爲士之智勇而嘗有功者。宜別立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參謀典籤。行軍司馬之類者。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使其體秩其秩體統其統稍與衆殊。以示寵異。倘以爲可行。自京官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七日愬將士臣惟守邊之卒。百戰傷夷。終年勤苦。視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均者。旣所不見矣。而將帥又從而賡剝之。計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難矣。幸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詔條中。嚴冠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以爲苟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朝廷愬將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以關市之租。饒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虜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況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服。又何暇爲。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明主養士。以收奇功乎。竊見國家無名之費。歲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之外。別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爲心腹。巧慧者用之。以知氣候。熟于韜略者用之。以參謀議。山川險易。虜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既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缺望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錢三日。一椎牛饗士。是以匈奴遠避。使今之守邊者。能然。虜雖有十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爲也。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八口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薄書管篋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辦也。精神主氣。足以折衝。威稜氣。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足以用人。長筭碩畧。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慎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面之寄。

若具文武全才。堪爲大將者。其誰與竊以爲威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過也。惟聖天子恢弘雅度。不以小過而舍干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國。取其才望之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輒已。則可爲大將者出矣。且擇將非難。任將爲難。爲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以歲課遷也。苟其人可任。近則十年。遠則二三十年。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暖。又更他鎮。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雖有韓白爲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遂以滅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錢穀。拔用一將校。稍破長格。則大法吏且操尺寸以謀其後。顯效不錄。流言亟行。彼方求免于誚訕之不服。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得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貴倖之臣。間之以其權。假以歲年。不爲人言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才養威蓄銳以待事會之來。雖一舉取虜可也。臣又聞之天下事有本末邊境末也。朝廷本也。昔已已之變有一子謙遂以安靖近。孝宗晚年信任劉大夏則非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本之效也。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之工豈必一一擇之亦惟求工師之良者而委任焉指使羣匠各當其能則其室易成而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爲之擇良工師可乎。今舍大綱細計其末而忘其本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聖明深爲社稷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五

詔修濟通州開河議

通州開河

臣伏以過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國朝自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濟東南祖賦以給京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清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爲難乃議清守敬所開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塞仍用陸輓車輻脚價所

費不貲遂致加耗日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當純皇帝時嘗議修復而豪貴不便說言沸騰便造妖異以動上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圖計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修復之計誠宜亟行而不可緩者幸賴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素特命大臣相度可否詔旨諄切期在必行凡有志于經國者皆以爲希世之遇而異議之徒猶藉藉病其功之難成非特不智蓋不忠也臣請得以備折之今之議者曰風水之說世所恆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五

流經大內今欲開導處于諸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爲是特卜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陵地絕遼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還乎不相及矧今不遠因仍故道稍加浚治非有鑿山通道動絕地脉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損乎難者又曰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興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選孰與陸輓之疾乎臣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永遲陸輓之費歲無處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之費以就此役猶將爲之而

況故迹尚在，泉源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是。且舍陸就舟，所費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有剝載之勞，而無雨雪泥淖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當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內外，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健直以糊口，一旦罷之，將使失業，恐主他變。臣又以爲不然。夫所謂漕河者，非曰遂廢陸輓也，謂與陸輓並行也。河成之後，立爲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而難積，今宜于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今深丈高就，卑使畧平坦，增置閘坐，多爲板級上去，則河平板高，則水深，而輓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仍勢射利之徒，假以尚方供用爲名，放舟挽阻，運船者坐以違制之罪，啓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腳價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于通州，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遠京師，而爲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者蓋深爲朝廷憂之，已已之難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嘗用言者計，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既開，倉可罷，軍士之受糧于官者，免往來担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籍今有不測之患，過于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士丘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說不爲無徵。臣愚以爲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

不時之需。宜博求諸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熱諫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一助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南邊巡撫

由姚初發遣。撫胡公以徵例公去。使屬大。其誠之。以實。二公行。事。知。此。以。妙。有。所。實。胡公。有。詩。其。著。論。者。或。頗。識。其。奇。刻。然。今。嘗。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漂。惡。所。爲。多。弊。

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風害之語。惟公亦以爲孝盛苗穢。不可不鋤。故其爲政尚嚴。雖所誅

皇明經世編

陸貞山集

卷之二

九

平潭堂

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斬除略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畔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史。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抗敵也。流俗之論。以客養姦。盡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誼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構。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或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今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一

徐乎遠關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郡人 宋徵壁尚木

周立勳勸齋

孫陸景元公美校

陸宗伯文集

疏

陸樹聲

敬獻愚忠以備採擇疏

聖學圖治

臣因衰病成鋼屢次乞休荷蒙

聖慈俯 賜矜允

臣受 恩深重既捐軀不能以効馳驅之力復披肝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聖學圖治 一 平露堂

不足以形感激之詞今當遠離 闕廷瞻戀 天日

臣區區犬馬之忱願効萬一伏念臣本以頽庸夙承

知遇頃緣收召身際昌期仰見 皇上聰明睿聖

臨御以來任賢圖治講學勤政真不世出之 主矣

臣愚尤望 皇上思此身為 天地民物之主而一

起居食息務遵常度念大位為 祖宗付託之重而

一發號施令務循舊章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以帝

王之治為必可法而朝夕納諫終始日新予以培養

君德者誠不可不豫也至于經筵進講儒臣啓沃臣

愚以為 宸嚴在上或一時敷對未悉則記憶宜能

孟周宜令史臣採摭經史凡聖賢之懿訓可為法戒

及 本朝列聖創守之宏規繼述之大烈著為典謨

者懷括其詞輯略其要如宋儒孫奭之上繼言范祖

禹之進帝學錄錄成進 御以便省觀此亦 聖學

緝熙之一助也臣無任惓惓然臣愚芹曝之誠尤不

止此臣聞益之告舜曰儆戒無虞而首言罔失法度

于此見法度之係于人國甚重也 祖宗之法紀纖

悉具備今遵行既久大綱舉矣而節目漸渝或視為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十一 聖學圖治 二 平露堂

細故而習以因循或樂于簡便而憚于修復夫法之

廢也始于細微而成于沿積小不守則至 大漸不

可長矣宜今諸司查照舊典有則舉之不可廢也此

法紀之所當嚴者也諸司或今所以明職掌以一法

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

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即廢革夫輕于定令則下難遵

承煩于立例則弊多出入徇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

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申勅部

院司府凡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申明裁定

以便遵承此政今之所當一者也風俗者世道之元氣風俗美則禮義興而治施因之數年以來人情巧偽習尚澆淳驚聲利者善于趨捷飭廉隅者病其絕俗以承迎爲將順以詭遇爲通材揣情分以立異同望風旨而爲向背或外無違異而內則猜離或貌難詭順而心懷懷伎持議者不務實而多務名取人者或尚能而不尚德雖當聖作之期戒諭諄切一時漸改觀聽而革心之化本臻夫朝廷有教化而後四方有風俗本原倡率之地不當加之意乎此士風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陸文集

三 平露堂

所當正者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不遇而可以稱善治者今生齒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傾而朽桷空腐華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途途所經自江淮而北歷齊魯幾輔咽喉之地見驛傳衝疲夫役煩苦民多流徙不勝困窮兼聞吳越閩廣川蜀山陝諸處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賦民窮財盡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隱然欲施賑貸則倉廩不繼事寬恤則逋歛難竭德澤不宜民困何由而興宜勅下所司酌議裕民長策務求實惠毋事虛文條列上裁

通行撫巡守令永爲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飾治平此國本之所當慮者也財用經國大計其損益自然之數不在民則宜在官今賦歛之歲入有常政今之蠲除不一財用調度亦甚密矣然太倉之粟未腐內帑之貫未朽而下無藏富之民上有竭澤之慮此不可不求其過也夫江河不能實漏卮教足國用必先約節故止不急之營建則力役舒裁非時之當資則浮濫抑約內外之供億則奢泰斥禁奸蠱之魚蝕則格克止斯非足國之本與至于錦衣官校監局匠則格克止斯非足國之本與至于錦衣官校監局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陸文集

四 平露堂

作軍伍之需占厨役之替補冒濫冗食積弊相沿又不可不爲之覈汰也此財用之所當議者也建宗封以爲藩屏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貧窘失所踰城冒禁越關賣奏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爲宜限爵祿子女之數然過于裁抑則恐至傷恩爲之變通則議于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奉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數所當通融或區處未盡所宜開載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遵依至于欲俗輔導則長史

教授等官宜稍加銓擇年深者一體陞敘毋委之閒廢以責其輔導之責仍於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賁者或少也非權宜之一端乎此宗藩之所當議者也自貢議成而外夷納款求市疆場安而歲省調發有明效矣然邊圉無警則偷惰易生虜情難厭則向甘莫測休兵日久則戰陣不習市易往來則禁防或疎如宋臣富弼所謂目前恃以無恐將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不可不爲之慮也宜內乘閒暇以講戰守之宜外察虜情以修撫馭之術戒主帥之數易嚴士卒之訓練偵東西夷分合之故以携其糾聚聯各邊鎮臂指之勢以厚其聲援而又申嚴二鎮增修八事以時稽其實此邊防之所當議者也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通歲河工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飢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淺澁致稽期會加以沿河夫役十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陸文集

聖學居五
平露堂

總漕卒罷俸歲無息肩而隄防之修境運船之補造歲費不給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搬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常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漕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也視時豐歉因勢變通在司國計者宜懷其便矣此漕運之所當議者也又臣備員禮官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復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采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地非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順受職不當以日月配天者其言不有據乎國初廟祀始建四親廟已建太廟準九廟之制矣至世宗皇帝制定大禮尊二祖以表功德列羣廟以序昭穆特建世廟以奉睿宗已復祔享於太廟說者謂因情起義全專享之尊而不失昭穆之序則世廟爲安二者皆典禮之大非臣下所敢輕議方當稽古右文之世正禮樂明備之時觀會通以定一王之典垂萬世之法其在今日不識可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陸文集

聖學居六
平露堂

爲之議乎。乃若恩加於耳目之近矣。而或遠有所遺。法詳於條目之微矣。而或大有所忽。政體一矣。而開誠布公。同心一德。和衷之誼。不可無也。銓選公矣。而因材器使。循名責實。綜覈之政。不可無也。言路通矣。而廣聽納。以防壅蔽。審好惡。以公舉刺。養正直。忠厚之氣。不可無也。用內寺以給掃除。可矣。而倒持旁落之漸。可不厲爲之防乎。優外戚以示眷異。可矣。而非覲無厭之求。可不嚴爲之制乎。凡是數者。今大臣之所謀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聖心嘗加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聖主圖治七

平露堂

意而延納之矣。又何假於臣言。但臣衰殘餘齒。恐瀆先朝露。圖報無由。故不揣昧陋。冒昧上陳。固知塵露無裨於高厚。庶幾芻蕘可備於採擇。伏惟聖明留意。臣不勝瞻戀祈仰之至。

答李雍野接院論水利

竊聞之先猷。謂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蓄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潦。蓋旱則資蓄以灌輪。澇則資洩以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澤者水之鍾也。如主於治澇。欲一決而涸之。不幾于困

噎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東者。謂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駕越。邇緣支河淺澁。則西水之來者。微緩。海潮之至者。湍迅。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留而易凝。凝速則無漚輪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虞。如仁臺所謂水鹹泥濁者。或以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無兩妨。論者謂吳江長橋之水。逕還而東。由浦港支渠分流。放於海而下。猶之自咽喉而達之胃腹。腸胃以下注尾閭者也。如令咽喉哽噎。胃腹腸胃壅塞。則尾閭雖通。而津液不注。閼兩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尤宜浚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壅塞。通澇則水藉以容納。而不至於漫泛。遇旱則水得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曠。此兩利之遺也。乃若田間水道。則請令田戶各加疏浚。此又不待言矣。今吳松之工已畢。聞之當事者。亦將有事於此。僕老耄。幣於世。故因承下問。率爾布此。

陸中丞文集

疏

陸樹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八

平露堂

民運困恤疏

民運

夫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充六軍之
備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人皆知軍運之重而不知民
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而運米四百
石或五百石民運以一民而亦運米四百石或五百
石軍運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之船則民自
顧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爲漕法一呼百應人莫
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
賤而人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無抑勒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民運 九 平露堂
需求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工
罪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少亦不
下十兩軍運過洪開一錢不煩而洪夫開夫共輿挽
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開用銀五六錢
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開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
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每額船價及撐駕
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糧一人船其驅使糧長不啻
奴婢每日供奉船長及撐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
在船中卽糧長身家所係存聲忍氣齒爲順從勢不

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凌虐民遇有等豪惡
之軍故將已船撞擦民運之船民船板厚而軍船板
薄微有損傷即便蜂擁簇擁盡人民船百般挾詐不
厭其欲不已也此其苦之在途者縷縷若此其他入
京攬頭之需索人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
凡此皆以供百官之祿也盡斯民筋力之脂竭斯民
嗟喟之氣而米始就食困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
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克是役未
不破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逋負日多邑呈蕭條
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
深慮也臣產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
謂宜將白糧并人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軍
出餘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期限已迫尚
未敢輕議上 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
單兼責之漕臣令各該參政一體督促進開總運參
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
奸貪而洪開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
告以憑警治伏乞 勅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

庶乎民困少甦民心懽趨而益以彰我皇上惠養
元元之初政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陸二公集 民達

士

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開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楊

葵子常參閱

張都諫奏疏

疏

杜牧夷以安中土疏

杜絕倭貢

張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

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讐殺

皇明經世編

張都諫疏

杜絕倭貢

平露堂

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

怙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理巡按監察御史

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

夷人貢我國家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

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爲備固不以逆順爲之疎虞也

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通中國

俗尚貪狼頗知用兵唐文百濟自江口之戰犬受挫

鯁以有日本爲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燔燬

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卽不滿所欲燔燬

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

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蓋茲裔夷恃其窟穴之幽

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則張其戎

器以劫殺爲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朝貢爲辭劫

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國賜問有得不得而利無不

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

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

等寺居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貢許暗通

奸臣謀爲不軌故總之當夫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

皇明經世編

張都諫疏

杜絕倭貢

平露堂

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闕庭顧茲小醜時犯海

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

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

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衛

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朝廷不逆其

詐燕賞豐渥捆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

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糜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

剝剔計其女男以爲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

沸湯視其啼哭以爲笑樂其爲荒淫醜惡不可勝言

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密最爲深切讀者謂
渾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詳得宗設等船隻
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勒合係應銷繳
而未銷繳之數還相訛誕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
知其陳情應予盾法應預防况在彼無兩貢之例在
此無兩是之理真贗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羣犬百十
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縛然後可保其
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米有不信宿而爭傷及
人類者也今海上諸司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謀處未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救下
禮兵二部作急計謀倘行淮浙閩廣鎮巡等官凡沿
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
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
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落從外夷人
數重賂通達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通賊徒罪
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
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
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若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便擒拏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罷止進獻

竊聞之書曰。今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今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

皇明經世編

張都諫疏

罷止進獻

五 平露堂

所望於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遵承。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綸音。都照舊例。一縣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進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大明會典。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

進獻諸果。應者令甲。使相繼承以奉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

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卽如

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皇祖之意。殆以驗

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成偶因使用之。豈虞後

世遂以爲例。相延於無窮耶。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

爲例也。審矣。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

爲不刊之書。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

不許假以進貢爲名。貪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

皇明經世編

張都諫疏

罷止進獻

六 平露堂

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改屬階。夫匹夫貪言人且非譏。而況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搖動。敵證連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貢。備載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爲陽之收買。或不一時。賁也。旣而侵尋復

有此奏。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飢荒，守備爲地方設也。爲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莫邦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進詔書，全然不顧。雖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微夫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騷擾，故曰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爲敬。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敝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逮至於此。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爲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晝夜搜羅，指稱名目，爲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獻爲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并茶

立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訓

平露堂

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偏於天下。尤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詔獻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于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巫誅蠱惑，遺姦以隆聖治。

引詩內臣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殿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爲吉祥好事，脩建不睦，傳聞官中，以此成俗，而又特于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渥，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宮闈，脩設之徒，側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謀者皆以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負，自分不逞，拔此邪術，以爲嘗試之計，而陛下耳熟語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

立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訓

平露堂

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境不以爲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陛下負奉道之藹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廷和等題爲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極言虛誕妄利害望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盡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資緣阿附之黨盡爲斥逐更欲陛下日以敬天法祖脩德保身爲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爲慮甚遠其爲陛下甚忠伏讀批答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聖明經世編

張都諫東

引諸臣元平書堂

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噤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此倡說者皆謂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謫不已用堅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惑周女戎之敗晉愷之違之福慶用員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真德秀進言于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孟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是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弗祚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藥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遲逆扇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幸有德者以引之于前而翼之于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冲澹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于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兄積閤帷而其間一二人者監爲點慧柔曼爲惑尤甚是怠于日講疏于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頹僻存養愆度時見違和小

張都諫東

引諸臣十平書堂

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進。聖志殊無所忌。夫以齊醪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于官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于矣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異日疏而日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方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延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引誘人員實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道法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講筵以親遵德之士日謹閑閑以塞情實之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內臣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事

請罷鎮

臣聞稽于古道二帝所以聖像刑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

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通遵 祖宗之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鈴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來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舊制行或謂鎮守繫是舊制或謂這所言典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謹合詳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內臣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雖詭製弗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不得典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務不得往來其爲簡扼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爲提備邊徼議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

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

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師王監國率據大位天步

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

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武撫之名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

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彈之期矣及我 英皇

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

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

皇帝提一旅之衆處萬世之業我 成阻文皇帝轉

皇明經世編 張都諱疏 清麗鎮古 平露堂

戰五載弘靜萬邦其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爲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處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

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

當先爲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

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

邸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竊音載瀕天下後世

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

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因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

持久不復敢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 景皇帝原古

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其言似

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任歲宸濠之變遵

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及狀已熾

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

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于京師臨時竟爲甘心

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

坐一省以慕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

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爲

皇明經世編 張都諱疏 清麗鎮古 平露堂

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

臣軍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

大馬用人駕轡銜勒兼復狂逸奔踈之處然縛窮奇

之腹而欲其不潰每竊脂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

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

不識忌諱而肆爲狂謬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

于孝武而復于昭宣然後有更稱民安之效宋室忠

厚之規變于神宗而復于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

功今日承先朝大壞極弊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

重以災異迭出。邊檄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迓
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也。伏望仰思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俯察景皇帝立法之弊。及簡會前
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敕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
方廳革鎮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太祖太宗
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華守鎮內臣自陛下始。蓋
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成王矣。顧不偉歟。臣自
分此言一出。未免爲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
言。爲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皇明經世編

張綱訓導

請嚴察主

平嘉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吳嘉胤繩如

何 剛慈人泰閣

楊敬山集

疏

楊繼盛

請罷馬市疏 馬市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馬市

平露堂

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竊意上衝聖怒征討之志已決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紳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勝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虜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

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
上解 列祖之怒下紆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
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 匹夫匹婦尚不
可少失信義況于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
知四裔所共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餉器械
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乃翻然而有開
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餉
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
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馬市 二 平露堂
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
下卑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寇屢同器將
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茲憐婦女之辱其
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
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
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
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
復召號誰肯興起此壞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

去廣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市馬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憚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勇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致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機。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逼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尙不能服。群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年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

皇明經世編

楊東山集 馬市

三

平露堂

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役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彼開市。彼窺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擅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威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計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得以愚弄乎我矣。此贗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十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遺有五。有曰。外開馬市。誓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

皇明經世編

楊東山集 馬市

四

平露堂

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謂之不已。新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進約。則使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就謂犬羊無屢之欲。可以馬市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重。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草也。不逞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紛紛之擾乎。况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約。警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予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馬市

五

平露堂

聲言某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後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肯于東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而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千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足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後殺之進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威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若癰疽毒且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自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個戶。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馬市

六

平露堂

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權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人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撈自中國者。春時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撈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雖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既已觸突。有欲謝重擔于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馬市

七

平露堂

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者哉。

早誅奸險巧倭賊臣疏

相嵩彈章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卷之八

平露堂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殺字。罪應下獄。被逆驚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搜。抵腰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驚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早。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誅誅賊臣者。况臣官居兵賈。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胡虜。凡有害於社稷人

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益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勦之矣。然止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撓歸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九

平露堂

感客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尚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君而背之者。

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惡危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于孫作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十

平露堂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政使。及今尙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先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格釋。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

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俱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恩，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腹，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皇明報世編

楊敬山集

十一

平露堂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干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千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兄于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凡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奏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條內分二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

皇明報世編

楊敬山集

十一

平露堂

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指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謔又曰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平露堂

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經功加陞錦衣衛子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晏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纂卷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孔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尙書陳生告病回京得掌權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今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平露堂

如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父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紆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罕問汝夔。求故于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噤。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同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

皇明經世編

楊叔山集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及。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致善類爲之一空。比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特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

皇明經世編

楊叔山集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其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尙乎合。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招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賈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官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戲藏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進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

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撻拾其過。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欄路虎，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則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左 千露堂

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厥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餽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白便陞京堂，方而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經驗執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羣恐於負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左 千露堂

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遂終蟠籍，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

巧足以肆其謗，俱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辨快終日
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
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正也。階爲次輔，畏嵩
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鷺隱惡，無
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
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
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
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
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爾來疑皇土之見
皇明，恒世編

楊敬山集

王 平露堂

與嵩鷺已歿，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鷺，將來
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
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
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
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
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
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廷可清矣。將
見胡虜前既聞逆鷺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
皇明，恒世編

楊敬山集

王 平露堂

書

與繼津兄書

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既東高關，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提小弟之故，警察欲害而無辭，乃今日尋事幹，且自居受害之淵，數此不便二也。第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兄有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謀爲，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付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于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于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孰機在彼持擬，豈

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後，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如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第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真見事必不可成耳。兄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上徐少湖翁師

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于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訪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于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

皇明經

楊椒山集

卷之一

五

平糶堂

後出給告示論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婦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賑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

皇明經世編

楊椒山集

卷之一

五

平糶堂

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責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于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擄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航行一週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于盜生于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于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俱生變也以故各官于盜賊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

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盜賊。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序

花洛先生志樂序

志樂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寂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

皇明經世編

楊叔山集 卷之一

志樂

壬

平露堂

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于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于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既而得其說矣。于是有直解之作。或脫悟于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于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蓋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

未之及也。圖九分。積入百一十分。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官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官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于是矣。志云乎哉。其于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殊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于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失生所內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載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

皇明經世編

楊叔山集 卷之一

志樂

壬

平露堂

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彼之有志于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楊敬山集

卷之一

无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四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關公 遼輯

陳子龍臥子 朱存標子建

姚宗昌瑞初參閱

歸太僕文集

志

歸有光

本朝馬志

先生馬志皆以故前代事自周官以至保馬皆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千

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歸太僕集 馬志 一 平露堂

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四二

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人廢儀監

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

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

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

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牧千里而南

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

罕鵬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

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于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

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

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

習防胡或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請之上又以采

茸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

適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

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察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

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歸太僕集 馬志 二 平露堂

可一日無茶適因邊吏議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

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

唐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

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惟茶

本賈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番夷坐收其利

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

景隆資金牌勘合直抵諸番令其會領受牌爲符以

絕姦欺敕兵部諭川陝寧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

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祖統

軍行遶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敕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於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皇明經世編

師太僕集

馬志

三

平露堂

議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于耶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犯遼，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遼國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僕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落戎召蠻，實自中國奸民冒禁闖出，夫於防閑，自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實而最爾小夷敢肆憑陵，竊正始中宣武于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余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元帥。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亦勢實能制之。况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係累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繇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

朝鮮以禦倭

遼東之令

于世

若吾不接而責

未易及此

獨可爲自守之計

皇明經世編

師太僕集

馬志

四

平露堂

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低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于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于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饑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于外海而禦之于內海不禦之于海而禦之于海口不禦之于海口而禦之于陸不禦之于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條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犯截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一 御倭

五 平濠堂

水利議 開吳松江

吳地庫下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大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

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淤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淤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瀕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壅不利從武康紆路爲渠治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渾塞宜從其渾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夫之愈遠也嗟夫後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鏐者書爲縣于瞻所慨然欲修五堰開夾亭千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蘇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水利

六 平濠堂

底定震澤所以入海明非一江也曰此顧夷張守節
妄註地里之誤其說云太湖一江西南上爲松江一
江東南上至白蚬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不
知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
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
之三江惟班固地里志南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
蘇湖東至楊渎入海北江自毘陵北入海郭景純以
爲岷江松江浙江此與禹貢之說爲近蓋經言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松江錢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水利

七

平露堂

塘江並在揚州之境故以告成功而松江蘇震澤入
海經蓋未之及也今松江之入海比十二江也又蘇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
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楊子
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壞之
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獨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
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
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
禹之跡也。

水利議

關吳松江

置鍰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
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壘堤
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蚬安亭江使湖水蘇華
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
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
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
殆非鐫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
之論耳崇寧二年宗五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
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水利

八

平露堂

古江開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確欲復古道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千
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
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泥濘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郊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郊氏自言
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
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既廣若徑直
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

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又自新江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鄉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才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通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家，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馬政議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竊惟古之馬，惟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入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旣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莊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

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豎牧其慢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旣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救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於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馬政

十一

平露堂

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今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爲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奸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馬政

十二

平露堂

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

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

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

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

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

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

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

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昔馬官羣長獸醫不可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馬政

主 平露堂

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

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

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

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盡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馳

草地而棚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易保橋姚

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

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

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嚴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

盡出之與夫羣不聖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

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
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蕪居

民逃竄歲遭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

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下詢藹藹竊

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連東沿海之地號爲

同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賦役考十四 平露堂

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二

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

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

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

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

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

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蟹羹炙之

利長流梓楠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通亢旱彌望黃

茅白華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

銀難百倍也漢自明成化三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

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漕水鄉特議輕減而于十一
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樂
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五升五合此蓋一
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
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田安得不荒適安得不積
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
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
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賦役水利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迨戛駕口至安亭過嘉定
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
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
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
年之旱溝漕生塵噉噉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
愚妄爲觀事者計之其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
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
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
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

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

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
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
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
公私交敵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
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輪三區之銀
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輪常州之布則三區得
其便是在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率耗
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前王公已定稅法均攤之田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賦役水利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三十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十二升既而會計本縣
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
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
欲利歸于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
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
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
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
至三斗而民通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
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于名實較然矣既減

新額。又于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狗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清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覈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日用直滴。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牽于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遍。潁河人跡所至之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處禾稼僅有存者。至于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欲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嶺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惟明侯留意焉。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五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姚宗典文初參閱

歸太僕文集

書

歸有光

奉熊分司 議聞吳淞

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木刊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歸太僕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訪得書數種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視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于此者郊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潞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木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歸太僕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郊氏所謂塘浦淵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于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郊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楊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數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濬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于蠡席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千行省及都水營

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累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說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其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于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于此。自執事秉節海上，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導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于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干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于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于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早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繇瞻口入海，放今年停滯之流，備來年荐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寄王太守書

議開吳淞

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東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邨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潴于太湖太

湖之水泄于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註三江者說無定論惟郭景純及後來遺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某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蘇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來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于吳中水利某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章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人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于此經文簡畧不詳耳某

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炎之論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雖勞及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駁物聽既如朱柳壘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決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各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私少獲其利甘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覓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

論禦倭書

禦倭

今日用兵之勢自倭奴入寇于今三年有司嬰城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

歸太僕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處荆棘生焉。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于鈍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橫兵，散甲士于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則是不可不察也。今日之計，宜于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從厚集其衆于一，而不爲之列屯，要空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我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于大海，海口之

而蜚烟復接于九峯之間矣。錄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于一城之中，如與人鬪而束手，足絕其黨而孤立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于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而首尾橫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于度外，爲人父孀，何以爲心？况京畿幾方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于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聞浙亡命與諸島之寇固所必謀，若吾民所被其係虜，而驅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吾軍斬首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丹青生括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法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列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嘗言

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于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關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銅珠戮之至于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雖以夷獫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界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耳夷性貪狠狂于虜獲之利雖有怨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警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能遽止故宜考求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九

平露室

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海南島中火光卽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多齎糧餉賊未到大海往往饑罷兵法無附于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于繫虜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繇外海而入內海繇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請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闊

漸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兵不可久居設又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夷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異物今往往遣使奉朝貢飛舶浮海以喚外夷反市是利于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況亡命無籍之徒遽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甚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屬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

備倭事宜

備禦

倭賊犯境百姓被故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至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僅備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十

平露室

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在此其于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使出沒羅店劉家港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于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加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之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虫去歲宗楨尹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于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饑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以贖罪要以厚賞俾于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險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漢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併合爲一專爲伏兵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歸太僕集

需票

十一

平露堂

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倭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入不得志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內而不知守于城之外備備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矣蘇州之守不在于婁門而在于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于太倉而在于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對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拔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王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阻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訪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饑餒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歸太僕集

需票

十一

平露堂

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夾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挾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及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以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又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過盜之長策也。又聞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主

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綿。每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憑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設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掠。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從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律擅調官軍內一欵。其暴兵卒至。既來攻襲。事

有警急。及路程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發軍馬。乘機剿捕。若賊寇滋蔓。應合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發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動搖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解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內。自足備禦。今獨以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大軍之至。吾民饑飽豺狼之腹已久矣。

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主

記

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浚河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人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南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來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來。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

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于漕浦。若爲塘爲淺。爲渾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饑。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奔注于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于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歸太僕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將不食也。蓋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賢。字守約。以太學上館。爲大官丞。最浚河二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太千斤。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佐藩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廩餼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卽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任也。折衝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于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

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于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于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舉。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逼近胡虜。皇明經世編

歸太僕集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法。今以圖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于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婁東許國杰純佑參閱

沈 公秦璵

璵

沈 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夫征虜大策璵 奸相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崑崙又陽言人貢陰憤故智致屢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沈王二公疏 奸相 一 平露堂

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賞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胆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輿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

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微利于鍊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需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嚴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憤局肯奮身却敵以鐵而買忒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舉欲局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于獲利之日矣 竊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綱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黨罪之一也受諸王僉遣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擅吏部之權奸賄狼籍至于駟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

致有司科歛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
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蓋賢嫉能中傷善
類一併其意必擠之於死地而彼已使人爲國之心頃
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飲怨又下罪之七
也又日月鞭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
大耗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食日甚無一善狀罪
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誅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
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厭嵩父子之所致也
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漢名爲公室之
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政行小事書
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
預六卿之政耶爲邦漢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
彼不能不同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
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慮失之謀百出始也因
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執利堅于膠漆道義薄
于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奪如之何其察
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
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繼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

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
駐壘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
不肖也吾誰欺欺又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
職矣天何異于丁汝璉之失事乎趙今日之事未艾
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者然虜賊之稱實也許
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
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不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
則亦不能守矣今能沮朝廷之非伐能保虜寇之
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使隙而後戰以保萬全之勝
皇明繼世編

上

公奏疏

疏

糾劾誤國輔臣疏

奸相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宗遠能邁。悼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皇上九重靜拱。百工忘事。以致蠶茲非虞。敢肆南牧。仰賴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餽。食可足矣。罷息諄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皇明繼世編

沈王二公疏

卷之一

許稱

五

平露堂

陸下之鑒來。或爲言官之論列。皇上亦俯念忠諫。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考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蒞來格虞。端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輔姬且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

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

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

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

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

豈將有意警而沮之哉。誠以其敵主之明。害時之理

致禍之源。博傷善之繫。深所以自有剛家者。不得不

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

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鑒故蹟。首罷丞相。極

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太學士嚴嵩本以邪編

皇明繼世編

沈王二公疏

卷之一

許稱

六

平露堂

中進極人臣之位。久待國相。叨視相綱。凡有奏請。資

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念雖三尺之孫。亦需

一命之榮。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脩共兩廡。用

酬殊遇。尚悞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敢根蒂

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驥貨爲長策

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宥往昔之

所戒。以爲行能。縣通萬國。寬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爲

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共門廡之人。徒中外唾罵。神

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高提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至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曩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遭陞之管也萬獲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升沈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謀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數潛搬家屬回籍共他財物既好不服彈述但閤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監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數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盛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覲見其間發盡金舉美人高二尺至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于此不知陛下官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東州參宜春等縣其膏腴田虛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熾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者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家州所屬胥胥伊親名色鄉釋未路其供應船隻爲四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

遲緩卽細打需索。鷄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諒其先過。至于開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卽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問。文者惟其門樓垂絕。上下蓋俱狼狽。鄉里之擾害也。此爲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遇。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常除陛下賞賜。膳金之外。凡窮海之鱗。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食。矣。九戎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此王二公集 新集 九 平露堂

千天。其惡可想已。此爲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于陛下有骨肉之親。萬于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祿國之謀矣。而乃罔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給。堅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承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狠因城貴。風憑社點。肆毒稔害。不可勝紀。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貨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于陛下矣。此爲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甚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賔富。四存向風。何至週年百物虛

皇明經世編

此王二公集

新集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使漁芻糗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箠及鷄豚嗟怨之聲微于蒼昊是以家之賦稅既

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輪鬼運哉官歛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筆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微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陛下之幣藏不足以支諸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陛下以四海爲富豈其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耳陛下與其爲貴官窮爵之令以助邊用盡去此盡財惑衆之臣以培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散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樞之鬼則爲遐徼之辛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買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痛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過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屬當言之路適遇受言之君既知奸隱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黎虛無幾然一日業平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陛下爲三皇至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曜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

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路。復勇進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國。則必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爲遷開黨。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貽王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偷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疎迷之臣。未平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愛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口。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萬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庖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爲竊符之救。并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爲凡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處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共妻孥之爲快也。臣歎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燒。自經林水。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

皇明經世編

沈王二公疏

奸相

主

平露堂

遠之後。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一歎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失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數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復之心。而歎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德。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數畏歎嵩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職。以謝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經世編

沈王二公疏

奸相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闇公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彭 賓燕又

孫 咸克咸恭聞

朱司空奏疏

疏

朱 衡

修復運河故道疏

上元 公見疏乃疏河築馬家堤遠之出蓋與者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使古人築堤又置閘定學築堤海水使旱則資以濟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平露堂

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賈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

碭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試運河之利也惟非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送上

魚臺爲患甚大 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水災奉奉欲開故道臣等仰體 聖心亦有勸議上源

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甯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即欲濟深

無異穿井郭賈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

無可駐足譬諸取始於聖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黃

河所經鮮不爲患蘇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蘇郭賈樓則蕭楊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

楊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碭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淡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

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疲之餘徵功於

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置之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平露堂

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裁元費以便民疏

章義開夫

今運河自漁市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 咸祖命先

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境山山頂相平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魯橋開以

南稍啓立閘自徐州至濟寧往往待水須半月始達壘屢議增開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堯之民愚

於力役者百六十年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早就
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衍。泉源遙異。時舊河
之陡峻。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開迄新店。兩俱不事
啓閉。凡機。日行可百餘里。即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
四日止耳。而濟寧以非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
兩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事。請如大立言。罷
各官之廬設者。以所汰夫役。僦直。悉改編銀差。微解
東省。用備河渠之費。

治河疏 潘汝棠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潘汝棠堤

三

平露堂

國家治河。不過濟淺築堤二策。濟淺有消黃交會之
異。溝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過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
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
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為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
淤。及其淤也。淮漕水騰。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木力
居實。七人築隄。有截水。獲水之異。截水之隄。可施於
開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潏悍之性。挾川潦之
勢。所同何堅。不暇顧。可以一隄當之。乃獲水之隄。不
然。河驟准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陡。不使其

從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為治。非
以人力勝水。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
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泛。時它挑河。漢導
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過性清江浦
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和驟開
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稍
宜於黃水盛發時。閉各閘。惟進鮮貢駁隻。聽令經臨
探有帶人沙淤。隨即爬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
慶三年。海嘯後。壅沙倒灌。低窪之地。積滯難洩。今前
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設有沙淤。隨即疏濬。毋
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河兩岸。止是獲水。不
得以欄截為名。

翁司馬奏疏

疏

翁大立

革種馬以助軍需以祛民害疏

革江南種馬

伏讀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一款。應天府所屬
論丁養馬。近因俵解馬駒。每年止解備用馬。價所養
種馬。或有倒失。仍復責令買補。民亦不堪。若兵部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潘汝棠堤

四

平露堂

行議處以蘇民困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覲 皇上恤
窮民釐弊政以保安畿甸甚盛心也當時本兵之臣
竊格不行臣不可求其故矣今日巡歷應天等府小
民遯道泣訴皆以年饑缺食兼養種馬爲累臣因思
之以害民之馬供邊海之需一舉而祛六害興六利
通變宜民之政無大於此宣 上德達下情無急於
此臣請先言養馬之害而後及革馬之利爲 皇上
陳之竊惟財賦出於東南戎馬產於西北各因物土
之宜以定貢賦之制自先王以東未之有改也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案疏

華江南五

平露堂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
便養馬故以太僕寺設在豫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
府每十一戶養馬一疋初無今日種馬之多養馬之
家給有牧地免其差徭亦無今日草養之累自永樂
十五年每十丁養馬一匹成化二十三年官牧地租
以歸太僕寺弘治八年偶因淮揚水荒以江北之馬
寄養江南於是應天府屬八縣共養種馬四千六百
四十四鎮江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二千三百四十四
太平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一千四百六十五匹軍國

府屬南陵縣其養種馬七百五十四廣德州屬建平
縣其養種馬八百匹民之被害日漸極矣國初論丁
養馬丁不編徭近來人戶逃亡禁派丁田出辦單丁
下戶亦被科擾其爲民害者一馬頭之中另編群長
每名歲歛銀十二兩其爲民害者二官徵地租野無
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多至六兩五
兩亦亦四兩是猶終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吭而使
吐也其爲民害者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故每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案疏 華江南六 平露堂
倒損什之二三因有問罪賄償之費每匹不下二十
兩其爲民害者四每季點視印烙管馬之官皆有常
例而吏胥里老又以紙劄罰贖供應之類利擾窮民
其爲民害者五先年備用馬價每匹不過十兩近已
增至三十兩其本色赴南京兵部者每匹費銀五十
兩江浦六合二縣解赴北京者費尤倍之其爲民害
者六况今水旱饑饉頻歲相仍海防料價加派不已
民有菜色而雲錦望其成群人藹草根而芻秣欲其
常給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是而謂

能仰承德意撫恤民隱可乎今若革之則群長貼錢醫獸工食歲省銀八千四百兩草料等費歲省銀六萬五千兩點烙盤費罰罪紙贖追陪價直與常例之類歲省銀六萬二千兩至於備用馬價牧地子粒初不因革種馬減損分毫其利一也種馬既革則管馬通判主簿皆可裁省其俸錢柴薪馬夫門皂工食等項通判員下可歲省銀二百八十餘兩主簿員下可歲省銀一百一十餘兩其利二也每革種馬一匹做通州革馬事例每匹徵銀二十兩可得銀十九萬九千九百兩一勞永逸民亦願輸以此起解兵部接濟邊費其利三也臣見沿海護塘之外皆錢糧沙塗馬可馳驟今以種馬逐其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叅將遊擊把總等官領之則倭奴之犀槍利刃不足以當臣之輕騎跣足裸形不足以當臣之勁鐵既有舟師截之於海復有騎士拒之於邊地形既得長技在我其利四也蘇松水鄉素不畜馬軍興以來急用馬匹故華亭上海嘉定太倉等處有司不得已勒糧長旗之動以百計臣雖量行革去未能盡減今以其餘

皇明經世編

朱翁二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者給沿海州縣領之不追其直可免糧長出辦之累其利五也應天寧國廣德等處里長上役必有走避馬輒被馬戶索詐每賃一匹日科銀數錢今以其餘者官賣與民每匹可得銀四五兩供軍前草料之需其利六也夫天下之事利害相乘利少而害多臣不願爲也利於官而不利於民臣不願爲也今革馬之利既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則亦何憚而不爲哉或者謂民間畜種馬乃愛禮存羊之心恐種馬既去則馬政日廢似未可革臣請開之夫北方養種馬類其馬政日廢似未可革臣請開之夫北方養種馬類其群跳羣生入猶以爲所養非所用奏請錢革者今江南之馬已解折色種馬畜實爲無名山東河南江北等處固不得比例奏請臣以爲革之便者此也或者又謂畿甸之內畜有馬匹則緩急有備臣又請開之今之沿江沿海設有騎士以禦外侮固將以衛內地也萬一有警持尺寸之紙可使立至况南京本色馬未嘗議革苟有征調不患無馬臣又以爲革之便者此也答御史錢鏞以鄉官而能行之於通州臣爲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臣實愧之是以開陳利害剴切

皇明經世編

朱翁二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上請伏望勅下兵部遵照前奉詔旨斟酌時宜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所屬民間種馬盡行革去客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遞仍於養馬縣分丁田內徵取價直以解兵部念江浦六合二縣衝疲已極一槩徵取馬價免其本色解京將管馬通判王簿盡行裁革其備用馬價草場地租督責拿印官馬科吏依期徵解違者聽南京太僕寺與印馬御史按法恭提而又即以應天府管馬通判著落催併種馬價銀完日赴京改選則百餘年之弊政盡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九

論黃河疏

治河

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于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爲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睢宿之間遷徙未和所定泗州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寧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

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遭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非運道庶幾可保

論河遠疏

治河

臣竊計治邳河開阻之策有三一開加口一就新解一復古道然三者利害恒相牽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加口出邳州則可以遷徐溝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溝溢水陸復行諸驛並命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鄆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聚發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爲不便者三此開加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龍河所衝刷久自成渠發費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無徐邳橫射之患延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害無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于邳州其爲不便者三此就新解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出可以還百年運通可振裁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

卷之二

平露堂

十

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淮。勢亦崩塞。掃
陸築堤。雖築不同。且河流所乘。多不能復。不便者四
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定議。行河
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

論河道疏

治河

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水雖
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
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須牽
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濱沮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治河

十一

平露堂

咸湖谷亭治頭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誣國是耳。臣
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
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蓄。滿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
。橫非有湖爲之宜。淺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
臣宋禮之紆。盡蓋彈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
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
以南陽湖爲蓄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
壑。旋始無虞。宜大興人辛。縣同回。墓一帶開通。以達
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

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也。退離者。盡上腴之田。按之
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爾。以供河渠之
費。計無便於此者。

論河道疏

治河

薛河之水。夙稱湍悍。今盡注于郝山湖。入微山河。以
達于呂孟湖。此尚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
南。爲邵家嶺。黃流填闕。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
納者小。而及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馬
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運退土。及朱堅。而時爲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治河

十一

平露堂

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
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堯山以人漕河。則湖地可耕。河
堤不潰。而更于馬家橋建減水閘。相早。勝以爲啓閉
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

論河道疏

治河

臣按行徐州橋子房山。過山至於堯山。入地浜溝。直
趨馬家橋。上下入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
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任。瀾激湍。遠不相涉。一
也。依山爲堤。雖有洪簾。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堤而

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四十里。視舊河爲近。驛趙夫價並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三洪。徑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境可緩。費益大省。入也。糴穀貯倉。假上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并盜之衝。九也。兼舊河以爲水壑。即河決谷亭沛縣。從鴻溝以泄。徑小浮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觀其難亦有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治河

三

平露堂

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揚山。壩西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徑夫工食。往往不繼。待通之民。忍飢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審體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銀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固未易辦也。惟上幸集廷臣議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陳千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恭閱

馬恭敏公奏疏

疏

馬 森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詳明會計

經世編

馬恭敏疏

詳明會計

平露堂

擦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木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餘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

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錢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二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內府各監局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宗人等府都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艸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艸七百一十九束。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每束折銀三分五厘。并南艸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零。在京五場艸并備派各

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畝收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船料商稅等銀虎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及查歲文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

皇明經世編

馬泰徵疏

詳刑書三 平露堂

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還融文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撥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兩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井直隸順天等府及畫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爲計處蠲免錢糧以濟邊儲以裕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酌事宜條爲四事已經題奉欽候通行欽遵訖仰恐接括未得能盡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文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安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根宜而經久之謀尤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

皇明經世編

馬泰徵疏

詳明書四 平露堂

戶部尚書因宣府鎮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勸募別處然猶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屯糧秋青艸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卽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增而戶部實爲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先帝之前而言官井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不加察耳臣伏讀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

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卷之一
詳明會計五
平齋堂

皇明經世編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天地顧臣等雖庸駑謬司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休命所以不得已而爲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條開措處于後然此先目前之急則可以久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貯糧未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二十五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百萬石內除撥餉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運

減折與撥運蘄州倉班軍行糧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詔蠲半若或撥支奏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爲三年之蓄亦不可得況千六百年之求乎萬一河運阻滯輸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何以爲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撥括之計已極善後之

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卷之一
詳明會計六
平齋堂

策何在臣所以杞杞人之憂而又有預邊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後詳其說于後焉
一南京倉坐放軍上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查照總督糧儲衙門題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未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遠耗脚費銀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會價會計支通折色不小
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承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銀八錢內將五錢

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此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爲歲額。

一漕根奉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

皇明經世編

馬恭儉疏

詳明會計七

平露堂

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又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銀一兩內將輕賚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使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運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純題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成例相應查照改

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賚折銀一錢八分榜本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京雖係一六輕賚較之三六二六若爲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

皇明經世編

馬恭儉疏

詳明會計八

平露堂

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肯明認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運四百萬石奉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虧缺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顯陵承天二衛兌運原議改折兌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

允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該庫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十二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千內有江北衛分，皇明經世編

馬恭儉疏 詳請計九 平露堂卷之一

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米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為陳末讓申漕規以裨國計事，內欲開補缺船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處減運軍行糧及兌改先席板枋木輕費等銀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船題奉欽依去後，今該臣米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該補缺船以濟全運，乞罰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費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

題奉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准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參酌，該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費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詔獨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費席板等項總算折徵，每倉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允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收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案前原議河工銀兩，并嘉靖四十三四五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已自有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軍旗，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停閑，且運軍行糧，南京各餉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倉分，又淮徐鳳陽等倉支給，孰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皇明經世編

馬恭儉疏 詳請計十 平露堂卷之一

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造徵，庶不悞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費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糧皆例千本。虞進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加腳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查扣解部。

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詳明會計

平露堂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總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制憲御史項下銀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百十四兩八錢九分零，制憲御史項下銀五十二百五十二兩八

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制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巡運所除坐派支開夫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爲接交防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貪短解，及差壯快人役管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詳明會計

平露堂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總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銀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舍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爲聚牧學生馬匹而設，今駝騾馬各派養寄養民間自行餵養，駝馬州場，又聽軍民耕種

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成羣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編前役歲解太僕寺，作爲公用支費，似出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係編前役者，俱各查追役銀，解解本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示爲歲月開報。

一各處釐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撫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不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

皇明經世編

馬恭毅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明詔，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此詔爲解州縣役，每解先以虛數，報部一有此言，則有徵收之責，第仍之責，或不肯自與各遠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皇本未用俸夫銀兩爲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取各州縣庫簿清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大工，不時生添料價，府州縣不知事出一時，節年盡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建議，勅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並收納解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

皇明經世編

馬恭毅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一年除兩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非虜侵犯改撥蘄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二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襲爲例在昔旣以改折免運而減耗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宜謀復者也

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詳明會計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顯陵承天二護衛免充

當矣而船米則宜攤派之各總衛所免運不宜改折

以虧原額也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

斗改折猶爲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

石三斗偶緣是年走派二衛免運因而弊之何也是

皆有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

總輸運

一蘄鎮漕糧充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

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

因襲爲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至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爲常況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旣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

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

亦皆始于廣茂之營其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十

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免運水陸輸納官軍

甚亦資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國通倉本

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爲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

爲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依舊改

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數

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爲始預發銀兩秋

收之時委官抵石糧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

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萬石

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祿。而三年之蓄可必矣。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倉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橫守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故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兩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卽此亦便于轉運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

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詳明會計

卷之一

平糶堂

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接括無遺。別無善徒良策。不知夏稅秋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爲虛文。一遇水旱。輒行請發。內帑失量入爲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執。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銀講。而兵馬未數。出納未清。兼以時缺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

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內帑矣。

一生之者。衆倉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則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號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倉之。雖欲無飢。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倉之矣。尤邊之兵馬。皇明經世編 馬恭敏疏 詳明會計 卷之一 平糶堂 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爲出。而執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水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倉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

量入爲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勵有爲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搜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以上所議節以清國用臣所慮遠圖者以此。

國用不足乞集衆會議疏 請求國用

先是戶部上太倉盈耗之疏上大驚手詔盡心審臣查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

水故舊上此疏以北以入百萬供邊境一歲之人足以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于天下

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

皇明經世編 馬恭儼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變而有主兵之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

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折其

四五民運十遺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

馬不加于昔而所廢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

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急而

京師安得不告匱加以改元詔蠲其半故今日缺乏

視昔歲尤甚焉昨本部兩疏陳處已爲筭及踴錄然

東牧西括不遑爲目前之計而于國之大體民之元

氣未暇深慮乃今復蒙明旨責令臣等悉心措處敢

不益殫心力仰舒宵旰之憂但今時調計窮臣等聞見有限宜乘此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各陳所見采酌施行

奏鹽法事宜 鹽法

河東鹽池額辦鹽六十二萬引價銀十九萬八千四

百兩內給宗根外佐邊餉而餘皆貯之布政司以備

災傷抵補之用近因有司採辦無法收頓不曉池南

鹽花置積厚數寸而弃之遠地坐虧舊額宜按行前

任巡鹽御史黃中架橋撈採之法四川鹽井額辦鹽

皇明經世編 馬恭儼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一十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引八十四斤各場數課近

分爲上中下三等立法雖詳未合時變蓋各場又自

有上中下三等亦有下井在上場上井在下場者兼

有舊井埋塞而鹽額應除者有新開小井當編入者

併其稽覈雲南額辦鹽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引四

十五斤共銀三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兩地遠人玩務

尚有遺利當行彼中酌處或聽民自市或商中官給

務求便安福建額辦大引鹽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

二百六十五斤小引鹽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引六

十五斤。不出本省。商利甚厚而微。價甚輕。若上里等場。每引價銀二錢五分。惠安場每引七分。澤潞三場。每引纔五分耳。而又止行于延建。汀。四府。不及福興泉漳。其利多爲官吏所漁。宜量增引價。兼令八府通行。或于津要之處。照舊抽稅。是亦一法也。廣塩國初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其後漸有增益。歲入不下一二十萬金。自有總府以來。兵餉之費。不俟他而足。今廣東海北二提舉司。歲徵課銀不過一萬六千餘金。而輸京師者。不能萬金。每歲遺負常十之五。

皇明經世編



馬基敏源

鹽法

主

平露堂

宜。丞圖興復。靈州大池額塩。共二萬六千餘引。以供延綏。小池二萬三千一百五引。貯府以備客兵。其利甚饒。但止行于平慶二府。而鳳。漢。二府。以有解塩。禁弗得達。是損額課以資私販也。且解塩隔省。而靈塩在邦城之中。令鳳。漢。行靈塩。顧不便耶。以上六處塩法。請下撫按官酌議。併覈塩引實數以聞。仍行南京戶部查照銅板。給發勘合引目。一如淮。浙。山。東。長。蘆之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李待問存我參閱

靳少宰奏疏

疏

靳學顏

講求財用疏 選兵鑄錢積穀

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

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入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

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虜患

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

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

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

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

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於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

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

滿額之兵若歲無失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

足若軍滿其額則損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

新少宰奏疏 卷之一 選兵鑄錢 平露堂

豚一有鍼鉞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

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

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

今世方目之爲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爲耗民之

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贓罰銀兩因攬

受多詞臣愚以爲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

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

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牘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

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兵鑄錢 平露堂

開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

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

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于理財中

單提詞訟爲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之

用兵一開羣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

已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

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闕矣以耕作則盡力

矣而財用之絀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

部責臣等以言者益不止爲山西計爲天下計也臣

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許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天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日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楚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絀乏故皇明經世編

新小學堂疏
卷之一

三 平寧堂

倭人得以崩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未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爲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

石之理則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治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衆至今增兵益成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屢迫也客兵雖增至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緡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饒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繁然或通各仕版或散處民

皇明經世編

新小學堂疏
卷之一

四 平寧堂

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嗟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獨盛焉又駁駁乎日增也賦歛安得不日急備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爲則病其望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其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聖祖垂綬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負強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糧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克發按冊則可觀實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爲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爲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爲身謀或爲利計姑無敢爲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某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爲是說也其敢爲是說者必其人未嘗若是地者也誠使爲計者知緩急之異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克發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開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也猶之醫也不謂其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寶也。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兵民亦有奮然而一躍者。前者復固習之而數嘗之。雖頭顱尙莫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啻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處。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以爲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爲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驕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堅子耳。聚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搜其鋒。卒見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腹內衛所尙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周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亦何憚而不能圖。乃往返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各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餽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民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稅。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臂。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徽省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益六千人。其始一民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爲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數言去。臣愚以爲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爲二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輪于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不過克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鬪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

皇明經世編

新少學奏疏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爲繫甚重乃今懷生顧養銷輒積弱爲邊兵所易也奈何望其控制四方以備羌胡威勢夷者哉臣愚以爲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成京卒未爲苦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根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輟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

皇明經世編

新少學奏疏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事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盡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即敢如蟻蟻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健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夫今不爲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缺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

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卽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質。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憊處。不勝其東瀝之懷。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棄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買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買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遑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

皇明經世編

新少季奏議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愈少。再踰故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矣。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銀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而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銀。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千遠。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如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皆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昔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書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因用益饒。此藏成輔相之乘。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于天下。故一代之典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

皇明經世編

新少季奏議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民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
奈何而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
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
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宮 之積足相
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
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
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手無形而達之乎
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
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
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區
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乎 公帑
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
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
告匱矣大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
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
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
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權
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

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
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
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
爲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
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
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
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 銅料二曰炭三曰轉
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
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
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使以下之罪而
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
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
舟如臨清帶甓之側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
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 之錢或于京
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
係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
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

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耶。卽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銀金刺撈。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就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漲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五

平露堂

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行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日盜不便。一日官爲奸弊不便。一日商賈持挾不便。一日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風衛不先之于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開匪觀望之不免。而奸豪有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一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

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諸士之不行上。皆由之。而未嘗收之也。如我朝。崇禎今以後。追絕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六

平露堂

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克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飲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啟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衛。或卽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欲散悉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

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幣。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能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款課程。贖買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林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軋。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禾奉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元房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匱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越更無郡縣而宇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

處之人。率驚悍而輟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輟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款。則走山東。山東遭款。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于人情應。往事益屢驗。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嚴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日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日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

此雖終歲。首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卽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卽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歲貢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備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九

平糶堂

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者。而爲今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欽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欽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後。亦不許借此。欽富于民。卽藏富于官。呈上所謂南面而特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就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十

平糶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

宋徵璧尙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亭 徐孚遠聞公 彭 賓燕又

夏 冉展吾泰閣

張元洲先生臺省疏

疏 張 瀚

增修極衝邊垣墩堡報完疏 增修墩堡

先該督撫會議題稱靖虜地方直至寧夏中衝切近

虜巢最爲衝險中間通賊要路在東則大廟呼囉馬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臺省疏 增修墩堡 一 平露堂

尾劉家寺兒大碾子八泉吉三灣在西則小紅溝甯

水紅莽牛七里口紅柳樹李智壩李哈刺峴迭烈通

一盤泉等處然溝面不寬山崖陡峻惟黃羊坪裴家

川一帶實居諸隘之中離河四十餘里南枕雪山北

接劉家寺兒溝口東聯早平川白崖子亂骨堆鎖黃

川山勢斷落川原平廣水草便利正與河外虜巢大

小松山蘆塘湖相近面五方寺沙金坪則又在其指

顧襟帶之間矣猾虜頻年大舉入寇必先聚結於此

然後分兵諸隘以入此其總會要害之地也大率以

裴家川適中爲主自扯木疎舊堡河口起至五方寺

塔兒灣白草川墩止共長二十里沿河築邊一道每

二里築敵臺一座及於順塋通中築小堡一座又於

裴家川背山面河築大堡一座議設守備一員駐劄

其中提調沿邊以據大虜聚結總路其餘東面隘口

或修舊垣或築新塋或添墩堡或立月城或割塹壘

通計邊牆二十五里零二十六丈敵臺十一座裴家

川大堡一座順塋小堡一座哨馬營二座月城三座

共約三十四里零三十六丈約用軍夫一萬一千有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臺省疏 增修墩堡 二 平露堂

奇計一百四日可完除架梁客兵馬匹料草不計外

共該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鹽菜銀六千二百四十

兩通計以二萬五千兩之費勞一百餘日之工修三

十四里要害之邊以牧三百餘里河防之險外控強

胡內屏諸郡况舉歸併之餘卒分撥新立之營堡官

難設面兵不加增簡已周面糧仍舊額天險既固地

利可興費小而利大輕勞而永遠籌邊之計未有便

於此者合用銀兩查得固原州庫見貯修邊民壯銀

一萬三千餘兩堪以動支并靖虜等城堡防冬樽節

糧米八千餘石通融支給該總督右都御史戴某調
將節年原派擺過官軍內陝西正兵營摘撥二千及
靖虜副總兵劉濟下見在馬步官軍隨行陝西總兵
官呂經俱發裴家川做工不敷之數再於平鳳各衛
所查明節年各軍勞逸酌量派調共計一萬餘名及
整架梁兵馬隨帶合用器具擇吉破土安設窩舖以
便棲止并將固原州收貯民壯銀兩見在糧米陸續
動發委官解送工所及行委靖虜副總兵劉濟提調
架固原東路遊擊陶承學分管築城原任叅將孟案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卷省疏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六千餘兩加一十三里荒涼軍養之境遂成保障之
雄所據宣力效勞文武官員照部議錄叙以示激勵
者也

邊患稍寧及時大修邊政疏 邊政

臣惟夷狄之患自晉叛服無常制禦之方貴在經權
迭用頃者比虜款塞解臣九邊晏然無事我皇上
嘉納輔臣之言預圖安攘之計勅下邊臣使外示羈
縻用權宜以息財內修戰守謹經常以振威種經權
之道兼得之矣臣待罪西陲謹將事關邊政重大應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卷省疏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合題請者條爲五款冒昧上陳

一曰久任將領以需成功夫制勝莫先於選將而良
將莫先於知兵兵將之情上下固結而後得其效力
若驟更數易未有不離心債事者也陝西蘭州衛
通臨黃河安寧鹽場一條城什字川西古城積稽灘
弘化寺党家臺等堡分列河之南北邊長五百餘里
隨處通賊見秋河流猶易設備冬深水結最難戡防
又河州西面之諸夷出沒歸德治境之生番縱橫將
必得人庶乎有賴

二曰申嚴盤詰以防不虞。往年比虜密遣被虜華人更變衣帽扮作僧道乞丐潛入內地。今既聽其互市。中國綢段絹布。彼皆有之。若比依式樣做成衣帽。密令擄去。姦細穿戴潛入境內。服色語言。混然無別。我既不防。彼益無忌。不但沿邊諸鎮。雖腹裏城市。亦得直行窺伺。變生意外。將若之何。則盤詰之令。在今日誠不可須臾懈也。至於敎順來降。明言投見者。不許一緊妄拿。冒功以阻向化之心。其各營軍士通事家丁。除出邊偵探外。平時不許胡帽胡服。故爲虜態。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易辨奸宄潛消。

三曰添設防衛以固城守。凡虜入犯。不敢輕易攻圍。城堡者。所畏火器衝打。與滾木礮石撞擊。我軍防禦。亦恃此爲長。然舉放便利。非敵臺則人難施力。非敵樓則身難藏躲。數者皆爲喫緊查得所屬沿邊城堡。舊有樓臺者。十之四五。而原無者。十常六七。今宜趁此閒暇。逐一增置。臣通行沿邊兵備等官。將該管城

堡逐一查閱。除舊有敵臺敵樓火器等項。堪以防禦外。其原無者。嚴督府衛州縣。操把等官。起撥人夫。每城堡四角。增築敵臺四座。比城牆懸出丈餘。城大者每面道中。各增加二座。或四座。仍量動官銀買辦木料。上蓋敵臺。使眺望既便。擊打尤捷。於內安置大將軍。及鳥銃湧珠大砲。多造火藥。并滾木礮石。各隨城堡大小。以爲多寡。酌量定數。事完將修過臺樓。用過錢糧。造冊呈臣覈實。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庶衛謹嚴保障有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四曰請給關防以革奸弊。本省沿邊倉庫錢糧綜理。稽覈固在該道。而登革奸弊。尤在監收查得。臨洮府原設同知一員。監收蘭州廣積等六倉。通判一員。監收河州等三倉。民屯京運鹽引等項錢糧。各歲至數萬。不爲不多。不時收納支放。不爲不煩。其間虛收實放。詐冒侵欺。十緒萬端。不可枚舉。一向因無印信。呈上行下。皆止白頭公文。其諸卷牘簿籍。抽換洗改。何所不至。况延寧二鎮三路。監收通判。俱有欽降關防。惟蘭河二處。尚未請給。乞勅禮部。將蘭州河州二處

監收官，查照邊事例，請鑄關防各一顆，齎給各官，欽遵傳使，庶稽考有憑，好弊少革。

五日，議墾荒田，以資塞下，夫取盈於官，不若藏富於民，急則戰守，緩則屯牧，自古足邊率用此道。陝西三邊地廣人稀，國初因田疏墾，賦稅不多，拋荒者聽令盡力開耕，永不起科。故塞下克實，地漸開闢，已而計畝徵糧，差賦繁重，加以虜賊之剽掠蹂躪，年歲之荒早相仍，收穫既歉，徵輸愈急，所以積漸凋殘，轉徙流移，棄置荒蕪，日甚一日。顧議及屯田，則許以儘力開墾，三年後起科，至議拖欠，則又令嚴限催比，盡數完納，夫可以開墾之田，即有拖欠之稅，既云三年後起科，則當年及拖欠之糧，孰與辦納？是以人懷畏忌，竟無實效。官司雖形勢驅逼，而莫肯從也。故欲開荒蕪，必大布寬恤，盡免積逋，使民無畏，合無照依近日兵部題准申明甘肅墾田事例，通行三邊撫臣及臣嚴行守巡兵備等官，大書簡明告示，曉諭軍民人等，凡願墾種荒田者，其狀投認，官給印信文帖付照，任其儘力開墾，原係拋荒者，永不起科。係近年拋荒者，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元洲彙纂
七
平露堂

年之後，方行起科，其以前拖欠糧草，悉免追徵，庶塞下無不耕之田，邊陲有得濟之日矣。

議裁續添兵將以節邊餉疏
裁兵將

竊見陝西之患，不在無兵而在無食，食既不足，兵何可使？兵無實用，又從而虛耗之。若新增募將營所部馬步官軍三千員名，係近年巡撫建議，添設從後標下有兵之虛聲，絕無應援守衛之實效，似宜裁革，以樽節糧餉者也。臣謹畧舉始末而陳之。先年陝西巡撫與鎮守總兵，並駐省城，至秋西幫防，年後虜屢犯河套，遂移總兵固原，而巡撫亦就彼調度。兵食時總督猶未設也。孝廟以來，虜占據河套，添設總督大臣，駐劄固原，聯絡三鎮官兵，增兵置將，固原遂稱巨鎮。嘉靖十八年，該王事許綸具題奉欽依，每遇秋防，總督移駐花馬池，總兵官駐平虜城，巡撫都御史有或駐固原，或駐慶陽，或駐蘭州之議。此遷度之言，非曾履其地，審道里而審事勢也，竟不可行。節年止於防秋之月，暫駐固原。然本鎮各兵俱屬總督調遣，標下無兵，故巡撫向無軍務之銜。至嘉靖四十一年，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張元洲彙纂
裁兵將
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臺省疏

武兵詩

九

平露堂

御史裴紳始議將西安左等四糧步隊軍四百九十
八名新軍八百六十一名城操軍七百二十二名寄
名軍四百一十九名加增月糧與馬軍五百名湊合
三千題准添設參將一員統領每年隨同固原防秋
迄今將及十年並未效有分寸之勞四十四年臣至
彼中但見白水瓦亭宜祿等處或一百名或二
百名或數十名零星派撥問之曰節年常規若屯聚
鎮城恐糧餉不繼至今歲則總督衙門先已派修築
鎮戎等處城壕實亦未嘗在固原也夫設兵之意本
以壯巡撫出邊之威而固原協守之力而竟散處四
旁分土遠地是明知其無益而遣去之顧歲費糧銀
不下三千餘兩豈非捐實費而賈虛名哉然而總督
撫按不遽言及者以增置有飭武之名而減削貽債
事之議慮後人得藉口於此也臣謂全陝地方三邊
分守疆界實地內之門庭巡撫所轄郡邑即邊境之
堂奧門庭不守則八府州縣鎮堡孰非巡撫之責安
能提三千波儒之兵往來於二三百里之內與強虜
萬衆較勢力哉且虜不大舉不深入其來也迅疾如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臺省疏

武兵詩

十

平露堂

風雨備東則犯西顧此則失彼必俟有警調發比未
至而賊已出境矣何濟於緩急而每歲蠲資以養此
粉飾之具乎夫三鎮各宿重兵據守險要陝西總兵
亦辦重兵往來應援總兵不能拒之于外總兵不能
禦之於中乃譴罪於巡撫標兵之無也豈通論哉伏
乞勅下兵部將前添設陝西參將裁革馬步旗軍聽
臣嚴行簡閱量留馬軍一百八十名與見在一百二
十名共合三百之數選委中軍指揮統領一體操練
每遇防秋隨臣出邊防禦其餘散歸原衛止食原撫
庶兵無處設軍餉少節矣

免它運以恤貧軍疏

免它運

隆慶元年三月十八日准戶部咨該總督劉憲都御
史劉焄題稱密雲昌平二鎮糧餉先年它運糧米粗
腐後撥漕運官軍徑運龍慶石匣等倉糧米始堪實
用近因該鎮分撥古北口窩遠邊倉以致官軍告困
議復它運乞將漕糧照舊徑運二鎮龍慶等倉上納
該本部議允題奉欽依備咨到臣查得漕運糧儲例
於京通二倉上納以給六軍自開漕迄今二百年來

未之有改或遇邊鎮缺糧戶部自有空運舊規未有漕卒直達邊鎮之事嘉靖三十三年偶因密雲昌平一鎮調集兵多暫撥漕糧徑赴龍慶石匣等倉上納彼時邊方告急倉卒應變孰敢異議次年漕司會題該戶部覆議減運五萬石三十七年漕司又經具題會議通免上邊照舊通倉交納其兩鎮糧餉戶部差官空運密雲七萬石由通州水陸接運一百四十餘里昌平三萬石陸路一百二十里合用腳價其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兩議將在運原兌隨船耗米每石扣出五升并近議加盤剝米三升其米八千石其折銀四千兩不足之數仍於京通二倉各總扣剩羨餘銀兩動給彼時官軍得免邊運交納之苦無不舉手加額如獲更生後該總督劄遼尚書詳論題據車戶張官等告稱空運繁苦乞將原運漕糧免寄通倉仍令官軍運赴各邊交納又自三十九年起復令軍運以致流毒至今四總狼狽又遭收糧委官忍心凌虐百計留難稽延秋冬又復逾年凍餒死亡接踵竊惟前項邊糧自有議定腳價軍運空運初無二議但

空運乃部使督臨盜竊押和法得禁泊及至倉中收受官撥斗級歌家小腳亦自歛手若軍運則無人看顧盤糧在車在船任意侵漁到倉交卸各有需索諸色人等視官軍為奇貨利歸姦人害及漕運況土著車戶猶且欄難遠方漕卒苦難尤甚再照山東官軍例該四月初一日完糧江北官軍例該五月初一日完糧今各總所運邊糧悉免株守一秋一冬延至次年正二月尚未完結新糧先以派到又例該十二月以裏官軍船隻畢集水次領兌其勢豈能兩全四十五年十一月內又該漕司具題本部等衙門會議自次年為始將原撥密雲昌平等倉漕糧免其空運照舊上納通倉另嚴收貯至次年正月以後聽戶部差官空運原議應運糧米密雲七萬石該腳價銀七千三百五十兩昌平三萬石該腳價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仍照先年所議將原隨船耗米每石二斗五升內止准二斗作耗扣出五升并近議加盤剝米三升通其該米八千石行有司折銀四千兩隨糧解部以備腳費仍欠銀七千三百餘兩於京通二倉原撥運江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古

平露堂

此四總內扣剩羨餘銀動支補給自後該鎮不得再行議請等因題奉世宗皇帝聖旨依擬行欽此備咨漕司欽遵隨於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創行江北把總劉崇武張一正中都留守司把總王伍山東把總戴子進各將隆慶元年應運嘉靖四十五年分山東河南二省漕糧內原撥密雲昌平等倉糧共一十四萬四千八百三石三斗照舊上納通倉聽戶部差官空運及行山東河南二布政司將應兌給各該官軍隨船耗米每石扣出五升并送議加盤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古

平露堂

平不勝罷乏臣任事以來旦夕焦勞不遑寢食伏望皇上軫念漕運官軍困苦已極乞勅戶部查照當年新議仍自隆慶元年爲始將原撥密雲昌平等倉漕糧免其徑運照舊上納通倉另嚴收貯該部務次年正月以後差官空運二鎮龍慶石匣等倉上納仍責成部運官員加意關防禁革奸弊以後年分悉照定規每年止將新收糧米如期空運不得雜入舊貯以致各軍藉口即邊軍送新米之艱疲卒免額外之苦已定之會議不違漕運之舊規不失矣

暫免帶磚以恤運軍艱

免帶磚

該臣議照糧運帶磚始於一時權宜今已遵行年久非敢輕議但漕船受載本重往年河渠通利加帶不勝若難然數止四十人現不令過重以傷猝挽之力繼因工作迭興用磚漸多加帶亦漸增蓋馴至載重難行頻年又以河流變遷水道淺深不一船重則轉動不快越避既難水淺則阻閣多虞于係尤大察疲軍之力委有所不堪夫合無將今年各總衛所重運糧船暫免帶磚後年分仍舊止帶四十八塊定議遵

守庶幾清船輕捷。可望稍速。疲苦旗軍均活。天養

會議軍餉征剿古田疏 征剿古田苗

竊得古田巨賊。據三鎮十里爲巢穴。連八寨爲聲援。越省城切藩庫。狀方面秋王門。誠覆載之所難容。真神人之所共憤。且該縣官吏師生。僞寄省中。編戶齊民。流移他處。垂六十年。竟自執迷。豈一朝夕所能招撫。近該王簿廖元深人彼中。名雖護印。實則爲質。且不惟該縣之土地人民。不復得見天日。而鄰境鄉村。無日不遭劫擄之苦。省城官司。無夜不畏貌伺之姦。
張元淵等省狀 御古田苗 平露堂 卷之一 五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古田苗 平露堂 五七

雖盡拮解京錢糧。其何能措給萬分之一也。查得嘉

靖三十四年。浙直借去兩廣軍餉銀共二十萬兩。止還過銀三萬兩。尚有一十七萬兩未還。三十七年。該四川借去兩廣軍餉銀三十萬兩。訪聞彼處見有十萬五千兩未動。夫浙直四川。素稱財賦之藪。尚欲別省協借。矧廣西地瘠民稠。兩朝不謀。夕今欲剿除數十年之通賊。發紆數十年之積忿。一時軍餉之需。何從取給。伏乞跪請轉行三省撫按。查將前借銀兩。差官解還本省。及多方預處克足。以備分投委官辦集。前項諸費。聽候臨期舉事等因。到臣案查古田縣去府僅百餘里。田土縣治。盡被擄賊占據。已經五六十年。弘治年間。襲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鈺。正德年間。攻陷洛容縣。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越入省城。擄去庫銀數萬兩。奈政黎民裹被害。四十四年八月。復越省城。被官兵押退。若不亟行肅定。則古田陸沉。永不可復。今應議處進剿機宜。約計共調廣西土官目兵。及雇募烏銃手等軍兵十萬員。名分派七大哨。用監督司道官兵員統督將領官七員。又分三十八小哨。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古田苗 平露堂 六

指揮三十八員千百戶七十六員監統進剿但具巢穴深邃盤據本省兩府四縣之地外連湖廣貴州之間其中林菁深密蜂窩蟻穴百十餘處衆號數萬地有三厄之險鳥道攀援木有牛河下流迅馳如箭此皆必經之路行師進剿自管稱難頃據總兵官俞大猷建議謂須多集兵馬四面合圍奪險遁期於必克誠勝美矣然興兵十萬日費千金姑以半年爲期計須二十萬兩軍器火藥戰馬賞犒諸凡雜費不與焉廣西物力素薄自來兵餉之費皆仰給於廣東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課之積征歲稅銀幾裕率數年始一大征故歲供常有餘而猶得以貯積濟他省之急頻年海洋多盜商船既少征收已減縮過半又師旅頻興招兵增戍殆無虛日此時兩廣之力何能供十萬之衆備半年之需乎所據各司道會議前因誠非得已況浙江布政司除已解外見有銀一十三萬兩四川見貯亦不下二十五萬兩俱應查照原數補解前來容臣督率會大猷預備糧食召集兵馬傳選將領分定糧導關會湖廣併力堵截刻期舉事庶幾有濟若銀不滿數則

兵難多調兵數既少則分布不周伏望皇上憫念艱荒縣治久廢宿寇構患無已勅下該部悉從臣等所議將各省原借去銀兩務先扣足二十萬兩尅期押解至廣西布政司或梧州府交割以濟緊急軍需之用俾臣等文武諸臣各得以單殫犬馬之力少效涓埃之報不勝幸甚

議復梧州鎮班軍疏

夜班軍

准兵部咨該巡按廣東御史王同道條陳四事內開裁班軍以省行糧大畧謂兵以衛民而廣東之兵不得衛此方之民督府開鎮於梧而廣州左右等十衛香山增城等七所共撥官軍二班計一萬餘員名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捕共派廣東本折糧五萬石起解梧州廣備倉以備行糧之用廣東資於廣西甚侈及至廣西征遣又不免募狼土之兵是在廣西爲虛名在廣東爲實費豈非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要將前項官軍內摘留二千名赴督府輪班其餘發回衛所糧米扣留三萬五千石以濟廣東軍餉之用等因該部未經行查以爲前兵實有萬數兵糧似可減省遂依其所擬覆題移

咨前來臣查得廣東前項衛所官軍原分二班更番前赴軍門鎮夷營分撥營堡關隘守把并防守鎮城原非隨哨捕閑散之役自開府及今百餘年遵行宜有深意存焉非可以片言數語舉其顛末也今將裁革中間事體於地方有無關係速難定擬隨行蒼梧守巡迤右移政曹天佑等呈稱議照督府開鎮梧州總轄兩省原議調發廣東官軍一萬員各折糧五萬石定自國初其來已久近年廣東詳元守護城池及裁革總兵衙門已撤回官軍并年久逃亡事故共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護哨守即諸凡捧執旗牌旗纛金鼓軍器軍牢劊子等役皆在其中委無閑散虛曠之役况輪守城舖巡哨江道各官軍徹曉鳴鑼逐更點開日夜疲勞實無休息而各州縣以省城切庫之後多懷恐懼方且添雇打手添募狼兵而害於軍餉之不繼各屬紛紛請兵征剿請兵協守而苦於兵力之不敷當事者日切隱憂尚敢為減兵之說乎况所存實數止有一千三百員名即如今議二千尚少七百應於廣東撥補及照廣西山多田少徭糧占據土族狼兵隨據耕食地之所出不足供一方之兵不得不資糧於廣東近年廣東多事如折糧每多拖欠橋稅亦漸減少計所入原額不過七萬餘兩而每歲支給省城一萬六千七百兩平樂三萬二百兩賓州一萬二千八百兩潯州與本鎮漢達狼目之兵共四萬三百兩通共該銀一十萬兩調兵犒賞之費不與焉則此所派五萬石者縱使全納盡輸亦難供各項軍兵之用當此勢急燃眉之日又議扣糧萬一變起不虞誰任其咎此皆理勢之必不可行者及照班軍戍守非獨守一梧州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爲開府梧州而設也。非直體統欲尊嚴，亦賴此以制三軍而威百蠻也。每歲征剿，動調土族狼兵，而上族狼兵，率皆桀驁不服，調遣查點，所以先臣韓雍，宣以三萬餘兵戍守梧州，與土族狼兵彼此相制，良爲有見。今以軍餉不繼，戍守不滿二千，較初設無十分之一。又皆分撥各營堡，仍欲議減可乎。本道竊以廣東官軍戍守梧州，非守梧州也，所以守廣東之藩籬。湖廣官軍戍守廣西省城，非守廣西也，所以守湖廣之屏蔽。守廣西而後廣東可固，守藩籬而後門庭可安。皇明經世編

張元問卷之六

張元問

主

平露堂

其勢真有不可已者。不然，廣西徑僅千穴，土狼萬族，山深菁密，境壤相錯，設無梧州重鎮控扼之，朝發果而暮踐郊矣。恐不止海寇之縱橫已也。廣東雖欲晏然可得乎。此爲廣東計，亦有不得不然者。臣備查前項班軍，與糧米之數相同，復檢閱故牘，粵自明興，始下南廣建官置守，紛無定議，定亂亦無寧時。憲皇帝加意遐荒，撥泰政韓雍爲都御史，假以不繫之柄，度越常規，當是時，兵馬錢糧，皆於南京料理，運調兩京，江西湖廣漢遼官軍不下二十萬，物力克盛，故近

至如摧枯拉朽，無不殲滅，彼雍誠異才，亦委任權力不同也。嗣後分兩巡撫，事不協一，盜日益熾，於是用言官建議，仍用雍總督，而梧州開府，實自茲始。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處之地，必藉重兵彈壓，始可警服群夷。於是調兵三萬餘，戍守鎮城，并分布兩省近梧州堡，以謹防捕。後漸減至一萬員名，所以貽東西百年之安。良有以也。歲久逃亡，減免強半，僅存四千餘，今將併見在四千之數，而更減之，即防守不周，潰亂四出，難於控制，異時推究，利本誰當任其咎者。且皇明經世編

張元問卷之六

張元問

主

平露堂

兩廣盜賊淵藪大者，嘯聚山海，黨類數千，攻城劫寨，負隅亢敵，如曾一本黎汝誠及大羅山古田鳳凰巢八寨十八山之類。雖調遣狼兵招募福之兵，勞費不貲，未能即滅。其次千百爲群，聚散倏忽，大者狼兵小者土兵，調度得宜，可施隔剿。如近日右江之捷，南詔嶺西並舉之捷是已。又其次一二十人或三五十人，投間抵牾，突出焚劫，隨時隨處有之。正戍守官兵之責，每有擒獲，而因之驚駭解散者尤多。豈謂官兵盡爲虛設，而紛紜鼠狗，必一一屬之狼兵乎。今謂無

益撤去恐賊無忌憚縱橫愈甚勢不能不議復設也
又梧鎮在萬山中谿徑甚多前臨一水爲三江下流
猺獍往來通道城內空虛民居不過百餘守禦所官
軍僅五七十人所恃壯軍容謹防禦全賴東省不待
智者知所資之侈也若謂私人之田即湖廣亦戍守
桂林桂林豈楚人之田當時非諮諏審度當於事理
何得行之百年人無異議至於扣留軍餉之說尤爲
不可廣西十萬常供每歲皆出東省近自另設邊撫
已分數萬兩今本官具奏又欲將比來橫稅亦留彼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集 卷之一 後軍 五 平露堂
中若皆分彼此而自爲計如此則日侵日削東省可
絕不相顧梧鎮可廢而廣西全省亦可弃置不守矣
近日嶺西道梗又遠調狼兵征調犒賞之費出於廣
西豈可繫謂爲私人之田凡以天下大一統仰藉朝
廷威稜總攬於上百司同心共濟於下使兩省各保
無事則已何敢分彼此出處見以恣爭勝之說所據
各道呈報前因誠非得已乞再加查議將廣東見在
班軍四千餘員名照舊分兩班戍守其額派本折糧
五萬石亦如數調撥以充梧鎮漢達狼目各兵之用

庶經畧有裨兵防允賴地方可無意外之虞重鎮稍
存建設之意矣

書

上內閣相公 陝西兵馬

秦中八郡惟西安鳳翔漢中稍爲善地今錢糧出辦
亦全賴之延安慶陽平涼臨洮鞏昌皆密邇虜患民
窮土瘠額徵錢糧拖欠累歲雖嚴刑峻法終無完期
以是積貯空虛軍需每缺一難也近年自增絨服之
供歲率費銀六七萬兩正項織造銀不過萬兩餘皆
皇明經世編 張元洲集 卷之一 陝西兵馬 五 平露堂
補奏欲加派則民不堪那移借辦每每不繼二難也
遘虜素無畜積虜已熟諸往年犯涇州犯鄜延入中
國數百里不服其欲獨垂涎涇陽三原使虜得逞則
大防微矣防守固不可一日懈今額該給軍之資京
運歲該七萬餘兩秋防正急戶部尚未發解萬一軍
中脫巾內變可慮三難也境內各王府祿俸奉肅慶
雖漸加于咎數猶不多唯韓府宗室日繁歲供至十
三萬兩欠至五六十萬兩每歲以諸項湊補大畧十
僅得五兩饑號寒舍怒畜怨上年已據衆辱撫按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西臺

五

平露堂

郡守矣。此後不處將不止是四難也。四難之中。韓府之事尤亟。往往題有欽依。閩省賊罰皆聽截補。糧餉不許停留。悉以解部。是絀服軍儲祿餉。所謂奏補者。何賴。恐各鎮官軍之變。韓府宗室之變。不在數年之外也。今撫按以皆有積奉欽依。不敢抗疏隱忍。釀禍異時。誰當任其咎者。至于各邊兵威不振。蓋自管已。然今幸虜入無所掠。欲有所掠。必在深入。深入則往返途長。人畜水草不利。失不償得。頻年虜患不大。以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西臺

五

平露堂

遵復。祖宗舊制。盡撤調遣之兵。稍做二十年事。規責成。巡撫兵。徇官。各將所在。衛所。嚴行較閱。力不堪者。易以壯丁。數不足。聽其召募。務足原額。技不精者。立法教習。務令精強。始於京師。達於各省。民閭團結。社兵。如浙省。近日之法。責令有司。覺察聯屬。其心有警。則軍民并力。驅剿。勢果不敵。就近調發。庶幾人懷內顧。家自相保。使諸自遠。調征。若秦越人之不相顧也。固不同矣。今請罷入衛之議。職已上於撫按。倘幸得請。即每歲可省數萬費。恐終隱忍未敢明言。且邊

再上內閣書

粵寇

入境。諮議時事。山徑海寇。縱橫四出。獸聚鳥散。輒

無常蓋自管仁化之所不羣威武之所不聲由來非一朝之而於今爲甚則以兵力日薄兵食相須而頻年財用匱乏計歲入之數不足以供額設之需即有調遣又將何以爲計今海寇之黠莫曾一本若頃徵三奈將之兵備四萬之費主帥不親統領衆將各一其心失律喪師損威虛費欲再整已無備矣不得已調取西鎮俞大猷前來暫攝東事頗聞將士歸心賊亦素憚日下理舟楫括糧餉申嚴號令查覈行伍至日將併力滅賊不敢不殫竭心力仰荅明命但茫洋

皇明經世編

張元淵集

粵寇

平露堂

巨海追逐良難成功與否不敢逆觀也

又上內閣書

粵寇

嶺表自爲一天風聲氣習曼異他處人嘗謂兩廣盜如落葉隨掃隨落蹤徑無光竄之日真切喻也良蘇滄海渺茫林箐深遠易以伏匿難于驅除人本恚悍株引勾連一呼四集又聚散倏忽暮而剽掠不知其爲民朝而耕犁莫辨其爲盜何忌憚而不爲然自明興以來假借名稱雄肆山海者幾十百人矣辛羅鋒鐵正典刑小者捕滅大者征誅率無苟延五七年者

而卒不成則其性其習信殊異不可解也方今東省山徑水寇從橫雜選雖殺戮無虛日而亦不知畏其尤點悍者曾一本頃緣主將不統兵偏禪持異見我軍氣憤虜得長技失律喪師本自輕敵寡謀非必賊有勝美也此時聞已東驚潮陽本賊故穴俟其定泊然後可圖俞大猷力任其事將士舟楫稍稍整檣一鼓成擒尚壽畫千萬全之後度此釜魚蠹蠶終當就烹不足據廟堂之廣但西省亦若山賊俞將之東也議者謂爲松人之田意不甚懷不知大征之費非二十萬不可近歲軍門糧餉不足供額設之兵二省貯積皆匱無已將請發內帑審時度勢尚落藩籬合對酌緩急豈敢顧彼遺此蓋撫按各有所重總督兩地關心意見不能盡投也至如嶺南有始典二源遺孽嶺西有羅旁淶水負固府江有兩岸峒寨出劫海上此特指有林道乾輩數戰妄意好生惡死人所同心此輩誠愚豈無一隙之明亦由互相疑畏招者每誘而殺之縱欲悔罪向化不可得今時責成合屬覓取間諜之人往示朝廷威德又值新皇赦宥萬友無論盜賊

皇明經世編

張元淵集

粵寇

平露堂

鍾悉聽撫處爲兵爲民各適其願深山窮谷自安排
聚者苟無犯於地方悉不加征遠近並許自新開誠
布公深懲飢饉往貪功殺降故習稍稍有見信來降者
終不盡然姑以養威蓄銳俟恩信既行察擇強梗間
一出擊即力并事專庶可示警是或一道也頃聞譚
二華有薦進俞大猷其事之踴此時方區畫剿賊將
士帖然心服賊黨畏警求降二月以來鼓舞招來漸
可幾望成效蓋其人久習水戰老猶嬰鏢若即取去
則有歸敵易將之忌地方益無所恃縱使郭成粹至
皇明經世編
張元淵集
卷之一
粵苑
元
牙露堂
安能遽諳地利得人和如此賊益蔓延不可收拾矣
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具疏但乞暫爾終此曾寇之役
必不久淹以妨京營大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宋徵與韓文宗閣

高文襄公文集

疏

高拱

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

治安疏 是政

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忌戰則危聖人

皇明經世編

古文襄集

卷一

平嘉堂

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答率衆款塞稽顙稱臣奉貢

闕下數月之間三陟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

而荷鋤闢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事而今有

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

民所以懽忻鼓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祭

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

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

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因以制之

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

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資與互市之利耳而

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

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點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

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

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

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

壞不止退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

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

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

皇明經世編

古文襄集

卷二

平嘉堂

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我

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

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

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四夷况彼輸誠叩首稱

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閑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

于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

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敵臣非所以廣明主威

德于海內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

無外可以見築備之咸實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

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

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論修舉邊務然勞力費才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侵應

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燬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旣效順受我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三 下露室

趁此閑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幾密盡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點虜叛服無常

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之靜必然

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

背約我遂與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

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于行

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于將來是在本兵

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議實心脩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

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成之慮沿習故套掉弄虛

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遇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四 下露室

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傳其害虜未制而反制于虜所謂病加于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

國之忠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

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

仍乞 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

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

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陰隘比上年增修若

千兵馬比上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債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屬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聖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

錢法

臣奉召至京兩月有餘見得里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稱數萬之家而至于賣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毀一空者有潛身於此旋復逃躲於彼者有散之四方轉徙溝壑者有喪家無歸號哭於道者有剃髮爲僧者有計無所出自縊投井而歿者而富室不復有矣臣驚問其故則曰商人之爲累也臣又問朝廷買物俱照時估商人不過領銀代納如何輒致貧累則曰非朝廷之價值賄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

納錢糧該是百兩者使用即有六七十兩少亦不下四五十兩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賸矣即得領銀亦既受累乃經年累歲不得關支小民家無餘貲所上錢糧多是揭貸勢豪之物一年不得還則有一年之利積至數年何可紀筭及至領銀之時又不能使得但係管衙門一應胥役人等必須打點周匝纔得領出所得未及一兩而先有十餘兩之費小民如何支撐所以派及一家即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爲展轉避避之計人心洶洶不得以寧居也臣聞而憂夫

聖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得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祖宗取天下富家填實京師蓋爲此也其在今日獨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公用錢糧俱是招商買辦有所上納即與價真是以國用既不匱乏而商又得利今價照時估曾未虧小民之一錢比之先朝固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沾惠乃反凋敝若此雖屢經題奏議處寬恤目前然弊源所在未行剔剝終無投於困厄恐凋敝日甚一日蠶轍之下所宜深慮必不可謂其無所處而任之也

臣願陛下特勅各該衙門備查 先朝官民如何

兩便其法安在 題請而行其商人上納錢糧便當

給與價直即使銀兩不敷亦須那移處給不得遲延

更須痛釐夙弊不得仍有使用打點之費就中尚有

隱情亦須明言一切懲革不得復爾含糊則庶乎商

人無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至於錢法不

通已久乃是指點多端事體不一所致蓋小民日求

升合覓數錢以度朝夕必是錢法有一定之說乃可

彼此通行而乃旦更幕改定無定議小民見得如此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將必至于餓死是以愈變

更愈紛亂愈禁約愈驚惶舖面不敢開買賣不得行

而收數為甚臣惟錢法之行當從民便試觀當年未

議錢法而錢行近年議之而反不行外省未議錢法

而錢行京師議之而反不行則其理可知也臣願

陛下特降 聖諭行錢只聽從民便不許再為多議

徒亂小民耳目如此則人心自定人心既定錢法自

通而買賣可行斯各得以為朝夕矣古云天下本無

事庸人擾之耳此二事者定有人擾之于前乃相沿

至今為累臣目擊其弊誠念其關係非細不得不為
皇上言之伏望 聖明裁鑒施行

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 新政疏 一 王 奏 一 奏

茲者恭遇 皇上初登寶位實 總攬萬幾之初所

有緊切事宜臣等謹開件 上進伏願 聖鑒特賜

施行臣等不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 聞伏候 勅

旨

一 祖宗舊規 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奉事俱是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八 平露堂

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皇上臣下不敢預也隆

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體昨

皇上於勅 進時荷蒙 諭答 天語莊嚴 玉音

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徧京城小民亦無不

歡悅則其所關係可知也若 臨朝時不一 親答

臣下必以為 上不省理政令皆出他人之口豈不

解體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奉事件

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某

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 皇上御門時收入袖

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 親答至於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 答曰着該衙門查照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拏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 親答如此則 政令自然精彩可以繫屬人心伏乞 聖裁

一 祖宗舊規 視朝回宮之後即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一次內侍官先設 御案請上文書即退出門外待 御覽畢發內閣板票此其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 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詭欺罔情弊何以照察今後乞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 覽覽畢送票票後再行呈 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好弊可弭而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其擬議

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上就從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議處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于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事必 面奏乃得盡其情理況 皇上新政尤宜請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于每二七日 臨朝之後一 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 凡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急密切事情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容臣等不時 請見其 開講之時臣等皆日侍左右有當奏者即於 講後奏之如此則事得精謫情無壅蔽不惟 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一事必謀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古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望 皇上將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擬票上 進若不當上意仍 發內閣再詳擬 上若或有未經 發擬徑自 內批者容

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凡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當還當駁正與或情事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一應章奏俱 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所遁矣伏乞 聖鑒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一凡官民本辭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 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 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 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 御覽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 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誤今後伏望 皇上於凡一切本辭盡行 發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 請乞 明旨其通政司 封進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官 奏註

明白如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以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治理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

正國是順民心以尊 朝廷疏

版辛丑

臣惟 國家所以強盛尊安雖有不逞之徒卒莫敢犯者以紀綱振而民之愛戴深也若紀綱廢而神氣弛神氣弛則人無畏懼禍亂四起若民心失則元氣索元氣索則支離渙散邦本不固自昔嘉靖初年事有大同叛卒之變不能正法爾後遂有遼東之變又不能正法遂有山西之變又不能正法遂有振武之變又不能正法而今安慶之變作矣向使前此一次處置得宜則 國威有在人知所懲安得復有今日事乎然所謂不能正法者非不行法也彼時亦有斬卒受戮者矣顧真正巨惡莫敢誰何而徒毛取一二離解之流苟且塞責其委曲於叛卒而遷就以圖了事之意非惟叛卒知之而天下之人皆知之也至于官司則每加以激變之罪蓋叛卒難處而官司易治易治者之加嚴正欲見難處者之當寬耳其委罪於官司而遮飾以圖了事之意非惟官司知之而天下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之人皆知之也。凡若此者皆是當時主計之臣暗懦規避不肯爲國任事而徒依違苟且於目前遂使六
七十年間朝廷之法大壞而不可收拾良可恨也
故在今日者正當先正叛亂之罪而不必連及於官
司若連及官司即有輕重不倫則爲叛卒者必將曰
吾輩雖有人抵罪而知府亦已不利則吾之利亦已
得矣將使有衛所地方有司何以行法軍卒有不利
有司之行法者必將曰吾只聞城內喊何愁有司之
不得罪乎若此者是率天下而亂也而何以爲朝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廷之紀綱哉夫即使知府誠有罪亦不當此時併論
而況查志隆者本無激變之情甚有循良之政先是
南京兵部尚書王之誥操江都御史張鹵巡按御史
劉曰憲見今巡撫都御史張嘉胤皆奏稱本官善政
宜民地方利賴於叛卒事毫無干法不宜加罪臣又
訪得本官被逮時安慶百姓數千人追隨號哭聲聞
百里今又有百餘人隨至京師上本乞留臣昨過長
安街見百餘人長跪路旁號哭稱冤臣驚問之則乃
安慶軍民保留知府者夫民心如此可重拂而不之

恤乎況本官已經法司問明例當復職今安慶府雖
已推有知府吳孔性然使查志隆他補則彼叛卒利
其去任亦爲得計而百姓乃大失望非所以戡亂而
安民也故臣以爲寧使吳孔性他移而查志隆必不
可動如此庶奸宄之志懾而國勢強間間之情通
而國恩洽一查志隆固不足言也臣展轉思惟不
能自己輒敢塵瀆聖聽伏望皇上勅下吏部仍
令查志隆還任安慶府知府吳孔性另處他地使天
下皆知我皇上威有必伸非一毫之所能掩明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有必照非一毫之所可眩不惟可以振一時之紀綱
而萬世之紀綱由此以振不惟可以安一郡之民心
而天下之民心由此以安其於治理所關非細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懷大

計疏

陸養中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
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凡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
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不用之不竭然後
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

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五 掌書 五 下 齋堂

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察。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

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豫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而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懲悉不別。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難。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告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五 掌書 五 下 齋堂

與之同論俸資同義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

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

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委誤事則

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在人

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

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

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

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

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斡使其

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

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

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

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

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

王事爲濟必多且臣于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派

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

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七

平露堂

皇上春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

奉 俞旨以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

可濟用覽奏處盡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兵部司屬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 聖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

謂者區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宜有可謂爲本兵司屬

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 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

敵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

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

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

臣愚謂宜于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

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

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

士馬之強弱與夫素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爲泰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勅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編籍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矣。

奉 俞旨兵部司屬依擬選用著爲令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邊方有司

身身編世編

古文叢集

卷之一

邊方

九

平露堂

臣惟蒞遠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寔有疆場之責。虜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緩撫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難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被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黎沮又何望于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

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後一旦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忠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乃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賡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蒞遠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順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

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
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龐州
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
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
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
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
○葡○遠○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徭○徒○資○幸○路○其○各○府○佐
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
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
聖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聖

平露堂

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遇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
聖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聖

平露堂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協理中樞
吏科抄出少傳兼太子太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掌官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
備之臣以禪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
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
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
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
費於郵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

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
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渙者補
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備
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盡周悉且見爲國忠獻都依議
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
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
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
大理寺卿張紳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
聖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聖

平露堂

內簡用一員聖以部銜候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
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
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即與額設者一
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
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日分彼此互起
猜嫌殊非體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
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
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義致乖體統至於職掌
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

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
例，即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
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
三員，以一防護。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
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撓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
必再行題請。煩瀆庶先事既有豫備，而臨事自可
從容。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
官以彰激勸疏 薛遠郭鼎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

主

平露堂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
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
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為
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華
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
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
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
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
即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

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為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費人。
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
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
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為
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
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耳於自棄之人，
處僻遠之地，豈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可忌憚之風。
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
也。若不亟處，蔽將安極。查得往歲奉 旨多取進士，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 平露堂

議者為當於此等一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為可
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
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
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叅來處治，不得仍
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叅奏
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
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
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
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為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况

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官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皇明經世編

尚文獻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奉 俞旨：以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公考察以勵衆職疏

考察

查得歷年考察調黜官員，多循以往定數，甚至撥拾

暖昧之事，以充之。且慮數有不足，乃將半載以前被劾官員，不行題覆。覆候臨期奏補，此皆本部累年之積弊也。臣等竊惟人才之在天下，賢與不肖豈有一定之數而國家用人見賢即進，見不肖即退，亦豈有明知不肖留以備斥之理，至其所謂不肖，必是大奸大惡，殘民害政者，乃可當之。而細微之過，人所皆有，隱昧之事，人所難明，固不必網羅乎此也。況考察之典，所以懲汰官邪，風示有位，所關至爲重大。而數十年來，每遇考察，其懲汰之數，大較前後不相上下。皇明經世編

尚文獻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以是襲爲故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者，姑置勿論。其數不足，雖無不肖者，強索以充，可謂謬矣。乃其稱爲不肖者，又多苛求隱細，苟應故事，而所謂大奸大惡者，或有所不敢問，而伴若不知，或有所不能識，而反稱高品，縱豺狼於當路，覓狐鼠以塞責。此人心所爲不服也。又於考察半載之先，撫按論劾者，俱不題覆，留作明春之數。夫不善之人，向所未露，猶或有儆倖之心，少存顧忌。若面目已露，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至矣。而乃留之，在位半載之間，民何以堪。此尤不

之甚也茲者又當考察之期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
移咨都察院行各撫按官自今以始凡有糾劾官員
具本之日即先華任聽處候有 命下本部即行題
覆其所去者照依考察事例不得他日朦朧復用其
所留者待文書到日方許當事至於考察懲汰者必
是大奸大惡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隱細俱不必論果
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惟求至
當不得仍襲故常如此則官不得逞其且去未去之
惡民不至被其已甚更甚之殘惡者不得倖免既皆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壬子 平露堂 胡
有以自懼善者不至濫及亦皆有以自安懲汰風示
之道庶乎有得矣

議處廢官及遠方府守疏 任子

竊惟 國家用人欲其修政而非徒養以祿也其守
土之官有人民有社稷尤須慎簡而非可以偏員也
今官生一途在宗人五府者率多出爲雲貴兩廣知
府不旋踵輒罷去蓋曰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
爾然不知官生中固未必皆可用之人而亦未必無
可用之人今率出爲雲貴兩廣知府又不旋踵罷去

遂使有志者皆自隳沮曰吾不過雲貴兩廣知府又
不旋踵罷去也其無志者則殷樂以待遷曰吾固不
失爲雲貴兩廣知府以是相率不務對立善政甚鮮
況雲貴兩廣皆稱絕徼所當生養撫輯尤甚內地而
又去京師極遠聲聞難通官其地者易於縱肆知府
實其一方之主顧可爲官生了事之具哉夫既用其
人矣而故示之不足用是棄其人也既爲地方設官
矣而故使之不善於官是棄其地也人則吾人地則
吾地求其用求其治且不可得獨奈何故棄之斯不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壬子 平露堂 胡
亦舛謬甚乎臣惟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
官生既可爲知府乃何獨不可爲部署等官合無今
後凡官生出身者除各小官照常隨內外陞用其六
七品以上者許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
官以觀其政績果能稱職便當爲知府爲藩臬固不
必遠方也知府藩臬又稱職又通陞之固不必有限
制也其或不稱或不自修檢則考察及劣處事例有
在將亦無望於知府矣而況其上乎至於遠方知府
宜與在內地者一體除授一體陞遷不得復有低昂

如此則進取之途不斲於磨叔而奮勵必多循良之澤可被於遐荒而疆圉自靖斯於用人安民之道兩得之矣。

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

科目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網羅之具皇明經世編

古文彙集 科目 元 平露堂

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

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難以一

二計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則極矣其

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爲功其係舉人

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

之相與寒涼盈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

於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

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

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

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

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

率應選而恬汙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瀝學未

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

已甚然徒出而就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

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

望其有爲胡可得哉及其不能有爲則又曰此輩果

星明經世編 古文彙集 科目 平露堂

不堪用然不知乃用人之偏所致而非其本體果皆

如此也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

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

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摯

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只以資格授

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

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以舉人無妨也舉人而

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以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

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

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擬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條不必加深進上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眾則一切陞爲京堂即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牽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於自棄也至於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庶幾望也

得旨 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大其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與所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

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

議處馬政鹽政官員以責成效疏

馬政鹽政

臣惟 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刺員也若係刺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閑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即御與使皆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陞是以棄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考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奈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既劣處之使之視類又姑容之使之尸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籍而奸貪之弊且多 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叅政使視按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泰政者陞典泰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于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於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

奉 俞旨以馬政鹽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吏部着實舉行

覆都御史李棠條陳疏 用人重任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馬政鹽政

重

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棠條陳六事節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用人重任二事該本部議覆案呈到部謹開列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

一用人邊鎮之才雖殊腹裏柔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謀廉勤強幹者爲用然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兵備遊民俱要久任與府州縣官乞通行查揀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調邊方應各盡其才邊事有濟等因該

本部看得右僉都御史李棠所議用人一款與本部見行事體大畧相同蓋人才難得而邊才尤難得一得其人豈可拘於南北近日邊方巡撫員缺本部必慎揀推用正期其久任濟事耳其見任不宜邊方者酌量陞調見在舉行至於兵備以下諸臣皆有地方之責所係非輕合無及此時將九邊與兩廣兵備及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兵部

重

守令等官備加查揀但不堪邊地而官箴無玷者酌量別調或原選腹裏而才勝繁劇者即調補邊地人或不足仍於新科進士內除補此後久任超遷之法

前後互用通融優叙庶責成既專而鼓舞亦至人將各展其才而邊事亦有可觀者矣伏乞 聖裁

一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隨編自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請自今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闕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 請可以自處徑自施行言守不必苛細過求若心誠爲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毋得榮及等因該本部看得總督承闕外之寄責任本重第年來議論太繁迨責太過以致動而掣肘

人懷顧忌。所以事無大小。必待奏聞。寧生失事。機
而不敢便宜從事。使人得議其後也。今右僉都御史
李棠條奏。及此。深切時弊。合無通行各總督及內外
各衙門。此後除事體重大。照常奏聞外。其巡撫將
領以下諸臣。於凡一切兵馬錢糧等務。總督得以節
制調度者。俱聽照。勅書內事理。徑自舉行。不必瑣
瀆。聖聽。若所奏大事。中間利害得失。要在廟堂
諸臣。揆以理勢。從公酌斷。請自上裁。至於他日之
成敗利鈍。本難逆覩。偶有未合所宜。據理原情。不得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聖鑑
手書
步觀迂論。像持兩可以開後日指摘之端。庶言者得
盡其謀。爲者得盡其力。中外一體協心共濟。而於
軍國大務。裨益爲多。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百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李序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勳甫

宋徵輿轅文叅閱

高文襄公文集

書

高拱

與王鑑川書論封貢 封貢

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

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封貢 一 平露堂

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

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

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

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

節方爲完美不然 明旨旣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

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 明旨無着甚不可矣虜

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

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

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威信旣孚處置又善當

必可成使 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

非公之功而誰也 報降懸賞甚重已久奉 欽依而

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

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

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 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

雖不敢望張仲而爲 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

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

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

千戶若遣之還恐老酋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封貢 二 平露堂

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

若老酋旣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

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況留此一人則亦可以

時問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

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

請於 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

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鑒

焉

與王鑑川論老把都衆後事宜

款貢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一印。使其相傳為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銷不用潞錫。用以充實。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錢其為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為定數。每歲為常。以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僉首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綽綽之故態也。今只在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為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為之計耶。故宜厚賞以遂其豔利之心。而不必令入乃為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為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闕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于已。則重。已有求于人。則輕。為一首所輕。則諸酋皆輕之。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而携持要索之事。起款順反。不得永矣。況諸酋皆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為吾。只加厚請。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為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為羈繫之理。就中若過為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詭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畧陳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使前按不惟前者難為心。而繼者亦難為顏。而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為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突然不可不告公知之。

與督撫論黃酋索使大官事

虞龍野稿

黃酋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
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物
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
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
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
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
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
者也況僉答旣以心服見吾吉能旣以帖伏黃酋一
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所畏不赴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酋或有起他
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
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
理彼如無狀吾即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
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
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
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
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權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
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

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成立而惠乃不
衰况衆旣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
也顧公之熟計之也

與貴州巡撫阮文中書

虞置安酋

管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
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
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眞人臣所當自
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
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彙隴本
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逆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
逆便當撲滅可但已平而乃事非其真針入其罪過
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
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
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
上旣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
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

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望也。況非我族類。而乃若干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挽之使關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引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齊居則皇明經世編

古文彙集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再與阮文中書 處置安酋

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取。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

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國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即發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國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警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爲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皇明經世編

古文彙集 卷之二 八 平露堂

與殷石汀論倭賊 倭賊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剿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于有司之貪殘。而養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疑我。東且撫西。

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帛羊酒宴搞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待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李之

見其利也

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

有公在彼必須痛剿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

殄滅然後撫恤瘡夷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

徇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

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二

僞

九

平露堂 甲四、五

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

頓此友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已

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

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須將

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

當爾就不可用當去何人可待孰宜於彼不宜於此

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即奏上當擬行

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子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

此者尤有誤意夫廣東之敵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

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營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負威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冗中放筆無論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與王鑑川論受把漢那吉第一書封貢

屏酋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

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

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機密案之

皇明經世編

高文彙集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甲四、五

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

根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

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

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矣中國之體而與夷狄

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

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歛

斂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浚結其心其奴

公者既能噉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却老酋

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

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夷世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東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何敢言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權皇明經世編

古文叢集 卷之二 封套 士 平露堂

兵以來能無愧邪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況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不服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

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諒而只聽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示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者且無計也老酋當必悅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汝是我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爲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携貳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訾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冗其放筆不能悉意惟公裁酌千萬

皇明經世編 古文叢集 卷之二 封套 士 平露堂

再與吳環洲巡撫書 款書

久不得以一字奉達左右。忙累可知也。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即如鐵錫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論此意。今尚不見處分。不知竟何如矣。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情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今其講說動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何如何如。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如此。即順義廟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冗中草草。布復不倫。惟心亮。

答三邊戴總督 三邊貢市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于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

三邊之槍。如故。豈無飽答之人。稱吉能而槍于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飽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槍也。三邊有槍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與殷總督論侯太守事 郭中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收拾此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懲彌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狗彘。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畱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偏示諸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

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
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與殷石汀論辦改土設流疏

流官

安國章之事賴公勘定地方底寧雖愚言幸中而公
之運籌戮力爲功大矣乃事甫平而安智之奏辯又
至仍稱改土設流（總之改土設流之計其始也）僕計道路甚遠而時日甚近安能
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
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
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在京代智爲之者智尚未知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疏官

五

平露堂

也今已成招問遣則智黨計窮自此必不敢復有亂
矣安順之賊可惡已久公會兵撲剿綽有餘謀成功
且在目前地方既可復而又有以謂安氏之心功尤
不細也僕爲之喜而不寐但公已有 陟命必須了
此一節處置停妥而後可行不然脫有棄於前功豈
不重可惜哉代公者就在地方善後事宜更須諄切
而授必圖永安乃可也大選忙甚不得詳所言統惟
照亮千萬

與梁巡撫論開河

漕河

承示開河利害種種體 國憂民之意謹諸言長欽
服欽服但運道不通修治已久勞費無算而績效茫
然 京師且坐困矣憂無所出故有新河之議計其
道里非遙費亦不多若得遂成則二道並行脫有一
道之塞亦自有一道之通此萬年之利也今措處銀
兩既有項下斷不用東人之財而任事之官亦各有
應承之者且自謂事必可就（衆之官也）不則耳罪亦不用東藩
泉之官也若謂恐有朱張難制則今之淮膠商賈通
舟久矣豈必懼船往來而始有朱張乎願公贊成其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漕河

六

平露堂

事不可再爲難辭況此事前人已爲之功且垂成而
廢實爲可惜今因舊增振當事半而功倍僕亦計之
熟矣千萬其勿阻也

答胡給事

運河

新河之議本出僕意然非有成心也今執事查勘詳
悉明示不可不徇僕意亦可謂無成心矣願即題止
可也蓋可開則開以濟運所以爲 國也而不可開則
止以免無利之害亦所以爲 國也而僕何與焉其
初獻議之人亦須善慰遣之無讓其失策恐阻將來

任事者之心。至于海有可通之路。聞之甚喜。但不知事果何如。殊切懸企。倘有下議。願早示知。若得諸此。則於國有萬分之利。而又無一毫之勞費。縱使新河可開。亦不及此。而况云不可耶。執事忠于謀國。委曲明盡。而又不依違顧望。徒事迎合。寔寔心服之人。回草草布意。以安執事之心。其撫按二司。亦乞告以僕意。恐其不喻。謂與初議相左。而意或有不暢也。

答河南栗巡撫 中州軍衛

民兵在省團操。及磁州屯劄者。其事已久。然於國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無一毫之益。而於民有十分之害。今既數年。曾何所用。可見之效已如此矣。於今不處。又待何時。願早爲題請。使血脈仍歸故處。則病尚有醫也。至於選留精壯以衛會省。似亦不必。蓋省中自有軍衛。何用外兵。今只復先朝之舊。則上下皆安矣。其處分有司云云。敬聞教便。當加意爲之也。人回不悉。統惟照亮。

與河南梁巡撫論捕盜第二書 播登

示彌盜之法。可爲曲盡。自茲中土之民。得安生矣。大抵多盜之故。只是有司蒙蔽。以有爲無。而盜亦有

款。有司之法。其劫庫與夫劫有各之家。使不肯爲。恐聲著而累有司。不得不捕也。邦只於小官與百姓富家。任意爲之。有司見其事小。不得聞於上官。故亦不問及。至養成大勢。則劫庫與有各之家。公然爲之。而莫敢誰何矣。自此而上。非揭竿而呼之事耶。僕所以抱深憂者。非爲身家計。蓋爲國家慮也。今徧地皆盜矣。其勢愈盛。而有司愈益怯。可不亟爲之處乎。然所以剪除之者。又非可以急遽爲也。必是務修彌盜之實。而不可多弭盜之文。彌盜之實。在末生者防之。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處有兵。可以隨手而用。凡有動作。一二即捕獲之。勿使其多。又寬首賊未盡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豔。而會自向前。其賊數衆大者。必密招賊中之人。宥其罪。許以擒獲賊首。而遂有其財。且得以永爲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愛者。大抵有心策之。用計爲上。正不必多出榜文。激之而使愈爲備也。人回草草。不悉。幸照。

序

獻忱集序

章泰

國制 聖旦暨元日長至皆稱賀然惟 藩國留曹

暨外寮五品上者具疏亦皆有頒示定式無異同也

若 廷臣則賀若謝皆無疏近歲章奏寢盛其在

則節賀無缺言凡有瑞應必禮卿首詩疏賀而諸司

從之其大寮遷官暨有 遣有賜皆疏謝而小臣亦

間有焉可謂極盛矣予自遷國子歷詹府南宮皆視

篆賀必草疏乃侍郎係 御除當謝尚書大學士皆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例當辭謝且叨 恩隆渥 遺賚爲多故謝疏亦種

種間乃次第成帙各獻忱集藏笥中夫文以事興事

由時異斯集也庸紀時事云爾駢四儷六文云乎哉

外制集序

制誥

昔嘉靖乙巳春我 世宗肅皇帝札諭輔臣令於翰

林中簡五六人或四三人備樞筦之用意至沃也於

時輔臣舉編修二人檢討三人於中秘撰理文官誥

敕曰以備用云而撰定在列先是典誥勅者或以閣

學或以詹翰林長貳其事既重而其文亦皆簡實無失

代言之體後乃屬之兩房供事官其事既輕而爲文

者又率狗彘浮濫所謂以萬乘之尊惠匹夫之賤者

寔有焉而失體亦甚矣至是始還翰林之舊則其事

復重予乃一滌陋習特追簡實且就其所司各加戒

勉以仰副 朝廷訓迪百官之意非敢遂謂得體也

積業頗多歲久不復見歸田之暇偶於書笥中得數

紙旋復檢索則散失者多予存一二而已因憶 先

皇簡微臣於廿年之前而卒大用于二十年之後其

期待之隆蓋非一日爲嗚咽久之遂以逸業錄而藏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之家庸志鼎湖之感思抑以存鑒戒之故事云爾

經論

論經筵要務 新定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命脉我 祖宗燕謀弘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荷歟盛矣迨我 穆皇未獲有所面授我 皇上甫十齡 穆皇上賓其於 祖宗大法益未得於耳聞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 祖宗家法以爲主本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主 王 嘉堂

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於用乃歛於 祖宗列聖實錄所載 聖敬事天之實 聖學傳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務勤儉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何御近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鎮撫四夷批其紕切編輯成書進呈 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在 法宮則日披數段庶乎 祖宗立圖之規模保邦之要畧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

得其大較且今日之域中 祖宗之天下即以 祖宗之事行之合下便是更不須更費商酌而自無所不當我 皇上聰明天縱睿智日開必因而益迥 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觀朕先以楊大烈以衍萬年無疆之祚者將在于是則特爲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大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特述其急於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則大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論輔臣面對 百表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一 主 王 嘉堂

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諫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箇政事縱急緊不得已事亦只剴子往來而已書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 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道隔未有甚於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破其聖藏而輔臣亦不敢苦請面對若忽然問一件道理未必能知問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箇其所以亦不樂於面對也

論養相才 相才

聖祖罷丞相分其權於六卿而 上自裁決 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代言商確政務極其寬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調古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與夫庶吉士之選留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爲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聖訓 平露堂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于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之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克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爲成勳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格於其先如何維持於其後不可流于迂腐不可徂於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斯日日開省則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攷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

安常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鑒於中也於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而命而耳提之口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聖訓 平露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道而又每每迭行賀詩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羣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論考察 宗典

國家做處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黜陟然朝觀考察既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成亡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使有九年滿者補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推陞之例行於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尚久

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住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蓋四五任未一考而況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聞見翰林史官銜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幽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遂襲爲故套無復置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於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於三二日則豈能得其善惡之真所以毀譽肆出飛語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皇明經世編

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已有人矣遂不復動曰難爲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奈何空此衙門也夫考察本爲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妨盡去無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爲乃如此徒使不肖者微數年之幸而賢者受輳數之苦此又一弊也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時不肖者造作言語鼓弄風波傾陷善人以圖衙門有人而可以免已其善者則畏縮而無以自藏蓋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長人不肖之計傷賢者之心此又一弊也被黜者既不許競科道糾劾不公之例又復不行遂使奸權於此行恃害之毒以爲此乃必局禁錮終身者矣乃以平日所憾所忌所異已者推入其中使抱沒齒之恨而不得再見天日以此人視考察如必不可脫之囹圄如萬丈必不可出之陷穽惟恐惟其身於此蓋曰平日之蹈踰貶黜猶可言也一推身於此則不可言也而承奉權奸無所不至惟恐少忤其意而施毒於此焉是以朝廷瘴惡之條徒爲權奸作威固黨之具不惟臨事行其傾陷之計而平日猶持此以爲嚇制之機

使朝臣番首喪氣無復志節皆繇於此此又弊之大者也嗟乎其弊一至於此乃國家亦何利而爲之今宜以黜汰之事令考功司河南道行於三六九年考滿之時於理爲得或曰祖宗九年議黜三六九年不爲早乎曰九年者既百無一人焉而三六九年又不議黜將遂無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載而去之者矣三六六年議黜不有愈於不一載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耳目既多實自難掩又非一

皇明經世編

尚文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日而了乃得以從容體訪審覈是以衆人而考一人以數時而完一事復者復陞者陞黜者黜謫者謫事自精確必不至於虧人而是非大相遠也蓋考察畧而考滿詳考察粗而考滿精考察畧昧而考滿明白考察勿劇而考滿從容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及三六九年考滿而改節忒肆者則考察亦不可無但不必定在六年只偶一爲之去其太甚者數人示戒而已其有被害虧枉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爲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洞飛語不得遂其讒奸人不

得終其毒日日考焉忘者不得微六年之幸人人自考焉害者不至恐輟數之及何不可者獨奈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詳而事畧舍明白而事曖昧舍從容審核而使事於匆劇鹵莽者也

再論考察

察典

大明會典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舉行無常例然在國初未有也正統元年始奏准兩京五品以下官員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驗實具奏定奪

皇明經世編

尚文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景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門堂上官考察各屬主事等官才力不勝者降典史老疾官冠帶致仕天順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並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許令科道官指實劾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劾奏成化四年令兩京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同考察年老無爲貪淫酷暴者革職弘

治元年、令兩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有造一言生事、概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也、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曰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閑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曰淺、謫、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乃行事者不體朝廷之意、而皆襲爲含糊曖昧不明之說、曰貪而已、更不列其貪之狀、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狀、曰不謹而已、更不列其不謹之狀、餘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實、不止罔者無以壓服其心、即當其罪者、亦無以壓服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訪之不的、知之不真、若明指其實、則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內閣部院之臣、於內有所私意中傷、若明指其實、則必將以無作有、以輕作重、私害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也、夫是以止加空名、而不指實事、使天下徒有駭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縱欲指謫、而不得其端、遂苟且了事之圖、其權奸傾陷之跡、便已以殘人、假公以威衆、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美

平露堂

莫甚於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舉、行天下人才、可如是摧折乎、今誠宜於考察時、令部院官務覈名實、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謹、必列其不調之事、餘皆然、明言直指、與天下共罪之、而又申飭、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實劾奏之、則庶乎私意中傷者、不敢公然肆其所爲、而其平日體訪亦必務詳慎的確、不敢鹵莽塞責、以自取罪戾、斯不惟於懲汰不肖之中、存愛惜人才之意、而公道昭彰、人知勸懲、治理其可興矣、

皇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美

平露堂

論海運漕河

高文襄集

卷之二

美

平露堂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漕糧不至、則京師坐困、然漕河甚可慮、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爲功促迫、勞費已多、又不的當、而挽運猶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帶之水、築之甚難、決之甚易、通之甚難、塞之甚易、意外之防、猶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當國時、念此至深、乃計通海運、非元之海洋中運也、乃邊海一道、商旅私往來者、自淮直達京師、一風之便、數日可至、既不忠於遲延、而較諸漕河挽運、且省無窮之力、况海運既通、則漕

河自可安心修築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後二路並運脫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師可以坐佚無憂且國計既不專恃漕河則意外之防可彌所以伐謀者即此而在此萬年之計也先是予議開膠河蓋前人曾爲而未成者聞此則自淮入海直達天津甚近乃差科官往勘有司者胥謂難成然恐拂予意不敢言予審知之即貽書科官曰吾所爲開海運者爲國也獨奈何以難成之事病國乎既不便即已之予固無成心也然糧運可慮其語諸有司當呈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更思所以爲計者於是梁巡撫夢龍王布政宗沐胥以揭帖報予曰海邊一道乃商販私通往來者自淮抵京更捷且邊海不險又不費修築甚便可行予聞甚喜即令奏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區畫周詳措處停妥造船堅好諸事完備海運遂通刻日而至人皆快之會予去位當事者務反吾所爲隨議罷所造海舟棄之無用沿海諸備皆廢可惜也然此計終難廢當必有爲國謀忠者姑書記之

議罷海運者謂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濫衝決時曾

以百萬石委之泥沙詎翅六七艘哉聞之山東邊海人云海行須有節次惟海人知之經畧者亦曾設有海人乃運官專其利不用故溺今海運不行海人猶商販往來無忌獨無糧船耳予聞而三嘆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廢食縱他日必有行時然又勞費一番矣

明經世編

高文襄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還輯

徐子遠聞公 李 雯舒章

宋徵與韓文泰問

殷文通公金輿山房稿

疏

殷士儆

遠夷謝恩求貢疏

遠夷求貢

齊南白通華集以文草輯于歸正夫拉起一聯稿
上客清吏司案呈該總督三邊王崇古題土魯番新

王子馬黑麻速壇兄弟九箇因舊土魯番馬速已故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遠夷求貢 一 平 露堂

沙王子是遠房伯叔不該做王子伊兄弟係親支該做土魯番把馬速王父子俱綁在牙兒坎地方去了親王子馬黑麻做了各差夷使齋本齋帶方物進貢謝恩節行到司查例分別進存人數覈驗方物造冊具呈原差正使五名隨從四十五名據呈分別定擬番主馬黑麻謝恩問安二事止併正使一名隨從七名環非等番主共併正使一名隨從七名共一十六名起送聞據各夷使屢具番文告稱各番主俱因新立謝恩通名尊敬天地祝讚聖人乞通行起送各申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遠夷求貢 二

平 露堂

番情再三乞求其准二十五名特爲奏請甚至流涕審據情詞名正義順直拒之恐拂其情徑起之有違常例况夷使執稱奏請情不容抑臣復思各夷兄弟五人各據一方自立爲王各遣夷使納款似有分據其國不相統鈐之迹若止容其一人之使人進則衆必起爭忿之端若止容馬黑麻與其兄二人之使恐其餘三人必相嫉怨此係番夷離合向背之機事出異常難拘往例伏乞聖明俯察夷情矜念地方勅下該部勘議允增馬黑麻兄弟五人正使各一名裁酌隨從仍乞嚴諭以後五年進貢止許馬黑麻其餘番主不許妄行援擾定擬正副使隨從名數不許隨帶婦女若多餘者驅阻出關不許借以存留多添人數承爲遵守庶情法兩全恩威並著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查得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內該陝西總督鎮巡等官都御史王珩等題稱馬黑麻速壇始因沙州種田意在搶掠被逃夷泄漏機謀乃遣番本求貢該兵部覆議移咨總督鎮巡等官再行詳審前項夷情果出輪誠納款查照舊例入貢之期夷使之

數遵奉舉行等因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馬黑麻速

壇踵習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親瓦剌陰據哈
密占種沙州田土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
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規容其入貢欽此至嘉
靖二十五年六月內該夷使客列等八名各備方物
赴京進貢已經本部查例題賞訖又查得嘉靖四十
五年三月內該甘肅巡撫都御史戴才等題稱土魯
番王沙速壇因搶達虜射死伊弟速壇馬速新立爲
王比例求貢該本部覆議速壇馬速新立卽求入貢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遼東貢
三
平露堂
卷之一
比之馬黑麻速壇陰據哈密悔罪投降者不同相應
俯順夷情容令入貢但西域種族繁多若一槩徇其
請求不無騷擾糜費今後其餘雜番旁族原定常貢
年分方許驗放不許妄援此例以滋冒濫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至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內
該夷使滿刺阿力馬黑麻等八名各備方物赴京進
貢又經本部查例題賞訖今據馬黑麻求貢事情大
略與前例相同而兄弟一時並貢則前所未有者且
所議起送人數亦屬太多呈乞酌議上請案呈到部

看得各夷入貢原有常期亦有常數所以明中朝一

定之法杜達夷無厭之求其例至嚴也土魯番五年
一貢乃其定額先年馬黑麻速壇以謝恩求貢一時
俯從遂至速壇馬速緣以爲例已稱濫矣今馬黑麻
爲衆擁立首循此例以請尙屬有名而兄弟五人並
求遣使其瀆濫則爲已甚據該總督鎮巡等官反覆
駁勘阻拒再三乃有是不得已之請蓋無非爲夷情
慮爲地方計也但舊有之例勢旣難阻而濫貢之端
漸不可開節該本部題請申飭諸番不許妄援意正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遼東貢
四
平露堂
卷之一
爲此使今所求皆遂則豈惟本番後復爲例而各邊
諸夷轉相傳倣且將有不勝其求者所據兄弟五入
竝貢之請難以議允卽馬黑麻亦止宜許其謝恩至
問安一事亦所當裁合無恭候命下容本部移咨該
督撫衙門再爲議處馬黑麻止許以謝恩入貢仍定
正使一名隨從七名方物悉照舊例不許過多其兄
弟環井等極力撫諭悉聽彼中從厚處賞阻回果能
如議卽將馬黑麻之使起送前來如或念各番懇請
之誠守候之久萬不得已亦須另議具奏以憑覆議

或將馬黑麻之使爲首分別正從其餘兄弟各附一
使而諸兄弟下屬也
使准作從數不得仍議正使名色以圖竝遣其方物
亦宜照數減省務令國紀嚴明夷情懾服庶不失爲
馭遠之常道也

議定進貢人數以處夷情以慰驛遞疏

夷貢人數

主客清吏司案呈查女直夷人進貢近年事例在海西者原額止一千名在建州者額止五百名每年進貢一次陸續赴京貢單回還本司提督會同館主事一員同兵部該司主事一員驗包後給與勘合照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依事畢先後起發其伴遞員役原奉本部題差遞事序班後緣差者不稱題改兵部選擇廉能千百戶等官伴送欽遵去訖近該兵部咨稱據車戶張保等告海西夷人來貢先年因夷性兇野在途聚衆搶掠擾害驛遞不能禁止蒙撫按題准事例以一百名解發遞送定規已久深得便益登今各夷生奸止欲二三次合夥希圖乘機爲患伏乞移咨禮部貢單回遞查照原來起數陸續發行庶便應付等因兵部抄出海西女直夷人都指揮那吉哈等奏奴婢先在永平府

驛庫糧米飯都不與吃馬不與騎又差人馬解着奴婢們去行去了奴婢們苦楚無伸訴今可憐見比照高麗事例差序班伴送回去路上不得陷害奴婢得以安生行走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備行到

司已經本部議處覆咨兵部轉行外查得陝西洮岷等處番族每三年一貢每族輩爲起送數名其餘存留在邊聽賞及查正統三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照先年陝西臨洮府等處免人赴京事例行移四川鎮守總兵官并四川布政司都司轉行所屬衛所府州縣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卷之六

平露堂

今後遇有國師禪師僧官刺麻僧免其來人赴京將所進馬匹辯驗明白徑自具奏定奪給賞庶免沿途勞擾奉 英宗皇帝聖旨馬匹隨他進貢至京人只着緊要的來其餘不緊要的許來庶不往復勞擾欽此又查得四川番僧近該吏部建議每三年奉貢一次每次該一百名以上者起送四員名到京三百名以上者起送六員名到京五百名以上者起送八員名到京餘俱存留聽賞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各處進貢夷人俱有到京存留之數惟茲女直夷人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卷之七 平露寺

一十五百名盡令赴京。况又一年一次，人數既衆，歲遠弊生，雖貢道每以百元起發，難保沿途無擾。雖該部每次擇人護送，難必應付盡敷。及今不處，恐貽患將來，有難收正者。相應酌議題請，臣等看得女直夷人，每歲一千五百名，盡令赴京進貢，餘無存留在邊，非惟驛遞苦於應付，而夷人盡求供給得所，委屬艱難。相應酌處，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遼東撫按衙門集審該鎮官吏，及知夷情伴進員役，從長計議。務期妥帖兩不相妨，可行永遠。自隆慶五年爲始，每年仍准海西一千名，建州五百名，每名進馬一匹，照數驗放，無容別議。但每起十名內，量起送幾名，各照衛分多寡，或僉緊要頭目，斟酌便宜，立爲規則，就令類貴家夷勅書，赴京聽驗，照例題賞。其存留在邊夷人，如各邊例給與口糧等項，量加宴勞，省諭守候，待到京各夷同伴送員役領賞回日，巡撫衙門委官照驗一體給與。如此則進貢人數既無損減，而朝廷實賜亦無所遺。在驛遞除騷擾之苦於夷人免往返之累，且京師之糜費，所省不貲矣。奉 聖旨，這進貢夷人起送存留名數，着該鎮撫按官酌議停當具奏。

獲侍郎王希烈題正三皇體典疏 三皇體典

皇明經世編

殷文通公集 卷之八 平露寺

查得嘉靖二十一年，初建景惠殿于太醫院，以祀太吳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配以勾芒氏、祝融氏、風后氏、力牧氏，而祀歷代醫師於兩廡。東廡饒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史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西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抱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玄子王水鏡、乙未、李杲、劉完素、朱彥修，凡二十八人，歲以仲春仲冬上甲日，禮部堂上官一員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今該本部右侍郎王希烈題乞 聖明，載正實祀，要將太醫院景惠殿，每年欽遣大臣致祭三皇，及配位勾芒、祝融、風后、力牧，欲行證正，改祀先賢，以重典禮。一節，臣等謹議得：三皇爲帝王之祖，道德之宗，繼天立極，功在萬世。我 世宗皇帝遵奉 聖祖舊制，既建廟于都城之西，復設祀於文華殿之東，俱以三皇爲首，以明正統道統之有自，厥旨深遠。自後先帝偶因

太醫院相沿奉有三皇小像舊廟頽圯傳諭修建奉祀而當時禮臣急於承迎略於稽度乃因陋就簡創立祀規遂以三皇大聖祀於醫師之中勾芒四佐配於醫院之側殿各景惠祭遣部臣典禮不協于常經祭義似涉乎瀆祀向蒙遺詔謂郊社等禮各稽舊典斟酌改正俱已次第奉行而此獨未經釐正似爲缺典今侍郎王希烈因奉欽遵行禮思惟其故心有未安是以有此論列深得先帝嚴祀三皇之遺意相應俯從所請合無今後太醫院三皇四配位之祭當從罷免止以兩廡醫師儼貸季天伯等二十八人合祀於一堂照依世次南向東西序列每年仍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本院正官行禮祀典既非三皇則堂宇名殿祭用太牢俱非所宜合無以景惠殿改名先賢祠其祭品用羊一豕一簋簋各四蓮豆各十爵祿酒盞十筐二帛二其祝文行移翰林院改撰以便舉行庶三皇之祀不瀆先賢之祭不廢典禮可清而神人以和矣

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殷文通公集
三皇禮典
九
平露堂

賀官保大司空鎮山朱公考績序

治河

國家仰河以利漕然河亦數病漕嘉靖間決漕者八而最後乙丑秋尤甚初漕自徐沛而北資于山東諸泉南則資于河達于徐呂二洪顧南地高河漸北徙繇新集者既淤獨龐家屯在耳至是龐家屯亦淤而水泛華山入飛雲橋往往股擁沛地湛昭陽湖於是漕渠壞矣先皇帝以爲憂容謀在庭誰當又之者僉謂朱公當能則命公往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繫舟林杪隨鳧上下率瀾漫不可辨安得所謂故渠者疏之也入爲公言先治河上源如新集龐家屯令水有所洩則漕渠可復公計治上源宣發年五十萬費不下百五十萬即具卒矣不能操舟沒而取也河性湍悍土疏善潰曷日鑿之而於之不盈一朝野無青艸方囑囑告病而久頓大衆歲月不解以幾萬一之功非策也惟漕渠填淤百萬粟膠淮不進頃獨恃主上威靈道昭陽湖可達耳濂水既盡胡陵之陸可壘乎又度非十二萬人不可治之如查脂錢水費日損功終爲河伯淪道非我所有矣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殷文通公集
治河
十
平露堂

素聞國家故事。問父老先中丞盛公朱就渠安在。馳往視之。從南陽直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渠會。渠竟百四十一里。所未達者四十里。爾厥土堅厚。度河所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計殺其勢。宜得無滯憂。且爲渠用。誠發千萬人治之。視菴畫脂餽水之策。猶易耳。渠成萬世之利也。遇上疏言。而言者以爲不便。天子遣使者按視。使者還言狀。上益信用公。令遂成之。公乃授木工。晝晝夜。夏村督之。竟成新渠。如疏指矣。然後隄馬家橋。遂河流之入沛者。盡入秦溝。而淪故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里。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壩置閘。厚隄密樹。諸可以利久遠者。甚周。凡十閱月告成功矣。天子嘉賞。特陞官保。無何公亦三載考績。始乃舍舂鉅修禮儀。都水六使者持觴上壽。徵言殷子。殷子曰。巍巍乎禹之功也。以無事爲神矣。賈讓上策。不與河爭地。無事之說也。今公避河而就漕。卒之河自穩流。而民不告德。無事之功也。人皆知有事之功。故知朱公善治渠。不知善治河。余因憶先民言黃河。

北徙。國家之福。獨瓊山丘公不然。謂國家漕渠。水不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旦復去。反更病渠。迺其言信矣。今自司空渠成。一橫河不用。曷嘗一日患涸哉。獨如嚮之人。按求故道。虛靡庾幣。漫漶支離。涓滴亡補。江南之委輸。豈太倉有也。夫爲天下治者。亦如是。善治水者。因水。善治天下者。因天下。相機制宜。而群生沐膏澍之潤矣。今天子召公還內。新倚毗公。公其有以酌天下之禍思哉。始公長余東土。泉事晉左右。輒又持憲撫我東人。泉人尸而祝之。余爲叙大政數事。茲復紀公水政。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君子固不可測也。余方從史氏紀。先皇帝。若乃書河渠。備一代故實。以公鴻碩。宜自爲之矣。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戎政人臣于國家之事。莫難于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初伏于前。而不移浮議。作于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于僨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于天下。任事之難如。

此古稱趙管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
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
爲國任事之心蓋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
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
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
旋以重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印按行塞上慨然謂將
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稱兵親援抱鼓
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
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虜在我目中矣即日
圖上方略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糜大司農
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強而備
疎散則備嚴而力弱虜勢如疾風迅電不可禦遏彼
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夫負嶠
之虎人莫敢攫十仞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
陰奈何棄之以與虜共莫如擇當路塞興築墩臺具
蘭石布渠答塹壘木樵貯弓矢火礮其中虜至則據
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
此底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克實然後議戰

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
患未已也于時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
海西連居庸亭郭斥嶺遠近相望尋有以踰度阻公
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酾酒分番休士曾未踰時
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迺又廣招募勦節閭奮壯
猷之先聲越拘攣之故見積弱駸瘳人有固志會虜
羅衆匿塞下踰視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朝
廷始克明公之功而踰度者數服以爲不可及公則
慮周日戒愈飭愈密而戎政之命下矣嘗聞君子抱
斯弛之才建猷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違會焉當公
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爲督運功且撫且
役較管平時難實倍之然政管平便宜疏上嘗再見
譚議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許謀朝陳舉卽報可調度
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違會則什伯踰之矣嚮使非公
以身任之內林外囂嬭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
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
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于南亦嘗有以管事告公者
乎擁大纛制閩外賞捐千金而罰輕繫獄苟利社稷

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管卒坐食縣官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謗易作動見掣肘師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聲靈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余卒臨之豈遠能起葉廢于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攝服其心故爾公策勳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天子方甚眷顧之故管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枝作六師以稱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

皇明經世編

歐文通公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信乎詩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繼公開府者爲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場甚久謂公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十余余旣惟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議于是乎

賀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熊濟高公序

司農

熊濟高公爲戶部尚書六載考績天官卿以問上嘉之錫賚駢蕃先是有特命加公太子少保至是復衛溫旨褒獎晉秩太子太保云國朝監前古三公不備

官太子師保及三孤爲文臣之極嘗以待名德者舊不輕授非左右毗贊有大助勞則列卿九載奏最始得與定異數也皇上神聖百司奉職校過不給一不當任使恩威臣測大臣日惴惴歷再考無誰何蓋鮮而戶部職度支積案尤難或一歲數易故自嘉靖改元尚書在戶部最久上眷顧最深荷殊遇躋崇階耳目所親記公一人而已燕趙嘗所服器通德化各世相運風號多賢今文武紳縉布列朝著足彰一時之盛乃聞望德業八郡士咸首推公爲表儀茲豈非扶輿開氣所鍾膺昌熾之會而傑出者與按周禮地官曰司徒掌邦教六十有二教鄉三物五禮六樂賓興飲射之典今悉隸大宗伯而戶部所領貢賦泉粟出入本天官司會太府諸屬事視司徒所掌稍異然班秩得次冢宰固地官階也高皇帝初定天下尤加意是任至垂誡令甲惟恐參以匪人其慎重如此公奮迹近甸於民隱吏弊罔不周悉自左右侍郎總督太倉兼理西苑農務協贊部事至尚書先後十載矣凡間閭賦役艱苦邊饑急緩盈縮征徭通塞利病

皇明經世編

歐文通公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供億品式劑量，匪直熟于見聞，而委曲詳密，參互鉤稽，具有區畫。比歲諸省，彼前轉輸不繼，邊警告棘，養兵之費倍益恒額，又縣官供需取辦，買人應受直度，支方蟻聚，以待帑藏，無見儲加賦豫徵，既虞騷動，一切權宜，條格率從議寢，計靡所出，賴公調停，其間倉猝籌應，屬吏受成分理，幸無乏興，沮格之譴，間有怠惰，公卽疏名劾斥有差，雖嫌怨勿恤焉。邇者上疏陳會計之數，曰：戶部歲入民運及征權額，不滿二百二十餘萬，各邊主客兵食歲例及京師百官六軍奉給，內府供應，祈祀諸需，子平賈歲費當三百七十萬，有奇，出浮於入，常一百五十餘萬，請申飭邊臣覈實，以充其用。數文通公集 司農 平露堂

報可。公溫恭篤恪，簡在有素，故就事極論，雖懇切直致，不以爲迂。夫君臣相遇，從古難之，誠不夙孚，或徒欲危言激辭，冀有轉移，殆目論耳。皇上總攬獨斷，臣下賢不肖洞鑒無隱，惟於公信之深，任之專，言聽計從，異數渚加，莫與爲比。公感不世之遇，夙夜匪懈，軍國至計，昔人所稱，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爲之。

節費斂財，以邦經費，制用以邦式，皆將次第施行之。此其會千載一時也。余喜觀明良之遇，知窮變通久之机在是也。敢預頌公所以酬主恩慰天下者，竊爲斯世斯民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數文通公集

司農

大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湯 泗公瑾參閱

劉帶川邊防議

議

撫賞 三衛撫賞

劉 燾

嘗謂犬羊之性不可以理馴撫賞之創不可爲上策

夫薊鎮既以屬夷爲藩籬則知撫賞之不可廢也撫

皇明經世編

劉帶川邊防議

三衛撫賞

平露堂

賞既不可廢則知撫賞之不可濫也夫 祖宗立法

撫賞有時撫待有地自薊鎮言之喜峯口其貢路也

每年 聖旦年節二次來朝當其入貢之期驗放者

三百人而諸夷雲集口外不下三五千人各設酒席

以撫賞之分別尊卑其賞有差撫鎮在上諸夷列下

宣布 朝廷恩威宴賞已畢其貢者貢散者散此撫

賞例也各口原無撫賞之例而各口之撫賞者弊也

非例也蓋將領欲遂其科歛之私而當事者又中其

恐嚇之計此撫賞之所以通行也凡巡撫初臨地方

虜情未必盡悉也各口提調等官即行申請本口見

有屬夷若干叩關求賞要行作反乞請明示而當事

者恐有疎虞不敢不爲之准行及至批文到手又行

申稱欲行撫賞原無銀兩合無軍報內星爲扣派而

當事者別無區處不得不爲之准行既准行之後其

弊可勝言哉此各口撫賞起創之由也循沿以迄科

歛愈巧滋弊愈深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不然聖

口錄金少有不虞皆歸咎於不賞之過也時事嚴明

孰敢獨執其咎後來漸置官簿立爲常典其失愈遠

救藥尤難邇來又奏請官銀二萬餘兩以爲撫賞之

用是益益之以二萬也立法至此極之弊也何也各

口撫賞者弊也或科歛之多者彼人告發坐贓問罪

蓋以各口無撫賞之例在昔也禁之而猶長奸今則

倚例爲奸後將易極各口既該撫賞則處處皆喜峯

口矣諸口既開不知將來果能塞乎否乎夫夷人既

知發銀以行賞在彼以爲應得平日不來者亦來昔

之住牧者遠今之住牧者近引類呼朋是以撫賞爲

聚寇之地耳假如春夏二季二萬之銀已盡各夷之

欲不滿而作否之言。猶昔時當防秋戒嚴。乘勞恐說再行奏請銀兩。以撫賞乎。抑將照前科索以撫賞乎。至此吾不能爲謀也。就使二萬銀兩果足一年之用。夷無友側之心。不知北虜之來。在彼果能禦之乎。抑將遁之乎。各夷雖不爲虜鄉道。則窮者乘機以掠富者。拾募而逃。不知能爲吾出力否乎。將欲借彼哨探。不週。俱爲壯虜聲勢。反中扶束之私。不知邇來之報果實乎。許乎。至此則以二萬官銀。又置之無用之地耳。地方利弊。曷敢盡言。看得本鎮相襲撫賞之弊。不可救也。各口撫賞之例。不可開也。查照舊規。隨機應變。順則撫之。逆則逐之。不恃撫賞以自弱。不幸邊功以自私。陽順陰逆。虜之情也。制禦羈縻我之法也。若專以撫賞爲奇策。則餉銀可以省。養軍之費也不然。又費糧以養軍。又費銀以撫夷。恐中國之財力不應如是之耗也。吁。養軍不能戰。則其扣糧以撫夷也。亦宜。雖然。三衛之夷。固以撫賞爲利于中國。而中國假撫賞以利於夷者。亦衆矣。後日成撫夷之功者。吾不敢與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修邊

集修邊

嘗聞長城之設。古爲無策。我朝祖宗以來。未聞有修邊之事。而亦未聞有胡虜之強。夫何數年以來。修築益急。而虜患益熾。稽之宣大工完之後。失事者屢矣。是果牆之不恃耶。宣大之牆不足恃。則薊鎮之牆不可修。薊鎮之牆不可缺。則宣大之牆不可棄也。今宣大已成之牆棄而不守。薊鎮未修之邊。從而創築。恐不暇不爲宣大詳。請自薊鎮論之可乎。夫薊鎮東至山海。西抵居庸。延袤二千三百七十餘里。今十區所議工程二萬九千五十八丈。以步而筭之。止有七萬九百一十六步。每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止得二百餘里。盡數通完。未得十分之一。則各區無牆者。尚二千餘里矣。縱使修完。每步一軍。則已用八萬之衆。沿牆列守。亦未得十分之一。則各口未守者。尚有二千餘里矣。中間險夷異勢。所修者。固爲極衝而不修之地。尚有衝於原議之外者。亦多矣。該鎮所恃者。不在於內口。牆垣之險。而在於外口。重山之險。萬一屬夷勾引而來。跋涉千里。登越萬山。及至關卡。中國繁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已在目中。一線之牆。豈肯空回。况平地視牆。固爲險。以山視牆。則牆亦失其險矣。而况二千餘里。未必盡皆有牆者乎。牆雖可恃。軍數不足。而况未必盡皆有兵者乎。縱使有兵。以守牆。况山勢原非平漫。則山高而牆卑。仰面而受敵者。亦多矣。夫修邊以防零寇。可也。特之以禦大舉。不可也。爲今之計。抑爲省修牆之力。以行操省修牆之費。以行賞操久而藝精。賞明而衆勤。與其疲勞於泥水之中。孰若馳驅於金鼓之下。免其擡土運石之苦。而付之以響弓馳馬之事。其轉移之機。甚易。而操演之勢。亦將不以爲苦矣。今也春夏專於修牆。而氣力精神消磨已盡。防秋之時。聚而爲兵。不知孰爲行伍。孰爲號令。且氣竭而力疲。鑒生而膽怯。是故鼓之不進。金之不退。自守且不能支。而望其迎鋒。以退虜乎。苟能罷修邊之議。不必推牛享土。而力可全也。不待投石超距。而氣可鼓也。驅之以戰。可勝也。限之以守。可固也。至是則有牆可也。無牆亦可也。愚故曰。修牆不如蓄銳。

擺邊

劉夢溪

皇明經世編

劉夢溪

五 平露堂

夫擺邊所以防秋也。畫地而分之。沿牆而守之。旣不以爲奇策也。若不量其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夷。分布無方。調集尤難。是以千里之牆。爲誘軍之地。耳。及查我朝邊防。花馬池之邊。平地設牆。內蔽寧固。此可守而可擺者也。至於宣大。則設牆於山。其地利又不同也。愚不暇爲他鎮詳。請自薊鎮論之。可乎。夫薊鎮之邊。二千三百餘里。飛報者旬日之外。尚不能到百里。一營已用二十三營。一營不過三千。則大舉之來。動稱數萬。我散而守。彼聚而攻。雖稱十萬之衆。當鋒不過三千人。一營失守。則二十二營俱爲無用之兵。十里潰防。則二千餘里盡爲難守之地。地遠而兵微。應援而難至。當倉卒應變之時。而取救於千里之外。急之則人馬疲勞。而不能行。緩之則延俾道路。而不得用。不惟邊防失守。並其戰而忘之矣。不惟失戰。並其兵而隱之矣。此胡馬所以視如無人之境。長驅深入。勢所不免。夫擺邊以別信地。可也。恃之以挫賊鋒。未可也。爲今之計。亦惟聚擺邊之兵。以合賊耳。至於分兵把截。於口隘之間。備左則右窺。備右則左突。無

皇明經世編

劉夢溪

六 平露堂

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皆兵家所忌。恐非清塞之策。愚故曰擺邊不如合戰。

戰守

此爲宣大

戰守軍宜

戰守者兵家之常道也。各鎮之兵。隨機以剪其零寇者。其方畧難以前設。而遇大舉之來。謀猷不可以不素定。使弊仍因乎營年。勝難決於今日。爲目前之計。莫若以關守爲根本。以鎮兵爲枝幹。關主於守。鎮主於戰。不然則關鎮之勢不分。而戰守之機未定。茫然而戰。泛然而守。約會無期。則戰攻不齊。巧爲退避者。

皇明經世編

劉夢川邊防議

戰守紀宜

七

平定堡堂

無所稽紀。而勇於當先者。何所懲勸。誤以孤兵以犯敵衝。雖稱十萬之衆。當鋒者不過一二十人。其何克敵。致勝以成全功耶。少有不虞。則傳報者不以爲衆寡之勢殊。則以爲強弱之形異。不以爲進止之令疎。則以爲應援之不至。此三軍之所以懾氣莫敢以當先。胡虜之所以長驅以深入。復以一二營之兵以繼其後。心存怖怯。形當奔走。且退避之狀。萬端其不見笑於表者幾希。此胡虜之所以不以戰兵爲敵。而以入關爲計。長驅墻下。冒險爭先。稍有斥埃不明。飛報

不速。救援不機。一露開而萬籟解。事勢至此。將謂之戰乎。將謂之守乎。茲欲建長勝之策。必先明分布之條。假如大同之兵幾萬。連爲幾營。分布某處。宣府之兵幾萬。連爲幾營。分布某處。諸鎮調集之兵幾營。分布某處。俱以相地利。俟水草。進以待之。悉聽軍門號令。爲退止之期。倘或胡虜仍前驕悍。犬衆而南。臨時決機取勝。有三策焉。必也論曉諸營之兵。各守信地。堅壁勿戰。不使賊覩我虛實。亦不許假分營捕捉之名。人自爲戰之計。以遂各官之趨避。亦不許聽輕浮。

皇明經世編

劉夢川邊防議

戰守紀宜

八

平定堡堂

妄動之人。失衆寡成敗之機。以損各營之先聲。關上之兵。連營分守。况大舉之入。有時而長驅之路有數。哨報於結聚之先。察其向背之真。然後相機而動。密傳號令。使諸營之兵。各量地里遠近。以爲先後之期。約定信時。分定信地。此蓋欲戰之兵示之以弱。以圖勝。而後戰不可戰時以求勝也。各關之兵。亦約定日時。張設旗幟。四出疑兵。此蓋不戰之兵示之以強。使虜自狐疑。攻守莫測。當此時也。聲言欲戰。猶且含威。彼雖未受四面之敵。已見十面之伏。盡爾醜虜。獨無

畏心則書必連營不敢四散以擄掠夜必帶甲各攢隊以隄防在彼已亡其勞矣况裹糧以進大約不過十日之資意以僥倖入關資食於我關守已固則進不能前復以大軍以繼其尾則退不能後進退既窮勢必求歸然後量吾之兵力氣勢果倍於賊則紀彼歸路盡則相持不戰使彼自困夜則火砲驚擾使彼自勞機有可乘諸營並進則繫單于之頭在此一舉大戰大勝之功勒石于恒山也亦宜其次量吾之九不足以成前功醜虜自知其危以求夜遁使仍前堅守圍師必缺兵家所忌則因勢應變據吾險阻阻彼歸路設伏兵以獵其餽用精騎以擊其後乘歸而逐出邊而止是雖斬獲不多而大戰大勝之名在我此又其一也萬一醜虜恃彼驕悍憤恨一戰堅壁以待與之相持使速戰不得令彼銳氣不得已而見於兵革之間吾則以數十萬之衆併力而前胡虜雖強未免互有勝負必不敢冒險以攻關守是故蟬雄未決而勇戰之名不虧枝幹少剪而根本之地不挫彼既擄掠不得則糧根不備糧根不備則歸心必速歸心

必速則部伍不屬刻勝而追逐之孰敢後殺以害吾之鋒其挫彼之氣伸吾之威此又其一也百年廢壁卒變于一時以其時考之益亦汲汲矣

戰守

此馬蘭

戰守方略

五營左右中前後每營各一萬員名則營地科方每五營可以占三里內留閑地二里一營可以占五里必入之路胡虜雖強亦必見利而進我軍雖弱固不能直搗以衝彼之鋒而大軍對壘在彼亦豈敢四散以掠吾之地乎况客兵利于速戰重地無掠彼必挑戰以覘我之虛實必吾之人馬潰遁而後彼之擄掠可施也吾則設立營壘堅壁以待夫吾不戰而糧可繼也彼不掠則食不足食不足則勢必遁尚敢為吾之相持乎萬一輕我三軍縱兵以掠吾則擄營而往

約行數里。依險而駐。彼知吾戰乎。知我守乎。將欲兵備我之不暇。何必貪捕零騎。以逮彼誘軍之謀哉。將以爲誘定。我軍分兵以掠。則三千之營可誘也。而二十五里皆兵。一望無際。將誘吾之首千。誘吾之尾千。用小恐不能誘我之衆。用衆又分彼擄掠之勢。况酋長不一。利歸各主。抑將誰誘。誘手抑將誰爲。掠手又使合謀同志。則一半誘我。一半掠我。當此分兵力弱之時。乘其晝夜不備之際。差則驚之以旗鼓。夜則燒之以砲火。使掠我者不敢遠去。而誘我者不敢解甲。至此則主客兵之勢勞逸之形。孰爲鈍乎。孰爲利乎。于是而後施吾攻守之術。亦未盡爲無策者矣。縱使吾不能攻。則一日之掠不足。以供一日之食。安待持久而不返乎。當其既歸之時。乘首尾不顧之處。而兵家之勝。又不可以先傳者在我。雖無斬獲之功。在彼亦失擄掠之志。在我雖無戰勝之勇。在彼亦竊入寇之心。是何也。夷狄之所志者擄掠也。無利而返。則志怠而心墮。因其所志而善之。而虜可擒也。

操練

練兵實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下

操練者強兵之本也。但操練有時。賞罰有節。匪時則怨起。匪節則財費。起怨不可也。費財亦不可也。何爲時。春入伍而夏散之。秋入伍而冬散之。固寒暑節勞佚時之謂也。遇該操之期。操三戰五。又時中之時也。以時而操。雖不賞無怨也。此例也。相襲已久。三軍率以爲常者也。其間風雨破調。而一年之操能幾何哉。是故步伍不齊。技藝不精。而兵日益就弱矣。欲以常例而應今日之變。但恐緩不及事。故曰時可違也。或曰。違時以起怨。怨何以弭之。亦曰。誘之以利耳。夫既誘之以利。則有限之財。恐不足以悅入人之心。亦曰有節故耳。何謂節。因之以時。別之以等。時有應否。等有上下。時遇該操。不賞亦可也。人列下等。不賞亦可也。歲時中之賞。以賞不時之賞。取下等之賞。以賞上等之賞。節之謂也。至於臨賞之時。酌量重輕。又節中之節也。賞之有節。雖小人感也。何以感人。亦惟立法以別等耳。等何以別。其於應操之期。又遇該操之日。不過照常安營。使知金鼓旗號之節。務使前後應磨左右合式。步伍亂者有罰。無賞。蓋欲減春秋之費。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下

爲夏冬之賞也。徵分等第於該操之日。則軍衆而難
遍安得藝藝而較之。人人而閱之。必于三操之後。歇
五之時。日較一藝。先之以火器。或百步。或二百步。安
立排把中者賞之。不中者勿論。各因遠近多寡。其實
有差。次之以弓弩。或馬。或步。立法如前。實亦如之。次
之以長鎗。次之以大刀。或馬。或步。立法如前。實亦如
之。第四日。令各安逸。以備次日演習營陣。行之三月
之內。則人力之強弱。技藝之生熟。將無不知。兵者也。
金鼓之鳴止。旗幟之分合。兵無不知。將者也。其間別
皇明經世編

劉龍川邊防議 嚴守機要 三 平

爲等第。使之如何。而攻如何。而守。進有所往。退有所
據。然後可以言行伍矣。如是而兵不強者。未之有也。
不然。安於常例。恐非應變之謀。混於行賞。恐有不給
之患。至於撫恤軍士。激勵人心。又在爲將者何如耳。

哨報 優恤軍士夜攻

哨探者三軍所恃以進止者也。惟哨探不明。是故進
止失律。惟賞罰無章。是故哨探不明也。今之夷夏。異
俗。若於間諜之難行。所恃以進止者有二。一口。城軍
一曰。夜不收。敬軍明烽火之報。夜不收得遠哨之情。

烽火有柴堆。有火炮。有旗幟。大舉之來。其號何如。零
騎之來。其號何如。烟起於百里之外。砲響於寨外之
墩。旗展於墩臺之上。相傳而下。可以得虜情於未戰
之先矣。但墩軍之號。難以悉舉。何也。上受其賄。而下
買其閑也。墩軍月根二石。其優恤者。不爲不至矣。但
軍無入家之糧。是以墩無可守之軍。自其有欲之弊
言之。有曰。火把錢。有曰。坐月錢。有曰。空閑錢。有曰。節
禮錢。各項名色。計出千般。此錢一缺。則查點行焉。查
點不到。則細打行焉。是故軍用。朝廷之錢。報給前
皇明經世編

劉龍川邊防議 嚴守機要 丙 平

項之科歛。辦納不缺。雖不上墩。亦可也。辦納不全。雖
在墩。猶罰焉。軍士借官糧以逸其身。下官假公事以
遂其欲。是以每墩或七人或五人。雖有食報之數。實
無在墩之軍。而全墩俱無者。亦多矣。是故烽火之明。
墩軍有不可以爲恃者也。夜不收有遠哨者。有長哨
者。有傳報者。得虜情於寨外。傳機密於軍中。其衆寡
之勢。進退之機。任牧之地。曉行夜宿。探至營帳。而返
可以得虜情於未戰之先矣。但夜不收之情。難以備
言。上無以厚其下。無以報其上也。何也。今之夜不

收出哨百里之外。不幸遇賊而處其苦不爲不至矣。下未聞其奏報之章。上不見優恤之典。其間深入虜地。得虛實之情。知多少之數。約三軍而進之。斬獲雖多。及至論功行賞之下。而夜不收之功。何在焉。巧爲退避。信口虛傳。萬一失事。而夜不收之罪。何在焉。功罪不明。何苦以自求自敗也。耶。其哨報之的。夜不收有不可以爲恃者矣。茲欲烽燧之明。必先革其科歛之弊。欲傳報之真。必先究其成敗之情。斬獲若干。而論哨探者一級之功。賊亡若干。而論哨探者失律之罪。明之以功罪。厚之以優恤。而虜情不獲末之有也。自今觀之。間諜不得見得見。哨探斯可矣。

皇明經世編

劉宗周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器械

弓矢

古人謂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今日軍中之器械。有火器。有弓弩。有鎗刀。劍戟。邇來南方有鳥嘴致勝。北邊有悶棍破敵之說是。皆好事之虛談。原非對壘之實跡。請悉數之以觀其用可乎。且諸器之中。莫強於火器。火器之制。莫備於大同。有將軍破口虎尾連珠飛砲神鎗之制。大者可以運子數斤。發三五里之

外。小者可以運子數十。發三五百步之外。連年胡虜之內犯。而竟無收功者。何也。殊不知陣前之用。利莫利於火器。鈍莫鈍於火器。能遠而不能近。能守而不能攻。故也。且火器之爲制也。迅如雷霆。疾如閃電。利莫利焉者也。必須有火線。火繩。火藥。火葉。鑪。屑。砲子。諸器俱備。而後所長得逞。或者天時之陰雨。風氣之拂逆。徒有負載之勞。俱置之於無用之地。則鈍莫鈍焉者也。三五百步之外。固可以傷人。使敵人百步之內。則點火不及。當人馬縱橫之時。則開放不便。欲持此以攻敵。亦勢之所未能也。故曰遠而不能近。守而不能攻耳。况鳥嘴之爲制也。鉛子無豈粒之大。連發無三出之強。在江南隔水徒步之戰。赤腹蓬聚之倭。他器莫能或之先也。若恃此以馳騁於胡馬之中。亦未見其稱雄於諸器之中也。况火器乃軍中之一長兵耳。不可不備。亦不可專備者也。刀鎗劍戟。器非不利也。但能近而不能遠。虜人以騎射爲長技。馳馬於數步之外。即彎弓而射之。飛矢鳴鏑。其來如雨。鎗刀劍戟之法。雖妙。以入神。豈能傷人於十步之外。諸器

皇明經世編

劉宗周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乃軍中之一短兵耳。不可恃。亦不可專恃者也。惟
弓矢之爲藝也。遠可傷人于百步之外。近可傷人于

數十步之內。能遠能近。能守能攻。不惟兼諸器之長。

且其爲制也輕而便。學諸藝者亦可帶弓矢學弓矢。

者亦可以兼諸藝。弓矢猶四書也。各藝猶五經也。五

經則人有專業。而四書皆所通習者也。故曰。孤矢之

利。以威天下。但其制辦也難。其操練也多。比較之下。

諸藝得以僞爲。惟弓矢以鶴爲的。自有不容于僞者。

矣。三軍不惟畏難而不習。而反以弓矢爲緩。則故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劉宗周 弓矢 平露堂

閱棍爲長技也。况棍輕傷人不中。棍重則力不能勝。

縱使傷人。至青傷而止。未必盡能成人。而五兵之利。

不中則已。入肉一寸。則人馬已透腹矣。隊目前立斃

之外。而同營之後。其瘡痍相繼而歿者。尚未絕也。觀

此。則閱棍利乎。五兵利乎。吾之所以畏虜者。抑棍乎。

抑弓矢乎。則知虜之所以畏者。抑弓矢乎。抑棍乎。蓋

以閱棍之爲器也。賤而易辦。久而不朽。其該操也。試

驗無方。點名先散。而學弓矢者。尚立聽以聽比責。此

閱棍之所以利於他器也。惟其盡知敵之害。不盡知

敵之利者也。非對壘於交鋒之下。決機於兩陣之間。

孰能與於此。

書

上元老書

劉宗周

照得。薊鎮邇來。邊報日急。不免貽憂。內廷竊料。前項

聲息。虛多實少。三衛夷人之言。未可盡憑。據七月二

十七日。伯顏帖忽思報稱。差我們十箇達子。前往北

虜頭兒。省華家打聽。親眼見北虜頭兒。把禿兒安灘

等。衆頭兒。於七月二十日。收拾人馬起身。商量要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劉宗周 弓矢 平露堂

冷口喜峯口地方上。搶我差。又哈達夜走了五日。來

門上報的。知道等語。此虛報也。何也。殊不知省華即

辛憂。安灘即俺答。辛憂即俺答之子。皆大同邊外賊

也。由大同越宣府。歷獨石。迤北以至喜峯口。相去二

千餘里。既說二十日。親見起營。豈有五日。報到喜峯

口之理。就使晝夜兼行。惡馬力不能及也。又說由冷

口古北口喜峯口三路進兵。此尤不可信者。自古北

口以達冷口。由腹裏平川徑路而行。六百餘里。口外

重山疊嶺。尉迥豈止于里。由古北口入者。已過十餘

且而由冷口者尚未達于關隘不知先入者將待之
將掠之手抑將返之手此蓋三衛夷人欲說犯冷
口而不犯古北在我以冷口爲重不免撫賞過多而
古北又在所輕矣將以爲由古北不由冷口在我以
古北爲重不免撫賞過多而又以冷口爲輕矣所以
報稱三路進兵使我處處皆仰求於彼以遂其快賞
之心耳況當入貢之表在內恐有別故不得不虛張
聲勢以見彼堵截之力以彰彼効順之心以圖進貢
諸夷完壁而歸耳及查各邊傳報亦未見賊由何處
聚結何日起營何酋督率徑犯何處雖有走回人口
之言殊不知走回人口三二年之內尚不能省夷語
而况以悉虜情雖十數年者畧知虜情亦未必盡知
部族其傳報之言多係內地譯審者之過求在彼亦
隨口以虛應必須大營已起中國之人乘虛而逃各
路走回人口數多處處俱報相同方可爲准若以彼
虜一二年之人走回一二之言而遂動徵兵之議者
自勞也喜峯冷口皆本道地方官峯口者百路也口
外亦險二衛夷人決不引領而來以絕彼之貢例而

况入貢之人尚未返乎冷口于邊衝要者也所可恃
者不在於內口墻垣之險而在於外口重山之險離
遠三五十里之外無大水頭冷口之未自都山而發
哨者至此以爲絕遠舉目北望萬山叢積不知到于
何處方爲盡頭及訪古大寧之地傳者以爲往西北
去不知多遠而屬夷住牧對冷口一帶者皆在都山
之南其傳報信息亦自西路屬夷而來至于北虜動
靜彼則茫然度地審勢設使數萬而來憑何爲飲馬
之區豈能久渴以長驅乎冷口雖爲衝要之邊亦非
大舉入寇之路但恐三衛夷人詐稱北虜陽爲傳報
之言以遂彼陰掠之試當此虛驚之時三千之衆亦
可以橫行矣東路再無別項兵馬所恃者城堡完固
彼亦進無所逞賊數不多人寇不遠歸期必速或者
不足以貽九重之憂萬一北虜由此而來聲勢必
大得報亦是提備既預收欵必嚴且彼之跋涉既遠
而馬力亦勞乘其晝夜不備之處人馬飢渴之餘而
施吾攻守撓亂之術况重地無掠三日之內彼亦求
歸之不暇至于西下以犯京師敢保其必無也且大

軍在西壁勢頗重既不敢由占北而入則知其不敢由冷口而西看得永平一帶地方不三五日之內南達海岸彼欲不歸不可得也度時審勢大舉入寇之事東路似乎少緩況京軍路遠及至到時而賊已回矣其臨時決機本道再爲諸將圖之。

上元老書 房報逆馬

本職于十一月初五日隨提督軍門前赴密雲駐劄看得傳報夷憤蓋以前日虜虜入寇由哈哈赤把不孩伯顏頭兒地方出沒適當朝貢之期彼等自懷疑皇明經世編

劉常川邊防議

卷之一 平寇堂

畏假說黃毛達子怪他前日與南朝說信又說將他人口頭畜奪下送回如今要誓殺着他領往南谷等語此蓋不過倡爲陽順之言以釋彼陰逆之罪。竊以本地將領恐人馬掣散故爲傳播以致道路喧騰人心洶湧聲言欲搶通州夫虜至通州則謂之深入矣深入必大舉大舉必須聚兵宜大無聚結之虞則知畿甸無長驅之事況此時歲屬隆冬寒雪盈尺水凍草枯四野俱清虜性雖悍并馬不能行胡馬雖強非草不能進而好奇說者以爲胡馬編草馱之而進不

知既掠之後彼亦馱草而歸既不馱草而歸豈能忍飢以飛越耶此蓋宜大常談各邊借以爲口實耳中間傳聞待河凍搶掠之說此尤不可信者何也蓋以前日人寇滿載而歸非因河而阻東之薊州永平南之涞水良鄉孰非可往之地何必俟于河凍以掠通州哉此蓋出於好事者之一言而當事者恐利害之切身是故牢不可破也本職探之天時度之地利審之人事今冬明春而大舉深入之事諒或幸免但熟夷不寧而零騎竊發虎張聲勢未敢必其無也

皇明經世編

劉常川邊防議

卷之一 平寇堂

答司馬書

守河禁堡

間潮河川濶狹各當何如爲守前件潮河川殘元故道稱衝要者久矣賊之來也由川而進借水頭以安營至於入境之時未必由川口而進況中間設有刺馬荆圍釘板探木兩山設有墩臺炮火中間水勢淺深難以盡同有人守之彼豈敢冒險而入去年之事賊得黃榆溝之山寨梁而下何曾由口而窺其去也諸兵俱潰始由潮河川古道門而出潮河川爲通賊之路而川口非進兵之所但賊既由川而下數里

之外大營已駐然後分兵以登諸山以攻各口再有屬夷爲彼鄉道沿山引嶺而來則處處皆潮河川矣其濶與狹又何暇論哉善守者設疑兵據險阻使賊不敢入山然後纔言守牆法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斯亦得之矣

又謂城堡俱宜築必何如爲之不久勞不傷民宜得實用前件城堡之設不但避虜亦以防盜但施無所序反以勞民處置失宜終無實用且如薊州有一州城矣一城恐不足以容衆路遠恐不及以奔城查照

皇明經世編

劉夢川應防議

卷之六

至

地里遠近入數多寡于適中民多之地建立大堡東西南北各修一堡亦足矣必須估計錢糧奏請修理庶不勞民門禁鎖鑰委官執掌有警量撥官軍爲彼防禦庶得實用各該州縣俱照此例其所築堡城務要高堅深厚今泛然而築茫然而守是以堡爲陷民之弊也近日所築各堡鎖鑰不暇及此矣予設保正民夫以守之且卑弱不堪終非上策至於腹裏築墩此尤謬妄之甚者何也築墩于邊外所以明其烽燧聽其向往以防胡于未入之先今築墩畿內殊不

知大虜既潰牆而入千山萬澗諸將連營尚不能堵截而平川曠野一墩之尤可借之以成功乎至於勞費民力尤爲不賞築之已成將誰爲守守之有人將誰爲戰吁腹裏者尚借墩爲戰而不知出塞北伐仰借何以爲戰乎罷此役者生民之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劉夢川應防議

卷之一

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貞

周 鍾介生參閱

劉帶川書稿

卷

劉 燾

答元老本兵議復河套書

議復河套

竊觀自古英雄之士，成天下之務者，必先于乘勢待時。若時不可爲也，勢不可爲也，剽紙上之空談，以隆

皇明經世編

劉帶川稿

議復河套 一 平 露堂

目前之空譽，其不悞事者幾希。嘗聞諸先達者曰：河套可復也。予亦曰：河套可復也。及至宦遊邊圉，躬臨其地，始知前日之談亦妄也。何也？知所以失河套，則知所以復河套。今之言復套者，則河套失于何時，城池失于何處，險夷據于何方，其失之之由，自何而起，則今日復之之策，亦自何而始也？若不考其失之之由，而妄言復之之策，成天下之務者，果若是之疎乎？今之謂河套之當復者，是不量其時與勢也。何謂之時，尤過擾攘，非國初犁掃之威，百姓困窮，無倉庫積

蓄之富，此其時之不可爲也。何謂之勢，漢唐建都關

中，山河百二，據形勝于前，胡馬奔馳失險阻于後，所

以借黃河爲拒虜之地，蓋以黃河之曲，故謂之套。在

漢家謂之河南地，在唐時築以受降城，而河套套在

所急也。我朝建都燕京，去套甚遠，視漢唐已屬所輕

矣。有之可也，無之亦可也。其套內神麟等諸郡遺址

雖存，不知荒廢于何年。及考宋時西夏之地，已爲元

吳所據，則河套已非中國所有。胡元混一疆宇，又何

有華夷之別？自我朝迅掃胡元，捲幕北徙，亦未嘗西

皇明經世編

劉帶川稿

議復河套 二 平 露堂

復河套，而套中之地，俱爲荒野之場，原未建立城池，安置人民，彼時屬之夷，乎屬之華，乎皆未定也。而延綏鎮城自余肅敏始開之，已去昔之延州五六百里。國初強勝皆牧馬套內，而各營之草塲舊池猶存。每遇河凍之時，而北胡亦住牧于其間，迨至春暖冰溶，仍出套而去。至酋長吉囊其勢漸盛，河凍而來，冰消不去，漸漸盤據于其中。時爲延寧諸邊之擾，河套地原本自我朝失之，今欲建復之之議者，抑知其失之之由乎否也？果如今議舉行，則天威所震，就使胡

馬棄地而去。况河套之地縱橫千里，建城置軍，抑將誰爲之？予乎秋高馬肥，安保其虜不復來，就使復之甚易，而守之甚難。况未必能復之手，就使能復之而能守之，則河套之虜肯投河而死，必北入雲谷，仍與俺答合夥。吉囊兄也，俺答弟也，勢必相連。今俺答之虜帶甲數萬，宣大已不能支矣。若使再益以吉囊之衆，其勢愈猖，不但爲雲谷晉陽之患，燕京可安枕而臥乎？是貽手足之患于腹心，置臣子之憂于君父，此其勢之不可爲者也。如河套果能復之，不復亦可。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下露堂

答諸老北虜乞貢市書 北虜貢市

北虜連年求貢與市者，非慕中華之義，畏中國之威，不過利中國之財耳。恐有限之財，不滿無窮之欲，將來歲歲而索之，不知可長繼乎？既不可以長繼，則邊

方不可以長恃，既不可以長恃，則非禦虜之長策可知矣。予自在主事時，即從事于宣大，彼時在宣府，則有總兵鄒永，在大同，則有總兵周尙文，皆一時名將之選。初建修牆之議，胡馬出沒不常，而興工之防範難周。周尙文遣宋銀輩始與俺答私通，蓋欲借彼之勢以鈴束諸夷，俟邊工就緒，然後絕之。原其初心，皆謀國之忠，無他志也。後虜犯宣鎮，犯山西，皆借口爲尙文之指，使尙文懼，遂上入貢之策，蓋欲借入貢之名，以掩私通之計耳。虜人何嘗有進貢之心乎？此進貢之名所由始也。後虜勢日強，群議沸騰，尙文懼遂飲藥而死。繼之者張達也，達勇將也，不與虜和，不久陣亡。繼之者陳鳳也，鳳亦不與虜和，胡馬果犯大同，鳳卽拿解至京，師再繼之者仇鸞也，鸞非邊將也，怯于戰陣，備訪往事，則知和虜者生，背虜者亡。彼時貢餉斷自京來，不敢再請鸞不得已而倡爲馬市之說。此馬市之名所由始也。蓋馬市者，不過與虜相和，乃進貢之別名，亦非別有長策也。既開之後，往往失利，該御史蔡朴題請 明旨甚嚴，邊臣始不敢爲馬市。

之議也。此皆已往之事，俱有案呈可據者也。後鄙人巡撫大同時，僉曾差通事以貢市請，備言其不敢侵擾之利，而予自籌之。四夷來王帝王盛事，且免邊方殺虜之害，將士鋒鏑之危，其心非不欲也。蓋以虜人嗜利無厭，若明題爲例，一切無賞之費，在虜人以爲應得之物，年年索求不已。歲歲增添愈多，數年之後，其財勢必有不可繼者。萬一不滿所欲，別生變詐，則以廢弛之戎馬而當猖狂之虜，勢其力必有不可支者。雲谷之地，乃虜人出沒之鄉，論者不曰繼之者皇明經世編



劉帶川稿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不能成其終，則日開之者失之于其始也。况不能殺賊之禍小而通賊之禍大，漢唐和戎俱有明徵，所以北虜乞請至再，不敢輕于奏。聞者蓋以此耳。豈敢

請已見而別有平胡之上策者哉。

上諭老阻威寧侯仇鸞伐朵顏三衛書四伐三
看得三衛夷人陰懷逆謀，勾引北虜，去年長驅畿甸，搶掠人民，罪已迭入法，不容有職等叨行地方久圖剪除之計，但傳聞互異，查訪不的，罪人未得，豈敢輕崇近據宣大報稱三衛夷人在虜中勾引形迹益彰。

罪惡難掩，其聲罪致討，委宜早定，但不^在知勾引之人係何酋長，差遣近見諸夷伏自冬春以來，沿邊一帶，送回被虜人二千餘名，各閱隘口，俱無驚擾，間有討賞空騎，亦未敢抗言求索，彼中之事固難盡悉，而順逆之情尚真偽之未辨也。遞爾進兵使所誅者非勾引之人，而勾引者未必誅，不惟無以服彼之心，抑且有失羈縻之道，結怨構隙，關係匪輕，職等待罪邊方，其得失利害，詳爲謀國者陳之，竊惟自古帝王之制禦夷狄也，來則^以去，則不追，蓋以犬羊畜之而已。今于宣大驕橫之虞，會集廷臣議開馬市，不過保境息民，以示羈縻之術，尚且反復不常，費財不貲，今于百年羈縻已定之夷，復從而離之，此職之所以未解一也。先年邊臣有議復河套者，慮其招尤啓釁，況河套之害，不過全陝受其殃，而朵顏三衛之害京師者，當其禍權其輕重，三衛之伐甚于復套，在彼圖之于早在此，則不慮其終，此職之所以未解二也。總



劉帶川稿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俾三衛夷人畏威遠竄，大寧故地盡爲我有，而沒城置軍立官，遷民將誰爲守使守之，無人倚北虜入據。

其地則大羊雖通而狼虎入室此職之所以未解三也。采顏三衛係祖宗以來進貢之夷成法具在擅難輕改窮兵遠征其棲止巢穴未必盡除雖陽順陰逆而國體尚在若逼迫投順北虜明爲鄉導年年近邊驢後該鎮去京不遠百里烽火日傳神居震恐此職之所以未解四也。及查口外山川險隘進兵尤難各處原無倉庫城池行逐水草倘奔匿山林我軍從何跟捉且深入重地糧運愈艱使彼邀我歸路則進退無策況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勝之不

皇明經世編



劉帝川稿

卷之二

平露堂

武不勝損威藩離自微思兵無日此職之所以未解五也。如果大寧之地不可棄三衛之夷不可留在

祖宗時當先爲之矣何待于今日矣乎蓋亦慮山深地冷五穀不生設鎮固易而養軍甚難是以假屬夷爲外藩者豈無所見哉若不量其時勢之難易以俸功于目前此本職之所以未敢輕議也伏乞勅下廷臣集官會議如果可行職等謹將天威願爲前驅倘或滯碍未便豈可志國家經長之慮哉再行宣大總督鎮巡官員多懸厚賞務獲勾引賊人械繫前

來譯審明白然後聲其罪而伐之不惟師出有名足以發舒華夷之氣且使虜自猜疑亦失彼救援之門矣至于問罪與師者帝王之盛典情勇平胡者大將之壯猷度時勢審机宜使邊圉綏寧者此又守土者之責任也仰乞裁酌施行

上元老軍前賞罰書 軍前賞罰

賞罰者御世之大權也其所以維持世道奔走豪傑惟不濫不濫而後人以爲慶爲威也自今日之賞罰言之間有勇謀之將威鎮羗夷使賊不敢南下而牧馬夫既無入境之虞寇必無可素之捷音論功者不以爲彼入威遠之尤則加以彼處事緩之名不惟錢糧馬匹請給惟難而論功行賞抑且斬獲無據矣內有將領庸常縱賊入境間或斬其零騎得其牛羊殊不知邊內非賊可出沒之鄉而牛羊不過中國擄掠之物動輒隱情奏報以叨重賞且以爲該鎮多事而錢糧馬匹給發無寧日矣由是觀之則賞者果有功乎而不賞者果無功乎下此則總督軍門也斬殺之權奉有明旨必跪令申于平時終終斬行于臨事則

皇明經世編



劉帝川稿

卷之二

平露堂

人有遵守，罪有攸歸，今也不有約會之期，誰違吾之時，不有分布之處，誰違吾之地，飛符未傳，誰違吾之

戰鈞帖未下，誰違吾之守，時地之期不違，戰守之機

未定，殺斬可行乎？雖曰臨陣退縮者斬，戰陣不臨，或

懸于旗牌之傳報，或得于文移之訪查，其間聽聞不

一疑信相半，死者不可以復生，而殺斬亦未可以易

行也。至于閱試兵馬，先之以門下之人，次之以官位

之尊，較射未周，而日以就暮，雖有韓岳隱于行伍，豈

能自達于上，賞不及賤，而抱藝于下者，反爲之喪氣

矣。由是觀之，賞罰可行乎？抑未行乎？下此則總兵焉

至于養敢死之士，給應賞之人，原無合用錢糧，凡事

節給巡撫，其恭遊守備，又不必言矣。間有不才之將，

赴軍士之月糧，減馬匹之草料，自揣其短，尚且不敢

比其馬之肥瘦，較其藝之生熟，而况申軍令于臨事

乎？賞罰不明，隱忍成習，將領之弊也久矣。惟將領之

賞罰不明，軍士得以玩愒，惟軍門之賞不明，將領得

以趨避，惟在上之賞罰不明，是故鎮巡得以因循，由

今之事，無變今之俗，而欲強兵以威遠夷，恐勢有所

未喻也

示諸將兵法書 兵法

兵何爲而作也？蓋以軒轅破蚩尤而始有兵，兵以井

田而起，界而分之，則爲九丘。此丘之所以得名也，谷

而共之，則八家同井。此八之所以得名也。丘八爲兵，

蓋始于此。古人以兵爲龍，不曰兵而曰九丘八索，藏

頭露尾，使達觀者自悟耳。所謂丘索者，卽兵書之別

名。外傳以爲黃石公授子房者，此也。夫田以方授兵

以井起，一井卽一族也。竝其中而筭之，卽九宮也。四

正爲正，四隅爲奇。正主于靜，奇主于動。正以應敵，奇

以致勝。其動靜奇正，亦因其勢以立名耳。假如東井

一丘之兵，止可以應東面，欲南則爲東南，一井所隔

欲北則爲東北，一井所隔其勢不得不靜，故以正名。

東南一井之兵，馳之東則東，驅之南則南，其勢不得

不動，故以奇名。推之四正四隅，其勢皆同。此奇正之

所以由分也。及風后變而爲八卦陣，八卦者卽此八

方也。後孔明演而爲八陣，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龍

飛者，非左青龍，非虎翼者，非右白虎，非鳥翔者，非前

皇明經世編 劉常川稿 卷之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劉常川稿 卷之十 平露堂

朱雀乎。蛇蟠者非後玄武乎。卽黃帝之八陣。特異其名以愚人耳。談兵不達其義。遂以天覆爲圓。地載爲方。繪而爲圖。註而爲書。附會其說者。無所不至。不亦厚誣人乎。至李靖變而爲六花。益用奇而不用正。左右空虛。又益以左掖右掖。名爲六花者。亦此制也。我朝四門陣法。蓋用正而不用奇。故立中軍一營。握奇千內名爲五軍營。亦此制也。其大要不過四面八方。皆兵。而主將居中調度。古也。今也。其揆一也。原其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劉帶川稿

兵法

平露堂

以立兵之制者。蓋以人之一身。其藝有五。心卽將也。四體卽兵也。手奇而足正。足正而手奇。此一身之兵也。故變而爲五人。之伍。蓋以一身與人鬪。則人之攻我者。左右前後四面而已。我之所以應人者。亦四面而已。用三人則缺其一。用二人則缺其二。故必用四人。以應四面。竝本身而算之。此五人所以爲伍也。本身卽心也。四人卽四體也。此一伍之兵也。由五人之伍。變而爲五十爲隊。二千五百人爲師。其義一也。此蓋兵家一定之制。經綸起自人心者。是故知一身之鬪。則知千萬人之鬪。今之用兵。或以二十爲隊。或三

十人爲隊。何所法乎。三千爲一營。分爲五哨。立五哨官。以統之。似也。而又立三千總。何所謂也。旣用三千總。則一千總于一人。如古積卒之制。亦可也。而又雜以五哨官。則合總不能令哨。哨不能令總。參差紊亂。分數不明。將兵者執此以求勝也。果可得乎。蓋心于手足者。一身之營也。中軍四哨者。一軍之營也。知一身之營。則知一軍之營。知一身之奇。正。則知三軍之奇。正。談兵易而用兵難。用兵易而臨陣難。況兵法能言者正也。不能言者奇也。正者一定之常法。奇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劉帶川稿

兵法

平露堂

隨機之妙用。故兵法教正不教奇。非不教奇也。蓋正可教也。奇不可教也。無兵不正。無兵不奇。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奇正者立名而已。神會而貫通之。在爲將者。隨機以應變耳。是豈談兵者所能預擬者哉。
答內閣宣大人援兵馬有無實用書 援兵馬
承問宣大人援一節。謹據實以對。嘗謂勦遼宜大。皆邊方也。雖遠近之分有不同。而攻守之勢實相資。一鎮有警。各鎮策應。禦戎之策。無愈于此。但調度失宜。是以坐糜糧餉。徇名忘實。查勦鎮大舉之寇。多自宜

大而來虜入結聚常在數十日之前在宜大哨夜無
不預知者督撫止聞其聲而遣堡無不知詳凡有東
犯薊鎮的信率多隱匿不報幸其不入本境而已是
以寧爲入援之兵而不肯爲先事之報其情何所爲
也益以入援者不忤成他鎮追剿之功抑且免本鎮
失守之罪將兵入援此亦宜大之所樂爲者也連年
整入援之師者不過徇其名以振其先聲耳而入援
之實効恐亦臨敵之所難必者也所以前疏欲行宜
大爲搗巢之計者蓋欲預發其逼虜之謀以冀其入
皇明經世編

劉帝川稿

入援書 三 平露堂

援之功耳又恐人之所見不同孰不曰門庭之寇前
不能支而欲遷將出師直搗長驅投虎穴以逞破賊
之精其言似乎妄也殊不知搗巢者相之天時弱之
人事搗其不備之巢用其不用之兵耳亦非如總兵
胡鎮出巡遠擊之說何也虜之入寇我爲主而彼爲
客其地利皆軍士之所素熟者尚不能以收一戰之
功而虜之精騎數萬聚東行有其一旅之師以
邀擊塞垣之外恐亦理勢之所不能者也蓋以本職
在大同時沿途貧軍往往願告盜馬劫營者衆正兵

家所謂貪可使者此也予之所謂用不用之兵此也
乘其春冬胡馬羸弱之隙就令彼輩爲之兵家所謂
出其不意者此也予之所謂搗不備之巢者此也不
煩兵糧之力自可以坐收攻虜之謀在上者不過預
爲搗巢之令以寒虜人之心牽其內顧之情而奪其長
驅遠掠之志而已在邊鎮則以功爲名在薊鎮則以
守爲實庶彼攻此守虛實莫測聲勢相聯以爲倚
雖不入援薊鎮實所預爲薊鎮援也或者又曰搗巢
固所以爲薊鎮援而虜不免與宜大爲仇又將如之
皇明經世編

劉帝川稿

入援書 四 平露堂

何哉此皆庸將俗吏之常談借口支吾之拙計耳而
虜之不忘情于薊鎮者誰爲之仇乎去秋本職出雲
中之貧卒奪馬千匹斬級五十餘顆上谷出塞亦斬
首一百餘顆曾聞虜人有復仇之事乎此又其明驗
也今諸邊各爲目前苟安之計陰與虜合而陽爲入
援俟其虜聚而後爲之哨報則其哨報亦晚矣矣其
既入而後爲之應援則其應援亦晚矣且又不較中
國之與胡虜天時各有長短人事各有強弱地利各
有險夷坐守以待敵人之攻俟其秋高馬肥敵人恃

所長聚眾以爲攻然後驅其弱卒分散以爲戰則其戰亦晚矣不惟無益于薊鎮抑且無益于宣大矣況兵家之變態不常虜勢之出沒不定至于察虛實之故決聚散之機皆當事者臨時之經畫又非廟堂之所能遙度而預定者也今將前疏摺舉一欸再勝呈覽伏乞行令奉兵早爲咨催以觀彼中之動靜則入援之誠僞可得其槩矣

巡視陝西三邊各關部分開鎮戰守書分開鎮戰守

我朝建都燕京據六合之上遊倚萬山之重險資東

皇明經世編劉世川稿卷之二平露堂

南之財賦恃西北之戎馬密邇虜巢乃聖天子自

將以守邊也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者其勢自

有不同惟其虜穴也近故其邊患也繁茲亦勢也是

故開鎮之分者定戰守之大勢爲制馭之長策耳何

以謂之開也西自黃河偏頭關起由寧武歷鴈門越

例馬達紫荊至居庸天壽山逶迤而北東至山海關

而止茲皆謂之關者據太行之險阻資諸山之重登

設兵設將以守之蓋關者其門戶也關內皆有司地

方此關之立名所以主于守者此也何以謂之鎮蓋

以官人遼東延寧甘肅地土人民遠在山口之外邊

之則難移棄之則不忍胡馬之出沒不常猝之妖魔

爲災故設兵設將以鎮之明烽遠燧彈壓其地此鎮

之立名所以主于戰者此也萬一胡馬大舉入寇則

各關之兵據守于前各鎮之兵尾擊于后使彼腹背

受敵內外夾攻彼將自全之不暇豈敢冒險入關如

蹈無人之境耶此我朝建關設鎮之初意萬世不磨

之成規矣繼之者不知開鎮之勢不諳守戰之分倡

爲棄關守鎮之說此宜大築邊之所由起也殊不知

長城之設古爲無策其在今日何以謂之有策乎是

以修築益急而患虜日熾錢糧益耗而士馬益疲自

創修以及今日幾四十餘年矣無一歲而不請修邊

之糧無一秋而有修邊之勅則其勢可知矣不但失

戰守之勢竝其賞罰而紊之矣虜寇入關則能事者

賄賂通行猶得以倖免虜雖犯鎮則無力營求者緣

此以罹罪惟開鎮之勢不分則戰守之机未定戰守

之机不定則賞罰之典不明是以邊將專務貪緣而

忘戰守文臣專恃僥倖而鮮忠誠此邊事之所以日

趨于弊也。今之邊臣，猶以修邊爲上策，蓋止知議修牆之工程，而不計守牆之士馬。有知計守牆之士馬，而不算守牆之錢糧，及至秋防，錢糧不繼，有牆無兵，則前工程盡棄矣。何嘗見有可恃之牆乎？茲欲洗相沿之弊，必須分閑鎮之勢，閑鎮之勢分，則戰守之机定。戰守之机定，而賞罰之典自明，慎斯術以往，而虜患不息者，吾不信也。故曰：其患不在邊而在朝廷。至于薊鎮，我朝是都之地，外無重鎮，惟倚山爲險，其守此不易之策塹山湮谷，勢所必行，蓋以都下安而天下安矣。此又皇明經世編劉帝川稿 卷之二 論擊 七 平露堂

駐守通灣再上本兵分布京軍書

連日通州設備已周，乘閒由東抵西，細閱都城地形，則京軍安營不宜去京太遠。何也？帝王之師以全取勝較之外鎮，忽勝忽敗者不同也。況胡馬之來，衆寡之數尚未可以預知其在我之兵強弱之形，亦可以預見。今不量多寡強弱之勢，而陳兵于數十里之外，如果虜少我衆，彼弱我強，則鼓三軍而並進之，功收萬全，振中夏無敵之感，留諸邊積弱之氣。此其策之

上者也。萬一彼強我弱，彼衆我寡，輕舉而妄動之少，凡衆入險，轉弱爲強，此水不舟，故當先破之。有疎虞，則人馬奔潰，都城空虛，將誰爲守？損威傷重，這出有棄虜之各而移于建威，近城則退，遠之則進。爲禍匪細，不如仍駐教場，內倚京城，外設險地，以京此決事所以爲功，端守禦所以破敵也。城爲糧道，以險地爲外援，俟虜人境，如果衆寡強弱之形，其勢在我，相機成功者此也。衆強之勢在彼，則外足以自守，內足以護城，未有犬兵也。營未散而胡馬敢冒險以攻城者，所謂堅壁不動者此也。且胡馬志在虜掠，退歸亦速，俟其諸鎮之兵既集，則前鋒有恃，京軍亦隨營策應，所謂擊其惰歸者此也。藏虎豹在山之勢，收京營居重之威，此都下用兵之道也。若不量衆寡強弱之勢，乃浪言陳兵于數十里之外者，不知何所見也。

皇明經世編

劉帝川稿

卷之二

論擊 大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

舉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姜東王會分于野參閱

劉帶川書鶴

書

劉 燾

上內閣本兵邊務求實著 補練修守

看得薊鎮連年補練修守之策皆當事諸臣之所建
畫委於地方有益法久弊生勢之必然其在今日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帶川書鶴 補練修守 一 平露堂

當因其已成之積斟酌損益以求其實雖非平胡破
虜之奇策亦薊鎮防守之至計也自其補軍言之嚴
清軍之法中優加之令每年各御史查其分數以爲
舉劾宜乎行伍克實而軍威日振也如近日據石匣
遊擊方琦開呈查得該營軍士自去年八月已缺少
二百有餘各該管隊官旗不行開除連問其故皆曰
如要開除則逃亡數多恐閱試不及分數及查其親
而報尤冒支臨時則上下通同顧人代點一營如此
則他營可知此肅軍之所以未得實也不惟不實並

其錢糧而冒支矣自其練兵言之火器弓矢尤軍中
之長技因先年考驗不及分數各官降罰是以將大
排把安於五七十步之外惟求中箭之多不論排把
之近至於火器每一桶裝鉛子六七筒就地滾去中
間必有中者止知砲無虛放而不知子已多藏所以
近年考至八九分者此也此練兵之不得其實也不
惟不得其實抑且多騙其實而臨時顧倩買求之弊
尚有不可盡言者矣自其修工言之有極衝次衝稍
緩等項名色自庚戌之變本職任薊州其備時創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帶川書鶴 補練修守 二 平露堂

邊工所立之名也及至今日凡查議邊工其名猶存
而各道未必親臨委官查看未必盡履險要不以賊
之出沒爲衝緩而以修工之難易爲衝緩。來各取
水主之便且備閱視之查門面儘有可觀而險夷之
大勢已失此修工之所以未得實也不惟不實且冒
破工價而連年入寇者何嘗由極衝而進乎至於守
邊之事外無可恃之險內無策應之兵沿途無棲上
之地王客混雜躲避各營城之內及至差人查點即
聞風上牆點者未回而各軍已退此守邊之所以未

得實也不惟不實甚至差去人役器械詐則亦勢之所不能無者矣以上四事委皆守衛之上策但奉行者不實設謀雖善所以竟無成功其在今日不必別有所圖即此不實者以求其實事免紛更之擾而人有畫一之規不戰累疏上陳未敢別生異見其補軍也或招募或抽募嚴清勾之法申稽查之令以補軍上之實耳其練兵也改立把式安於百步之上每營發銀二百兩以行賞罰革去虛報分數以求練兵之實耳其修工也不分衝緩分立信地二併修理盡革昔時之弊以求修工之實耳其守邊也分地列營各有專責城外修設險地牆上添設舖舍牆內設備糧兵亦惟求守邊之實耳若使事事果得其實年年與而不除固勝雖強亦無能為謀矣但人之識見不同每別生異論以鈞虛與於明時暮冬之所除陳者尚未施行春何又從而易之春初之所申令者各官未及遵守今暮又從而易之朝更夕改禦虜之策何時而可定乎緣本職以書生談兵未協人望雖幸蒙聖明採納而同事者不免有所未滿也所行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室亦非執已見而不尋舊規破衆說而別建長策不過因其既往之跡可法者法之未實者實之以求無負委任而已但恐爭能鬭巧虛文日盛不免功歸於議論之多事擾於彼此之異是豈本職之禍哉是豈地方之幸哉情非得已方敢上陳伏乞廟謨預定而効力者自專也

上內閣本兵禁止邊方虎報書

邊報

地方殘傷之後人心惶惶當事諸臣正踴躍不寧之時也其軍機重務必須詳其而武夫輩際茲用武之時任情虛張雖盡調諸鎮之兵盡括天下之財尚不足爲勦鎮備也蓋止知爲兵根訖而不知爲勞費計耳矧今聖明在上明照萬里但恐傳之者過不免聽之者疑疑則畏畏則嚴嚴則臣下無所措手足矣此係關係之大者又豈彼輩所能識哉今日之事調在於哨而尤貴於備近已行劉漢專差一官在宣大軍門抄報恐宣大軍門之報尚多含糊必須遣人於陽和之外在於貓兒庄清涼寺大邊一帶墩軍往來通賊方克哨有實跡前日咨部欲取趙臣臆用者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平露堂

彼係大同人也，非爲其強特爲其報耳。本職受以重寄，稍有近實者，敢不奏聞。今後仍有論諸將，凡有傳聞，必須查其情度，其理審其勢，可報者報之，而不可報者，亦不必過爲苛論，以貽愛國者之惑。但密通都下，寧可過於報，不可夫於不報。本職亦難以明文禁之，惟在廟堂之上，徐察而審聽之，勿輕信以徵兵斯可矣。

再上內閣本兵革除修造錢糧書

革除修造錢糧

先該本職題奉欽依，要將邊牆迤外塹山湮谷，邊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迤內建房設舖，已經通行。至客將領各照所分地方，及騎修築，每十日一次，將修過工程開報，查考。近各路開報，挑過品密，積過石堆，不下數萬。剗削偏坡，將逾百里。蓋過舖舍官廳，不下千座。中間將領賢能者，不動聲色，躬自督率，事各有緒，有等不才者，即借此以討行糧。該本職看得客兵自有行糧，修工亦支不修，亦支無容別議。其本鎮主兵驛云：修工不過各照信地，自爲防守之計，與動衆修造者不同。軍士同所當恤，而錢糧不可不計。若一槩加給行糧，則所費不

費無事，而給與行糧，有警之時，又將何所加乎？況諸糧者，頗少，而不滿糧者尚多，是以不敢輕開此例。又經通行各路，如果修工久勞，量分班次，以節勞佚。候工程修有次第，查看動情，分別犒賞。文移雖行，此項錢糧，原未奏請。雖欲施恩，將何所施？且薊鎮之險，年年該修，一開行糧之例，又恐耗費不貲，足又不減於冒破之弊也。修造不動錢糧，自某創始，前乞斷自宸衷，而邊防之費，可省其半矣。

答司馬楊虞坡屬夷通漢挾賞書

屬夷挾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薊鎮地方，仰仗威庇，春防將半，絕無警報。屬夷之類，如把總部，落今歲犒賞，頗得實惠，並無二心。三月內，有屬夷通漢與字羅漢，帶領七百餘賊，前到古北，初至之賊，意頗驕悍，指以探子爲名，不要犒賞。名雖不要，犒賞其實欲多索也。稟報到職，職以彼既不要犒賞，不必與彼講賞。惟在戎有以備之。况我以王待客，彼豈能久持不三五日而彼之計窮矣。又陳兵備道而稟若不遂，所願必要撲捉尖哨，勾引外夷。職云：此捐虜示我以聲也。如要撲捉尖哨，况尖哨係原養，豈

土月食根二石者今既不能哨賊反爲賊所哨其威也亦安事出口外防範難周將領有何罪焉任彼殺之在我所損者不過一二人則彼二百年之舊例三千餘人之犒賞終身而不可得也彼子稍爪之在我監禁者即梟示矣若云勾引外夷恐外夷未必肯來辛夷之與俺答父子也尚不能相調况彼調之而肯來乎不過誘之以利耳設邊防之無備地方之有財而後北虜肯來非三五萬之衆不敢輕犯我邊今我邊設備既周豈能冒重險以長驅既不能南入我邊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帶川書稿 卷之三 平露堂 房性驕悍備來糧而不備歸糧豈肯殺馬而食斯時也總不殺勾引之人亦必掠彼牛羊以歸此必然之勢也况勾引之而未必來來之而未必其擒我乎擒彼乎其勾與不勾任彼爲之吾不懼也若彼云北虜之來我不與中國報信斯言也此屬夷挾賞之常談也在我西哨宜大東哨遼東使二虜不來彼亦無能爲也連彼亦在我所哨之中况彼連年所報何嘗得實信乎其報與不報任彼爲之吾不懼也傳令與管夜不收官即以此言論之彼見謀無所逞挾賞之計

竊過二日過漢復來錯刀說誓乞賞而去內字羅漢不肯錯刀此又各夷一剛一柔示詐之道也何足爲慮哉差人追襲連哨俱各回營去訖自茲以後屬夷聽命再不敢別爲詐謀而挾賞之念漸消矣

答內閣本兵論勦邊衝緩書

勦邊工 程衝緩

邇承本兵下問意者謂勦鎮工程緩者以俟秋舉緊要者似難久待再行撫院各道細勘另爲議處一節照得勦鎮邊工先年所謂極衝次衝者已盡完矣今極衝次衝者既完萬一虜衆臨邊如水奔突無處不到衝者既不可入則緩者必在所攻至此則衝者變而爲緩緩者變而爲衝兵無定用地無常形賊之未來也無地不緩賊之既來也無地不衝名雖有衝緩之分其實無衝緩之殊皆不可拘於一定之見者古人嘗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蓋守其所不攻也不攻者尚守而所攻者可知矣今立衝緩之名不過爲工程之大第此皆本職操緩之微權又非將士所得喻者總計十路之工可恃者已有十之八九間有一二罅隙亦皆難入之途今歲秋防諒可以盡完矣所

謂完者完沿邊一帶防守之地耳而邊外百里之內

可修之工未必盡完此工既完之後再將邊外之工

次第修舉如張目待鬼方可收功又在酌量人力因

時驅使不可先言以洩其微恐邊工無可完之期以

懈衆人之志此又本職夙夜之所以奉奉者也至於

沿邊地方行各道細勘者不止一次委官密查者不

下數番展下撤兵之時若再加查勘徒增勞費而所

查者即前查也況兵家之動靜有時而軍士之勞逸

當節既議撤兵以休息今又非時而奔走恐下不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帶川書簡 前邊上 程嘉慶 九 平露堂

令益爲查勘所苦況查報未畢而秋防又至矣連年

各道有自伐其功者往往請官查勘以分勤惰蓋一

道止知一道之長而本職盡探諸道之長所以屢請

而未應者總委官細勘不過勤惰兩端而已何也竊

邊之修原無動支錢糧乃本職鼓舞各軍之力其其

西防東効之疏已盡之矣此外別無侵欺之情目破

之弊又有何項可查之罪乎本職冒茲重任事當臨

局中間委曲以成其事詳慎以盡其職凡事之所當

爲者罔不極力圖之二應幸移之繁心事之苦豈敢

逐一煩瀆聰聽乎

答內閣本兵修工已完未完書 劉鎮邊工

前鎮邊工去歲停工之後恐有疎漏不周之處每于

三十里委一官登山履險備查應修之數開報前來

以爲今歲督催之計總計該鎮十路之工其大舉之

路各修有次第而零騎舉越之地尚多今春查照開

報應修之工鎮總王客將領各照信地及時修繕完

限大率前鎮之工愈修而効愈大有難以已完未完

報者先年各道修工而有已完未完之分者何也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帶川書簡 前邊上 程嘉慶 十 平露堂

謂完者其始也計丈尺以算錢糧其終也因錢糧以

查丈尺不過完其原估之丈尺原請之錢糧而已其

於應修未估之處皆非所計也今前鎮各路所修之

工原未估計錢糧限以尺丈凡可修者即修之此處

所修者可恃又查其未可恃者而修之近端者可恃

又查其出端遠者而修之所以難以已完未完報也

使二三年之內前工已成地險已固沿邊百里之外

如張且待鬼胡馬犯之必收全功此其所完之略本

職一念之忠也鞏固京陵無愈於此豈敢藉一時之

勞而忘經久之慮哉

上內閣本兵脩守哨報書

戰守事宜

竊惟上兵必先於伐謀料敵方可以致勝是雖一時之經營尤貴於萬全之遠慮蓋仰承恩命報答無由必滅此大羊之種而後朝食者職之心也但恐人之忠勇不同而諸將之心未敢必其盡皆如盡之心也而各營中軍領哨管隊等官又未敢必其盡皆如諸將之心也且三軍之衆強弱不同又未敢必其盡皆如各官之心也雖有必勝之策而尚未能收全勝之功况無策者乎蓋夙夜思惟可以預伐虜人之謀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戰守事宜

千路堂

其要有三：一曰有不守之守，二曰有不脩之脩，三曰有不哨之哨。非性時之舊規，皆今日之創舉。又恐聞者不得其情而異之，不敢不備陳於涇園之前。庶廟謀先定於九重，而勝筭可決於千里也。何謂不守之守？竊惟前鎮地方，密邇宸居，醜虜臨邊，即磨、聖慮較之別鎮，尤爲不同。其守任所急也，而以不守爲言者，何也？兵家之勢，強弱不兩立。數年以來，議守之策甚詳，而議戰之策獨疏。軍氣日益委靡，虜志日益驕

橫，蓋以先立於自弱之地，以決勝於臨守之時，所以守有不足也。今日復以守爲言，是又蹈往年之故轍，也不得不整飭軍伍，專以議戰，一以振作軍士之氣，一以震懾夷人之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萬一有警，將戰兵以爲守，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况蓋近日已行諸將分認信地，邊牆迤邐，挑掘壕塹，斬削坡崖，沿牆之上，搭蓋官廳，鋪舍，添置炮火，旌旗，邊牆以內，練兵，秣馬，演習陣，一聞警報，分投策應，何者，而非爲防守計乎？是明識者戰而實備者守，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戰守事宜

千路堂

先立於自強之地耳。雖不明言其守而守在其中矣。此之謂不守之守也。何謂不脩之脩？竊惟前鎮之邊，比諸邊尤爲緊要者，脩邊以爲守，則三軍倚牆而戰，閉營而營，患高臨下，爲守益固。其修邊在所急矣，而以不修爲言者，何也？蓋恐修邊之工役既興，而往年之風聲猶存，其估計工銀也，動以數萬計。其起派人大也，動以百萬計。若立脩理邊牆之名，輒起覬望工價之心，勞民傷財，莫甚於此。况今十路列兵，各有信地，與其坐食行根，以待敵氣，若信此行根，以脩工，蓋

因先年所脩者非所守之地春防於西秋調於東是以人無定志效力不專如北始可也今後使各路之軍防春在於此防秋亦在於此今年修工在於此明年防守亦在於此是薊鎮之邊牆即軍士之舊館分布既有定所則軍士自有定志在將領自爲防禦之計在軍士自爲防身之計一鼓舞之聞人多樂從如設險之功已完再行採辦掛木灰石各將所分信地如邊牆有單薄帶補之有該添修者創建之漸次修舉不立修邊之名以滋估計之弊借此防邊之根以盡修築之實

之以虛弱之實其連年誤事者可鑒矣止各鎮無屬夷者止於防秋而薊鎮之有屬夷者則四時俱防其屬夷之不足恃也亦明矣况把都兒之巢穴在宣府獨石之外黃台吉之巢穴在宣府西路之外擺腰兀慎之巢穴在大同陽和之外其俺答之巢穴在大同左右衛之外其上蠻之巢穴在遼東之外使宣大遼東各鎮無聚結之虜則薊鎮無大舉之寇預遣人於各邊探之如果諸夷有聚結之形其勢衆者其掠遠其勢少者其掠近酌量賊勢之多寡以料其所志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常川書稿 平露堂 遠近屬夷來報亦當備之不來報亦當備之如外虜無結聚之形其屬夷之虛傳者皆爲騙賞計也在彼既以虛報在我亦以虛應中間果有近實者亦量從而犒賞之以示其恩使耳目之聰明不爲妖魔之障蔽惟在遠取各邊以得其情不可專聽屬夷以中其詐豈但遠哨外夷而屬夷亦在所哨之中矣此之謂不哨之哨也以上三事皆虛淺陋之見竊恐人之識見不同有目薊鎮應主於守也而虛不主於守薊鎮之邊應修也而虛不主於修薊鎮應借屬夷以爲哨

探也而燾不主於哨探。殊不知不守之守。乃所以深守之。也不修之修。乃所以深修之。也不哨之哨。乃所以深哨之。也不然。議守而不戰。則三軍坐以待敵。及至虜賊壓境。卒然無以爲應。外無可恃之險。內無策應之兵。名之曰守。守之何益。修牆而不設險。則胡騎便於馳突。及至抵牆。然後調兵拒堵。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牆有餘而兵不足。賊猶潰牆而入。名曰修。邊修之何益。不哨外夷而信屬夷。在屬夷則假外夷以挾賞。在哨夜則倚屬夷以分利。不惟虎張聲勢。抑且搖撼軍心。名之曰哨。哨之何益。邇年以來。未嘗不嚴戍守之防。未嘗不興修邊之議。亦未嘗不哨屬夷以求哨探之實。而其所守所修所哨者。果皆可恃者乎。惟其所守所修所哨者。不可以盡恃。是故燾不守之守。不修之修。不哨之哨。正所以除往時之夙弊。立戰守之常規。節今日之財力。爲後日之永圖。俟其兵有餘力。根有餘積。武備飭而邊圉固。虜勢敗而塞塵清。然後減兵省費。以立千百年經久之策。者此也不然。北虜不滅。而各鎮入衛之兵不休。遑卒疲於奔走。

財力竭於饋餉。將來何止極也。燾之過計者如此。伏乞臺下再加詳議。果無滯礙。嚴督當事諸臣。不必舍近而求遠。別生意見。將所議戰守事宜。諸自聖裁。著實施行。京陵幸甚。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陳子龍附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聞公 周立勳勒白

金沙周 鍾介生參閱

劉希川稿

書

劉 燾

上內閣本兵議處宣府屬夷色振等書議處宣府屬夷

防春之工備行各路查明額 奏其將領俱應舉劾以昭勸懲今歲之工初創甚難原未請給分釐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糧恐人眾鼓舞不齊或屬夷近邊爲害不暇修濟所以原題止於挑壕搭鋪者慮其行之有所不逮也豈期仰仗 皇上威靈屬夷自倡爲搜山之議捲幕遠徙將士懲其往辜之失修守盡心是以所修之工皆浮於原題之外今所報者皆工程之大而瑣屑之工又不減於所題之數也備將各路細造文冊咨送該部可查其在今日人心始懷率多樂從而將來成功可必也何也爲主兵者知其各兵雖散而前工猶存相勸益勸在省兵者知其所修之工即其所守之地

而效力愈專若再量行獎賞使年年修守不息武者

蒞鎮量有所恃矣惟有黃花鎮一路自鶴子峪迤西係 陵寢禁山未敢興工所恃者賴宣鎮爲外藩倚

林木爲內險但宣鎮夷人色振等踰宣鎮四海冶而乞黃花鎮之賞由渤海所而東漸近石塘嶺之開連

口矣看得此夷既係宣鎮撫賞之夷豈可越宣鎮以乞蒞鎮之賞則蒞鎮之夷亦可以乞宣鎮之賞矣此

開例失之於其始者一也况此夷與蒞鎮夷往往盜馬構陷多不由屬夷住牧之地而來皆踰宣鎮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海治而至使四海治未有增之先其來也固不可遏今既有增之後復越宣鎮之牆以乞蒞鎮之賞此其理之不可縱者二也况 禁山之後止倚林木爲險我得卽爲我之利彼得則爲彼之利訪得此夷今春已潛通北虜萬一宣鎮不可恃而蒞鎮之險又爲彼之所盡識矣此其勢之不容者三也茲欲設法以禁之緣係往年之舊規將欲因循以忍之恐貽他日之後患爲今之計必如之何而後可自予計之查得色振等之乞賞於蒞鎮者每年春秋二次大率費銀不

過二百餘兩。合無每遇該賞之時。不必令彼前來。備行黃花鎮參將。約會永寧參將。前赴四海泊。就彼公同行賞。此其一策也。或者約算一年之賞。用銀若干。就將前項撫賞銀兩。解發宜鎮。聽彼徑自處分。不許於赴餉鎮。此又其一也。庶撫賞之恩不廢。而險夷之勢莫測。使在彼不得借撫賞以逞奸謀。而在我亦可以因撫賞以絕後患。此蓋爲陵寢先事之慮。防夷人不測之心。守昌之計。無踰於此。如果禁山之備再嚴。則該鎮益無可投之隙矣。非敢過爲節省。以生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定堂

答內閣兵部議處屬夷伯顏打賴投降降者承問伯顏打賴之夷情與岔道以西之邊備均爲酌昌急務。看得伯顏打賴既背北虜辛愛而來。茲時二虜欲和者。其情也。而不能相和者。其勢也。何也。自伯顏陰順辛愛之後。連年爲宜鎮之擾。皆此輩爲之前鋒。今既相忤而來。不免散彼之黨。損彼之銳。在辛愛實欲伯顏之復回。其在伯顏既背辛愛而來。意在投入我邊。借中國以爲援。今不遂所欲。又恐辛愛之仇

殺盡。夜隄防。勞苦萬狀。不如仍與辛愛相和。可息後患。此二虜欲和之情也。使伯顏彼時率衆而逃。不殺彼。追趕之虜。不盜彼。馬馱之類。則其復回也亦易。今自知其結仇之深。辛愛雖多方召致。又恐背其協從。殘其渠魁。此伯顏之所以誓死不歸也。縱使辛愛復與彼盟。以全舊好。則前日殺傷之虜。悉與伯顏爲仇。伯顏雖不死於辛愛之手。而牛羊馬匹。卽爲羣虜所奪矣。所以欲去而不敢去。此二虜不能相合之勢也。其在伯顏爲目前之計。日修山險。以爲自防。則其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平定堂

志可識矣。夫伯顏不全。則嚮道已絕。所以辛愛不能爲蘄鎮患。伯顏既與辛愛爲仇。必以中國爲恩。豈敢構隙於兩地。此伯顏所以不能爲石塘嶺之患也。縱使辛愛不釋前恨。必欲報復。則必西連諸虜。東調屬夷。而後其志可逞。況此非辛愛之所能。其在蘄邊亦未有不知。而忘備者。縱使能糾衆而來。則伯顏牛馬約十餘萬。亦足以飽其欲。而遂其志。在我邊嚴以待之。亦可以保於無虞矣。使伯顏終於不歸。則辛愛終不敢犯我之邊。何也。伯顏既與辛愛爲仇。卽我之

伏兵也。卒愛雖強，豈能越仇人之境以長驅乎？其在伯顏之存，彼則爲害，在我則爲利。在伯顏之勢急，在我之勢緩。惟在察伯顏之動靜，料彼情之順逆，嚴撲殺之禁，盡撫夷之常，其成敗利鈍，任彼爲之耳。旁觀過計之憂，恐非常局者明確之見也。

答元老宜齋併守南山書

併守南山

承論岳陽以西邊境較之往年頗爲可恃，不知宜鎮又倡爲併守之說。如果昌鎮自揣單弱，冀宜鎮以爲併守，猶之可也。今昌鎮不聞其不備，而宜鎮自倡其

皇明經世編

帶川書稿

卷之四

平露堂

說，是捨已田而耕人田，棄宜鎮以守昌鎮，中間必有其故矣。如果的有成算，何不經畫于虜人之初，而議論於工成之後？此皆謀身之術，而非謀國之忠也。萬一虜寇臨邊，則宜鎮之將必潛竄塹內，一以邀堵截之功，一以遂退縮之計。當戎馬倥傯之時，糧秣未備，出入難防，是豈昌鎮之利哉？若以爲聯墩沙土，難以修築，况昌鎮所守之內口，卽宜鎮之外口，相去甚遠者，不二三十里，其水口山形處處相同，又何有難成之業哉？若使併守之議行，不惟自棄其宜鎮，是又

棄昌鎮之外藩也。抑果爲南山之利哉？

答兵科歐陽栢奏議處屬夷求救書

議處屬夷

予竊料伯顏打賴之與辛愛天生，更種氣類相同，交易結親勢所不免。但大羊之性無常，喜則相聚而食，怒則相噬而散。其合也不能強之難，其離也不能強之合。據其勢而論之，夷狄相攻者，中國之禍，而相和者非中國之利。蓋和亦寇，不和亦寇。乃虜人嗜利之心，來亦備，不來亦備。實邊臣禦虜之要。此時欲使打賴之不與辛愛和，則沙漠往來之境，豈文法所能關防，而大羊變詐之情，又豈哨報者所能逆料？其在今日，不當究二虜之和與不和，惟在於審各路之備與不備而已。或者謂二虜之和，大爲邊防之患，斯言未可信也。使打賴從來未與辛愛和，而和自今日始，是誠可憂也。自庚戌之後，打賴之與辛愛，攜家而處者十餘年矣。偶因一言相忤，遂背辛愛而來。其彼此子女之親，向牽絆未絕。安知氣平之後，又不復相和好而去？所以前日彼之求救之心，雖切，妨順之情，頗諱，而不敢輕於轉達。廟堂者，有見於夷情之

皇明經世編

帶川書稿

卷之四

平露堂

許能保其今日之來而不能保其他日之不去其在
我邊不過盡撫處之常嚴捕殺之禁察打賴順逆之
情爲邊防緩急之備其和與不和任彼自相攻擊而
已邇來各路之報有謂二虜相和者有謂二虜未和
者中間未必無因此皆出自屬夷之傳言所謂和者
欲挾外夷之勢以要沿邊之實所謂不和者以安

中國之心遂住教之計此皆疑以傳疑原非定見前
書所謂二虜欲和者情也其不能以驟和者勢也其

久而必相和者亦勢也總使相和之情如昔而爲邊
防之患者恐未必得還如往日也此小子一得之愚

亦非遠大籌邊之見併將原上相公書稿抄騰呈覽

上內閣本兵分別巡撫議用步卒書議用步兵

准兵部咨該順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溫題稱要將十
路挑選步兵二萬分爲十枝設添十都司統領俟賊
潰壘以爲策應給與破草細料量給酒肉以資健步
雖無及於防春猶及於防秋不可自棄以徇敵等因
移咨前來會同撫鎮衙門將前項事宜從長酌議務
求穩便經久可行會題前來以憑施行准此看得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遼東集
七
平露堂

撫所題挑選步軍每路多者三四十名少者亦不下

二千名由是觀之不但未知邊軍之數亦未知邊方

之情者也查得前鎮軍數除標下遊兵之外總計十

路之軍止得五萬三千六百有餘此係四十二年舊

額之數其四十三年備減之數尚未開除及查本鎮

已有副參十員提調二十員守備五員把總四員統

之以爲官多軍援差撥不敷除守墩架砲出哨失夜

等項勢所必用尚有沿邊應守大小關營城寨三百

三十四處以爲地廣人稀防守不足請添數之以終

其說可免查得第一路石門寨邊長二百餘里本路

官軍七千一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三十三處見有

參將白文智守備趙雲龍提調王廷棟等共五員管

之第二路燕河營邊長二百三十里本路官軍六千

六百八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二十六處已有副總

兵傅津提調褚光祖等五員管之第三路太平寨邊

長三百四十餘里本路官軍九千二百有餘應守關

營城寨四十一處見在參將特鸞守備羅端提調劉

經等七員管之第四路馬蘭谷邊長三百二十餘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遼東集
八
平露堂

本路官軍九千九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四十四處
見在副總兵袁正提調鄭寶等六員管之以上四路
軍數尚有六七千以至八九千者近該鎮巡挑去尖
兒手將及四千已爲拆離補室地方已稱不便矣及
查第五路塘子嶺邊長二百里本路官軍二千有餘
應守關營城營一十四處見有參將戴恩提調田貢
等三員管之第六路古北口邊長二百餘里本路官
軍三千五百有餘每名派定地方應守關營城寨四
十七處見有副總兵郭琥提調朱紹文等四員管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請書

千

第七路石塘嶺邊長二百四十餘里本路官軍三千
七百七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二十六處見有參將
劉國提調稽璋等三員管之第八路黃花鎮邊長一
百八十里本路官軍二千五百八十有餘應守關營
城寨一十七處見有參將申維岳守備邵良提調姚
允中三員管之第九路居庸關邊長一百五十里本
路官軍三千八百八十有餘應守關隘口谷共三十
八處見有分守宋希郊把總孫承爵等三員管之第
十路鎮邊城邊長一百三十里本路官軍三千一百

有餘應守隘口嶺城三十八處見有參將謝廷相守
備漢東陽張爵把總張東等五員管之以上六路軍
數不過二三千有餘再查此項之軍卽各路守墩守
口守關守城出哨通夜並參將所統援兵皆在此數
若再每路挑選二三千添都司統之則前項副參守
備提調把總等官所管何事若分班統領既屬於參
守又輟以都司軍令何所聽乎且前鎮與別鎮不同
以守爲上中間所陳方畧不言拒賊於未入之時皆
言收功於入境之後殊不知防秋事急益以客兵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請書

千

邊擺牆尚有不足又有分布於鄉村城堡之九以成
遊擊之兵乎請所以議步軍言之况北虜之戰惟憑
其騎射非盛甲不能當以步卒而帶盛甲兼以器械
之在身果能日行百里乎欲追隨虜騎非馬不能况
中國之馬與胡馬已知其不能當矣而必於用馬者
何也不過馱人與盛甲而行見賊雖下馬步闢允借
馬力以爲戰也先年本職在江南與倭戰曾統披甲
之步卒出城不及十里而各卒已疲欲棄甲則不敢
欲前進則不能此皆已試之跡也卽欲挑選步卒爲

馬步相兼之制亦不必另設都司見今已將遊擊之兵有馬者立爲馬隊無馬者立爲步隊獨非策應之兵乎况營司隊伍之制亦非信口亂談者也假如三千一營必步隊二千馬隊一千何也蓋以安營之制外一層用步隊每面七隊四面四七已用二十八隊第二層馬隊每面五隊五四用二十隊此共四十隊又有十二隊爲中營此三千一營之制也蓋因數立營尙正相宜馬步相兼之制古今不可易之法此又非俗將之所能喻文士之所能談者也若用步隊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手露堂

營司之制亦猶前耳况澤潞步軍至今稱最號謂步兵不可用况薊鎮山險尤宜於用步地形者兵之助又豈敢不因形而制勝乎所謂用步者蓋以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者爭先趕利又非步兵之長也見今各參將提調將所管官軍把守隘口防護營城分布調隘修守哨瞭孰非據險守要先處戰地以待敵法古人用步之意乎今若聚於適中之地統以都司之官用爲應援之師恐勢所未能也在都司未得其實用而遊擊又爲之虛設矣請以所藏錢糧言之查得

沿邊倉場糧料草蔬屢奉聖旨切責至今尚處辦不敷而所屬州縣驛路大堡俱要備之不知有無倉場可以積貯錢糧可能繼否也其破草細料熟食等項先年周尙文在大同時與管糧有隙故爲措索之計原非公平之法見今大塚積草臨事猶關支不及大半分糧臨倉分散不周熟食豈久貯之物細料豈經常之法彼時糜費錢糧不貲臨事俱無實用此本職在宣大之所親見者也近日通州草場連年不支損壞數多官商已告困矣不知破草細料熟食尙可行於今日乎本職在延綏時每放烘炮軍不願領蓋以日久泥濘委不堪用其軍門又以烘炒爲急上下之情不通本職調停於其間每遇軍士出征先問出征幾日該烘炒幾升約用官銀幾分先一日折銀與軍士或餅或肉聽彼自買在三軍得烘炒之實在地方免烘炒之辦在倉櫓免泥濘之災此亦簡易而甚便者也如有緊急聲息此法行之於薊亦可也大率添將而不添兵與無兵同况無兵而添將在參將圓欲其守邊在都司則欲其操練十羊九牧軍士將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手露堂

所適從軍令將何所歸一乎。目前見任將領一應衙門公用尚且無虞而科派之繁竟不能革今十路又添十都司其占役之人公館之設祇割之費又將何所供給乎此又非本部之所能喻也况已前條陳之事補練條守四事未舉行者尚多今又復而條陳之是以虛文而悞實事也

上內閣諸老與虜大戰收功緣由書

分別勦
邊戰功

茲者遼東之役仰仗天威得獲前功中間接戰之由謹其實以告其一大戰於撫寧之南者非兵之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分前通士

平露堂

敢與虜戰使彼時虜在其東兵在其西猶可爲躲閃退縮之計緣以入營誤陷於虜寇之中四面皆敵雖欲逃之而不可得戰則生不戰則死此其兵之所以不得不與虜戰而李世忠告急者卽此時也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此也其戰於平山之東緣以虜人係生所掠之物以圖全利而歸前爲溝澗所阻後爲大兵所追既深入重地戰則利不戰則害此其虜之不得不與兵戰所謂陷之亡地以圖存者此也其三戰於棒槌崖等處緣以新集之兵而掌情歸之寇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分前通士

平露堂

其出境之迫而爲半渡之繁彼之首尾自不相顧矣釜遊之勢已成怒激之成何遲縱兵四出則軍氣強而虜氣弱將士孰無樂戰之心一鼓成擒收功必矣所謂三軍樂戰戰無不勝者此也此其三戰之實也中間又有前遠獲功之說乃兵家必有之事武弁自伐之常此蓋不待戰勝之後可知也以軍情言之蓋以遠可乘而乘者也薊兵欲乘而不能乘者也本職所領西路新調之兵不問其可乘不可乘而必欲乘之者也何也失守之罪在薊入援之功在遠其出境之久速搶掠之利害在薊而不在遠機可乘則戰之機不可乘則避之所謂可乘而乘之者此也在薊則剝床之災逐之惟恐不速奈氣喪於入墻之時力竭於被圍之日相持於四五日之久奔馳於數百里之間雖有可乘之機而力不能乘之所謂欲乘而不能乘之者此也其本職親領新至之兵千里遠來不遇賊則已遇賊必欲一戰所謂不問其可乘與不可乘而必欲乘之者此也此其各兵之情本職預籌於未戰之先所以將遠兵另立一營則其情可識矣以賊

勢言之。及其分兵進戰之時。前賊知其兵已西來。所以移營東向。則賊必重西北而輕東南矣。所以分布之時。將精銳而堅者。備諸東南。以疲之。而殺者。當諸西北。幸而前賊先犯東南。正中其堅。至是則堅者既堅。而殺者亦堅矣。是以勝之使當時先犯西北。以攻其瑕。不惟殺者既瑕。而堅者亦堅矣。本職恐恐然催督于諸營之後。尚不能如前鋒之犯者。堅乎殺乎。雖度其情。審其勢。於未戰之先。而不能必其勝於交鋒之始。兵家勝負。豈易言哉。故曰勝敗者。兵家之常。今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金剛經疏

手鈔堂

幸而勝之。遽曰遠之功也。虧日前之功也。是何好勝之心哉。使戰而不勝。咎將議之誰也。本職叨任總督之箭。勦即遠也。遠即虧也。又何有彼此之分。所以論功。談日而叙。惟道其實而已。進止機宜。又非疏內所盡言者。至於大捷之後。驗功最嚴。此皆予所性之偏。中間又有造飛語。激王掌科。以爲落井投石之計者。此又予自致之尤也。

答內閣本兵議處屬夷及客兵行糧書

議處屬夷及客兵行糧

承諭三事。其一爲屬夷違遁。欲召回巢。以示恩威。其

情得通。近據各路差去尖哨。在各夷營內住哨。其情未嘗不相通。但東邊一帶。謫詐要賞者。皆由夷酋影克前日一片石之事。報之者。係虎禿罕男計。劉差伯顏來報。而主之東掠者。實影克也。明使伯顏報犯。以分其兵。暗犯一片石。以遂其計。自正月初間。影克已帶屬夷七八百人。久住義院口之外。是以遂有一片石之事也。其報信之的者。非影克也。乃石門寨尖哨傳保二等。自頭日長禿營內。親見其詳。逃走而先報。其次張才。親見賊勢南行。白文智始將兵而東。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去

手鈔堂

原非影克之力也。除傳保二等。每名先賞銀三兩。候欽賞到日。再從而厚之。買辦段足。行白文智。令傳保二等。送入原報屬夷長禿營內。以示恩信。近日影克又借把都兒祭神之事。沿途索賞。訪得把都兒。或有時而親來。或有時遣老小而來。今歲之來。尚未知把都之真偽也。卽明言以希賞。是挾之也。前日所以下令諸將。搜山剿賊。蓋知其詐耳。一以飭諸將之心。一以速把都之回。一以破屬夷之怨。亦非別有所圖也。是以影克逃走。看得影克陽順陰逆彼之情也。量勢

籌廉我之法也。若差人招徠彼勢愈張。是自示之以虛弱也。惟來則應之去則不追而已。一片石之賞當厚賜原報之夷而影克不當與焉。其二謂客兵行糧料草所宜加厚照得兵馬出征行糧料草理所應得豈敢不給本職到任以來并無調遣出征止有前日一片石之報事出倉卒前東一時以糧草未備或者折色銀兩又爲將領扣留承扣公之命通行查處某處某日未給糧料逐一查補或合撥積案或將領勉留通行懲治以後調遣諸兵隨帶折乾銀兩緩則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七

倉關支急則照日折筭但恐將官內多不才恐三軍又不得蒙其實惠也。况各兵生日錢糧行營不支者回營之日亦照日算給此各邊之邊例也。折乾銀兩中給於草半入於將此又各邊之通弊也。折乾預給但司錢穀者免捐勒之諺司軍旅者免缺乏之言耳。俱如來論施行其三爲防春官兵照例查給行糧照得薊鎮防春官兵今歲自正月上邊兼以修理工程較之往歲頗効勤勞殊非防春之時且係各軍自爲防守之計是以未給行糧自今三月將半時值春防

之期例該支給行糧之日且修工効勞尤當優恤相應查處已行鎮總管糧各道自二月十五日爲始凡赴邊官軍查照舊例分別地里遠近備查在邊的數一體支給行糧借此防春之糧急爲設險之務候防春畢日照舊任支將近日發給修工行糧底案一併呈報底好事者不得而議之也

上內閣司徒議處薊東錢糧書

議處薊東錢糧

竊惟戰守者禦戎之上策兵糧者邊方之急務仰賴聖君賢相在上賞罰明信而一時將士罔不革去舊習以圖報稱秋防不遠其一應戰守事宜已有春防舊例就中量爲斟酌損益使大小將領再濟以勤慎而薊鎮之事諒可保於萬全矣至於錢糧一節屢奉明旨督催其在審昌二鎮者主兵之糧遵照月不違五之例雖未必入人如期諒亦月月告完革除草土之虛冒通融倉庫之本折俱漸有條理矣惟有薊東四路主客錢糧往往告乏推原其故蓋以本折之議不定而軍士之情不平彼此觀望多致耽延此其一也免支之法拿措之積弊已深上下通同豫而爲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七

倉廩空虛此又其一也。彼時燕石二路議改折色者（此於糧運一以便於支發）不計錢糧之盈歉惟論道路之遠近不思銀米之價

有時而低昂惟知本折之數可以因之那借及至今

春會託主兵錢糧又未增入二路折色銀數止照先

年舊額奏（時每遇放糧之期在燕石二路盡索折色則銀已爲不足而馬太二路又比例陳告所以司餉者無以應之往往二三月而軍士不得蒙月糧之惠也查得各州縣起解邊糧實出實入乃其制也而當時立免支之法者其意蓋欲取便於軍民殊不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解戶倉攢通同作弊雖有月報之虛數實無入倉之

糧草春初有軍士告缺月糧即批行管糧衙門查給

及至管糧衙門回稱軍士月糧已坐派某倉係軍士

之糧詞又不免批行將領之查究及至將領又回稱

雖坐派某倉差去軍士關領皆係空倉原無米石看

得司餉者之坐派必憑倉庫之實收今各有推詞其

弊必在於倉攢矣又不免批行兵道從實追問且密

雲去薊東頗遠文移往來動經一二月而錢糧尚處

分未明况遵月不過五之例乎中間又有奸軍通同

解戶倉攢不免本月之新糧且免往日之舊帳在軍

士幸於舊欠之可完在倉攢利於長例之不少在解

戶免於捐索之得計所以有倉無糧虛出通關者不

但一處爲然積弊已久于礙人衆恐峻厲之劑亦難

以驟施司兵司餉者往往爭辯不息者職此故也及

查薊倉漕糧尚有八萬餘石軍士猶以缺糧爲詞者是豈錢糧真有不敷者哉皆以處治失宜故也近日戶部議於永平添主事一員以按目前之弊蓋不難於添官而難於足餉行據各道議呈止論其官之應設而未議及糧之難處不過爲各有攸司彼此得以推諉故耳其於糧餉竟何益哉中間又有謂燕石二路已題准折色難以更改意欲減去漕運之本色增入二路之折色是亦權宜之策大率邊方之地萬一年設不登辦銀固難而辦米尤難也查得延緩大同改本色爲折色至今米糧告匱者其事俱可鑒也又有謂欲給燕石二路本色將漕糧五萬運至永平府以便關支請戶部加添腳價恐加添腳價其勞費又不貲也蓋以其始也惟知取一時之簡便失國賦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設而未議及糧之難處不過爲各有攸司彼此得以

推諉故耳其於糧餉竟何益哉中間又有謂燕石二

路已題准折色難以更改意欲減去漕運之本色增

入二路之折色是亦權宜之策大率邊方之地萬一

年設不登辦銀固難而辦米尤難也查得延緩大同

改本色爲折色至今米糧告匱者其事俱可鑒也又

有謂欲給燕石二路本色將漕糧五萬運至永平府

以便關支請戶部加添腳價恐加添腳價其勞費又

不貲也蓋以其始也惟知取一時之簡便失國賦之

常規初議似有可觀所以致遠則泥矣更不知倉場不須支議建置之始遠近已有成規將士已無異議二百年來

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止因經於更張本以惠軍反以累軍也每與各道商確在先任者含互無以爲應在新任者查理未得其情經今半截竟無長策今欲將燕石二路仍復本色况題有 明例兼以三軍之情增之甚易減之甚難若盡給折色不惟各路之情不平抑且銀有不繼再查舊例上半年原係應給本色者必不得已除將永平地方民屯本色就近闕支者可足燕石二路兩月之用其餘四個月給與兩個月折色以全新題之例以慰軍士之心仍給與漕糧兩個月以存軍賦之體以平各路之情其馬犬二路亦不許比例陳告但於銀米之數上下之情尚查議未的未知其允協否也永平道與薊州管糧者俱到任未久再與從容圖之其要在於革弊其本在於務實又而可以漸次調停恐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盡刷也甲兵之累固難而錢穀之司非專科者豈易言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再上閩部諸老計平嶺南賊寇書

計平海寇

嶺南地方去京甚遠事多寡實其山賊之嘯聚海寇之流劫不止曾一本林道乾諸賊而已。日前所用之兵新集未練紀律欠嚴是以潮州有侯知府之羞惠州有周雲翔之笑其狼兵則調遣後期老弱充數賊勢軍情大略可知。本職冒茲重任非不欲滅賊朝食以對。上下之望顧嶺表時勢如此必須乘機構會

謀乃萬全若不較量於彼已之勢以定撫剿之機則亂民如繩解紛尤難至於山寇不難於平作亂之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計平海寇 三 平寇堂

勢而難於定喜亂之人心必先省諭而後可以進兵亦惟分別善惡以散其黨用賊攻賊以消其勢擒其首惡以正其法撫剿並行以求人心之底定而已。至於曾賊不慮彼之能戰而慮彼之能逃況閩廣夾攻道里有遠近風潮有順逆將士有主客必先會兵而後可以進戰使曾賊不逃而戰則兩省之兵力既齊而一鼓之全功可收。如果海面江洋則嚴接濟之近寬易從之誅。况颶風時作船隻日見其損壞硝磺不繼火器日見其銷毀糧食不足黨類日見其散亡。雖

習者不能爲謀而况區區之一曾寇乎但恐逃遁出海不免合兵追逐使彼奔走不暇虜掠不得久而命竭亦亡但恐海外之戰不免曠日持久彈力費才而收功頗遠其在今日惟在裕糧餉以足兵食厚賞格以作軍氣仰伏 皇上威靈 廟堂指授而海邦之寧謐可期也。

約會二省巡撫破將官退縮書 論將官退縮

自古海上之戰全仗風潮今進戰之令屢下而諸將乃以風潮不便爲詞塗巡撫所報王詔居西南俞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論將官退縮 四 平寇堂

居東北辰下西南風多賊之不能近詔備俞李之不能近賊也。果如所見若必待東北風而後戰是利於俞李而不利於王詔也。二將亦當乘潮順浪風便則行不便則止。十數日之內自可居賊上風約王詔之兵而共擊之。有何不可。何必株守東北以持風駕言於待風者。非待風也待賊過也。若東北風發賊必乘風而遁曾賊開洋之時乃諸將進兵之日何也。此賊一遁船隻大小不同蓬桅新舊不一人心渙散不齊中間有從者有逆者有奔走不能前者我兵自後追

之擒斬數百勢所必有如果 天心厭亂曾賊打入此網亦未可知萬一所謀未遂跳浪出洋其前功亦足一捷之報而曾賊有死亡未酌之傳且爲諸將完此目前之一着耳其餘又作第二出也故曰諸將之待風非待風也待賊遁也若使賊遁西南近則高雷遠則安南縱使諸將追至安南斬之則耳目聞見之所不及孰肯信之若賊走東北近則閩中遠則浙中皆係中國之地隨處有接應之兵果能擒斬則廣福當事者未暇知而傳者已達 郝下矣故曰乘潮順浪居賊上風不惟賊不能逃而成功可必矣以大勢論之與其追剿於既遁之後孰若夾剿於未遁之先看得曾賊二次東犯不遂所謀其勢可知矣使諸將同心協謀併力夾攻集此諸將之兵力乘此一鼓之氣機而蕩平之績可立待也若必俟賊之遁而後擊之彼前此後參差不齊島嶼大小停泊不便其戰也未必如今日之夾攻其追也未必如今日之奔驅不過延捱歲月以免鋒鏑之危而已若以食筭之况彼到處則掠囤糧於敵我兵一米一粒仰給於官追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愈遠糧運益艱兵憚於遠征氣竭於三鼓其成敗利鈍未可知也故曰與其追剿於既遁之後不若夾剿於未遁之先使賊走西南不如東北者非無見也況此舉在廣中造募船兵可謂大舉在閩中亦謂之捲土重來矣若不際此時以滅此賊聽諸將以襲舊套縱賊而逃本院部責任之重罪自難諉各撫鎮經營之勞又置之無用之地耳當以此論諸將一以破其觀望之奸一以考其制勝之略若曰錢糧不足在福省則福省支給在廣中則廣中支給凡有借貸銀兩通侯事寧之日本院部一一奏請補還庶免臨敵不致缺乏而軍士不得而推諉耳煩爲省諭諸將協謀共濟庶九重之望不孤而三軍之罪可免也不然國典俱存孰敢輕貸

答熊鏡湖自梅誤用王詔書

易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進戰至三，廣兵不來，終有後詞，萬一曾賊西遁，而王

詔非見任之將，抑將誰執其咎乎？臺下付託不効，

不得不爲之慮，爲今之計，亦惟嚴督郭成，挑選精兵，

連夜登舟以濟，目前之急，再將奏帶諸將發潮以

助陸路之戰，出此別無長策也。愚嘗謂天下之事，每

同形而異情，而奸勝之心，多遂非以文過，且如臨陣

退縮者，與相機行兵者，同愛之者，不曰退縮而曰相

機，忠勇者與輕率寡謀者，同愛之者，曰忠勇，情之者

則曰輕率，愛憎之口，易罔其是非之實，雖至明者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易將七 平露堂

能辯也。鄙人從事如軍中者三十餘年矣，大率鋒鏑

之下，死生係焉，人生至愚，就無機心，借口於相機者

多，而輕率以直前者少，所以兵家之事，取其勇不取

其怯，與其進不與其退，不然使諸將彼此相機，則先

登陷陣者，屬之誰乎？其推諉敗事，莫甚於此。惟在

臺下鼓舞人心，以成夾攻之勢，庶免貽笑於閭中可

也。雖然，街亭之敗，孔明尚誤於馬謖，況曾賊入穀計

日可以成擒，臺下勿過疑也。近已下令王詔，如果

誤事，卽當軍令斬之。

上熊鏡湖議處林賊書 議處林賊

通聞 臺下有事於林賊，乃鄙人之所至，顧但恐用

兵日久，師老而卒怠，曾賊已擒，功成而將驕，況事未

舉而機已洩，兵未集而賊先逃，恐非兵家之勝算也。

如取此賊，或以力，或以智，必預定而後可以施行，所

謂以力者，乘此兵船既集，諸將未散，機不洩而密擒

之，此其一也。所謂以智者，乘其有功之後，令彼散其

黨，與分其船隻，隨踪剿賊，擒其首惡，有其脅從，此又

其一也。故兵法謂智將勝而後戰，敗將戰時求勝，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易將七 平露堂

勝亦倖也，而況未必能勝乎？今不決機于未戰之先，

率爾妄動，倘不如意，撫之則疑，不釋剿之則力不勝，

是又遭地方之大患也。況此賊前日用之，今日勦之

雖小信不可拘，恐觀望者衆也。且曾賊既平，兵威已

振，此賊雖不敢必其爲善，而日誦且不敢爲惡，從容

以伺其變，再爲雲慶之遊，未爲遲也。務使兵出有名，

事乃可濟，萬一輕敵偵事，撫剿俱失，不免爲先聲之

累。

上閩部諸老舊平曾賊始末緣由書 平賊始末

皇世經世編

卷之五

平賊策九

平露室

茲者仰仗 天威震疊 廟堂指授厚賞格以作士氣發 帑銀以充兵食是以文武同心將士戮力卒致元兇後首黨類蕩平其爭先効力者固諸將之功而成功之內惟在於嚴接濟之禁寬脅從之誅耳惟接濟之禁嚴則食米硝磺不繼而賊勢日見其坐困惟其脅從之誅寬則彼此離心而零寇日見其奔逸且我兵多戒備以防衝突先立於不敗之地賊三犯而三挫之所以一兩月之後賊之不敗者無是理也往時非不嚴其禁以散其黨不遵行文曉諭而已今

帝川書稿

平賊策九

平露室

皇世經世編 卷之五 平賊策九 平露室 福建巡撫駐於漳州廣東巡於潮州海上兵船星羅棋布對壘相持其接濟雖不禁而自不通區區猾寇所謂裹無糧餉外無救兵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彼時不慮賊之能戰而慮賊之能逃使曾賊初聞兵至卽跳浪出洋雖云追剿於海外其成敗又未可知也惟其懸巢而戰則再戰之後船隻損壞已過三分之二而食米無半月之資硝磺無始戰之全船隻無再修之力三戰之後雖欲逃走其勢自不能逃也是以首惡就擒殘黨蕩滅其始也俞大猷李錫柱其鋒於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賊策十

平露室

其終也乃郭成王詔收其功於模名雖有先後之殊而實相濟以成其事者也中間或有因遏止之先後不曰風潮有順通則曰我勇而彼怯或有因成功之大小不曰攻敵有堅瑕則曰我強而彼弱此皆爭功好勝之心皆非公平正大之見也大率常人之情其未勝之先皆曰賊之難擒也其既勝之後皆曰賊之易擒也至於未戰之前審難易之勢而預定其勝敗之機未嘗多見其人也凡功出於已者則擒揚過其實功出於人者則詆毀失其真至於成功之後忘人

帝川書稿

平賊策十

平露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賊策十 平露室 已之勢公是非之心者亦未嘗多見其人也當曾賊未擒之時在閩則云王詔之不來在廣則云閩師之不齊及至收功之時閩師何嘗不齊王詔何嘗不至哉此皆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者今欲懷二省之咨而類題之則文移不免於太繁若照二省之論而分題之則議擬各有所偏重不得已採其大略另具一疏以見奉 旨夾剿之意耳謹以稿奉 閱

兵備浙江上督撫陶宅進兵書 勦倭 帝川書稿 卷之五 平賊策十 平露室 聞此殘倭久棲陶宅是蓋欲通則不得大兵雲集欲

掠則不敢指日成擒可立待也但兵以多寡爲勝師

以萬全爲強若虛實未審進止無方不免亂軍引勝則鈍兵挫銳鼓舞三軍之氣尤難將弱兵如扶病人緩行稍可勉強急之則寸步難行況彼久困之寇戰之則生不戰則死據險守要以至待客其勝負之機自有不同雖籌謀信之智必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可以下何憂於凋殘之零寇乎但本道昨曉方臨地方尚未及一日即令催促進兵想廟筭已定不敢強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勵發士

平露堂

然一得之愚自當上陳竊略此賊必先哨探旣的然後以輕兵嘗之或日掩其左彼必備其左矣彼備之而我返之明日復掩其右彼必備其右矣彼備之而我返之越日而前後亦然又越日而四面掩之彼將戰也吾猶返之是必戰之兵先示之以弱使敵分爲十我專爲一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以俟賊之動靜何如而後吾之攻進可圖也當此之時倭奴之心不畏則駭畏則思潰而中國之被擄者必謀歸其協從之餘孽必求遁矣死國師必缺兵家所忌然後

開一路以縱其逃納降人以消其勢急追襲以收其功況地多水渠并得未便彼將何所逃乎萬一倭奴自驕驕則必怠怠則不備不備則襲取之計可行也先察地形之遠近道路之廣狹賊情之虛實軍氣之強弱器械之精與不精進止之齊與不齊進有所往退有所據然後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萬全之功可期也至於對壘交鋒臨時決機方略難以預陳又在將兵者何如耳恐急遽無序非用兵之道也

答總督胡梅林撫剿倭夷書

撫勦倭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十二

平露堂

江南備倭之議有二曰撫曰剿主於撫者則議剿者之非至於剿者則議撫者之過心心有主喁喁爭鳴而旁觀之爲退論者又曰寇之效順也則撫之寇之變詐也則剿之是蓋執兩可之說非一定之見其於國家之利害未嘗深長思也殊不知撫者有目前之安而貽日後之患剿者有目前之危而貽日後之安何也所謂撫者是豈思信足以服其心威力足以制其命哉不過以利誘之而已雖曰能使賊勢收斂百姓無擄掠焚劫之慘三軍免鋒鏑死亡之憂亦可爲

目前之上策也。竊恐以利害取寇之地，則引類呼朋，航海而至者，日益衆。連年不解，則科派於下民者，日益窮。况科派之財有限，而繼至之寇無窮。以益衆之寇，而取辦於益窮之民，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欲，則其財力之不可繼也，亦明矣。夫財力既不可繼，則海上之患終不可息。况數年之前，在倭奴之情，正知交易在中國，與販之徒止於私通，邇來搶掠之利大於交易，則倭奴之心已壞，勾引之利勝於私通，則與販之奸益神。此例既開，海防漸弛，沿海之境俱屬倭。皇明經世編

常川書簡 卷之五 十一 平露堂

夷出沒之鄉，萬一受詐不測，則將來之患恐不減於今日矣。所謂剿者，抑豈淺海遠征，貪功生事者哉？亦惟嚴勾引之禁，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乘機構會，以盡備禦之常而已。萬一賊衆不逞，鼓三軍而並進之，一戰不勝，而至於再戰不勝，而至於三戰，吾之兵力可繼也。彼之兵力不可繼也。况賊深入重地，使吾一勝為彼類盡為殫，扮矣。雖以徐海初至之銳，竟無片帆之返，陳東久據之強，難免全軍之覆。一勝之後，而數十年之寧謐可期也。酌量於二者之間，與其耗財以

資敵，號若耗財以養兵，此蓋撫剿之大變，安危久近之大機，審勢圖機，惟在經國者詳之。不然，廟議不定，則効力不專，群罔不息，則不斷之疑終不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

華亭

徐乎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選輯

吳嘉胤繩如叅閱

海忠介公文集

疏

海瑞

治安疏 治安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爲直言天下第一

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治安

平露堂

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癘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諛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母乃使之反覆駭胥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

諱過不爲悅不通計披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

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致治安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憲宗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治安

二

平露堂

之志平儲亂宋仁宗之仁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頓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略如歲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官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貴行栗陳民盡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銳

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過與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修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訓誘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官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熾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給安

三 平露堂

桃天樂相率未賀，與官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賈，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課舉諸臣，諛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遂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侵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欺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失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爲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家，每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有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常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課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懷心合，臣職不明。

海忠介集 卷之一 給安

四 平露堂

臣一二事形迹說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禮佛而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之生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所爲性命者此盡矣夫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而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治家

五

平露堂

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懲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九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治家

六

平露堂

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揆日兄稱于入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詭突佞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待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矣無是理也陛下

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妄不治內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幸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官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本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益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縉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塩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數舉天下官之浸瀦。將

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剷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用。如天選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澹靈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通輿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珠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繁風捕影。修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

死竭慘慘爲 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聞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開吳淞江疏

開吳淞江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占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職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開吳淞江 九 平露堂

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深陽縣鄉官史膠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崑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飢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糶無從取米伏望 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開吳淞江 十 平露堂

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贖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開白茆河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三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大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狹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過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尚苦無處赴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閩江雜錄

平露堂

議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閩江雜錄

平露堂

目前之飢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慶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夫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米利當興勅下該部地方幸甚

與國縣八議

與國縣議

一屯田永樂二年發軍下屯大造屯田黃冊軍民各有定分誠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千粒之利事猶可言弘治末年四出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指鄰近居民田報作己力開墾遂增餘田名目查得屯田原一千餘分三十畝今餘田數約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糧一千八

百石。以田多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糧屯軍。原不住屯。佃戶何利。何取工食。獨爲之開墾。致有餘田。若是。墾軍田大半。間雜民田中。四旁非盡山地。何自開墾。軍之餘田。乃民之虛糧。冊籍已成。徵收日久。小民賠糧。無能辯訴。猶曰。往事可諉也。目今軍人生好得慣。沿襲而來。凡屯田。係是水衝沙漲。水涸拋荒。往往指鄰近田爲已田。原有之數。一佃其田百端。生害無事。則子粒倍收。萬一花費。拖負運兌。損數軍糧。重事。料上司必爲追理。又捏訟佃戶拖欠已糧。一年不完。佃戶拖害一年不已。是屯田之爲害於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竊以爲請前日之餘田。補民田之虛畝。此其善之善者。地次之若於事體無妨。革去軍人名目。止此佃田之人。輪納子粒。而其輪納也。或併作於縣官。或上之衛所。隨宜行之。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糧。無虧欠之累。一舉無不利焉。第不知於事體何如也。

一地利。昔人謂江右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爲荆湖惜其地。爲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江右惜其民。欲一調停行之也。興國縣山地全無耕墾。姑置勿計。其間地可田而未墾。及先年爲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萬人。綽綽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槩類興國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他省。是一省民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目親觀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即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則聲不相聞。追關勢不相及。一個南贛之田。南贛人多強之人。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所以樂於舍近不憚就遠。有由然矣。今日若張王有人。凡願籍南贛者。與之除豁原籍。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無主山地荒田。使不盡佃僕於富戶。民爭趨之矣。民爭趨之。則來者附籍不歸。未來者仰慕。不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村居聯絡。可以挾制諸巢之寇。吉安等府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爲逃流爲盜賊之憂。一舉而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本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撫綏一盛舉也。

一隘所奉文查議各地方隘官。應否禁革。與國縣先
年止設隘長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能詰奸緝盜。
專一嚇騙商民。巡檢官。每年下鄉巡查。又往往需索。
過壁常例。雖卑職自到任以來。痛加禁革。然而深山
窮谷。假稱盤詰。借口騙人。其弊其害。尚未知其無之
否也。且隘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大村可守。其
村又非高峻。既塞可據。其險料是。先年里老人等。慮
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充隘長總小甲等役。故亦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兵部議 五 平露堂
卷之一

彼守之無益。再查得。宛自寧都來者。入與國十餘里。
村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與國二十餘里。
村名山寮。約有千家。除近縣十里。原不附隘所人。村
不計餘。若方山與白石利藍田東里多村。惠化東中
下都溫陂村藍田西下都長運口村長信里胡家劉
相近二村。憚院燕山相近二村。六處多者有三四
百來少亦近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二百餘人。通前
二嶺共十一。先年十八隘附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八
隘除革。即險為隘。則有居高臨下之勢。即村為隘。人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兵部議 六 平露堂
卷之一

人各顧身家。可無逃避退總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為
兵。則在縣官加之意。鼓舞之而已。已盤詰騙財。過壁常
例。則在縣官加之意。禁革之而已。鼓舞之。嚴禁之。而
又非大警報。巡檢不許巡堡。非大警報。隘所不許盤
詰。無故不得查點鄉兵。無故不得召喚隘長。方無事
設此名。而若無。則他方無擾。及有事。因此名。而責實
則地方有賴。若謂盡可除革。因噎廢食。無其名。就任
其事。守望相助之俗。終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兵。必
資緩急。不得力之客兵。客兵。擄掠之害。視賊有甚焉。

卑職未敢以爲然也。

一均賦役。占先聖王九兩定民業。九職厚民生。而其取諸民也。又定爲九賦之法。蓋別內外遠近。多寡輕重。使適相均稱也。查得本縣官民糧一萬三千二百石有奇。自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歲止。派徵銀八千三百兩。三十九年歲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四十年派銀九千九百零二兩。四十一年派銀九千七百二十六兩。四十二年派銀九千二百零七兩。卽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一千六百兩。嘉靖九年布政司頒額刻石民糧每石折銀五錢八分。四十年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五厘。四十一年銀七錢六分六厘。四十二年七錢二分三厘。卽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近年役銀雖減。去瑞金湖陵巡檢司弓兵四十名。零都胖襖銀七十一兩。翎毛銀一兩二錢。舉人水手銀四兩六錢。黃蠟銀五兩一錢。府柴薪增六名。府皂隸增二名。增府馬丁銀四十兩。增府各斗級一名。銀十八兩。水西驛鋪陳一名。原六兩。今十八兩。廩給庫子原六名。每名銀二十兩。今增共八名。每名四十兩。先驛館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夫五名。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五兩。遞運所防夫五名。先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二兩。又新增鋪陳庫子銀十八兩。小溪驛水夫二十名。九牛驛十五名。橫浦四十

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遞運所九十八名。攸鎮十一名。今名數如故。銀數日增。卑職自到任至今。縣民每告稱近日賦役日增。民多逃竄。零都里分。雖少田廣糧輕。里甲富實。戶戶齊足。本縣猶以人各私已。將疑信查戶口。則名雖五十七里。實則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猶四十四里。今止三十四里。卑職到任後。極力招徠。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間半里一分二三分里。分尚多。通十排年計之。該五百七十八人。今止有四百三十二人。其間有有里長而全無甲首者。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戶。戶止一二二人者。以故去縣二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餘家。問其人又多壯無妻老無子。今日之成了他日之絕戶也。人丁彫落。村里荒涼。嶺內縣分似此。蓋絕少也。夫民庶無減於先年。而糧役增焉。猶不可也。乃今民數減前。秋糧徭役則增倍於昔。以糧計無一畝田。輸七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八十畝糧有之。以丁計。一丁供三四丁之差有之。滿
望造冊年除豁縣中又以失額不理所訴其徧有輕
重猶甚。奈之何民不窮而盜盜而逃也哉。乃知前日
之言皆不得其平而鳴疾痛則呼父母窮困則呼天
真情率心間有過當之言。而非全私已也。竊謂君子
大心體天下之物舉凡天下之人皆不當分爲彼此
況在一省一府自篤近舉遠之議論之情尤切也。今
後當糧役之先。伏望批行司府查議清查各縣之丁
糧虛實各縣之人戶富貧將各縣實徵丁糧并原賦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役委官磨算要見某縣止當儘某縣差糧某縣差糧
富取某縣津貼若干。又某縣當津貼某縣若干。上下
四旁均齊方正。君子有黎矩之道而天下之情無不
平矣。
一紅站馬船江西均徭平。盡以一條鞭法行之。銀止
總數後無指名以此小民得止輸正數較之他省有
一倍再倍三倍十餘倍輪富者相連便民良法也。獨
紅站馬又編正戶正名募人自徵取夫募人爲利而
來積年趨利人也少有可投之隙必生倍取之姪先

年往往以過往繁多府道院取用倍口倍取小民不
識官府前後事用自端苦之。今任之募人前任之募
人也查得吉安南昌等府此役亦用一條鞭法南昌
獨不然必曰路衝軍門住劄多兵事也南昌亦有軍
門巡按三司住劄在焉用度料不減於南贛南昌正
數可足南贛正數萬無不足之事也在南昌足在贛
州不足是則上之人不能加意裁節而已上之人加
意裁節萬一事出不可已勢在不可裁可增加役銀
不可編設正戶蓋增銀小民輸官有定額標之正戶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募人得有倚望而垂涎焉任意貪取爲害深也馬船
因有正戶正銀外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諸費今紅
船馬船編矣正戶有名矣止徵銀官給禁募人私自
徵取量加南京路費食人齋解是亦一條鞭法也一
條鞭則便民編正戶勢必爲害似當速改
一招撫逃民居官幸值全美縣分安之不使逃流不
幸適當疲困去者招之使來將去者撫之使得安集
縣官第一事也卽興國一縣論逃絕戶極多問其故
則虛糧不能賾重役不能供也而其去無還心則掩

少則聽之。亦復逃流。無窮困急務也。

欠之糧數未除。重役之差銀尚在。追徵如故。數年併之還之。尤不可也。是以招徠爲難。次則富豪之債。軸老帖存焉。又其次則先年詞訟。或被人誣扯。或自己細小錯悞。案牘存焉。分數多少不同。要皆小民致逃故也。卑職到任而來。查得五十七里半里并不可爲里甚多。間行鄉落。人烟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擊。爲心惻久矣。查追原業。本縣可得行之。債軸磨害。本縣得與豁之。其不得自行者。糧役之拖欠。及詞訟之未完也。夫虛糧拖欠。或非上司得專。若夫未完舊銀。無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十一

主

平露堂

人可取。無次丁可賠。其中經收人告是豫代。原有指賠拜頭。今日不得准理。先年案牘。府爲多。守巡道次之。其壯者逃。老者死。存被告。無原告。存原被。無干証。完之不能存之。徒開吏胥騙局。瑞官謂假稱逃絕。與除豁。則滋刁猾之效尤。果逃絕不與除豁。則又不能開招徠之新路。當細爲酌實。速爲蠲除。蠲除酌實。本縣得請事。非本縣得專也。又今奉文量田。約在五月內可完事。荒田無人承丈者頗多。竊意無業復業之民。可卽此給之。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

一哨官。查得先年原無哨官。有之始自嘉靖三十三年冬季。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四十年冬季復取如故。奉文皆云。俞取家道殷實。有武藝之人。一人之身。二端不可兼得。各縣止是以殷實之家。奉行爾。每一食。點。泣告攀扯。累月日不能定。若置之克軍。徒罪然。問之。則曰。一季不止七八十兩費用。富者變產破家。問所費。則曰。處處當例也。本院到任以來。減去不止一半矣。而未嘗無也。夫機兵百名。原有百長。三四十名。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十一

主

平露堂

原有總甲。每一隊原有隊長。至團營又有把總諸員。統之。何事哨官。膏粱子弟。無武藝。倡導一季。而更與機兵。心非親愛。非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於操戰無分毫之益。各機兵酒食之需。各統兵諸員拜見之禮。各衙門人役常例之需。開一騙局不小也。似當裁革。

一革冗員。有是事。然後是官設焉。先年增設。大豈無謂也哉。然前後之時事不同。則前後之官員亦當酌處。與國縣先雖五十七里。近則戶籍空懸。民多逃徙。

半里一二三分里分爲多。先年設清軍縣丞一員管糧主簿一員又捕盜主簿一員典史一員無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陳某考察日。卑職曾以捕盜事歸典史裁革主簿申詳。今未示下。查得四十一年刑科候給事奏請裁革。四十二年禮科鄧給事奏裁革。欸開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併。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檢者皆可裁革。查得與國無大清軍事務主簿一人清軍管糧兼之事。未繁瑣。又儒學生員止七十一餘人。教諭一員訓導一員似亦冗矣。其一員當裁革。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典讀錄 卷之一 平露堂

書

復能鏡湖軍門

兵事

嘗人謂寬一分民受賜一分。竊謂捕盜責之典史主簿一員當革。清軍併之管糧主簿縣丞一員當革。儒學當革。訓導一員衣錦巡檢司巡檢一員迴龍巡檢司巡檢一員非要害均當裁革。伏乞裁度。

王道長至。拜領華翰。諄諄然地方爲念。仰知海濱有賴。十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每每不能立有實功實業。其病有二。第一是怕自己死。第二是怕士卒敗。惶惶二念。而所謂勇往直前者。索然餒矣。能有濟乎。廣中用兵。見敵便敗。全坐士不用命一句。譚二華前後迄無能。執孫子斬官嬭法。尉繚子半殺士卒行之。正以兒戲將官驕子士事。故非一日萬一約束加焉。激而他變。成敗觀人。百謗隨之。是亦畏敗之類也。今日之事。果能不蹈前轍矣乎。士卒必用吾命。執事能了了然信之乎。如其不然。良法勝算。無所用之。魯仲連論田軍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夫古人豈欲其死與敗哉。道如是也。

機如是也。萬惟留意。今日之事。惟此爲急。若其設伏用間。伐謀擊虛。目下紅所宜造。兵所宜募。地利完情事之不可遽度者。此則先立乎其大之後。一經綸之而已。無難事也。朝廷公念。衆梓私懷。瑞不勝愧。倦。

啓戶部郭一泉尚書 解

糧解因有解戶。苦被各衙門人指索。蔡知府改差官解北解亦然。百姓如出水火。各府縣有申請者。生已令通如夢。知府議行矣。近有官解貴部。苦以銀不足。拜此誤聽。各衙門胥吏之言耳。我輩奉命而官。將于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糧解 王 平露堂
衙門左右之人。利將于間。問百姓利。公今日破舊擔當。利民題目。人心同然。日後得援今日之例。江南受有無盡之福矣。區區咨懇于此之故。利民利左右。惟公別之。

復歐陽栢菴掌科 治效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吾三十年遲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

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緩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

速無遲。而不得也。以爲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庸工。場圃夫。脚嗣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吏書仕宦。盛氣于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賊臨城。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治效 王 平露堂

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緩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乎。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疑聖人。死地聖人。飛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書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換一日。止是以一件。

有待不可速做。藉口荅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

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下儒以速道。

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

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

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

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

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

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議之。借口養。

生爲富積計。則謬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驢。

其骸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關於事情。無所。

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扼守忠義。俯。

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

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于聖人。莫鈍。

于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

其過。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

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

爲辯也。

復總督凌洋山 覆迄

羅旁爲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

我版圖。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潯中竊有大。

億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恨學疎才。

窘。有司賀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爲。

歎。爲歎。誤蒙垂惠。稽首升受。慚感并之。差官回謹致。

謝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舉不遇。如公其人。尺。

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天 平露堂

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犬征何用。夫黎岐中。

處。而用縣環之。天下事有易于瓊州事者乎。部議及。

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

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涂兵備名。非耆其人。不請。

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

之也。蠶食之也。可縣可所。卽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

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

會。瑞桑梓切情。并附告。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國本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无

平露堂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中十百之一言相反而實相通皆是也兩廣韓襄毅王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親戎馬冒矢石公騎射絕人直前倡士先浙後閩倭燭滅天身自當之經難多慮總然是公又高出二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但君子論事在探其本君子行事在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襲衣今日之寇百邪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每發散元氣不免少隨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元之氣日薄醫經每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死亡烏頭附子全治標矣氣迴後又未嘗不汲汲口用和平九散解毒鎮元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食吏法起倡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曰急以治標明年亦曰急以治標日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日發散其於真元之氣何如哉范雲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治之翌日果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爲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爲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寇

瓊二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屯據于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宴遊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聚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讐今日之讐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當復讐之任事本因仍兒戲深入安劫風聲氣習召之而來也瓊民謂府縣城池尚本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憶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

焉。權足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防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誤，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緩賊騎，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效自異。不可一榮談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序

贈總督府洋山凌公平羅旁序

平羅旁

國家統一六合，雖自外聲教者，無不欲其入我覆育。

生全之中，粵東西設重臣便宜，以控諸寇，列聖相仍，用此道也。卽如羅旁一隅之患耳，跳梁門庭昔者亦不一勦之，復有今議開府計二百年，地方屢廢不殊，初日，毋乃覆育之道，講之有未至，重臣奉行故事，多闕略歟？夫兵武國大事，有七德焉，急在戢兵，安民保大，定功不計區區獻捷事也。太倉凌洋山公得命開府，代石汀公之後，奮然曰：羅旁之請，今日亦後時矣。門庭示弱，而我又從而緩之也，可乎？遂申前議，日咨訪，夕籌畫，諸凡調集兵餉，練選才武，相機肅令，暨分哨道，定所往，雖行軍故事，則然。昔之人有行之，而公益加詳慎矣。詩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其有之。曩公兵備密雲，予於灣辱傾蓋，一時倚馬談九邊事，而公疊疊懸河，曲折顯微，罔不條貫。天下事北難南易，公不難其事於邊雲朔雪之際矣。今日之役，十萬衆若運之掌，斧鉞所加，勢如破竹，夫豈偶然之故哉？公初意別有所爲，而不在是也。奏捷之令將行，而縣所之請遽上，公之爲心爲計，具於是矣。方且自計便宜，有命，徹土度方，阨險隘安，置降人，歷歷善後，皆有成。

畫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王陽明既克八寨欲改賓之
南丹衛鎮其中事竣而諸當事者認爲緩情因成寢
闕今日有此舉有此後悔耶陽明平八寨而八寨存
公平羅旁而縣所設陽明之於公何如哉何如哉夫
粵東西事有缺一指畫棄前功者上首功則已之謂
也有因一指畫收千萬世績者得其地疆理其地之
謂也故于於是役不以震驚徐方周程伯爲公許特
以徽我疆土召虎爲公德使若當公之任者惟公之
爲至今日寧復有徭僮之梗寧復有年復年兵行之
毒已乎公之功者在一時公之功垂及後日惟公不
以久近便不便二其心是以能爲國家計長遠圖其
大周書曰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公之謂矣

皇明經世編

海忠介集
卷之一

三

平羅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

華亭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聞公 周立勳勒貞

楊澄清通侯參閱

陳文端公奏疏

疏

陳以勳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謹始十事

此詳於前卷之終

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是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

皇明經世編

陳文端公奏疏

謹始十事

平露堂

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

一也今陛下紹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天地神

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祖宗

列聖九廟之所寄託後而聖子神孫萬代之所

效法皆丁斯時繫焉倘舉措云爲一或不謹則所失

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演非虛言

也臣爲此懼乃敢援古証今條爲十事以獻曰定志

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

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

諸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
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在覽焉

臣竊惟人君欲有爲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

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

人君主天下之權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

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

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

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

皇明經世編

陳文端公奏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可勝言哉臣竊以爲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

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爲帝爲王罔無不可

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

以所嚮往之實于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爲王此志既定吾心

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

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遊逸不足以間之便

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爲益力其

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心之術所當謹于始

也。

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常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嚮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爲樂。而惟以保位爲難。在闔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疎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常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常恐其危亂。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國家之祚垂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

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天之民。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爲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爲。而莫之懼。及大命既去。悔何及。

皇明經世編

陳文端公奏疏
卷之一

保位

三 平露室

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劾以禮。則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鼓桴。莫喻其捷。可不畏哉。伏願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爲順承之寶。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忤于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蓋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上天乎佑景福。熾昌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謹于始也。

皇明經世編

陳文端公奏疏
卷之一

畏天

四 平露室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遘禹訓。商奉湯與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慘慘不敢忘哉。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謹則其防慮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于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蔑棄典章。卒之國無稽焉。何以爲治。洪惟我太祖肇造鴻基。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爲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
縉連之牽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爲
治人民者。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爲養官爵者。
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蓄
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于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
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
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遵守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
足爲今日守成之規所謂率繇舊章永無愆矣此法
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

皇明經世編

陳文淵公奏疏 法司

五 平露室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
亂者亦惟能係愛之而已故禹感皋陶之言則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養
萬民可見愛民實爲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
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于四
方君門隔絕于萬里寃痛結于民而上下不相
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
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爲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

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斂以
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便在
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
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
斯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土者乎此
愛民之心所當謹于始也

皇明經世編

陳文淵公奏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室

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
階大禹非食周王卑服民到于今稱之後世若漢文
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宋仁宗見
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
銅代金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此豈不知享有
四海之富而顧靳于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于
百姓之膏脂故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
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欺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疲
戚然苦窮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 先帝所司會
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三
一遵守而又躬尚儉朴爲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
質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聚之人奇巧

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黜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于始也

權柄者神明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嬖孝成委于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末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稅莫若捨已而從衆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體權

七

平露堂

衆之所是裁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爲有見伏願陛下深玩此意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尤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躬自裁決而施行劑量一出于淵衷咨詢不及于近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又何患焉此體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

古稱明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故雖唐虞

之朝俊乂在官而所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況後世平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隳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妻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我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奸良若知良而不能用知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陛下以此爲鑒于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用人

八

平露堂

子多爲國荐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二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壻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衆賢之途開羣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

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于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

後世君之于臣。大相隔遠。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遂使經邦之道。關疇咨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羣臣。講論治道。至于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陛下篤體之誼。于退朝之暇。卽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簿書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脈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陳文公奏疏 錄下 九 平露堂

下之規所當謹于始也。

人君以聽言爲尚。故吉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至至御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慮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今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人下事。伏願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

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臣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仇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益忠于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動氣消沮。忠臣杜口。漸漬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

右臣所言以陛下英明天縱。加之銳意更新。知皆優爲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謬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疏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陳文公奏疏

十

平露堂

至。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倘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卽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不勝忠愛惓惓。不勝感切惶懼之至。

披哀獻議少裨聖政疏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朝廷清肅，凡百執事咸順竭智盡能，總總焉懼蹈于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于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渥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說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神智，其爲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遭逢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于內閣，臣得從諸臣後竊見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惜于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無愧乎？謹晝營夜度條爲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于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聖明加惠垂覽，輒下該部早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勵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

皇明經世編

陳文忠公奏疏
卷之一

聖政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陳文忠公奏疏
卷之一

聖政

十一

平露堂

臣竊觀近年以來，朝廷所貴盡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職級必在典歲時，適得爲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集，即驟陞者，然且謂爲外也，多悵悵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適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朝廷所貴盡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某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皇明經世編

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于內外相應官員懷簡以充，其餘通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于謂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親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資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始斥焉者，夫此一

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斬殊擢于前，而復難其任使于後，此其故何邪？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躋，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奎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額以定法繩之，殆皇明經世編

陳文端公奏疏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僥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陞贊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掃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爲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爲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聞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爲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

者，乃留爲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年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赫之任，界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其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于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爲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

陳文端公奏疏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庶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 臣惟久任之法，其末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做而行之，而施于郡縣守令尤爲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任者，各始爲一切，因循觀遷，就肯盡心于政教科條爲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又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于此。比見吏部于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修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于一隅。而不偏于天下。在州縣則惟行于舉貢。而不及于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于州縣。不久于府。久于貢舉。不久于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

皇明經世編

陳文瑞公奏疏

五

平露堂

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卽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于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于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于中。其職且將懈弛而墮于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卽于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卽數月覺靈。亦必以峻法處

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承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璽書褒勵。論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爲則。知府卽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卽陞郎中會事。知縣卽取爲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卽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敕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

皇明經世編

陳文瑞公奏疏

六

平露堂

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于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日上。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旣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

之遺還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捐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

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 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庸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有之譴。然後長吏與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奸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盧象昇

七

平露堂

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故輿。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于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浸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賕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賕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于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欺蒙。不卽遽發。卽

有取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視其職

任。如此而已。其有賕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旨提

問。所司竟羈縻日。凡照常歸結。列法以容奸。臣誠不

知其可也。且賕吏之願非在于爲名也。其始也。以弄

市狙獮之行。冒席名秩。卽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

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

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盧象昇

文

平露堂

其居官致富。目爲雄傑矣。今欲禁賕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稱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卽敗露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資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爲。而洩國之紀綱何爲。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

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已
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
者仍依律問斷卽櫻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
率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
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剝削膏血民之貧窶孤弱者
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筆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
俾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友之也
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
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
皇明經世編

陳文瑞公奏疏

卷之一 庶幾更元 平露堂

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瀟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
之美可日月翼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前而
樂于盡職追咎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爲非
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官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廣用人 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
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口盡天下之人則未也
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
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旣以孝
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

官又嘗下詔求跡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
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荐舉意天下人才甚多
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
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
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棟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
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贖
畧絕世方敵千人者有請曉兵事知韜畧鈴束者有
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
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述
皇明經世編

陳文瑞公奏疏

卷之一 庶幾更元 手 平露堂

于猷猷屠酷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
大臣爲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
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
卽不幸一旦有事輒闕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羣然
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光臣丘濬
所云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
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
不得其道則奸雄多自出此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

皇明經世編

陳文瑞公奏疏

廣州人

主

平露堂

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刺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嘗快快如鷹隼。驟駛不能忘。飛揚奔驚也。夫當治平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假符。此輩相率懷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于此而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切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若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能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樞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于其中嚴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勦敵之士。幅輳而出。于此途將來必有能爲。朝廷立功名。操夾狄者是。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卽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

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編

陳文瑞公奏疏

廣州人

主

平露堂

一練民兵。嘗考民兵。卽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爲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又迺曰。無兵奈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人援一節。甚爲得策。請試言其樂。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鬱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爲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京師。但恐處置失宜。千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未必羅致。亦爲無益。臣以爲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僉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敕下巡撫。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練兵

三十五

一人卽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爲二軍。以其半爲正兵。半爲奇兵。卽于編食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爲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卽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免本身丁糧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頭役。于官旣無所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其用之爲兵。而率于行陣。不用之爲農。而散于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于郡縣旣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卽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爲防禦。至于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撫下兵備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練兵

三十六

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爲幾軍。每軍以一大將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于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旣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勦威土地甚多。歲有租銀。真保一鎮。各山口撤兵後。旣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倦倦加意于此。宣德成化間。常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救賑濟著令詳明。所爲愛憫元元。計安四海。

之道甚備，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濶而不談。百年以來，未利太熾，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政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敢，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而爲盜，蓋由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于此。所關係非細事也。臣竊慮此以爲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卽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町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蓄積，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囑咤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富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夫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未有農事舉而民不充行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緩之入爲已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殺貯倉

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具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喘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于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于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畧徵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卽可分給爲各倉之本。有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倉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章程，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徵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敕吏部于大臣中，採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

歲加臨陟行之數年。可望庫庾皆滿。家給人足。水旱
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
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于民。臣愚心能知之。口
且不能悉數之。況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于
事體精密。可爲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
乞 聖裁。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集

卷之六

七

孫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一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選輯

張王治無近叅閱

高文端公文集

疏

高儀

遵道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葬祔享之制疏
祀典升朝

一郊祀之禮謹考國初建國丘于鍾山之陽用冬至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祀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丘于鍾山之陰用

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 仁祖淳皇帝配

又築朝日壇于城東夕月壇于城西用春秋分行事

夕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

之制每歲正月擇日行于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行禮如

前儀洪熙元年增奉 成祖文皇帝並配嘉靖九年

始建圓丘于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

從祀建方澤于北郊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 陵寢

諸山從祀俱奉 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于東

郊以春分祭以無從位建夕月壇于西郊以秋分祭

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臣等議以爲天地分祀

助於周禮圓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

諸儒議論不一我 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

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

祀至我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

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 皇考改合而爲分然

皇考之更制卽 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已久似難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冬至日恭請聖駕親詣

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以甲丙戌庚壬

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

太歲仍於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神地祇已從

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一祈穀之

禮謹考 祖宗朝原無祈穀之禮惟郊外籍田有先

農壇國初每歲仲春上戊日聖駕親祭先農遂耕籍

田永樂後惟遇 列聖登極之始僅一舉行其他歲

遣順天府官代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

禮于大祀殿，十年以啓蟄，月改行于園丘，十八年又改行于禁內之玄極寶殿，遂爲定例。而先農之禮亦不廢。臣等謹議禮稱元日祈穀于上帝，其詳亦不可考。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卽祈穀之遺意。自皇考脩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既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并行于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寶殿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爲宜罷祈穀之禮，止于先農壇行事爲當。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并行耕籍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

皇明經世編

前文端疏 祀農耕三

平露堂

順天府官代行，庶合祖宗舊典。一大享之禮，謹考祖宗朝原無大享之禮。嘉靖十七年，我皇考舉明堂大典，以季秋享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尋乃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然每歲惟于禁內之玄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爲常，亦未嘗於郊壇親祭也。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制，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但自皇考視睿宗則睿宗爲嚴父，自皇視睿宗則睿宗爲皇祖。若以今日仍奉睿

宗配帝，似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義不甚相協。

恐非所以妥睿宗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故臣

等以爲大享之禮可罷，一社稷之禮謹考國初建太

社大稷異壇同壇，以勾龍后稷配。洪武十年，改建同

壇同壇，罷勾龍后稷配。以仁祖三十一年更奉

太祖配，永樂中北京壇成，位置如故。洪熙間又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遵復初制，以勾龍后稷配。十年復

于西苑隙地，墾田樹穀，建帝社，帝稷二壇，每歲以仲

春秋上戊次日行祈報禮。臣等謹議天子社以祭五

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太社，太稷，而帝社稷

之名則自古及祖宗朝皆無之。國初太社稷之建

悉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勾龍后稷配。實合太祖

初制，無容別議。至于帝社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

等竊以爲止宜照舊奉太社太稷之祭，其帝社帝稷

宜罷勿舉。一陵葬廟附之禮，謹考我國家自宣

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

附葬，茂陵則三后同附葬。若太廟附享，則惟一

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祠，恭惟孝潔皇后爲

皇明經世編 前文端疏 祀農耕四 平露堂

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 永陵、祔享 大廟
先年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
暫祔奉慈殿側以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
非元配、今先已祔廟又奉 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
並配、非 祖宗舊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 祖
宗舊制、况 孝潔皇后宜祔之禮 皇考先年已有
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爲 皇考大行皇帝
升祔太廟之時、宜請 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
烈明經世編 高文瑞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烈皇后於別所、仍于 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
孝潔皇后梓宮于 永陵、與 聖母梓宮同日祔葬。
孝烈皇后既已祔葬、似當以次祔其 孝潔皇后
孝烈皇后拿謚乞勅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冊寶
庶幾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議放宮女疏 釋放宮女

看得浙江道監察御史凌儒題稱 先帝選取宮人
所積不下數千餘人 皇上兩次釋放數百餘名、但
潛從中出、復多老病、以致號呼道傍、漫無所歸、其幽

在深宮者、尚屬數多、乞要通將在內宮人姓名籍貫
照冊稽查預行父母兄弟之家、先期以待、仍差各該
衙門逐一揀選、除衰老無依者、咸與收留、其餘悉皆
放出、願歸鄉井、願有室家者、各聽一節、爲照官閭嚴
肅清朝盛事、長門幽怨、自古所矜、查得先該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王得春條陳乞要釋放宮女、任求伉儷
該本部覆議宮中人數間有曾經 先帝御幸者、例
不外放、至於老成曉事、或自己已不願告出者、俱合照
舊存留、其衰老病廢、及輕佻儇薄、不堪奉事之輩、即
皇明經世編 高文瑞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今酌量放出、已經題奉欽依外、今御史凌儒因見釋
放數少、存留數多、其放出者、處未得所、號呼道傍、而
被留者、幽閉深宮、不無愁怨、是以復有此論、無非仰
贊 皇仁、推廣德政之意、但欲本部查數先行父母
兄弟之家、到京收領、則節次揀選、官人爲數頗多、中
間老少存歿、及見今供事與否、事在中禁、本部皆無
可考、若止據其節年被選之家、預令人人候領、恐應
否放出、尚未可知、似難一槩拘集、所據本官具論前
因相應酌議題請、合候命下、本部先行司禮監備查

見在官人若干除曾經先帝御幸與衰老無依不願告出者仍照舊存留外其餘乞備內庭使令之數如已足用凡若老若幼與輕能不堪者盡數查出將各別各員逐一問送本部臣等立爲限期務文各原籍官司具見有父母兄弟親屬者令其齋執本部原給帖文前來伺候本部轉行該監照名發出俾各認識無誤若令其領回還聽其從便適嫁如無親屬來領者本部將名數開付五城巡視御史令其出示軍民人等如有身家無碍未娶妻室之人情願婚配者許其告領逐一查審結勘是酌類行該監照數發出各給與爲妻其查審及給發之時各御史務要親自用心稽察毋得容令無籍之徒冒偽領去致使失所給發之本本部仍委司官一員一同查驗庶以仰承朝廷推行仁政至意

議覆榮藩朝見宴待禮節疏

滿府朝祭宴待禮節

儀制清史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榮王截堦奉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該禮科參詳通抄到部送司查得大明會典凡慶賀正旦王冕服文武

百官朝服四拜致詞又四拜凡冬至王壽日禮同又一款正旦王拜天地後卽詣祖廟行禮畢陞正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禮文武官具服行八拜禮又一款凡王之國所過州縣文武官迎接便服行四拜禮又一款大宴禮儀設王座于存心殿設文官四品以上座次于殿內五品以下座次于兩廡常宴禮儀同上座次于長史之上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榮王奏乞申明各官朝見待宴禮制大約有三其一謂慶賀之禮守巡等道府衛縣等官俱係守土官員應具朝服致詞行禮今知府不具朝服不肯致詞要同使臣一體行禮以致爭辯乖制其一謂本府舊規巡撫巡按出巡到府便服四拜設宴于殿以陪待之守巡兵備道初任到府便服朝見令長史承奉陪至承奉司待宴今司府之官每欲責以殿宴之禮少拂其意則或托避不朝或入府不拜或宴賜不受以致祿米等項任其顛倒遲留今欲仍照本府先王舊規遣官待宴其一謂守巡初任相見之儀朝服便服訓典

未載因而比照經過州縣迎接王用朝服事例以見其當用朝服各一節爲照王國之禮載在會典已爲明備惟本土官員初任朝見用何服色原無事例然朝廷之上止是三大節慶賀及頒詔傳制等項大禮百官方具朝服其餘陞遷行取初到朝見並無用朝服之例卽如王封之國會典明開所過州縣文武官迎接便服行禮今榮王乃稱經過州縣官用朝服迎接以見本土官當用朝服既不免引用訛謬而舉朝廷所不用之例以求行於王國又不免倒置失倫且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九

平露堂

應用錦繡常服爲宜。

議親政事疏 御初面奏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節於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題前事又該吏科右給事中溫純題爲懇乞聖明亟圖覽本顧問之要以隆交泰事又該兵科給事中宋良佐題爲摘陳聖明缺政懇乞宸斷銳行以勵人心以隆治安事又該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題爲聖孝吉除請稽祖制修召對之曠儀復午朝之舊典上光帝案下釋羣疑事又該工科左給中龍光題爲懇乞聖明端治體以弘聖政以隆聖化事俱奉聖旨禮部知道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稱本科職掌章奏通詳諸臣獻議惟廷訪一事最爲切要欲乞修復祖宗及先帝舊規時御便殿召宰輔王臣訪論治道至于章疏請命內閣輔臣分別另呈聖覽附以簡明說帖講後面陳其九卿大臣許隨內閣面議請旨仍令臺諫之臣隨之或命通政司鴻臚寺量裁常套繁文或復午朝之制吏科右給事中溫純題乞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十

平露堂

勤顧問覽章奏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面議時務
兵科給事中宋良佐題稱三事其一請召見大臣其
二請親覽章奏其三請聽從諫言而終之以勵精之
諭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題請修召對之曠儀復午
朝之舊典仍乞將章奏一二緊要者日於文華殿商
確批行機務一二重大者日於蚤朝時親傳德宣工
科左給事中龍光題稱三事一日復勤二日內省三
日延訪以上各疏如聽諫慎動內省等項事關君德
者惟在聖明留念特加儆惕即可下副羣臣之望及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常朝儀節午朝舊制一時處難改復者侯當次第酌
處臣等俱未敢贊議至於親覽章奏及延訪治道二
事則前此臺諫言之者不下數十人本部題覆者已
經三四次何以皇上時在諒閣尚冀有待而今體
制已滿乃猶未見舉行所以諸臣又復交章陳請據
其論列雖各不同原其大意均爲忠懇臣等竊惟治
道貴於勵精政體貴於練習人君欲圖勵精之治者
則必明作以攬綱維而不可幸於因循欲求練習之
方者則必諮訪以廣忠益而不可專於恭默歷觀聖

帝明王咸切憂勤英君諠辟每勞問察蓋自古致治
之隆未有不由於是者也今我皇上御極以來於
章疏間嘗親賜批荅矣於邊事或曾而問輔臣矣其
於天下政務不可謂之不加意也然而批荅者第偶
出於一時面問者亦僅止於一事竊恐章奏數陳未
必日歷省覽君臣志意尚或阻於交孚所以科道諸
臣私憂過慮屢言而不置臣等泰詳各疏委於治理
有關當今切要第一事莫過於此相應依擬題請伏
望皇上俯從羣議毅然舉行自今以後凡每日內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外諸司一應章奏依例送內閣擬票除常行事務候
聖覽過照常發行不必一一面議外中間如遇事有
關係者許閣臣分別擬票另行呈進次日朝講之後
卽於文華殿將前項本內略覽及擬票錄由逐一數
陳恭候皇上面加商確親賜裁斷其六部都察院
掌印官許五日一次同輔臣入對文華殿擇其事之
尤有關係者先期具題本照常封進仍將事件送本
部類進春坊揭帖其題本俟皇上覽畢依例發內
閣先行看詳至日朝講之後部院官皆詣御前將前

項本內紫關情節明白面奏恭候 皇上與輔臣重加商確特賜宸斷施行若輔臣有啓沃謀猷所當入告者仍聽隨宜面陳不必止於擬票事件如部院有緊要重務所當急奏者仍許不時請見不必限以五日常期至於部院官進對之日仍輪科道掌印官各二員隨入倘有事體未當者許令公同評正如此則為幾政務自將習熟於聖衷而羣臣愚欬庶可仰達於天聽上下交而泰道成唐虞三代之治真有不難致者矣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公

卷之一

請罷王、芝、官、祭、告

議王、芝、官、祀、典、疏

請罷王、芝、官、祭、告

議得我朝 宗廟享祀之典每年四孟時享及歲暮大祫俱于 太廟行禮大小節辰及 列聖考妣忌辰則于內殿行禮恭照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已升祔 太廟及奉祀內殿前項行禮之日已與列聖同臨鑒享今復有王、芝、官之祀者蓋我先帝大孝因心隨事制禮無非篤厚尊親之意但于一日之間既祀于此復祀于彼雖 二聖神靈無往不在而揆之禮典終有未宜頃奉選詔于郊社等禮悉欲

斟酌改正則此一節 先帝之心亦必有所未安也且近奉欽依 太廟已奉祫祭這內殿遣官且罷聖見高明于內殿之祭尤為可省既經駙馬都尉謝詔等具題前來相應議擬合無今後王、芝、官四時歲暮大小節辰祭祀俱各停罷以免煩賁但既設有二聖神位其日供之膳合無仍舊奉設惟復一體停罷均乞聖明裁定等因奉 聖旨這祀禮出自我 皇考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公

卷之一

請罷王、芝、官、祭、告

孝思你每再詳議奉說欽此欽遵臣等竊惟孝莫大乎尊親禮莫嚴于廟祀故隨事以致享者所以廣不賈之孝思而稽古以定制者所以昭有常之禮典茲者王、芝、官之祀 先帝特舉以奉 睿宗蓋意切尊親禮緣義起誠所謂不匱之孝思也而我 皇上以其出自 先帝不欲遽罷者是我 皇上孝事 先帝之心即我 先帝孝事 睿宗之心也綸音懇惻敢不仰承但以此著為有常之典則將來恐有難行難繼者臣等忝備有司不敢不明言其故惟聖明裁擇焉查得今之王、芝、官即先年奉祀 睿宗之特廟也嘉靖二十四年 睿宗升祔太廟而特廟之祭始

罷蓋所重有升祠也。至四十四年，該監守臣忽言殿柱產有玉芝，事狀頗涉奇異。惟我先帝篤念二親，以爲原廟之中有此瑞應，不勝羹牆如見之感。於是特揭官名，重建祀典，以擴克一念之孝思。而至于欽定儀節，則不用祝詞，不用遣陪，止命二臣上香叩首。是先帝之意，亦以爲一時偶行之禮，非云百世不刊之制也。若以我朝宗廟之常禮言之，如四時享祫，則止行于太廟歲序忌辰，則止祭于內殿。未嘗併祭也。國有大事，或告于太廟，或告于內殿，亦未嘗併告也。今于玉芝之官，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焉是于列聖止皆一祭一告，而于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先帝行之，則以爲豐于禰廟，未爲不可。而在今日行之，則非禰廟也。且睿宗於皇上爲皇祖，每事既兩祭兩告矣，則違而列祖近而先帝，皇上將何以處之。此所謂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臣等竊以爲斯禮也，自先帝而行，自先帝而止，是行於其所可行，而止於其所當止也。禮之因時以制宜者也。皇上復繼而行之，是無時可止也。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高文忠公

卷之六

高文忠公

卷之六

高文忠公

卷之六

之所未有者也。皇上體先帝之孝思，雖爲無窮，而中間顧有不能行不能繼者。皇上之心，雖欲自盡，將來必有所未安也。至于日供之膳，則有可言者。查得南京奉先殿、原奉太祖以上列祖神位于中，迨北京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罷，而日供之膳，則至今不輟。蓋以來安神位之所，而特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係睿宗原廟，近又設有二聖神位，合無日供之膳，照舊奉設，而止罷其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幾典禮適中，而于我先帝之孝思亦少慰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高文忠公

卷之六

高文忠公

卷之六

高文忠公

卷之六

高文忠公

議停買玉石疏

侍買玉石

臣等切惟慎選儉德者，哲后之永圖不寶遺物者，明王之盛軌。我皇上聖御以來，躬節儉以風萬邦，示敦朴以先天下，罷不急之工，作停非時之採辦，薄海內外，仰頌聖明，罔不懽忻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所謂千載一時也。迺今收買玉石一朝費價，輒至萬有七千餘金，且尚以爲不足，而復欲增買，似此舉動，流傳道路，實駭聽聞。仰惟皇上恭儉性成，豈肯爲此奢

靡之事或者左右之人妄意希寵欲以珍玩奇巧盡惑聖心於是賫奏收買以試皇上而皇上偶不之察耳蓋收買回表玉石祖宗原無此例嘉靖二十六年以後雖曾有之然或買或否不以爲常而其所買者又皆選擇精良斟酌耐用未聞不論美惡領囊盡收如今日之甚者也況內府寶藏積自累朝必先克初足用而玉石之類原無敵壞豈至缺乏即使稍欲增新所需亦富有數似此六百餘斤之廣將安用之奈何以不貲之財供無益之費惠利姦究取議

皇明經世編



高文瑞疏

卷之一

寶玉石十七 千露堂

遠夷臣等切爲聖明新政惜也且方今邊儲匱乏措辦其艱閭閻困窮拯救無術正宜樽節財用以濟國家之急而迴輕靡萬金不復顧愛豈所以示天下哉伏望皇上俯垂省念特勅該監將前項已收玉石通行退還後次傳收之命卽爲收寢更乞將太監滕祥等嚴賜戒諭今後不得擅奏收買有滋欺罔如此則聖德昭宣而遠夷無不心服矣

議革光祿積弊疏

非光祿積弊

竊照光祿寺雖職醴供應而經費出入國計攸關所

據少卿李健等條陳十事內除清器置係隸工部掌行移咨徑自議覆外其餘傳帖等九事臣等議開列前件議擬上請伏乞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一稽傳帖照得日進御庖及各官膳羞俱有定額得以遵辦至於不時添取遞憑尚膳監奉旨傳示謂之傳帖僅用片紙沿無印信甚有字畫差訛者事關官用星馳逼集猶懼遲悞何由敢查所恃者每月查刷御史進呈揭帖皇上得以披閱使有所休而不

皇明經世編



高文瑞疏

卷之一

寶玉石十七 千露堂

爲耳近月該監傳取愈繁內使催逼愈急詰之則云任登查刷臣等竊意左右爲姦希圖蒙蔽揭帖既不進覽如掌司崔川等詐傳乾清等官攢盤盡數誣余傳帖見在管門者安敢疑其詐而不與也餘可知矣竊遣雖足示懲稽察尤宜詳審伏乞勅下禮部會同巡刷科道及本寺設法互查一應添取物料該監須用印信揭帖傳旨到寺方行辦進本寺首領官照依六部司務揭帖事例細開添取數目每一六日進呈仍乞聖明留神卽覽發付忠謀內臣收掌待月終

將查刷揭帖逐一對同，仍賜親核。永杜偽造。前件查得內禁不時取用物品，向有傳帖以稽數目。續加查制以防欺誑。詐傳之弊，宜無所容也。今據少卿李鍵等題稱，比來朦朧取討，有如掌司崔川等者，蓋以揭帖沿無印信，內使執片紙以催取，而該寺違帖辦進，不敢少遲。其內傳真偽，無由辨。若非嚴行立法，何以杜絕弊端。合候命下，移文尚膳監，除日進常供外，其不時添取等項，須印信手帖，開傳明白到寺，方行照數上進。但空白片紙，即係詐傳。巡刷科道及該寺指實糾究，仍制該寺，每一六日開具揭帖，將五日內進過添取數目進呈御覽，發付忠謹內臣收貯。候月終，令將查刷御史所進揭帖，一一查對明白，仍行面奏。庶幾僞不得冒支，而天對不至妄費矣。伏乞聖裁。

一明規制。照得筵宴事宜，從禮部提調本寺供辦。載在令甲，曠廢不行久矣。近遇經筵纂修盛典，遵例辦設，但卓數分合無據，列坐序次未明。臨時臆慮，頗涉周章。今查聖旦慶成節令，先年例有賜宴，一應序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公

卷之九

平露堂

次品般件數，皆當講求於平日者也。又官般薦饌，內外飯食，諸人茶飯等項，或錄鋪未載者，恣其侵漁，因襲過糜者，嫌於虛費，比類實多。尤正釐正，伏乞勅下禮部，會同科道及本寺，將一切事宜詳加議擬。應仍舊者仍舊，應改正者改正。應定數者定數，請候磨議。區畫者為永規。其大宴常宴，或該禮部題請，或該本寺徑題，俱查照往例，分注明白，以便先期奏辦。則正本澄源，而天庖嚴肅矣。前件查得宴享規制，其載大明會典嘉靖十年間，該光祿寺卿黃宗明造立須知。又經本部裁議覆題，其間桌數之分合，品數之多寡，與夫官般薦饌，內外飯食，夷人茶飯下程之類，俱有定例。該寺遵行久矣。但豐儉事宜，成有當釐正者。今皇上登極之初，實典禮修明之日。一凡儀制，委宜悉心講求，再加詳定。恭候命下，割付該寺，查照會典，及累朝舊制，光祿須知，酌以時宜，可因可革，或增或減，造成文冊，送部復行詳訂議擬，題為定式。至于序坐一節，如慶成恩榮纂修等宴，原屬本部題請者，本部貼圖序坐。其欽賜酒飯及聖旦元旦冬至元宵立春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公

卷之九

平露堂

四月八日端午重陽臘八等節原屬該寺題請者例應該寺會同鴻臚寺官照各衙門品秩序列俱合查照舊規徑自遵行伏乞聖裁

一弛宴樂四月內據鐘鼓司二次揭稱俳師武佐等除喪開樂候藍等爲卜僂偏習藝勞苦俱照舊開支飯食等因及五月內該監傳辦茶飯五般者三七般九般者各一本月五般七般者各一臣等竊意三代經制未嘗易今日雖先帝祈廟皇上除服而凡筵猶在正高宗諒陰之際出而吉服臨朝親理萬幾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以從臣民之望入而淵默端居夙夜敬止以展思慕之心此天下古今不易之通義也皇上孝敬儉約德粹性成非日事宴遊鐘鼓司諸役供應有時非日侍輿仗今該監逢迎太過每日於涼樓等處裝備各般茶飯爭華競綵希求寵賚武佐候藍等每日給領飯食聽候取用非惟糜費錢糧實恐此各間之四海傳之萬世有累聖德似應停止伏乞嚴勅該監不得妄奏茶飯該司不得領俳師僂偏飯食不停宴樂垂法無疆前件查得古今喪制雖各因時而諒陰不言

聞樂不樂則明王之懿矩而聖賢之通訓也卽今

先帝雖已祈廟而凡筵猶在宮闈揀少卿李鍵等所奏是皇上儼然思慕之中而猶於耳目之娛有未能盡屏者竊謂皇上聖孝天成安得有此無適左右希寵之所爲乎伏望篤念孝思務崇節儉嚴勅該監毋得巧爲逢迎以累聖德所有裝備各般茶飯大祥之內暫行停止其俳師武佐水僂候藍等飯食卽今住支如內侍仍有希寵上請者重治以罪則聖孝立而萬化行喪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一止辦鮮查得寶坻縣出產銀鮮內使採取騷擾地方該內官監太監李芳奏請奉旨停採皇上軫叢輔至深至遠隨該禮部議覆欲革弊於今垂法於久宜矣又謂遇用銀鮮等物尤禱寺徑自處辦蓋將調停之也但嚴採取之禁而開買辦之端恤叢輔之擾而役輦轂之民似尤未妥况販鬻都市者不謂之鮮須將出時行戶先期赴該縣候採星馳買進給與官票則同一騷擾責令私買則坐索高價交收少遲時刻則稱變腐不堪措取常例地方之害未除而行

戶之疲愈甚正所謂革一弊者增一弊也及查奉先等殿薦新如果萊鯉鱮之類產於京城近地者俱從宛大二縣辦解太常寺轉進本寺供薦故本寺買辦止於常品祖宗良法美意不以難繼之物而供簿與皇上停採之仁同一軌轍矣今以銀鮮例之近而果萊鯉鱮遠而鰣魚茶芽皆可行戶辦乎勢恐難行事實謹始伏乞勅下監部申明前旨採取買辦一切停止查係此類者仍槩行附請以廣休養洪恩則地方受益矣前件查得寶坻縣銀鮮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杰有停採之疏續該內官監太監李芳有革除之請隨經本部覆奉明旨停採仰見皇上勤恤民隱至意但據尚膳監稱每歲當薦奉先殿一次臣等以為係于宗廟享祀難於減革且恐日後或以薦新為由復行差人採取則事端難絕於是始議該寺處辦以立可久之規今少卿李鍵等奏稱不便蓋慮交納繁難累及行戶無非體悉小民之意但因行戶之告艱而遽廢祖宗之常享較其事體孰為重輕臣等不敢擅議况官價取給內帑苟估直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裕自無受累之民而銀鮮出自京邑係且夕可得初非難繼之物合無仍行該寺於每年薦新之時依期處辦一次止照該薦尾數不得過多內監於辦到之時即行收進不得指勒遲延額外多索自薦新之外不得再于該寺擅索一尾著為定例如有內侍官需索常例及妄行傳取者許該寺執奏巡視科道官糾舉庶上不失事先之孝而下有以永傳惠民之仁矣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一核實支查得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內延祺等官人二千五百七十五分至今年二月以前計二年五月中間止報開除十分磨於三月內傳扣三百餘分四月內又扣七百餘分則前此誣冒厨膳可知今數尚盈千恐的此輩皆服役先朝皇上隆先天之治別官豈宜蓄幽怨之人盡數放出令酌室家感召和氣休近百祥在聖心一轉移之仁耳至於造花繡帳幔兜羅絨雕漆等酒飯歲月浸久向無停住豈有累數十年工作之理如正月內二次傳給造龍床官匠何景春侯堂等酒飯蓋係見役前此造龍床曹相等

通嘉靖三十二年傳給者，停工歲久明矣，猶且一盤
胃支他，可類見。東上南門人匠張庸五十名，日支肉
米浮于職官，不知起何年月，口糧弘治三年，亦無憑
據。無經之費，莫此爲甚。況監局過其職業，人匠另有
口糧，內府供役者多矣。止此數，一分食大烹，日何
暇給。伏乞勅下禮部、會同科道、本寺移文各該衙門
清查分別。如果事體重大，實係見役者，量爲核處，立
限住支。其餘不拘見役與否，酒飯一切停革。內人匠
照例止給口糧，則濫請之端可絕矣。前件竊謂理財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公集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者經國之要務，而節用者足圖之善經。我皇上登
極以來，百凡浮費，可謂節省之至矣。但官闈蓬窳，服
役衆多，非外廷所能稽察。中間當節而未及盡節，誠
有如少卿李鍵等所奏者。除官人已經二次放出，近
該御史凌儒具題本部覆奉明旨罷行，無容別議外，
其各項工役，如東上南門工匠張庸等五十名，及先
年造龍床曹相等三十三人，一則稱自弘治三年，一
則起於嘉靖三十二年，歲久名存，支費如故。至於造
花緜帳幔兜羅絨雕漆等官匠，累數十年，奉見停工。

中間頗有胃支冗費情弊，合行巡刷科道及本部委
司官一員，會同該寺嚴加清查。如有虛冒者，徑自裁
革。其正月二次傳給造龍床何景春侯堂酒飯，雖
見役亦要查覈實在人數，方許支給。仍限工完之日，
截日住支。至于內府一應人匠，既有口糧，復食大烹，
真爲糜費。俱要一併嚴查。如有不係前項見役者，惟
給口糧，不許濫支酒飯者，爲定規。伏乞聖裁。

一沐冗會。昔周盛時，西旅貢獒，召公作書以戒。武王
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過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廼
足。」釋者以珍奇爲異物，遊觀爲無益。我皇上登極之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公集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初，鶴鹿兕兔，給食大官者，一切驅逐。近該科部諸臣
題允珍禽異獸，不許進獻。其隆古帝王之盛節也。但
獅子仍舊蓄之內苑，未蒙處分。本寺日供活羊一隻，
更用乳糖和味，多思麻黑麻等看養。又日給羊肉十
斤，回子馬力等二名，係成化末年丁阿力等四名，係
嘉靖五年俱進獅子之人。獅去人更，每日支羊肉十
一斤，不缺通計一歲費羊六百餘隻，皆爲一獅子也。
非貴異物賤用物者乎。倘勞聖駕臨觀，正所謂無

益之作也。西羊房假壽羊爲名。始自嘉靖七年十二月內。每日領本寺菜荳一石六斗七升。戶廠穀草二百四十餘斤。供羊一百六十七隻。迄今四十餘年。羊不減數。料不住支。虛耗無名。尤可痛惜。伏乞勅下禮部。再申前議。停止飼獅。活羊斥去。喀思麻等不留在苑。明白聲說。毋涉疑詞。戶部遵照。四月初十日奉旨。發下唐府貢賀羊六十隻。明例。卽查羊房見存羊隻。盡數取發。本寺供應。其馬力丁阿力等。原不當給。容本寺一面任支。庶爲誑冒者之戒。前件查得先該戶科左給事中何起鳴題止。遠人非例貢獻。及前止飼羊之費。隨該本寺覆題奉欽依。珍禽異獸不許進獻。近日王府進貢羊隻。又蒙明旨。發寺供用。遐邇臣民。僉有以仰窺。皇上不貴異物。不賤用物之至意矣。惟獅子仍舊飼養。日費活羊一隻。喀思麻黑麻等看養。各日給羊肉十斤。回子馬力丁阿力等六名。一自成化末年。一自嘉靖五年。俱進獅子之人。獅去人更尚。每日支羊肉十一斤。不缺通計一歲供羊以數百計。誠爲無益之費。至於西羊房壽羊一百六十七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隻。自嘉靖七年迄今。垂四十載。羊不減數。料不住支。通計糜費荳穀。不可勝計。尤爲可惜。少卿李鍵等奏欲減革。似於經費有裨。合候命下行光祿寺。將獅子日飼活羊。截日住支。仍咨戶部。卽查羊房遠年壽羊草料。停止。如有見在羊隻。盡數發送該寺。供應。其養獅。喀思麻馬力丁阿力等。除獅去人更者。卽日住支。其見存者。合無安插會同館照。依各處夷人養膳事例。日與供給。候彼地方貢使至日。發回本國。伏乞聖裁。

一減內差。查得內官差在本寺。如帶領廚役。調割膳善者。謂之坐家。直宿雞房。輪流催看者。謂之掌司。至於喪禮等項。另有專管。亦掌司類也。元占太多。廉勤寡鮮。誑侵需索。迺其常性。喧肆無忌。利竅百端。於法實撓。於事何補。近又傳旨。發張欽等五十名。赴寺學藝。添一人。則增一害。省一人。則造一福。若輩濫厠其中。欲求風清弊絕。萬無是理。伏乞嚴勅該監。將坐家掌司等。量留篤謹者數人。應役責令管理。監官及西門提督着實鈴束。其餘掣回。別差張欽等。立限回

監毋得久住，如仍前冗占作弊者，聽科道指叅正法。紀以肅將來，前件查得天庖專備御用，內差役使固不可缺，但冒濫過多，漫無定數，誠恐朋聚易於生奸，需索尤其常性，殊非事體。少卿李鍵等在寺日久，痛陳前弊，委亦非誣。合候命下行移該監，將近日奉旨發張欽等五十人，立定期限，令其習藝稍熟，取回本監外，如坐家掌司等類，聽巡刷科道官同本寺酌議事務繁簡，每項該留若干名，徑自奏請行該監照數撥出應役，俱要常川幹辦，不得假托輪班往來混。皇明經世編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伏乞 聖裁

一處夷人近查外夷進貢者，梯航不絕，聖德覃敷，遐荒嚮化，真太平之休際也。本寺供給下程及朔望朝卓日久頗費，皆新舊壅積所致。伏乞勅下禮部從長計處，如朝鮮等國輸誠率禮優款宜先其餘將見辭酒飯賞賜筵宴擬定期日，多不過半月，論其出境，非

惟可以省用，而京師重地體統亦尊矣。前件查得四夷貢使舊例開賞後五日即便出京，凡以昭中國謹嚴之制。峻四夷出入之防也。近年以來，賓館蓋由賞賜等物，隸各衙門者，往往關給稽遲，而賞賜之後，夷人例當開市，又或私圖貿易，遷延不行，以致坐糜供給。今少卿李鍵等乞要擬定期日，期諭令出境，誠爲省費之一端，合無今後各夷人朝貢到日，本部題准賞賜物件，各衙門務要作速給發，夷人領賞之後，務要遵照先年舊例，五日後即便起程，如故留不去，有違限期，光祿寺先行任支下程，本部仍將伴送人員查叅究治，內有應該領勅者，各衙門亦須速給。伏乞 聖裁。

高文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一酌庫貯本年二月內奉旨取本寺銀三十萬兩，給賞邊軍，見存止一十八萬兩，有零，登極一詔，民若更生，各地方官務緩征以廣德意。近查五月內支放過銀九千七百餘兩，收入者僅二千九百餘兩，雖各月多寡不同，將來漸減勢必至此。惟在聖明留心樽節而已。臣等前款備陳，如傳帖實當稽察，查刷實當檢

閱事規實當裁定。宮中宴樂實當屏絕銀鮮實當罷
買先朝多人實當查放內府工役酒飯并御食羊料
實當停止。坐家掌司實當減革。夷人實當速發器皿
實當清理。一一舉行。省費不貲。事體無礙。人所共知。
但日支者牽制於患失之私。議覆者調停于異同之
見。恐無裨益。伏乞天語叮嚀。各該衙門悉心議處。務
臻實效。通候歲終會算經費若干。儲蓄若干。不足則
查催拖欠。有餘則量處徵省。約始自內庖風化行
于中外。國計告訕之時。或可少培一二。屢那別項支
用。尤非供應所宜。此可一行而不可再者也。仍乞
聖裁。前件查得該寺見貯銀止一十八萬兩有零。而
各該地方解獲該寺者。俱經本部驗批轉發。近日解
進委亦鮮少。若非量入為出。恐有不給。何以措辦。少
卿李鍵等所奏。無非樽節財用之意。通候命下行各
該衙門實心節省。其見貯銀兩。既先經邊軍缺賞奉
旨已取用三十萬兩。今所存齒木及其半。再難別項
那用。每歲終巡視料道官備稽出入。如已足用。務緩
征以廣德意。如或不足。聽該寺備查。應解錢糧不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詔書蠲免之內者。移文過部。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催
解備用。及查有徵完而未起解。及起解而未獲批單
者。嚴行追究。又或已經本部驗批轉發。該寺上納。遷
延日久。不獲實收者。一併查覈。庶侵欺者無所容。而
供應不致缺乏矣。伏乞 聖裁。

議

禮部駁改殿門名議

請勿改殿門名額

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重。我

皇祖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先帝因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取洪
範皇建其有極之意。為義並精。所包皆廣。至于池殿
閣名額。先後雖殊。意各有當。夫 皇祖為初業垂統
之聖君。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
仰順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開典禮綱
常。安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未
及。無俟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蓋釐正者。所
以新一時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

義聖明舉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
頗緩今使於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
之宿恐皇上純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爲仍遵
舊名爲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虎文瑞集

請勿改時

門目類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開公 何 剛慈人

華玉芳芳乘參閱

萬文恭公集

書

萬士和

四上徐存齋相公

倉場之事近來紛紛之說幾于亂人之聽而不能調停酌處則事體殊未妥且如揀和糠粃虧放軍士此

皇明經世編

萬文恭公集

酌處倉場

平露堂

從來積弊然自軍驚以後收時揀和固不能盡絕而放時揀和固已少矣又湖廣江西紅白和米收貯日久未免蛀屑灰塵殊不耐看若一槩指爲揀和呼吸之間變可立起愚意以爲只當督責監收主事親自檢束時時查看則此弊可除軍士自然帖服不可豫言放時揀和恐鼓動衆心助其聲勢蓋軍雖跋扈未嘗敢嫌米隤在場中喧嚷若反先發其端不幾於教猿升木乎此其所當慮也南都積棍內則戶部糧儲巡倉各衙門書手皂隸人等外則歌家軍斗軍餘驢

脚夫人等無慮數千人皆倚倉場爲生命可以立法漸革不可以一齊頓革故本職近與戶部談立長單刻期打發革去歇家不用保狀詢之解糧員役近日使費已減大半是亦漸革積弊而寬糧解之意也官積宇支因米耗折坐累者多自前日議革耗米二升而官積益困矣蓋糧長使費在于賠地用錢而不在于明白加耗明白加耗每石二升賠地用錢每石至一錢一二分故革賠地之錢以厚糧解存耗米之餘以備倉折亦是事情但經近題未取請耳故處軍士之道當以好糧陰厚之而外則示之以法不當驟以驕之處積棍之道當立綱紀以整齊之而其要則須俟之以漸不當驟以駭之處糧解之道當愛惜其雜用而惟令其米之乾淨處官積之道當明白與之加耗以免賠賾之苦而無使盡塞鼠穴好處穿破以圖爲揀和之計則倉場可一清而人心肅然矣不然朝更夕改此甲彼乙吾之規模且未定而何望其有成績哉

疏

條陳南糧缺乏事宜疏

嘉靖四十五年

竊惟 留都重地，所資以守衛者，軍士也。軍士之所資以無恐者，足食也。總計各衛官軍俸糧，除放折色外，每歲月糧及行糧等項，共該放米八十餘萬石，及淮戶部歲派倉糧除折色外，實在派本色米九十萬石，以入數准放數，無甚贏餘，即使升合無欠，催足支放，奈何各該有司習為怠緩，徵運不前，或人戶既納而任積猾侵欺，或司府起批而任解頭行運，遂使通省歲多倉儲日少，即如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在倉米二百八十七萬石有零，見今在倉米不過一百三十萬石有零而已。如遇水旱輪納不時，不知何以應之。若不設法嚴催，未免臨渴掘井，無及于事。咎將誰歸，此其勢甚急，所宜亟處者也。再照倉場積弊，其端不一，一半在司，一半在倉。大要駁家指稱打點，而挾騙解糧人戶糧解希圖掣和，而買求在官人役臣奉勅書除森革弊謹條為六事 上請

一嚴法守，以振偷情。竊照南糧之與北運，同一軍需急務也，各省北運依期完兌，而南糧拖欠獨多者，以

皇明經世編

萬文恭公集卷之一

自擬事宜

三

平露堂

人情習慣官吏亦視為可緩，不與北運同也。伏蒙

皇上勅命總督許其參究節該當事之臣申明事例，可謂嚴矣，而延緩如故，臣以為猶未得其要也。夫催徵之要有三一：曰及時，臣聞先年本色糧米俱于冬收之時年裏開納，今有司直待徵完北運，纔徵南糧，已是二三月矣。斯時也，人心已懈，間閭亦空，欲一完辦其將能乎。合無通行各省將北運南糧一齊催足，待正二月間北運起兌時，責令部南糧官一齊起解，限以日程，不許時刻違誤，催徵既早，心志自一。此與後時而徵者功相萬也。二曰專課，夫臣之所職者專在糧儲，其所以課有司者亦惟錢糧一節為重，糧完者他事在所可畧，糧欠者他善亦所不取，何也。所謂良有司者以催科為第一務也，所謂善催科者非必嚴刑刻法，但盡心稽考，無使姦頑拖欠，債得侵欺而課自然完矣。放錢糧不完而謂別有政績，無是理也。即以江西一省議之，異時通賦甚多，自今任左叅議黃正色四十年管事以來，夙夜奉公，立法詳密，遂使該年通省錢糧升合無欠，雖四十一四十二兩

皇明經世編

萬文恭公集卷之一

自擬事宜

四

平露堂

年積負，僅解一清，且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事苛刻，所謂善催科之效，此其驗矣。合無今後總督舉劾專以錢糧爲主，不得借名他善，曲爲庇護，則人知趨向而事有專功，亦庶乎其一助也。三曰賞罰。今舉劾雖行，但人情久玩，須於舉劾之外，再加賞罰，使盡職者得以久任而成功，闕茸者不得僥倖而苟免，故管糧之官如黃正色者，最宜久任，但恐其資望既深，遷轉在邇，且其守已潔白，臣所熟知，乞徑擢本省參政，再任數年，吏習民安，成功可必。其諸有司錢糧不充者，陞皇明經世編

欽定四庫全集

平糶堂

遷不得離任，行取不得起送。考滿不得給覲，有故違者，許部院指名參奏。如此，則人各爲其身而輸納者爭先矣。以上三者，所謂操得其要，法守振而偷情自起者也。

一議本折，以權盈縮。查得南京各衛月糧，每歲二月十月放折色銀，每石五錢，其餘十箇月俱放本色米。米有貴賤，貴時值銀六錢以上，賤時不滿四錢，今見在倉米數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僅發一年七箇月之食，可謂窘矣。當稍存之以備緩急，而該部庫銀因

江西四十二年改折，稍有餘積，宜除原放兩箇月折色外，於市價米賤時不拘月分，再放一箇月，或兩箇月折色，則軍餉利矣。多放兩箇月折色于軍，則省兩箇月本色在倉。每年計米十四五萬石，俟二三年後，事銀放盡，倉米有餘，即將本色量徵折色再放。且收其腳價之餘，作正支銷。如此，則官民兩利，權縮爲盈，可以少資缺乏。此與舊時改折借支生耗倉粟事體殊不同也。再照各處地方連歲水荒，其以前拖欠勢難蠲免，然民力既竭，部運頗艱，合無始准徵折色，仍皇明經世編

欽定四庫全集

平糶堂

分別道里遠近，酌量地方財力。湖廣江西除四十三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二年前准徵折色，每石六錢。浙江南直隸除四十一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銀六錢，用力輕省，理當易完於催科之內，而寓撫字之仁。徵解既便，而百姓亦霽朝廷寬恤之恩矣。

一省倉場，以便輸納。查得南京戶部志內開載，國初南京倉庾不過數處，宣德以後，增置漸多，見有三十五處，雜水次，遠近不同，徵解上納腳價，計里出錢。

往往貪得附近倉廩，每被吏書誑騙。近雖行掣籤之例，已爲至公。但掣着遠倉，勞費如故。看得見在倉米，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每年所入約與出等。無甚贏餘。大槩所貯，常不能過二三百萬石。總計三十五倉，共版五百九十座，約容米五百七十八萬石。版數准米數，常有大半空閒，謂宜將最遠倉版，若府軍衛倉、府軍右衛東倉、府軍後衛倉、金吾後衛、東西南三倉、神策衛龍驤衛二倉，共八處，暫作空閒版分。尚有烏龍潭等近水倉二十七處，計版四百二十六座，約容

皇明經世編

萬文公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米四百二十萬石，收貯有餘。其於糧斛上納，頗爲便益。再照版倉數多，不時倒塌，歲歲修理，大耗公帑。而軍大困於力役，隨脩隨壞，致使有米之版，經雨泥爛，無米之版，空費財力。若將空下八倉軍夫，^{所米}勻派見貯倉分，協助工力，則修理自然堅固。於公費亦爲節省。仍行吏部將所空八倉官員，不必銓設。又與近日裁革冗員之例相合。蓋一舉而有三益矣。

一處水兌，以恤繁役，查得舊例，每年自五月起，至九月止，該水兌五箇月，就船放支，務足三十萬石之數。

省下篩廳簾竹鹽腳，每石加耗米三斗，通計三十萬石。共耗水九萬石，作正支放。民不加賦，而官得餘米。此儲政之長策也。但連年水兌常不及時，以四十四年論之，總兌六萬石有零而已。所以然者，其故何哉？水兌之與倉收，同一糧也。計其所費相等。民始樂輸。今倉收每石加耗八升，卽有篩廳簾竹鹽腳之費，或不過二斗四五升。而水兌之耗，至于三斗。此民之不便一也。水兌之初，就船免篩，糧解因此，揀和糠粃，於是不免上灘而篩矣。米一上灘，雨水淋漓，上無覆蓋，

皇明經世編

萬文公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下多草滋，又無牆垣遮蔽，地方無藉，乘機竊取，場囤脚夫暗地虧損，糧長防守晝夜不給。此民之不便二也。合無自今以後，水兌耗米每石量減五升。灘場所，在爲築牆垣，起蓋門樓，以通出入。回基添磚砌高二尺。又量建造版屋，使便堆積，其費俱於折蓆銀內動支。再照舊時水兌倉米，原無分別。惟以五月至九月爲水兌月分。南直隸限四月，浙江限五月，江西限六月，七月近題。准分別水兌倉米爲二項。又臣議欲早徵與北運齊解，則當於舊限各早一月。其係原派

水兌而遲誤者不拘月分仍照水次兌放舊例於水兌到時該部臨時差司官二員監兌今宜改委主事一員專管其事於倉中分撥官攢四名併撥空閒倉分軍斗四十名巡候答應如此則既得寬減又免他虞糧長之趨水兌自踴躍而爭先矣

一減罪贖以恤民艱竊照浙直江湖連年水荒糧解過江過湖勞苦萬狀其違欽定洪限者例應開罪固法之不可廢但查見行事例每五百石以上者問有力罪一名五百石以下者問稍有力罪一名雜項

皇明經世編

萬文公集

陳南畝官

九

平糶

豆草布疋准米數折筭多者令其報名再科前罪以致解戶輪納既完復爲罪繫殊爲可憫自今以後宜除再科之例一批一人者照批問罪不得重科一批數人者止問批頭一二名不得逐名通科復論其違限年月之久近久者照例問罪近者更加寬減如此則既不廢法而亦不爲民病矣

一專委任以便責成看得倉場作弊俱是官攢歇家脚夫軍斗等項雖有部院嚴禁勢遠難察至於逐日身臨其事耳聞目見隨時禁革者惟在于司屬監收

之官正統初止設四員以後漸增至八員一年一換因本部差用不敷或令帶管別差夫一年一換則更替不常因循苟且而監視欠出納稽覈之詳帶管別差則查點不時弊端滋起而糧解有需索俟候之苦謂宜減省二員止存六員以本部劄管日起直至陞

郎中管司印時方行更替或卽行吏部註選如管後湖主事之例仍於所管倉分適中去處置買官房關防出入其費皆於變賣席竹銀內動支如此則法守畫一人難規避尤爲得宜及查景泰三年令南京各

皇明經世編

萬文公集

陳南畝事

十

平糶

倉場監督官收放糧草如有託故回家致官攢人等徇私作弊者照關茸事例起送吏部合無許臣及本部查果有前項事情者照例叅送如此則法令既嚴職守自舉其官攢人後通同糧解揀和轉批及一切諸弊可不勞而坐革矣

題清查宗藩冊籍疏

萬曆二年十月

照得各王府新生子女三口後例該開具生年月日并嫡庶生母來歷具本奏報隨該宗人府抄出附注宗支簿籍以後請名請封本部備行該府查有

奏報比對 玉冊相同，方與題請。如無奏報者，駁回查勘，或立案不行。其關係封典，誠至重也。節據各王府奏請名封，該本司行准宗人府回報，多屬互異。如靖江王府經記等先年請名，查有奏報，今次請封，則回無奏報。山陰王府聰洵等先年查無奏報，近該覆查，則回有奏報。又靖江王府經諱等七十四位，則俱稱此年奏報不存，以致本部有碍題覆。深爲未便。所據該府前項冊籍，係相沿年久，未經清理，中間失落緣繇，俱未明的。又或先時吏胥謄記漏畧，故間多差誤。及奉本部駁行各王府查勘，往往回稱宗人府奏報回未的確，致誤封期。及稱該府吏胥刁措，藉口支吾，殊非事體。見今欽奉明旨，該府官俱已用心查報，夙弊漸釐。獨前項冊籍，尚未清查明白。若仍據舊籍回覆，恐未免如前差誤。看得宗人府奏報他日各封，率諒茲定，而本部題駁亦據此爲憑。關係甚重。今據宗人府查回奏報有先後互異者，有經年無存者，本部據之題請，則事例有碍。因之立案，則宗親受抑，不得已行勘，而貧宗困於各衙

皇明經世編

萬壽公集

宗藩稿

十一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萬壽公集

宗藩稿

十一 千露堂

門之需求，其費已不貲矣。夫以宗藩緊要冊籍，而漏略若此，使吏緣爲奸，甚非所以明法守惠。宗親也近奉明旨嚴切，該府官俱已着實奉行，日加詳慎。所有前項冊籍，正宜及時查理，并議定畫一之規，以爲彼此互稽之法。恭候命下，本部劉委該司官一員前去該府會同經歷司官，將節年奏報簿籍逐一清查，要見某年見在，某年不存，其不存者的條何故。揆查明白，置立文簿二扇登記，一留該府，一留本部備照。其嘉靖三十八年至萬曆二年奏報文冊，係見今請封人數合吊取過部，令該司官將節年玉牒等冊逐一查對，仍置立格眼文簿，每宗室一位置爲五格。先將奏報備填格內，以彼請名，請封，選婚等項各填一格，以便稽查。前冊仍送回該府收貯，再照各王府奏報本章，大明會典明開抄出附注。今前本不下禮科，宗人府徑以辦官接到該府附籍，似非初制。且或有遺錯，何從稽考，以致臨時回報有無俱在吏胥之手，誠爲弊孔。及查宗藩條例各王府玉牒等冊俱歸本部封送，合無今後

遇有 王府奏報本章俱令該府官接送禮科抄發本部填記格眼文簿卽封送宗人府附注宗支簿籍以後請名請封仍行該府查對如本部記有奏報而該府回稱互異者查係遺錯聽本部據實叅究如此則冊籍嚴明彼此互考本部題覆有據封典免致淹期而弊端可革矣又查得各王府新生子女除奏報外例有歲報文冊一年一次解部與玉牒奏報文冊互相叅考違期差錯者卽時叅處載在宗藩條例甚嚴近來各府率多怠視不行如期造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三

相應一併申飭合無行各王府知會以後務要如期造報并將本年內本府宗室殤卒位數照依歲報造冊一本同時解部以憑填記如遲違差誤者聽本部照例叅究庶存殄有稽而弊端自塞

題勲習讀疏

萬曆三年四月

通查 大明會典并嘉靖元年以來節經諸臣建白奉旨申飭等因案呈到部國子監祭酒王錫爵等題稱近來勲胄多不送監習學乞要申明舊制盡數開送以後歲以為常其有托故不至及不守訓規者

指名叅奏并要議立限期使之挨次出監武考校學業從實報部以彰激勵各一節為照勲爵之家世受國恩與同休戚其諸胄子皆將來子城腹心之寄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世祿子孫驕奢易生鮮克繇禮所以教之者甚備是以皇祖奠典今送國學從師受業磨礱其德器以冀他日之用列聖以來時加申飭非不嚴也而各爵習成怠玩廢廢成規自隆慶元年以後止有定西侯應襲蔣建元等數員在監肄業其餘通不開送推其所志惟以苟延世祿為計曾無宣猷効力之思苟授之以政難免面墻探諸祖宗初制委屬背違蓋繇以前雖常督責緣未立有條約所以通不遵守既經祭酒王錫爵具題前因誠于教典有裨基便命下本部行移五軍都督府將見在末任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但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者通行查出備造年甲籍貫開送本部轉劄國子監習學不許隱匿違者指名叅究此後但有應該習學者卽時開送不得待候題請仍行吏兵二部知會凡公侯伯等官應襲爵者吏部于請襲之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三

行本部查其曾否入監習學方准承襲其襲後但年三十歲以下者仍照例送回本部到監肄業應任用者兵部行本部查其習學有無進益方行推任本部遇有冊封差遣亦照舊規查其曾經在監學禮者方許差用其送監習學者除赴京管操演外餘日俱要赴監讀書觀禮本監堂上官用心教習務臻成效但有託故偷安不行赴監及縱肆自恣有違教規者聽本監官從實奏治如果在監日久學業有成者亦聽本監官酌量出學待用若仍願在監者聽令照舊肄業本監官更加優異仍報本部紀錄以示激勵本部併行南京禮部轉行各該衙門一體遵行庶教典肅一勲育彬彬嚮學而祖宗育材之制復振於今日矣奉 聖旨勲臣入監習學係先朝成規近來通不遵守好生怠玩這所奏都依擬行有仍前驕惰曠廢的着本監官從實察奏處治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三

華亭

徐乎遠聞公 夏允彛 瑗公

選輯

陳子龍 卧子 宋徵 薛尚本

攜李沈嗣選仁舉參閱

林學士文集

疏

林 燦

陳言邊計疏

一強本二儲才三重將四調兵五賞功六習射七省費

臣竊惟頃者醜虜匪茹侵犯薊鎮山西等處至上厯

聖慮特發綸音命廷臣會議此誠我 皇上制治保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千嘉堂

邦之盛心也臣本書生不閑軍旅然當主憂之時臣

受國厚恩愧不能效古人之義捐驅矢石間以敵愾

禦侮乃使邊患孔棘如此此臣所以日夜痛心者也

臣敢不竭其一得之愚以少裨邊備之萬一謹條爲

七議以獻若其言之可用與否伏乞 聖明裁擇焉

一曰議強本臣竊聞王者必居重以馭輕故京師者

四方之本也天子六軍乃所父之詩所謂爪牙以威

天下者也本不強而能制四方者鮮矣臣聞北虜在

弘治正德間雖嘗跳梁入寇然未敢深入薊鎮也當

其時薊鎮亦不聚重兵也其深入則自 年始臣請

得而言其故蓋虜之敢于深入者緣宜府大同之兵

不爲用也大同之兵不爲用者緣京師之本不強也

夫宣大二鎮者我之門戶也國家竭府庫之藏日饒

歲輸豈特爲二鎮守哉無亦爲京師之輔使虜欲深

入則以二鎮爲虞也故我之有宣大也譬人之有兩

手以衛頭目也自嘉靖年間大同軍變之後二鎮之

兵漸不可令非一日矣譬如兩手痿痺不仁不爲吾

用雖其將帥非唐藩鎮之將帥而士卒實唐藩鎮之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千嘉堂

士卒也然議者皆知其然卒不敢發其端何哉彼誠

恐一旦有變而京師之兵不足以制之也寇日深矣

可不爲之圖乎臣以爲欲制虜深入則莫若使宣大

之兵爲用數用宣大則莫若強京師之兵今三大營

之兵雖號爲八九萬人其實爲私門占役買閑者十

二三矣老弱不堪用者又十二三矣市井之竄名尺

籍者又十二三矣其堪戰者尚不滿二三萬人矣本

之不強何以令四方臣願 陛下赫然震怒敕下本

兵核其膏欲補其隊伍然後命戎政大臣選于將領

之中擇其曾經戰陣著名邊方知兵者數人分而教之武藝使各專一技官給犀利器械而巡視科道又每加省試年終而投之其技藝精者則賞其將領而保薦以待委任如此將投競勸士卒奮勵不過二三年間三大營之兵可精矣六師既精然後以禦虜專責之宣大汰老弱簡行伍時操練誅強梗每虜入寇使之或禦其前或見其後與薊鎮相爲犄角未有不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高崇文所將兵五千教練每如敵至受命討賊卽曰而行遂平西川皆本素強也臣竊計之宣大之兵不下十萬人京師三大營與宿衛者亦不下十萬人每有虜警此二十萬人聚處千里之內未嘗見賊發一矢也而以薊鎮獨當之是國家養兵常二十萬人無用矣而薊鎮之費歲歲增益至不可省其何以善其後也邪此臣所謂強本之當議者也

二曰議儲本臣竊見國家之將兵者雖有總兵參遊等官而泰其權者總督巡撫兵備也夫此三臣者其

選未嘗不以才也然而任之或往往債事以不才廢者有矣屢易屢廢者又有矣其才若是其難何也軍旅之事非書生所習其邊地山川要害虜情變詐未易知也又其恩信不素孚則士不願附威望不素著則敵不知畏又何惟其以才舉者而每以不才廢也哉今求士大夫之知兵者若韓琦范仲淹輩固不可卒得矣其次則莫若求習其事者求習其事者非素蓄之不能得也臣嘗考之漢名將多爲潞郡太守唐之節度使其幕府書記參軍之屬皆極一時智謀之選後多出而持節鉞臣以爲宜倣其法以儲邊才今邊郡可儲而用者其內則督餉邊郡也其外則各府州縣守令也乞敕該部特重其選別作一途用之必擇其年力精強廉能而有膽畧者任其事又時察其聞韋不才及雖才不宜邊地者亟更易之至于撫按所舉官雖至微亦得露章顯荐又每爲破格超擢使人人皆不以資自限而有上進之階是故爲邊郡守而才者則可以儲兵備之選矣爲兵備而才者則可以儲巡撫之選矣爲巡撫而才者則可以儲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總督之選矣。爲總督而才者，出入本兵可也。如此行之數年，陛下擇才于是乎取之，而才之不足者未之有也。或曰：邊地苦寒，而軍旅多虞，恐人情仕宦之所不樂奈何？臣則以爲不然。夫邊地之視內地，固有間矣。若夫士之有志功名而慷慨任事者，苟上之人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則無不踴躍而赴者矣。此臣所謂儲才之當議者也。

三曰：議重將。臣聞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將不重而能得其死力，未之有也。臣常惟宋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五

平露室

人每有夷狄之患及考其由，則不知重將之過也。蓋其立國懲五代藩鎮之患而深疑武臣，故當其時士大夫每好爲議論以擠之，以王德用狄青之威名忠勇而猶疑前蹤後憂，撓避諂之不暇，彼其所以馭將者如此。宜其夷狄之禍與宋相爲始終，武事不競，有自來矣。臣竊觀今日士夫亦頗有宋人之習，大抵好凌武臣，皆之爲粗才。故雖有仗鉞專閫，其寄甚重而郡縣之吏亦每與之爭揖遜俯仰之禮，以爲氣節。至其橫遭口語，無緣自明重者報罷，輕者行勘事體固

當爾耳。甚非所以養武臣之銳氣而勸之行間也。且夫武臣固不可求備也。假如近年邊將梁震貪而智于劫營，楊照傲而勇于赴敵，周尚文諛罵而仁于撻士，若以寸朽棄之，必欲求燕軟庸鄙之夫，使爲干城。彼其屈首折腰于權要之前，重失富貴，不啻奴隸而責之能，選籌制勝，免胄捐生，豈有是理乎？臣以爲宜敕兵部轉行督撫，優其相接之理，其軍中賞罰，稍使得以自決，不必一一牽制以文法。至若有遭論劾者，亦當斟酌其前後功罪，常有爲國惜才之意。小過私嫌，皆可勿奪兵柄，使得自効，委之以權，結之以恩，待之以禮，而士猶有不爲封疆死者，則非人類也。此臣所謂重將之當議者也。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六

平露室

四曰：議調兵。臣竊聞善用兵者，必當明于攻守之說，是故攻可以爲守，守可以爲攻。此用兵者不可不知也。臣見近者每薊鎮有警，輒遠調諸鎮人衛，非策也。此不明于攻守之說也。人臣自保之利，非社稷之福也。臣不暇遠舉，卽如嘉靖年間，若總督楊一清、王瓊之在邊鎮也，時時厚集其兵，出塞耀武，使套虜畏之。

輒移帳遠避不敢近邊。况敢深入乎。是故當其時。蒞鎮無虞。亦各鎮之兵。有以牽制虜虜。以攻爲守也。近年以來。入衛之兵。既已屢調。榆林延綏等鎮。每千里赴敵。不勝其疲于奔命也。是以精壯日耗。諸鎮兵弱。虜無所忌。故蒞鎮之患日深也。臣以謂自今以往。可勿復調。卽有虜警。但令各鎮總督等官。按揚一清王。瓊故事。或揚兵塞外。或乘便擣虛。劫其營帳。收其者。弱產畜。使虜很顧巢穴。自然不敢長驅。此制虜之一奇也。若以蒞鎮兵少。不足禦敵。則選于河南山東班軍。可得二萬人矣。又不足選于真定保定河間遼官民兵。又可得萬餘人矣。又不足選于河南山東民兵。又可得萬餘人矣。待其有警。令一副將將之。以聽總督之指揮。加以蒞鎮額設之兵。亦足用矣。此其于道里甚近。糧饋甚省。敵與遠調山陝。徒以弱各鎮之勢。而耗大司農之財也哉。晉重耳一致楚師于城濮。而齊成轍。宋圍釋。田無忌直走大梁。邯鄲之難遂紓。夫兵固有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此也。若夫一方有警。卽多調兵。必處處置守。特庸將耳。此臣所謂調兵當

議者也。

五曰議賞功。臣聞兵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今臣竊見本部主客所掌。其以軍功賞者。遠者或五六年。其又遠者。或十餘年也。又其遠者。或其身死而子孫在也。求其一二年賞者。寡矣。况不踰月乎。臣嘗深求其故。國家以首功爲重。在北虜者。其功尤重也。其功尤重。則其核尤詳也。意欲以勸功耳。臣以爲與其重與之而遲之。足以勸有功也。不若輕與之而速足。以勸有功也。何也。語有之。激江西之水。以活涸轍之鮒。毋寧得升斗之水。易活也。今夫戰士之有功者。性命係于鋒鏑。而必受制吏胥之手。死生決于涓吏。而必待勘數年之後。雖得重賞。是激江西之水之說也。其孰肯以是爲勸乎。謂宜乞 敕兵部。擇其所屬公廉司官二員。每歲同行九邊。以察有功。春而往者。及秋而代。秋而往者。及春而代。會虜人寇之地。則當隨軍紀功。無論軍民。有能得虜首級者。卽詣驗實。不必多方委勘。以滋弊端。其當賞銀者。陞級者。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奏聞。本兵題覆。要之不得踰

年其過期不舉者言官得而糾之。所遣之官驗功不實或因而行私與諸將爲市者亦言官得而糾之。如此則士之用命致死于敵者雖薄其賞而人亦無不勸矣。又間諜者兵家至要也。今邊郡墩軍爲間諜者宵行晝伏出入萬死勞苦甚矣。未聞有錄其功者也。宜命諸將歲各以其名上木兵。酌其年勞與斬敵同賞。其有能得虜之真情及入虜西帳取其器械衣服爲信者尤厚酌之。夫投尉以捕賊得官者其賊之眞僞未可知也。而錦衣且數千矣。獨不可與此輩比乎。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臣所謂賞功之當議者也。

六曰議習射。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臣嘗觀春秋晉楚大國治兵中原。未嘗不以射爲重。及漢制匈奴尤爲長技。漢人所謂材官驍發矢追同的。則匈奴輩箭木箭不能支是也。蓋匈奴之射中其中也。常在數十步之內。中國之射中其中也。常在百步之外。計其遠近。勝算在我矣。是故制虜之技雖各有專習。至于射者則當人人而教之習者也。臣聞今三大營之兵亦嘗教射矣。然有司者以賞之不足以徧也。故其爲

的必示之難。夫如是則射中者少。射中者少則得賞者少。得賞者少則習射者少矣。此教射之虛文而非實欲習士于射者也。實欲習士于射者則必群而教之。別其生熟而漸習之于難。而求其精當賞者請之于上。而別設法以給之。則六軍之士莫不習于射。必有精者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此試之法廢久矣。嚴之校射爲之除其吏胥之害。使其得兼替過速。一決于射。則武弁之臣莫不習于射。必有精者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此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直隸八郡多燕趙慷慨之風。其民好挾弓矢。所謂彎箭者虜尤畏之。使各郡太守成立法教民于射。歲時技藝。如漢郡守之都試其能者稍優其役。則八郡之民無不習于射。必有精者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武舉之以論策取者大抵無用記編之文。而非真有籌略也。其以步箭中多者往往罷歸。不亦惜乎。夫射挾九矢能中五六可謂精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信行此數者則中國之能射者衆矣。然後布之邊境。或使之防民田作。或使

之出塞射獵以懼虜或使之剪虜零騎或使之雜于戰陣取其名正貴人所在用之無不可者蓋徹札入石之技敵人所憚自古記之矣此臣所謂習射之當議者也

七曰議省費臣聞之兵法曰興師十萬口費千金又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今虜數入寇則兵固不可解兵不可解則費未易節也然國家經賦所入者不過二百萬而九邊之費歲且三百萬矣長此安窮

乎此誠今日之大可慮者也臣嘗究之各鎮之主兵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邊計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皆有定額而其費常在于客兵客兵之費在于無事而食諸將不知兵之過也夫虜情變詐難測也故每欲寇吾東而示之西欲寇吾西而示之東諸將惟其不知兵也故先事則懼其必至而調兵以守虜不必至也是所調之兵無事而食者常衆也既退則憂其復來而留兵以防虜不必復也是所留之兵無事而食者常衆也是故一日則有一日之費一月則有一月之費兼之客兵之餉既給之于此主兵之養又不裁之于彼以一人之身而倍食縣官又無事而食也

然則物力安得不訕天下之財安得不置哉臣願陛下明敕諸將爲國忠謀毋徒爲自保之計其禦虜也必明于地利察于天時探候必詳策應必審虜至而備嚴其調兵也先遠者二三日可至也者勿先事而集之以費縣官虜退而備弛其撤兵也先近者二三日可歸也者勿既事而留之以費縣官當備而不知備當撤而不知撤必覈其實而寬之法如此則諸將畏法莫敢有張皇欺蔽客兵之費固可漸省矣又江南各處所輸軍實若弓箭器械之類其堅好犀利不及北地遠甚以有用之財易此無用之物甚可惜也亦宜敕下有司將內庫所積發給各營度其有餘其各處應解者皆可暫徵折色不惟彼此兩便所省水脚剩餘當不少也此臣所謂省費之當議也伏乞聖裁

書

答汪中丞論倭寇

倭寇

尊諭八郡承大亂後今已晏然無虞且年穀屢登天人之助但恐議者見外患稍息得無有以盡遣客兵

爲言者乎。僕一爲不然大抵閩之寇與浙異。閩土地之廣。人民之富。不過浙一大郡耳。賊之所欲者。宜莫如浙。候來倭去。未聞有導之者也。閩則漳潮濱海之奸賊至。爲之耳目。賊退。爲之囊橐。植惡本。開井間。非一朝一夕矣。若一口窺吾無備。兵朝遣而賊夕至矣。可無慮乎。是故不覩罷兵之害者。不知養兵之利也。爲今之計。謂宜漸練土兵。則可以漸滅客兵。然練兵之法。側聽鄉人言。往時者。有司城守。試募獵徒。倭輒不敢近。引去。是一爲長技。可以制倭也。明矣。庶民在官。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十一 下露堂

記

清軍察院記

清軍

國家置兵衛所之隸各省者。間數虞理其政。則遇清軍御史使四方。制也。嫌嘗私論以其任爲難焉。何者。

御史法官也。諸御史之使者。要以守法爲奉職。清軍則非守法之難也。足兵而不病民。得法外意爲難耳。夫兵者。民之所易擾也。人情莫不懷土。卽得其當而遣之行者。齷居者。送已不免于愁苦而怨咨。一或不當。吏胥得操人情。所畏爲奸利。開閭閻訟獄。繁興。故遣一人而騷動者。殆數十家矣。嫌曩者承乏南曹。會大司馬缺。攝官再焉。每見四方所遣。內實宿衛。其舊隸籍者。或多老弱羸病。不堪執兵。新隸籍者。必有罪率下大辟一等。又不足責之親上。死長明。甚其實難。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十一 下露堂

用也。夫以無用之軍。而動已安之民。是故先朝名碩○今何不爲之廣乎建議多欲變而通之。以寬海內。元元顧軀臣。極守故常。謂制不可改。故嫌謂清軍使者。其在乎今之難也。若夫能得法外意。固非仁人長者達治體者不足與于斯矣。今奉命吾省御史侯君。殆其人歟。始御史君之未至也。民習見前使故事。或起險陌。相勦御史君至。下符迹而遣。吾視諸故籍罪而遣。吾審諸時臬法疑者。原民不待妄有所奸。尸絕者。免吏不得更追呼于其里。又曰。吾在也。吏不敢吾民擾。異時者。其如何。

凡絕戶者蓄之籍藏于官書牒給其里之人永勿擾。蓋不期月得兵二千餘人遣之吏無私焉民無怨焉。政修于堂庠而數千里內閭閻晏然。前此所未有也。昔魯作丘甲蓋兵困民秦秋訊之仲尼論爲刑無寧去兵而食不可去。若御史君者豈非所謂仁人長者之用心而又達治體者耶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御史君其有焉。先時清軍以不時至官寓未有定會城之南舊有公署御史君乃定居之有司遂請立石紀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序

陵寢紀前序

臣惟山陵之制自漢以後始備三代尚矣然臣考儒者所論述孔聖之言事親必曰葬之以禮又禮檀弓所載孔子合葬其親甚詳蓋送終大事古人慎之況

王者富有四海大千之衆固宜其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洪惟我皇上盡倫立極于我二聖山陵尤極崇重上初受命謁辭皇考顯瞻伏慟既而定名顯陵命有司更其制度歲時祀享咸視天壽山七陵之儀其後躬巡楚服營度玄寢又歲命修葺簡邇重臣至繼至悉莫不仰軫席懷蓋我二聖山陵之在南紀雖遠隔數千里而我皇上承言孝思常若葵牆見之焉以儒者論遠孔聖垂訓自昔帝王之孝誠有過于我皇上者哉若夫當時群臣建遷陵之議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前後數十上。上內奉往訓斷自淵衷以皇祖

成祖爲法此尤聖神之超然遠覽所以善述二聖之事善繼二聖之志者也其大者臣已載聖孝大狩御製紀中臣謹采顯陵規制及歲時修飭之典并設官置署重在陵寢者爲陵寢紀又岳懷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家命輔臣撰碑誌皆皇上廣同心之孝愛其所親故臣亦並錄之云

後序

史臣贊曰臣按山海經荆山之首曰景山蓋我純德

山繫于終南，經大華二室，桐栢然扶輿，磅礴爲內方，大別南際漢而清淑，鬱蒸之氣，乃鍾茲山，奠雲夢，配衡嶽，又天子岡之名，若素定者，豈非所謂天作高山者邪？先是其山居民嘗夢先帝幸其家，親王者儀，鬱甚盛，又其家人時見有神物焉，蜿蜒伸攫于其屋梁，未幾，上爲 睿考卜兆，正宜其地，及我 獻姓南，附則山靈託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又潤之漲，又甘露之降于陵樹者，再焉，昭哉天之篤我明，祐也，既鍾美茲山矣，乃或先期而兆吉，或後事而告祥，肆我 皇上慎終大考，求端昭受，勛協厥宜，蓋聖上之于天道，相爲流通，往來相應之妙，是豈尋常之所能測哉。

萬壽宮慶成頌并序

萬壽宮

嘉靖四十一年，臣伏觀萬壽宮慶成，據坤靈之寶勢，模軋象之玄規，皇皇哉，誠九重之壯觀，萬方之拱極也。臣嫌不勝忻忭，退自思惟，夫王者繼天立極，高拱清穆之地，固昊天之所眷顧與宅者也，然稽之經傳，攷之載記，自昔帝王考室兆祥，則固有之，至于昭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禮樂

十七

平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禮樂

十八

平定

長生，以彰無疆之休者，蓋振古未之前聞，故斯干之詠，以美周宣，中興然未及受命也，帝乙之鑑，宮雖靜受命矣，然未及錫齡也，豈非大德格天，固有所待，卜明明降監，亦鮮有獨膺其鑒者與，洪惟我 皇上推符當陽，履歷平之運，值制作之會，頃者經始萬壽宸宇，百堵皆作，其南則有萬壽曦福，昭祿之門，其北則有壽源之宮，永綏之門，又其北則有太玄之亭，凝一之殿，衍慶之門，其東爲宮者三，則有萬華萬和萬寧，其門則有金寧金瑞，攸順攸利，其西爲宮者四，則有仙禱仙樂仙安仙明，其門則有常寧常和常善常輝，又有含祥成瑞，永康永順，迎祉納康，諸門金鋪玉題，交輝相映，然總而名之曰萬壽宮者，則上帝申命之所錫也，億載休哉，此其卷我 皇上長生億萬年無疆，豈非臣之所謂振古未聞者耶？是以茲役也，經營于去冬，告成于茲夏，甫歷時而成功，夫豈人力能至于斯哉？實神靈之所默相也，蓋我 皇上聖德神功，巍巍蕩蕩，覆冒萬方，治久化成，含生之類，莫不蒙澤歸仁，以躋壽域，而又小心事帝，至誠格天，獻享之精

達幽至和之氣。審明是以上帝。儲休積祉。長發其祥。茲者宸宇維新。眷顧與宅。故宜其超商軼周。亘千古而獨隆也。輿然則我皇上膺寶錄。契真詮。福履之綏。川至日升。而是官之建。所以寧皇躬。延仙莫允矣。配天罔極。豈非宗社靈長之慶哉。臣惟古之臣子。歌頌其君。父官室之美。竹苞松茂。烏華翬飛。而又祝其居處之寧。寢興之安。夢兆之吉。乃誠忠愛不能自己之情也。至若我皇上受命于天。長生御極。茲役之建。尤為萬世希偶。豈可無聲詩以頌盛美。臣不佞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敬附于詩人祝君之義。敬竭其愚。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矣上帝。今祐我明。監我皇德。今欲治馨。真翼宸居。今凌紫清。築室百堵。今不日成。豈人力今能經營。昊天有命。今惟皇靈。承錫名萬壽。今介長生福我。聖皇今居永寧。群工稽首。今騰頌聲。考室見祥。今稽之經。惟我今。今古莫與京。重祥登瑞。今何充盈。素羣呈今。馴階庭。賴草產今。羅軒櫺。睿惟與它。今億萬齡。北辰居所。今拱眾星。地久天長。今歌太平。

贈節齋劉公之江西左轄序

理附

今理財非古之所謂理財也。古理財必周知四万利病。而制其用。是故有斟酌損益之政焉。今不然。司農理財于內者也。賢者潔其操。謹司其出入之數而已。郡國之務。不得與焉。方伯理財于外者也。賢者潔其操。謹司其出入而已。朝廷之論。不得與焉。由內與外。不通為一體。故斟酌損益之政。無所施。祝古制用異矣。財之恒患不足也。固宜。爰叨通籍以來。顧職論思。持空文。未嘗習錢穀事。然亦耳剽一二。奉萬乘。原百官。官府之費。疆場之需。姑置勿論。竊謂今所議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八焉。宗藩至眾也。人給之祿至難也。諸侯相以下與其委之關茸。昏耄是優也。母寧使疎者得以德詔。祿焉。諸侯支仕國。大夫支仕家。周法也。宜議一。四方治平久矣。雖南北一侯尉可也。諸鎮擁召募自封殖。在有之。士隸衛所。丁壯籍官。又不減也。昔兵一。今兵三。昔供其一。今供其三矣。宜議二。公田也。軍田也。民田也。奸胥豪宗乘歲久亂常賦之則。有司為名高首尾莫之省。貧者斂日重。逃日眾。而土日荒。宜議三。漕漚古人所盡力也。長江以北。大抵廢不修。置田官使

營其地。幽薊徐兗。沃土也。且支流漕河。怒洩。抑亦漕利。宜議四。執利權之吏。必慎其選。而重其人。官以次及廉。不見異。濫常稅。則務爲商德。或貪冒實力。論定而徐決之。不已晚乎。宜議五。京師內庫之藏。若布帛。若弓矢。若丹漆器用。腐敗山積。猶歲徵四方不已也。不過中人利私費耳。請而歸有司。時視多寡緩急。出納焉。收贏餘。不可勝計。宜議六。東南歲漕數百萬石。凶年取盈。則民病。西北或樂歲殺賤。則靡傷。間行和糴。實彼此俱利。宜議七。吏執籍。稽田野戶。無敢隱者。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王平露堂

大都通邑。僑居何限。以四方計之。蓋不下數十萬戶也。中戶三男子。乘富厚。交王公大人。而質貧民子錢。乃縣官不得其粒。粟寸帛。拮而徵庸。可以抑未。宜議八。凡此入者。司農不曰。郡國之務。非吾與也。政不便者。必斟酌損益。而布之外。方伯不曰。朝廷之論。非吾與也。政不便者。必斟酌損益。而請之內。是謂周知四方。而制其用財。猶患不足者。未之有也。蓋嫌管窺議。今理財所宜如此。萬曆五年。會有詔。吾省右轄靈彝劉公。擢江西左伯公。行有日矣。群公以嫌素辱公。

此八者。皆作靈州集四。在序後。

知也。猥徵嫌言。嫌贈公。則有理財之說。焉公廣而儉。直而清。毅然負大臣望。故夫徒潔其操。謹司出入。固不足爲公道。抑所謂斟酌損益之政。非公也。敵國之異日者。公儻議事上前。必陳古理。賤以廣上德。意使公私俱足。海內元元。無不得其所。斯大學平天下要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林學士集

聖明

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水 選舉

陳子龍臥子 吳培昌坦公

黃子錫復仲參閣

陸北川奏疏

疏

陸 樞

剿除山寇事宜疏

勦寇事宜

皇明經世編

陸北川奏疏

勦寇事宜

平露堂

卷之一

陸北川奏疏

勦寇事宜

平露堂

臣竊以江西南部賊軍門叢聚連歲安撫少
臣體得廣東德平縣賊首吳連等大埔縣賊首蕭雪
司馬中興等竊據後以逆犯吳公爾主行復
峰等程鄉縣賊首林朝曦等往來福廣境上瀾滿克
皇明經世編
臣北川奏疏
勦寇事宜
平露堂
卷之一
斤動以萬計道路為梗兵至則遷入巢穴兵退則復
肆剽掠作患日久地方漸不能堪各該督撫等官非
訓兵振旅大彰討賊之舉掃除巢穴則無以收蕩平
之功而其禍未已也臣竊謂今日之事不患無兵而
患無糧不患賊巢之難搗而患事權之不專所有事
宜二款上座 聖覽一曰明職掌臣竊惟天下之事
勢一則專勢分則散南贛軍門界四省之邊其勢已
分屬矣前此承平之時以無事處事諸路有司不責
以苛禮任其以泰越視之至今遂成不相聯屬之勢

然昔猶可言也今日何日盜賊縱橫于江閩諸郡而
一夕不能安寢矣雖合勢以為一猶恐不支而况猶
秦越乎哉臣所言者非以爭有司奉行體也除盜
以兵用兵以振江廣錢糧皆有巡撫司之固舊制也
福建未有巡撫之先汀漳與南贛一也自有巡撫以
來有司但知有彼省之軍門而不知有臣兵馬錢糧
一聽彼省軍門之調遣支用而不及于臣臣之所有
者不過贛州在營之機兵千餘不解之鹽稅二分耳
而稅其餘則以給軍用者前此未有也
及其盜賊一至則又曰此非我事也南贛軍門事也
皇明經世編
臣北川奏疏
勦寇事宜
平露堂
卷之一
權則已去禍則獨謀空文相加雖切何補臣及今不
言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臣謹按地圖計道里漳
州之去省也可五六日而至去贛則月餘矣汀州之
去贛也可七八日而至去省則月餘矣行者以月計
則文移往復必兩月而始相聞兵行一日四十里半
干行者則調發應援亦必兩月而始至地不相及而
賊情倏往倏來即有分巡漳南道兵勢不能兼理也
雖理之可即濟乎以此推之既有福建軍門則南贛
軍門之不可兼漳州也明矣臣請以漳州一府屬福

建軍門專理以免彼此牽制之患以絕互相推避之嫌其漳南道及湖廣之上湖南廣東之順東南韶等道兵馬錢糧凡備勦寇之用者皆許臣專制應而授方略者以期來見應文移諸詳者允而後行諸道不得以彼省之意向觀望于其間如仍秦越相視者聽臣參奏處治庶乎事權既專而展布亦易盜賊不足平矣二曰增軍餉臣查得正德五年都御史周南征大帽山諸巢請文福建布政司屯糧折銀附海依山鹽價與贓罰等銀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守仁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賊

南安諸巢請支江西布政司南糧折銀并諸郡贓罰等銀各數萬兩俱克成功蓋天下之勢不至于極壞不可爲之地則不肯破格以收權宜之計今賊黨既盛三省合剿非用兵三萬不可也以旬月計非用糧十萬不可也贛州鹽稅除入分解京外每年所餘可四千兩耳兵法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計每人每日銀一分猶尚如此今官兵行糧每日二分而犒賞牛酒之費不在是焉則今之所費五倍于古二今鹽稅僅可供三五日之費而已前都御史楊伊志請留鹽

稅一半者非不知南贛事勢之急而姑以緩戶部之催解也戶部之計三分者欲以濟三邊之急而未知南贛之急尤甚也疆場莫非朝廷之士莫非濟兵糧之用何擇于南何擇于北今日之事可謂極敝雖使才如周南王守仁者爲之尤須假以便宜方克有濟何況臣愚安得不束手無措倘弃贛州之所有者不爲請留而欲如先臣借支別項之所無者勢益難矣傳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抑亦立而視其死與今日之事頗類于此蓋避嫌之罪小生視流患之罪大臣以此自決矣伏乞敕下戶部仍將前四年鹽稅通議留作軍餉自四十年以後量留三分庶乎食足兵強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盜賊不足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賊

嚴責成以完勦賊大計疏

勦寇機宜

臣照得饒平大埔程鄉等處賊巢奉旨會勦事在必舉其間事宜恐各道謙處未盡今恭將俞大猷到任久爲名將老于用兵必能周知共謀得大兵進勦以知地形爲先必每縣各取畫圖貼說一張仍各選

嚮導多者二十人。少者十人。務能知賊巢險易道里遠近。其有幾巢。每巢徒黨幾何人。又良民村分幾處。每處幾何人。俱能一一講明。差有恒產識事監生或生員。或省祭二人。管領前來。以備參互辯寃。然後酌量周圍進兵。該分幾大哨。每大哨合用兩司官一員。爲監督。用叅將或都司一員爲銳督。各該用兵幾何。又酌量每大哨該分幾小哨。每小哨合用守備或指揮或千百戶一員爲哨官。各該用兵幾何。何處要害。應該把截。各用官兵幾何。大約三省兵用兵十萬。調取何項漢兵或土兵充用。然後總計其合用錢糧。如兵初調到犒賞幾何。進山犒賞幾何。出山犒賞幾何。每月該行糧米幾何。魚鹽銀幾何。約三月餘該共幾何。賞功銀該幾何。先期運在何處收貯。鉏耨鑿鑿之類該幾何。火藥幾何。大小銳幾何。各項錢糧。約每省該銀十萬兩。如何措辦。行調漢土之兵酌量地里遠近。覓定日期。一面題知將大小哨圍貼說。并前項嚮導。發與大小哨官一齊進攻。真如泰山壓卵之形。大火燎原之盛。豈不糜爛焦枯哉。嘗見兩廣及湖貴地

皇明經世編

陸北川奏疏

勸募

五

平糶

方大征共略如此。卽如苗黎之山。可謂險矣。徒可謂衆矣。兵進之時。有據山爲巢。以自固者。亦終破滅。未有聚衆與官兵接戰。及流突遠出者。蓋官兵抵巢。各賊之心。在于保護妻子父母。逃生不暇。自無固志。惟兵後不善處。則數十年生聚。又有一亂。乃其山勢使然也。天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若姑息玩視。遷延歲月。其所費不止一勞。而終又不免平糶矣。臣惟監賊之生。其故有二。饒埔等縣僻居山峯。憲臣巡歷罕至。兵地爲有司者無意恤民。惟圖盈橐。百姓苦其誅求。無計自全。起而爲盜。提戈四出。殺人如刈。莫敢誰何。此盜賊之所由生一也。倡亂之後。飽斂而歸。鄉人羨慕。以爲生計莫利于此。故雖良民亦樂從。此盜賊之所由盛二也。盜賊之難勦。其故亦有二。軍門者朝廷所倚以除盜安民。其費重矣。先時都御史王守仁凡有事一方。卽請分委督兵親戰。自是而後。地方承平。人心玩視。雖所屬密運者。不過遣人問賀。呈通憲綱一冊。卽以爲能事已畢。而編立保甲。團練鄉兵。探知賊巢險夷。議處兵糧等務。公文檄之。不行遣人促

皇明經世編

陸北川奏疏

六

平糶

之不至如人之病元氣已絕四肢百骸無從統攝臣不意事權敗壞一至於此此盜賊之難勦一也道府各官資望已深計日遷轉盜賊始發不加撲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崇之冠帶許其立功夫爲盜既有利矣而吾又崇之人豈不樂從盜卽所謂立功者不過妄殺良民以塞責豈肯自戕其黨以孤其唇齒之勢哉盜賊不盛于此必盛于彼在漳南者以爲廣寇在嶺東者以爲閩寇互相推避延緩歲月以冀遷轉苟以遺之後人而已此盜賊之難勦二也臣愚竊謂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北川奏疏 勦盜七 平定堂 內政脩則遠人服謀除盜而不先清吏治甚非正本澄源之法也臣請敕下吏部都察院凡惠潮貪吏廉得其實者必重其罪毋令苟全以爲將來之戒則有司皆知恤民而盜賊無自生矣難勦之機在上不在下則今日責成無他法也守巡兵備等官有事于茲者卽資望已深叙應遷轉但加以俸銜不得別補府縣正官雖遇遷轉亦待次勦事畢方許離任或計功起擢以償其歲月之勞庶幾人有固志臣之號令易行而養茲醜類不足減矣

議復抽稅以濟兵糧以備征勦疏 抽稅充餉
臣照得南贛所屬地方各處流賊竊發警報日聞且地方廣闊賊巢連絡未遑懲艾勢漸猖熾今鄰壤多交逼之奸常操乏精強之技揆茲事勢必藉客兵方可防勦而本鎮別無堪用錢糧雖有歲收二分稅銀一年所入不足供一年所出目今府庫空匱將何支持各道會議何項官銀可以動支何項商稅可以抽取何前有行而後乃停廢可以修復何昔頗縮而今有贏餘可以增加多方籌度徧行咨諏或按諸往勝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陸北川奏疏 籌餉八 平定堂 或創爲新圖庶公帑稍裕而緩急有備矣查得正德年間兩廣蘇木胡椒象牙瑪瑙漆錫棉鐵等貨俱從南雄府太平橋及南安府折梅亭抽稅至贛厥再稅方許下流後因奉詔停革蓋以近年承平無事軍餉有餘故可少緩邇來地方多事錢糧不給師行機從勢不可已旣不可取之于民復不得取之于官則如昔賢范仲淹所謂貳若取之于商賈况蘇木胡椒象牙等貨皆係貴物客商獲利頗大縱少取之亦不爲病上可以供軍國之需下可以免徵派之苦亦不得

已濟時權宜之策也。去年閩廣寇發，聞各鎮皆以糧糧自困，始從招撫，致其猖獗。臣自蒞鎮以來，首以四年鹽稅奏請荷蒙 皇上俞允，繼而慮其不足，則以南雄商稅、潮州鹽稅爲請，而不知先已爲人所有矣。程鄉諸巢逼鄰江西，盜賊一日未靖，則江西不能一夕安寢，江西不能一夕安寢，則臣鎮不能一日廢兵。縱使他年鹽稅盡留，僅可供三千兵之費，而況又有

限耶？臣鎮界四省之邊，事權不專，特具奏明，又蒙

皇上假臣以有爲之權，凡軍馬錢糧俱聽調度，臣亦

自謂可以藉此減賊以報 聖恩萬一而誠知有不

然者，非獨錢糧各有所司，而處處防盜處處空虛，自

顧不暇，何有于臣？臣雖百口以欽依爲詞，徒付空言

而已。新行稅法，欽怨之道，前任都御史范欽本爲軍

備，心無所私，而浮言一倡，禍及其身。臣亦知此舉非

所以市譽而邀德也，然事勢窮，欲爲則不能，欲已

則不可，反復計慮，亦有不得而辭避者，敢爲上請，伏

望 皇上軫念邊陲，時艱用詘，敕下工部，俯從所議。

添設縣治以杜三省盜源疏 添設縣治

陸北川奏疏

九 平定堂

臣體得江西廣東福建三省合界山中，近年以來盜賊生發，至有數萬，見議征勦，其中有一征勦而永無後患者，有用兵之後，所當善處以爲永久之圖者，如饒平縣之三饒地方，去縣治不遠，南濱海邊大路，田地豐饒，禮義教化所及，自古以來未嘗爲亂。近因張連倡禍，不早剪除，乃至今日，故臣謂一征勦而永無後患者，此也。惟廣東之程鄉與寧江西之安遠福建之武平數縣之間，重山疊嶂，藏奸伏惡，賊首用三等作亂于永樂之年，王霄讓等作亂于景泰之年，鍾世高等作亂于天順之年，高安等作亂于成化之年。陳玉良等作亂于正德之年，其初皆因小寇竊發，各縣相推，不即撲滅，釀成大患。凡各賊猖獗之時，殺戮良民官兵，不知幾千萬，命勦平之日，糜費官帑百姓之財，不知幾十萬兩。故正德年間，巡撫周某查訪四縣之中，雖山漳萬疊，實多寬廣平地，膏腴田土，祇因難縣太遠，政教不及，民易生亂，謀于適中之處，建立一州，以四縣屬州管轄，官府又因征屬之後，財用困乏，遂從停止，殊不知每數十年一亂，一征其糜費財物

陸北川奏疏

十 平定堂

殘戮民命。不可勝算。然則一勞永逸。貽于萬年之安。何憚而不爲乎。聖王所以制馭四方者。以其有禮樂教化爲維持之具。如有州縣。則必有學校鄉飲酒禮。四時祀典。民日習見。庶幾改惡從善。囿于德化。而不自知。歷年建謀將成而止者。亦有其故。蓋欲以新設之州。隸于廣東。布政司。則武平安遠。欲其隨州以遠。屬于廣東。則難也。教以州隸于福建。布政司。則與寧程鄉安遠。欲其隨州以遠。屬于福建。則難也。欲以州隸于江西。布政司。則與寧程鄉武平。欲其隨州以遠。屬于江西。則難也。其互相爭立近地。以圖便無怪也。臣今議州治。惟因近築太平營之城五百丈。以爲州城。程鄉縣所割鄉村獨多。約湊米六千石。而興寧縣所割鄉村湊米二百石。武平縣割鄉村湊米三百石。安遠縣割鄉村湊米二百石。通共米六千七百石。立爲一州。惟以安遠一縣屬之。以此州屬贛州府江西布政司。此州既立。得一賢長。則一年之內。教化可行。其安遠黃鄉等處。設立鋪通。府州縣官。及一切公差人役。往來經行。則三年之內。皆爲衣冠文物之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北川奏疏

平露堂

矣。臣謂用兵之後。所當善處。以爲永久之圖者。此也。但行勘之際。各縣或以割地爲難。而陰沮其事。獨不思征勦之師。乃仁人萬不得已之舉。永久之圖。其利溥。其功遠。省他日無窮之費。活千萬年元元赤子之命。誠今日所當矢心以共成其美也。近奉 明旨。率庭掃穴。蕩平有期。若不趁時設置州縣。據其心腹要害。以扼塞各賊之咽喉。斷絕諸寇之聯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但今議欲立州。則錢糧不多。合照福建之平和。江西之崇義。建立。裁城縣分。近築太平營城內。依各縣事例。另加捕遠主簿一員。更添設總兵官一員。駐劄本縣鎮守。凡南贛汀漳惠潮諸路。參備等官。聽其統轄。督令往未巡視撫綏。將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歲改月移。自然畏威懷德。相率而趨于善矣。臣謂一勞永逸之策。莫善于此。

俯順民情。添設縣治。以絕盜源。疏 添設縣治

臣據鎮守三省副總兵俞大猷稱。近日閩廣地方。山寇生發。乃數十年一變。經勦之後。卽有數十年之安。惟福建上杭縣三圖之賊。則百餘年來。無一年不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北川奏疏

平露堂

聚出劫累經撲殺而不能馴服向化故閩廣山寇乘
推此賊爲宗祖其餘皆效尤之流膏也歡嘗率騎親
至其地宣諭朝廷威福備觀上下水渚材粟乃知
其山深路遠地險林密迥異他處近雖立有撫民通
判專管往來不常道政齊刑且無其法况望其能以
德禮教化兇民哉夫政必久然後能易其俗民必親
然後能道之善惟縣令乃可望其有此豈府佐所能
爲哉隨據地方人民告稱溪南地方東接永定西毗
程鄉北仰上杭南聯大埔四面相通易于誘惑兼以
恃險作亂近雖添設撫館但往來不常厥居致使人
心玩法地方不寧必當添設縣治且峰市附近又通
閩廣要路地雖偏小猶可以爲善邑臣因體勘得地
方河頭阜一處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城池就近
撫治合割上杭縣來蘇三圖一里及四圖一里溪南
三圖一里及四圖一里永定縣勝蓮一圖一里計共
五里設爲一縣其各圖之田原有別圖之人承買將
糧收去別圖者候設縣已定聽該縣官清查收回本
圖立戶當差地因圖轉糧隨地割斯公無告困私無

偏損而亦可免混雜紛爭之弊然上杭永定共割五
里在二縣之民必以割地爲難不知此方未寧則二
縣受其禍此方既寧則二縣先獲其福矣其合用錢
糧宜於汀州府八縣丁糧通融派辦在八縣之官亦
必以擾民爲辭不知此方未寧則八縣首受其禍此
方既寧則八縣先獲其福矣但所議上杭止割三里
永定止割二里以五里爲一縣似覺太狹查得河頭
阜遠迤以南則大埔之哇坑看牛坪其接壤也遠迤
以西則程鄉之桃源松源其接壤也此二處雖爲廣
東之屬實與三圖爲鄰蓋風聲氣習彼此相同男女
婚嫁彼此相通况此二處故稱多盜其去大埔程鄉
頗爲隔遠卽號令政教恐非一時所能范者蓋地遠
則難轄民亂則難齊勢固然也今若以哇坑看牛坪
桃源松源而隸之河頭新立之縣則程鄉大埔可以
不煩遠取遥制之勞而新立縣治亦可以收平定安
集之績彼此交相便益而非所以相隔也然欲割地
又須定經界行丈量爲先蓋經界既正則田畝之隱
匿可稽丈量既行則田稅之徵收可攷且如上杭來

蘇之田非必卽米蘇之人之田也。永定溪南之田非必卽溪南之人之田也。或有在城之人而買田在彼鄉者。或有別都之民而買田在彼都者。若不加之丈量。定之版籍。則後來之差使。過年之徭役。更相推避。難于畫一。而反以滋紛擾之弊矣。

邊方災患。懇免加派錢糧。以安人心。免南贛加派

臣據南安府四縣里老呈稱。南安僻居江西之窮源路常。順表之首地。所轄四縣共止六十里。總計一府四縣之糧。不及外府一縣之數。郡小而路當衝要。糧皇明經世編

陸北川奏疏 免南贛加派

卷之十一 十五 平糶堂

少而賦實繁重。以六十里之編民。數年增至五千餘兩。較之舊額。是加三之一矣。兼之十年之內。遭巢賊之搶者。八值水旱之災者。三。百姓之荼毒于寇盜。顛危于兵荒者。不勝其苦。而不獲寬恤之惠。是驅之爲盜也。卽今地方之生聚日微。三巢之賊衆日盛。夫豈無故。蓋差重則民貧。民貧則盜起。今應征求者。不惟有催科之累。正有縛繯之苦。入盜巢者。不惟無拘攝之擾。且有搶掠之利。民亦何苦而不從盜哉。民差已甚于昔。賊犯益熾于前。大爲地方之憂。乞照先年糧

額。而加派盡爲減免。庶窮民更生。可以存江西之藩籬矣。臣又據贛州府十縣里老呈稱。贛州封疆多鄰閩廣。山賊之出沒靡常。巢寇之盤據日久。一嘯聚于鄉落。則妻子半爲虜掠。田園盡見荒蕪。一弄兵于城池。則墳墓多被挖開。房屋悉爲灰燼。幸遇軍門進兵勦滅。地方稍寧。然瘡痍之困斃方蘇。而官府之催徵尤急。夫租出于田也。今各縣之田多爲吉安債准而賣田之家。半有虛糧坐戶。縱盡終歲之入。不足完分內之征。何乃於正賦之外。每石加幾分以補南昌。邇皇明經世編

陸北川奏疏 免南贛加派

卷之十一 十六 平糶堂

年以來。每石又加幾分以代撫建。不知南昌雖爲衝要。然一邑里甲。足以雄于一府。而徑編見役。贛屬實倍于南昌。撫建雖值寇臨。然剽掠道路。必由于贛北。而受兵被害。贛屬實先于撫建。自加征之命。既下。富人日入于困窮。貧民多逃于巢穴。以故指引劫掠者。多土著之民。探聽軍機者。多城市之衆。此非得已。命不堪也。邇聞興化潮州皆以兵寇之故。俱蒙蠲免。事體相同。乞一體優恤。民獲安生矣。臣據二府民情。照得南贛二府。據江西之上游。爲全省之藩蔽。界鄰閩

廣故流寇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無歲無之此南贛門庭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密邇三巢故峒酋之流毒必首受禍虜人殺人無歲無之此南贛腹心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崇山峻嶺草木不生地廣人稀生理鮮少流寇一入輒相附從勾攝一行入巢規避盜賊耳目寄于城市之姦劫虜孽性克彼販夫之利此南贛百姓之難治他郡之所無也有田者非土著之民力役者半寄籍之戶緩則謂非親管或相抗拒急則逃去原籍追攝不前一涉賊巢置之不問此南贛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勝北川纂疏 皇朝經世文編 平露堂

有司之難行他郡之所無也流寇不入巢寇不出則南贛安南贛安則江西之全省俱安民貧爲盜相與勾引則巢寇出矣逆移他省招集亡命則流寇入矣巢寇出流寇入則南贛不安南贛不安則江西全省不得高枕而臥此今日事勢較然可睹者也故輕徑薄賦稍加優恤非獨寬南贛之民亦所以安全省之民加賦重征民將從盜非獨遭南贛之憂亦所以重全省之憂此今日事理亦較然可睹者也然則何以有加派哉其故有二他郡之民以有力者爲之營而

奸胥復爲之佐以故那移飛灑日取舊額而更置之不至于極輕不止也南贛之民地遠勢隔而莫之控訴當事者習爲故常而莫之省憂此所以歲復一歲增派不已而坐受其困也國家定制竭腹裏之力以供邊方者有矣未聞今邊方之民代輸腹裏之糧者是任承平之日且不可況南贛災患十倍他郡而獨徑役往往有之庫無餘財倉無餘粟賑之則力不能周寬之則事不由已此臣所以日夕憂思而計不知所出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鄙之地節遭災青敕下戶部凡額外加派錢糧俱令照舊數條解期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勝北川纂疏 皇朝經世文編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閩公 朱微壁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白

董姚申士餘參閱

白石先生集

疏

蔡汝楠

謫愚個言邊情贊脩攘以光神武事疏

邊情

臣觀六月邸報虜人三關仍擾太原仰惟 陛下屢

降 明旨修飭兵政邊民有患痼痼在已思惇德允

皇明經世編

白石先生集

卷之一

應情 一 平露室

元之實求威名折衝之臣大下問 陛下哀濟羣庶

伸暢威靈咸深戴賴至於邊民若被更生不勝幸甚

頃者南方傳言虜至潞安稍稍運動恐窺井陘趨河

南或不可支旋聞出境臣竊思 陛下可稍慰北顧

之心然虜北去豈將帥宜威武能制其然實 陛下

亂剛所運先聲遠馳庶令震疊在虜爲力攻所未能

以倦而歸耳臣思近年北邊爲患稍進則張皇太過

一去則晏安不憂臣以今日之憂正在此不在虜語

云不患其侵而患其所以侵嘉靖十九年達虜之犯

與虜止二萬耳二十年犯太原石州差增前年而亦

止十餘萬今年遂深入太原且窺澤潞比之蘆溝橋

已切 神京南之臨清腹心要地聲言無復顧忌其

所以敢犯神畧顛越至此者由來有漸矣

夷性勁強尤善招集部落充斥誘引日繁加剽掠之

富因河套之利連年傷殘中國怙桀驁而乘空虛反

坐所勝將懦兵疲食少律疎以竭當益中國適坐所

不能勝事機曉然獨去秋至今一載之中稱不廢經

畧而應敵之效逾見餒弱臣思 廟筭無遠而臣下

皇明經世編

白石先生集

卷之一

應情 二 平露室

或木宜未悉抑不虞兇熖庶幾未來有談邊之名無

戡定之實緣至於此但今年較昔已自不同何以支

來年之愈甚耶自古禦夷咸先自治養銳以待猶或

矢之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未聞臨事

爲備而得至計者也臣以邊境警尊尚在赤子金夷

未瘳誠復入寇必挫其鋒庶弭遠患不然何以厭繁

猘之心冀靜息之日儒生之見輒曰去則不追無遑

邊功此正誤今日國事者夫應兵勝敵不與要功絕

漢者同如其能勝彌章今日之武功無損 朝廷之

皇明經世編

白石先生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文德又虜雖猖獗與往代之有所據依者畧殊至懸孤軍深入千里極爲下愚要之特游魂假息耳漢光武曾以昆陽數千兵破尋邑百萬之衆虜非尋邑可方兵視昆陽加盛撫我盈盛蓋以智勇虜何足言此必戰必勝之計也獻計者近亦甚衆衆籌遠塞言人入殊豈無謬言嘉謨可備採錄第未聞有確然用其謀策致邊境綏靜之福者出所臆度未免庸引繁文訛舛地理而部司指摘爲瑕遺其精料獨臣以兵難遙度雖越充國漢之老將不至金城不敢深言故兄

皇明經世編

白石先生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夷之情酌緩急之分決勝負之策其他縹緲不敢踰度亦不敢輕言夫樹國必有闢外之寄扞城四裔之民夾輔中朝之盛故將與相等皆係天下安危雖烽警寂息海內晏然亦當注意將相矧今時事當復何先故建議百端無如用將議者皆曰天下文治久安文恬武熙名將之材恐未必有縱有其材誰則知之不知天下士如棋布惟所用之以爲勝負必借材異代而用之是舉世道而任其降挹也臣甚謂不然去歲遣事孔棘會舉將材如尚書唐龍等今曾用之乎此臣所謂一退而晏安不愛者也將材在往時姑以異代難引證驗即如太祖高皇帝肇興淮甸當時從者徐遺常遇春等起自側微沐英以養子用傳友德以降四用各著徽業封至公侯此數臣者豈平居益畧預識其然由太祖駕馭各能爲用假令數臣生今之世何以甄辨之其遠跡草萊不能甄辨猶可諉曰不能今試有成効衆望所歸荐揚旣及而爵位若憺此不知何說也故臣以爲將來嘗之人而人未嘗用陛下試以科道所舉者若兩京同辭或撫

按有荐先年微歷藏任司功者斷然用之責其成效如郭隗應禮賢故事何患將來之不集哉兄而不舉舉而不先更求堪用非所聞也如所舉之將幸能用之矣其所資以用者曰帶郭子儀相州之潰以九節度之師無所容其力曹彬受一劓以下江南非曹彬智而子儀弱在委任重不重耳細柳之軍御營不馳江南之役至權貴不欲從爲副將今縱曰無此將杜矣然嘗謂有此委任乎兵法曰國不可以從外理兵不可以從中御今總督諸臣動輒率制賞罰不能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丁露堂

勢根不能給繕修不能專攻守不能調倏然欲行奄忽報罷甚則撻舋小疵至相絕責請兵請糧此正爲國事然耳旁皇哀求延頸企踵而內應不至宜其鯁然結疑慮之懷而臨事蓄縮也此皆爲賢者論稍有以得失內各回滑其中者求安之術無所不至至有謂京師發銀自關而出亦自關而入保全之道不得不然也七月邸報起用原任總督都御史翟鵬委任之道似與昔殊恐達賊一去此意不申當時舉動一瀟文耳臣願陛下明播此意申自部司斷自

宸衷撰爲手勅附近巡撫而下咸使聞知凡軍旅纖悉各聽翟鵬相機運動據所成策具本奏聞其陝西薊州河南山東諸路不聽宣大節制者即許翟鵬奏効偏裨以下以軍法處之其有容隱亦以罪論若不能悉心効力縱醜類爲廟堂憂此則翟鵬之罪在所不宥其他如戰攻之具芻粟之峙車馬之備勒兵之法聲援策應之勢盡以付鵬庶幾經營酌量部司不得阻撓於前文吏不得躡尋其後不必疑留而後行罰無俟敵至而後策勲鼓無前之勇收敵懷之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丁露堂

隨形裁割第有可觀西路總督三邊移文申勅亦復如是此謂未有必勝之民先有必勝之將兵家以氣爲主將帥之氣既已百倍他復何憂此任將不可不重也臣見國家列聖相繼壽考作人陛下諮詢賢哲於茲二十餘年至用一將官遂難其選先後延臣論著止一翟鵬言官所舉如唐龍等亦不多得非所以推延多士彰顯聖朝兵法曰選將於卿卿可將也周之尚父方叔鷹揚翰飛入則爲師臣出則爲將帥當今人材或未易比但臣考漢制邊方有警左

右之臣皆堪出師唐團練觀察自員外郎中以上皆任將相之職排難解紛英俊代見今左右臣工何其遠讓漢唐稱之良將臣雖驚下竊爲恥之然其故何也間嘗質問舊臣緣得其由即我 先朝用人資級不如是之限等分不如是之明京堂不如是之目在今士日樂清虛而厭任事以省曠爲華要以職事爲冗官資緣求進冀陟清階四品五品京堂特力清職既由此舉將來巡撫以次推用履歷便捷一超而上積以成風以推升爲京堂者後即推與他職神廟末年臣以國家平時不愛京堂以寵虛倖之十一旦有急無成也當今四知多學皆推之臣深爲長慮而足使皇明經世編白石先生集 卷之七 臣等

政不獨爲今日養將而已至於武職猶有可言公侯國戚世守山河之盟莫抹緩急之用臣欲請應襲者赴兵部習觀時事弱冠堪用者即今充偏裨版疆場一受節制於總督大臣使襲替之後遂領總兵之職庶重祿之下自有賢才而世家不至乏人然後乃武乃文 帝心簡在惟命所適詩稱濟濟何以加焉獨養將者 天子之事又吏部兵部之事乃者邊方失事該山西巡按御史童漢臣劾總兵官張達巡撫都御史劉臬龍大有等誤事註禍之罪此三臣誠有罪矣張達臣不知其詳不敢謬論第劉臬等本持家簪筆之臣責其冠軍決戰之績其何能及必至是耳邊事之警不爲不急詢于九卿不爲不衆決于吏部不爲不公竟無武畧之用或貽彼已之譏 陛下有以知近日之舉將乎每一邊將員缺 廟堂之上相顧無人非因分誼疎逸登崇目淺者舉以中之則爲人處缺而已其畧負輿望者恐其見推而幸其不舉自負不營之身先虞不測之禍誠何心哉臣以爲今日與 陛下共此生民之憂者誰也要之邊境之憂上

則朝廷下則生民耳臣思今日之警正屬殷憂更
部尚書許讚起自河南蒙恩遇特厚陛下又宣
召而面勅之今後舉將但在得人不避權貴不卑小
官無爲人處缺以基禍階康濟實用非綴文飾虛者
所辦請必感激能有以報効陛下臣又聞先朝
兵部尚書馬文升留心邊事延訪武臣每攜簡札出
入懷袖大小將材躬自筆錄每有報缺器使得宜兵
務周悉陛下遴選廣衆得如文升者以更本兵豈
如今日之大謬不然耶大抵舉將無文武取之有二
官明經世編
卷之一
白首先生集
卷之九
平露堂

上求諸邊激勵不可得也往因陛下垂恩曠蕩將
士恃恩以至今日但去年石州太原之犯猶先抵
戰至捍拒不勝然後摧靡陛下赦原斯有可言今
年李秦李朝陽楊德何堂盧璉張文鑑或假伏以
避聲勢或恣旁觀以失事機或守拘掣以絕策應罪
皆難原而李秦遠在懷仁退避嶂頭致賊過左衛犯
馬邑而沒然不知若言鋒不可當何不殊或一戰還
今深入罪狀尤甚臣恐有振拾殘功希掩惡跡俾其
漏網者臣本刑官謹按大明律失候軍機者斬豈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白首先生集
卷之十
平露堂

一曰倜儻二曰耿亮倜儻者彼且圖其大而況矜細
耿亮者彼且爲我死而況謀生有小才而持齷齪之
懷負細能而無捐生之志者不用總在吏兵二部得
人惟願陛下下神裁而已虜患頗緩所宜亟正者
朝廷之紀綱紀綱維何曰朝廷所以令天下震服
不敢違越者法耳春秋城濮之戰而子玉誅五代史
高平之役而樊愛能死卒之爭長江漢而威震關南
此明法令之効也今三法司明刑畿內用克弼成敗
教然見近禁網頗繁審於巖廊之前關畧於邊境之

中實寓中孚之意願陛下即下紀功官明勸以付
法官處以前罪不惟典刑慎修且令邊塞踴躍前車
既戒作新將來此謂紀綱正紀綱正而次第不舉者
未之有也將官布列所欲言者又在明其職守即如

山西巡撫臣曾詢訪故典原應於鴈門住劄故其官銜欽差提督鴈門等處地方朝廷之意先鴈門而後山西遡徽靜而後內郡安也今移入省城矣重兵利器擁以自固甚非朝廷設官之意大將既然踵效尤諸將可知未至而懼戰戰惴惴各擇安固自保其軀誰有爲國當敵者請自今申明職守山西將官各於臨關處所建立衛門不令仍前深居避敵巡撫一移其他自動斯偏頭鴈門等處元戎耀威部曲生氣乞命兵部即行山西將遷改日期隨具奏聞不至因循斯亦計之可採者也兵法固宜聯結聲援於內尤須撫安內附者以絕虜援因防首尾衝決之患趙充國伐先零而赦罕开爲此耳近見該部具題行河南山東保定各巡撫都御史俱於要地設備又選領精銳河南爲山西援山東爲河南援保定仍與山東河南聯會併力擒勦庶在內諸路成聯絡之勢併甲兵之力然虜亦有援不可不慮俺答古囊既來深入而小王子擄衆數萬於獨石地方最爲仇健且援東則東應援西則西應變動難測方宜周防東

路朵顏諸夷西番各酋俱假進貢貪求無已稍一裁損彼輒不堪而三衛尤甚每稱結婚西北擺脅邊臣即此見其禍萌已動萬一連結干戈搖動心腹計將何從夫醜夷之屬却之成怨受之則驕獨乘其習久易制及其嚙起難馴雖難遂其齟齬之求不可致其怨背之患臣欲請起用邊方大臣赴京候用者特命一員總督遼薊地方按律諸夷宣示威福關外營中視爲一體山海內外總一事權西番內附者申命寧夏總督都御史賞諭優納示國大體務假羈縻之虛文遂斷北虜之羽翼庶固內援永絕他患京師者天下之樞紐因時事京師戒嚴內外震肅修飭興作庶幾乃事事有備之意獨築外羅城之議至引小國三幾里之城七里之郭爲喻臣以爲不然夫成周爲邦君樹藩屏者千八百國後德衰自相征伐于斯時也以諸侯攻諸侯因各以全國之力營一城郭以自衛絕大國侵凌之患今天下全盛金城鞏固且京邑翼置四方之極民所會聚比屋結櫛雜集浩穰當連三輔外郭之建焉得人人而納之既傷無外之化不免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忠節

平露堂

作之勞此臣所謂張皇者也臣願凡京師興作必須
停息悉心輸力專事邊方縱謂不當解嚴亦在命提
督團營尚書劉天和加意團營勾補缺乏選練精強
或於九門各擇便地聽其散操其京軍散處各縣或
武清西河地方者取其正軍充實京城斯亦不可謂
之不嚴矣若竭帑財而不張皇努力經營反爲虜笑
臣不願今日爲此以上任用將養將舉將振紀綱
明臣守固內援停工役凡八事此所謂關係朝廷
綱維修順治以振威嚴者此也兵必先定制而後士
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罰乃明刑罰既明而後萬
人齊力故兵法曰卒畏將甚於畏敵者勝未聞豪悍
緩散擁數萬之師執狐疑之心乃得勝策者也臣居
京師時頗知大同鎮軍自癸巳全墜之變以來猖狂
恣睢驕氣未殄將帥曲爲包容各離服從實懷無忌
鎖軍旣然諸帥相效聞居則揚揚莫禁有事則選要
不前大同地方切近偏關偏關之與河套初無限隔
實爲虜衝以騎軍切近虜衝斯已著之患且達虜往
時每於延綏固原等處爲患今衛從大同何則延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忠節

平露堂

忠勇而大同易與也臣每聞議大同軍者輒爲拊心
嗟嘆謂撫御無人至屢宵旰之懷揅度處之之方
兵不爲用由不服操練不服操練由饋餉不給饋餉
不給狂駭怨置至不可言則處大同之道莫若糧餉
爲急乞將大同貯倉銀米亟補軍人月糧之缺令都
御史翟鵬曉諭豪強示朝廷恩信且官軍涵浸
聖澤垂二百年何至一旦陸梁至此朝廷不即誅
厥令爾自新郭塞前愆又番仁賑給此外何求仍前
不悛有法而已尤有未協及於街坊肆行不逞者須
付法以警諸軍若謂月糧未易即補如副使胡松建
言減班軍之費以益鎮軍未見舉行似當酌處又聞
大同因軍不服操演教場數處鞠爲茂草糧食一充
操練最急臣以處遼莫若先處大同乞下兵部詳議
先示輯柔之仁繼收震警之効臣又聞偏關之外套
虜渡口居多而防守無正額之兵近畧多借民壯改
戍軍人及關內隘口亦稍稍整集夫少置兵不能固
而多屯聚不能給而議者輒曰例外發銀恐不可繼
今之空運正非欲其繼也解一時之兵患備一二年

之兵食耳。且動搖之禍。與輸轉之勞。孰大。此較然者。若三軍以乏食喧躁。主將以乞糧哀請。形之外夷。非所以杜塞寇殘。宜令宣大將官酌議。一二年常費。及客兵調集之用。本年解到京倉銀米。或臨德等處倉糧。亟爲量發。該鎮以慰士卒之心。壯禦侮之本。儲峙既豐。尤在保障。山川丘陵。以爲地險。王公守國者。因之。因其自然也。設防邊者。因險爲關。岡高爲臺。因曠爲堡。所以外固藩籬。內資耕穫。戰守相藉。治邊者。輒曰築城。夫用百萬之力。糜百萬之財。使邊人驛騷。而不得輒寧者。此也。築之縱成。虜寇潰牆而入。曾不踰時。而數萬壓境。一年之中。若未遽成。百勞而無一逸。永費而無暫寧也。臣以修堡易修城難。願用兵部主事許論邊論修築五堡鎮城兩掖二堡。議募軍分駐。疊疊相望。犄角之勢。匝月而成。所謂馳聲而貴實。形格而勢禁也。又臺堡成列。加以溝塹。馳驅艱難。非其所之。夫懲張文錦處置失宜之變。因察經久無患之策。昔人稱長江天塹。有時而渡。若平地然。故又以人爲城。奈何兵士不充。必資招募。因奈已大同之患。當

皇明世編

白石先生集

通備五

平露堂

召募竟不得人。或不應募。遂莫有言者。不知當時爲處置乖舛故也。懲呼麻食良謂不然。近該科建言於山東北直隸徐邳等處。各召募勇敢。送赴軍門。職則謂軍非主著。無益勝敗之數。不習矚射。不知山川。不耐寒苦。無親戚切身之警。而退有後地。雖有應募者。亦不可用。當各就本鎮附近。招來官舍居民。凡所獲之士。精悍之徒。俱堪收馭。在足其用度。加其廩餼。均其更番。備先鋒者爲上。備行列者次之。久欠號召。分之部署。當自得人。不可令勾補破其家。不可令役徒妨其業。不可令入籍世其軍。恤其疾苦。懲其侵侮。明揭榜文。庶爲永式。且三晉地故多邊蕩。無賴至於大同鎮前後。名爲官人者。多鬻取貨利。劫財殺人。捕取市貨。法制所不能禁。尤恐其轉徙而爲虜。資滿遂牧之以益邊兵。漢唐邊釁不減於今。而匈奴之敗。頡利之禽。尤著史冊。宋至削微。猶有鬼章之捷。足爲美談。夫何數年以來。士氣不振。竟無一舉可以愉快人意。何以厭塞天下。嗚呼之望。北虜未諭。聖德凌晏。二無雖彼之充滿。方甚。而邊人之憤怨已盈。又虜者易

皇明世編

白石先生集

通備六

平露堂

盛易畏清風店之捷也。先喪氣馬文昇經畧西邊而火飾獻俘。由此觀之在經畧與力戰耳。今北方經畧莫甚於兵臣考宋止延經一路尚屯兵七十餘萬。不意今日大同止八萬餘人。又分析隔散其所分地輒不相揀。狹隘之處守者以千計耳。以數千當大衆河汾之人。搽土以塞盟津。知其不能勝也。近因山西兵力弱甚。每調榆林客兵爲應。臣以榆林或不可頻調。榆林以窮困之兵。宅不毛之地。將士枵腹。不得一飽。苟圖行糧。冀免旦夕。而榆林西路及魚河等處。偶一乘虛。彼此受敵。臣不知其所應矣。要之客兵可接。遠援而不可使近攻者也。惟當廣募土兵。屯戍有法。前該南京給事中王燁等建議。欲聯合軍衆。懲倭伏分屯之弊。臣以爲此議可用。然亦在大將調度得宜。夫合萬人之兵。非由觀美。實在得心。故曰聖人御衆而無忿鷙之師是也。夫屯兵雖囑。零隔越及其臨敵。不相爲守。由平居將不卹士。無踴躍用兵之志耳。先令將帥給養撫恤。無令虛缺。所望如臣前陳足兵之策。因結合兵衆。彼此協應。間居則各營會聚。搃形計利。

皇明經世編

卷七 平露堂

執機圖勝。務利器具。或廣間諜。當其有事。刁斗齊動。烽燧相接。自前爲角。自後爲犄。遠駐爲援。雖千百營而自相呼合。促督進戰。不得少間。棄城拒塞。布隊列陣之師。總爲一體。靜以待譴。逸以待勞。揚兵耀武。可以代謀。夾攻衝陣。可以取捷。挫其先鋒。必矣。不挫先鋒。欲要後路。此邊將之失計也。惟兵部移文巡撫衙門。務令整合以圖後效。一見我武奮揚之功。即有橐弓臥鼓之次。臣聞山西軍民殘耗。墟落空疎。往年已然。今歲蹂躪之後。塗膏草野。即其變態。當復愈甚。原因將帥夫職。橫被生民及其夾傷。倘將帥懼罪。闕匪其夾奏報不達。朝廷震獨不蒙存卹。斯何其劇與。中原人心。不可稍失。用防未萌。開錄什一。實則千百。此弊不可不加澄察。陛下即命紀功官。今歲所過城邑村落。幾何。所殺傷幾何。其所殺傷。請封殖其家。砥礪死者。且緣定將臣之罪。不得掩飾。目功因錄死傷。而更議賞罰。則濫殺平民而虛稱首級。論功加賞而止及權門。俘斬移其功。獲取規其利。如故事者。當之責紀功矣。此收人心一策也。臣思沿邊自染醜虜。

皇明經世編

卷七

平露堂

若毒備僇幸而虜還救或扶傷日亦不足徵科日急賦稅不蠲以彼力屈不勝其求更加之笞掠酷烈之羸何以堪此該科參稱主事劉永徵糧太急乞願取回夫劉永亦非不知虐徵之罪第邊事莫先糧餉遂顧心饋輸不恤窮賁非所以稱天子哀痛元元至意且違固內懷外之道臣思馳驟之餘今秋無望乞遂蠲免今年沿邊田糧若謂邊儲不給亦宜例外發銀如兩淮鹽銀京師各處籍沒資財并臣所謂工役省費皆令發解邊方以甦邊困以固腹心不宜重徵以搖國本以上處鎮軍足糧餉廣召募督戰攻錄灰傷蠲賦欵凡六事此臣所謂責近功以紓邊患者也近該南京吏科等衙門建言屯田之利臣竊思之以饑餒就戰之兵使釋戈矛而緣南畝定猶解危急之病而方種抹病之藥也若戰守有次此亦當言然屯政之利無他去其害屯政者而已臣攷趙充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制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利今沃饒併於富強荒瘠困於牛種耕歛奢於私差輸稅脅於包攬屯

地太廣屯糧太重剽爭無禁疆畔不定此屯政之害其他委曲事宜在彼中詳定難以預究願勅該部將今年以前凡屯政之害一切議除又勅吏兵二部於臨邊州縣衛所州縣置屯田判官縣丞一員衛所屯田千戶一員各兼巡邏以防剽竊經畫屯政又該省布政司分守官按察司屯田道各專領勅一道督理諸司屯田官不稱職者嚴加稽覈考績之日務求功能勿令藻飾虛文無益邊餉官有專能然後地無餘利兵農不分耕戰相脛陛下裁行甚便近見該部議處鹽法欲改納銀之例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賣高買富之弊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曰積粟無用商賈微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蕪莽未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實相因成政益法通故佃種益力屯田舉故商賈可依望陛下即今屯田官痛革窩姦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諸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臣不勝願望但增改鹽課於前須盡減餘鹽於後自先年御史秦越巡監兩淮謬增增鹽希圖恩賞商

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尚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空運。非恒久之策。蓋糧亦有限之課。西北漕運。不可不深長計也。三代而下。秦漢隋唐。咸都於雍。方物畢至。山西又自古帝王之所都。地形不變。塗路具存。但木之思耳。西路開渠。西漢隋唐。咸有舊路。關東汾晉之渠。成漕二三萬餘。即今關陝船竹筏。亦通往來。其在山西者。九河故道。容亦可尋。縱西路有龍門積津之險。山西陸地尚多。悉心求源。開置小河。亦堪短運。陛下於事稍寧定之日。宜召工部裁度所宜。或相平流。以便水運。或改陸運。以避湍險。或置倉庾。以便輸納。或造舟車。以資裝運。或時導滌。以防淤塞。當省陸運五倍之費。此願。陛下有省而徐圖之。邊方之事。誠未易言。大寧改而宣府危。東勝失而大同弱。受降河套。開而榆林饑。今之邊疆。如人雖非患痲痺之疾。亦極羸削之狀者也。大寧東勝。或有難為弘治。亦曾搜套。邊民頗得撫牧。其中不圖今日。遂為虜巢。稍復故事。即能拯安生民。此臣所以欲陛下委任總督官。先為振拯之策。蓋圖萬年之計。總在臣所謂。

用將者也。他如戈甲之制。弓矢之利。茶馬之政。戰車之法。豈有將賢而政麗者哉。以上修屯田。復鹽法。議漕運。恢邊境。凡四事。此臣所謂燭遠猷。以圖永寧者也。臣前所陳者。救時之藥。喻政於藥。臣爾佐爾使爾。君未與焉。臣所謂君者何也。曰一心志。勤警惕也。臣見數年以來。在朝大臣。各不相能。先該給事中錢薇論奏。大學士夏言。尚書霍韜。自相攻擊。家陛下警飭大臣。使相和協。以臣觀之。和衷之德。猶或未能。各挾形跡之私。求崇斷金之實。日執所見。弗能相通。治道良如人身。流通則無患。壅隔則災。胥陸賈之言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周勃太尉。擁重兵而無所能。克成於陸賈之一言。諒哉流通之益也。今堡伍之情。不通於將帥。將帥之情。不通於總督。總督之情。不通於本兵。本兵之情。不通於輔臣。故雖朝廷未能悉邊情。博羣策也。願陛下勅輔臣以下。協恭盡能。晚畧纖介。巾朝廷以及方鎮。由方鎮以及士卒。夙夜圖維。譬之同舟。而防風波之患。鮮有不濟。然大臣瞻仰。又在陛下。一心。臣考本朝太祖章胡元。成祖犁

虜庭明準則以貽嗣服德業踔絕不可名言。二祖
以下天順間於也先成化間於毛里孩加斯蘭弘治
間於脫羅干大節雖稍見挫未申國威方今勝策決
之來年之一役耳燕貽無疆紹承丕顯不待再舉而
定所以優養軼材爰整虎旅興昆吾之師以消跋扈
振六月之伐以遏孔熾者願陛下日寅於衷使威
稜遠揚坐收廟勝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此之
謂也臣向讀漢書見賈誼流涕太息於漢文之朝其
言曰火未及燃今火已然矣臣才不逮賈誼而憂國
皇明經世編
白口先生集 卷之三 五 千露堂
或過之觸情覃思已非一日極言邊情遂幾滿萬仰
祈俯賜矜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六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辟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爰公

周立勲勒自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請發京營兵馬協守南山疏

照得宣府南山圍繞 天壽山之後東接薊鎮之渤海西接懷保馬水紫荆之關隘先年宣大守固虜騎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京兵

一

平露堂

雖經犯宣府中西各路游騎嘗薄鎮城左右或蹂躪石四海治龍門直犯懷保延永之間該鎮兵馬隨路邀擊阻截旋即遁去未或敢近南山窺岔道也祇因二十九年大虜自薊鎮入犯蹂躪邊關內統出岔西白羊口及宣大邊防漸壞薊鎮數被虜侵震驚輻輳貽憂 君父先年督撫諸臣深憂過計相度南山形勢可以列重垣東護 京陵西連關隘設重險示虜形勝始築聯墩繼築力牆深濬重濠每年分地列戍適復召軍駐守年復一羊足恃保障但山在宣府

之東南虜駐宣大之邊外自山至邊遠者二百餘里近亦百五十里內地各建重城堡設分守兵馬非無拒防可一蹶至也且虜聚邊外必有形聲哨報先聞既入大邊諸險侵入腹裏重地宣府兵馬當其前大同兵馬襲其後薊鎮兵馬禦其內勢自難驕故虜雖驕橫志在搶掠得利即旋原非甘冒險阻苦爲文戰而自取疲勞禍敗也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大山西之兵專爲併守南山之計在山西則達返千餘里士馬疲勞遠不濟用致疎本境之防宣大則內顧外疎供餉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掣門戶之兵以守堂奧弃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衛京陵心則忠矣以籌邊計猶未爲萬全之策失宣大各守其境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虜境上俾不能直至南山而 畿輔可保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入無忌即可直至山後而藩籬愈壞是守宣大乃所以莫南山守南山乃將以弃宣大矣以故累經言官按臣條議皆謂南山固當守而宣大之兵不可盡掣軍門不宜偏處內隅坐失三鎮之援誠鑒於往歲山西石州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京兵

二

平露堂

之陷。連年山大空虛。不能自固。軍門兵馬。紆遠不及。赴援。連歲南山之守。未窺虜形。徒滋老師之費故耳。既經科部定議。勅臣總督。仍駐陽和居中調度。其南山之守。責之宣府鎮巡。但該鎮兵馬有限。兼備內外各路之守。委屬不敷。且連年添設守兵。分屯山後。生齒漸繁。蹊徑日闊。伊邇發夷大啓戎心。同因重兵居守。虜謀坐伐。今驟減戍示弱。恐爲虜窺。今山大之援兵。既難議調。所據宣鎮撫臣議。請京營兵馬二枝。協守南山。誠非得已。臣查得南山見設副總兵一員。及屯守兵八千五百四十餘員名。近議東路游兵一枝三千員名。春秋協防。每秋再發奇遊兵營無馬官軍一千八百三十五員名。各城堡鄉導。疑兵二百五十名。自火焰山起至合河口止。分地擺守。似亦可守。如果虜形東犯。臣當提兵自西馳援。務抄出其前。總兵官趙奇。自保安提兵與同東路參將閻守中兵馬分據其險。該鎮奇游各兵及大同原議正兵官軍。卽尾其後。虜雖羣聚。自難飛度。但內守之兵。山長口多。兵分勢寡。必須量發京營兵馬一二枝。俾同李官李

皇明經世編

一 平露堂

決通兵相機擺守。以壯神氣。斯內外咸備。守者拒險。以待虞戰者分道以邀擊。尤爲萬全。且京營之兵。閱選練既久。精銳頗衆。但未經戰陣。恐難卒用。若使更番戍邊。雖未與虜戰。亦可習見邊方之險。易聞戰守之機宜。卽先朝遠方有警。選發天兵之遺意。具

題請旨

免遼調山西無益援兵責實戰守疏

免調
援兵

照得山西自偏頭關老牛灣黃河東岸起。東至老營堡丫角墩止。共長一百四里。是爲該鎮外邊。處處通賊。秋守邊而冬守河。極爲虜衝。又自丫角墩起。東至平刑關石窯峯止。共長七百餘里。是爲三關內邊。中聯寧武鴈門。倒馬諸關。向恃大同爲藩籬。節遇大舉大同不能堵截。每諫內邊請口。直犯關南內郡。該鎮兵馬多係腹裏衛所。素非慣戰之兵。關內城堡星散道路四通。又難爲扼塞之守。故虜入必飽豕欲軍民累連毒虜。是有兵尚難自固。若復將老營游兵及總兵官兵馬二枝。每春秋二防聽援南山游兵。則盡選老營一帶各堡之馬軍。預調合營遠戍。保安正兵

皇明經世編

平露堂

則東駐陽方去偏老三四百里一旦役虜擁衆直犯老營外而奸逆之誘煽內而遠近之無援非惟老營不可守卽汾石關吉諸州皆可職至其而太原大川南而平陽汾石亦可深入全晉之禍將不可支矣今春俺酋密謀掩襲老營一夕卽至幸哨報蚤聞總兵官郭琥連夜趨防兵方至城虜卽入境向若移駐遠地焉能速漸近議老營堡在山西獨當虜衝總兵官兵應議移鎮免遲返勞費方俟查議豈安復聽東援坐失西守歷查節年二防山西援兵三營雖有分布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平露堂

守廉兵有紀律將可專制東西兼濟誠得兵計近准兵部咨據山西巡撫都御史石某具題前事行臣酌議伏乞 勅下兵部以後薊昌有事免調山西正遊兵馬東援留充本鎮各路防守其北樓參將營選定馬軍二千如果虜犯宣大中東各路聽臣調赴蔚州廣昌靈丘一帶防阻紫荆馬水諸口如虜勢移東直赴保慶會合各路官兵併援南山岔西各口庶兵馬免遠道無益之調遣山西從本境戰守之實用答覆歲省推諉可免矣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平露堂

嚴飭山西內郡兵務專責任以伐虜謀疏
照得山西一省原設四府關南內地分隸冀寧冀南河東守巡六道關北大同分隸冀北守巡兵備四道沿邊三關累設雁平寧武岢嵐兵備三道內外各分信地間有專奉 勅諭職兼兵備分轄各府州縣軍衛有司撫治軍民其平時選軍伍民兵修葺城堡編立保甲置備軍火器具盤詰奸細督捕盜賊催徵稅糧乃其職守每秋申嚴城守嚴設哨報有警督率有司分投收斂扼塞險阻處備供餉保守疆圉尤爲專

責在邊冬道伊邇虜境連年虜患頗仍責任頗大其經理邊務亦有成績腹裏各道及府州縣各官向緣虜患鮮至各以民事認獄爲職未以修防武備爲重其腹裏緝所各官員目襲世祿不通技藝剝軍管私侵游坐食邊事不知騎射木慣一遇盜賊生發轉相畏避無能追捕尙望防禦虜患哉臣連年總督陝邊查照勅諭摠轄三邊四鎮文武各屬分別邊腹責成各道除訟獄民事臣不經理餘一切武備軍儲各有考成其軍衛有司歲辦錢糧完欠職官勤惰各有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七

牛露堂

督查邇先臣經略之懿矩盡節制督理之職任以故憲體昭肅武備咸飭緩急可恃近奉移鎮之命山西本屬臣鄉民事武備夙切疚心邊腹地里尤所論知歷查節年虜犯山西者十餘次沿邊則偏老與嵐河曲保德岢嵐寧武繁峙五臺無所不至近關則太原各屬忻代汾石壽陽平定漸次侵掠城堡多被攻毀軍民累遭虜虜遊騎兩薄平陽靈石霍州之境散拾已至潞安北境諸邑比至石州之阻深入五百餘里殺虜數萬生靈汙州倖免孤城沿鄉攻破百堡軍

民之害極矣臣近繇平陽歷汾西一路北出雁門所至荒村破堡壘壘相望鷄犬稀聲宰廬焚毀遺黎哭訴骨肉殘傷家業蕩廢不忍見聞虞欲既盈虜志愈肆益以版升逆黨轉相構煽垂涎平陽澤潞欲肆深犯萬一突入太原則徐澤以南即可直上太行侵擾冀南靈石以西即可南越霍山或繇興嵐鄉寧直入石隰亦可徑出汾西俱近平陽內地處處無兵城城鮮備何恃自固且虜入動稱數萬沿山架梁彌漫奔突在邊兵馬既難力拒其衝腹裏官兵尤難責以接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八

牛露堂

戰若非責成各道督率軍衛有司各守信地高城深池扼塞險阻慎固城守預遣哨探多方收斂堅壁清野人皆可戰堡皆可守使虜攻不能克掠無所獲虜既深入重地沿邊兵馬前後邀阻必有斬獲自將邀去免復垂涎深入矣必須查照陝西議定事規每年春和各道各將所屬城堡嚴行有司逐一踏勘舊修者是否城高三丈之上城濠深闊二丈有餘門櫓橋鋪敵臺角墩有無全備或責派軍民或量動官銀嚴限責修務及秋完仍選熟知道路土官逐境踏閱何

處通虜要路。可以斷塞。何處受敵戰場。所當防範。何山險隘。可拒而阻遏。何溝紆深。可伏而邀擊。何處可張疑以攝虜。何處可屯兵以示備。何處曾經虜患。民力可守。當令自固。何處僻在腹裏。民力脆弱。當設援兵。軍火器械。衣甲遮牌。凡守城禦虜之具。缺者補造。必多精完。無者修製。務極堅利。州縣大城。湧珠連珠。三眼快鎗。大小火器千餘件。火藥二千斤。鄉村城堡。各五七百件。火藥各千餘斤。各城堡內外之守。選布有略。擊刺射打之法。訓練精熟。備查所屬軍衛官馬州縣有馬民壯額數。清除役占。選取精壯。編成伍隊。擇取知兵素任邊方軍職。專司合營訓練。每衛所或千人。或五七百人。每州縣鄉保各千餘人。各分技藝。各攢伍隊。間日操演。弓矢盔甲。務各完備。騎射放打。務各中把。各存兵籍。仍將衛所各官。各分布城堡。責令隨帶教師。教演火器守具。每秋定擬各道本境逼近太原大川及西路石關等口。通虜衝要處。所駐劉居守。即將素練軍兵。或分布要險。或統駐境上。果虜騎入關。分援城堡。伏守邀擊。雖未能戰。却大營之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平露堂

虜亦可擒。斬奪。擒之。騎虜知內地有兵。城堡堅固。必不敢肆志攻圍。遠越山險矣。節年撫臣。雖嘗分布責成。向未題奉。明旨。上下玩愒。率視故常。今歲虜勢異常。秋防期迫。各道缺官。兼以文場典試。必須撫臣酌量地里之險易。定委各道以署管。或即擇各府佐貳分投經理。虜衝州縣正官。免取科場供事。即如昔年汾州知州齊宗堯。初出試場。急回防守。始保州城。稍遲三日。幾至陷沒。其餘有司。責以專城之守。示以失陷之罪。戒其驕縱。慢令之暴。考以武備修守之略。以定其賢否。如或恃才妄作。傲上虐下。以搏擊為丰裁。而不恤民隱。依甲科為怙勢。而不修武備。致有疎虞者。聽各道指名參呈。撫按及臣軍門。定行遵照。勅諭應拿問者。逕自拿問。具奏。應參治者。會同叅究。庶可保安全。晉生靈。免罹毒掠。虜患臣亦知督臨鄉土。若可襲故。勉成厚道。但目擊軍民之害。剝牀及膚。武備之弛。緩急難恃。案土綱繆之防。當先陰雨。待虜伐謀之道。必於未至。即如石州之陷。州官全家戮戮。督撫蒙辜。該道遣戍。上下交禍。悔將何追。伏乞 勅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十

平露堂

平露堂

下兵部議行山西撫臣查照陝西事規分道分境責成修守永保晉氓坐伐虜謀雖艱怨招尤義所難辭

禁通虜酌邊哨以懲風玩疏

資哨行間

照得大同各路逼近虜巢向緣將士怯懦虜酋貪校進人買和米買市已領有此弊矣索賄買和苟延歲月甚至沿邊各堡有月錢之科派大邊墩哨有分帳之買賣坐致烽火不明邊防大壞虜入則墩夜無傳虜出而砲火始發各該叅守信地不嚴巡哨零寇不敢追逐擁兵閉門耕牧盡廢每遇虜入小失則隱匿不報大虞則虛張虜聲以千百爲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一

行間

十一

平露堂

內地接燒每墩三五名月根一石四斗五升因地里之遠近爲入糧之多寡良以大邊遠駐虜巢時被攻殺故優其糧賞厚其優恤恩至渥也訪得大邊哨軍每二人貼一全不坐哨專事交通時以糧銀私買貨物深入分定虜帳交結酋婦展轉圖利間得虜情匿不實報凡我兵動定預爲虜傳各路叅守等官選哨既不擇人稽查又無嚴法聽其往來傳泄反爲虜用是每墩以二十四石之糧銀養十二人之奸細將焉用之臣卽欲盡掣大邊墩哨歲省萬石行糧收回墩軍自備防守衆議以爲此輩雖多畏虜結納亦有懷忠實報每遇大舉聚結虜形及虜中密謀尚可先傳各營深哨丁夜到墩尚知進退一旦盡掣則哨丁不敢遠出遊騎將日近三邊防範愈難臣反覆思惟兵家云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貪其厚於間生間可使如期而知敵之情今欲選間入敵勢所不能必須先知虜情方可投機行間此輩雖鮮忠勇頗聞虜情因用爲間亦可得力要在厚其資糧俾可用餌虜不受撲殺嚴其選查俾畏法如敵不敢欺誣是亦兵家所不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一

行間

十二

平露堂

廢議行大同鎮巡通查各路大邊遠墩若干每路止存衛險一二餘俱掣哨免發各路各選本城忠實老練有妻子身家軍夜二三十名分爲班次一月或兩月一換每墩哨軍五名夜役二名令各相保結報實虛情一體給賞誤事者同受責罰除原支行月糧二石外卽以節省餘墩它軍行糧之銀每月給銀三兩以充買道餉虜之資卽如各邊緦夷故事免令分貼買間無事聽其深入虜巢招降間諜密察虜情有警聽其專夜傳報預我斂備每次出邊必給號票差官皇明經世編

聽行旌薦或加陞俸級或贖免前罪如仍通貽媚虜閉門觀望者參拿問死庶法令昭赫而夷夏大戢可漸振起說者乃謂虜以得貽爲分定猶可稍免不啻騷擾一旦禁革恐虜欲不遂日肆狡軼邊患愈滋臣思虜性貪躁虜衆散逸節年貪受結納者號解走邊之猾騎衆亦有數而遠無求索者尚衆虜若久索不得必將厭遁且每次大舉深入何嘗因貽可免是通虜者乃以構虜而絕虜乃以自植若沿邊之守可固諸將兵勢相連使虜小入則各自爲戰動遭挫折大舉則堅壁清野合兵奮擊難遂飽欲春冬或選銳出奇搗其巢穴秋夏務拒險勵兵禦其深犯虜將相戒遠徙何敢復冀貽貽耶但資哨行間事出創建絕虜致寇勢所必至若非大破常格寬其文法則諸將既懷苟延安便之私復憚多事查參之罪亦將搖首觸禁莫敢奮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酌示機密俾臣與該鎮鎮巡諸臣圖惟更始庶重鎮可漸保而邊防可慎肅焉

嚴功實更賞格以聞歸民向化疏

招徠

先准兵部咨前事該總督侍郎翁某題議照諸邊頻年招引人口率皆中國被鹵奔命投歸各該將官中間或有陰縱家丁悍卒戮歸人以冒陞賞者有家丁悍卒守墩出哨通同擅殺捏報將官而將官反爲庇護者又有歸人叩邊墩軍不在或坐視而不肯引送歸人出不得已棄空而入經過地方有司盤獲因無左驗誣爲姦細而竟生以斬者傷天地之和阻來歸之路虜中消息不聞而黨類日熾職此之繇必嚴殺降之誅重招徠之賞歲終各該官員將招過人口開報兵部總計總兵官招至七百人以上參將至四百人以上守備把總備禦官至三百人以上者各議陞一級不及數者照常給賞等因又准兵部咨該前總督王某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覆奉聖旨這招回人口參將守備等官各自効力難得數多總兵官合集衆力數多爲易今後參將每四百名守備等官每三百名各陞一級總兵除七百名陞一級外再多者計數加賞欽此又准兵部咨前事該前總督右都御史陳某題解大同山西副總兵官各有分轄地方之責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一

左

平露堂

以來招徠降人如果數至五百名以上謀陞一級不及數者照常給賞節該本部覆奉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訖臣自奉命移鎮之初遵照詔旨并題准招降事例一面嚴禁殺降通虜之弊一面刊發紙票通行三鎮將領各置木牌徧挿沿邊通賊要路示諭被鹵軍民及西番瓦喇黃毛人等若等雖有中國外番之不同皆遭北狄騎虜搶鹵家口破其殺害財畜被其剗掠分賣各帳男子牧放挑水打柴婦人揉皮擣奴備極辛苦常遭不道蹂躪狠毒創打各懷怨恨不敢脫身歸降恐逢追殺又被板升逆犯媚虜遮欄反仇中華逆天犯順理數當誅即今聖明御世逆虜數窮天心悔禍神人效靈大雪烈風嚴霜震雷冬春殺草楊沙牛馬多死天降酷罰老酋殆斃神靈共厭朝諭九鎮選練精兵百萬火器千般一二年間奉行天伐分道出邊掃犁虜穴凡爾被虜華夷各懷滅虜之憤當掩效順之誠矧爾被虜軍民本吾赤子雖被板升諸逆誘陷虜中豈無天理良心清夜仰天能忘戀土示諭爾輩各宜共仇騎虜各思脫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一

左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畿川集

卷八

七

平露堂

禍有力者或役獲虜酋例得加官進爵賞銀各千百兩立致富貴有謀者或勸道諸人歸順數多亦同會賞其餘獨力不能謀爲者各寬機便或馬步投邊或率衆歸正自有應得賞恤如仍畏避執迷甘爲虜中奴僕或聽諸逆反役虜地耕納人心已死天道必誅將來進兵盡從勦殺投生無門悔將何及凡識字者密傳與不識字者中國人傳與西番黃毛瓦喇諸種一體知悉及責成墩哨通夜設法招徠去後今據前因臣查得三鎮一歲共招徠男婦二千二百二十六名口騎來馬駝驛牛二千三百五十三匹頭隻中間精壯男子願充通丁者查給月糧令其隨營報効老幼併婦女願告回籍者俱給脚力口糧差人伴送寧家馬匹頭畜令各自行變賣仍加優恤外爲照宣大山西均屬邊鄙實被虜華人南歸之路昔緣不肖將領殺降冒功坐致歸人絕跡淪沒虜中先臣洞徹弊源有此建白一時人頗知懷畏仰荷皇上好生之德屢頒明詔廣示招徠臣自蒞任之初奉揚德意再四申飭是以虜中喁喁向化傾心歸正者不獨華

人接踵而來夷種亦多舉帳效順節據降人傳報虜中諸人節將臣招降牌諭密相傳記或相對感泣故一歲之間歸降數踰二千有奇至于酋孫那吉之降尤爲熙朝盛事所據各該官員既有前例相應題請爲夷酋款塞酌議事宜

受教事

皇明經世編

王畿川集

卷八

六

平露堂

臣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方某議照封疆邊事臣等職任攸關夷狄歸降國家體統所係詎容輕率馴致貽患歷查虜酋俺答擁數萬之衆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夷侵擾邊圉最爲強橫把漢那吉的係俺答親係素所鍾愛平時驕貴非諸夷之比今乃祖孫相忤輕弃其親千里來降天豈人力所致茲蓋泰遇我皇上神武不殺至仁無敵格天心之助順攝外夷以來王道虜運將衰神厭夷德使之蕭牆磨礱皆肉叛離致此內變臣歷考古晉漢唐盛時夷狄歸附往往有之當皆處置互有得失謂其異類因而蠶之者固非王者大一統之仁矜誇好大寵幸逾制者尤非尊中國賤夷狄之義非仁無以柔遠非義終以召禍古有明徵今可爲監茲把漢那吉之來降雖若甚

微其關係華夷之分實當慎重始之不諱將貽後艱
臣等再思把漢雖俺酋之孫秉情而來黨與寡少非
率衆歸附之比但安給之宅舍授之職銜豐其餼廩
易其服用以悅其心嚴防出入禁絕交通以處其詭
誘之以詰言示之以大義攝之以兵威亂之以醉酒
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爲錄用俾其自效
若俺答果肆勤兵近邊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
諭以禍福因與爲市責令俺酋將版升諸逆賊首趙
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歸然後優加賞給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九 平露堂

降者就於各邊從便容收駐牧責令把漢統領喀如
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老酋既死其子黃台吉
必兼統其衆因將那吉加以名號送還本土今其收
集餘衆自爲一部舊存部落見故主之得歸勢必響
應黃酋聞其姪之復反勢必忿爭彼若兩族相持我
則兩利俱存彼若互相仇殺我則按兵稱助蓋推亡
而存把漢必知懷德掖此扞彼黃酋亦自畏威在彼
將無暇侵陵在我亦遂得休息策之終也若循習舊
例安置海濱使之抑鬱愁苦不過爲中國禁錮之囚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安獲示臣等相機禦防庶國體尊崇恩威廣被而封疆獲寧謐之休矣。

爲北虜納款執叛求降疏 納款機室

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方某議照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聖王法天治大一統惟茲北虜種類定繁稟氣剛厲帝王不能臣歷代不能綏自古爲中國患始盛於六朝之分治再盛於胡元之混一天命皇祖掃除逋北復中華帝王之統再命成祖三犁虜庭奠萬年夷夏之防二百年來每緣胡運之盛衰馴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第幾 卷之 王 平露堂 致邊疆之安危在弘治初年小王子尚有自大同三貢之例先撫臣許進誌錄具存在嘉靖初年亦嘗開馬市數年稍示羈縻制御之策聽其強弱去來惟有因其勢而禦防之耳惟茲俺答黠酋雄據漠北侵擾九邊攻城陷州越關犯薊其牧用中國妖逆搶虜番夷部落年逾六十衆至十餘萬東腸頰頰三衛爲嚮導西調河套吉囊子孫爲羽翼歲遇秋高役謀糾犯震驚畿輔流毒九邊征之勢難蕩平禦之每患寡分兵疲于入衛財匱於供邊仰墮君父之憂下貽

軍民之害皆此酋爲之禍首茲者仰仗天心助順聖武布昭孽孫那吉偶以小忿而求降撻子黃台吉既肆突犯而被擒遂使老酋坐伐強索之謀頃與效順之念臣等適當其難身任其危仰遵廟謨誓同撫鎮多方宣諭委曲開誘當老酋厭兵悔禍之時適黃酋畏死戒侵之運既已投詞納款仍各專使懇乞冀得授一爵之寵榮永爲皇明之藩夷查照國初忠順王舊制及西番土魯番沙壇滿達及沙速王近例似應俯順夷情量爲封錫定其歲貢之額期示以賞賚之等第俾其統率諸酋各居漠北永爲番國免貽邊患幸光皇朝大一統之盛治式昭聖明賓四夷之至德在朝廷不惜一命之渙頒於國威爲益振在邊疆可絕騎虜之使擾於國體爲益尊貴以執送叛逆許以生還那吉并黃台吉亦如那吉量授一官以固結其父子祖孫之心是假以位號以羈縻胡虜非以鱗介而易我冠裳也但封錫之典上開國制未可輕允或先給二酋以賞賚嘉其納款之誠責令另具真正番文如各國體式奉表稱臣後議封爵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第幾

卷之

王

平露堂

先令訊送逆犯趙全及弟趙龍丘富孽子丫頭李白
營劉四劉五其開元楊孟伙俺答既稱各以軍民破
虜原才教誘攻戰伊欲留用寫字姑容在虜令其書
寫番文教道禮式先許還那吉以昭威信其善後
之圖自在疆場既須慎始尤當慮終夫夷狄之服食
雖與中國異而日用之布帛銅釜不能不資中國以
爲用故連年深入搶掠凡民間錢器衣物無所不攜
今一旦許其通貢則酋首歲有優賞自可充用絕其
搶掠則虜中萬聚衣食將無所資而沿途刁搶鼠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物類

五

平露堂

之患勢必難免故虜使於乞和之初即有求討鍋布
之懇必須許以市易以有易無則和好可久而華夷
並利查得各邊如遼東開元建昌肅州西番諸夷限
其開市之時月估其物價之定值擇其邊外近地各
設守市官兵許其兩平貿易以濟華夷嚴應禁火藥
兵刃諸物通販之禁止奸民圖利詐騙之罰庶虜衆
不同於衣食而鼠竊之患可免矣再照夷虜之性驚
急而狐疑兵家之機易失而難轉今老酋急於得孫
哲絕羣言矢志納款冀得名號雄于醜類若一失其

望則孫亦不恤而情必狂逞雖防禦之具未敢坐弛
其疆場之優勢必延蔓伏乞勅下兵部會同禮部
廷臣早爲集議定擬上請勅示臣等遵奉施行豈
惟趙全等叛逆即可立致正法則俺答未死之年那
吉承繼之後必將感恩思報誓絕侵擾疆場幸甚臣
等幸甚

酌議北虜封貢事宜以尊國體疏 北虜封貢

先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北虜俺答遣使納款乞封
通貢獻逆求孫哲不犯邊臣等據實會請隨蒙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德川集 北虜 五 平露堂

下兵部覆議奉聖旨是虜酋既輸誠哀懇且願報

叛來獻其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
一百疋其進封進貢一節着總督撫巡官詳議停當
具奏欽此欽遵隨於本月初八日俺答報遣逆犯趙
全等八名到邊臣等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將伊降孫
現在那吉遵古以禮遣還說續據俺答復遣夷使
訊文來謝申訂前盟仍請討表式表賤臣許以咨行
禮兵二部定議查祭及候咨部請祭靴靴館譯字生
待其表使至日以便譯處問查得俺答原來番文內

雖於臣等俱須首稱謝但稱吉囊大把都未曾意會伊父子部落四萬永不入大同地方中間似有詭譎推誘之情且老把都係俺答親弟部落三萬餘見駐宣府三箭遙北吉囊係俺答故兄夷名其子孫吉能等衆酋盤據河套河西爲陝西延寧甘肅之害俱係俺答嫡親弟侄其親族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俱各分駐山大沿邊尤爲俺答本統親枝設有一枝未附即可推誘爲奸必須俺答大爲會合同心內附在俺答行輩爲尊衆莫敢違或可封一王號其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封頁 五 平露堂

各酋長必須各授一官如三衛故事方可羈縻衆酋免復東西窺犯臣即而命各夷仍書宣諭傳示俺答務令會合老把都吉能同表進貢方爲准清其土蠻一枝原係俺答各夷故主近伊恃強計負每思肆殺今俺答自稱彼力不能招徠臣訪得老把都外與土蠻交情不失內與黃台吉親依尤切本月初五日適黃台吉差真突來謝臣亦諭令會合其老把都傳示土蠻同爲內附雖土蠻從否難期亦可破三衛交構之私誠土蠻來歸之念果俺答各酋既已來歸則土

蠻之勢自振而薊鎮之患可免即如今秋俺答諸酋一不東行則土蠻聚兵止犯遼左未敢復窺薊昌蓋土蠻每資俺黃諸酋之兵力爲輕重而河西吉能部落尤依俺酋爲聲援故必令會合諸酋方可允其錫封許其通貢均彈九邊之患否則一枝未附即可推誘爲姦虜情多狡有難遽信今據俺答糾合老把都吉能永邵卜各部落議允內附各遣夷使一十八名仍費番文內開俺答俱已糾會各酋同心進貢各令夷使於本月初十日見臣示信臣督同總兵官馬芳兵備參政鄭洛副使劉應箕廖逢節詳審各夷執稱各酋俱知 聖朝曠蕩之恩悔從前侵擾之罪以後願戒不犯各邊專心通貢開市以求華夷各遂安生情已真的臣復諭以須各守盟誓不許背逆 天道賊盟負恩自取征討各夷對天發誓承允間隨據吉能夷使八名懇稱自今以後河套各酋誓不犯邊但各鎮兵馬慣事楊果趕馬恐失大信今願傳諭榆林寧夏固原各邊外住牧廝朕不許擾邊仍乞臣傳諭延綏榆林寧夏固原涼各沿邊一帶將領不許遣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封頁 五 平露堂

丁出邊遠地燒荒赶馬搗巢共結和好臣思夷狄之
狡性難馴朝廷之法今當一臣今既要俺答令各
酋同事納款誓不入犯必須請旨行各邊禁止搗
斃庶可昭聖朝之威信大慰夷心絕構怨之近圖
永弭邊患其表式譯字生之議發節准禮兵二部咨
開查無各國體式聽臣自撰給虜譯字生必須臣題
請方可議發臣方咨請之時日望各部據為議題給
咨已約各夷赴期來領今夷使再至而部議未發臣
將何以應虞除摘留夷使數人在鎮守候仍遵照
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北虜

王繼川集

平露堂

明旨分投差人行陝西督撫諸臣各照節年事例恤
戒冬防一體暫免出邊搗巢赶馬以安夷心其俟通
貢外伏乞勅下該部查照施行

再奉明旨條議北虜封貢疏

北虜封貢

臣查得先年開市之議起于逆犯仇鸞媚虜之私故
虜志方驕而叛盟搶市之禍立至今日乞封之議起
於老酋老年厭兵悔禍之情及感戴天朝歸降賞
賚之恩既納款乞封爵於求孫之始復遣謝請表式
於得孫之後遵詞糾合其弟侄傳語各部落永不觀

駐塞候命頻首稱臣萬非管肯兩地為市厚國費財
玩寇自寬之比虜若奉職通貢國制即有待各夷國
之常典彼若叛盟不至各邊自有邊防之守具捷伐
之兵威何能要我難繼千預我中國之邊備耶況且
今次虜酋納款既非請開馬市其中議開市一節如
遼東開元廣寧開市聽夷商自相交易亦非以官為
市糜費京運銀段之比已行三鎮鎮巡各道將領等
官查照節行逐一從長計議各夷乞封通貢作何規
制封疆內外作何界限開市有先帝禁例必難復
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北虜

王繼川集

平露堂

行其今次通貢事理有無與開市相同查照弘治年
間北虜通貢事理應否准許開准兵部咨為循職掌
陳愚見議處國家大計以圖萬世治安事該兵科都
給事中章某等題稱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懲前方可
以善後謹始乃所以慮終方今四夷之中北虜為強
而北虜諸酋之中俺答父子為最頻年以來擾亂我
邊疆蹂躪我人民荼毒之慘所不忍言幸賴天心助
順宗社顯靈皇上神武宸斷主持于中邊臣宣力
效勞區畫於外啓邪吉之慕義來降致俺答之執逆

奉獻使叛逆賊子明正典刑伸中國之氣懾僞表之心誠爲處置得宜無容別議矣但修表稱臣進貢開市一節利害禍福所關於國家者甚大臣等反復思惟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方其強也雖漢唐全盛之世且不免平城之圍及其衰也當元成積弱之嘗亦嘗有稱臣之舉故自古帝王之於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惟治之以平治而已今俺黃諸酋控弦擁衆屯牧邊外不下數萬其強可知近以伊孫那吉得遂生還又蒙聖恩賞賚撫恤恩威並著渠乃因欲奉表

皇明經世編

王

司馬

其

元

平露堂

捐臣入貢開市固諸酋懷德畏威之心而其實亦欲假此以邀中國之利也臣聞非虜不耕不蠶衣食之用資于搶掠既云通貢則在彼當有進獻之儀在我當有撫賞之費今當誠臣之初正安講求之際假如貢人有若干在何處臣一撫賞當有幾次用錢若干臣一撫賞雖不犯是而索賊侵擾者作何區處臣一節先年已嘗開不旋踵而即渝約叛盟已蒙

先帝嚴旨禁自矣今俺答乃復以此爲請臣等竊料

狼子野心必不能如約縱諸酋如約而羣虜罔然規利勢亦不能使之不叛也凡此皆今日所當講究酌議者乃總督王崇古奏內曾未見明悉前後事宜臣等竊掌所關竊以爲此舉乃國家大計宗社安危之所係不厭詳悉慎重此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隨該本部議覆仍行臣查照本部該科先今題議事理逐一從長計議停當作速具奏定奪等因備咨到臣竊反覆細玩蓋爲邊情重大必須裒益衆議庶爲停妥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但兵家之事勢難遙度而邊方

皇明經世編

王

鑑川集

其

三

平露堂

之舉動必邊臣之親閱夷情者乃爲周知卽此俺答請封乞貢一事竊戴罪陽和日與總督王某計較論量蓋亦籌之熟矣懸爵位之虛號以邀荒裔之臣伏開入貢之舊道以紿狂虜之奔趨定交易之規則以示中國之羈縻古今控馭非虜之上策恐無出於此者陛下之親崇古豈爲輕躁之士而寡謀之人哉夫夷狄之爲中國患從古以來五帝三王未有能臣之者今一旦改處輸誠求欲內附稱臣上表乞貢索封茲乃天地祖宗之靈皇上恢弘之烈顯可

以輕阻之哉。而議者比之於馬市。職竊以爲過矣。夫往年之開馬市者。虜騎充斥。憑陵中土。逆虜受世宗皇帝之重委。不能建功沙漠。乃爲此媚虜之計。欲以此中俺答之欲。以求緩旦夕。與宋之納幣何異。其事既不出於俺答之本心。而益以起狂虜之驕志。是以東堡交易。西堡殺人。虜焰日燎。莫可收拾。往事具在。卷籍者可考也。今俺答卑詞遣使。奉表稱臣。自比屬國。如西漢左賢王之例。其兩次貽書於督撫殷勤請託。非如昔日擁兵壓境。挾其驕橫之勢而坐索也。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卷之一 封貢 三 平露堂

其夷使之來者。稽顙請乞。俯伏階庭。非如昔日倨傲抗禮。奔走中國使臣而奴使之也。故每一會審。職與督臣竊歎。以爲呼韓稽顙。單于接踵。古今聖帝明王之盛。復見于今日。非我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精誠上格。神化覃敷。曷克致是哉。職封疆之臣。非不能爲大言抗絕。以聳動宸聽。但俺酋旣已兩次遣使。若重爲拂逆。非惟阻其向化之念。抑亦挑其忿憾之心。職恐邊方自此又多事也。益許其通貢者。非恃其和好。并中國之防範。戰守之具。而悉撤之也。俺答果向

順也。年年進貢。則華夷得所。中外兩安。即此天來陰雨之時。正我網繆彌戶之日。自此修禩年不可修之堡。自此耕塞外不可耕之田。自此鍊春秋不可解之甲。一年安靜。一年之修備也。十年安靜。十年之整頓也。萬一俺酋弗率。違背前好。侵我邊疆。即將閉關絕使。整戈秣馬。與之馳驅疆場。今其稽顙向順。乃拒之而不納。及其跳梁怒背。又撫之而不能。不幾於來策耶。伏願陛下大奮乾綱。主張於上。輔臣昭鑒贊翊於中。成此古今帝王未有之鴻烈。光昭千萬世無疆之曠典。誠邊方莫大之幸也。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卷之一 封貢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七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自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確議封貢事宜疏

北虜封貢

歷查嘉靖二十九年開市之議始因北虜各酋擁犯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九十二人許以奉請開市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一

平露室

得釋生還既而糾眾駐邊累言要挾動稱不許則入擒詞甚悖設當昔邊臣具聞先帝初未允許既而大發帑銀三十萬為修戰具擢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聲示捷伐鸞握重兵出邊擄果遇虜失利畏虜復犯乃遣家人時義等遠出漠北陰賁金幣厚媚俺荅許請開市苟違舉譴先帝既誅仇鸞以構虜嚴垂禁旨以復容開市者斬蓋深惡鸞之媚虜欺罔大誤邊計也今且二十餘年諸虜侵犯無常邊臣隨時戒備何敢重蹈覆轍媚虜請市以故遠禁旨自陷重辟

耶且虜勢既非咎強我兵亦非昔怯雖不能窮追以

滅虜時出搗剿以宣威虜雖嘗糾眾而深入狂逞天

卽降罰而人畜歿亡卽如隆慶元年老把都土蠻糾

犯薊東則棒椎岩千騎一昔落岩盡死俺酋父子深

犯石州則人馬道死萬數臣自撫復督原凡七載每

督陝西延寧各鎮官兵出邊搗剿節年共斬首千餘

級其陝西四鎮五年之間斬獲虜首通計三千有餘

套虜之披靡已甚而老把都之被禍已深即虜使自

訴彼近邊駐牧則分番夜守日防我兵之趕馬搗巢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二

平露室

遠搶番夷則留兵自守時被我兵之遠出撲殺在虜既未遂安生故遊騎不時近邊擾我耕牧大舉每歲窺逞勞我慎防在我亦無時解備華夷交困兵連禍結故思一容通貢各遂保全審時度勢萬非昔年開市之比今部科之議乃以禁例為援夫先帝禁復開馬市未禁北虜之納款今虜求許貢後客伊買賣如遼東開元廣寧互市之規夷商自以有無市易不賢官銀不專市馬亦不遇通貢中之一節非復請開馬市也臣等雖至愚苟無利於國家有違於禁旨何

甘身冒重辟而爲虜請乞但歷查俺酋父子兄弟之橫行各邊者凡四五十年而累犯薊鎮者三五次當其震驚宸嚴流毒畿輔之時孰不欲飲其血而食其肉然發言盈庭文移充棟空抱滅胡之志未收邊虜之功者雖勢力之未能亦緣議論太多文法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歲秋告老酋糾衆東行三衛綽風傳報京城戒嚴至倡爲運輓聚灰之議擁門城戰之圖率以爲禦虜長策其不至貽笑於虜者幾希矣今虜酋納款乞貢內附乃必欲定久襲守尺寸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三 平露堂 卷之二 封貳 以可保百年無事它日有失究首事之罪豈惟臣等所不能逆料雖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於日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執先帝之禁旨責虜酋之難保數言可決虜必發憤逸去在宣大近以遣降之恩兵馬之力或可保數年之不侵在薊遼東有土蠻之擁衆中有三衛之構結必將歲糾俺酋父子爲聲援以窺近郊而陝西三邊則吉能子弟部落河套旣不能容賓免諸酋久已分駐河西大小松山頻年侵擾番漢不時過

河內侵甘肅延寧四時戒防蘭靖洮河久將難支九邊無息有之日財力有莫繼之患雖有智者恐無以善其後求不戰屈兵全師全疆不可得矣及查得國初非虜原有通貢之例正統初年也先以剋滅馬價而稱兵載在天順日錄可查夷種亦有封王之制如哈密忠順王原以元種聖祖封之哈密以爲我藩籬後爲土魯番所執尚取其子養之肅州收其印貯甘州庫先臣王瓊處置土魯番奏謀具在其弘治初年迨北小王子繇大同二年三貢前撫臣許進題乞誌刻見傳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制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夷虜之來王昭聖王之慎德以傳天下後世以示東西諸夷以先中興之大烈以觀二祖之耿光實帝王之偉績清朝之盛事何諸臣疑憚而未深長思耶其通貢一應善後事安會同宣大撫臣孟某劉某逐件面確務參酌衆議裁定畫一之規條成八事伏乞勅下兵部大集廷議特賜展斷施行 計開

一議錫封號官職以臣服夷酋照得北虜各部落惟土蠻爲小王子之裔屯駐遼東北衆十餘萬其控弦帶甲者不滿數萬虜種雖衆而兵未精強故難獨逞俺答故兄古囊并其弟老把都三人原係土蠻臣屬分駐宣大迤北雲州青山河套內外河西大小松山連年搶虜番漢盔甲器械既多蓋以板升姦逆教虜爲兵戰陣攻擊尤健兵號精強但衆寡分據未易卒合故每次入犯必糾會於數月之前聚衆至子餘萬方敢深犯否則各分邊境越草駭牧皆遣精騎撲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王鑑川集 北虜 封頁 五 平靈堂

搶斃農此虜中之大勢也今俺答乞一名號雄制諸夷除土蠻不隨伊調度外餘虜行輩惟俺答爲尊或可錫以王號頒給鍍金印信如忠順王及西番諸國例俾彼可號召其弟侄子孫爲國藩夷其餘大枝在東如老把都在西如吉囊長子吉能并俺答長子黃台吉俱宜授以都督職銜如三衛故事各枝子孫如兀慎打兒漢台吉擺腰小把都兒台吉俺答尚有三子第四子寶禿台吉第五子野兒鄧台吉第七子不他失禮孫男四人扯力哥那木兔跛兒亞都小把都

兒台吉俱黃台吉子老把都五子長子把都贊台吉二子青把都台吉二子來三兀兒台吉四子滿兀四台吉五子滿兀帶台吉吉能弟三人打兒漢台吉銀定把都兒台吉筆寫契黃台吉子二人長子把都黃台吉次子緯庫兒台吉姪七人寶兔台吉扯力兔台吉大家阿不害合手計黃台吉切侵黃台吉禿還阿不害朵兒兒台吉哆囉土蠻四枝哆囉土蠻把都黃台吉麥力良台吉着力兔台吉克鄧台吉永邵卜三枝及成那言把兒谷阿不害阿落氣把都台吉俱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王鑑川集 北虜 封頁 六 平靈堂

把都姪男及成那言子二人長子阿不害次子挨四阿不害委兀兒慎四枝着里兔台吉滿克賽台吉旭胡弄台吉褚叱把都台吉俱俺答族姪哈喇慎二枝打刺名亞台吉把都兒台吉俱老把都姪共四十六枝大者衆至萬人次者數千人小者或千人或數百人雖衆寡強弱不齊俱係俺答親枝酋長俱須授以指揮職銜其俺答帳下哈台吉打兒漢諸女婿他不浪十餘枝俱聽老酋統調各須授以千戶如把漢那吉阿力哥近例各賜之冠服俾知臣禮庶大小酋首

均知感戴。天恩榮被衣冠，各統部落，不敢侵犯各邊矣。且虜性奸強而耻卑，若名位同而恩典異，必不相下。而憤怨爭奪之端易生，是假名器而臣服強胡，以衣冠而駕縻夷虜，即如各處土官朵顏三衛事例，在朝廷無大煩費，庶各酋咸知榮感矣。

一定貢額以均賞賚。夫夷虜之進貢各獻馬匹，名雖效敬，而實欲希賞。朝廷之頒恩厚往薄來，本以懷夷而尤安均被。各夷既有封號官職，每年令其進貢一次，頒令俺答每次進馬十匹。夷使十名，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各八匹，夷使各四名，各酋首聽俺答各以部落之大小，分定馬匹之數目。大者不過四五，小者止計二匹。夷使各二名，連那吉通計四十七枝，每年進馬不得過三百匹。夷使不過百人，如虜再求加多，馬不得過五百匹。使不得過百五十人，馬分三等，每次選上馬三十四匹，進御前驗收。餘馬上等給官價十二兩中等十兩，下等八兩，餘不堪老瘦之馬不准充貢。馬匹分給宣大山西三鎮官軍騎操，各支椿棚以充馬價。夷使每年定以六十名進京，餘留在邊分駐。

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卷之二

封貢

七

平露堂

三鎮沿邊市場城堡，給之廩餼，陰示為質。候京使還，鎮各以馬價從官易買，納段布疋諸物，令其帶回邊外，分給各枝酋首，以為酬賞。其各酋欽賞之額，聽禮部查照三衛及西番各國事例頒給。庶朝廷有公溥之惠，邊方得虜馬之用，而各酋歲歲均被恩賚，無紛奪之虞矣。

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夫虜以秋高馬肥為驕逞之資，以春月青黃未接為馬疾畏怯之候。今俺答乞封納款，雖出誠心，其夷性變詐不常，尤須陰示防範。且許以貢使之入，容其互市買賣，則當擇馬弱之時，庶伐狡謀。恭惟萬壽聖節，適屆首春，其四夷來庭祝賀，當惟其昔每年期以正月初旬，令俺答糾聚各枝夷使馬匹，恭具表文，自大同左衛叩關，驗入各夷，不許身帶兵器，聽該城副總兵會同兵備道逐一辨驗明白，量給犒賞。俺答部下及河西吉能各枝夷使，除許俺答四人，大枝二人，小枝一人進京外，餘俺答吉能各枝應駐于邊者，即留本城夷館居駐，其餘俱差官通起送大同撫鎮驗明，各給花紅牛酒，揆程差。

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卷之二

封貢

八

平露堂

官通押送陽和赴軍門驗賞沿邊挨程送赴宣府撫
鎮驗賞畢即將黃台占老把都夷使除進京外餘駐
邊者留駐宣府鎮城夷館餘差官通押送歸庸關
進入務及聖節前錄昌平進京赴四夷館安插聽
禮部照例管束給養事完仍差官錄原途押回至陽
和軍門照發回還其經過去處各地方官務須傳報
各將領感陳兵仗示之威重安歇公館內外選撥通
丁防範不許各城姦徒交通傳泄馬匹務撥各營官
馬各送一程肉食廩餉務足夷使食用動支應動官
錢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九

兵部

九

平露堂

量議增加各三五十兩專備夷使送返之支庶入貢
當聖節之期可尊賀典交易當馬弱之昔可免外
虞貢通繇邊地經行可杜窺伺之漸供養既有定額
公私斯無煩費矣
一議立互市以利華夷照得非虜散處漠北人不耕
織地無他產虜中鍋釜針線之口用須藉中國鑄造
緞段絹布之色衣惟恃搶掠今既誓絕侵犯故虜使
於乞封之初即求聽伊買賣充用庶可永免盜竊非
謂求開馬市也其買賣之規查得弘治初年非虜三
貢交易虜以金銀令馬皮張馬尾等項聽各鎮商販
以段絹布疋鍋釜等物各於虜使入邊進貢之後擇
日令各枝虜酋各差一的當首領統率兵三百駐劄
邊外各鎮各令本路副參等官各統本枝精銳官軍
五百駐劄市場仍令各酋派定各枝夷種交易日期
大率以一月爲期聽挨次分日而至虜酋畜物先赴
吏商驗明送赴市場估值定易即時遣出一起完又
送一起一枝完方許別枝如以不堪老瘦牲畜及不
值價不堪用之物交易者發回夷營不准入市其各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兵部

十

平露堂

鎮客商貨物。一時或不足交易者。聽行各道。於各城查發。務使客商有利。美價無虧。嚴銅鐵硝黃違禁之物。入市貪利發遣之禁。戒邊人出邊盜竊交通之防。每場互市完將。各客商發賣過貨物。及得獲夷價銀物。各道委官逐日查明造冊。數報撫鎮查考。如貢使既回。而交易未完。姑令駐邊旬日。務完同遣。以示要質。其客商易獲馬匹。如各營缺馬。聽從官印收照。原估值給價於商。勿容虧減。如官司不用。聽給執照。與商令其入關販賣。不許關津留難。及查得遼東開元馬市。凡夷馬商貨。各有稅例。每年即以收獲銀充撫賞之用。聽臣行該鎮查明成例。量議起徵。以充撫賞。其各鎮市場除陝西三邊。有先年原立場堡。聽各鎮督撫衙門詳定議請外。其大同應於左衛迤北。威虜堡邊外。聽協守副總兵。該城兵備道經理。宣府應於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聽上西路參將分守口北道經理。山西應於水泉營邊外。聽老營副總兵。肯嵐兵備道經理。每年互市之期。沿邊各城堡官軍墩哨。各守信地。申嚴哨備。不許出巡。私易虜馬。交通同利。違

犯者許諸人許發。拿赴軍門。以軍法網打枷號遊營。搆惹邊患者。斬首狗象。罷市之後。如有虜騎近邊。求索騷擾者。不許容聽。查問各枝部落夷名。據實開報。撫鎮聽行。俺答及各酋長。查究但有貴到各商首番文許。爲轉呈撫鎮。查明錄詳議處。如係乞討諸物。量議給發。如有變詐夷情。呈達軍門。議行責問。戒備其各鎮一切昔昔媚虜通虜之風。弊俱照臣近行嚴革。違犯者從重參究。庶虜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絕盜心。而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防範既嚴。而通夷之風。笑可革。交易既廣。而不均之騷擾。可免矣。

一議撫賞之費。以求可繼。照得各鎮每年四時戒防。既多。兵馬調遣。客餉之支。春秋布防。尤費擺邊。行糧料草之用。各營有深哨。夜役之行糧。各墩有常瞭。行月二糧之定額。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深哨丁夜。每被虜殺。每鎮多者百十人。少者不下三五十人。每年各鎮年終類報。可查。每名例應給優卹銀二三十兩。向因錢糧不敷。每名量給銀三五兩。各鎮每歲零斬

虜緩多者百十顆少亦三五十顆除願陞外願賞者每顆應給銀五十兩仍先有銀牌花紅奮勇當先首從之賞其陣亡中傷之優恤哨丁報賞之賞餉皆係額外之支各鎮或以督撫紙贖或以各城商稅或以各項公費地租哀益支用每歲不下數千金今既客虜通貢則哨丁可免深遣撲殺之患即去歲十一二月至今並無損失一人每歲每鎮可保百人之命即可省優恤三五百金矣各鎮墩哨後可漸減三二百名即可歲省行糧三五千石矣既無斬獲中傷之賞恤每歲可免賞功數千金之費矣凡此皆可移而爲撫賞各夷之資但謀事之初衆未察以後之省積而止慮目前之匱乏誠恐虜使之遣送與守市之撫賞費用無出後將無繼臣等終夜籌計每歲各邊除各以歲省賞功優恤之費專充撫賞之用外仍每鎮先於年例客餉內動支三五千兩買備紬段布疋分發各道專充夷使往來及守市夷兵撫賞之用凡守市夷兵每人布二疋酋長段二疋紬二疋餘以事到邊者酌量來使之大小所議之事理果係恭順通好之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三

平露堂

便量以紬段係以布疋或以酒食通計每鎮撫賞過銀物各計數奏繳今歲之餘即充來歲之支無容別用以後果虜志已定邊患果息調遣擺邊可免則所積之客餉可出陳爲主餉之支而以主餉仍備客餉之積數年之後則客餉或閒歲可省或年可半給而節省內帑將不可數計失移各邊恤賞之公費及量移客餉以充撫賞既非糜費不經亦非額外請給庶經久可行而公私攸便矣

一議歸降以杜啓釁照得朝廷懸招降之例以開華人歸正之門各邊納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衝戰之用行之已久每年被虜華人歸正者十七而真夷因事忿爭或拐帶婦女犯罪畏殺投降者十三在華人或伴送寧家或願充哨丁中鮮外志其真虜每有詐降窺伺旋即逸去往往論我虛實爲虜嚮導反貽邊患各將領利其驍健喜爲招納而不慮其後議者亦切憂之除已前收用及歲久各有身家授有官職者聽從養用外餘近時投降真夷今既許虜封貢尤須察其誠僞量其勇力或加其糧餉或分處各營以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北虜

十四

平露堂

安其心無令用度不足致生怨望以後凡真夷來降者不分有罪無罪俱免收納以杜各酋之索擾華人破虜歸正者據夷使之懇告欲免收納臣已再四開諭以後但遇歸正人口到邊審明別無拐帶虜中財物婦女及破虜年月原籍鄉貫虜中主家即與放進騎來馬匹收住邊堡如有虜騎追趕即以原馬給去量以撫夷綉布每人給綉一疋布二疋原人伴回原籍無事可免招降致啓邊釁歷查虜中華人俱被節年搶占人數其精壯老幼殺死者不預焉每次擒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二

五

平蒙堂

封頁

一審經權以嚴邊備照得夷狄之於中國有順有逆帝王制御之策有經有權無預中國之盛衰惟視夷類之強弱間有勢雖強橫而中實披離故規利而納

款如漢武以百戰之威而歸呼韓以來歸逐孤左賢之勢亦有畏威厭兵而苟全生便如唐張仁愿以朔方之守而致突厥之乞降要非我力能制其命實繇天運陰奪其魄故耳惜也漢武好大喜功竭三輔之力以迎降胡故汲黯病其費達唐張仁愿之議築受降三城舉朝賢者咸議其非然漢武致海內之虛耗而仁愿貽唐世之美利豈惟始事之難幸以後艱莫可逆定耳故必有制御之經無忘有事庶常勝常尊之勢在我而役胡無所乘其隙必有羈縻之權不拘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二

去

平蒙堂

封頁

文法庶操縱誘聞之機可決而邊臣得以效其謀至于目前之利鈍日後之變態其始也固當多算而預防其終也誠難逆睹而要定自古懷忠負智之士爲國家立尺寸之功率是道也臣等愚昧其才識威畧萬不逮古人而一念報主之忠誓古今無二今次俺答乞封納款始緣伊孫之降自知天心厭惡衆叛親離故降其平昔桀悍之氣懇求封號冀自雄於諸夷繼感聖明生還其孫之恩復遣使申請尚恐其弟姪未從也既而遵臣劄諭糾合老把都吉能承

部卜多羅土盡盡河套進北各親族部落同奉納款
凡虜情之誠傷各邊之兵力臣等前亦具陳矣今環
駐近邊凡三月一靡不從使命絡繹既免沿邊之侵
擾邊氓權保無忌復絕邊堡之求索官軍戍守無擾
一皆效順之誠似可暫弭九邊之患臣等會同各官
譯審再三宜諭數四非甘聽一二夷使之誑言故犯
先帝之明禁爲虜乞容苟圖自寬也在虜既有呼韓
突厥款塞之誠在我常有優遇受降之恩今部科之
議必欲要其後之不變嚴其始之峻防令其一遵法

皇明經世編

王鑑明集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理永絕昔過因爲守邊之經臣等歷攻古昔春秋之
列國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
度定盟帶纈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夫在
虜者雖事變不可期而在我者當乘昔以厚備每澤
夷使審得俺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姪黃台吉
吉能各年逾五十皆非十年前強壯之昔倘各酋未
死之年那吉輩繼承之後邊境有數十年之安則宣
大山西殘破之城堡可以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以
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可數年報完薊鎮邊臺雖

修腹裏城堡可以次而修建主兵既練入衛之兵馬
可以次減掣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器之務乘其無
事計日課工務急自治三五年後兵氣振揚邊備嚴
整縱虜有反側我得數年畜練之精力以守可固
以戰可勝是不失經常之守而可省財力且無貲矣
雖今日天朝暫假爵職之名器示以榮錫之恩每歲
暫借客餉十之一二爲撫賞酬貢之費是一時羈縻
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將不可數計矣釋此
不事則拒虜甚易而滅虜實難虜將窺隙而東西歲
擾我必隨勢而遠近戒防士馬疲於奔命財力匱於
徵輸是爲不能達權將並經常之守不可繼矣

皇明經世編

王鑑明集

卷之二

十八

平露堂

一戒旂飾以訓將略照得朝廷分閫授節重將帥之
權賞延世爵隆報功之典待武臣可謂厚矣其效忠
宣力爲國屏翰忘身殉國爲王于城乃其職分兵家
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
也必忠義誠坦以宅心必仁信智勇嚴以御衆方能
視國如家視卒如子明於料敵勇於戰鬪知進知退
能勇能怯以收衛民制虜之功歷觀古之名將以韓

彭之智勇，虜勢方強，不能解白登之圍，以衛霍之威，略胡運未亡，不能滅左賢之種，雖知天地之道，中華爲陽明，理有常尊，夷狄爲陰類，勢難盡滅，故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治以不治，有繇然也。今之爲將者，或勇力虛悍，而不諳兵機，或心行姦詭，而不識忠義，平昔蓄丁選銳，伺虜隙以搗巢，趕馬爲要，功罔利之圖，遇警觀望，畏避幸虜，去爲誘禍，脫鉅之計。今當虜酋之乞貢，既乏任事之忠，復懷後省之懼，務爲誇詐之言，陰肆輕濟之術，若以爲將可恃戰，不空聽虜和以沮其氣，虜方畏兵，惟當奮兵力以立奇勲，果如所言，是有將兵而不能用，失時勢而誤兵機，臣等之罪，夫復何追？臣等何利？甘爲怯懦，負國之夫哉！但其言似忠，而其心則詐，其力似健，而其謀則昏。二三年來，虜之犯宣大者屢矣，何嘗有堂堂正正一戰而立却虜勝敵之功？惟事觀望規避，以甘冒欺罔之罪，中外所俱知也。其或間出搗巢，新獲老幼婦女，不足爲虜重輕，遣丁趕馬，得獲老騾羣駒，及足搗虜騷擾國家，亦何利而養此輩，以重誤陷場耶？曾樊曾阻，斐敬和戎之

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策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漢臣斥之，謂布可斬也。管白登之圍，曾獨不在耶？當官稱其直，趙充國上金城屯田之便，益諸將咸笑以爲怯，而卒能制垂盡之先零，後世頌其勲，今之諸將，不及樊噲之勇，而敢事誇詐，未識充國之略，而妄貪戰功，其播奪國是，重悞邊計，罪可誅也。伏乞 勅下兵部，即行九鎮將領，各務實心報國，奮勇練兵，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糜虜之暇，修製戰具，蓄養丁銳，使虜知我之有備，不敢復叛。或虜果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之虛，毋容偷安驕惰，玩愒時日，營私弛防，坐誤厚備之虞。毋容偷安驕惰，玩愒時日，營私弛防，坐誤厚備之虞。毋收全師全疆之功，其底不戰屈人之積，果數年之後，華夷安堵，邊備增飭，即錄其功，如或挑怨溝壑，弛備疎防，即治其罪。凡今有造言飾詐，陰懷貢議者，外聽臣等及巡按衙門，內聽部科指實參治，以肅邊紀，以儆怠玩，庶役情無所容，貢議不孤，而邊防增飭矣。爲遵奉明旨，經畫北虜封貢未妥事。堂疏

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道議過條件開具題請亦非臣等損威媚竊如逆竊故態別有私要也今據內而科部之議既謂河套古能應聽陝邊督撫另議封貢其陝西總督尚書王崇古又復執議必令吉能子姪二年後不犯方請封貢其尊國體逆虜情在諸臣固爲有見但未察吉能僉答親爲叔姪勢若常蛇聲勢相依首尾相應先年吉囊尚在每遇黃河凍解入套則患在延安甘肅出套則患在山西宣大近年虜衆日強東西分據河套不能容住數枝古住莊寧山後久矣小掠則各枝自爲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二 封貢 三 平露堂

窺逞大舉則東西互相糾聚事案具存往患可監非可口舌爭也今許俺答封貢而不許吉能是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在俺答必將呼吉能之衆就互市于河東宣大之商賈必不能給在吉能必將糾俺答窺搶於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中國既失大一統之治夷虜反得遂影射之私臣前時必令俺酋糾會各酋之謀亦徒矣它日陝邊有失虜志復縱則今日之封貢必不能保其久而不廢也臣前謂夷虜性急而耻卑今吉能在俺答子孫中旌行

年歲既尊而獨不預封職之學入貢之責豈忍坐僭糾合其于姪侵擾延寧如近年黃甫川筆架城營堡之攻陷瓦剌梁之殺戮恐陝鎮之兵力且將不支矣見陝之虜情兵力今兵部尚書鄧某及臣先後繼任督撫歲久目擊其狀身任其艱而之誥在陝一年偶因套虜西掠諸番一伙無虞頗收斬獲亦間損傷即扼其吭而制其命雖使之誥在陝亦未可知也是封貢之議在吉能不可獨拒必當俯容以薄皇朝一統之治以杜諸酋影射之奸者一也其互市之議既蒙允行於宣大山西矣在陝西三邊臣原議應聽彼中督撫查照先年事規議行各鎮分投設立一以分虜勢以便防範一以便虜私以免搶掠今該鎮之議謂三尺童子亦知不可容市將士扼腕謂不當許貢至稱因答開馬市致套虜轉弱爲強是聽諸將狡飾之議而未免套虜先後之勢也臣歷任陝邊先後十二年歷查套虜在答吉囊未死部落未分九子少壯各統其衆東則俺答老把都聽命惟謹非則上竄睥睨莫能拘制故在嘉靖初年九邊騷動損將陷兵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二 封貢 三 平露堂

無歲不逞強橫已極。自古喪之死已二十一年。部落既分。諸子多死。吉能老而不能制其子姪酋眾。而各肆殘虐。部落生齒日繁。套中不能容住。真夷多降。各鎮各蓄丁壯。每出趕馬。搗巢終歲不能安居。今視古囊存日衆。雖加倍而勢反淪沒。故一旦聞俺答之傳。即欲歸順。乃自欲求安。非獨爲感歸降之恩也。雖未可謂比昔勢弱。實未見視昔轉強也。其所需於中國者。段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容互市。諸酋豈甘心伏首聽命。不捨不市已耶。果各鎮之兵力能制其死命耶。抑套虜之衆富於俺答耶。三者既非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搜掠。以得鍋爲奇貨。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衆何能自贍。廷臣之議謂鍋係鐵斤。恐滋虜打造之用。殊未知虜中不能鍊炒生鍋。破壞百計補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煮肉爲食。此各邊通丁所具知也。前虜使欲以破鍋換易新鍋。情可知矣。及查得遼東開元建寧之市。以廣鍋入市。蓋廣鍋生鐵不受鍊炒行之已久。此可倣行。及查得宣

皇明經世編

王臨川集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王

大沿邊山程險遠。鐵鍋鮮至。亦多用廣鍋。即當容照遼左三衛例。以廣鍋容入市。易商吏攸便也。其陝西之市。亦須速行彼處定議。容市以免西虜東市之擾。此互市之當議者二也。又撫賞之資。各邊原無多積。堪動錢糧。臣前所議暫借客餉。每鎮三五千兩。佐以各鎮撫賞之公費。或可充用。科臣議謂臣議動客餉。必至減兵弛備。是未察主客邊餉之異支。及恤邊鎮之窘乏也。夫主餉以養主兵。分地盡守。軍有定數。守不可罷。軍不可銷。則餉不可輕減。因矣。客餉專備春秋有警。調遣兵馬之支。連歲邊報頻仍。四時戒防。糜費鉅萬。今虜既納款。則邊鎮無警。而調遣可免也。邊隘有守。而邊外深哨。腹裏接烟。哨役可省也。其歲省客餉且無算矣。即如去秋今春。臣遣巡宣鎮南山僅月餘。而該鎮東路客餉。每備三萬兵馬數月之支。今盡省矣。據報隆慶三年之召買。初支而四年之召買。全未動。今歲即可停召買。該路所省當七萬餘金矣。大同鎮去歲春虜駐威平。客餉糜費數萬。自去冬十一月至今春將盡。一兵不調。而上年之召買。及以前

皇明經世編

王臨川集

卷之二

王

平露堂

王

之積貯未動。如今秋虜果遠遁，則各枝兵馬分駐各城，團練聽警止支主餉。而各路客餉亦所省不下鉅萬。山西鎮客餉原少，自冬深三春無警，河防止支正餉未多，調遣所省亦多。臣初欲於各鎮客餉內動支三五千金，是省十而用二三，非它有所費也。必欲虜無所撫賞而割腹束手聽命焉，既非中國撫四夷之宜，必令各鎮自爲處給，遼鎮各項錢根各有定支。年來文法日密，拘促已極，何所撙括充用哉？查得薊鎮三衛之撫賞每歲銀一萬三千餘兩，而該鎮扣軍糧催採辦以佐之，尚不下二萬餘兩。遼東海西建州之撫賞亦歲不下萬金。宣府屬夷止數千，而一歲之撫賞亦僅一萬。彼遼薊二鎮入貢之虜多不過萬餘，其撫賞之厚各夷所知也。今俺酋老把都黃台吉及永邵卜喀囉土蠻兀慎羅腰諸部落衆至十餘萬，既容貢市而撫賞全不議給，徒令臣等以空言應酬，無可示恩，何恃固結恐非！天朝撫夷之大體也。其間討賞溫賞之費在臣等自知樽節，而守市遣使必不可已之賞則不可省。即如臣每遣通丁入虜，虜必賞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鑑川集

封典

五

平露堂

以馬。臣每令通丁不許領受，虜即來告云：「非此無以示好。」故臣於虜使之來，亦有分別大小，以段布充賞，亦華夷之分所當然也。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須當查照薊遼事例，姑無論夷虜之衆寡，每鎮每歲令於節省客餉量動萬金，以備互市撫賞之資。或一省商販無資，權充商本，令其買貨充屯，得馬給軍，以濟公私者也。餘督修邊堡，選練兵馬，開墾荒田，嚴飭邊備，臣已申令。并三及肯自治，即今各路修工已興，作邊民爭買牛具，告耕荒田，至有欲開邊外之田者。臣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鑑川集

封典

五

平露堂

禁止各路兵馬。分日操練，未敢肯刻疎玩。其互市之防範，虜中之戒諭，臣督行各撫鎮相機固防，務保無虞。免墮北顧。伏乞聖明俯念臣等邊臣任事之苦，難稍寬延議支法之牽制。勅下戶兵二部，早賜定議。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條覆理鹽法疏

鹽法

照得召中鹽引飛脫邊儲，風有戍議。邇年各月鹽法阻滯，邊商無利，坐致召納無商，邊餉匱乏。雖貯銀數萬計，所納糧艸不及銀易之半，間多停積無售。在運

司者難即疏通在各鎮者須宜調停庶可稍濟本色之用臣於移鎮之初歷查三鎮鹽糧主兵專責戶部客兵分責各道每遇開派酌城堡之衝緩為鹽糧之多寡審年歲之豐歉定估之高下行有定規若使皆估適平召買以時倉場禁常例填勘無淹滯衆商雖無大利猶可免賠本之害但事干貨利往往上下避嫌不查鹽引時價止拘開派定額不恤腳運轉費禁依民間時估遠商鮮至市戶徧抽舊報未完新鹽復生或聽商衆估攀累及小販農家無益國儲勞擾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二 鹽 三 平露堂

增減或通照銀易之估免與寬減開派之時先儘各鎮銀易商戶槍中餘聽遠商報納無容鹽利歸遠商銀易累土著庶無偏累如在八月中完當照上年之估八月後報方查當年定估務要乾潔米豆無容仍以貨物兌軍完且務責該路通判官監收查盤明白如法收賒出給倉收填給勘合其填勘之法各倉場投到實收於戶部官糧郎中撫院商衆未及均知多方營探吏胥得肆求索填出勘合封發各商衆不及見往往鹽糧磨對不明到司或致駁查俱貽商累臣於巡撫寧夏時立法公門置一牌面每遇商人投到實收挨次書牌懸示衆見但完及一勘許商衆赴票即與填給仍將原勘先不印封責發衆商自行磨對無差送院方為印封斯吏胥無客料索商衆曉然自明免赴司駁查之害續據三鎮兵備守巡道併管糧郎中開報在宣府隆慶四年原派主兵准蘆鹽一十五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引五分五毫兩准鹽每引官價五錢長蘆鹽每引官價二錢又節年殘鹽一十七萬五千五十引五分二釐五毫分作六年搭派本年

該攤鹽三萬引各折不等該銀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五毫客兵該年除部議存積三分外派發淮鹽二萬九千四百引蘆鹽一萬九千六百引其該價銀一萬八千六百二十兩隆慶五年額派淮鹽四萬二千引蘆鹽二萬八千引其該價銀二萬六千六百兩節年俱已召納本色通完在大同今歲開派主客淮長鹽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九引共該銀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兩五錢在山西額派主客兩淮鹽六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五十五斤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鑑川集
鹽法
无
平露堂

浙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二兩每引價銀三錢五分山東鹽六萬三千六百一十引一十九斤五兩九錢八分六釐三毫每引價銀一錢五分三司鹽共一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十引七十四斤七兩九錢八分六釐三毫該價銀六萬八十二兩六分三釐六毫五絲俱經先後召商查照臣原議催納陸續報完並無停闕未開未報之數邊餉稍濟又准山西撫院咨據各兵備道呈稱鹽行於運司而引派於九邊鹽通則引通鹽壅則引壅故引價之貴賤視鹽利之通塞

斗頭之多寡稅引價之貴賤鹽壅則引不得不賤引賤則不得不減價以求售其勢然也然則疏通鹽法者當求之運司而不在九邊但今之病鹽法者非一端土木之加派餘鹽之割沒各色鹽斤之通行每官引一道例該掣正鹽二百引今可掣三引之鹽行鹽地方如故產鹽窳戶未增而掣鹽數多何方變賣且各司生司大商各收有邊商鹽引多者數十萬少者亦不下數萬足供數年之掣用一遇邊商鹽勘到司變賣則無主承買守支則無資不能挨及聽其勒減價值淮鹽費本五錢正三四錢浙鹽費本三錢五分止賣一二錢山東鹽僅賣五七分惟長蘆鹽引原額數少近年直隸各處鹽法疏通每年用引數千萬故一時引價每引比原本尚有微利此各運司鹽法之大略也夫商以規利而爭趨引以遲速爲貴賤果引價增貴則以五錢之本而賣至七八錢則在邊原納糧草時估自可加增而商無苦難即乎相報中可復飛輓之舊今照各司鹽引壅滯則不得不減時估苟求完報以濟歲支也查得前任屯鹽都御史龐某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鑑川集
鹽法
手
平露堂

立邊商司商兼掣之法。定邊商引勘價值之例。責司商承買邊引之規。凡司商告掣。務令續買有新鹽方准換掣舊引。立釐鹽歲增之額。一時邊商稍蘇。今本官去任復爲司商在司責緣更議。無惑乎鹽法之復壅也。其邊方買窩青窩占中之弊。乃鹽引有利之時。豪強圖利之爲。今官召無應。生派不甘。自無占中之弊矣。茲蒙廟議申飭。臣復嚴行各道。并管糧郎中在邊者。極力調停。禁革夙弊。及時召納外。在各運司者。伏乞勅下戶部。通行各巡鹽御史。并運司等官。於

皇朝經世編

卷之

鹽法

主

平露堂

凡掣鹽割沒之大濫。行鹽壅滯之夙弊。痛行裁革。查照臚都御史原議。定邊商引價之定值。分司邊各商兼掣之定例。於司商積引之家。務令承買新引。遇掣支之時。須驗有新引。方准掣舊。庶邊商不至坐困。鹽勘有售主之微利。而召中自樂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由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條覆收胡馬疏 收胡馬

照得夷虜以羣牧爲生，以馬匹充市，各邊資馬力爲戰，而邊軍以買馬爲苦，固也。三十年來，北虜猖獗，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調旁午，馬多倒死，請乞日煩兵部或請見本色備用之馬，間多老弱，不堪騎征，或議給折色，每馬十二兩之價，軍士買馬，賠累萬狀，公私交困。今幸諸虜遵約貢市，士馬既免疲勞，軍民更獲馬利，臣嘗當互市之初，開具宣諭榜例，要定虜中上等扇馬一匹，擬價十三兩，搭配段布官貨一分，實值銀八兩餘，中扇馬一匹，定價十兩，貨實值銀七兩餘，下扇馬一匹，定價八兩，貨實值銀六兩餘，其在商民，槩以故衣雜貨，每值銀七八兩，即買兒驃馬一匹，可賣銀十餘兩，各以次

從便加減，率得厚利，遠邇歡騰。今日邊地孳牧漸多，將來軍士尋買，且易此收胡馬利，中國之明效也。但查今歲各鎮貢市之馬，既多給軍所用，官貨即係各鎮椿朋馬價，正支間有借支別項銀兩，已將市馬壅賣補還訖。一時各鎮馬額雖未盡補，亦可備緩急戰具。近蒙科臣建議，將北直隸河南山東三省歲俵馬匹暫停本色，惟以折色，每匹銀二十四兩，解部，勸發三鎮收買胡馬，分給戰士，誠可內寬民力，外資邊馬。夫民間折價一馬二十四兩，解部發邊，每馬以十二兩是一馬，已充二馬之用。今在邊以八兩之貨而易一虜馬，即二馬之價，可充三馬之易，公私內外俱獲便利。但歲市之馬在邊年復一年，必致太多，有難盡給官軍，多費餉餉，其在京各營應用之馬，既停俵解，或將缺乏之臣已屢行三鎮撫臣除查明今年互市下剩銀貨及近日部發馬價，並來年應扣椿朋各銀兩通融計算，已足來歲互市支用其所易之馬，除補解今歲借支過太僕寺酬賞貢馬銀五千兩，該馬四百一十六匹外，餘馬欲盡給軍，不惟七年互市之資，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鑑川集

寄馬

平露堂

不可繼抑且一時增餉之員且不可支今奉廟謨
深遠部議查覆無非欲市馬可充官用官價不至枉
費至意伏乞勅下兵部定議每年春請發山西宣
大三鎮各馬價一萬二千兩聽易上等虜馬千匹市
完定赴各關俟兌京營官軍騎征或給戶寄養如馬
數不足即以下午應解之銀扣減其各鎮椿朋馬價
銀兩併餘價銀貨易獲馬匹聽給各鎮軍士騎征起
使之馬在途給以草料各軍即以餘價各給盤費以
免賠累馬匹仍造毛齒明白用一官印以防抵換庶
在京以半價而得一夷馬在邊藉內價而免匱乏雖
馬匹高壯或不及民使而筋骨價耐寒苦比內省馬
力倍健其在陝西各邊雖難表兌解京即可充入衛
官軍騎征省在京本折歲給廩三省之民可久免徭
馬之累太僕寺庫將歲獲餘價之積矣

酌許虜王請乞四事疏

北虜封貢

一請給印信順義王俺答當乞封之初即求給賞王
印臣于原疏亦嘗查照聖祖封忠順王事例具題
該部尚未議給今本王既蒙欽封王爵日思得印

皇明經世編

王德川集

戎騎馬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王德川集

黃廟封貢

四

平露堂

榮示諸部以便表貢行使每次求乞輒稱聖朝不
給印信彼亦虛受王爵將來憑何傳襲臣愚伏思
聖明既不惜勅封王爵之賜即給使金雜銀本王印
信在朝廷全封爵之典在虜王爲世襲之珍它日
子孫以得印爲榮重以失印而紛爭在我尤得以印
信得失而施其操縱之權若竟靳不與非惟老酋將
不以王位爲榮重而將來子孫亦將不知所依若矣
本王又稱若天朝不與鑄印給與金銀聽彼自製
將必如往時任意鑄造體制僭逾尤非政體矣
一請貢使入京夫有表貢必有夷使歷查四夷各國
各鎮屬夷土官番僧族皆同當弘治元年二年北
虜小王子繇大同三次來貢向未受封蒙孝廟准
其貢使每年一千五百餘名安駐大同東館內進京
四百三十五名弘治三年加至二千二百名見今朵
顏三衛每年貢馬三百匹貢使三百名海西建州各
夷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貢使一千五百名各容進
京俺答素所見知臣訪得華夷皆傳先年彼未受封
威脅朵顏三衛每年每衛分帶俺答老把都黃台吉

三家夷使各十名入京分賞十分。今各酋既蒙封王授職容修歲貢自稱與三衛同爲藩臣外絕私入之途所有貢使倒得入京以示大公之體中間裁抑務少防範當嚴臣於初議亦嘗再四踰曉勒定各枝止貢馬五百匹每授官有名酋女一人貢使二名各都督大酋量加二名俺答十名授官四十七枝共准貢使六十名上馬三十四匹進京餘馬給軍餘使百名分駐三鎮監市候賞計數不及三衛貢使之什二當者廷議或謂虜使入京將得窺我虛實闕我道路其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鑑川集 北華輯頁 五 平露堂

似遠而不查番夷均一夷也在朵顏三衛昔爲藩籬今爲嚮導其虜前時之入犯皆三衛夷人之指引且虜中被齒華人奚啻數萬其我之虛實道路彼何所不知而必得數十之貢使方慮其窺探耶且臣原議經行孫宣大各路邊境以入居庸昌平抵京令各地方參將總兵官設兵防護其出入禁絕紆道窺探之奸自可免諸臣所過慮議者又謂居庸去京陵爲近恐爲虜知夫三衛夷人繇喜峰口入去京爲尤近大虜三十二年繇古北口初犯迫郊起繇白羊口直出

宣府岔西當時又誰爲之指引耶我兵近歲西防懷來虜衆咸知近援京陵故得東西牽制又何嘗不知遠近道路哉今不嘉其效順之誠惟虞其後肯之叛中國既失敦信之度虜衆能免逆計之憤耶是示之疑形而激之速叛也故臣於去歲納貢之時諭以諸夷初貢衆志未孚直難容許待彼輸誠已久中外咸信再爲陳請今據虜王書使正求伊子姪孫貢使十五名人京餘各枝聽貢馬至再議則人數愈少意向愈誠其審十五人半各華人內真夷俱選恭順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鑑川集 北華輯頁 六 平露堂

事不飲酒之夷虜王亦示以賞罰華人俱思效忠非若三衛猾夷遼東悍虜之比伏乞聖明俯容前使恭賞表貢聽臣查照原議選差官通沿途防範送至京館俾得俯伏闕廷仰瞻天朝威靈俯盡虜衆誠款免致漸生差憤使臣親領欽賞愈堅修貢之心矣

一請鐵鍋互市照得虜衆需鍋煮食虜衆不習炒鍊遼餉以廣鍋充賞虜中非用鐵打造臣去歲二次疏議詳矣此非臣之私言也凡曾經邊任生長邊方者

皆知之。臣先聞廣鍋輕而不受炒煉。向因虜王懇求得如薊遼例以廣鍋充市。既而科臣有言。兵部議行臣責各道以廣鍋炒鍊如可成鐵。卽禁勿與行。據各道呈稱。責匠以生廣鍋十斤。煉得鐵五斤。尚未堪打造。繼因宣大廣鍋價貴而販少。諸匠謂潞鍋生鐵炒煉倍折。乃以潞鍋一口。責匠炒煉。每生鍋十斤。僅得三斤。若舊鍋用久破裂。僅得二斤。價賤三倍。夫一鍋大者不過二十斤。中者十餘斤。小者五七斤耳。炒煉得鐵幾何。虜雖至役。孰肯以難得日用煮食之具。而自毀煉耶。臣仍責以舊易新。虜衆每以舊鍋久已存毀。今當尋覓充易。恐難全得。臣復諭以但得斤重相當。卽與准易。詢之降人。皆稱虜中鍋漏則補塞充者。破裂卽隨地抛弃。原不知炒煉充用。今虜衆經年無從得鍋。間有臨帳借鍋而煮食。或以馬易鍋。抱憤欲販者。以故虜王累次懇求實欲資衆急用以承貢市耳。科臣嘗議以砂鍋給虜。大砂鍋易敗而難大。虜以鐵柱石塊爲竈。以鐵釵木杓爲器。砂鍋焉能禁其擊擄。性歲各市嘗備數百。卽賞夷亦不正視。率謂馬駝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不便攜帶狹小不能容煮故耳。臣已遵照部議許廣鍋潞鍋價值之貴賤炒煉之多寡以價賤而煉少者許諸虜以破舊赴官市易新鍋。嚴禁商民無容私市。違者照例治罪。蓋鍋釜重器商民攜藏難便。况無厚利孰甘輕犯將來得獲舊鍋之鐵可爲新鍋充役市。庶虜衆免急迫志望之叛。邊墩免將來迫索凌奪之虞矣。

一請給虜酋親屬窮夷撫賞。夫虜中以粟帛爲衣食。故捐生搶掠而無忌。虜俗視子女爲一體。故衣食必共而不吝。節據俺答暨黃把各酋投書。每稱伊各有丈人女婿姊妹外甥的親諸人各領部落。大者一二千人。小者數百人。去歲求臣同各夷授官。臣未許允。今各子孫俱有官賞。各親屬未蒙授官。給賞衆咸羞怨。每將伊得賞賜分給。不足充用。又各部下窮夷原無牛馬可市。止依打獵刁搶度生。今既不敢犯邊。日無一食歲無二衣。實爲難過。天朝恩澤如海。望乞請給撫賞以度生命等因。在順義王臣諭以彼拘留板升被虜萬人種田千頃。歲收可充衆食。邊方錢糧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有限養軍尚不足用。何能兼給萬廩。本王亦知自給尚爾求索。老永二枝。去邊隔遠。求索亦少。惟黃台吉部落延住近邊。素稱窮悍。無賴冬。皆尚恃打獵。春來愈見狼狽。有畜者。每次於巡邊各口。求官權易。一牛易米豆石餘。一羊易雜糧數十。無畜者。或馱鹽數斗。易米豆一二十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脫皮衣。或剥皮張馬尾。各易雜糧充食。其瘦餓之形。窮困之態。邊人共憐之。臣密遣通丁往來虜中。察其情狀。皆謂平昔恃搶充食。今以畜物求易。尚禁不與。各通丁卽以趕馬。揭巢殺戮責問。間有夷回稱無命者。被官軍殺戮。有命者。尚得衣食。有馬者。被搶趕。無馬者。亦無懼怯。今既不敢犯邊。惟有坐以待死。不知各王子何故求和。致衆受苦。此虜中急迫之情。若不量爲撫實。將來必有諸酋不能制。沿邊肆竊犯者。將致擾農耕而妨工作。阻難牧以壞貢議矣。此事勢所必至。不可不預爲撫防也。伏乞 聖明擴好生之德。薄浩蕩之恩。容臣等行各酋查將伊親戚女婿。每酋不過一二十人。各照地方。於各鎮原議撫賞內。各量給每人

皇明經世編

王德川集

卷之九

平露堂

綢段各二疋。布十疋。米一石。餘針線茶果之類。亦如各酋婦例給賞。以結各酋長之歡。仍每酋於春月貢市時。各給布數百疋。米豆各一二百石。令各散給所部窮夷。以安反側之衆。其巡邊各口。每遇虜酋執書求小市。查照臣原議。聽參將守備官。准令邊外各以牛羊皮張馬尾等物。聽軍民以雜糧布帛兩平易換。量抽稅銀。以充撫賞。庶虜中貴賤貧富。各遂安生。其感 皇恩。沿邊軍民各獲虜利。免憂竊犯。如各鎮原議撫賞不足。卽以收獲市稅減哨。及原備賞功公費充用。歲終通計用過之數。奏繳。或容於各鎮節餘歲餉內。每鎮再准三五千兩。專充正支。庶國用費少。而省多華夷均利。而永賴矣。

皇明經世編

王德川集

卷之十

平露堂

議收胡馬利害收 收胡馬

爲照互市之議。本以均利華夷。夷馬之入。本空給軍操備。歷查遼東建州海西諸虜。每歲貢馬一千五百餘匹。茶顏三衛每年貢馬三百餘匹。及陝西番各夷。僧進馬各有差。俱係雷邊給軍。在京在邊。例給酬賞。行之已久。雖所貢之馬壯弱互異。而酬賞之額。向

無增減其在各邊月市夷畜均利華夷亦無它議今
北虜之強衆既非東西番夷之比其虜王之貢馬五
百市馬歲至三千五百匹行之未及三載而三鎮之市
資即多缺乏市獲之夷馬俱憂無措良以各邊軍民
寒苦者衆即有得過商賈連年大小互市易獲牛馬
奚啻萬計見今各城堡馬牛遍野已足騎耕闢內商
民隔遠銷至間有市獲夷馬成得厚利向因市期未
定一時有難湊齊故官司不得不多備官價以慰虜
衆之求售各鎮馬支歲有定額今二年三鎮雷邊貢
市馬匹宣府鎮共三千二百九十餘匹大同鎮六千
九百四十餘匹山西鎮五千五百匹三鎮共給軍馬
一萬四千五百餘匹歲費錫料銀四萬餘兩故撫臣
不敢多補馬額恐致餉餉之歲增據科部之議若謂
餉非取之額外馬可壯之師中在守臣則計慮增馬
之歲支將貽莫繼之患又以二年市資之用數宣府
鎮共用過銀二萬六千六百四十餘兩大同鎮用過
銀五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山西鎮用過銀四萬六
千八百二十餘兩三鎮共用過銀一十二萬五千二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十一

平露堂

百四十餘兩雖計馬一匹僅費價銀七八兩然支用
已過各鎮椿朋之正額故不得不預爲定議以求爲
永久可繼之圖臣謬當首事之責不得不轉展時度
求貽邊腹軍民之永利也歷查國制馬政內而兩直
各省歲使備用馬每匹民間買馬盤費率費六七十
金一遇歲荒馬死必至罄家蕩產民累已極比至解
繫寄養馬戶既吝芻餉閒充騎獸往往倒死瘦損兇
軍不堪是括民以備馬而馬未必盡可用也各邊歲
扣官軍俸糧充朋合買馬之需官以品級遞扣有差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十一

平露堂

軍每年銀三錢并照年趨追死馬椿銀俱充買馬之
用每鎮朋銀歲各萬餘椿銀完欠不等雖死馬多寡
追微難齊每鎮亦各至數千兩北虜未貢市之前每
馬一匹議支官價十二兩給軍自買必須貼賠五七
兩方可買馬稍堪一週馬死價失必致軍逃伍缺是
累軍以買馬而馬未必盡堪補也兼以近年各邊入
衛官軍往往疲勞用馬既多倒失復倍馴致民間馬
價騰貴軍士買馬愈難至是各邊歲有兌馬之請僕
寺每有缺馬之憂公私耗費今幸北虜納款七鎮暫

寧歲將貢市胡馬。一備入備。既免在京兌馬之擾。二補營額。可免官軍貼賠之害。何從科議。各直歲省俵馬之費。僕寺歲收折價之積。邊腹軍民。內帑外廩。利益孔厚。中外共知也。且夷馬性耐寒勞。骨任馳騁。雖大小不齊。均非內地虛應無力之種。可同惟其性騰躍。素不與繼勒之羈。慣食野草。不服料豆之溫。兼以內地炎熱。而夷方寒冷。若非調習喂養。必致瘡癰易生。近訪得直隸山西各處商販連年市獲夷馬。喂養有節。旋即臙壯。幸得厚利。今各邊軍士領獲市馬。壯健既多。倒死已少。皆可類見。二年來薊鎮官軍。每遇市期。官私各以銀貨市馬數百匹。各省官價歲補馬額。節省財力為多。亦未聞有以夷馬不服內養為議者。是知夷馬不堪內養之議。原非定論。今據各鎮撫臣通行邊腹各道詳議。前因除山西鎮原議應給去歲解俵馬七百匹。價銀八千四百兩。及連年借支過山西布政司官庫未補銀二萬五千五十餘兩。共三萬三千四百五十餘兩。內除本年該扣椿朋銀一萬二千餘兩。除銀二萬一千四百五十餘兩。并大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龍川集

平露堂

鎮去歲儘給四營入衛官軍馬二千九百五十一匹。該馬價銀三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兩。應聽內給外餘。宣府鎮市資雖尚有餘。止四市馬連年數少。以後老永二枝果齊入市。馬數必增。價亦難繼。其三鎮市獲之馬。除山西鎮每歲以一千九百餘匹。聽給各州縣驛遞走過。即以官價解赴備市。歲以為常。以寬民力。以省兌支。既歲餘貢市之馬不多。即堪補每年各營倒失馬數。其大同宣府市獲夷馬。通應酌議留邊。起俵。以省公私煩費。伏乞 勅下兵部行太僕寺。將山西鎮連年用過應補市資馬價。山西二萬一千四百餘兩。大同三萬一千四百餘兩。各照數解奏。以補官庫。及備後支。仍每歲宣大二鎮各預發馬價千匹。銀一萬二千兩。聽同本鎮椿朋銀買貨充價。來年秋深。各將市獲上等馬起俵。各一千匹。或送餉鎮軍門。依給各營軍士騎征。或聽京營缺馬。官軍赴關兌領。騎操免解京寺。致軍士性返疲勞。其餘剩馬匹儘給該鎮各營官軍騎征。或間從變賣。山西鎮以後聽收。獲今年各州縣驛遞馬價。并本鎮椿朋銀備貨以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龍川集

平露堂

下年市用度在僕寺每年止費銀二萬四千兩。不過原議千馬之折色。在各邊歲得夷馬數千匹。而省軍民貼賂之百萬。公私攸便矣。

議修邊隘疏

修邊隘

議照宣府居庸關外東路延永之南。號稱南山。東出四海冶。接薊鎮渤海之險。西懸懷保馬水。當西北路之衝。先年宣鎮歲有虜警。未敢窺犯南山。一以深入內地。官兵追逐。旋即遁回。一以南山高峻。林木叢稠。路徑不通。其內深林疊嶂。遠望陵寢。既鮮民居。可

皇明經世編

王應川集

卷之三

修邊隘

五 平露堂

滋虜略絕。無道路可恃馳騁。故二百年來。宣鎮外守永寧四海冶之邊。未議南山之內守也。始因二十九年。大虜自薊鎮入犯。震驚畿輔。後被官兵追逐。未敢復回原路。乃爲內地奸逆。指引繇昌鎮內邊突出。出魯西白羊口。直從宣府西路出邊。後因黃台吉老把都部落。節犯宣府東北各路。虜騎嘗薄延永大川。逼近南山。諸將兵力未能拒逐。每延數日。烽火內傳。居庸致驚昌薊。該前巡按御史李其建議。西自南山合河口起。東至火焰山止。建設墩臺。繼築虎尾小營。深溝

重壕。以備宣東之警。示虜有備。嗣後節該督撫諸臣。查看得先年虜中未知南山爲重地。向未窺犯。今既示虜爲守。其所築墩臺。不堪拒敵。恐致誨虜內攻。節次建議。增修營城。召兵七千。專設叅將分地。畫守。年復一年。內山林莽茂。外塹守布已密。可恃保障。每年春秋兩防。督臣提三鎮銳兵。趨防南山。雖大虜節犯薊鎮。未敢復出白羊。黃永並酋累犯宣大。亦未敢輕窺關隘。守云固矣。後因盡撤宣大山西之外藩。歸重南山之內守。歲費帑銀十餘萬。二十年來。費餉三萬餘萬。坐致驕虜窺隙。每秋倖示東行。牽制我兵東援。旋即侵擾山大。攻城破堡。戢守俱困。節該科部建議。勅行督臣。每歲二防。仍駐陽和守三鎮門戶。控禦諸酋。果虜犯宣鎮。方許提兵東防南山。兼備入援。誠爲忠計。臣古自隆慶四年六月移鎮宣大。本年秋季。報大虜東謀犯薊。臣提三鎮各兵二萬餘。移駐懷來。月餘。哨明虜旋即具議。題請撤兵西防。良以虜勢有緩急。在防有幾室。未可守所不攻。舍所不救也。三年仰仗 天心悔禍。宗社垂麻。格虜炮烽。內外安堵。

王應川集

卷之三

修邊隘

正我乘暇自治之日。政忘伐謀制勝之圖。每思南山爲陵後重地。見在墩牆間有踈矮。仍當增修。但念門戶堂與內外攸分。修守緩急。工力有限。故五年先修岔西扼險各口之墩牆。六年繼修宣鎮各路之外邊。正以固南山之藩籬。併修在內之城堡。實以莫關外之根本。其南山軍夫。或調一人俾修他工。或改修岔西險隘。或備修本路山水衝塌之墩牆。用備緩急。亦以地居宣鎮之內。外無門庭之寇。稍俟外邊工完。再議重設內險。又慮本山係皇陵來龍正脉。但可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卷之三 修邊險 七 平露堂

岡勢設防有難。斬山斷崖。恐有觸犯。今據侍郎吳某議。照前鎮臺規。岔東修臺一百六十餘座。雖可示虜壯觀。但恐該鎮工力有難卒辦。尤恐修完。無兵分守。其伐木採石。未免將北山林莽。斬伐資用。致疎藩籬。

顧臣古先年謬議。謂守宣大邊境。乃所以拱護陵京。而株守南山。實以弃宣大以危叢輔也。既該兵部

覆議行臣等酌量緩急。定議修築。節經案行各道查勘。前來通應據實題請。合將南山見在守兵七千餘名。先年除月糧外。仍給客餉行糧。近年臣今分班修

工。照班支糧。稍節客餉。今須責令常川赴工。復其舊額行糧。量給犒賞。先儘岔東急要衝口。敲臺上緊修築。次及稍緩。并添設岔西守備。專管岔西事務。其大山口等處。營城牆垣。候岔東臺工有緒。併力增修。大邊牆垣。與虜相連。第一背盟。修築自難。工爲最急。原議三年完報者。上緊催催。增修補築者。及時營修。至於邊境。先儘寧遠之柞口。墩皮布袋。衝塌修添築九座。其餘稍待邊工告完。另議包砌。其在龍門內垣。爲勢稍緩。工作錢糧。已俱題准。無容另議。見經量撥軍皇明經世編

王繼川集 卷之三 修邊險 六 平露堂

夫漸次補葺。蓋外急邊防。國維恐後。內修重險。計慮更周。慎固南山。務期經久。庶宜鎮保障。備無不飭。而於輕重緩急之宜。亦克協矣。

酌定戰守機宜以策將略疏 戰守機宜

查得兵部集議內一款。明戰守。謂用兵當審地形。各鎮形勢各別。戰守不可不擇。雖指薊鎮山西而言。其陝西三邊。延袤數千里。中間山川扼險。邊垣高厚之處。即當布兵。如薊鎮之擺守。餘山川平漫。原無大邊。則當備兵。如山西之待戰。此兵家不易之定論。各鎮

防禦之要機也。故有險不修，有邊不守，與無險無邊同。養兵不戰，督兵無略，與無兵無戰同。求以衛民威虜，難矣。今照陝西鎮靖西臨大河，河外多係虜巢，水深無險可據。三伏尚恃河阻，虜患稍緩。寧夏鎮河西路僻狹，修有新邊，率可扼守。甘肅鎮狄縣河外山路盤薄，南番非虜，中央一路用原，無幾沿山各有通賊溝道，沿途止該哨瞭墩壕，近雖間修邊垣，稍拒零寇，其大舉虜衆無可拒守。延綏中東二路沙漠平漫，沿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果能大挫賊鋒，遇回強寇，是能以寡敵衆，以上勝客兵，獲勝算雖有損傷，尤有論賞。如守者疎防失守，戰者避虜怯戰，縱寇深入，壞壞內地，罪坐不宥。是三鎮戰守之大略也。然守牆者不可徒恃守信地，須練馬軍以備潰牆之合戰，備戰者不可執忘守具，須扼險阻以防守寇之突侵。此戰守互用，使虜攻則莫克，戰則失利，方稱萬全。但勝難預測，兵貴多寡，且驕虜深秋擁衆窺隙，或於邊牆豁澗難守之處，或伺風雨擊兵之時，或乘無牆衝要之區，潰牆深犯，計我伏守策應兵馬不足當虜之半。是虜以衆強而臨我寡弱，欺我難備，奪我所恃。虜爲計得矣。我兵不量衆寡強弱，猝犯狂鋒，不知避銳避強之戒，每致覆師資敵之禍。是不知不可戰而督之浪戰，戰爲非計，或虜已入犯而猶事沿邊無益之守，或地不可攻而驟布官兵徒資勞費，是守爲無策。臣今已謬行各鎮官軍一如前議，各分戰守，各奮忠勇，務期成功，勿甘罪譴外，翻思大虜擁衆深入，必以精兵在前以迎敵我軍，其大衆必擇地安營，輕騎方四散搶掠，是虜之故智。沿邊各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將官審果衆寡不敵。除差人分投傳報收斂外。即各率精兵。莫與決戰。各擇虜人要路。邀出虜前。扼險拒堵。擇地列營。勿致圍困。各路各有拒戰。則虜衆自不能深入。如虜已散。捨內外將領。各選精銳。分投各城堡山溝。遇零騎擄槍。則督同鄉兵奮力迎勦。使虜進不能前。散無所掠。或夜驚其營。或會擊其情。庶可收保全。勦勒之功。夫虜之初入。以衆凌我之寡。我之各兵隨處與戰。則無所不寡。而但受其凌虜之散。捨則彼衆已分。我之與戰者約矣。庶可挽其衆。虜若合兵來攻。我復拒險拒城。勿與輕戰。虜將坐困自歸矣。若仍循襲故套。三五合營。聚衆迎敵。使虜得合精銳。攻衝我兵。而縱零騎四散擄掠。惟兵馬坐受圍困。必致地方大遭搶擄。亦何用於戰兵哉。且虜計奸狡。或伏精銳於邊外。而以零騎近邊誘我之追逐。或露空帳馬駝於水頭。而伏精兵於近地誘我兵之出搗。或以一枝攻我之東。而以大衆窺其西。或晝陽兵以東行。而夜率衆以西犯。除深哨定形外。責在諸將。勿貪近利。勿輕遠追。勿因虜稍去而輒怠弛。勿見虜攻衝

皇明經世編

王陽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而懷畏避。自足伐謀全師。而不戰屈入之兵。無論古蹟。即往歲郭江之陷。沒失在不知彼知我。輕率浪戰。以資虜耳。黃演之殞。喪患在不審勢。審敵貪功。窮追以陷虜伏耳。瓦格梁之失守。在時變。因虜聚于西。而自疎防守耳。此邊人所共見。共憤者。監往圖新。責在諸將。臨敵決策。以自靖獻。臣已逐一開示。地形向往。預授戰守方略。仰仗皇威。明懸賞賚。如有故違。節制失誤。軍機者。令典具存。臣不敢輕貸。

議處熟審。以昭威信。疏

計處書史

皇明經世編

王陽川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照得河西熟番。族種繁雜。強弱不齊。富者占據山場。耕牧自給。貧者竊窺官道。搶掠爲患。國家治以不治。許以易馬。實羈縻之良法。其甘肅兵馬。本以自衛封疆。非爲諸番衛護也。近年各番數被虜搶殺。力不能支。每以從虜搆患。挾求撫賞。甚至羣聚搶劫。拒敵官軍。先年建議。督兵搜勦。宣布恩威。非可率事姑息。聽其狡肆也。近據紅帽番族。始以俺答招彼挾求。近邊住牧。繼言遣子入虜。會請求和。畜謀叵測。臣雖批行該道。聽近依住。仍加防範。以破奸欺。其餘諸番。或

避虜遠徙，聲援阻絕，或被虜搶劫，不能自贖，節據請乞悉屬窮迫，故撫臣之議乞准近邊百里自修城堡，厚加撫賞，以固忠順，誠閭閻熟番之害，慮交通之患，思弭意外之憂也。但夷狄之性，危則求援，安則思驕，平時種帳越草，山谿阻隔，上邊尚縱有竊犯，猶可追逐。若使近邊扼險，各建城堡，則盤據勢成，志意驕橫，攻逐既難，撫賞莫繼，貽患將來，尤當慮始。前歲虜槍西寧熟番，西寧兵馬越境難禦，該道副使周卿構將將官謬議勘呈，欲將殺虜番族人高北照境內損失參議該路將領之罪，一以長諸番扶持之好，一以貽兵馬冒險之害。且大虜性返，經過邊境，將官不能阻邀，尚計兵馬虜勢之強弱，若以搶番人畜論罪，殊非國家設兵守邊之法。紀又土魯番王速壇馬速先年自立謝恩，部議已准五年通貢，各貢使尚未到京。去歲春初，據肅州道副使張蕙呈稱，續有新立土魯番王黑麻速壇兄弟八人投遞番文，內稱已將馬速王子拿送西去，伊兄弟自立為王，求請通貢事。屬悖逆，臣駁行撫鎮該道執義，阻回俟查彼中爭國實跡。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王鑑川集 平露堂

另議客否，延久未報，竊照各番後許百端貪橫，巨測必須執義裁抑，方可懾服夷心，永絕禍階。伏乞勅下該部酌議各番應否容其近邊修築城堡，及目前恤賞之規，以後被虜之罰，應否與境內殺齒人畜，通論將領之罪。如果逐虜報効，獲功比照官軍，必須重加優賞。其土魯番後次奪國求貢之使，應否容阻定議行該鎮撫鎮遵行，以定華夷之分，以昭威信之施，庶免貽將來殷憂焉。

陝西歲費軍餉疏

陝西軍餉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三 陝西軍餉 平露堂

理財之道，費出有大小，省其大則小者可並省，大者費則小者雖省無濟也。歷查邇年戶部之議，邊費率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至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一十一萬，至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又加至二百五十一萬矣。以致歲入不給歲出，是誠然矣。其內府京倉各項之正支，視嘉靖初年之增損，該部所悉也。中間豈無大費可省而小費可節者乎？此非邊臣之敢預聞也。至于各邊之增費，大都十分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惟

延綏因增入餉兵馬之支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年原數非惟未增抑尚多減革拖欠未解也。歷查陝西四鎮見定額餉甘肅鎮歲額京運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嘉靖三十六年以前則歲發銀一十萬二千五百兩今減其半。寧夏鎮歲額主客四萬五千兩嘉靖十八年以前則歲發銀七萬兩二十八年以後歲有減發至三十八年始定今數歲減銀三萬兩。固原鎮歲額主客五萬兩嘉靖三十年以後則歲發銀七萬三千四百餘兩至四十五年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陝西鎮餉

去二萬兩近年益以招募游兵一營糧料草銀四萬共九萬兩。視舊額增兵馬三千止加銀二萬兩。延綏鎮嘉靖四十四年以前因挑選入衛遊兵四枝歲發主客兵銀三十一萬九千八百六十餘兩。四十五年減主兵銀一萬二千六百餘兩。共歲額主客二十九萬七千二百餘兩。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舊額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四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規無所不察

南番壯虜四時戒備而防秋防冬之調遣守關守墩之行糧一歲之費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它鎮之半。請帑銀者不類。通查陝西八府二都司名衛民屯邊餉一年該民運本色糧一十四萬八千一百二十餘石折色糧銀八十二萬九千七百八十餘兩。本色草八萬六千五百七十餘束。折色草銀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各衛所屯糧八十八萬二千七百五十餘石屯草二百四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餘束。中間其存畱四王府祿糧官吏師生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陝西糧餉

拆各項倉糧驛草視邊餉尚增倍差不與焉。是陝西民屯稅糧視各省為獨重軍民終歲勤苦除每歲全完外其拋荒災傷疲累驟衛惟歲有拖欠則老家步軍經年無支或僅支數月未或別有請補或將京運妄有撥給也。各鎮事規不同芻糧貴賤互異本色半年每月軍或六七斗而全石支者無幾也。折色半年或四五六錢而計所糴貴者僅得五六七錢賤者亦不滿石。是軍士之支視他鎮月支全糧仍有行月二糧兼支者多寡迥異也。馬支在邊各鎮僅半年以

夏秋就牧而冬春始支草料。其陝西鎮有終歲無支青之也。丁供養遇調遣始支客餉者。雖固原中正二營聽征軍馬冬春止支料價每月三錢而草亦終歲無支。延緩草料俱無本色。議支折色銀有差。近雖量議稍加率不足易買。每馬日草一束料三升之數。視他鎮歲馬全支者所省尤多也。其各鎮客兵之支遠調數百里外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本鎮近調百里外者日支糧一升馬匹草料既支客餉即省正支。擺邊之月本折兼支步軍半月之米。僅折銀一錢二三分。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鑑川集 陝西軍餉考 平露堂

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附餘者。冗官食之也。臣愚於受命督臨之初亦嘗條議一節。冗俸以勵軍。職已經具題。該戶部覆議得臣所陳議亦是。務節用以寓激勵之意。但軍職世襲月支俸米皆祖宗舊制。其比試考選軍政激勵之法未嘗不備。若遽如所議更變減折恐武職官貧寒者多而益不能自立也。但俸米雖出本部而職掌專于兵部可否宜在該部議覆。若以事體重大擅難輕動臣則以為宜從舊制。通候兵部再議施行等因。備行在卷。今該建議諸臣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王鑑川集 陝西軍餉考 平露堂

亦皆以軍職之冗食當革為言。而戶兵二部米即先行者誠以在京武職之衆議論之多。憚于定制而不敢輕議也。臣嘗以宗藩祿米今值不繼尚可于祖訓之定制量議減折。而軍職獨不可于不堪兼用革議減折為言乎。誠如該部之議是。視軍職反優于宗藩矣。若果京衛侍衛軍職原無加增可免另議。其在

外各省各邊新官既衆舊官不堪兼用者量量減抗則每歲減支糧若干即可省邊儲京運之數不猶愈於裁減一二雜職文官以無損益於邊儲為得計耶。

伏乞 勅下戶部悉心檢查各鎮邊儲之報某鎮視嘉靖初年爲增多而兵馬是否已增強衆某鎮視以前年分爲仍舊爲既減而兵馬僅未消耗某鎮兵馬之支獨重可量議裁減某鎮客兵之支爲獨費可量議節省勿以地之遠近而異其支勿以議論利害而忘其實將見費之大者漸省而少者可無煩剝削之苦官之冗食既節而歲省將不下數萬帑藏庶可繼供而各鎮咸遂泉溢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九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暖公

周立勳勅內參閣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陝西四鎮軍務事宜疏

全陝軍務

竊思天下之勢西北爲首而東虜之患全陝爲最歷
攷古昔或建都關中或定關中原率分天下之全力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全陝軍務

一 平露堂

以事西北竟不免夷狄猾夏之患自我聖祖掃除
胡元蕩平宇內我成祖三犁虜庭定鼎燕京外列
九鎮而陝西實當其四當肯慮全陝兵民財力不足
自守分河南兵民之生以協守陝邊累朝歲發帑
銀數十萬兩歲開淮浙引鹽數十萬引以供主客之
餉慮至遠也國初承百戰之威靈振垂盡之胡種三
邊晏然四鎮安業其兵力邊餉在在充裕以守可固
以戰多克故九邊兵馬全陝稱雄至成化年間虜酋
大歸率衆西窺河套而延綏耕牧之利失至弘治正

德間蓋以土脅番之變而哈密之城陷內有藩四劉
千斤之變外有吉囊番夷之擾頻年修邊增戍每歲
防秋防河全陝之兵力始疲于奔命矣蓋以水旱地
震之災抽軍買馬之累河南班軍錢糧十僅解五以
致各邊兵馬之額視國初十僅六七近邊各郡生計
蕭條民賦視國初歲通大半而騎虜種類日繁河套
至不可容近歲往往河西侵犯延寧宋驍侵掠月無
虛日大舉聚犯歲無寧秋兵馬不能追逐城堡不能
自固其衰敗危急之狀節該邊臣具實陳報真可寒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全陝軍務 二 平露堂

心在甘肅尚可支持在延綏膨脹已極且地當河套
之衝絕無險阻之固虜騎小入則犯綏銀大入則侵
延慶東渡則犯山西之典蘭西窺則至周原之安會
每據降報諸酋垂涎涇原謀併西番攻圍威堡阻絕
甘肅道路殺計叵測蓋自延綏挑選入衛兵馬四枝
寧固入衛兵馬四枝每歲更番接換每年撤去精兵
從馬二萬有餘而各鎮愈不能自支矣近歲延鎮累
遭殘破並固鎮寧夏腹心臂肢俱累疲耗此籌邊諸
臣所共知共見而人人能言之也竟未能極力一拯

救為年復一年，議論雖多，竟成畫餅，徒責罪邊臣，去
者且心，而來者束手，亦何益於安懷大計耶？歷查先
平因今陝多事，先皇軫念重地，博採廷議，起尚書
楊果、土某先後為總督，付以使安之權。言聽計行，凡
所議請，必協所司，如議給發，無或中阻，故二臣得宜
左顧，多所建設，至今尚精餘烈。臣至愚極陋，其才
識寡謀，不逮進告諸臣遠甚，為望先臣經濟之略，而
當此邊事大壞，積弱之後，以禦鳴張驕橫之虜，臣固
自知莫勝也。然大馬之力未竟，葵藿之忠未輸，即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象川集 全陳書 四 丁露字

憚而不敢言其負。聖恩而誤邊計，死有餘辜。臣
撫夏三年，仕陝十載，凡三邊四鎮兵民之務，習焉亦
素，遂為延訪，頗有見聞。除分所當為，方可自辦，如選
將練兵、修城繕堡、製器設險，除奸革弊、申軍令、戒貪
狡、清邊餉，訓有司、遵朝廷議節奉。欽依內事，理逐
一通行各邊，撫鎮內外各道，務省虛文，勉圖實効。一
乃心力，其時艱開具條約，責以十事，飭以十戒，有
應會議諸請者，通候議報會請外，謹將以所經畫事
關軍國各鎮重計者，敢陳固陋，條為十事，及延鎮切

要者五，寧鎮利病者三，共十八事，冒昧陳請，請
計開

一、請給撫臣旗牌，以肅軍令，照得今陝四鎮，在延綏
寧、夏、甘肅各守一邊，陝西鎮城兼防固靖。欽命都
御史四員，巡撫各鎮地方，協同各鎮守總兵官調度
官軍，督率各路參遊協守等官，訓練兵馬，修繕邊城，
督理糧餉，糾察奸弊，一應戰守機安，俱聽撫鎮計議
而行，仍聽總督軍門節制。原本勅諭開載甚明，建
設之初，原無統御標兵，故累朝未給旗牌，止容糾
察將領之勇怯，不預戰陣勝負之功罪。邇年邊方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象川集 全陳書 四 丁露字

事，罪坐撫臣，總兵官所統正兵，調遣不時，防秋防冬，
分布信地，相離撫臣隔遠，緩急不能會行，各巡撫標
下選練標兵各不等，多者千餘名，少者五七百名，每
遇虜犯，督令衝鋒克戰，頗多奇功，原無設有統兵專
官，每以閒住將官，權司中軍，臨陣或有退縮，平時或
肆驕悍，雖當嚴刑責究，原未奉令，擅難以軍法從事，
衆心滋玩，且副參游協等官，各有欽降旗牌，得以
軍法行丁部伍，而巡撫重臣，因未請頒旗牌，反無威

令施於官軍平時猶可苟延卽今虜勢異常軍威不振廟堂之議皆謂法令不行官軍畏敵而不畏將總兵之令不能行於偏裨諸將之令不能行於部伍釀成各鎮積弱之弊既經會議題奉 欽依申嚴軍令誠可振肅軍紀會起怯懦必須各鎮撫臣頒賜旗牌俾得會同總兵提督軍務凡遇戰陣副參游守等官遇怯者先取死罪招錄其各營中軍千把總等官軍前得以軍法從事標下官軍違令立斬以徇總兵官姑息玩愒法令不行聽撫臣糾正參治且撫臣各以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五

平寇

矣一議設衛邊憲道以飭邊務照得延綏西路各營堡直抵花馬池接連寧夏後衛地方先年大邊未修皆胡馬出沒之場嘉靖初年前總督尚書王某建議修築花馬池大邊議設靈武兵備道專理邊備及花馬池大小二池鹽法四十年來固原近地寧夏中路歲免虜患後靈武道裁革二池鹽法數經更議弊端日甚當當修邊自定邊暗門轉折而南接連石灣三山其舊安邊一帶諸堡孤懸邊外將不可守嘉靖二十八年該總督尚書王某查照先任總督侍郎曾某原議接修延綏西路邊牆自定邊瓦塹梁起沿邊至龍州城止除節年已完外尚遺鎮靖堡羅窩山墩進東四十餘里未完其已完諸堡零寇阻絕農戍永賴又因節年虜錄工頭空處及清平一帶無牆處所直犯延慶深入爲患相去延綏鎮城隔遠三四百里一當策應不及西路原設參將一員兵馬不敷戰守節該督撫諸臣建議添設副總兵一員招募軍丁二千餘名分守定邊西路參將專駐舊安邊及將延安游擊

裁革改設中路參將調戍鎮靖堡前歲瓦橋梁失守致虜突入爲患又議添設清平游擊一員通計邊長五百餘里添設將官先後四員其修邊防秋招軍增餉邊務日繁經理覺察獨責靖邊一道官糧通判一員巡歷既不能周間被虜患阻隔奉聽各將官因循專擅各分信地恣意推諉甚至科索扣剋法紀坐廢又新邊大道內包田萬頃俱被豪強招集流亡占種收租罔利臣先任鄭州兵備備呈屯田陳御史行臣奏官清丈每田一項招軍一名納糧六石守邊供餉委官清丈每田一項招軍一名納糧六石守邊供餉及將延安綏德二衛隔在邊外屯田照數撥補近年以來耕牧蕃盛但流移雜處堡寨全無軍民止依寨寄散居難禦虜患尚須專官經理其寧夏東路自黃河以東直至花馬池後衛三百餘里設有參將協同兵馬併小鹽池支掣鹽引雖有通判一員分理錢糧鹽法寧夏兵根一道遠在鎮城無暇過河督察間被通判把總各官黷利廢法以致邊儲坐置私販盛行鹽課歲通節經問革莫校耗蠹且花馬池定邊二營居延安二鎮適中交界套虜出沒之衝先年原議總

督部臣每歲防秋駐劄花馬池調集各鎮客兵擺守大邊錢糧支用浩繁請差戶部郎中一員專管客餉近年以來歲計已定總理既聽軍門催辦分屬二鎮靖邊寧夏該道郎中止有招買鹽引七萬餘專備客兵擺還本色之支中間部察遷徙不常意見各異致私倉場主客影射奸詭虛出各道既難究詰部僚間被汙累其二池之鹽雖近年該戶部議允聽分守河西道參議移駐環縣專管緣該道分管延慶二府邊腹多事有難常川駐彼法難徒嚴事終遷制以故鹽利歲減奸弊日增所據花馬池東西定邊一帶既當虜衝內包榆林賴子號屯田及新補延綏二衛并夾道招軍屯田數萬頃又二池鹽利總會新增將官數多近雖添設鹽場堡通判一員止可分理鹽法難以經理邊事必須議設憲司整飭鹽屯邊備糾察各營官軍奸冒欺隱推諉之弊督修各堡大邊城垣安插夾道內招住軍民設築堡寨墩塘清理奸豪霸占修舉二池鹽法禁革官民弊蠹協同戶部郎中及靖邊寧夏各道招中客兵鹽引果事有成績則戶部之差

即可省減軍門每年防秋可免調布按二司內道坐
誤職務定邊一帶邊備四時俱藉經理靖邊道庶得
專理舊安邊迤東柳樹澗永濟把都寧塞靖邊鎮靖
龍州清平威武懷遠一帶衝堡邊務不至遙制廢弛
伏乞勅下兵部會同吏部再加查議事設定邊兵備
鹽法道副使一員庶邊紀振肅邊備有賴鹽法屯田
均可清理矣

一重邊選以飭保障照得全陝四鎮除西鳳漢三府
分治腹裏其延慶平臨鞏五府俱逼近邊境各府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繼川集 全書第 九 手書堂

去邊不過二三百里各屬州縣去邊遠者一二百里
近者百十里至于延安之綏葭二州神木府谷吳堡
永脂保安安塞安定俱接連邊堡於虜爲鄰與慶陽
之懷縣合水平涼之固原靜寧鎮原隆德鞏昌之洮
岷安會臨洮之蘭河全縣各州縣或土瘠民貧丁逃
賦逋或土漠雜處風俗頑悍驕虜素所垂涎地方久
已殘敝其各處原設帶衛府同知通判州同知州判
縣丞等官分駐各邊各路城堡監收邊餉職任尤重
必得精明廉幹之官方可保安邊腹軍民清杜出納

奸欺近年以來仕者憚邊遠之苦銓曹惜科第之木
多以貢行納粟充選或以改調及久任有司平常無
過者推陞甚至州縣正官經年未補監收府官累補
不赴所遣民事邊儲往往委署之人職務漸廢且州
縣之官各有城池守禦之責往歲山西石州之陷實
緣守者匪人坐致辱國戍民所據沿邊正官通應加
意銓補近該廷臣會議務要遴選克任邊方軍民庶
遂保安適當朝覲考察之後科貢揀選之年不堪者
必已考驗待用者庶不乏人伏乞 勅下吏部命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王繼川集 全書第 十 手書堂

司盡將陝西沿邊州縣缺官逐一查出勿拘養缺待
補之例府佐各官或於存留考語才守素優附近有
司內推陞州縣及各佐肅於精壯科貢內銓補務俾
一一選補通完勒限秋前赴任其以前避難觀望違
限之官照例降黜庶沿邊城邑可恃防禦而各鎮邊
儲可恃清理矣

一久任邊將以定將選照得陝西三邊延袤萬里四
鎮總兵各司一鎮之安危副參游協將領分守各路
之疆域必須久任責成方免黃緣規避近年以來地

方多事將選乏人失事革去者或多可用之材勇被
荐選擢者未著可紀之功効地里兵將方稱相室被
罪被擢雖復委去繼任者或未必賢卽賢非上著而
地里未諳軍情未孚初至旣難展布遷去者或新任
未宜適遭虜患選選前功盡棄竟坐廢黜或一路一
年而遷黜二三或一鎮每歲而遷轉十數其送舊迎
新之費士馬奔走之勞公私煩費漸不可支中間東
人西任北奔南遷或虛名無實或避難就易無益戰
守徒滋煩擾臣撫夏三年於凡年力可用才守俱優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立功自贖免卽令解任俾遂脫去得便私竊若果策
無後効併治之罪其餘雖經論薦歷任尚淺原無奇
功止騰虛譽者無得一槩叙遷以速速化之私俟在
任三年果能保固疆場防禦無失或立有奇功遷擢
大用以酬勞績其餘凡遇各邊負缺仍須各查附近
地方相應人負推補免以遠鎮素不經練之官推任
庶各邊將領各思畢志封疆無敢擇地觀望地方得
保障之益免迎送之擾而賣勇騰譽之輩可無所售
其奸詭矣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平露堂

一請給人衛馬價以恤邊累照得陝西延寧固三鎮
每年入衛兵馬六枝延綏鎮官軍一萬二千餘員各
該正餘馬一萬二千餘匹寧夏固原二鎮各官軍三
千餘員各該正餘馬三千七百餘匹每年各鎮領
兵一枝防冬榆林二枝回鎮歷查延寧固駐冬官軍
經年回鎮軍士死亡數百馬匹倒死多者二千二三
百匹少亦不下一千八九百匹榆林防秋二枝每年
倒死馬匹多至千餘匹總計每歲三鎮入衛官軍死
馬八九千匹每匹價銀十兩或十二兩計該馬價銀

十萬餘兩，每年各鎮地畝朋合及死馬椿銀徵納不
及其半，其給領茶馬、收趕達馬，先儘入衛，次發各營。
每遇衛兵起程，檢鎮精兵健馬，殆盡，寧固銀馬十去
六七，十五年來，計用馬價百五十萬，死亡官軍萬餘。
其陣亡損失，不與焉，坐致三邊兵馬疲耗，戰守俱困。
虜患莫支，有繇然矣。臣前四十二年奉命撫復，查得
四十四年入衛官軍，缺馬二千餘匹，該鎮馬價支用
全無，其實陳請蒙 先皇勅下兵部議發太僕寺馬
價銀二萬兩到鎮，節年臣立法追扣椿朋，催徵地畝
銀兩，並前馬價，樽節支買馬匹，及將收獲達馬立廠
孳牧，領給茶馬，挑選兌給。三年來，共給過該鎮奇兵
并新舊游兵，四年入衛馬匹，各不等，共八千餘匹，前
銀支買已盡，臣已造冊奏繳訖。本鎮各兵，未敢擅動
京解銀買一馬，文案具存。臣自歲前十二月至原鎮
查得今春輪該東路游擊石玉營兵馬三月入衛，該
營缺馬二千二百餘匹，除行苑馬寺查兌孳牧馬充
餘馬，及行太僕寺將該年陝西西安各衛朋合地畝，
固原道查將追扣各營椿銀，分發各道選買正馬聽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驗給發外，一時馬價不足，又將本鎮修邊銀借支數
千兩，其延鎮官軍應補馬匹，計當增倍。該鎮凋殘已
極，焉能每年當此重累耶？除各鎮各營戰守馬匹，聽
臣督會各撫臣隨空處補外，其每年入衛倒死戰馬
八九千匹，應用馬價十萬餘兩，若不議立給發之規，
各鎮力不能支，愈將困憊。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定
規，每年陝鎮入衛兵馬，道路紆遠，衝冒寒暑，留駐經
年，視他鎮爲獨苦，其倒死馬匹，除回營在途，仍令各
鎮自行處補外，其在薊倒死之數，每於回軍之日，聽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薊鎮各道查明的數，或兌給寄養馬匹，或照數議發
馬價，即聽領兵將官領回該鎮，交收官庫，聽撫臣照
數收買馬匹。專聽入衛尚餘不足之數，仍於各營俵
兌，每年將買過馬匹，用過銀數，造冊奏繳。庶各鎮每
年額徵椿朋地畝之銀，稍可自給，而入衛軍馬可免
權委疲弱充數之罪矣。

一優恤入衛兵馬，以備戰守，照得各邊入衛兵馬，本
以擁護 神京，防守畿甸，在各邊官軍，雖奔走疲勞，
公私煩費，分不敢辭，在薊鎮則代守要衝，共固疆場，

義當體恤。奈何近年以來。該鎮將領。不思訓練。主兵中多賣閒私昵。選選凌虐邊兵。視如奴隸。各分信地。日限工程。督發沿邊。沿山絕無棲址處。所糧餉之給。每日粗米一升。止得七八合。一月不足半月之用。其鹽菜柴薪。俱須自贖。馬匹草料。率隔遠工所。二五十里。舍場開支。軍令牧十馬。皆駢既難。又無槽餉。營房山場。各有主守。不容踐踏。軍不見馬。將不見兵。風雨疲勞。疾病倒失。無可診濟。坐致官軍衣鞋破壞。弓矢損失。馬死軍逃。將官莫能自顧。盡將選發精銳。漸至疲廢。緩急有警。何能衝戰。其分工各道。各逞技能。以工多爲上功。不恤邊戍之勞苦。查工委官。俱係雜流。百計科索。肆挾持之貪橫。臣撫夏三年。每遇起送。入儲將領官旗。放筵給贖。有差。軍士量給煤炒。預支兩月糧銀充路費。釘造盔甲。買兌馬匹。臨行之日。會同總兵官送餞。出郊哭聲震野。慘不忍聞。比及回營。軍多憔悴。馬半虧疲。兵仗損失。無馬者衣甲綑載。徒步擔負。呻吟苦楚。日不忍見。甚至死者輿輓數百。狼籍郊外。支子悲號。生歎可憫。臣每爲設祭存恤。以慰

死士。而薊鎮將領。乃凌詈領兵各官。挾騙財物。稍不送私指。以查工。網打官旗。間至死傷。他鎮或分土工。猶可掇築。寧夏官軍。連年分守渤海所一帶。山高石峻。天險可恃。各道未否親歷相度。率聽昌平總兵劉漢選其驕計貪刻之性。肆爲斬山修磴之議。迨令軍士自備鐵鑽銳鑄。日作石工。斬伐林莽。燒山烈石。手足破裂。備極苦楚。以故每年該營馬死二千餘匹。官軍死亡三四百名。皆漢過逐致然。且各官軍每年放回。卽布秋防。近年遲至七月。中方能抵鎮。人馬彫殘。不堪守戰。各鎮坐困。近蒙廷議。照察前弊。通行禁革。衆可更生。伏乞 勅下兵部。嚴行該鎮督撫。通行各道修工。各相度地形。如果山險可恃。道路難通。勿或開鑿。山石斬伐林莽。自壞藩籬。具 皇陵一帶。龍脉鎮靈。關係甚重。尤不宜一槩妄行。斬削。分工須稍寬期程。每軍牧馬不過三匹。各官旗免令做工。人馬糧料日支。務須及時。俾足食用。屯劄處所。務近城寨。水草俾遂栖止。嚴禁各路將官。科歛凌虐之弊。嚴督領兵官優恤訓練。養銳候戰。每年放班之期。查果信地。

無警各鎮報到後班起程卽將前班預放一月俾遂徐行早歸庶各邊入衛官軍咸思感恩報効而每歲可免兵馬死亡之衆各鎮不誤秋防緩急之用矣

一請量畱延緩入衛兵馬以固重鎮照得延緩入衛兵馬共四枝每年一枝常住防冬二枝防秋暫回一枝在鎮聽征又薊遼軍門選畱各營精銳官軍一千五百餘員名充標兵共計每年入衛官軍一萬五百餘員名馬一萬二千餘匹每年三月儘發防秋二枝赴薊各營兵馬挑選一空直至年終十二月或次年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正月中方能回鎮是一年在本鎮僅住三月其在薊在途往返九月矣每次兵回人馬疲勞不堪戰守休息未及兩三月軍士疲病逃亡者必須選補馬匹倒死搶斃者必須買兌是回鎮二營之兵馬本鎮既不能資其戰守而反實倍增援累矣該鎮每年三四月起發衛兵挑選調撥各營保精壯兵馬殆盡以致城堡空虛營伍彫殘擺臂稀疎戰守俱困連年騎虜竄知該鎮兵馬半已入衛每肆侵軼攻拘城堡阻絕道路日見危急節該前督撫諸臣據實乞請兵部槩行

薊遼總督軍門查議在該鎮利害攸關日思增兵添戍以自固何暇顧延鎮之急在兵部恐犯掣兵首事之議乃權議延固二鎮招兵添將各自爲守查據四十五年添設清平游擊郭鈞呈稱本營招募二年絕無應募該前撫臣王某勒令延緩榆慶四衛軍職每官出舍丁一名領給安家銀兩百計催比僅得舍丁一千五百餘名中間拐銀在逃者又四五十名原議

招軍三千終難完伍且俱係鄉夫佃僕技藝不通戰陣未經緩急難用其因原原議招軍三千該前總督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霍某百計派行近邊固原臨鞏隴右各邊招選經年僅足三千多方訓練但烏合之衆技藝未習非假以歲月何能濟用是招兵之議實如畫餅而選衛之衆實已剝骨此皆邊臣所不敢言而力不能自固之第一急務也臣反覆思惟薊鎮督撫之不免留延兵者其意有三一以恐各鎮之援例請留也而各鎮入衛之兵馬無如延鎮之多其危困無如延鎮之急自難禁詰一以延鎮兵馬每年分有佔地去之恐誤防守也殊不知延兵客兵也而該鎮之主兵十年養練原

謀練有成效。延兵漸次掣放。今豈無精壯可用而邊兵一營亦不可減耶。況尚有未布客兵可補延兵之守焉。一以延緩兵馬素稱驍健可備充戰也。殊不查今各營之兵果皆當年精壯慣戰否。抑亦多新補未練者耶。歷查連次虜犯孫臆趙漆之死。延兵三千枕籍而潰。未聞其有破敵之功也。今次虜入彼三營之兵果能當一路以輸死戰獲奇功否耶。如無異他營是延兵一枝之留否無預剿鎮之輕重。事理甚明。然臣等每行乞留者非謂留此即可保該鎮無事也。但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該鎮各營之兵俱係各營堡挑選大堡百十名中堡五七十名小堡三二十名各有衣甲馬匹各係食糧正軍。晉黃甫川正兵四五百名。盡發各營入衛致虜窺虛攻閃。往禍當臨若需兵一枝分發原堡每遇防秋各布城守。平遇虜攻猶可據城發一矢放一砲以作衆氣。視堡中老弱差勝耳。其該營游擊平日選鋒軍兵臣近行該鎮將各游擊分路攢營免每營遍抽各路營堡之兵致難合練其減留之兵即今照路各附營堡聽各游擊統領原設游擊革退別用。 抄書

旗牌進繳免滋供億之費則每年在延鎮得軍三千之實用。可省挑補逃亡數百之累得馬二千餘匹防秋之用。可省買補馬千餘匹萬金之價。年復一年延鎮可漸蘇息而薊鎮誠不足爲輕重也。其清平游擊營原議招軍可令免行追促聽候陸續招選勿徒苟完枉費糧賞不堪實用。伏乞 勅下兵部特將延鎮每年入衛兵馬准防冬防秋各一枝及薊鎮原選標兵一千五百照常輪番入衛量留防秋一枝令其自守庶可弭該鎮意外之虞邊腹咸賴矣。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一議復延綏本色邊餉以濟軍民照得延綏鎮邊餉民運半係延安府屬各州縣夏秋稅糧各有正額西安府屬屬遠每年徵銀解邊拖欠數少其延安府屬臨邊各州縣坐派本色雖民多逃亡尚能完及分數惟鄜州洛川中部宜君宜川甘泉膚施各州縣去邊七八百里每歲額銀十數萬十無完五臣曾任鄜州兵備巡歷各屬立法催徵詢練各處士民告訴率稱各州縣國初編派稅糧俱係本色赴沿邊各倉場上納當時河套未失邊地耕獲甚豐百姓各備布貨赴

遷易根完賦軍民交便後自成化年間虜窺河套移鎮榆林沿邊耕穫既失本色輸運艱難額賦歲逋民逃地荒至正德初年先任文布政查照該年時估將各處民運每米豆一石並腳價米折徵銀一兩二錢豆折徵銀一兩俱解廣有庫折放官軍俸月根料之用初時民脫挽運似亦省便以後歲率爲常徵銀數多兼以各地方不通商販歲數賤米豆每石止值銀三四錢三四石不能完一石之折徵抑且無主可售歲凶穀貴民皆乏食何可糶賣且西鳳各府腹裏膏腴之地根價重者每石徵銀六七錢輕者折布徵銀三錢本府所屬山坡地瘠折徵增倍民貧賦逋事有繇然其榆林鎮城四望沙漠絕無耕收穫貯每歲招商銀易費價十數萬鄰境豐收每銀一錢糶米八九升一遇虜患荒歉每錢止糶米五六升故該鎮有米珠薪桂之議歷年撫臣雖多方催徵招商糶買止緣民力既竭輸運不便付之無何該鎮折放軍根每月支根銀五六錢料銀六錢遇米豆貴時止可得米四五斗料六七斗人馬不足半月之用軍士困憊何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王鑑川集

能自贍且額根折徵以病民有賤糶之苦根料折放以病軍受貴糶之累通計延安各屬拖欠該鎮根料價銀每年常至數萬百計難完官軍月根拖欠數月通應立法改納轉輸以濟軍民疾苦查得延安府城去榆林鎮城六百餘里去中部宜君洛川各縣三百里鄜州去安塞保安各三百餘里宜川延長延川各縣去綏德州各三四百里俱在腹裏各有倉場民間驢馱車挽自攜口根三四日可至綏德州去榆林鎮二百五十餘里榆林招商銀易俱於該州糶買運發延安府去西路各營堡銀靖龍州清平威武倉場各三百餘里民間糶買商販流通肅施各縣民運牛坐運納議將洛川中部宜君夏秋額根改赴延安府延豐倉上納本色每正根一石加脚料三斗鄜州甘泉根豆改靖邊營倉上納每根一石加耗二斗肅施安塞安定保安各縣折根仍赴該縣原坐西路倉場俱納本色宜川延長額根俱赴延德倉上納每石加脚耗二斗延川清澗折根俱赴魚河堡倉上納各免加脚耗查得該鎮軍民多養驛駝專備駝運每駝一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王鑑川集

隻可馱糧三石。日食草料視馬及少。自延安至鎮城八站。十日可至。每駝馱糧三石。以九斗腳耗之。米充費。或官爲督運。或募民轉輸。儘可足用。或准支榆綏在鎮各官之僦。即以腳耗糧給之。隨其自運充用。各官必能節省轉發。歡然樂得也。歷查該府地寒。每年夏田。六月後方熟。秋田九月即收完。每年七月開倉。十一月止。嚴行各道。分委各州縣掌印官。在各州催運各管糧官。領各大戶赴各倉交納。納戶隨到隨收。每戶每名糧不拘齊否。陸續收護。候通完給縣帖。免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糶堂

小民守候之累。候冬月糧完。該府管糧同知查數呈報。該鎮撫院即以腳耗之糧。立法轉運。免支庶該鎮每歲得數十萬之粟。豆可免銀易招商之重價。官軍得數十萬之本色。免終歲糴買之艱難。延民免數十萬之拖欠。無賤賣之逼。拷行之數年。榆鎮之穀價可平。延屬之欠糧可完。軍民俱稍蘇矣。

一請恤延綏土軍。以實營堡照得延綏鎮成化年間。先臣余子俊建設沿邊二十四營堡。橫當河套口之半。移鎮榆林。比皆該鎮兵馬。分布不同。題行戶部將

延慶二府屬各州縣抽取免糧土兵軍各不等。原議各州縣民戶有每糧二十石者。免其納糧當差。抽土兵軍一名。分發各堡協同該鎮老家兵馬防守。所免糧銀充供軍之需。每營堡每州縣多者三百名。少者一二百名。一時營伍充實。軍民相安。後因近邊開種賴宇號屯田。每上軍一名。再抽戶丁二名屯種。領地一分。納糧六石。至嘉靖三十二年。又因該鎮挑選入衛兵多。地方空虛。督撫諸臣議於各土兵戶內再抽軍一名。各堡防守。是原兵一名。累抽至三四名矣。歷查原冊。各兵戶丁糧多寡不一。有糧足二十石。戶丁數十名者。有糧十餘石。丁十餘名者。有糧止五七石。或因比時戶丁之多。一槩抽撥。原未諒買馬也。近年以來。入衛軍馬數多。縣將土兵選衛。責令戶丁買馬。或將土兵正馬搶兌與別軍。仍令本戶重買。坐致土兵編戶日逃。糧地拋荒。間有招人佃種者。苦於追賠軍需。亦漸遺棄。此皆該鎮上下不加體恤之故。坐將已抽之軍。半就逃亡。重貽民害。今照該鎮各堡缺軍防守。所據原編土兵。即應清解存恤。以備戰守。查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糶堂

得各營堡操守等官。以土軍爲奇貨。每年差人執批赴撫院掛號下縣勾捕。或受成差人科索財物。一軍不解齊貨空回。或逼買馬匹軍裝至堡。盡將馬匹充軍盤費勒收脫放。以致土軍畏堡如寇。民戶指原地爲禍軍。逃地荒戶絕無補良。可痛恨。臣昔任河西備察情苦。議立清解之法。及買馬之規。每年如糧果足二十石。人丁尚有十餘者。令買馬一匹。如遇倒死。不拘年限。隨即買補。糧十五石。丁十數名。買馬如遇倒死。二年賠補二次。糧十石。丁數人。買馬倒死。三年買補一次。糧十石以下。人三五丁者。止應正先軍役。永免買馬。每糧一石。每年貼軍裝銀五錢。二軍均分。戶絕無丁者。清查原地招人承佃。願當軍照例應軍。不願者。每糧一石。納銀五錢。各州縣二季徵收。類解廣有庫。專備招軍買馬之用。詢之軍民。皆稱良便。竟爲各將領不便。已私愚惑前撫臣。不分丁糧。要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濟軍餉。題行戶部准行徵納。一告土軍半俱逃避。卽有佃田之戶。亦俱弃地不種。遠近駭然。又該巡按董御史條陳民瘼。兇徵前銀仍應原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役至今土兵清解。迄無定規。科擾循踵故習。地荒愈多。缺伍日衆。邊堡空虛。該鎮總兵趙奇。不思恤練見伍之軍。乃倡爲兩府抽軍之議。驚惑軍民。洶洶逃移。事屬罔恃。歷查二府土兵。各堡不下數千名。伏乞勅下兵部。議行延綏撫鎮各官。通行河西守巡各道。如有仍襲前弊。逼逃土兵者。沿途各道查明從重叅究。庶原伍之軍。可備練用。而妄議抽軍。可免驚擾軍民矣。

一旗選操守以固邊堡。照得三邊大堡各設操守官。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一貢專司一堡兵馬防禦。虜患坐堡官一貢管理地方。或兼管倉場。其人之賢否。堡中軍餘之休戚所關。倘遇虜患。堡城地方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歷查各鎮除欽除守備提調各司一路外。餘操守等官。俱係撫鎮選委。衝險之地。聚成避難富庶之城。人多染指。往往誤用匪人。科擾堡衆。貽患地方。他鎮尚少。廷鎮爲甚。先時撫鎮委用匪人。因堡定值。爲人擇地。或一年而數易。一二人。或一人而歷管諸善堡。或濫用納級商販。以司倉場。或桀以老弱昏庸。而守要地。坐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三

于露堂

致沿邊各營堡生計蕭條軍丁疾苦城堡倒損邊備廢弛良可痛恨每遇秋防或值虜患百計脫去往因代者未至舊者束裝致黃南川之陷少不更練素不慎防致筆架城之沒往事可監雖經前督撫諸臣加意遴選但官非欽設人無固志終難責以効死必須議立專任之規付以封疆之寄方可永杜規避保守邊堡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除各邊不係虜衝城堡各照舊規聽撫鎮會選操守坐堡務年力精壯操持慎潔期以三年方許更代毋或濫用納緞私入數易滋擾各將職名咨報臣軍門聽便查試後有陞遷改用各鎮守官據實呈報或貪鄙犯事各原問衙門具招呈詳以憑呈究其延緩鎮沿邊各營堡除原有欽依守備外餘堡見任操守官俱聽撫鎮逐一考覈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壯潔慎官員各務地方相宜開具職名一面題行兵部查照各邊操守事現各給以部劄即以考選軍政為期必五年方為另考一應城垣守禦門禁墩塘收歛哨備悉其職守原統兵馬無多凡遇大虜出沒該管地方失事並免舉坐

每年防秋畢聽該鎮撫臣查其才幹優劣分別舉劾庶官有定守地有專責而邊堡可恃保障軍餘免憂擾害矣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天

于露堂

一請給延鎮軍火器械以資戰守照得火器之製各有式樣教演之法各有機括先年內造頒降九邊數多分發軍中操演精熟遇敵巧中虜知畏怯邇年各邊軍士平時操演無法臨敵驚惶戰慄雖有火器鮮克實用歷查軍中隨營可攜遠征者莫如快鎗鳥嘴銃重不過十餘斤緩則立馬點放鎗子中處人馬俱驚急則輒以打賊尤愈悶棍次莫如蓋口大砲重二十斤高一尺二三寸可容鉛鐵子百餘火藥十兩即近時所謂湧珠馬腿俗謂一窩蜂是也遇虜聚眾攻衝用以擊打衆即披靡餘佛郎機地連珠木蘭霹靂等砲雖機發精巧率非戰陣可攜止空用以守城據實地而中遠亦可却敵解圍各邊除京降火器近該工部議行清查各有冊報中間行軍遺失既多餘年久損壞驚炸不堪實用者大半各鎮節年各有製造火器隨宜給用但應用數多製發有限各路城堡

星散邊垣亘長每遇秋防分兵據守率不足用且火器之點放多不過三出即柄熱不可復用故禦虜攻衝每軍非多帶二三杆不敷輪番裝打臣前撫寧夏歷查各軍營城堡火器不堪者改造數少者製發添造烏銃二千杆分給戰兵選師教演戰守咸資近至固原歷查前軍門節年製造火器數多分發各兵營損失大半除立法追賠選匠督造不敢緊請外查得延綏鎮邊長堡衝每年防秋盡將各處火器搜發不足擺邊官軍應用且沿邊城堡正軍俱已調撥城守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軍餘原無盛甲一遇攻圍無恃捍蔽伏乞勅下工部查將內庫見貯各樣火器量發二三千件硫黃三五千斤差官運發延綏撫鎮衙門令各領兵營堡官收入循環守管稽查無容損失各選會手教演精熟庶衝邊軍士可恃戰守焉

一請給延寧土客鹽勘以濟邊餉照得鹽法名曰飛輓為可速濟邊儲通商利國也必司計者布大信於遠近方可格衆心之歸孚貽美利於商賈方可鼓泉貨之雲集苟失其道則衆心疑散邊儲阻絕公私交

困矣近年鹽利寢微邊商消乏鹽勘招商無報故生派以逼納商引經年無售致虧本而賤賣鹽法壅滯已極各邊飛輓欠失尚有可以劑量鼓舞使商不大苦邊儲稍濟者惟有兼搭鹽引寬減時估雖所得餉數減尚可稍濟急用臣四十二年秋任巡撫寧夏歷查該鎮主兵鹽勘自三十九年起四年未完客兵鹽勘該先任郎中蔡國熙因先年原定時估太高當年根草價貴商衆逃散倉場空虛權議減納不分年分米麥每銀一錢各定七升豆九斤草每錢六七束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平露堂

一時鼓舞商衆感激盡將積欠納完該年防秋客餉足用次年鹽引有數風速已無支用不敷本官乃愚弄各商開派散多除正勘外延綏鎮多開過淮浙鹽五萬餘引根草催納久完支用已盡商勘無可填給本官陞任商本無歸至四十五年虜犯瓦格梁調集兵馬數多該年郎中黃鶴查照前官開派粮草之數仍多開派鹽粮四萬餘數錢粮催完支訖該年鹽勘僅給其半坐致諸商資本空竭奔號怨詛今歲客餉無可派納節據各商赴前軍門告行見任戶部蕭郎

中及靖邊該道查議開派支納文案已明除將見在
鹽勘挨序均填給發外其餘納過鹽糧七八萬引之
數諒請戶部添給淮浙鹽勘合七八道填給各商或
將花馬大池鹽課搭派支給雖可權售諸商之負終
非經久之道且以三年之中較量盈縮實因鹽利不
通減落時估致鹽勘雖完糧草數少又兼連年虜患
異常支用歲多故至積欠過額今欲高其時估則直
畏折本無肯報納欲止開正額則客餉不繼緩急何
濟故在花馬池歲額鹽引除寧夏鎮僅足支用外其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金鑑錄
王
平露上七

益公平之體臣復請將調免應補主餉量給淮鹽發
萬引聽該鎮搭派節年浙鹽給商上納欠未允給今
延寧二鎮主客商困已極客餉無勘可給主餉有勘
無售公私坐困合無 勅下戶部查臣先後題咨及
郎中蕭大亨呈請事理特為破格調停給發鹽勘以
濟秋防主客兵馬緊急支用庶商衆得遂更生鹽額
可漸倍納而臨秋不至匱乏之矣
此本臣得蒙 聖恩之惠而不敢行
一節允俾以勵軍職照得官以任事為職祿以稱事
為差古今之邊義也我 皇明以武功定天下 登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金鑑錄
王
平露上七

延綏鎮必須歲加淮浙鹽勘四五萬引方可經久不
匱又寧夏鎮主兵鹽勘先年歲派存積淮鹽七萬餘
引工本淮鹽四萬餘引浙鹽九萬餘引淮浙兩停搭
派近議革去工本淮鹽以致浙多淮少每淮鹽千引
搭派浙鹽一千七百餘引淮鹽虧本向少浙鹽虧本
大半連年坐派本地商人無肯上納臣于四十五年
冬題行戶部議待去歲額鹽調停均搭該部咨稱案
候酌派前准鹽勘仍舊編派且額鹽准多於浙一倍
別鎮專擅淮鹽之利而寧鎮偏受浙鹽之害殊非哀

甲思典優隆歷代所無 成祖拔奉天征討之功
列聖重首功陞授之典二百年來軍職之增視
初數倍每歲常俸之支視軍報奚啻十倍而責以戰
守之任蓋十無一二焉世祿之子但知叨厚俸以自
驕而不知職業為何事貪祿之徒或賄買軍功以授
官何嘗歷戰陣之艱據籍計官則每衛千百其人選
任操練則弓矢不通老幼殘疾者且半矣歷查指揮
月俸每兼四五軍之糧而千百戶亦各兼二三軍之

支卽今邊餉匱乏軍士貧苦官日增添而軍歲逃亡若不
大議衰益何以勵衆節用且領軍官軍之官或因
必馬欠糧尚多照例停降而守城無用者乃得坐
享全俸尤非計廉稱事優賢黜否之宜令無勅下
兵部會官定議通將天下軍職查明國制原官固不
敢削奪而厚俸或可量議改折功陞固所當授而老
官歷世無功及正枝故絕弟姪冒襲者或當替降見
任管軍管事及雖未見任而才力精明需用者固當
支本色之俸而老幼昏懦不堪任使或當月給食米
一石裁革本色而量給折色及餘凡奉欽依革回
原衛並曾經犯事問發者據法俱當停俸或量改折
色以稍示懲戒庶軍職咸思奮勵各務習藝立功以
得俸而免餘情奉竊之習朝廷省冗俸養聞之費
而軍儲邊餉亦可裕節矣議者或謂軍職不當違例
裁抑也殊不察軍職視宗室輕重懸絕今宗祿尚以
歲供不給先皇採各宗藩之議屢從減折爲久安
長治之圖而軍職冗俸顧不可裁省以濟軍國之急
耶今天下民窮財匱聖明百計節省而此輩叨享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金陽縣志

五

平遠

世祿不堪策用亦理勢所當節省以勵世磨鈍者也
不此之務而徒瑣瑣於一二文職小官之裁革刻意
於邊軍月支之扣減非經國之遠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鑑川集
卷之四

金陽縣志

五

平遠